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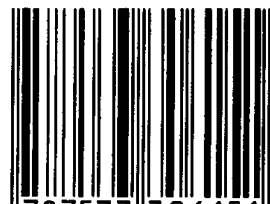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〇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0/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〇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四〇一冊目次

## 集部・總集類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二)

〔清〕黃宗義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張錫琨味芹堂刻本

..... 一

漢詩音註十卷

〔清〕李因篤輯評

武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王梓孝昌官署刻本

..... 六八四

#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二)

〔清〕黃宗義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康熙

三十六年張錫琨味芹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文授讀

六十二卷》提要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記古蹟

禹穴記

鄭善夫

禹穴在會稽山陰。昔黃帝藏書處也。禹治水至稽山，得黃帝水經於穴中，按而行之。後水土平，故曰禹穴。世莫詳其處，或曰即今陽明洞是已。又云禹既平水土，會諸侯，稽功於塗山。葬於會稽之陰，故山曰會稽。穴曰禹穴。至今

也後二千

明文授讀卷二十八

一

味芹堂

餘年，而司馬遷氏來探書禹穴，歸而作史記，文章煥然爲百代冠。說者謂是山中之助也。又後千餘年，而晉安鄭善夫氏及山陰朱君節王君琥氏來，復探禹穴，尋黃帝藏書處，乃翫梅梁，摩挲空石，觀先聖王遺像，得禹穴於菲井之上，徘徊瞻眺，想其卑宮而菲食，爲之喟然興懷。又想其執中用智，與臯夔稷禹之爲臣，又爲之撫然自失也。夫自禹跡以後，三千年間，游者不知其幾，而惟司馬氏顯此山川之能發爲文章，亦惟司馬氏夫三千年而僅得一人於山川，願止以

文章顯何哉。登山川之能。僅足以煥人文章邪。世有不爲文章者。於山川何取也。自昔至人見轉蓬而造車。觀游魚而造舟。得河圖而成卦。因洛書而作範。咸取諸物也。予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余乃今知所取於山川矣。禮登高而賦。余未能賦。姑記余言如此云。

先夫子曰。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吏部郎中。少谷

之文規模逼窄。而嫺然有秀色。

張錫現記。少谷弘治乙丑進士。正德

初授戶部主事。時柄局逆瑾。公勿枉志。力告得請。乃築少谷草堂于金麓峯。作遲清亭。俟天下之清。

明文搜讀

卷二十八 記

二

宋芹堂

交與鮮絕。巖居六載。後改遷禮部員外郎。值武宗南狩。與諸曹郎中黃章等伏闕疏斥。嬰臣江彬輩。濁亂天下。武宗怒。杖之闕下。比告歸。過浙。畢游越中山水。至逾入月。旋聞居湖上。多病。病少開。必往佳山水游。賞竟日。嘉靖改元。起遷吏部郎中。生平輕財。好施仁。于骨肉若有餘。賫者及病卒。發筒窆。窆鄉人。始駭少谷之貧。賢少谷之能其官。

登牛山記

喬宇

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余往而登之。泰訴駝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余因悵然而悲。莞然而笑。戚然而憂。從者曰。公登牛山何悲也。何笑也。而又何憂也。余曰。昔齊景公與文孔梁丘據晏嬰登此。顧其國而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此而死也。二子皆從而泣。晏子以爲君不仁。二子諂諛而獨笑。余則以景公亦名諸侯也。其在當時。朝圖暮策。輕服薄膳。與二三子皇皇然以應答乎友邦者。爲此尺寸之地也。乃不得常御而終奄然以逝。在人情孰曰不悲。余固悲之也。爲晏子者當告之曰。君悲之誠是也。但自軒輿以來。皆不免于黃土。而其聲名昭赫至于今。蓋有萬世不死者在。顧君修之何如耳。乃徒告之曰。使賢者勇。者不死。則太桓莊靈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若然則如云。賢者亦死。又何必賢。勇者亦死。又何必勇。且飲之以位。則子孫者皆幸其先君之死。而及之也。晏子齊之賢臣也。而其言若此。予故笑之也。昔孟軻氏以牛山之濯濯。非山之性乃絛斧斤牛羊而致。

以喻人之禽獸也。非人之性。乃絲枯亡而致于今。登茲山也。見其濯濯如當時所云。而天下之不枯亡其性者。亦鮮矣。仁義之心。雖余固有。存存亡亡。云胡能定。余固憂之也。從者曰。善乎公之登牛山也。一覽而三益。

先夫子曰。喬宇字希大。樂平人。吏部尚書。白岩與空同切。摩爲古文詞。私記白岩成化甲辰進士。受經于李長沙楊石梁之門。與贊留都有社稷功。謚莊簡。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四 味芹堂



西施山書舍記

徐渭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僕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主者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荷。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蓋觴于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于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迫于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于野。歸轉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噓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謠俗厚。則有識。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五 味芹堂

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  
譽。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于景  
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  
子名濬字景哲。

先夫子曰。徐渭字文長。山陰人。其文俱有至情。敘  
次。句無不精。到夫震川之文。淡或落于時文。文  
長之淡淡而愈濃。嘉靖間大作手。又曰。天池文有  
法度。得史漢之體裁。但未底于美大耳。崛強自負。  
不屑入弁洲太函之牢籠。而當世隨聲附和之徒。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朱芹堂

六

朱芹堂

亦無有能道之者。水落石出。究竟天池之光芒。不  
可掩。嗟乎藝苑之中。亦有媚嫉。

滄浪亭記

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雲庵。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  
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  
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  
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  
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  
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  
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餘。  
此大雲菴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七 朱芹堂

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  
所建。圖闢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  
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  
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  
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  
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之後。不與其漸然而俱  
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  
浪僧云。

石鍾山記

羅洪先

漢鄧氏水經載石鍾山以爲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詳其故東坡夜舫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竅遂爲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皆若鍾形而上鍾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緣石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氏言海若獻琛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于驚濤巨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笋茁欹者竊折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奇者矣夫音固由竅以出苟實其中亦復暗然故鍾之制甬則震弁則鬱是石鍾者中虛外竅爲之也虛者大竅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罍卣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罍卣之聲此中外小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况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入江處衆流逆駛湍迴激射日刺月消石雖堅不勝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人

味芹堂

未入于水者色黯理疏頑悍而輪囷畧不相肖然則風靡波蕩其亦有助于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以俟好古者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九

味芹堂

任光祿竹溪記

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徼海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去焉，曰：「母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甚或笑之，曰：「京師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其亦無以甚異于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隄亦何常之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諸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十

味芹堂

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

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上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色臭味可好，故其巧怪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子子然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貴之，不過欲以此圖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僮奴歌舞，凡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士

味芹堂

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能存也。嗟乎！竹固可以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竹溪記

方豪

昔李白與孔巢父韓退之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  
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白子有知  
卽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修竹萬竿蕭森潔爽若神  
仙之居使人卽之而忘去去之思復卽也近予以審  
錄之行登太山望徂徠詢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  
草之區溪旣非舊竹亦何嘗一榦之存哉然而言竹  
溪者不絕焉無乃六逸之力邪夫六逸者固一時之  
英也而唯太白爲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  
明文授讀卷二十八 記 主 味芹堂

姓名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也嗚呼白于竹溪可  
謂有獨力者矣淮之清江浦有陳恭襄祠祠旁有道  
院道士陳玄繹居之有溪爲池有竹爲林一碧上下  
寒氣凝而清光合雖暑暑若高秋士夫道淮者必登  
之徘徊不忍去校諸他名勝爲切蓋江南名勝至此  
絕矣故南往者有陽關故人之慮北來者有并州故  
鄉之慰而予之漫浪迷于山水者尤不能忘情也又  
其地與二署隣署每饒客必就之客亦樂居今春之  
仲工部丁君敬夫戶部李君貢卿饒予竹溪之間陳

道士以素卷請予爲竹溪記二君從史焉予雖諾之  
而自離此溪風塵困矣何能副之今者移官湖廣當  
再與溪會苟不副之豈直道士之憾溪靈謂我何如  
射溝風雨聊爾執筆嗚呼此真竹溪也世乃罕聞徂  
徠峰下顧爲共珍可不謝白之力哉然不知道士所  
將迎與諸君子所共沉飲者果有白乎否也有白則  
有竹溪矣有竹溪則有道士矣奚以予文爲哉

先夫子曰方豪字思道開化人湖廣副使棠陵之  
文者老奇崛似不苟作在山谷伯仲之間

明文授讀卷二十八 記

主

味芹堂

戊辰進士爲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  
杖幾死探奇歷勝與鄭善夫同好

謁李忠定公墓祠記

曾異撰

余嘗謂李忠定公綱爲有宋吾閩人物第一道學諸先生次之他如著述無聞僅附翁門下稍答問一二語幸而廁大儒之列此昔人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在鄉里中具撰亦無取焉崇禎癸酉臘余以送葬過桐口始得與友人林異卿趙十五謁忠定公墓翁仲石馬肅然墳似塔形石數尺餘之題曰後宋開國李丞相墓非大書深刻也不稱當易墓旁祠堂新毀或曰風什之或曰人假手什之異卿憶舊游失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古

味芹堂

高宗手勅石刻初疑燬于火大廳撓棟不宜失碑蓋什祠者盜碑人假手是也先生邵武人聞其子姓繁昌然墓下猶名李府似亦有子孫守塚也嗟夫微矣或曰祠實什于廐守塚者負石刻藏之也墓去郭近四十里雖載在祀典祠之存毀當事者不必知卽知亦不問然而鄉里士大夫其田宅聲伎之流固不足與語此少通達別異于錢虜者稍分其佞佛圖緇之土木爲先生俎豆地無論懷古深情不能已已而鄉有先正能存三百年幾墜之社稷乃不保一畝之宮

甚而士大夫嫁惡于豪民使夫銅臭腐齒侵陵古獻亦有志之士所當痛心疾首憤然負他日狐死之悲者也夫今天下異南宋主上神武異高宗然而區區人之遺種跳梁于一方面而莫可誰何今日所少者獨李忠定其人耳然當吾世而更有一忠定則先生祠堂必不至坐視其榛莽姑識之以俟其人而天下事亦以祠之興廢卜之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記

古

味芹堂

觀劉氏塚記

蔡遂球

予自小時從仙城往還于板橋所過洲嶼時南海神廟之西南有所謂北亭南亭者習傳之而不知其所由名比赴公車在都門聞鄉人後來者稱劉銀先墓為畊者所發事甚奇因輒以其語述為賦弔之既罷歸相與乘舟往而縱觀焉其藏已空於坭之所滙注蒼蛇蚓之所與處石斷裂從衡而臥立于艸潦者不知凡幾有碑一猶在稱為高祖天皇帝哀冊文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上紫金袋臣盧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太

味芹堂

應勅撰并書其所為大帝者崩于歲壬寅四月甲寅朔越廿四日丁丑號為大有十五年葬以元光元年稱康陵其文若今之四六制詞而語多不倫書法亦陋稱嗣主而不名其處海潮圍繞中不過十許里而所謂南北亭者皆在其涯意者因乎其道之南北故有此名于予板橋不過在水一方而問其名即家焉者均無能攷去今不過一二代而問其年號更不載也問其主之徽諡臣之官爵姓名無有識也見女子以花飾首愛其芳氣馥膩則知為其美人素馨塚上

所生而其所稱為陵者其上不過產蔗芋之類為不識字之農夫所鋤而畊其中珠寶金玉使非發而爭

攷世人亦竟無有知之且爭攷而得之者多不識字之人不讀其碑不暇問為此果何人所造而或德感之下能讀其碑字而又適以笑其不文知其雖據一方然必重珠寶金玉愛美人而輕賢慢士士之好學而道古者未或為其用死而無有為之哀也因無有為之稱述無有為之以禮輔其嗣子斯亦何所利而自稱帝為雄哉于時日正午松為益風起悵立樹

明文授讀

卷二十八

七

味芹堂

木之屑倚于眾山者遙相發聲如號予與兩弟步而踞嵯之巔把酒大醉或曰予板橋有外郎盧家意仰所謂應勅者之後還以問其子孫固恒橫流操舟渡而畊牧且溺糞于其上述其文語之故皆不知也予既觀之聊記焉

先夫子曰遂球字美周番禺人職方主事進賢開其文秀美居然小品名家

私記江陰鄭超宗家開黃牡丹大集四方名士

為詩錢牧齋為主司出傍以美周為牡丹詩狀元

明文授讀卷二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  
百家校讀

記六 游覽紀行類

遊天平山記

高啓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積霖既霽，瀨氣澄肅，予與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寒也，迺治饌載醪，相與詣天平山而遊焉。山距城西南水行三十里，至則捨舟就輿，經平林淺塢間，道傍竹石蒙翳，有泉伏不見，作泠泠琴筑聲，予欣然停輿聽久之而去。至白雲寺，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九 記 朱芹堂

謁魏公祠，憩遠公菴，然後由其麓循徂代以上，山多怪石，若臥若立，若搏若噬，蟠拏撐拄，不可名狀，復有泉出亂石間，曰白雲泉，綫脉縈絡，下墜于沼，舉瓢酌嘗，味極甘冷，泉上有亭，名與泉同，草木秀潤，可蔭可息，過此則峯廻磴盤，十步一折，委曲而上，至于龍門兩崖並峙，若合而通，窄險深黑，過者側足，又其上有石屋二，大可坐十人，小可坐六七人，皆石穴空洞，廣石覆之如屋，既入則慄然若將壓者，遂相引以去，至此益始及山之半矣，乃復離朋散伍，競逐幽勝，登者

止者，哦者，嘯者，憊而喘者，恐而跳者，怡然若有樂者，俱然俛仰感慨，若有悲者，予居前益上，覺石益怪，徑益狹，山之景益奇，而人之力亦益以憊矣，顧後者不予繼，迺獨褰裳奮武，窮山之高而止焉，其上始平曠，坦石爲地，拂石以坐，則見山之雲浮浮，天之風颼颼，太湖之水渺乎其悠悠，予超乎若舉，泊乎若休，然後知山之不負于茲遊也，既而欲下，失其故路，樹隱石蔽，愈索愈迷，遂困于荒茅叢篠之間，時日欲暮，大風忽來，洞谷吟呀，鳥獸鳴吼，予心恐，俯下疾呼，有樵者聞之，遂相導以出，至白雲亭，復與同遊者會，衆莫不尤予好奇之過，而予亦笑其怙怯，頹敗不能得茲山之絕勝也，于是采菊泛酒，樂飲將半，予起言于衆曰：今天下板蕩，十年之間，諸侯不能保其國，大夫不能保其家，奔走離散於四方者多矣，而我與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地，撫佳節之來臨，登名山以眺望，舉觴一醉，豈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離合之難保也，請書之於石，明年將復來，使得有所考焉，衆曰諾，遂書以爲記。

明文授讀卷之二十九 記

二 朱芹堂

先夫子曰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與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告歸爲魏觀府治上梁文坐斬明初詩家稱高楊張徐而季迪之文清新奮發世無知之者將無詩掩其文乎以記高楊張徐季迪楊按察孟文貴或基張司成來儀羽徐布政幼也

卷二十九 記

味芹堂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余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術能詩皆意度澗畧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余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余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役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余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徹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盤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吟森布葉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坐久聞雞犬聲余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丘化書延余兩人坐一媼捧茗盃飲客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余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于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坐石上指顧童子摘芋菜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余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余故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四

味芹堂

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余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蹠謝過，與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慢，道士起舞，舞蹠蹠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余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余慘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嘆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眾折而嚼之，餘半餅。遣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是吾所營樂丘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明年看花時，索我于此。」既歸，立恭曰：「是遊宜有記，屬末暇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五

味芹堂

是冬隱溪卒，余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余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勸哭，余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遊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于中邪？既遊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六

味芹堂

遊浯溪記

桑悅

予至衡山，卽以家口浮湘而上，自以肩輿山行，登回雁峰，上下熊羆領，以發千古之奇。旣至祁陽，邑之諸士子來訪，告予曰：浯溪山靈侯先生久矣，不可不一往。久陰忽天開日晴，予易古衣冠，與諸士子步至溪許，以舟亂流而渡。溪有巨石挿淵，高六十餘丈，嶮峭可愛。次山定居之趾，南崖壁立，中通大道，崖嵌鏡石，濶二尺許，長減四之一，以水漬之，瑩如墨玉。近景畢照，磨崖碑勒于崖之西北，字畫完好。歐陽永叔與王明文授讀。卷二十九 記 味芹堂 七

憚云：碑打殘缺，其完好者永之再勒，今則不知其幾勒矣。顏元之名則不刊也。崖北勒宋中興頌，趙不息撰，趙公碩書，名不甚傳。石勒古今名人詩，錄可成數帙，不能悉記。予匆匆遊覽畢，衆翼予上嵒臺，凌絕頂，觀宏尊，尊可容酒數斗，亦人爲鑿成。循山而東，爲顏元書院，西建浯亭。浯溪環遶其下，僧寺而溪，地頗開曠。或云卽次山故宅。予遊覽旣倦，坐僧寺中堂，諸士子設役核酒數行，予批諸士子而告之曰：浯溪素無名，以次山名之而顯，且自古名賢所過之地，則專其

地之名，如賈長沙、柳柳州之類，離亂不能爭，劫數莫能壞，一代生賢不能數八，而多弗究其用。名山大川必有主宰之者，夫乃陰机之使其流落奔走，因藉其言以傳名于後世。是山川之神默竊世用賢之柄而不自知也。推而至于以萬世爲土者，謂非天欲用之以代言，設教于無極者乎？有爲之朝，神不靈有道之世，天在下，是以賢無不用，而世底雍熙也。時無與乎已，學不由乎人，諸士子其勉之哉！修德以建功，明道以立言，使浯溪爲濂洛，以引洙泗之流，亦吾儒分內事也。其可不加之意耶？同遊者鄉進士曾錦叔和庠友鄧溥文、瀚李紀大倫、楊時熙、永和劉廷珩、朝貴程翰廷、韓王溥、汝霖、蔣曄、啟賜、李盼、景曙、文鳳、天瑞、盧益齡、天厚、譚翔、汝鳳、蔣昇、首陽理宜、奉聯書其名字，以詔無窮，亦以使後之人可指其名，稽其所成，以寓景仰，庶茲遊爲不負也。弘治六年十月八日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八

味芹堂

始入華山至西峰記

王履

寓長安之踰年，新豐丘丈來，偶談登華山所得，且縱  
更余遂諾焉。時暑溽，則秋初偕余再登。七月十有八  
日至丘丈所，而丈適病餘尚困，命其外孫沈生相余  
騎驢行，并以日夜二十日暮抵華陰，通運所託宿焉。  
大使黃某具酒肴待，因以所登難易爲問，曰：官此六  
年，去山僅數里，懼弗勝，興作隨止。聞游者及青柯平  
仰瞻多自阻而退，以故卒不敢往，遺其僕慣登者二  
人，予導，翼日早食業行近山口，泉聲琅然，稍入殿角，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九 味芹堂

出灌木中，僕曰：此玉泉院也。至院外觀希夷先生塑  
像，熟睡如生，立清樾中，風泠泠來，鬚鬚動搖，而塵垢  
之面如濯，諸道士出迎，具茶果，言緣險難甚，草木交  
戟，不可以禮服，贈余一杖，謂扶到青柯平而止。以上  
則不可杖矣。于是冠履外服等悉留院中，唯幅巾短  
衣行，膝草履而已。沈生健善步，跣以行，二僕前導，傍  
山對開，神意飛動，未遠行，且攬其髻，于時宿雲在巔，  
群峭未出，餘烟自旁山上縈，朝陽射其端，壁立之妙，  
作葦可得，風觸壁一鳴，寥寥焉而往，調調焉而不知。

其所窮，余善畫，相契特深，遂疑立，四人已及遠，呼余  
且趣急登，而安知予之所得不在急也。地多棘棘，且  
窮脊不見路，二僕予雖，輒誤岐之，他藝相錯，稍不謹  
視，則觸而骨髮，踣且踣，杖攀以進，予素不善步，驟登  
累息不能制，必竣定始行，余時以紙筆自隨，遇勝則  
貌，故行視四人愈遲，四人常先，若猶豫然，然沈生知  
予間予策，余憩亦憩，予僮雖不解畫，頗解吾癖，遇奇  
樹奇石，叩報亦頗慧，貌不能盡者，俾記之。及澗而斧  
斤聲，雜蟬鳴鳥啼中出，輟策聽之，謂伐木丁丁鳥鳴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十 味芹堂

嚶嚶詩以過，泉淙淙然，如琴如筑，如環環不少休，其  
停匯處，澄澈如鏡，微漣動搖，日影上壁，中多紅白礫，  
余盥頰，清寒透骨，試嘗焉，甚甘美，憶鄉年飲吾鄉陽  
山泉，不知去此幾十倍，澗北絕徑，實如仙者下垂，  
僮以爲橘，越險而擷之，垂口略不可食，棄去，崑崙西  
轉，至小石洞，洞外平石如枰，中可參坐，恨不攜本道  
輩絃琴于茲，以寫幽抱，既而坐枰上，書所賦詩，而東  
巖方洞適與之對，意靈詭內潛，遂相率以入，僕曰：此  
希夷叵爾，蓋其葬處也，棘梗道不得近，因疑叵爲函。

恐指所盛蛻者，而俗謂之匣與辰巳許及上方峰，峰直立，鐵鎖下垂，望峰端漫不辨何似，但峰腰雜樹倒懸斜倚，而幽意可人。鎖兩畔多小坎，從下達上，深可二寸，僅容履端，蓋登則緣鎖以托足者，僕曰：上有道士王友巖居之，不下峰，惟玉泉一二道士時裹糧往，鎖盡處乃石罅，號西玄門，此峰蓋唐玄宗妹金仙公主駕鶴升仙之地，而門則玄宗覓金仙以鑿焉者也。從門入，屈曲以上，盤折數峰頂，始及友巖所居，南望連山，不知止于何所，上無雜草，惟細辛一方不多產。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十一

味芹堂

余雖搖中而怙荼弗敢進，坐峰根娑羅樹下，瞻恨者久之，由峰根北折，度狹徑，容僅一人，徑外則壑谷類也，地不生草，皆敗葉所覆，行葉上，不知窟窿，躡空輒仆，余誤躡徑側，一失脚，幾墜崖下，偶旅跡幽翳中，古藤鬱屈可畏，正躡樹根進，葉卒然鳴，疑以爲蛇也，注視三樵人適從上來，余問青柯平遠近，不對，唯放歌倡谷而去，出樹外，大石突立中豁，若斧劈然，僕曰：此第一關也，鄉兵亂時，民逃入山，壘石絕此，遂全，予視關內，尚亂石旁聚無數，關右二黑石虎踞，因坐暮之。

忽不知四人所在，厲聲呼不應，跡之半里所，則皆坐澗邊投石子澗中以戲，此處水深路絕，當暮澗，賴澗石參錯不遠，躡過，既過，回視其環澗衍漾硃衡之態，而吾意適永，不能以達釋，幾失吾主，澗外瀑布正縣南崖端，下激樹幹，飛沫成雨，點因風容興，久而後墜，又百餘步，則第二關也，類天作亦似人爲，視第一關，壯雖不逮，而險則過之，關內陰風勁甚，不可留，促步出，返顧所來，則一青靄耳，復登頓冥密以行，詰屈數百折，見平綠藹然林端，既至乃青柯平也，山恰半，從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十二

味芹堂

入山來，悉崎嶇側寒，夷者惟此，草長過人，岡之上有神祠焉，礎餘瓦缺，像設多壞，祠旁小室中，樊窗猶存，知舊有所主也，日正午，少饑，初擬假饌于此，不意荒寂若是，幸持瓜果餅餌分食之，汲祠畔井止渴，日漸熱，足軟不可支，臥祠前石階上，適二道士自上下問焉，蓋玉泉之侶，自西峰還也，與之語，雖無所奇，亦善遺世者，自山口至此，其石之奔突倚伏，出林翳樹者，殊形詭觀，殆不能以物擬，祠西南則始攀鎖處也，置杖草間，聞松風颼然，此以下皆雜木無松，以上則純

松矣。蟬鳥遂絕。詩人謂山深無鳥聲。信然。鑲曳危石上。僕先進。余亦攀過路縈紆。並石根極隘。瑟縮以行。路斷接以木。行則搖。少選一峰前障。不甚峻。上天下小。所謂巘也。無草樹。黑黃白相間。上有赤白二圓形。僕曰。日月巘也。復行餘二百步。直崖巖立。有短樑閣崖。巖爲級如梯。鑲旁垂。問之。乃百尺撞也。撞直絳切之義。蓋聞之級每腐。或缺。由級以上。先輕躡試之。然後實足。過此又有類是而愈長者。千尺撞也。缺腐亦然。縱僕輩欲援。何以爲力。既上。凡石之如礮如尾。如歸如昂者。眩視不可數。抵前崖。徑忽斷。崖峻削無可爲徑者。卽崖腹綴小木如杓。當絕谷之上。凡三接。始及徑。鑲亦橫綴崖腹。余目焉。跡未及而先痿矣。遺四人前度。慮逼吾後以振也。余趙起握鑲寸進之。閉聽壹視。步歇半木。伊軋鳴。東野登閣。尚稱脚踏墜魂。吾今何稱哉。因自咎以親枝履此險。其孝安在。昌黎慟哭。遺書以訣者。卽此非與。半時許。乃得過。問諸僕。僕曰。老君離垢也。信仙凡之隔如是。復斗折。道松林中。翳不見日。毛髮爲之聳然。沈生謁山神祠。有禱懼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三

味芹堂

蒼龍嶺之迅風也。既至老木赤立。唯東南一枝僅存。微有葉根亂布石上。若萬小蛇攢綴蠕動。余駭焉。貌其大較。因思平日畫樹。雖搜奇獵怪致巧。寧得似此。所謂畫不神于所做。而神于所遇也。然而望蜿蜒入雲勢。未知何以處此。嘗聞登者言。度嶺慎勿旁視。視則惡風至。危不可度。嶺凡兩折。中突旁殺如背。色正黑。鑲當背上。並鑲皆小坎。亦猶上方峰所托足者。二僕先。句示所以登。余匍匐踵其後。以式大喘不自禁。因四布伏嶺背。竊窺其旁。則深不見底。安知其幾千仞。但見松頭濺濺出沒。蒼烟中萬峰羅拱向背。高低邪正起伏。若翠浪洶湧相後先。秀不可狀。風颯爾有聲。衆竊奔作。杳盪奔激。遠近胥應。憶登者言。逐騰掉股栗不能動。去上折無幾。視若天淵然。風稍止。尋進而僕已過上折矣。予勉強盡一折。日少晏愈熱。予裸上體。猶流汗不止。行上折。覺稍便新熟故也。自嶺下仰觀。將謂頂絕。無復過此。及嶺端。則峰頭挿雲。尚不知有幾里。由是筋骨如脫。喘促弗暇出一語。倚樹息。四人則相語角健。若賈勇于予者。時雲方滃然進退。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古

味芹堂

開合若相與若相背，往來四峰端，悠颺不已，余神凝其間，忘所以事事者，僕輩弗是喻，促以西峰尚遠，勿稽，遂作以行，至此則少上，皆徑于石鑠，從橫罕無鑠者，又越五六險，始及鎮嶽宮，宮在西峰頂東，諸神列坐，不辯何誰，松罅間金碧參差，與日爭炫者，嶽帝廟也，廟後松極森邃，風一振之，掩苒之形，紆徐之韻，由松端條爾東，鶯接之既泯，忽又如余行遲常殿，四人已及廟，笑語未竟，而曼聲速余，至則烹茶熟矣，道士王老師欵坐廟之前，則其居也，四壁蕭然，余意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五

味芹堂

平田無際，荒烟莽然，中有渭水，委蛇如龍，日光射水中，金閃爍不敢正視，居之南，乃大岡，頗類龜背，色黑如粗澁，岡下群峰如攢劍，如束筍，無一渾然者，予將募之，而嵐靄迷漫，弗果，東望玉女峰，殿正在峰頂，雪壁燦日，殿旁有物似人非人，往還松樹間，遠不可辨，岡稍南，大跡一岡上，深可三寸，長四尺餘，旁鑄巨龜足三字，窮謂力能劈山，其足跡僅如此，得微不能載其形乎，且東峰掌形，自峰端達峰底，假使所傳果然，則如彼之大手，而配以如此之小足，有是理邪，東則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七

味芹堂

東峰玉女峰，昆季相倚，唯南峰巖焉獨出，姪視三峰，薄暮不及往，遂宿焉，風怒號，御袂猶冷，視蒼龍嶺裸體，其寒暑之異，乃爾哉。

上南峰記

王履

拂旦起，王道十出華山記相示，自峰厓洞谷池潭外，其宮觀古跡等不可記。道士雖老而兵餘湮毀不甚識，又龍鍾弗能余偕，故無以爲攷。食已，纖雲不痕，地日初吐，露未晞，具行縻草屨以敵，南岡外皆松林也。裁入，笙簧盈耳，既不見天，寧復有露，但葉聲隨足，僊屑可聽。屈盤行林中，迤邐漸高，境意交止，弗暇接。將謂地升，恍不記自西峰來也。松皆合抱，森若筍擢，蓋以險而存，非如他木之得全于擁腫也。寒不生陵，茗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七

味芹堂

唯蘿薜青青，以與松永，神則有之，而樵斤不及，余感其得所，悽焉于吾中。久依依不能去，行二三里，稍疲，坐松根養力，而四人已在石梁外高唱曰：南峰至矣！起而前，僕曰：此希夷避詔巖也。余凡行，以目昏不敢流盼，竟不知已達巖底。因仰首，怪狀可愕，巖上覆如屋，似蜂巢然，頗類太湖石，或類濤波蕩瀟所爲，後黑津津焉。余坐觀不厭，自謂不世奇逢，細觀之，僅得彷彿。西南角一罅，明透可側身入。余命僮掖入之，及罅半，見罅外樹梢動搖，日影流罅中，間稍分上滴，瀝如

雨，陰氣挾罅風，撲人中，服皆潤，下濕不敢進。僮曰：壁有鐫字四行，不識字，不辯。余昵亦弗之識。俄罅外喧聲，意游者相與，僮曰：吾之伴三人也。僮因呼其名，答在朝元洞待。由是自巖底北旋，曉兀中，度小權，又度架板代權者三，若波舟之所搖蕩。古松一根，拔臥壑上，闕道勃率，踰松上過，得真武祠，遂入謁。龜蛇在前，記晦翁謂其本北方玄武宿，非實有此神，蓋其教中設爲形像以神之耳。余謂乾魚朽木，題以大王居士，便能威福，此何足怪。從祠畔上磴，扶石闌，轉峰角，皆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八

味芹堂

石版布道，闌外臨絕谷，試微瞰，怵然神慢，縈憐不可當。閉目低首，倚壁始定。峰南面上下壁削，亘東西皆闌也。異焉，伏石版下覘，蓋鑿壁成場，以壘石置闌而之中。窾石以入，則所謂朝元洞也。深可四丈，廣近之，高又倍焉。純白如雪，中設三清像，諸神旁護，凡供奉之具咸備。余問故于主者岳師，師曰：昔賀老師營此四十年，雖鑿焉而不敢碎石下墜，墜則雷動，龍潛故也。自爾且鑿且運，不勝其勞，功未就而師亡，繼以其徒甫就洞外西數步，師又穴石版，導以下達。西轉則

師之避靜處也。沈生等躍然往觀，予不敢從，倚闌待。二時許，還。生曰：穴之下則鑲雙垂，鑲盡則版道也。穴道相距不知幾十丈，石杙插壁以當其中，繩鑲下至石杙，少息，復絕至版道，又少息，然後攀鑲西行數十步，漸高，又數十步，始及避靜處。回視版道，則載之銅杙之上，而銅杙則插之峻壁之中，外雖有闌木，久多腐，以鑲是賴，掩其振搖。石杙一，銅杙十七，竟不知作時，于何所置足，闌之外，下見松頂如灌莽在杳冥中，師去此幾時，其室其爨所猶在，然非憑土，憑于塊石。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充

味芹堂

三人下觀，予坐石上，及還，談真人坐石逾不壞，具衣履如生人，抑坐近處邪？躋石以望，見峰巖群松如沃，峰背類覆盆，麓波如礪，可縱步，四人爭先若飛，余至此已劫甚，足不吾許，殆及巔，憩龍潭旁，掬潭水頰面，潭有三，深淺不等，深者不過二三人，僕盲雖大旱，此弗枯，竊意龍潛深淵，恐未必在此，然神物固不可以常理推也。志雖稱頂有池，生千葉蓮，覓之不見，不知當時騎茅龍天飛者，其由此非與？最高處一松子立，余倚松望，信乎諸峰羅列似兒孫矣。雲適生從玉女峰東峰兩間出，倚風作蠅態，欻突然北涌似顛崖狀，既而復還，漸慢于松嶺，不動如憩，而山北所見皆漫漶，不可識，意彼或仰瞻，吾固在雲表也。青蓮居士謂呼吸氣想通帝坐，非此而何？尼父登泰山小天下，彼果及此邪？既下，又東行五龍神祠，祠之外小碑一，辭翰具美，有道渙而爲氣，氣運而爲精，精變而爲神，神化而爲靈等語，因愛而再誦，忽祠畔二小鳥，下上峰壁，不鳴，青灰色，頗類春令，尾稍短，不知其何名，岳師曰：此鳥相與久矣，飯熟則乞食于我，食已卽去，或冥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辛

味芹堂

栗掌中亦躍以就啄。師年八十五矣。兩目俱昧。然往來祠洞兩間。陟降如睹。非有道者與。不然安得人鳥相忘如此。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十一

味芹堂

過東峰記

王履

由祠北降而東。取道松間。忽有物行松上大如鼠尾。兀兀然。聞人聲。嬰視不復動。僕輩拊掌激之。越樹去。行二里所至。山祠入觀焉。山水畫滿壁。頗似范寬家法。而渾不及化。余笑曰。此中著此畫。作者固無足責。命之者誰與。老君殿中居楊師。迂余謁之。予再拜。因思吾夫子謂見之猶龍。口張而不能嚼。吾安敢不拜。師出果茗松花粉供余。并以萬年松數十本為贈。蓋卷柏之屬而不屈者。雖有松柏名。不過石上小草耳。卷柏亦以萬歲見稱于本草。則知二物固皆稿而不死者矣。大松蔽峰頂。清悄幽閒。殆不可為情。然過青柯平來。松弗他雜。惟白楊一二間之。每風韻松林。楊葉作策策聲。如按如節。彼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者。其近與。余偃仰是間。意風味未減。貞白殿之東。則東峰盡處也。下望平田。襟懷灑然。遠近諸山。相闔于烟蕪雲樹之表。黃河隱顯。東迤如帶。潼關岡壘。積蘇于河濱。遐覽未周。雲倏陰漸黑。平野皆晦。予疑雨。東向立。風颯然自西南來。萬松皆鳴。松實交墜。日斜透雲。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十一

味芹堂

辨出雲影漸北近遂散余與沈生礫松實啖之索苦  
茗于師以助其勝俄林中有聲若墮物然予怪而覘  
之僕輩乃在松杪摘實以亂擲也于是俾沈生囊頓  
以備騎驢疲困之用稍南一塲突出松底下磴跡之  
得石室焉曠朗可容四五十人都竈漏所等舉不敘  
乃知居者固盛于昔今惟一入者荒涼無養故爾禽  
聲不上青何平雖因于高寒而亦因于無養也聞是  
峰可觀日于天下未明之際而糧少不敢居唯問師  
仙掌何在師指在峰側而玉女峰可迫觀于是別去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王

味芹堂

宿玉女峰記

王履

降而西可二里許東折漸上時正午稍熱湯且饑遂  
剛坐松陰中食所攜新棗至是無磴多倚木于石代  
之危且弗固因枝根爲級皮脫滑不可登五人相與  
援推以進凡二十餘處既盡則玉女峰頂也嘗聞女  
冠楊氏名妓也少年入山今耄矣初食松皮八年始  
火食或絕火則枵腹坐偶大雪不粒者七日亦無恙  
竟日夜弗臥余心敬焉因訪之石室中尸坐如寐見  
予起相見具客主禮笑曰此山罕聞人聲或聞之林  
中則指以爲異君何來之異邪余以所癖所偶爲對  
就問其入山時則三十有七歲也今已七十有二歲  
矣自云一生無疾觀其顏雖非丹而精神粲然步甚  
健固知其有所養也初見未敢扣引余步松間風適  
來激峯壁直下如箭尋穿于林中松葉皆沸鳴度壑  
而去相與立巖端目送其披靡者因指西峰東面窺  
隆如蓮花謂余曰此正所謂西嶽蓮花峰也安有峰  
頭池井之產予疑焉未之決至玉女殿道玉女所由  
觀洗頭盆蓋石上一圓坎爾水紺碧不乾集仙錄稱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王

味芹堂

有五石曰、不知何據之、殿右觀韓姑遺蛻、遣僮奴所障亂、斂棺蓋窺之、臥棺中如初歿者、楊氏曰歿幾三十年矣、唯稿不腐、以杖撻其足、亦不僵、有道者乃如是、蓋楊氏師也、大石如龜、殿正坐龜上、而楊氏石室則藉龜腹爲之覆、余問以昨之所不能辨、乃楊氏采薪以虞雨雪之或及也、由殿前踰石梁北眺、崇岡廓然、然狸豸不能進、岡半有大壘焉、楊氏曰、唐玄宗禱雨地簡處也、下通黃河、雖未必果然、恐或有自復旋至石室、前指以迫觀仙掌所在、余與四人循東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壬

味芹堂

迫觀也、殊不知膏出于壘溜、以漸淡黃微白、間之黑壁中、上則五岐、下則片屬、岐者如指、屬者如掌、復有細溜無數、雜五岐間、遠望之則惟見其大者、故五岐如指耳、寧有五崖比壘、破巖而列哉、由此觀之、俗傳固非、涯辨亦未得爲是、且膏所溜處、比比皆有、豈惟此掌爲然、山石本黑、其或淡黃微白者、皆膏之所溜使然也、此掌外惟日月巖最多、其次則東峰西壁、近于楊氏之石室者、其色其狀、與此掌溜痕絕無少殊、但彼不類物形、故不以爲異、而不稱耳、雖歷代碩儒其詩賦等作、舉同然一辭于巨靈之擘、而不之突何也、然則天下古今、貴耳賤目、詭以承訛者、安知其幾多邪、將暮、假榻楊氏石室中、坐定、微請所有、則畚以待盡而已、再請亦然、余知其弗褻、不三欸、有光如燈、度室前松林中、僕輩驚指、楊氏徐掩其戶曰、與爾何預、豈記所謂昭明者與、此亦可見楊氏之有定力矣、北牖漸明、余出望月、然隱于東峰末之見、乃與沈生步殿前以待之、二更許、光射萬松中、碎影滿地、風颺颺然、自屋三峰來、松聲外、絕無他音、清固不勝、寂亦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壬

味芹堂

難處因退寢夜若半大聲疊陣如潑雷然孔隙皆唱  
咽明處寢黑知雲風欲釀雨也然僅攜三日糧遂懼  
數視聽竟不得令目殆曉風幸息曙光復來趣具飯  
下山至都土地祠僕還指南峰端如練者曰水簾洞  
也以昨之弗知小立祠畔以聽杳不得所聞爾徐疑  
惡詩一噓而去午及青柯平覓所置杖亡矣然降比  
登頗易步可與四人敵因思宮殿林木得全于上者  
險是賴耳然不知鐵鑲之所經始路何以識火何以  
登也鬼與仙與皆不可測已余學畫餘三十年不過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毛

味芹堂

紙絹者展轉相承指爲某家數某家數以剽其一二  
以襲夫畫者之名安知紙絹之外其神化有如此者  
始悟筆墨之不足以盡其形丹碧之不足以盡其色  
然是游也亦非紙絹相承之故吾矣箕踞石上若久  
客還家而不能以遠出也三步回頭五步坐乃于我  
乎見之雖知毛女峰鄰于上方而不識其處僕育王  
刁三洞山外之西及玉泉院則日已在西南隅矣弗  
果往午飯已熱如炙假蓬條臥院前亭上繞亭皆泉  
聲咫尺不辨人語因憊竟睡去二時許始醒諸道士

索留題爰口占書希夷像之壁間以出嗚呼生太華  
之方由太華之側古及今安知幾許然愛焉者亦每  
以艱險自畫而不之遂雖少陵枕藉關中亦望焉而  
止耳天下奇絕處固有係乎緣之偶不偶也却詵謂  
山行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吾塵土五十年不意中得  
此行雖遣一遺十而秀拔之神雄特之觀亦足以暢  
夫一生之拳跼矣昔人言會心處不必在遠竊意未  
得至此恐未可謂之會心余子平之累已向畢而遐  
蹈未能者以母氏之頽暮故也擬其大都以志奇遇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毛

味芹堂

宿玉五

先夫子曰王履字安道崑山人所著華山遊記與  
李五峰之記雁山山川文章兩相映發所僅見耳  
嘗言文章當使移易不動慎勿與馬首之絡相似

遊清源山記

王慎中

登高望遠，覽山水之奇變，娛耳目于清曠寥廓之表，而宵然失一世之混濁，天下之樂宜無此踰者。牛山之遊美矣，而景公以之雪泣沾襟，不能自止。羊叔子登峴山以臨漢水，至與參佐相語，悲咽愴然而罷。何情之反也。以景公之愚，睠然覽齊國之富，恐其一旦忽然去之而死而不得免，其意之卑，而晏子笑其不仁，宜矣。叔子慨然顧其一時之功，愛而難忘，慮他日之易泯，撫當身之懼，而不足以自慰，可謂賢者，其當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壬

味芹堂

樂而哀，以身爲累而不得盡悅生之性，亦何以異于不仁者之悲嗟乎。富貴之君侯，功名之卿士，窮天下之欲，無所不足，志滿氣盛，其多取于物而備享之以爲快，何所不得宜，其兼得于山水而牛山峴首之勝，反以出涕而興嗟，彼其念富貴之可懷，而傷其不得久，有喜功名之甚，冀于垂永而患其無聞，則雖左山右江，履嵩峯而俯濤瀾，而不能有其樂，寧獨不樂而已，且爲之感慨而哀，孰知夫蒼厓翠壁，舒氣象而凌薄光景，亦導憂增戚之物也，當其戒具往遊，固以

酣乎參佚之驩，羨倦乎勦伐之勞動，思取樂于山水

之間，以適耳目之娛，卒之求須臾之樂而不可得，豈

非以其所都者厚，與所挾之高，起于濡戀矜顧而然

耶。富貴功名者之于山水，其果不得以兼取也。清源

山者，泉州之名山也。予嘗以暇日往遊于其間，好事

者往往撰敝酒，躋山之顛，就予而飲食之，因數相命

爲遊，攀援險絕，探討幽竊，極意所止，有從有否，不爲

悵也。顧視其踞踞寂寥，崎嶇而盤桓，何足以望牛山

之傾從，峴首之賔僚，然吾未嘗不樂，而客之從者未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壬

味芹堂

嘗不與吾同其樂也。以吾之早廢于時，習于富貴之日淺，而頑拙不適用，會無秋毫之長，可以挾而待後，欲爲濡戀而無所可懷，欲爲矜顧而無所可喜，而山水之樂，卒爲吾有。吾雖困于世，于物無所多取，而獨得之于此，彼富貴功名者，于天下之欲窮矣，而于天下之樂猶有所憾，然則吾之困，非徒不以易于駟之君，而烜赫震耀聲烈，被于江漢，魁乎爲一代之元卿者，猶將藐乎其小如卷石寸木之在于茲山也。吾之所取其亦不爲少歟。既以語客，復記之如此。

金溪遊記

王慎中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墮陰而牖明，畜妻子其中，而身與爲處，出戶而行，前有擊轂之車，而後有連帷之衽，驟而之乎空曠之野，寂寞之濱，蒼山舉擧而高起，綠波滄蕩而長浮，則爲之忽然而喜，如出幽室，脫縛束，耳目爲之加明，手足爲之改適，此何異乎飫梁肉者，悅蔬茹之食，酌醢醢者，喝清冷之漿，其舍醇醪而卽疏泊，而不得謂之知味也，由其無所得于此，徒以迫切于喧湫，替雜之甚，意煩氣倦，急于有所投，而自解，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三

味芹堂

以傲乎城郭，聚而室家居者之人，吾亦未知其美惡之所常也，飲漿冷者，暫快而非甘，嘗蔬食者，少蘇而不美，其甘美之常，固在酒肉也，彼驟之而忽喜者，意輟于久煩之餘，氣舒于積倦之後，喜且未幾，厭已生矣，何必不爲樵夫牧豎，師估人而何以笑彼之望，望凡物之美惡無恒，而人情之欣厭有向，昧者挈情以徇物，中之厭欣，變于外之美惡，迭欣迭厭，而不知自主，惟明者爲能以情御物，物變于外，而不足以易其中之所樂，樂之取于物者，未嘗無所寄，而皆其自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三

味芹堂

而山之益然而靜止，水之沛然而流行，接于吾目，著于吾心，形器都遺，而神情獨遇，信有彼所不能同，而吾三人者，亦可以目擊而交存，而不可以口說喻也。然而其樂可以忘言，而其遊不可以無述，故予爲記。其意如此，使世之好遊者，知吾三人之遊而能樂，蓋有以御乎物，而談山水之美者，必出于吾而後爲山水之美也。遊之日爲嘉靖戊申八月七日，應初名淑清南安人，舜臣名朝選同安人，而予晉江遵巖居士，嶺中也。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聖

味芹堂

華山別記

袁宏道

少時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相示，三人起舞松影下，念何日當作三峰客，無何家君同侍御龔公惟長從蒲坂回，云登華至青柯坪，險不可止，踰此則昌黎投書處，余私語中弟，近日于鱗諸公皆造其幽，彼獨非趾臂乎，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余旣登天目，與周望商略山水勝處，周望曰：聞三峰最勝，此生那得至，後余從家君遊嶽上，有數種自華來，道其險甚具，指余體曰：如公決不可登，余憤其言，然不能奪，今年以典試入秦，見人輒問三峰險處，而登者絕少，唯汪右轄以虛曹司理遠生楊長安修齡曾一至其顛，然而矜而口哇，似未嘗以造極見許也，余至華陰，與朱武選非二約，索犯死一往，旣宿青柯坪，導者引至于尺幢，見細枝柴其上，頂如覆鑄天際，一瞬不覺心怖，因思少年學騎馬，有教余拳鼠感鐘者，心益怯，後有善馳者謂余曰：子意在馬先，常恨霜蹄之不速，則馳驟如意矣，余大悟，試之良驗，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皆助余怯者也，余手有綸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聖

味芹堂

足有銜。何虞。吾三十年置而不去。懷者慕其峻耳。若平莫如地上矣。安所用之捫級而登。唯恐峻之不至。或坐或立。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頃之越絕。厓踰溝。度蒼龍嶺。嶺盡至峰足。地稍平衍。余意勦百步一休。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澁也。余曰。踰危者以氣。喜一而怖十。絕在險也。怖一而喜十。絕在奇也。吾忘吾足矣。去危即夷。以力相角。此與卒之長何有于我哉。下春。乃躋南峰之巔。與非二席峰頭待月。是日也。天無纖翳。青厓紅樹。夕陽佳月。各畢其能以。明文授讀。卷二十九。記。味芹堂。

辛卯宿華陰邑。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壬辰飯雲臺觀。夜宿青柯坪。癸巳宿太華之巔。甲午窮東西峰之勝。欲寄宿玉女祠。不可。仍還峰頂乙未次于邑郵袁宏道記。

遊皖山記

李元陽

皖山在潛山縣。世傳漢以皖爲南嶽。其麓有漢祀壇。嘉靖戊戌夏。匡廬山前與陳內翰後岡別渡江漫遊。遙見三峯插天。遂問路至皖。嶽之下登麓五里。投三祖寺宿。平日謁殿禮塔。因避雨。塔腹僧曰。每歲夏仲。有龍水洗塔。今尚未也。予疑其言。以謂有雨。則洗奚必龍乎。始僧神其說耳。頃之忽雷電交作。予欲趨塔腹避雨。僧遽挽袖曰。不可。觀此景象。當是龍來也。雨頓翻盆。予愀然立廊下。候之。則見大水從塔腹而出。明文授讀。卷二十九。記。味芹堂。

鐘磬之聲如江濤。然頃之頓止。驗其流注之地。皆雀蟬餘穢。起視塔腹。纖塵不存矣。嘗聞浮屠所在。神龍呵護。信哉。既晴。由寺後入石澗。觀黃山谷通石牛之蹟。僧曰。往年潦漲。一澗怪石俱被沙壅。獨石牛巋然。豈有神乎。徵諸士人。皆曰。不誣。遂升高巔。危仰望三天柱。令人悚然起敬。中峯之頂。其平如盤。自度不能至。乃呼付至者問之。有一樵者來。曰。盤上有異物十數。朱髮人面長喙。而肉翅如畫。雷公之狀。睹天仰臥。頂盤如人。晒腹。樵者遇之。雷電隨至。故其頂莫得而

登云。予方坐酌錢塘邵公經濟適來益赴成都守取  
道于此公有雅懷開予在山因迂途相尋遂握手更  
酌秉燭聯詩明日有士人數輩來因道古蹟始末予  
曰三祖得道之士聖者也山谷才節之士賢者也其  
身在當時寂寥無幾而百世之下匪直人師尊之鬼  
神亦護之彼漢禪壇遺蹟爲誰想當時千乘萬騎  
銀選山麓如飛鳥一過耳然則世之足恃者果安  
在哉。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毛

味芹堂

游鬼巖記

何南金

余耳熟鬼巖之勝最久。巖故莆微地。非懸車百里不  
得至。戊申嘉平。取道江口。背莆境西北指桂苑。則剡  
生爾珍先宿遲子。促登巖。巖距苑椒。洞出巖底。洞空  
透可炬行十里。因張道人鐵柱鬼王其中。下巨石封  
鎖。故不可入。出苑右折里許。水石清駛。莆山率以泉  
勝。其特秀之石。鮮數仞強者。茲山香爐了髻諸峯。稍  
或林立。斧劈勢最奇。則入谷兩危巖。盡空百丈。蒼碧  
連雲。望而知其爲異境。造巖五里。寒門幽壑。巖巖百  
折始通。巖身光紫圓賦。直插一幅雲母屏。冠萬山頂。  
特異他巖。堂皇疎傑。淵視孤倚。如帝座布展而空其  
案也。如玉京崇墉而無其雉也。如巨靈植掌而細其  
指也。如金鵝張翅而坦其腹也。巖已絕奇。而飛泉一  
道。灌頂漫腹。界巖瀉落。則更奇。巖下屋數楹。嵌巖門  
入。棲張君像一龕。巖突爲菴。泉落則噴者。擊瓦爲珠。  
細者潤簷爲漣。張君前一石井。漣適承之。巖宇虛闊。  
漣入井。淙淙皆作鼓鏡音。繞室不去。巖前平地僅堪  
布席。低首俯矚來處。則一穴陰風。一幌白霧。蓬蓬浮

浮撲面起。惟石盡作青獅蒼兕。昂驤戲舞於洪濤簸蕩中。人如排罡風。披瀝氣。十步九折而上。覲太清。復爲九閣當闔。虎豹猛蹲。恐喝而怵禁之。至此則鈞天廣庭。丹霄絳闕。萬象在下而已。岡土不雪。獨此地高寒同雪。此日劇寒。故宜雪不雪而霧。陰雷清竅。出沒變幻。踵底頂端。儼芒乎其非我有。熒即無鬼而餘呀。豁開窳寥。峭嶮固鬼窟也。吹烟吐霧。招雨嘯風。固鬼候也。吾生之得于沙劫也。幾何。吾身之得于沙界也。幾何。幾何。中其爲生同之而足奉。足及之而目奉。又明文授讀卷二十九 記 味芹堂

復幾何。蟻穴之漏大陽乎。芒鉞之占太虛乎。此雖雲鳥過眼。肆苗送時。到手會心。必無放過。况走一官于數千里外。決其南畝。北窗之見。而薦以論議。可謂駭之。觀猶然視面而自失之。悲乎。一沙之富。不受而還之大造也。我實自貧矣。今人從草澤而躋峨嶂之巔。不知踵之高也。從郎署而著惠文之冠。則揚揚趾高展折矣。士固有志吾好。吾從乎。柯生笑以爲當洗筆更酌。揖張君而退。

林屋洞記

蔡羽

丁丑五月十一日。通府盤屋焦公備孝豐之警事。寧且開林屋洞之勝。期與三四士往觀。而羽與時林霖未歛。客各求道取疾。有頃咸會於洞門。天亦霽。有小亭與門峙。從解冠履。釋方袍。爲山行裝。南行繞丙門。出於陽谷之上。跌於石壁。壁高盡見太湖之境。從者曰。前有曲巖。復下壁。攀木行里許。次于巖畔。自亭達丙門。賜谷逮曲巖。皆五步一石。十步一潭。曉曉焉獸蹲。淵淵焉龍伏。泉競流行樹根。攬朽駁。去豐草。然後得一伸足。靈佑道士曰。此毛公壇水也。壇距洞且十里。而南流出於洞門。大者成川。小者爲潭。爲澗。用是茲山之樹。青葱堅翠。小花而多根。焦公有山水之趣。與客嵌名巖中。還至亭下。從者已在洞半坂矣。靈佑道士習於乘機。機以先驅。洞口微隘。稍前得夏屋穹然。黑風颯然。豎毛髮。左右請火。公命列炬。壁間下燭。滿上照銀屋。石鍾倒懸。無慮數十。夾屋爲石床。丹竈。道士曰。此所謂金庭玉柱者也。然距石樓神鉦尚遠。道士內鳴鉦。外奏樂。客各據床。屑石鍾。仰砥乳穴。

暑月如盛寒，如是者凡幾室，室不同，乃縱左右各爲  
向道，或之丙門，或之賜谷，屏處忽若斷絕，而無不穿  
漏，惟之隔凡者許久，方有人聲還報，火屢滅不能進，  
羽怪茲山大不踰他峯，而中包空洞，莫知攸際，靈威  
丈人有言，有無不可知，求之隔凡以外，亦已異矣，果  
幽明之境殊，豈造化者設是巧，不得而窺耶，山洞門  
題煮石乳飲記各圖去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明 朱芹堂

銷夏灣記

蔡羽

山以水襲爲奇，水以山襲尤奇也，再襲之以水，又襲  
之以山，中涵池沼，寬周二十里，舉天下之所無，奇之  
奇，銷夏灣是也，灣去郡城且百二十里，春秋時，吳子  
常從避暑，因名銷夏，自吳迄今垂二千年，游而顯者  
不過三五輩，不爲凡俗所有，可知已，湖之峯莫大於  
包山，山之峯莫大於縹緲峯，高不知其幾里，足袤五  
十里有畸，峯之南水道三十里爲苕溪，其弗能與苕  
溪參者，諸巒抱其外也，苕之舟北行三十里以求縹  
緲峯，其弗能與縹緲直者，亦諸巒爲之拒也，四面峯  
巒交萃，獨以一面受太湖，中虛如抱甕，其南列門闕  
焉，山門闕東西盼，西爲龍頭山，其次爲小洞庭，爲石  
蛇爲舍爲蕪爲鼠闕之石，不得而名焉，東則大小明  
月灣爲石公爲澤爲蕨爲三山，不得而名焉，明月之  
灣，其背爲梭山，厥土墳塹，厥產林檎鴨腳櫻桃柚柿  
梨棗，龍頭之背爲圻村，厥土白礫，厥產玉石盧橘，中  
消夏之腹，印浮其上，乍有乍無，爲衆安之洲，帆落洲  
上，則四面環合，爲屏爲翰，聳妍效誦，以與縹緲相拱

峯之巔有草無木其麓多木無草丹宮梵室蒙蔽林  
雷鍾鳴鼓應然後知仙釋之廬魚行鳥過形影交徹  
帆翔其上而莫之知避也天地既異而處甚僻信乎  
游者之難至矣向使移而置之附郭則撰壺觴秣車  
馬者日不暇給豈獨爲吾灣哉人將樵樵乎劍負以  
趨萬物失所矣夫造化無意者也設是灣如有意鬼  
神之能不得而與非冥契其事孰能樂之嗚呼非惟  
世之人不得而樂灣之人亦莫得而樂也余世居灣  
上有所獨得私志之

明文投讀 卷二十九 記

味芹堂

游石蛇山記

蔡羽

龜龍蛇之山大抵皆花石之村篋者空窳潯者靡  
利然皆不於山之腹特出於波濤龜龍蛇頭皆負林  
麓走飲於湖惟蛇山爲不然當太湖之西北背龍頭  
而迎風濤截乎大洋故境愈險而愈奇世少得而觀  
焉正德己巳清明日與客放舟龍頭西踰小洞庭還  
見聚落十餘家爲烏砂井厥名萬狀恍恍焉洞洞焉  
緣於巖岈不敢搖動然去蛇山尚十里客諸乘東南  
風之便乃從烏砂解舟薄石蛇之東遙見大石劃劃  
川文投讀 卷二十九 記 味芹堂  
下若有門關而無人蹤顧其勢尚陡水尚急舟不能  
停緣壁里許則山之陽也岸始舒水始緩若有里墟  
而無人烟鳥嬰獸窟以窺其間者大抵皆採石之人  
厥崖惟廬厥坎惟炊厥寢惟磯以漬以飲惟石之宜  
始舟人與岸人見獲通語言而沙詰澗未可卒進投  
竿測之視岸人指指止行焉始獲登其丘山空地虛  
卑足有聲躡其巔梯斷石泚不獲前復舉帆去則山  
之西麓壁愈高石愈奇若芙蓉開花魚龍脫甲上者  
屏列下者橋臥隱隱波底者不可窮狀所見皆異而

境復迂僻，由是鎖舟壁下，環臥涯畔，客皆引滿載歌，晨徂而暮返。天蛇山卷石耳，其勝顧出龜龍頭之上，余與山相去甚邇，而平生不聞其勝，一日跨波濤觸州霧，獲覩其奇，則古之不言石蛇而言龜龍者有以也。噫，物愈奇則遇愈難，余志蛇山之奇，俾好奇者覽焉。

先夫子曰：蔡羽字九遠，蘓之洞庭山人，翰林院孔目，洞庭諸記漸已通，柳他文讀之有楓落吳江冷之歎。又評南宮集曰：文雖古拙而故為斷續無紆。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聖

味芹堂

網之致。私記九遠自稱林屋山人，又號左虛子，與文衡山齊名。

齊上看月記

張大復

己亥五月十二日夜，舟次濟寧，夾岸皆楊柳，月掛柳端，萬里空碧，予與遂之徒倚紗牕下，戒童子不張燭，命樂工操長笛奏之，其聲欲沉欲浮，欲飛欲止，因憶宋人詞云：虛欄轉月，餘韻尚悠揚，則宛如目前光景。若另在一世界者，是時月光如晝，風氣如秋，濃陰如幙，山色如黛如烟，村犬如豹，櫓聲滑滑如江南水味，如虎丘茶烟如縷，童子鼻息如雷，吾兩人俊語如河決海立，萬珠噴薄，幽語如鬼，遂之故不善談，爾時目明，文授讀。卷二十九 記 吳 味芹堂 閒心豁，意思活，活欲舞，予謂遂之此景不應虛擲，予自吳之燕，自燕歸吳，游殆四月，所過不下七千餘里，其會心者，惟今夕與前者涿州道上耳。過涿州之日，簫聲潺湲，攤金愁臥，時聞鐘磬聲，或曰：此碧霞宮香客也。往視之，市上士女駢集，予馬幾不得行，亟出市門外，則登騎聯鞍，結束妖麗，每百十人為一聚，持幡捧爐，鳴金擊柝，以萬萬計，而道旁巫師佛媼乞兒歌郎，啞女蠻子，獻天堂希有之福利，以祈半菽者，鼠竄蜩起，多於黃土之芽，一帶幽香陣陣，撲人鼻孔，問麥

風毛雨寒沁肌骨，遂捨輿走沙上，忘其身之爲我也。  
因作二詩問之，恨下語酸薄，如學究設席，不堪咀嚼。  
耳書館清閒，嘗令遠之書扇頭，將以遺顧僧孺，不果。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望

味芹堂

石阡途記

萬士和

自鎮遠至石阡，爲里者百四十路，瀨居其中，其南北  
坡深林與苗盜出沒，人烟絕少，行旅多恐，守巡卽其  
地築過客之館，又徙熟苗之散居者數家於館後，招  
川民之流移者處其左右，鬻酒漿以飯宿，所往來者  
稍資其守望之力，過客恃以無警。戊午季春，余以考  
較事至其地，發鎮遠，值天霧露，上下于雲氣中，抵暮  
宿公館，雷雨大作，山嶽震動，翼日至石阡，兩日間顛  
頓于山谷谿壑者，不知其數，其有名于路瀨南者，爲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記 味芹堂  
思南坡爲大小金鵬坡，爲大小茶園坡，其曰路瀨坡  
者，則涉絕而不可步者也，其有名於路瀨北者，爲木  
根坡，爲馬驢嶺，爲大地方嶺，木根與路瀨相對，高險  
畧同，其曰爛泥山者，則深滑而沒足者也，余旣冒雨  
在途，憫輿人之痛，去車就騎，當夫策馬厲嶺，路徑可  
三四尺一線外，卽飛崖萬仞，顧視其下，魂悸魄動，其  
遇泥深滑處，有一窾可開足，則人馬顧之皆喜，其最  
峻處，踣四五尺，纔得一步，馬足或交，不能開，開不能  
收，自上就下，勢如轉丸，崢嶸不止，余所乘馬疲，退墮

數步以前足蹶而止。余汗沾背幸脫焉。其石之峭然  
壁立者。出乎其傍勢如傾壓。杈枒森列者。履乎其  
上。如虎豹露齒。作噬人狀。遠望林木窳密。人跡  
不至。則猴猿猛獸。攀緣號嘯於其間。此遠臣羈旅  
離鄉去國。登高極目而興悲者也。然當其山腰雲  
潤。雨過翠落。峻坂既下。暫即安舒。如底平鐵  
厰左右。可桑可田。異境不斷。其河下山一帶皆  
奇峰。近水石如莊嚴峭拔。幽絕。水自包溪流出。  
曲折百轉。石亦隨之。緣源已窮。忽得溪處。又  
桃李梨花。散漫山谷。若綺霞霜雪。平生。明又授  
讀卷二十九 記 味芹堂

天地與我其不變者。必存矣。吾惡足以知之。

先夫子曰。萬士和號。履巷歷官。南禮部尚書。其文  
長江大河。蓋學於荆川。而上溯陽明。故筆氣似之。

明又授讀卷二十九 記

平

味芹堂

明又授讀卷二十九 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璠

百家校讀

記七 雜類

曉江漁者記

王慎中

江潭大澤之畔，緇帷杏壇之林，皆有人焉。顧白眉龐，杖屨鼓枻，而見爲業漁。三閭大夫之貞，尼丘孔子之聖，僅足以發其人之一盼，而問之，躊躇高視，迫而後答。若以一賢一聖者爲未足與語，其放且傲如彼，彼所謂頽曠淳野，沒於眇莽遙蕩之游，惟其釣何之知。

明文授讀卷三十 記

味芹堂

而鯢魴之索，倫類不可得而拘，詩書不可得而誦者耶。然其出而見于澤畔林中，蓋非大夫之所訪，孔子之所求，而彼微示其迹以啓其端，又非偶然過而相遭者。說之既竟，而其意見矣。乃始泯形收聲而去，欲質其姓名與其居舍之所止，而卒不可得。吾又不敢通處，其爲治釣餌而謀鯢魴之獲者之人也。嗚呼，彼且被髮過手，而老於風波之上，荻叢之間，其果何爲者耶。吾既不得見其人，而見所謂曉江漁者，吾之於漁者，蓋往訪而求之，而後得見也。於是可有傳道之

姓名，而有可踪跡之居舍矣。漁者之於漁，足未嘗履舟，手未嘗操楫，而終日未嘗得魚也。吾以有罪黜於時，猶不能忘其憤，常抱直被廢而正見疑之懣，不知所以自釋，然後進而求於孔子之道，誦說詩書，蹈習禮樂，以自苦勵，而休其不平之怨，以此其陋，使其逢澤畔林中之人，當不足以辱其一盼，而何問之可得。漁者方且以詩書禮樂之言，強聒而博喻之，唯恐吾而說之不勤，蹈習之不同，而其感于廢典之由，理亂之故，往往扣舷蹙蹙，聲薄林莽，有餘悲者，使吾始悅。

明文授讀卷三十 記

味芹堂

而中疑焉。漁者其猶未足以方於澤畔林中之人歟。胡爲使吾得求其姓名，訪其居舍，而與吾言之多且盡如此。嗟乎，此漁者之所以爲漁者也歟。無方之爲有方者，語無當焉，則驚過焉，則惑。漁者之爲吾言，固當亦如是而止爾。他日吾又訪焉，而其室已虛，俛俛不可得見，悵然如有望，忽然值於非意之頃，禮之而不答，叩之而不應，刺船而逝，使吾惘然若失，而卒不得所聞，則吾其幾矣。吾未可以行乎江潭之濱，坐乎緇帷之林，而反以疑漁者不足與澤畔林間之見者。

比吾猶如此而何怪乎昏昏者之舉以漁者爲漁是則雖不舟楫之事習網之爲而以漁自著其號蓋有所存矣彼其姓名非徒後將不得傳而世且莫之爲意而吾獨得而知之故爲之記

明文校讀

卷三十 記

味芹堂

重修漏澤園記

鄭誥

予一日講暇居退省堂有父老十餘輩進揖而言曰臨清兩京要衝居民稠密四方商旅輻輳之地其有傷刑辟決忿恨遺癘疫凡死於非命而無主者較他處爲獨多予輩且老往見尸骸暴露道側或付諸水火蕩然漂化或舉而委之渠塋身背狗彘之腹齧出齒腐蠅蚋爭集城南雖舊有漏澤園鞠爲荒壤曾無有軫念而瘞其所者自吾兵僻陳公來始命傍治遺址固以垣墉樹以榆柳檄諭有司凡如前所陳者悉收瘞其中棚屋數楹召僧守之且立坊以表其地六七年來佳木陰翳蔚然成林溝無捐瘠夜無野哭之鬼皆公之賜也予輩重感公哀傷吾類伐石待刻誠願得吾師記以昭不朽予惟先王之於民也生有養死有藏既定爲畫一之制不幸而有不得其養者則惠鮮之政行焉有不得其藏者則掩埋之令行焉不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宋崇寧間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以待無主之瘞置漏澤園著之令甲我聖祖於洪武初年慮窮民多以水火塋傷敗風化下禮

部議有義塚之設。是皆先王及我祖宗之良法美意。比來日就廢弛。澤壅不流。間有一二奉行者。又不過崇虛觀而無寔德。陳公鎮茲土。繕城練兵。明罰勅法。凡爲民保衛防範計者。已無餘策。其於鰥寡顛連無告者。又時費給予以厚其養。是能慮其生者矣。旣又垂盼於遺骸枯朽之鄉。施澤於幽冥不報之地。俾死而藏藏而無所者有歸焉。是可謂奉承德意而不怠仁哉。公之用心也。因思天下之政。皆出於先王遺意。有不容廢者。我祖宗垂統建極。洞視今古。凡創一制。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五

味芹堂

立一法。周思曲慮。皆有至義於其間。誠使夫後之爲臣者。體之以忠行之。以公持之。以久時。濤明而絀照之。則庶務畢舉。國家之精神命脉垂萬萬世矣。噫。安得天下每事皆若此事之振舉耶。又安得皆如陳公者置之。藩臬間耶。公爲此念。於衛河東西及城之北。創實義塚者三。有程篁墩莊定山二先生爲之記。漏澤則因舊而復耳。茲因父老請。并拾此爲記云。時弘治庚申夏四月。

議論淳正極有關係南豐嫡派

焦氏廬墓記

劉夏

甲辰三年。江西道提刑按察分司行部至進賢縣舉儒士二人焉。其一人雷逸清。其一人焦致中。雷氏堅苦潛泊。在家務耕稼。焦氏教授里中。有孝行。歲當壬辰癸巳之時。江南兵火大作。焦之父母亡。流離轉徙之中。乃能不飲酒。不食肉。與人言輒流涕。執親之喪三年。及亂定還鄉。又廬墓側三年。嗚呼。當此之際。世道之大變何如也。父子不相顧。兄弟離散。君臣之義。睽夫婦之道。缺儒者多衣短衣。帶長刀。踐獵戎行。一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六

味芹堂

朝依附權勢。假名爲公卿郎將。卽可以得志。斬艾人如草菅。區區守行義。出門有誰可相告語也。而焦氏獨能力行。孝弟於此時。耶。夫孝弟也者。士大夫百行之常。亦無足多。上人乃能爲于三綱淪沒。九法敦壞之際。此爲難能耳。人者仁也。仁人之生德也。孝弟生德之本根也。本根植立。則枝葉之條達鬱茂。可計日而冀矣。每念彼同時之人。馳騫於形勢之塗。而不知返。膠固於劫奪之域。而不能拔。此皆蹈夫死之道也。夫有死之道者。今而漸益泯滅。化爲冷灰微塵。不復

有聞于時，有生之德者，今皆領薦于上大夫，將有人民社稷之任，進爲當時聞人。故余特爲雷氏作逸清堂序，又爲焦氏作廬墓記者，見我國家收拾天下人材，未嘗專事藝文之末，而遺于孝弟力田之本也。吾黨之士，亦可以爲之儆懼矣。

虎啞木偶人記

劉楚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氓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相約曰：必得盜見厲，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其絳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旣數日矣。方夜半，月朗朗在地，門外勃率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爲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逐然來，至神所，以爲人也，爲之曳尾睢盱，徬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立前奮攫之，啗其首，如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膠其兩頤，不得吐噓。虎爲之搖首振脇，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蹙頓掉，左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來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籍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怪虎之暴，而又笑其眩瞀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宵伏率側，弗之

覺也。竟失足陷窖中。咆號騰躍。窮蹙不得上。衆急聚。挺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刻。木爲神軀。益製美衣衣之。歸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奸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噬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及虎之墮于窖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不已。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爲。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斃。遂食厚報。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九

味芹堂

亦過倖矣。彼倖倖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反覆繆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卒之虎斃於窖。盜息于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先夫子曰。劉楚字子高。泰和人。後改名松。權吏部尚書。終司業。槎翁以詩集孤行。故景濂疏五美爲作詩之法。而子高之文。峭厲轉折。其五美不特在

詩也。私記子高七歲能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鷄聲。夢起看天上。火龍飛至。正丙辰報鄉試捷者。至于高適自田中歸。慨然泣下。曰。始二親篤于訓。余何不及見今日耶。洪武初。爲教授。方郎中嘗勸撰顧時吳貞神道碑。景濂嘆曰。此司馬遷之文也。

沅雷記

徐芳

辛卯三月廿五日。有卒泊東坡之澣。舟中載二豕。忽陰雨雷入。斧其卒死。黔二人面。提一卒併二豕去。莫知所往。翼日數十里外。鄉人來言。有受震而偃跪于其村者。其傍著二豕。驗之所提舟卒也。先是某村有婦畜二豕。而夫他出。偶數卒至其家市之。與值頗稱。婦囁語許。卒卽繫豕登舟去。無何夫歸。出視金鑊也。夫怒詬婦。婦急投綴死。其夫自以家貧失豕。而又喪婦。不勝痛則亦死。此所震卒。卽向偽鍾市豕者也。又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十

味芹堂

二日郡齋之傍。有卒某者。新自某所載而歸。金帛充溢。使所掠得婦守之。卒居故壯。同輩多以其藏寄者。適晝晦雷大震。撞其舍入。婦驚逸。火自舍中發。烈焰盤舞。斯須焚所藏盡。及比廬止。方焚舍時。別有數卒行楊林渡。遇雷摔火之。舉體焦烈。創甚。然不死。分巡莫公以爲是卒虐民而降之罰也。揭于衢。徇焉。卒亦自暴其過。久之胥道斃。人以爲快。蘇明允曰。雷霆之威。所以不敢犯者。以其不測也。使日轟轟焉。達天下以求夫不善之人而擊之也。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

霆之威亦幾于衰。今兩日之間，斃數人，燬一人，舍又皆卒之，爲不善者，似雷之意，轟轟焉必求若曹而盡之也。夫使雷能盡若曹而擊之也，衰矣，病乎，何卒之居不可燬所宜燬者，寧止卒耶？昔張睢陽志在殺賊，願爲厲鬼，蕭淑妃憤武后之虐，願已爲猫而武爲鼠，夫猫非我族，而鬼之殺人又冥渺無所指，據人弗信也。以予之意，恒願爲雷，願爲雷而凡天下貪賊之徒，奸回邪佞，悖亂之輩，日轟轟焉，梓而斧之，若焦裂之也，其知哉矣乎！且天下之不善者，寧足復遺種邪？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味芹堂

雖然，自辛卯三月來，而人知有雷，知有不畏辛之雷而卒以上，皆可以誠也。雷亦庶乎無溺職哉！作游雷記。

憤極

江山秋霽圖記

岳正

姑蘇張廷義以所藏江山秋霽圖求記于予。圖數紙爲一幅，廣不盈尺，長數倍，徒之有題識印記，知其爲九龍山人王孟端所作者也。其空濶澄明，或淪或澗，或湧而浪，激而濤，蕩而激，滌而漫，衍而漣，漪者爲大江，江之中或舉網而漁，或亂流而渡，或纜而泊，櫓而進，篙而退，迥帆而風，御者爲舟楫之多，其淵泓而紆迴者爲江潭，鳬鴈翔集，菰蒲蘆荻，繁被而映帶者爲江渚，其或連綿而屋比，紛而閣架，列而市肆，分張，籬而圍園，隔塍而田區，委而巷蔽者爲江村，其或平坦，漾沙，崩崖，陡絕，而昂伏不齊者爲江潯，去潯漸遠而漸高，其或嶺聳而坡平，巖巉而壁立，或障而屏蔽，峯而秀出，巘而奇疊，或壑而有容，谷而能虛，麓而叢薄，岡阜而蜿蜒，其或遠而黛抹，近而劍植，旣斷而復續，迤邐重沓，杳莫究其所極者爲岸，江之諸山，山有泉，或懸或注，山有石，或蹲或臥，或深而澗溜，或曲而溪淙，危而橋橫，或草莽翳而雉兔踰伏，或林木鬱而禽鳥巢棲，或佛寺，或道院，或樵或牧，或士女之嬉遊，其掩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味芹堂

映蔽朽。吞吐隱約。千態萬狀。得之心想。而口舌不能道者。不與也。昔者予嘗奉使南服。由漢河出潯陽。乘流而下。直抵揚子。而凡簡冊所紀載者。輒躋攀以窮其勝。雖流連累日不辭也。今觀是圖。一瞬千里。坐而致之。能不使予恨相見之晚。而追悔夫曩昔之勞也。耶。嗟乎。山人之作。其亦可謂奇矣。世稱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山人之草書墨竹。世之所共知者也。而未必盡知其人。方在昔文皇尚治時。諸賢策進。而山人之位。纔中書舍人。竟落魄不競以死。蓋其高風峻節。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者。使其少貶尋尺。俛眉承睫之間。立致于通顯之地。不難矣。雖然。吾聞之也。心之爲用。攻于此者。必畧於彼。其心攻於祿位者。將低昂俯仰。佞昵以干譽。就俗之不服。曾次之間。烏能容江山之廣。如此哉。山人之作。甚自珍惜。非其趣意所會。雖千金不少顧。其真跡鮮留於世。世得其一竹一石者。莫不什取以爲至寶。若此圖者。豈易得耶。廷義亦知之乎。否也。或曰。廷義於吳下號稱博雅。豈徒玩物而不尚德者哉。遂爲之記。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三

味芹堂

先夫子曰正字季方號蒙泉鄱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天順初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致仕卒嘉靖中贈太常諡文肅蒙泉之文以氣勝百家私記蒙泉之甥李東陽贊之也蒙翁才甚高而視一世獨不屑爲詩云既要不平又豈對偶那得許多工夫素以經濟自許以文顯非其志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三

味芹堂

補燭記

王雲鳳

弘治癸丑九月八日哉生魄余直夜祠部吏人進燭  
瞑目而坐頃之漚漚有聲乃睇焉則燭之膚內溶而  
逆案有故箋列而防之以爲奇策復瞑目坐鐸巡者  
報一鼓開目視則炙箋離披汁四潰出循膚而下懸  
者累累如畫猿子母手接探澗果狀墮几而蠹者若  
怪石枯松層樓銳塔奇者若嬉兒伏犬最奇者若老  
翁負子未角之犢奔而返顧蟻蜂蛄蚓攀緣而上其  
汎溢如江河點綴如珠玉者不數而其勢潏然未已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五

味芹堂

也余曰息焰可免乎吏請以末並補其缺徐以其餘  
爲之垣燭燼不復壞也嗟乎燭以堅爲體以明爲用  
以不壞爲材吾之燭豈固不良於他燭耶內有所熾  
不能自制而外無勁臣強藩相與周旋保持之吾且  
閉目焉故箋之防適以爲病吾且以爲奇策焉向非  
吏之請其不爲棄物也哉余於是有感焉治安之國  
光大之朝或登一匪人行一戾政則衆曉曉焉訢噴  
噴焉議矣及乎小人之黨既繁而政之積弊益甚耳  
目習慣以爲常非惟不形之言亦復不介於心而風

俗始變國家始衰矣庸劣之君冥弗之覺方且以故  
筴治之者世豈少哉漢而唐而宋千載一轍吁其可  
慨夫鹽之價非貴也吏之言賤也而可使吾燭爲良  
燭然則興治之策拯弊之才世未嘗乏顧人不知用  
之耳載籍稱揚側陋詢芻蕘又曰爲政在人余於是  
乎重有感

先夫子曰雲鳳字應韶號虎谷和順人官至右僉

都御史文有師法

私記應韶或化甲辰進士是歲  
晉人得雋者公與王瓊喬宇號

河東三原  
皆爲名卿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五

味芹堂

舵師記

林誌

舟之載、舵主之、舵操縱疾、舒得失、而舟之安危繫焉。故凡備於舟者、皆以力、而舵師兼智力長焉。其受直也、恒倍、或參伍其載而取之、然非素諳是者、非惟人不之任、而亦不敢輕任於人、其責蓋甚重也。歲戊戌、予奉使北還、買舟以載、得寧波舵師基甲、予見其駭而使酒、曰：夫也、詎能舵舟、同載者曰：予以備役人、而乃貌取之乎？且其直廉、又易與、毋慮爲也。予固疑之、北渡淮及湖、中流而衝風作、浪俱失勢者幾、旁舟皆笑之曰：是特其小小者耳、使之乎大江、則將奚爲？予問同載者曰：卿吾言之何如、則皆愀然曰：今之舵舟者、皆是已、此特其甚者、奚暇渠之笑哉？予曰：然則是昔任者之過矣、彼敢輕以任人何耶？應者曰：予以彼爲工、其技而利濟人、與其將以舟利而冒其名者、與大利濟人者、必世業於舟、其捐費博、其資利遠、凡舟之須、皆工且良、故備必擇人、況于舵師乎？其以身任載也、毀譽不顧、夷險在已、視其載之輕重、與其舟之輕重、作焉、是誠足任者矣。若夫以舟利者、則不然。

明文據讀

卷三十

記

朱芹堂

其於舟也、朝儼之夕業之、無須博費、不期遠利、乘人之載而戈取之、不得則下上而求合焉、毀譽夷險、汨然於中也。彼欲載者、樂其易與、且利其廉、微俸以無事、往往以涉大江、猶安流也、而兄於淮與湖哉？予曰：安危同勢也、喜患同情也、彼豈異於人者與？應者曰：良師先勢而達情、庸師勢迫而情見、故曰：前車覆、後車戒、審如此、天下惡有僨事者哉？予曰：噫、此名言也。顧命童子濡毫記之。

明末據讀

卷三十

記

大

味芹堂

百家私記林誌字尚默、同縣人、永樂中鄉會試、皆第一、進士第二、校編修、與修性理大全諸書、太宗仁宗實錄、官終侍講、所著有易集說、節齋集。

漁記

烏斯道

郡北出城咫尺許有大陂元至正間予客處陂上日見人以智巧致陂中之魚最隱方水之盈也人則羅坐以釣顧其魚有得有不得人乃置一器狀若仰盃實膳膏薌其中置水底泥沙上魚聞其薌則集至及下釣則無不得也或坐舟中手持一綸以其緝貫竿杪緝之末懸一大珠珠之下有一小鈎魚見珠狎而戲焉口類着鈎則不可遁矣或以叉或以射或設罾而起伏之或約十餘舟圍遶以進一人擊楫則齊力

明文搜遺

卷三十

記

无

味芹堂

旋網否則以細絲結數罟以絕其流先戒一人以楫扣舷上或拍擊水面使魚跳躍而入否則以一網繫百罟其上人左右掣其大網人曳而前趨則魚以背得有撻鷓鴣之呪而奪之魚又有潛行水底以手撫魚以出有投擲葉中觸魚使魚困而上浮有左手持小網若翻車然者仰承大防下右手持短木通防之恍內有掉一舟淺而長者側其舟着水面並沙際而往舟激水魚驚而躍入舟中有作梁水上窺其下網筒窺中有穴其水中若大甕以箔其上俟水殺而取

焉水既上則罾迨夜則以火燭水魚見火而出水面亦罾而得焉水涸可尺許乃以網設泥水上手按而取之或以蜃灰洒石罅以櫬入罅內反逐魚以出者水竭盡人以竹丈餘織其手若覆簣下繫一小囊卻行而爬搔漆泥上魚瑣碎長不滿寸者皆入囊中嗚呼忍哉古者山澤皆有厲禁今也民得以盡取唯恐智巧之不足也魚雖欲自蔽可乎孔子曰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藏其淵豈非此之謂歟

明文搜遺

卷三十

記

丰

味芹堂

先夫子曰斯道字繼善慈谿人知石龍永新二縣

其文質實先輩不以文名者類皆如此自偽史漢

起人始不安於本色此文之所以愈下也

百家賦

自幼學詩文于僧夢堂又精書法洪武末年罷官求詩書者滿門

彈箏記

蘇桓

武宗時東院梁氏彈箏獨妙家世善聲備供奉天啓甲子二月中予同劉君過之則已無彈箏者矣劉少時擊劍飲酒豪間局中比入梁氏記憶庭徑慨然當時居有間問其家三姑善箏者下世今幾年一應應曰客何從知予三姑也令九十餘尚能飯然二三十年來內庭靜攝教坊樂部皆湮廢時好新聲三姑箏歷久矣每家人小集風月閒好姑悲來或一彈促節哀音聽者失悅劉因請見三姑與彈數柱辭再四則

明文據讀卷三十記

三

味芹堂

列幃座右爲奏一曲洪往舒歸鯨駭鸞續更時時聞折柱狀已若風霧烟雨共冷冷也座客聽者悄然愜嘆云後田玉環亦以善箏名第非梁氏所傳大抵皆姑蘇太倉間琵琶聲兼儀揚里巷所歌陳隋調耳一抑一揚抗雲零露佇聽移時靡靡焉哀以思也時田錦衣子弟至驕僂顧獨慕環費萬萬緡求環彈箏環彈箏數聲即起去田私其色技不爲怪且曰箏固如是妙耳其時劉弱亦彈箏但聽梁氏箏有詞有說田氏止有詞又彈時吟勝于絃不知者若以爲琴也弱

彈箏則竟唱甘州桐城諸歌矣北風淒勁戍士秋懷把臂宣驕亦自哀激以此譜入箏聲未審適合但連絃並撥雨霰驚飛倒柱寂然山花未發亦近世所未有嗟乎箏一藝耳嘉隆所傳世無存矣游俠如劉君復不可得長安風景何如耶記昔所聞纔經數歲梁姬已歿田劉適人思向音響渺矣難卽傷哉後之欲聞此技者也

思舊錄桓字武子江右人其壽吾母四十歲詩倣風雅體爲之甚美

明文據讀卷三十記

三

味芹堂

吳陳二子選文糊壁記

傅占衡

山中織茅爲壁，其土疏惡不埴，三日漚洞如牕，楞奴子白城下來，抱一捆文字爲予糊之，試閱焉，皆吾友吳仲升、陳惟易二人選庚辰丁丑進士文也，中多朱墨細批，惟易字不知何從，奴子得也，予所處無帷帳，旣以避風寒蟲蟻之害，暑中跛脚床上遇不睡時，或橫觀或正視，至其與文爭題不苟同，世處時有鬱然思者，已復啞然而笑，前十年從二子銖銖兩兩於此，今何輕之至是，二子嘔心肝爲文，不能豐稼穡，飽邦

明文按讀

卷三十

記

重

味芹堂

民又不得以所選文之意風勸有司，移易風俗，一則老得一低鄉舉，如今漂零海上，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予日日誦之一，則葬父無具，頭白母養無策，流離寄食，時文衰則師座廢，雖全谿人如無家人，兩生效如是，安得不泥諸壁，且自洪武辛亥以來，名儒鉅工，照史碩老，皆專是出，成化間始微標名目，如王唐薛，到崇禎末，房如蝶，社如蝗，言理學則周程張朱之嫡派在是，譚文彩則左丘明司馬遷劉向楊雄衛官奔走，美其助朝算，禪世用，則二十一史治亂成敗

眉列未嘗不似，然其末也，上不能當一城一堡之衝，次不足備一箭一砲之用，最下不可言由此論之，糊壁爲幸，昔漢文帝恭儉，集上書囊爲殿帷，雖二子不幸無上書囊之遇，然未至以所學添禍人國，玉石同誤，存其什論，安知無何間，獻王者故，予臥則已醒，則睜雖啞然笑而猶時鬱然思也，作糊壁記。

先夫子曰：傅占衡字平叔，豫章人，集中多黍離之文，讀之悽愴勝其師，大士倍疑也。

明文按讀

卷三十

記

語

味芹堂

村落嫁娶圖記

顧彥夫

某歲春二月，予從事京師，錦衣周君出所謂村落圖示予，觀其色若甚愛者，請曰：君必爲我記之。申請再三，遂置巾笥以歸。歸之之歲盡矣，尚未知是圖之委曲也。有華生者，世家江北，備諳村落者也。工丹青造予，予以此圖質之，曰：子之知畫，猶吾之知書，敢問婦人而跨牛何也？曰：此農家所嫁女也，不能具肩輿，以牛代行也。一蒼頭牽牛而行，重其女不使自控也。跨牛質矣，乃復有一蒼頭持蓋以護之，何也？曰：昏禮宜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重

味芹堂

昏于昏也，農家苦燈燭之費，送迎以旦晝，用蓋以蔽日也，亦重之也。一嫗過牛耳以行，一翁於牛後徐徐隨之，父母送其女者也。一老翁杖而立，一老嫗門而望，置幼兒於地，肘其裳，一童子稍長，携其幼指而語之，凡容色皆若秋獻灑泣者，傷離別也。牛之前四人，以鼓吹從事，迎而送之者也。道旁二驢次第行，騎之者村妓也，尾其驢以腋，箏琶者村妓之二僕也。又其肱坐於小車之旁者，車人也。一皆邂逅而回盼者也。去其林少許，將復經一林，二童子踴躍以報，一婦人

自離而出，臂一兒，又一兒，率其裳以行。一老嫗低其手招之，呖啾間有二農夫，既鋤且止，是皆見其事而談笑者也。去既遠，又有林鬱然，竹籬茆茨，亦彷彿如女家門之外。有男子衣冠而鬚，聲折而立，誰也？曰：此其婿也。古者三十而娶，近世唯農家或然，故壯而鬚也。立而俟者，將導婦入門也。二婦人咨諏向前，妯娌輩也。將勞其女之父母，且迎之也。二人挈榼，一人持壺，迎勞之需也。一女僕繼之，備使令也。二童子參差以從，其大者指而語之，若曰：新人近矣。一老嫗門立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美

味芹堂

以望，察風聲以爲禮之緩急者也。予問之，戲曰：子真村落人也。知村落之狀爲真，予不能文，遂以子之言爲圖之記，以償我久逋之文債可乎？生笑曰：此所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者也。何不可之有？時天寒，語從游者呵筆書之。

胡質館記

唐順之

書儲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質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浩且碎非特他書儲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

明文掇讀

卷三十

記

主

味芹堂

不能爲此質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絲牛毛之萬而質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質則予事無與成然質非予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者哉質平生無他嗜好而獨好酒儲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儲書家不問儲錢必問酒能餐否質無妻與子儲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塊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

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予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批閱點竄若雖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以儲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豈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予既不復有所批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

明文掇讀

卷三十

記

主

味芹堂

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界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奸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予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儻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律律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琉璃盞雙紅魚記

黎遂球

琉璃爲盞如珠形可徑寸注水焉畜小紅魚一雙縣于庭際水與琉璃一色其於空虛亦復一色魚視之不知其幾何水魚因琉璃得影近或小遠或大以其形圓故影或互見而交出魚觸而相戲又不知其幾何魚人視魚如交游于空虛又不知其爲影爲魚人樂也魚安所得樂魚之水僅可以寸並以身入焉而以爲人玩魚則何樂是烏知其不然魚不知其幾何水觸而宛轉動而不已與影相戲近而復遠又不知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辛

味芹堂

道者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辛

味芹堂

靈蛙記

徐芳

予居竺峰之夏，有蛙焉，潛于予之宅，或隅或與，不能測也。至晚則步而出，道閤之缺而往焉，以爲率其入以且，人不及見也。方其伏也，不鳴不食，竟日無息，其出也必坐于缺而觀焉。伺人之寂而後發，亦不知所嚮。其行于庭也，容容盤薄，履易交錯，不疑不憚。予戒家人毋擾之。蛙亦坦坦焉，自無所擾也。其往復以時，昏旦之節，無少謬焉。噫，異哉！予聞蛙之性畏人而利野，故恒聚其族于山林陂澤之間，或分而坎之以自避其居，蕃育其子孫，掠之者恒餌而致之，非能歷其穴而撝取之也。或哦也，人過之，噤焉；或嬉若哺也，睨人聲則蹙而遁矣。而今皆不然，奉其身以歸于庭戶，與人相偪處以爲樂郊也。其有所懼而然乎？其晨而內也，懼蹤跡之不簡而虐于人也；其昏而外也，又將以求所欲而饜之，或更一展其力于山林陂澤之間，未可知也。要以其退不遑時，其進不忘返，有明哲之義焉。此其知不後于人也，不然，以予之不殺，誠足以並處而偕適，萬一不幸而謬入于人之室，日曳股以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三

味芹堂

遨遊其間，一童子能仔而敲之，此其禍豈待鉤餌之及哉？然而蛙固不往也。蓋吾聞之人，蟲鳥之屬，遠于人，亦恒有鷹鵠蛇鼠吞嚙搏螫之患，故其性每樂于近人，而又以爲人之僥而毒甚于鷹鵠蛇鼠也，則遠之。蛇鼠鷹鵠之害一，而人之害十也，幸而無害焉，則固樂于近之也。噫，人者物之庇也，乃至使物避之甚于鷹鵠蛇鼠也，則吾不忍言矣。

明文授讀

卷三十

記

三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序一 著述類上

周易古注疏輯序

沈懋孝

明興文皇帝表章六籍詔文學侍從之臣編纂大全  
書頒示太學及天下學宮其于易也並宗程願朱熹  
傳義采諸儒孔安國以下一百四十餘家注疏以之  
發明程朱之指于天下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學同術  
書同文百家不經之說無所塗塞其聰明粹然一出

明文授讀

卷之三十一

一

味芹堂

予正故易雖稱精微要眇乎士明晤日夕撻筆以談  
皆能本程朱定論以論說孔子傳義文周繇言而上  
沂太吳氏之象教蓋三尺童豎鄙薄其它注疏束之  
不論可謂天下一統歸于聖真久矣嗚呼何其盛也  
頃上上潛神經義自諸孟學庸進講法筵次及尚書  
毛詩詠以禮經代貞觀政要全華勸講業已發明大  
指禪益日月將來沂流歸源必當窮神盡化論及于  
大易易固廣大備三才之與府五典之曠濶也則豈  
無明大道貫天人採羣儒之論發四聖之微如程願

朱熹者復生今天下與儒先上下其論議者哉固可

歧而疎已某惟自程朱之傳專用學官漢晉以來注  
疏家盡廢今之箋注畧去前代特詳宋元以後述程  
朱而誦其說者前此有疏不合者弗存焉後此有疏  
不合者弗收也如此則亦一先生之言而已故某之  
意竊以爲道大無涯千古英賢共此靈竅聖人之學  
博覽旁稽乃始折衷乎大道即孔子晚而嗜易猶恐  
年數不足設使當時有以片言申易之指者必加起  
予助我之歎况賢如程朱兩儒使其尚在必謂易義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

二

味芹堂

深微前不敢廢古之人後必求助于承學登其局一  
先生之言限隔千古不會參同異訂是非共論說其  
無窮者乎固知其必不然也士束于禮部之格不能  
旁置一喙近見太學官訂定十三經注疏進呈御覽  
詔禮部刊行頒布天下因喜躍田間謂自漢來注疏  
必先與宋儒傳義通行今之世自茲以往後生憤排  
趨邁前聞探微研几且有所發明于六籍必始基之  
乎此也因與一二同志采輯周易古注疏如千卷其  
說象旨至備矣因附程朱傳義後使窮鄉下邑士并

參之十三經易義中王弼韓康伯孔穎達諸疏若涉  
瓊山觀秘寶有不脫凡而冥化者乎古注載在通典  
通志者千餘家今所輯者猶夏殷之杞宋存什一于  
千百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言之其又何讓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味芹堂

刻蔡氏蒙引補正序

沈懋孝

嘉靖中余嘗過滁有老博士者述事陽明王先生而  
能言蔡介甫之事王先生也介夫止滁日王先生爲  
問卿日夕誦學其于四書五經傳註家靡不就正焉  
王先生重其辯博時爲是正然不謂之是也一日約  
介夫及徐曰仁三人至庶子泉上盡屏人徒王先生  
散服登陟登瑯琅山至深處就茶啜于野人相與談  
易者二日夕介夫始納拜稱弟子在半歲後云今觀  
介夫所著蒙引行于世猶然介夫學耳亦未謂王先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四

味芹堂

生之學是嗚呼道可易言哉自王先生倡致良知之  
學以抹朱學末流汎濫之弊此是主張斯文大剖判  
處爲功甚偉蓋淵源于象山慈湖証發于白沙甘泉  
不謂無所本其于孔孟之學蕩然朗然推之何所不  
合而世之譁者至今未已今王先生雖從祀在庭乎  
博士之議從祀不與先生者乎亦多喙而罕中矣嗚  
呼一指隔天咫尺萬里道可易見而易言乎哉顏淵  
氏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不言先博後約也而  
稱先後者徒以循循之義轉注之者耳孔子固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以爲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乃其所以畔道也易之象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而不畜其德孔子所謂多學識之而予則非也孟軻氏稱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宗指之最高者乎於是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五

味芹堂

解易者也非知易也今吾既求之有文之易烏得不詳吾苟不通乎無文之易則烏乎用吾詳孔子讚易所謂言言析之字字訓之矣猶以易道無窮浩然有加年之數則夫自漢以來至今詡蒙之家日新日盛其言雖有大小異同孰非天籟之自流孔子所望於後生者乎又安知非孔子之芻蕘工藝而並存之以就衡量者乎故以道眼觀則言言忘也以俗眼觀則言言障也道非一端人從其所入以爲入會詳乃得要不得則不知要此言要在詳之中知約乃該博

不約則不能博此言約爲博之主博約之間可後可先在所自得可博而不博在所自悟兩忘而化之之謂道並進而得焉之謂學約而能博之謂大博而能約之謂精通此者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其於易也幾已夫孔子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齊戒以神明其德介夫之學博矣而守焉未化離焉未一尚有多端是其神明之者有其未及也乃其博則吾所不廢也其循介夫氏之說參之諸家語考正而補之以俟達者再補再刪焉道固有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六

味芹堂

一語不傳者有片言立解者亦有千慮百慮而始得之者又有千百言不倦原非得已者又有其書五車妙處終不傳者是書幾十萬言聖人其舍諸

蒙引本不足觀其序之不得乎稍爲回護然剖判的確使俗儒見之破其堯天

春秋伸義序

馬森

春秋何爲而作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之經孔子因王迹熄而後作也誅亂臣懼賊子以正王法孔子之意淵乎微矣孟子去孔子未遠也其私淑諸人能得孔子之心印者卽其歷叙往聖見知聞知之實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可以見其自許非顏曾下矣其言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言者足以破諸傳之惑矣秦漢以來言春秋者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七

味芹堂

不下數十家大抵多祖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說然公穀在七十子後諸弟子所傳聞而授之與左丘明親見夫子自是詳畧不同卽左氏或疑非是丘明而爲當時魯國史官則確也國史策書藏在太廟其簡牘本末孔子非由史官何能得見趙訪氏謂春秋一經出于史官先稟命魯君而後得成其事似非臆說今詳三傳獨左氏頗具本末事實然已不能無文勝之弊若公穀以所傳聞于諸弟子雜之已見其所病又豈但亥豕魯魚之訛哉至于義例之論有求其說

而不得者又托爲變例以附會于夫子之經因而後傳諸家紛然異同益不能不肯于春秋之大義矣春秋大義尊王黜僭以律諸侯誅亂臣賊子以正人倫者也今經首元年春王正月公羊曰加王于正者言大一統也胡氏宗之則曰書元年者祖二帝明三王正次王王次春乃立法創制裁自聖心不知此元年者乃魯隱公紀國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以諸侯之元年冠周天子春王正月是得爲夫子創制明大一統乎否也臧隱爲氏實羽父謀諸桓也經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八

味芹堂

反書薨而爲之說曰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不諱國惡仲尼削而不書斷自聖心謂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不同此非厚誣聖人以不道者哉許世子止視疾不嘗藥而書楚公子聞假問疾緼弑其君而書卒若非魯史舊文是何深刻于許止而曲護于子聞耶此可以例其餘矣陳恒弑其君孔子時已致仕猶沐浴請討況于春秋明百王之大法者乎此又可以仰窺聖人之心而知其不諱不宥之必然

者矣。蓋春秋之修皆據魯史舊文而筆削之。並未  
特筆變文以增改于其間也。其曰筆者言因之而書  
也。其曰削者言去之而不書也。若外加筆削而有增  
改于其中。則與孟子其文則史之言異矣。其曰天子  
之事者。非以褒貶予奪屑屑焉于事事求詳而託爲  
明德討罪之權也。以王者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禮  
樂征伐皆自諸侯出。故因魯史之文。竊取其義。以正  
其失而明之。使知有百王之大法焉耳。至謂知我罪  
我云者。我謂我衆人也。言天下後世之善惡者。讀春  
秋之所善所惡。若美我刺我者也。故曰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惟知我罪我故懼也。若如後傳之說  
則孟子又自與其文則史之言若相矛盾而孔子亦  
必不曰竊取以嫌于僭耳。今考經所載朝聘會盟侵  
伐戰爭兼攻取侮之類。莫非列國之所謂事也。編年  
以著代紀時月日以敘事。緣各報告以登奏簡策。莫  
非魯史之所謂文也。有詳畧異同有書有不書者。有  
彼善于此者。或據事直書而義自見。或屬辭比事而  
義因以明。則孔子之所謂竊取者也是故以此求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九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十

味芹堂

於心而不必鑒之於文。以此攻之於事而不必泥之  
於經。信其所可通。關其所可疑。以經證經而不屈經  
以伸傳以傳證經而不屈傳以伸經則庶幾于經可  
以得聖人取善之心于傳可以知聖人知所以取義  
之旨春秋大義燦然可求諸家紛說抑亦少訂矣某  
也。鹵莽之學猶在面牆未洗心濯固知寡陋不足以  
上探春秋微奧而低昂乎衆說也。竊自登藉之後曾  
兩乞身臥病林間耽玩墳集掇拾諸傳參考見聞輒  
自紀錄今歷有歲月漫成篇卷名之曰春秋伸義蓋  
取王仲淹氏論述作而曰吾于道屢伸而已之義也  
極知謬妄無所逃罪或緣管蠡一得之愚以俟後之  
君子冀能味醇醪于糟粕中焉耳

先夫子曰馬森字

闡懷安人釋褐卽入戶曹

歷官至戶部尚書其文清梗可誦

私記森嘉靖末進士隆慶時尚

書證  
恭敏

六經師律序

吳沆

嗚呼。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途。士之塗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諱。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苟或有警。將求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味芹堂

學。今天下訓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真猶儒者之于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會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知果有本真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閎廓深遠。雖

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蓋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歸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闢。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味芹堂

昔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貶。民論日卑。論帥則以勇壯擊刺爲賢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濶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

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于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楊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法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之所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于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蓋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三

味芹堂

而已。堂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于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強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

之傳，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錄也。至于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于兵用之篇。嗚呼，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修齊治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處天下之大事，平天下之大難，而又奚假於孫吳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四

味芹堂

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爲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爲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爲孫吳，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難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草茅之士，得以餘力及此，極知牽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罪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採焉。

萬然仁者之言，卽杜牧之孫子註敘不能及也。

毛詩折衷序

沈鯉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亦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臆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春秋往往引詩詞爲喻如柝舟清人等篇皆散見列傳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詩既萌芽有齊魯毛韓四家後乃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去古未遠而碩儒鉅卿博古通經之士皆藉籍傳誦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豈亦人心之公是有不得而終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好尚亦可也而奚其疑不決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既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論也詩之爲經多民間問巷之辭含蓄諷詠之義非有所指受固不得以已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且如聽人之言而知其曲直凡明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間說於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刪雅樂而不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也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爲刺淫朱子以爲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言則得失將孰歸乎故曰信之以理焉而已矣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爲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為畧得其章句而無益於身心則秦火未焚而三百篇已亡矣序雖詳也奚裨焉孔子引詩諸說皆斷章取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又何必深辨焉

先夫子書亦玉堂稿沈鯉號龍岡歸德人萬曆時大學士謚文端其文皆有實用而諸記頗饒別致

明文授讀

卷三十 序

七

味芹堂

敘詩屬

馮元燭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助也其別為小序也自衛宏助也其疏之為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者也其盡廢三家而孤行毛也康成桴而穎達鼓也其併廢大小序而岸然與毛敵也夾漈倚而晦翁角也嗟乎晦翁之說行世不識毛氏詩矣况三家乎予嘗縱披家藏絜同枿異古今說詩家可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受詩浮丘伯始為詩傳號魯詩漢志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其後有張唐詩晏之學唐兄子游卿以詩授元帝韋賢事許生及大江公傳于玄成兄子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氏學又有章氏學又後漢武榮治魯詩章君章句為武氏學先是楚元王亦受詩浮丘伯次詩傳劉向為元王孫列女傳所述皆魯詩也齊人轅同生為傳號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以卯酉午戌亥為五際天保為卯祈父為酉采

明文授讀

卷二十一 序

六

味芹堂

芭爲午大明爲亥而詩緯汎歷樞又云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雁在申爲金始耶顛因之有四始缺五際厄之說其後有匡衡蕭望之之學至伏黯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省之定爲二十萬言故北州又有伏氏學景鸞因之作詩解此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韓詩漢志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芭撰梁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九 味芹堂

傳十卷薛漢父子杜撫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註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爲之訓東海衛宏爲之序三傳而爲徐敖賈長卿鄭衆賈逵

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其後通毛詩者多出于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軌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醜劉焯劉炫至孔穎達遂本焯炫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諸儒協成之端拱初孔淮復點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外又有翟詩爲翟醜四世所傳又業詩爲奉朝請業遵所註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逵父徽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辛 味芹堂

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註采董道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其博採諸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昉解釋三十六卷呂祖謙讀詩記三十二卷又戴溪續詩記三卷其力辨毛鄭之失者爲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以詩序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爲蘇轍詩解二十卷其專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爲鄭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至晦翁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爲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也其各以其

說行者成伯嶼有毛詩指要毛詩斷章王安石有新  
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  
詩學名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有毛詩補音  
鄭星有詩古音辨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詩  
總聞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應麟有詩攷王柏亦有  
詩攷王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草木鳥獸譜  
宋咸有正紀外義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詩解  
吳駿陳傅良皆稱詩解王巖叟有詩傳譚世選亦有  
詩傳黃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宗道有讀詩

明文授讀

卷三十

序

主

朱芹堂

臆說王居正有詩辨學數茅知微有周詩義楊明復  
有詩學發微湯建亦有詩衍義嚴粲有詩輯許奕有毛  
詩說高斯得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附錄纂高願  
有集解傳陳經有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講  
義舒璘有詩經講解劉煥有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  
註李心傳有詩訓錢時有詩學管見魯世達有章  
句疏義戴亨有朱公詩解方道叔有詩記余端禮有  
說畧時少章有詩大義詩贊說劉應登有訓註陳煥  
有詩傳微韓惇有詩義解呂椿有直解謝枋得有詩

傳註疏元則有許謙之詩名物抄詩集傳朱公遷之  
詩傳疏義黃世祖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  
道之襟說蕭山之讀詩傳王邵中之詩集吳微之序  
錄陳櫟之詩記顏達之講說丘葵之口義楊舟之詩  
經發揮雷光庭之詩義指南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  
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頤楊文恪之選註風雅源流  
楊用修之指要梁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演  
疏潘定之輯說陳濟之詩傳通證其他紛紛不可  
勝紀蓋予家所藏于漢志得四百一十六卷焉于隋

明文授讀

卷三十

序

主

朱芹堂

志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焉于唐志得二十五  
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焉于宋三朝志得十三  
部兩朝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合得四百七  
十卷焉于宋中興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  
十一卷焉于勝國得十四家焉于國朝則方編索之  
未能覲縷也乃今爲吾友錢公永收盡矣公永博學  
眇識于書靡所不窺其俟儲富其蒐獵廣其擷撰與  
其裁鑒精其眼光毒其心力銳足以舉三百五篇數  
千載幾十百家未理之棼結未罄之渾沌未經人解

之令壺。祖老而爬之。剔之梳之。扶之若今日始出于紙上。嘗自言得子貢詩說。皆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物。又嘗與予辨申呂地里數足。涉目記直足。使晦翁咋舌。予以是益詫天地間奇秘無盡。恨予收羅猶未備也。昔人云。齊詩亡于魏代。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猶亡于謂毛詩經晦翁手而亦亡。今公永詩闢出不宜存晦翁存毛詩。併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而禰子夏。其功豈在鄭孔下哉。予方欲彙予家所藏都爲一冊。裁以先世所密授爲越詩。而今更請奉公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承爲楚詩。與魯齊韓毛並峙。而六公永其許我不思舊錄公字爾巖。慈谿人。天津巡撫以海船迎駕。南遷國亡憂憤而卒。余爲弟澤望求婚于劉瑞當瑞當夫人未允。公坐于幃外。與夫人言無失此佳婿乃定。先公建祠西石山同邑之黨逆者不利。公率其弟鄴仙及馮玄度馮正則馮自昭陸文虎萬履安會哭祠下。祭文傳播黨逆者咋舌而死。丙子招余入太倉閣觀風卷公以勤王行余始辭出

私記公號留仙崇禎戊辰進士鄴仙名元麟木兵玄度名文偉丁丑進士知府

春秋集解序

鄭添

余幼治毛詩。長而泛濫諸經。於春秋尤所夙好。以爲扶世道。翼人心。則莫過乎是書也。叔未澆訛。聖教湮天下莫能行春秋之事。天下無可讀春秋之人。私心憤激。謂宜遂壁藏簡編。屏絕科目矣。雖然春秋之義不傳。則後世將終淪而爲禽獸。吾友嚴喜侯治是經最專。近又點勘諸傳。彙輯衆家。句而櫛之。字而比之。可謂良工苦心。抑尙不忘春秋之義者乎。夫作經者意必有所重。述經者指必有所宗。杜武庫註左氏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條貫精詳。而議短三年之喪。遂致名教變爲清譚。國祚促於江左。王荆公亦一時淵博之流。而以春秋爲腐爛朝報。卒使熙寧敦亂。南渡凌夷。然則晉宋之世。道人心所以敗壞而不可振者。未必非二公釀之余。嘗謂古人之知春秋者。惟孟夫子韓昌黎二人。攘斤楊墨。詆訛佛老。其所以扶翼聖經者。甚弘。胡文定感時著書。至今奉爲學宮模範。則亦猶此志也。今所爲喜侯重者。讀是經。則知是經所昌美而深懲者。係於何端。讀是傳。則知是傳所崇論而微諷者。歸於何節。

庶幾觀詞訪義有以障世道之濶砥人心之潰足稱  
麟史淵藪爾若乃研釋章句剖析毫芒分別經題傳  
題之式銓次易比借比之條則一殫精訓詁幾數作  
青紫階梯者皆優爲之何足以重喜侯哉司馬遷曰  
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定哀之際則微余於茲  
序亦云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五

朱芹堂

七雄策纂序

穆文熙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于洹水上謀  
仰關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南臨黃榆  
馬陵爲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今其人  
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于耕隴之暇間取國策  
讀之參驗合否久之淹貫其事抵掌可悉乃隨意所  
至輒摩挐數語捫圖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  
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真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  
綴集其上拔爲八卷名爲七雄策纂于是開府嶧山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五 朱芹堂  
賈公見而檄梓潼淵而吳郡金君新至乃竣其事余  
手之撫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  
皆策士傾危之術漢惟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  
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譚蘇張之說者則人  
皆視之爲魍魎魍魎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  
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  
矣迨至我明弘正間乃刻于大梁而李獻吉序之爲  
始顯近刻于金陵爲再顯今賈公復刻茲集于涇陽  
則其書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

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爲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僞。黃金相印。遂逐然。日殺于利。茲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爲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爲大帥。以聶政荆軻朱亥爲偏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爲奉使。以觸警虞卿智果都疵爲輔道。則固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三

味芹堂

于上理矣。夫遺刃亡鏃。戰陽之具。皆良材也。斑斕紋琴。塚中之物。皆珍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哉。矧其文詞變化無徵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有虎豹之皮。可以爲君子之容。而蛇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而助觀美者也。而摘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于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緒餘爲文。顧不大善也耶。自洵爲此說。而人遂謂蘇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爲諸

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如何

先夫子曰文獻字

大名人官止考功員外郎

文有體裁亦一能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夫

味芹堂

戰國策譚極序

王世貞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自周安王而終秦始皇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屬太史公因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秘閣劉向稍較定爲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爲十卷彪復與高誘各爲之訓詁而吳師道衷焉其用至於今而猶有未替者仁和張子文氏治鉛槧之業者三世矣於它書自爲錫助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卽必證之古而反之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完

味芹堂

而諸揚挖之精者皆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極問序於不佞嘗習諸儒先言天下之亂至於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蚕食之使不能當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爲七其民日諄於干戈其俗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而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於陰巧之極至於易姓而人不知驚毒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恨卽小有可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驅爲仁義者耳今天下稱極治至安斂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閭閻詩書枵裾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辛

味芹堂

禮樂稱唐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爲然使老子居之尚猶以不獲睹古爲恨而安用此捫闔揣摩之書爲子文之治之繇皇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無好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益於時至淺渺也然而未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雄者孰有過于孟子輿者哉其次則荀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徒鼓頰而談天德王道苟其自衷發之其快口當心當必有其焉者幸而利害之工深入於中主之耳以顯於一時不幸而與中主合出其恣睢簧鼓之技而貽譏於天下後世則非其才之罪也且夫叙事者之有戰國策其於太史公昆季也左氏則匹敵也是三君子者而產于殷周之際當左右史之職與衰治亂之所以然與皇王心跡之微必能委曲貌擬使人躍然而興感何至寥寥迨今嗟乎此非諸儒先所與曉也諸收談極者左袒於茲策者也子文氏三世則又左袒於先夫子曰元美太倉人刑部尚書弇州之女似有分類史記隨題填寫然讀書既多不落套括者則

固不能掩其工緻

私記選中有別石所撰以洲墓碑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圭

味芹堂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趙本學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鞭朴治也則有兵兵之爲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法其事起於關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爲仁義合王法則爲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質而攻虛釋堅而攻羸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爲道假尊周爲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圭 味芹堂

何歟蓋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之本爲漢賊而姑結與爲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併其軍仲達不戰遺巾輅以激之郭模詐降泄人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旗開門卻灑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綱岳飛於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

正心修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彥黃潛善王倫秦桧之徒。於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啓權謀之口。求其心則大蕪。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爲。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攘之。忠安四海之民者。實爲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來。儒者未嘗一開其扇。雖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皙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霸等十

明文授讀 卷三十 序 朱芹堂

五六家之箋。不過粗畧訓義。苟且引證。加以訛謬。相承古文漸失。迨至於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重爲校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校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爲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

法。孔子豈不以魯爲義。孫子爲賢乎。漢唐晉宋及我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國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爲之序。

明文授讀 卷三十 序

三十四

朱芹堂

文廟樂書序

鄭鄭

吾夫子聞韶而忘肉味。今韶樂之可攷者。典樂一命。后幾數語而已。余攷夔所自述。九成之樂。以憂擊鳴。球爲首。而擊石拊石。更諄復言之。以見尹諧。歐舞之。故特由于此。余初疑樂以石爲主。嘗以問知樂武君。武君曰。非也。是作樂之意也。舊解謂石聲難諧。亦未盡也。蓋音惟石最下。令七音者。各縱其調。則石必被奪。典樂之則。調心而後調氣。調氣而後調音。便絲竹之類。皆抑其調。以就石。而後八音並理。故曰無相奪。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姜

味芹堂

倫時。坐上有琴。朱絃指之曰。此亦憂石之義也。絲聲清冽而激越。生則難諧。受朱之絲。必經練練。經練練。則溫柔平中。而可以入太和之調矣。吾乃知聖人作樂。本以教胄子。使童蒙可曉。而至于通天地理。神明由此其選也。夫精一之傳。獨戒人心惟危。危者上也。高者必危。人心好上則危矣。此無稽弗詢所自出也。聖人畏之。故以執中相授。中者天下之至平也。而後可以通微守一。于此見道心焉。夫聖人以其至平而欲使天下人心皆平。故有胄子之教。樂之成也。至于

鳳儀獸舞。此絕非異。蓋和平之至。自然人物相忘。猶

後世所云。堦除鳥雀。馴云爾。一人忘機。能使鳥雀就食。天下人忘機。豈不能使百獸率舞乎。三代以下。無樂。非無樂也。人心之競好上也。攘奪以爲富貴。矜奮以爲功名。馳騁以爲文章。激昂以爲氣節。標榜以爲道德。而樂安得不亡。如有復者。其必自人心之平始。嗚呼。難言之矣。歲在甲子。鳳凰見。逾三年。今上龍飛。倘將有天下和平之兆乎。而武君樂書適成。是書之草創。吾友葵心王子始基之。而余曾從臾之。乃武君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姜

味芹堂

博學湛思。則真教胄子之人也。所爲書。臚列考據甚詳。因其數。知其義。思其治。當必有讀之而忘味者焉。王子諱徵。陝西涇陽人。爲維揚司理。武君諱位。中南直溧水人。爲維揚學博。書額曰文廟樂書。凡八卷。南雷文定鄭墨陽墓表。公諱鄭。字謙止。號峯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于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姚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眉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啟壬戌進士。第改庶常。文

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諒  
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  
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焰高張興大獄以殺  
其不附已者訛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  
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  
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  
公既危甚乃變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  
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  
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毛

味芹堂

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  
于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卿之賢者儀部眷一  
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  
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  
尼甚昵公求尼爲之勸戒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  
上帝震怒將降禍于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  
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篋參語之法訛爲  
朴作教刑之事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  
礙于父母故寧隱忍就死齋此寃于地下豈非仁  
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隣家有妻毒其夫  
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  
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  
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妬親之過  
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于天下其體重可無辨  
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  
之責也余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  
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  
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窰中人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毛

味芹堂

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森過余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彙

味芹堂

讀鹽鐵論序

周天佐

鹽鐵起于漢。漢大夫爲必可行。漢文學爲必不可行。廷議爭是非。累數萬言。汝南桓寬撰次而成書者也。夫論治尚三代。論文自三代而下。漢又近之。今讀其書。豈惟文近哉。其世風亦未甚遠云。漢以下鹽鐵不復爭矣。其間非無賢良文學如漢者。蓋亦安于漢大。夫之議。至宋熙寧所爭。則青苗諸法。漢言利之臣未之及者。嗟乎。義利之辨。始于孟子。惠王宋惲一言及利。孟子爭之仁義數言而止。余觀漢文學之論。其雄辨持正。蓋學孟子。而漢大夫所云。視惠王宋惲又蔽且下矣。蓋漢去戰國時已數世。太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夫以其數言爭之也。以累數萬言爭之也。或安之而不爭也。皆世使然耳。噫。俎豆之世。不必言汗尊杯飲。英渡之世。不必言費桴土鼓。今去漢蓋千百年矣。豈必宗其論哉。然而猶存其意焉。不亦可乎。余以督儲出廣川。不得如同官議論之益。愛其書于錢穀職業有相發者。常取而讀之。從而爲之序。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罕

味芹堂

百宋記周天佐字宇弼號積山晉江人嘉靖  
乙未進士以戶部主事直諫救楊爵卒于獄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望

味芹堂

世統本紀序

豐坊

人有言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事與道果二乎哉。吾聞  
諸夫子下學而上達。子思亦云率性之謂道。性也者  
天理也。道也者人事也。人事循乎天理。乃所謂道。故  
古之言道者。未始不徵諸事也。言道而遺于事。老之  
虛。佛之空而已矣。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  
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美聽而非踐履之實。用行事  
有跡。而可以端趨舍之涂。是故詩書已刪。禮樂以正。  
必假魯史修春秋。以爲詩書禮樂之用。必徵諸行事。

明文授讀

卷三十 序

望

味芹堂

而後實也。經與史果二乎哉。繫六經賴夫子而醇。諸  
史出於浮士而雜。非經史之二也。存乎其人焉爾。故  
善學者必通經然後可以觀史。明道而後可以處事。  
此本末先後之序。而不可以二之也。古者史官大事  
書之簡冊。小事書之布帛。故有大史以職簡冊。簡冊  
者綱。若春秋之經是已。內史以職布帛。布帛者目。若  
尚書若內外傳之體是已。外史職列國之書。小史職  
百家之說。四職備而史法具。由黃帝以來。未之有改  
也。呂政廢天典籍。是滅史官。不設厥職。遂散漢興。司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望

味芹堂

馬遷作史記始立紀傳紀傳立而太史之法亡矣荀悅變紀傳而作編年編年作而內外小史之職混矣降若班固鄭玄崔寔應奉何劭蔡邕劉珍侯瑾魚豢周章昭薛瑩王沈陳壽華嶠司馬彪皇甫謐陸機束皙王隱張勃虞預孫盛于寶鄧粲謝沈朱鳳孟儀袁山松袁宏王韶之桓道鸞徐廣何法盛劉義慶謝靈運范曄何承天徐爰裴松之子野蕭衍陶弘景蕭方沈約崔浩蕭子顯江淹許亨陸瑒魏收王邵王通房玄齡李百藥姚思廉李延壽溫大雅許敬宗張太素

令狐德棻牛鳳及劉知幾徐堅韋述吳兢柳芳馬總蕭穎士韓愈杜佑鄭畊劉餗高峻趙鳳姚頴劉昫孫光憲徐鉉王溥梁周翰楊偉王欽若章得象呂夷簡王洪孫甫陳彭年宋庠祁歐陽修薛居正王洙吳克劉恕章衡劉敞范祖禹蘇轍張唐英林彪胡宏呂本中唐仲友曾糙李潛羅泌李心傳陳傅良胡一桂金履祥陳樸歐陽玄呂思誠朱謙王祿陳桎胡梓中梁寅丘濬金謙之徒述作雖繁皆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唯宋司馬公通鑑敘事有法鎔鑄貫穿成一家言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望

味芹堂

信超乎諸氏矣而是非之公尚有待于朱子朱子綱目明天人之道昭鑒成若幾微誠有得于聖人之傳者顧書成於師淵而晦翁之手筆無幾是以綱目多費非謹嚴之體目記太畧無以考見本末學者每遺憾焉若夫四史之法則槩乎未之及也道生垂特有志于斯窮地于祿未遑卒業然于心恒弗忘家故藏書萬卷甫入仕籍悉以奉入購書又積萬卷乃謝病歸絕家務簡交游鎖閣而讀之參互考訂晝習夜思爰自洪光以來數千百年之事繩貫數計灼如今日

乃輯舊業編十絕而就緒名曰世統統者授受之曆數也先辨統之正偽然後祚之修短政之失得君之昏明臣之忠佞可得而詳綱祖春秋嚴美刺也日宗左氏著本末也每代之終必敘禮樂官賦刑歷藝文食貨后妃列國諸臣又以兼史漢傳志之體也蓋一啓冊而史法備矣雖無用乎明道要之必徵諸實其諸異乎虛空之談者與錄成界之子姓庶幾由是可言學非敢示夫人也或謂余曰棄官著書勞心致疾不亦惑乎覆瓿而已余聞而笑曰天地之間物必

同歸於盡。區區幻形。且非吾有。矧身外之物乎。知其必盡。無可奈何。則亦從吾所好而已矣。夫庸恤其它。歲在玄戰。執徐月在限日。在奎爲之序。

先夫子曰。豐坊字存禮。鄞人。考功主事。南禺爲人。狂易窮經。力學文藻。乃其餘事。眼底無一人當其意者。故其註六經。視訓詁爲可厭。別出新意。解經怪說。以佐之。然其中驚駭創闢處。實有端確不可易者。乃槩以狂易求之。高閣所以欺世。眼之如豆也。張錫現記存禮嘉靖癸未進士授禮部主事後改南考功主事因坐法寬吳中改名道生字人

明文授讀卷三十一

星

味芹堂

翁以古法名人辭考功書亦稱南禺外史詳載集內南禺摘集序中

萬曆疏抄序

李維楨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屢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數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所卓承。紛然散亂。莫繇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毘陵世家賢冑。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駸。取程先民。會按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茸上纓。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而離其目爲五十。其開切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夷者。次之。

明文授讀卷三十一

星

味芹堂

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興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具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阿色。固寵。群蟻附。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曆。凡十年。而歷三朝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實。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兩大剛易折。于是執政綜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深而勇沉。偵矚者不得要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訑訑言貌。

距人千里之外其極慘微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  
塞在驕倨而專恣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  
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驕  
乘前車都俞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于心見以爲馴  
謹而時訕言者以徇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強笑  
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觸聞罷而已此一變  
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霍靡上久廢郊廟朝講厭  
薄大小臣不卽除諸署鞠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  
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爲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望

味芹堂

主于巷可耳巍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  
政不問而格非心何口橫政橫民悖出悖入怨歸于  
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眠誕而巧  
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間于監市履狝也每下  
愈況不邇其源則頽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  
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事勢鼎革按是抄而約畧  
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  
平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  
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

已從人同心協力期于共濟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  
單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  
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誨  
趙汝愚集名臣奏議兩公之爲是抄也意儻在是乎  
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于隱居放言之義  
論其概畧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本寧之文亦少有如此切實無枝蔓者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哭

味芹堂

隆萬兩朝列卿記序

黃尊素

江右雷司空綜核國朝列卿而記之蓋倣有宋蔡行之幼學百官公卿表而作者也而前有年表後有行實則視行之爲加詳焉司空未嘗月旦雖黃其間然後之人論其世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如司馬涑水所言固不可掩卽見其姓而不知爲忠爲詐爲直爲曲而巍然居于高位其姓氏已爲蟲鼠嚼盡不問而可知其爲鄙夫矣隆萬以來大化融洽名碩鱗次上之擢一卿貳旁搜博訪洵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完

味芹堂

以泥沙薦之宗廟得備員九列者皆霜霰之餘耳顧令姓氏爵里當我世而失之起司空于九原在所必補余因檄取南北部院寺司巡撫題名碑記彙輯之一時川貢岳繇宛然指掌煌煌兩朝大覲也哉徘徊上下五十餘禩中外綏靜不波不熒輔冲有德止戈樹本其中繁浪橫鯨深管狂象礦奄市天下亦多事矣國家元氣雖削膚革猶然充盈也野老之舍哺得如故時雖聖天子寵靈實式憑之不可謂非列卿股肱力也夫梁竇持阿而炎祚盡王呂變法而趙室

類不知列卿之力視其中外綏靜不波不熒者是矣

雖然國家玄黃之戰亦未有甚于兩朝者也高中玄與徐少湖趙大洲相扼張太岳復與中玄相扼是時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驕此一變也申王繼起轉相擁護久而不敗議者比之傳鉢沙門前相用廷杖鉗天下口破杖者卒成名士乘間蹈隙遂爲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終身不敘遂皆老死不振又一變也申以柔緩王以剛躁有勝有不勝四明則剛狠陰鷲雙行而以內批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辛

味芹堂

墨勅佐之又一變也嗟乎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恥以殉公卿雲烟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慨然而思矣今也拔茅變爲轉石岳牧臥于丘園闕署爲空不特聖世無可勒之績并無可列之官至使天子厭薄公卿如此是誰之過與

李氏藏書序

黎遂球

黎遂球口入我朝二百數十年以來，乃無有以諸子之書稱者，非無子也，郁離龍門空同皆爲子者也。若卓吾李氏，斯可謂諸子中能成一家言者矣。夫李氏之意在乎質直，使其得志，必先罰而後賞，其爲學近于申韓刑名，然則李氏之書誠可廢歟？曰不可。當神祖四十餘年間，天下全盛時，人皆醉悶，酣于文飾，使爲相者能參而用之，以稽責名實，起懦振俗，天下可久安無事，唯其不然，而上黜之也，爲嚴則下驚，而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至

味芹堂

之益甚，於是後生小子皆耳食其說，諸措大熟于科舉之業，目不覩經史全文，又相與竊取其言以爲古學，優人盲史，互相傳說，真贋交蒙，世風亦遂因之而變，嘗以近事按之，如盤水加劍之體不崇，則李氏之所恨輒以爲可殺者，今皆殺也。崔魏蜚毒肆于東林，講學之儒以邪說沮，則李氏之所排擊以爲假道學者，今并幾無其人也。以至急武緩文，情而必破，立談授爵，格外收人，李氏之所燕居深念而托之空言者，今皆不得已而見之實事也。他如寇氛狂逞，竊比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至

味芹堂

水滸奴才小人，扼腕謗訕，怨望相傾，慨懷感激，要盟結友，罔上行俠，如此者，謂非習聞李氏之說而成之，不可。昔漢文用黃老而宣帝尚綜覈，凡天下之勢流，則必傾，極則必反，儒者適當其會，既有深心，宜不忘遠慮，積漸而成，豈無故歟？然使有得其大意而苛于治已，薄于責人，濟以溫文，歸之風雅，吾尚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友盡誼，爲行不玷，爲學不欺，爲事圖功，至于不懈，天下事何以不可爲？孔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行之，夫李氏者可謂有其

江陰縣新志序

唐順之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凡其田畝租稅錢貫絲縷鼓合醬罌值指之數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畧也凡其池館花樹狗馬圖畫古物珍器之數此游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畧也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爲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此也與郡國州邑之有志自古而已然亦所謂隨其郡國州邑之所有而籍記之其常也禹貢周職方豈非志國邑者之所權輿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奎

味芹堂

哉然自後世觀之則見其有瑣碎而俚俗者矣夫其田賦高下之異等墳墟繁赤之異壤九鎮九澤之異名而五戎八蠻之異服其列而載之可也至於條簞簡輅淮濱江馳海錯之纖細則類于草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少女多女小男之紀則近于閭井村俗之談古人何若是之瑣瑣也蓋苟有切于利器用而阜民生辨陰陽而蕃孳息則固不得以其纖維而畧之而况其大且重者乎其所以詳者固然則其所不載者亦可知矣後之所謂地志者則異是矣其敘山川

也無關於險要漭洩之用而其載風俗也亦無與于觀民省方之實至于壤則賦額民數一切不記而仙佛之廬臺榭之廢址達官貴人之壙墓辭人流連光景之作滿紙而是嗚呼此何異于家之籍專記圖畫狗馬玩具爲粧綴而租稅錢貫所以需衣食之急者漫不足徵也其亦何取于爲家也與知家之有籍本以治生而非以觀美國邑之有志本以經世而非以博物則得之矣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兩人相詰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奎

味芹堂

其一人欲載戶口田賦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且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焉而不載也江陰於常爲屬邑而枕江之衝爲蘇松諸郡北門以故視他邑獨重舊雖有志而宜書不書不宜書而書大率如所論前志之弊無足徵者至今令徐姚趙君始更修之趙君爲政潔已愛民才敏而慮周凡志中

所載田賦徭役戶口食貨諸俗水利防江治盜之源

委本末飾錯絲紛蓋皆君之所嘗蚤夜盡心焉者其於浮文美費則盡屏去不事譬如辛若起家之人斥絕耳目之玩而畢力于家人生事之間一錢粟之盈縮一藏獲之奸良與夫鎬鑰閭戶之守雖甚錙銖隱而聰明智算舉無遺者於是一切以其精神思慮之所及而登之于籍至其纂輯成編則以屬之學士張先生先生以其國史之餘才而推之以成一邑之史故其所載繁簡刪存能得趙君之用心而著之以為後來治邑者之所據準又如計然任公之徒精于明史授讀卷三十一序

治生而太史公萃之為傳凡其仰俯拾取廢居棄與之法與夫厄菑荻漆之細莫不具載能得諸人之所用心而著之以為治生家者所必資蓋為邑之與治生意嚮或異家籍之與邑志體裁亦殊至其的然當于實用而不取辦於具文焉則一也夫前人以其用心而著之籍記後人因其所籍記而得前人所用心而守之是以家道能常興而不墜予欲使後之為江陰者因趙君之所為志而知其所用心而守之也為之書其端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序二

葛端調編次諸家文集序

錢謙益

崑山葛端調字端調讀書繼古篤好古學自唐宋八家而外取其文集之傑出者選擇論次人各一編都為若干卷繆以余為與於斯文者也請為其序余聞古之學者九經以為經三史以為緯降而游于藝則秦漢以下迄于唐宋諸家其規矩繩墨也九經三史之學專門名家窮老盡氣苟能通其條貫窮其指要則亦代不數人矣教之如神明尊之如師保寶之如天球大訓猶懼有闕越僭而加評騭焉其誰敢三史以降皆九經之別子耳孫也規之矩之猶恐軼其方圓繩之墨之猶恐偏其平直妄而肆論議焉其誰敢評騭之滋多也論議之繁興也自近代始也而尤莫甚於越之孫氏楚之鍾氏孫之評書也於大禹謨則議其漸排矣其評詩也於車攻則議其選徒器器皆於有聞無聲矣尼父之刪述彼將操金椎以殺之又何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一

味芹堂

怪乎孟堅之史昭明之選詆訶如蒙僮而揮斥如徒隸乎鍾之評左傳也它不具論以克段一傳言之公入而賦姜出而賦句也大隧之中凡四言其所賦之詩也鍾誤以大隧之中爲句斷而以融融洩洩兩句爲敘事之語遂抹之曰俗筆句讀之不分文理之不通而儼然丹黃甲乙衡加於經傳不已俱乎是之謂非聖無法是之謂侮聖人之言而世方奉爲金科玉條遞相師述學術日頗而人心日壞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可視爲細故乎端調之爲是編也美而無譏

明末校讀

卷三十三

序

二

宋序堂

論而不議猶有古之學者好學深思之遺意余深有取焉故舉其所感歎於俗學者以告之并以爲世之君子告焉夫孫氏鍾氏之學方鼓舞一世余愚且賤老而失學欲孤行其言以易之多見其不知量敢于犯是不避也雖然端調我之自出其編摩論次與諸弟共之皆我甥也余之告端調者亦猶夫老生腐儒挾兔園之冊坐于左右塾之間竊以語其鄉人子弟而已世之君子得吾言而存之九經三史之學未墜於地吾猶有望焉其不然者以是爲狂特之罪言

又將鉗我於市則亦聽之而已矣嗚呼不直則道不見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崇禎九年正月序

明末校讀

卷三十三

宋序堂

重刻文選序

田汝成

周衰先王仁義禮樂之教其實不布於治功而其華散于文墨縉紳之流操觚引翰者各以有所得慨張緒餘垂壁藝苑蓋起自嬴秦盛於漢魏製於六朝靡漫極矣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先進識者據其實後進識者獵其華吾目是而知先王教澤涵濡波及後世者至深遠也梁太子蕭統監撫之餘招徠才彥玄覽前載芟穢披珍存什一于千百分門萃類爲書三十卷題曰文選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四

味芹堂

自唐以來文章者家視爲標準鴻儒碩學罔不取材可謂總七代之英靈流萬古之膏馥矣宋時學者不解文詮妄加參駁謂統拙文陋識去取違宜若董仲舒之對制劉向之敘戰國策王羲之之記蘭亭陶淵明之賦閒情則遺而不錄相如賦上林引盧橘夏熟楊雄賦甘泉敘玉樹青蔥則槩收之而不辨其謬以此譙統褻瑕掩瑜不原作述之旨統不云乎若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今之所撰抑又畧諸益能文固先于立意而立意者未必盡於爲文故議關國

是事載史官雖董賈之言亦所不採若體屬詞章思

歸藻翰卽楊雄符命又何擇焉大抵選例崇葩華而畧簡澹執規觚而齊體裁是以考辭按部聚若連珠大篇短章咸歸穠郁詩如淵明文如蘭亭非不皎然清逸也第使掇入集中揆之諸家覽非一色矣若夫閒情一賦明爲白璧微瑕蓋處士與寄冲寂不當學步絕詞勸百諷一自外平生若以淵明之故槩獎爲佳是寶夏氏之璜而忘其考也上林甘泉宗工傑構乃直以片謬致捐是增蟻鼻之缺而棄純釣也况統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五

味芹堂

集衆見以取裁可否於甲乙者必且審矣而一以譙統不亦固哉邇來更有文選增定廣文選諸篇自附於統彌縫其闕而匡救其謬殆爲末學膚受不知而作較之宋儒抑又甚焉故愚嘗謂文選一書譬之園林也怪石蟠松奇花異卉以延賞而已梗楠豫章非所植也又譬則散樂焉吳趨楚舞擲管彈絲而楓牀聽而已而一唱三歎以雅以南非所陳也述作之旨機軸存焉執是而求則羣疑可釋矣唐時李善始爲箋釋呂延祚病其未備乃集呂延濟劉良張洗呂向

李周翰五人重加疏解後人并善註而傳之名曰六臣註凡六十卷蓋皆奏進於玄宗者故稱臣焉錢塘洪君子美得宋本重鈐校讎精緻逾於他刻且于美之文雅有足稱者予爲首簡而并著所以解笑於統者以平章選例云

先夫子曰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廣西叅議所著炎微紀聞人稱其有司馬之致然以文成之撫爲處置失宜豈必如韓雍之斬刈如犬豕乃爲得乎

以記叔禾嘉靖丙戌進士  
西河游覽志亦叔禾所著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六

味芹堂

重刻唐文粹引

江盈科

昔人列德與功與言爲三不朽此三不朽者校其虛實則德功爲實言爲虛論其用之遠近則德與功之用在一時言之用中一時及于萬世而德也功也反託以不朽蓋言之所關大矣哉言之精者爲文六經之文尚矣六經而外論者率推秦漢以其去古未遠有未雕未琢之意降而唐見謂不逮漢矣降而宋又見謂不逮唐矣此自世運升降使然莫可誰何要之代各有文。文各有至。可互存而不可偏廢。蓋觀百卉乎。春則桃李。夏則芙蓉。秋則菊。冬則梅。或以艷勝。或以雅勝。或以清澹勝。總之造化之精氣。按時比節。洩於草木。各有自然之華。人心之洩而爲文。無代無之。彼嚶嚶然尊古卑今者。有所獨推。有所獨抑。亦未達于四時之序。與草木之變之理矣。烏可與論文。唐有天下三百年。其詩最著。其文維韓柳列于大家。其他不甚著。然而三百年間。名流駿頤。各殫其思。各窮其致。抽錦繡于肺腸。吐烟霞于唇吻。蓋人不可數計。而亦難以枚舉。則謂二公之外。其文皆可無傳。亦大謬。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七

味芹堂

妄哉。矧夫李氏一代朝政與替國俗嫩惡與夫禮樂名物沿革舉廢忠孝節烈勳猷勞伐正史所不盡載者。或偶見于敘述記誌。可以備史之缺。所謂二不朽託以不朽正謂是耳。然則唐文何可不傳耶。有宋吳興姚寶臣自謂用力十年取有唐一代之文。拔其尤者得百卷。題曰文粹。刻而傳之。其有功李氏甚大。閱之。百年板浸浸埋沒。嘉靖間姑蘇國子生徐炳捐貲覆刻。至于今又漸歸散佚矣。永思金子後來之倘有志斯文者也。爲校正其訛補刻焉。藏諸家塾。夫文而明末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八

味芹堂

粹譬如看花名園羣芳衆姿闢奇爭勝。吾就中摘其最者。實諸瓶間。其爲賞心娛目當復何如。而吾以爲終不如百卉並存之爲大。苟世有有力者盡取古今文自唐宋而外若三國若晉若隋若南北朝五代與元併而刻之。豈不天地之大觀千秋之勝事哉。彼識不能周。覽力不能徧。舉而直曰秦漢秦漢云爾。此何異守瓶花一枝而忘千紅萬紫之無盡藏也。是漆園生之所笑爲醯鷄者也。

先夫子曰盈科字

楚之桃源人萬曆某年進

士爲長洲令入爲大理評事與袁石公同官其雪滄閣集一宗石公而才不及然疎爽可觀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九

味芹堂

曾南豐文集序

王慎中

無錫安生如石刻南豐曾氏文粹成帙中爲序而重以武進唐太史顧之同安洪郎中朝選二君之書以勉焉予惟曾氏之文至矣當其時王震序之已無能有益於發明晚宋及元序者頗多而其言愈下予何敢任焉唐君以文名世洪君與之上下其學文亦口有名而二君見勉之勤如此豈有他哉亦慨斯文之既墜而欲明其說於世也故不揆而序之曰極盛之世學術明於人人風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於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十

味芹堂

間自銘器賦物聘好贈處各問辨說之所撰述與夫陳謨矢訓作命教誥施於君臣政事之際自閭詠巷諸託興蟲鳥極命草木之詩與夫作爲雅頌奏之郊廟朝廷薦告盛美諷諭監戒以爲右神明動民物之用其小大雖殊其本於學術而足以發揮乎道德其意未嘗異也士生其時蓋未有不能爲言其才或不能以有以言而於人之能言固未嘗不能知其意文之行於其時爲通志成務賢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爲專長一人獨名一家之具噫何其盛也南豐學

廢能言之士始出於才由其言以考於道德則有所

不至故或駁焉而不醇或曲焉而不該其背而違之者又多有焉以彼生於衰世各以其所見爲學蔽於其所尚溺於其所習不能正反而旁通然發而爲文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非掠取於外藻飾而離其本者故其蔽溺之情亦不能掩於詞而不醇不該之病所由以見而蕩然無所可尚未有所習者徒以其魁博誕縱之力攘竊於外其文亦且怪奇瑰美足以誇駭世之耳目道德之意不能入焉而果於叛去以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十一

味芹堂

長以自名其家者。於其間數人而已。道德之意猶因以載焉。而傳於不泯。雖其專長而獨名。爲有愧於盛世。既衰之後。士之能此。豈不難哉。由西漢而下。莫盛于有宋。慶曆嘉祐之間。而傑然自名其家者。南豐曾氏也。觀其書。知其於爲文。良有意乎折衷諸子之同異。會通於聖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於道德信乎能道其中之所欲言。而不醇不該之弊。亦已少矣。視古之能言。庶幾無媿。非徒賢於後世之士而已。推其所行之遠。宜與詩書之作者並。天地無窮。而與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主

味芹堂

曹南三

古樂府詩類編序

王雱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詠。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主

味芹堂

之首。雖用之郊廟朝廷。彼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質。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齊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覺。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

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開雕麟趾則鵲巢鳩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爲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爲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爲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古

朱芹堂

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變積會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按莫不雜出以爲中國朝廷之用惛心盈耳不復知其爲教化風俗之靈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

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自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爲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俟於後之作者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五

朱芹堂

八詠樓詩紀序

宋藻

八詠樓在婆之城上西南隅其建立實助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山守是邦刑清政簡號稱無事既舫樓名之曰玄暢復爲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馬伋來知州事以爲詠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于徐庾心尤篤好之勒其辭於石寘之樓下且更玄暢爲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句粉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爲一編契諸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七

宋芹堂

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旁搜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作館及於樓者靡有所遺濂頗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賦夫不能無所賦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發爲禮義之邦士君子世傳詩書心存忠信往往勇于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惟恐不

亟兄休文嘗爲民上者歟古所謂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婆之爲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迄九百載來

守婆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

他誠以能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歟浮文艷

句有識者之所不道尚能炬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

明德立其言足以警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

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勵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

詩若干首絕句若干首分爲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七

宋芹堂

與樓蓋聯峙云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于六義者深遠玄奧卒有六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于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六

朱芹堂

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傳會憤懣而叢脞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說者雖多不出于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自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瘰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

季淵以卓絕之識脫畧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蘖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韋宗社已屋徘徊于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悶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其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六

朱芹堂

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寒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鋟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爲鄰郡及從黃文獻公游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爲世法因不辭而爲之書先生諱浙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詩書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李賀詩解序

李世熊

讀余希之所注李賀詩接聲交氣引笑分韻歎然賀  
立前不知其爲陳死人也賀所賦銅人銅臺銅駝梁  
臺慟興亡歎桑海如與今人語今事握手結胸怡淚  
漣漣也賀亦尋常今之人耳千年心眼何爲使賀獨  
有鬼名哉夫唐人以賀赴帝召共慕之爲仙今千年  
學士乃畏之爲鬼以爲仙則賀死而生以爲鬼則賀  
生而死矣然則賀之死不在二十七年之後乃在二  
十七年之前也賀之死又不在于借諱銅身捉溺掩名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之日而在千年來疑賀摘賀贊愛賀自以爲知賀之  
人也劉會孟曰千年長吉予甫知之耳賀所長乃在  
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爲  
辨耳夫鬼亦人靈而已矣既以外理又不近人有物  
如是者奚但鬼而已哉嗚呼賀鬼九百六十年矣今  
乃歎然復人也其酣酒近色吸花攬草者人也神絃  
國絲歌商變徵者人也嫉時涕俗嗟卑歎老悼亡憫  
廢者人也其騎蹇抽囊沈吟吐唾者人也其哀激放  
弄不見天地裳風佩水呼龍喝月如凝如醒如狂如

僞者人也是皆希之以神筆靈風鼓二氣而呵活之

者也嗚呼人固有死且千年一旦靈絲燬空把袂起  
立披肝擢膽無復隱隱深取諱不可陽者亦幸矣長  
吉之遇秦越人也哉雖然長吉不諱死亦自知其必  
復生唐人已慕之爲仙矣賀自言則曰幾迴天上墜  
神仙又曰彭祖巫咸幾回死是謂仙亦必死也後人  
既畏之爲鬼矣賀自言則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是謂  
鬼定不死也故死生非賀所欣戚也意賀所最不耐  
者此千年來擠賀於鬱鬱沈屯中非死非生若大癩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不與者終不能豎眉吐舌噴血雪腸於天日之前是  
賀所大苦也乎或曰子非鬼也奚知鬼若乎予曰非  
獨賀也嘗設身李陵始降匈奴之日王嬙初事卓于  
之夕王維見魯麻山之時身本人也而所見如鬼身  
亦鬼也而私念爲人或噉唾之忍然也或矜惜之亦  
忍然也或廣舌雕文爲家辨而戶解之亦忍然也念  
終不能軒豁意氣帖夢妥現於酒醒漏盡之餘者亦  
太苦矣哉吾苦夫生而非生者因苦夫死而非死者  
耳嗚呼死而非死者世共以爲鬼生而非生者世或

以爲人是古今之大悖也希之能起千載鬱鬱之鬼  
肉骨騰飛而爲人豈能使天下鬱鬱之人魂安夢帖  
而歸魂乎然則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耳人  
終不能生死人彼其自當死矣乎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王

味芹堂

唐詩英華序

錢謙益

吳江顧子茂倫總萃唐人之詩揚推論大擇其眞實  
者命之曰唐詩英華先出七言今體鏤版行世屬余  
序之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  
傳述揅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儀而成于國初之  
高棅承謬踵謬三百年于茲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  
論其世也論其人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  
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  
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荊州已後同調諷詠  
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  
邇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  
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贈同左掖梨花之詠則錢  
起皇甫冉應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歷二時詩以人  
次耶抑人以時降耶世之薦稱盛唐開元天寶而已  
自時厥後皆自郤無識者也誠如是則蘇李枚乘之  
後不應復有建安有黃初正始之後不應復有太康  
有元嘉開元天寶以往斯世無烟雲風月而斯人無  
性情同歸于墨穴木偶而後可也嚴氏以禪喻詩無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王

味芹堂

知妄論訓漢魏盛唐爲第一義大曆爲小乘禪晚唐  
爲聲聞辟支果不知聲聞辟支卽小乘也訓學漢魏  
盛唐爲臨濟宗大曆以下爲曹洞宗不知臨濟曹洞  
初無勝劣也其似是而非誤入箴者莫甚于妙悟  
之一言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不落議論不涉道理  
不事發露指陳所謂玲瓏透徹之語也

祖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我不敢  
效我友自逸非議論乎吳天曰明及爾出王無然畔  
援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非道理乎胡不遄死投畀

明文援讀 卷三十二 序 舌 味芹堂

有北非發露乎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非指陳乎今何  
其一知半見指爲妙悟如焰螢光如觀隙日以爲詩  
之妙解盡在是學者沿途覓跡搖手側目吹求形影  
摘抉字句曰此第一第二義也曰此大乘小乘也曰  
是將焚而爲中爲晚盛唐之牛跡兔徑俛乎其唯恐  
折而入也曰躋者別見空華熱病者旁指鬼物嚴氏  
之論詩亦其躋熱之病耳而其症傳染于後世舉目  
皆嚴氏之肯也發言皆嚴氏之謔也而互相標表期  
以藥天下之詩病豈不似裁茂倫之選是集也胥初

盛中晚之詩臚而陳之不立阡陌不樹籬棘異曲同  
工分曹遞奏沈休文之言曰麗流所始同祖風騷徒  
以賞好異情故體勢相絕江文通之言曰蛾眉詎同  
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魄茂倫奉爲  
律令用以箴嚴氏膏肓之癖洗高氏耳食之陋庶幾  
後三百年煥然復覩唐人之面目斯茂倫之志也諸  
有智者用是集爲經方診躋熱之病而究知其所自  
始其必將霍然起也

明文援讀 卷三十二 序 舌 味芹堂

唐詩品彙選釋斷序

屠隆

夫詩由性情生者也。詩自三百篇而降，作者多矣。乃世人往往好稱唐人何也？則其所託興者深也，非獨其所託興者深也，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非獨謂其猶有風人之遺也，則其生乎性情者也。夫性情有悲有喜，要之乎可喜矣。五音有哀有樂，樂聲能使人歡然而忘愁，哀聲能使人悽愴惻惻而不寧。然人不獨好和聲，亦好哀聲。哀聲至於今不廢也，其所不廢者，可喜也。唐人之言繁華綺麗，優游清曠，盛矣。其言邊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美

味芹堂

唐詩分類精選後序

桑悅

右唐詩分類精選二十卷，凡五千餘首。四明呂侯尹吉水時所選，將繙梓以廣其傳。其子尚清過予西昌之栖霞軒，求一言于後。予常注意三百篇而知其意古人之詩，運意而已，辭畧點綴，而意自明。往往餘意出於句字之外，如愛名伯則云：「勿剪其甘棠，則見其子孫臣庶其愛可知。」如作樂以合祖，則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先代之後，不聞樂而感泣，則和洽神人又何待言？說耶且興，起無情而難接，比雖有影而附附。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毛

味芹堂

甚兮輕絕最爲善語而使原當文武之世茲言何爲而發就使文武之世之詩人當原之世吁嗟嗚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等語又豈可鑿空而妄出哉風雅變中之變又不可專委之人也自秦而漢去古未遠五言之作古意猶存如唐山夫人樂章鳴漢之盛與頌彷彿而盛芝搖蕩等語漢之風雅又日變矣降至魏晉亂日多而治日少則能詩如曹子建阮嗣宗張茂先陶淵明輩將何所依以發和平之音耶大抵三百篇以後取其詩之上薄風雅常味其意之淺深何如不可專論其辭之平不平也曾南豐曰自文武而後又千餘年而有太宗之治唐詩之和順清適太宗之治釀之其盛中晚之外又唐業隨之可考也就其中傑出者四家曰陳子昂氏曰李太白氏曰杜少陵氏曰韓昌黎氏間有數詩畧存漢魏比興而頗解古人用意較率然一篇數十言中其意不如風雅中之數言則又似唐之制度文爲足以凌駕三代而先王之真德實意僅存絲髮也詩可以易觀耶然後世學詩之士多舍四家而他師豈不以王摩詰劉長卿韋

應物之流皆意隨句絕而平順易見哉詩猶海也三百篇爲其達島漢魏晉爲其弱流而唐則猶其中之亶夷諸洲學操舟之士至海門而震聲仰望洲之岸心慮俱飽更何有希冀者乎呂侯之選此詩蓋剪其前棘去其旁岐誘人至止是洲而予申以是言又欲過此而往直邇弱流而至蓬島也况我朝治隆唐虞尚何古之不可復哉侯名炯字文昭以明進士出爲今職政通人和歌謠載道採物之餘留心文事不易得云

唐詩豔小敘

周詩雅

今夫名閨金谷寶砌瑤林稱華囑矣豔乃在于夕露  
晨流新桐初引粉香香雜花氣披靡亦佳麗矣豔乃  
在于字畫一嘖遠山一抹熊羆豹檻炙酒行車頗豪  
嘖矣豔乃在于筆詩之中冷洞山之野聲何也豔未  
有不從清中流出者能以其新新者一變漢魏六朝  
爲律絕而古風則仍其習排律又行其波使不得初  
唐之一反漢魏六朝之爲填辭已久矣斯又氣運升  
降之微機難爲俗耳說并難爲作者解也予第取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辛

味芹堂

清者而豔在其中矣遊名園對美人御盛饌都向三  
者之外尋討是予新新之所寄也知我罪我吾何知  
或曰古詩言準而唐詩言豔得毋整乎嗟乎除却新  
機便是鈴本心花條或彩筆何傳反之我心不相準  
何處再求古詩也準與豔皆以心言卽謂古之準藏  
豔而唐之豔授準也無二也於是而選唐詩豔  
除却堂堂正正之路別尋徑術

明詩選序

周詩雅

我昭代醇醪開基泰符昭乎星日歷聖文明持世天  
藻燦于雲霞蒸爲連日離鍾諸人曰資故夫垂纓佩  
綬以及澤釣烟耕之輩無人不詩無詩不麗于運而  
盤礴以出之其足接武貞元大曆陋宋元于不足道  
雖然固不能無初盛中晚之別焉予妄論之此非開  
世也初盛豈盡不落中晚之蹊中晚豈盡不能追  
初盛之躡竊以爲存乎其人其韻坦而平其神閒而  
深其脉靜且貞此初之徵也夫見爲渾渾而揚波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辛

味芹堂

其盛也爲磊落而英多則中矣至於幽響鳴泉而自  
瀉寒銼燭斗而孤鶩斯末流竭之總之運授于元氣  
神氣之旺衰人乘以喜情哀情之儻蕩可解于古詩  
訣盡之若一時典會之所至作者不知迨其日賞鑑  
之所加閱者別出斷斷無足焉者也故從古之論詩  
者俱自寫胸中之詩而何與人詩卽鍾嶸詩品古今  
稱絕其是非且爲後世口實餘子更復奚贅焉我明  
首尊高楊繼推何李以至歷下瑯琊盟壇神主迄今  
公安景陵偏鋒自雄論者亦嘗取以立正始中興之

案予正以世代轉詩者也詩非轉世代者也爰搜諸公之全集以及書記之偶存緡微凡兩年而得如干首噫紕漏所不待言且首爲鑒而彙爲評足猶不免矮人看場之見要以鼓吹休明借人文之貴而表聖代之維繫壤而歌鳴鳴以相和竊敢附野人貢謠之義云爾

先夫子評靜文堂稿詩雅字延吹常州人萬曆已未進士仕至監司文以冷艷自許亦自一小品手段但其代爲沈淮墓誌胸中絕無涇渭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三

味芹堂

周南留著圖錄序

趙貞吉

嘉靖辛酉嘉平之月貞吉以賜休還山道經周南時友人德清蔡君子木領鎮撫節鉞駐此相見甚歡頃之卽示予以任君少海近日蒲遊兩嶠間留著圖圖並贊詩予亟讀一過歎曰逸哉其老氏之流風乎蔡君曰觀子殆將從此隱矣可不爲我稍著書若任君耶予卽欣然諾之既而悔其嫌于掠名也遂辭避去乃蔡君使人索諸尉氏曰不得書不可空還矣予感其勤意爲述七圖略加序說命兒曹錄寄蔡君如左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三

味芹堂

夫予是七圖者雖有所授然徒抱空文未踐實事心知意義而口不能言聊爲蔡君傾囊似與任君圖博誠不知其爲可第予意則有說矣予西極鄙人行將掩其聲光與靈兒田畯爲伍愈與世落落中原有道何以知予名姓而一聞度之哉萬一因此淺陋之迹附任君之揆藻藉蔡君之延聲俾具眼老作家人稍喜予之亦能窺取一班庶飄然御風而西爲予啓重開之鑰決剖爪之疑則予之此舉也偶因蝕本之文遂種投針之芥矣豈非因緣幸事也哉蔡君處東溟

予還西海萬里雲山從此別矣是書也其爲予置之  
笥中遇擇法之人試爲一展乎予日望之俟之勿謂  
予開眼作寐語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書

味芹堂

重刻諸儒語要序

高攀龍

唐荆川先生輯諸儒語要十卷其六卷皆諸先生所  
自得語四卷則辨析同異而考亭之語爲多吾友黃  
雲異讀之而奮然起曰道在茲乎重刻於浙中而徵  
言於不佞夫不佞則烏知道竊以善觀聖人之道者  
觀其學善觀聖人之學者觀其教善觀聖人之所言  
者觀其所不言觀聖人而後乃知諸先生也夫聖人  
之憂患天下後世遠矣故不難於自盡其心而難於  
盡衆人之心不難於開一世人之心而難於稽萬世  
明人之心聖人知不學之害小而學術之害尤大不學  
之害害其身而學術之害害萬世故能言而有所不  
敢言欲言而有所不敢盡欽欽然守先王之法文則  
先王之文禮則先王之禮聖人特示之博特示之約  
使萬世之賢且智者有所裁而不敢恣其意愚不肖  
者有所循而得以殫其力如是而已矣夫道人所自  
道也譬之適長安者聖人第示以至之之塗示以至  
之之具爾塗不辨不可得而至用不具不可得而至  
及其至則長安自見不以言而見也後之教者不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書

味芹堂

每修言長安而學者亦宛若身親其地然而心遊千里身不越跬步也彼其修言長安者夫豈非身至之者乎以爲言塗與具非長安也乃不知徒言長安者之非真長安也夫然後知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之遠故於其所不言而知其所言也斯義也繇孔子而來惟周程張朱五先生得之自五先生外諸先生各有獨至而學聖人者必以五先生爲其辨塗之正具用之備也吾觀聖人之教而知諸先生觀諸先生之教而益知聖人甚哉教之關萬世生人命脉也是以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三

味芹堂

聖人視如河堤蟻穴知其必決而慎之

薛方山隨寓錄序

何良俊

方山先生詩文集總若干卷既刻梓以傳矣茲隨寓錄者乃督學浙省與治兵秦中時其所論撰門弟子隨手輯錄遂亦成奏先生出示某使序之某卒業以復於先生曰先生之文若淵海然余不得其涯涘余曷敢序焉曷敢序焉先生曰公一時最知文且素願直言不諂公無辭余曰唯唯余憶辛卯年與先生俱入試於南都先生爾時名譽籍甚已震動於都城南畿人來就試者皆知常州有薛先生善爲古人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三

味芹堂

其學無所不窺南都士莫有能先之者先生偶知余過訪焉交見甚懽也是年先生與余皆見黜于有司相繼以拔貢去繼是先生以甲午舉於鄉乙未舉會試第三先生官漸起天下人皆知有常州薛先生矣而余屢試不售遂歸隱東海上取所藏故書讀之每晨起誦讀必至丙夜遊行持卷冊有時顛墜阮岸蓋欲覽前代餘畧以揣摩當世之事不但爲文詞爾也如是二十年復出以干時又不售得翰林孔目而南非其志也甫三年卽罷去而先生故勸遊矣丁巳春

相見於青溪之上各出示其所爲文相顧大笑先生曰公不負余余亦不負公哉夫今世所稱最善爲文者公知之乎大率有三等其一喜言理其一好騁聞見援引故實牽合強附以奇僻爲工間有不涉二者能上追史漢論事切當情實慷慨激烈于時世有關然合之于道或稍牴牾余於此三者不能無隘心焉若其崇奇好怪務爲晦澁故滅裂其體艱深其辭然要其中之所存不越常人之見此又最下劣不足言者余試舉言理者與公論之嘗聞古人云文以載道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彙

味芹堂

未聞其必欲援道以爲文也夫援道爲文此之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舉世莫或非之然道正不須言不言而道未始不在苟一涉有言稍或不合則毫釐之差而學者承誤襲謬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大道者磅礴混淪酌之不竭如羣飲於河由人自取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此之謂也夫飲河者豈能盡河之水猶之求道者豈能盡天下之道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言人之氣有清濁性有剛柔各充其量不能兼也今序一人之事則曰某事如

此是仁也某事如此是智也則是聖人許人以各其而今人顧能全體之耶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夫所謂語上云者道之謂也語下云者器之謂也則是以聖人之門中人且不得語道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今贈一人以言則曰如是而謂之性如是而謂之命如是而謂之天道則是其所告語者盡了貢以上人耶然要之無當於其人無關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彙

味芹堂

於其事不過取先王芻狗陳之見者曰是嘗爲神之所憑矣遂駭然生敬而不知其故芻狗也世無尼父誰爲折衷爲文之獎余不知其所屈矣余舉手以謝先生曰先生之言某之心也後數日陞祠部五臺過余偶論及文余舉似之五臺曰爲文語道蓋自昌黎公已然矣余曰公試舉一二五臺曰如原道送文暢師序皆是也余曰嗟嗟五臺夫文名原道非道曷明且文暢以浮圖之語與吾儒角立苟非明吾道以勝之又將何所言哉至昌黎其他之文若送王舍秀才

則近取於醉鄉送董邵南則遠思燕趙悲歌之士辭  
意恍慨令人思奮豈必盡談空談性說仁說智哉夫  
道若日月然日月在天則盡天下之物凡條舒榮悴  
舉莫能逃其形矣道在天下則盡天下之人凡邪正  
得失舉莫能遁其情矣譬之太史公作史記其序游  
俠刺客四豪諸人皆直述其事宛如画出而千載之  
下讀其文者猶可想見其人然而道固自在合之不  
合而醇駁之迹見矣豈必曰某事非道某事非道然  
後爲得耶故懸日月以待物而物形自見苟一物以

明末授讀 卷三十二 序

罕

味芹堂

一日月照之日月其晦乎懸道以待人而人情自見  
苟一人以一道語之道其裂乎五臺曰道固若是公  
無乃稱故余因敘先生之集聊復及之先生之文談  
理而不見其迹引故實皆當其事上薄史漢而不謹  
于道今具在集中覽者當自得之蓋必得先生之意  
然後可以讀先生之文後世有知余二人者其在斯  
夫後世有罪余二人者其在斯夫

先夫子曰何良俊字元朗松江之柘林人嘉靖時  
以貢爲翰林孔目風流儒雅其文有兩派一倣選

體主于濃艷一平淡直敘盡所欲言 又曰恬湖

文不落時趨鬱然可觀私記元朗篤學二十年不  
墮坑岸吳中山明經官翰林者文徵仲蔡九遠  
及元朗也詩文外有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罕

味芹堂

琴莊筆記序

何喬遠

古人精通內典舉以通斯文者無如王摩詰白樂天蘇子瞻數家摩詰樂天則以內典通之詩子瞻則以內典通之文其餘裴休張商英之徒則內典而已矣然其所詣亦自有不同者余嘗作佛論以爲世尊而見仲尼仲尼將與之乎其拒之也仲尼所以處一世之人陽貨季康互鄉之徒皆可以進然則世尊而見仲尼仲尼與之矣彼其忍辱卑下以持其身既不殊于觀察慮下之旨而諄諄誘悟衆生之意亦何殊于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聖

味芹堂

人立人達之方至其幻妄世界虛空一切者富貴浮雲從吾所好者也今世之儒徒沿古人關佛之意文字之間佛家一辭不敢措手此何異世之學唐詩者不敢一字入宋而近時爲制義者不得越用禮部所限語也余之鄙意四衣服食用之具其精且巧于中國者亦多而中國率用之至論學論文則曰彼佛經也彼佛義也講學之士尤嚴其禁而他指紳人士名爲尊佛者則徒取齋且誦而身實悖馳之故夫取佛之義旨以廣吾聖人之道者則聖人之道之大可

以兼佛之所能知能言者也余友黃懋燮氏夙心東魯之學其于人倫日用之間不敢越之尺寸而旁通內典以爲餘力居閒讀書偶有所得則筆而記之謹閉一室澄日靜心所以慨歎有懷懋艾白訟莫不架于聖學而時時設以佛經諸語章章法言字字良箴嗚乎若懋燮者其真善尊聖人而善應之者也余不能爲佛經之言而能知其意故爲懋燮行之而爲之序而歸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聖

味芹堂

截蒲編序

沈懋孝

蓋沈子少而貧也。不能儲人間未見書。性又魯。甚不喜從學。究輩章句。而學究焉。往往散帙滿樓。疾讀數千言。哦吟恣弄。以爲樂。讀已了。無半字掛胸中。祇覺古人靈氣。細氤氲。襲津津。浮浮在意。想間而已。且日人或問昨讀何書。嗒然無以對。時之人不謂能也。異時以告同志戚。希仲。希仲曰。讀書太多。能減人。予書所言淺。我所自有者精。古人往矣。當不復挹其面所言者。楮上物耳。言或不盡。傳之或不真。俟後學者曲而暢之。其義乃能圓貫。今人古人。若相爲教也。我肯以靈明一掬者。載之兼兩倚頓其間哉。沈子聞而心是之。其居里中時。與同席研者所善。諸少年浩歌東海之隅。見初日在芙蓉。寒塘淡明月。相顧而樂之。因剪青梧枝。淋漓墨汁。率意狂書。比于碣石。談天燕臺。得駿興。會驪舉。何所不極。任其綠手去之。寥廓此當鳥散而雲沒久矣。不謂諸生輒覲其後。收拾細疏零牘。次其歲月前後。四十年間。得如千卷。以遺余。曰。此故君之手筆。是君家碎金也。則我烏乎敢抑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聖

味芹堂

長菰蒲中。有似路生截蒲事。乃竊比而自序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聖

味芹堂

韻學集成序

桑悅

練川章先生名輔字道常別號守道平生隱居教養不求聞達著韻學集成十三卷凡收四萬三千餘字辨舉一聲而四聲具者自爲帙二聲三聲絕者如之乃別爲直音篇總考其字之所出前此未有也先生沒後十餘年其子覓將歸諸梓時閩陽吳公克明適以名進士爲茲邑令一時大夫士咸祈其成吳公難之曰洪武正韻一書革江左之偏音美矣盡矣萬世所當遵守者也奚他資爲僉曰是韻正所以羽翼聖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吳

朱芹堂

制也古今以韻名家者不一廣韻梁棟也韻會展榘也我朝正韻一書擇衆材而修正之廣居成矣茲又益之以龍龕諸韻外衛之以城郭內實之以奇貨覆庇後學之功不淺淺也且正韻之修太祖高皇帝運其成規授之宋濂輩以竟其事觀大聖人之制作誠度越千古而無間然矣帝王以萬世之才爲才有臣于數十年後以濂自擬克遵後規少加張皇亦何尤哉疑什已遂慕好事者經營其費適欽差提督水利浙江按察司僉事吳公廷玉按臨茲邑又力贊之人

樂于助不數月訖工僉求余言弁諸首先儒有云爲文宜畧識難字南山詩三都甘泉等賦誦之多符人舌弗克屈伸果字有異哉人異其字也是韻一出向之商敦周莖化爲竹根康匏入耳不覓入目不憚何其快哉雖然字何從起乎起于聲韻也厥初天地未生聲韻具于太極天地既判聲韻寓于天地一陽之復聲韻萌也四陽之豫聲出地也聲韻既生形象亦著蒼頡之制字不過因其迹耳然制之一遺其十理之必然也千古而後惟邵子有獨詣之識其著皇極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聖

朱芹堂

經世書以天聲唱而地音和之天聲平上去入地音開發收閉如多可个舌是有其聲而有其字者也古甲九癸是有其音而有其字者也然開辛愛下之○爲入聲吉內仰下之口爲閉音其○其口有其聲有其音有其字哉既無其字吾不得而悉字之邵子不得而悉字之蒼頡亦不得而悉字之也而其聲與音終不亡也寄之喙焉喙相叩寄之窠焉窠相于或可辨或不可辨孰非全露未成之字者乎極而至于○于然後去天地之體并聲音與字俱無而復歸于

太極矣。執其圖則律呂之原在我。由是精神通造化。智識俾鬼神。實易易也。嗚呼。非知道君子孰能識之。學者能盡識先生已韻之字。而復求大韻書于天地間。則有得矣。先生得于天者厚。獲上壽乃終。其著是韻也。苦心焦思。積三十餘年。始克成編。不得吳公爲令以傳之。又將付之烏有。豈不深可惜耶。天之暫屈吳公。所以永伸先生也。吳公文章學行俱懸群衆。小試爲令。恒以六事自責。以公生明。以廉生威。邑用大治。此特其一舉手投足者云。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吳

味芹堂

字彙辨序

張自烈

辨豈獨字彙哉。余瀏覽百家。及歷訓纂。凡將急就元尚不具論。最著莫如鄭氏說文。距繼者則有李陽水說文。宋定吳淑說文五義。李膺說文字原。徐鉉說文韻譜。徐錯說文繫傳。釋曇域補說文。包希魯說文補義。又有唐本蜀本。說文書帙弗傳。今學者所見獨韻譜解字耳。然說文增孫愐唐韻反切二字止載一聲。一聲止譯一義。稱引經傳。率合孔子說。類失實不足考信。至于案松誤合。櫟葉強分。鼓鑼兩鬻。同字別部。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吳

味芹堂

亏吁。侵衡合訓。複見人伏。禾中爲禿。豚豕追爲逐。變形登天爲眞。舟竟兩岸爲丑。諸如此類。惑世尤劇。鄭康成業著書。拊擊說文。則是說文未可爲完書。無疑。長箋晚出。依篆爲楷。專主分別。不博通六經諸子。史傳。撫拾秦碑石鼓。詛楚文。渚宮舊事。駢辭曲說。妄竄經文。矯然自矜。爲鄭氏功臣。何哉。它若六書畧字林集韻玉篇篇海增韻廣韻復古編本義正譌類釋六書統六書故暨精蘊總要同文備攷字學四聲譜禮部韻類篇韻補考古圖古文奇字鐘鼎篆韻或似

而亂真或繁而寡要彼此角立折衷爲難洪武正韻成稱一代同文之盛當世纂修宋濂樂韶鳳諸臣沿習舊聞未能昭闡古聖賢微言與義多所舛謬故書既進御上以爲未盡善迨劉三吾進博士孫吾與續編詔報版行賜名韻會定正今世見正韻初本而已吳楊時偉復增賡注附古音逸字太取雖慎是正闕如然亦足以明正韻之不能無疵況後來襲蹈成書紕繆什伯于說文正韻豈容影響傳會自欺欺天下後世哉嘗考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假借轉注備矣要以意爲主實有形者字也虛無形者聲也聲出入六之中與字相輔而行猶意出入六之中與字之聲與義遞循而變事不勝指指窮不能使事詳具形不勝象象窮不能使形盡肖書雖列爲六一會意足以通之然則象也指也諧也得其大意勢窮云爾轉也借也因意爲轉爲借云爾五者四體也意者心官也非心無以命四體非意無以統六書五者有時而窮意獨環中以應無窮意得則五者無不通意失則五者鮮不礙自形而之聲自形聲而之事自指事象

形諧聲而之轉注假借通于天地日月星辰之字之意可以知象數通于君臣父子昆弟之字之意可以知忠孝通于呼吸茹吐辟籍之字之意可以知語默通于飲食衣服宮室之字之意可以知禮教通于典謨訓誥雅頌之事之意可以知治亂通于陰陽奇偶著龜之字之意可以知鬼神之情狀若是者觸類以推其餘舉一以盡其變焉徑而不可通哉安石字說雖叛道獨以六書皆會意言之雖不詳不當以人廢言世儒迺妄斥以義理說文字謂書以記命爲本豈在文義以義取文者書之失也天下有離義而可爲書者哉昔人論六書者非一徐鍇陟象形居首戴侗降諧聲居五班固以象意兼象聲賈逵改指事爲處事鄭樵合指事會意爲一類吳元滿以九類推測爲轉注趙古則以雙音然義非轉注趙宦先以太意存聲爲假借後先離合各有異同泥六書而不識會意是故其說滋繁其義寢晦孰知一會意足以盡六書哉雖然會意未易言也其要莫先讀書窮理不讀書則無緣考見古今得失是非必不能推已意以求合

六書之意其失拘不窮理則好奇嗜博穿穴隱僻執已意爲六書之意甚則驅六書之意以就己意其失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孟軻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絲斯以推凡論六書而不先求諸意未有不扣槃捫籥于五者之間紛紛聚訟而莫知適從者也抑會意非以究六書而止也觀其會通禮以義起皆意也聖人無意而後能行意權衡緣此出事物緣此定雖治天下有餘孔孟不問撰字說周程未嘗講門法苟徒湛溺訓故罔裨時用居鄉而行同跼蹐太朝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味芹堂

而迹躡雄姦縱令深晰見谿羣疑曉匣影喻之翻切淹通科斗响嚶鍾鼎尊彝之瓊瑰識盡古今字視不識字等耳其于六書何有哉余故折衷諸家補字彙舊本罅漏合綆問世願後學因流溯源睹指識歸以窮理爲讀書之要以適用爲萬事之準以會意討測六書精義盡去一切摭拾牽合舛謬之病毋屑屑夸多圖靡自欺欺世傳會徑說爲說文正韻諸書所銅則庶幾稱通儒矣嗟乎百世而後豈無有聞余言而興起者哉

思舊錄張自烈字爾公江右人舉國門廣社而社中尤密者宣城梅朗三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丘侯朝宗無錫顧子方及予也爾公選文辨多駁艾千子定待千子大怒亦肆訾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五

味芹堂

方輿紀要序

熊開元

昔司馬子長好遊足徧天下宗少文好遊不出戶庭俱善遊者也宛溪顧景范氏負奇材具大畧劉覽古今積其年力成方輿一書取材富考覈精不出戶庭周知天下視少文壁上一丘一壑相去何啻倍蓰其筆勢縱橫又如子長文得所歷探遊翔容與奔放靡極宛溪洵善遊哉余楚人習聞三楚之要莫如荆襄又熟履其地考往事得失嘗欲借籌三楚及令崇邑知海外一區爲三吳保障再令松陵知江南水利在

明文授讀卷三十三

書

味芹堂

導三江而東江已非其故罔非身履而知今宛溪坐籌一室出入二十一史縱橫千八百國凡形勢之險阨道里之近遙山水之源委稱名之舛錯正其訛核其實芟其蔓振其綱宛溪未嘗足徧天下乃淹博若此哉古來博物推張華多聞推弘景乃弘景考沙苑不詳張華談鴻溝不備他若山海水經之書郭璞道元之註杜佑曰爲詭誕爲迂謬蓋文采有餘而撫實不足也宛溪不微奇不探異網羅放失于古今成敗利鈍之際三致意焉使其展籌運策伏波聚米弘策

諸圖抑何多讓乃落落寡諧人難衣食日擁是書徒遊一過雖千乘之尊猗頓之富不易此或者謂地非身履不足取信如曹孟德攻張魯聽降人言以陽平城下南北遙遠不可守及至其地不如所聞意阻欲還此其驗然而地非身履可以遙斷曰宋劉敞使遼遼人導之自古北至柳河迴環千里敞曰自松亭趨柳河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遼人駭愧由此言之何用身履哉必俟身履而知卽如劉輿密視水陸形默記之亦一隅智耳使讀宛溪書不煩舟車不曠日

明文授讀卷三十三

書

味芹堂

月鍵戶而窺可以得天下之全形亦可以知一方之險易彼宗少文區區壁上觀何足數卽子長東登秦山南探禹穴徒重蟹其足安得謂善遊哉若宛溪者洵善遊者也

思舊錄開元字願山楚人以直諫著名出家嗣法于繼起余初過湖頭甲辰至烏目三峰寺其知客如田夫侍者如牧童無異于三家村巷也與木陳會于虎丘時木陳赴召回漁山以道人不拜君王謂之木臣遂掌其面漁山從者罔然木陳曰吾不

掌宰官掌法孫也漁山無以應其機鋒之鈍如此

私祀漁山崇禎年進士官行人司以直諫與  
姜垓同廷杖下獄密詔將賜死以劉蕡山之諫得  
免鼎革後  
嗣法靈岩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味芹堂

吳公憶記序

李清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至

味芹堂

昔家鉉翁以故國遺老與諸生言及宋事輒流涕撫  
几然惜其不獲以墨和淚以筆佐吾而有所錄以傳  
抑有所錄以傳而或如陸秀夫之付鄧光薦竟歸湮  
沒已乎予甚疑焉若吳公鹿友之著憶記有心哉蓋  
以憶故國故君者因以自憶而為是記也雖然有仿  
是者否曰有於魏為楊銜之伽藍記而於宋為孟元  
老夢華錄然伽之為記有正載有旁引所正載者僅  
梵宮琳宇之陳迹而所旁引者則因地紀人因人紀  
事流連想像有以補正史之缺而探其奇故實也若  
夢華錄異是且際靖康之飄零慘崇寧宣和之風流  
而於徵歌選舞外無述焉故公僅採其名而以憶記  
題憶記云者同乎夢而為言者也若紀地紀人紀事  
則如伽藍例予莊誦訖而竊美公之初遇何奇也夫  
昔人有三願或謂生平讀書志在施惠于民則求試  
一邑或謂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為宰相則為諫官  
乃公皆如之故所歷鉅錚若夫以侍御賑秦則鳩鵲  
其繇以忠丞撫晉則豺狼其喙功尤最故予往美公

遇以此而今又竊有歎遇乃爾明室孤臣只欠一死悲哉公之自序也無乃身砥鉉翁之節者尤追江萬里之烈故以官其官未蹈其蹈者獨云欠乎然萬里之先膺賈似道薦也則參謀者再故俛仰容默為似道用而後乃稍稍自異公則否夫以王永光張捷楊維垣等其始末亦別有以自見然公于永光捷皆正色昌言抨彈不少假以所爭者大也且維垣薦贖非不援公為重而攻三黨一疏幾自外清流故公猶睥睨百尺樓上不下梯而失足焉脫不幸與似道同列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哭

味芹堂

直叱而奴之耳故萬里之捐軀固公所欽而公之行已亦萬里所遜何歎然之有乃吾所惜者則以公亮節淵識不獲久于揆地司筆削以垂信史而僅與仰藍夢華並列夫伽藍之有記以魏遷夢華之有錄以宋遷而公之憶記亦以我明遷然銜之元老猶依依小朝廷而獨公以退天萬里繫孤心一寸此公所以淚鉉翁之淚而予所以淚鉉翁與公之淚也

百家私記先生字心水號映碧陽州興化人崇禎進士授寧波府推官入歷三科給事中入直諫聞先祖忠靖之謚則先生所疏請也入本朝杜門著書為勝國之碩果康熙癸丑歲

先祖母八表先生特寄所著宿齡錄於先大入以為先祖母壽手札云乃弟為一故同籍祝八齡者即貴鄉舊直指也今猶製樂如初故敢以代祝太夫人最後四烈婦皆壽齡百齡其附上也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惟吃一卷書以銷茲長日耳庚申歲立齋徐先生疏薦先生與先大人兩人特奉聖旨以遺教徵雖俱以年老不能就道故是曠典也庚申辛未歲百家再至寧波蒙長公木菴先生以明史志數種見屬飲食致海盜推受於世好焉吳公名姓號柴菴淮南相公也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二終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二 序

七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鼎

百家校讀

序三 文集

潛溪後集序

趙汴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華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朱公以書來，俾汴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偏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汴既不敢讓，知其又奚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三 序

一 朱芹堂

辭，適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起于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于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于經，蓋昉于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于是爲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頌于東南，當道學復興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室其源。

其視韓歐特起于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爲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綴繞于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于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游于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于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于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敘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于爲作，當其發憤擇術，直詆辭章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三 序

二 朱芹堂

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于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于呂公尤惓惓，咏思嘆慕，若不能自己于言者，則其于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汴所知于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旣不以自多，而汴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于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

庖也。麤塊而大，穢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屢屢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齋，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于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于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明文投簡

卷三十三

宋芹堂

潛溪新集序

楊維禎

客有持子朱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朱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朱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朱子之居不百里，遠知朱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閱無不盡記。于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

明文投簡

卷三十三

四

宋芹堂

文之體，其所獨得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輝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于山林，以志揚氣滿于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朱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畧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後之人，而無疑者也。

宋子之文根性道、翰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朱子爲歸、嚮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于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岐朱子之文而求之哉、客題吾言錄、吾言爲子朱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會稽老友楊某序

百家私記選中有朱景濂所撰鐵崖墓志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王

味芹堂

葉夷仲文集序

宋濂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攝、操觚所取、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六

味芹堂

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審、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于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群經于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足也、朝夕諷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

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瞭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于文。翩翩乎其萃也。袞袞乎其不餒也。渾渾乎其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七

味芹堂

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何以爲。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渴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麗。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爲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張彥輝文集序

方孝孺

昔稱文章與政相通。舉其槩而言耳。要而求之。實與其人。類戰國以下。自其著者言之。莊周爲人有壺觀。天地囊括萬物之態。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飄飄然若雲遊龍。鸞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禮。故其文敦厚而嚴正。如大儒老師。衣冠偉然。揖讓進退。具有法度。韓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繳繞深切。排搏糾纏。比辭聯類。如法吏議獄。務盡其意。使人無所措手。司馬遷豪邁不羈。寬大易直。故其文舉乎如恒華。浩乎如江河。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八

味芹堂

曲盡周密。如家人父子語。不尚藻飾。而終不可學。司馬相如有俠客美丈夫之容。故其文綺曼嫵都。如清歌繞梁。中節可聽。賈誼少年意氣慷慨。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故其文深篤有謀。悲壯矯計。楊雄。擬自。信。木訥少風節。故其文拘束慙愿。摸擬窺竊。蹇澁不暢。用心雖勞。而去道實遠。下此魏晉至隋。流麗淫靡。浮急促數。殆欲無文。惟陶元亮。以冲曠天然之質。發自肺腑。不爲雕刻。其道意也達。其狀物也覈。稍爲近古。韓退之起中唐。始大振之。退之俊傑善辯說。故其文

開陽閭陰，奇絕變化，震動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爲一家言。其同時則有柳子厚、李元賓、李習之之流，子厚爲人精緻警敏，習之志大識遠，元賓激烈善持論，故其文皆類之。五代之弊，甚于魏隋之間，宋興至歐陽永叔、蘇子瞻、王介甫，曾子固而文始備。永叔厚重淵潔，故其文委曲平和，不爲斬絕詭怪之狀，而穆穆有餘韻。子瞻魁梧宏博，氣高力雄，故其文常驚絕一世，不爲婉昵細語。介甫狹中少容，簡默有裁制，故其文能以約勝。子固儼爾儒者，故其文粹白純正，出入禮樂法度中。南渡以後，真希元、魏華甫以典章文物爲文，陳全甫以縱橫之學爲文，其他各以其文顯者甚衆。至于末流而文又弊矣。元典以文自名者，相望于百年之間，爲世所稱者，曰姚寬、甫、虞伯生、黃晉卿、歐陽原功、寬甫敦龐有威儀，左右佩玉，故其文沉鬱而隆厚。伯生願髮鉅人，談故事遺法，竟日不竭，故其文數瞻無涯，不可準則。晉卿謹慎有禮，故其文守局遵度，考據切當，不放而密。原功博學多識，故其文繁多而不迫。至于今，則潛溪先生出焉，先生以誠篤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九

宋芹堂

和毅之質，宏奧玄深之識，發而爲文，原功稱其如淮陰將兵百萬，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如列子御風，翩然寒舉，不沾塵土，用鳴一代之盛，追古作者與之齊，近代不足擬也。由此觀之，自古至今，文之不同類乎人者，豈不然乎？雖然，不同者辭也，不可不同者道也。譬之金石、絲竹，不同也有聲則同，江河淮海不同也，蓄水則同，日月星火不同也，能明則同。人之文不同者，猶其形也，不可不同，天下之道，根于心者一也，故立言而衆者，文之隸也，明其道不求異者，道之域也。人之爲文，豈故爲爾不同哉？其形人人殊，聲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強同也，而亦不必一拘乎同也。道明則止耳，然而道不易明也，文至者道未必至也。此文之所以爲難也。嗚呼，道與文俱至者，其惟聖賢乎？聖人之文，著于諸經，道之所由傳也。賢者之文，盛于伊洛，所以明斯道也。而其文未嘗相同，其道未嘗不同，師其道而求于文者，善學文者也。襲其辭而忘道者，不足與論也。然斯豈易易哉？世有自謂不師其辭者，則剽生挾怪，雜取艱深之辭，敷錯成文，以飾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十

宋芹堂

鄙陋之意。至于不可句讀。使人誦之而不曉其意。以爲文故如是。或者懲其病。則弛慢不思。輯陳蹈故。混不加修。甚則取里巷語。猥褻嘲笑之辭。書之編簡。以爲明道文。與道割裂爲二。互相訾詆。又或見其然。遂放言而攻之。以爲古之道不可釋。以今之文。今之文不當學古之辭。三者雖異。而俱失之。不師古。非文也。而師其辭。又非也。可以爲文者。其惟學古之道乎。道明則氣昌。氣昌文自至矣。文自至者。所謂類其人而不悖乎道者也。其人高下不同。而文亦隨之。不可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十一

味芹堂

康太史集序

趙時泰

武功康太史聲名滿宇宙。間竟爲人所排擠。其歎爲無由自見世。特傳其詩文。爾其人本豪邁不羈。雄文鉅作。世稱所長。云至于詩篇。爾雅本質。去雕世多未及。異乎吾所聞矣。嗚乎。知其人。誠未易也。知其言。亦豈易哉。公以嘉靖庚子殘歲卒。適時春免編修。校書官辛丑二月初行抵武功。以文哭之曰。公之生也將以發開河閼秘之清輝。其逝也。予以還太華終南之元氣。彼世之紛擾者。曾何足爲深計。嗚乎。文何足以知公而公之文亦豈易知哉。三復公之集。與哭公之文。而又重悲之初。公憤世不已。知茲欲自放。不爲章句著作以求知于世。然世之乞公文以求顯者。益衆與人畢輟棄去。故存者頗少。賴大徵張子盡裒諸交友。乃克成集。都御史東涯翁子始畧西安守六泉吳子。錢諸木夫。世不能致公于顯位。反欲因公之文以求顯其身。已不試。乃更取其所棄之空言而尊崇之。人情賢不肖固相遠。而士之遇不遇。固自有命也。乙巳冬。吳子以刻本貽余。讀其中。則先子之墓誌固已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十二

味芹堂

放失余既托吳子以附諸集因序以歸之使例求公之遺文世固有能藏公之文者而或不及乎梓或及乎梓矣而或非公立言之有然則托空言以自見業有所難而因人之言以求顯者要亦不足恃也君子恃其自立者何如耳公之不修飾以求名而名自隨不爲文以傳世而世自傳者其意或在于是與嗚乎公其人傑也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吉

味芹堂

胡永之集序

趙時春

蒙谿丈人釋典謁之班通于五陵之墟捫謝紳纓以畎以漁力休而歌歌而成章歷閱滋久哀輒成集以示額蒙野人野人駭而問焉曰此豈終南沃野側儻淑瓊之英長河鉅關蓄秘滴曠之氣假之于子子無所庸庸爲歌章以暢其聲而有是與曰然日子胡不廣明良矢卷阿陳車攻賦柏梁等比于雲咸章韶之音以鴻皇猷而宣大雅乎曰唯唯否否曰夫華祝楚狂擊壤擊磬其情之歡悲相懸而其音寥然希也子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吉

味芹堂

曷以兼而有之而復若是之密且富與將運數之升降難窮物理之長短弗齊子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野人昔者追欽丈人之風仰探達者之闕矣夫雷砰電激雲霧冥迷而憂然不已者司晨之節也大風鉤于萬仞而斥鷃謹呼于蒿下偃之不畏捩搖之不可奪已霜霰全集萬植摧落群動歸藏蛟龍蜚于重淵而蟋蟀爲牀下之鳴以夜繼晝弗休也王公閣幃薰灼擲扑弗避也雖或尼之必或續之雖能却之必固生之是非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與夫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雖天亦莫爲之所也而况于人能爲之乎  
洪鍾琤絃金聲玉振孤竹之管宇文之鐸劍閣之鈴  
山陽之笛師涓之清角蒙古之襄陽礮雖妍媸殊途  
其響調震越絕世驚人至矣而今安在哉將人成之  
人廢之有不足恃者與若然則不因人而成不因人  
而廢者此其道或可久而吾與子之所共保者其有  
在于是與丈人輒然而作曰有是哉遂書之爲蒙谿  
集序

明文授簡

卷三十三

三

味芹堂

重刻陽明文粹序

趙貞吉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朱陽山氏也今重  
刻于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爲御史  
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  
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是編多錄與  
閎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  
廓推理路之礙而曉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  
卽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王之異  
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爲異而助之攻終羨王先生  
之特異乃欲駕其說于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有  
童子問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于聖人之  
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勢不容于不異也昔閭洛之  
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  
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  
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  
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爲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  
之宗而道之岸也夫衆車麗馳于康莊而前卻之

明文授簡

卷三十三

三

味芹堂

異者策使之也。衆舟沿邇于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樞使之也。衆言淆亂于名言。而喧聒于是非之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并車釋之矣。何有于策。渡者抵岸。則并舟釋之矣。何有于樞。學者而至于聖人之門。則并其名言喪矣。何有于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爲家也。不令已與人異也。以度人爲岸也。不令人與已異也。如使闢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童子曰。丈夫何以知之。曰。予嘗觀夫子答問群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七

味芹堂

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義乖。于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究矣。孟子興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體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覩古人之純全紛紛籍籍。以至于今悲夫。

愚山文敘

任瀚

張愈光聲華籍籍在海內四十年。今老矣。猶窮奇極詭。倣倪一世。其言六籍已後無文章。檀弓柏梁之間。惜時代晚莫爾。於壯士哉。吾觀其道在空同箕山。志在湘涑。其憂患離罪。衰白而近于死。其事在江夏。然猶其所述稱。多閎烈曠遠。不爲怨憤悵惋之辭。而能使吾讀之。如據松梧。臨萬壑。聽哀瀑奔溜。虎豹狼狽。百惟之音。泠然也。將愈所謂嗚乎。其善鳴者與。入言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猶之江河之不可輓而之山也。傷時代爾耳。乃吾見愈光。呻其文辭。不敢問其人。豈暇信其生平東西京之後也。文章無古今安有時代。孔子孟軻衰周老儒生也。不聞其所爲文。降。及商而顧出伊尹仲虺伯夷柳下惠諸君子之上。此何以明焉。其人聖則其文爲經。其人賢則其文爲史。不賢且聖。則其文野。凡古之落莫而不顯于今。與今之勤苦而不傳于後者。直野人語耳。安罪時代哉。吾觀愈光爲文。似程子華詩。似李白。其學古而進于聖賢。即吾不知其所似。其不爲野人焉。勤苦而不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六

味芹堂

傳于後也。決矣。何日歸昆明。見新都太史。爲吊其窮。而以吾言問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七

味芹堂

澄江文集後序

羅玘

太子少保澄江先生尹公。既挾其所以用世者。歸老于澄江之上。而江濱之人士。方幸公之歸。而于小子後生有所造就也。然而朝之二三老成。靜而竚思。作而會言。學士大夫。欲有所質疑而辨難。與夫新進之士。慕公之名。而思識其面者。又未必不私憾公之去也。公之去也。人之惡之而擠之也。方其設筭下石之時。寧獨一快于去公而已邪。至于得公之文而讀之。雖其舍卒之際。亦必終其篇而止。而每嘆其難。其心亦良是公矣。而必爲此何哉。夫人有所惡者。必先有所忌。有所忌者。必先有所畏。公之文。既爲人所畏矣。而又自坦易直諒。蕩無城府。以益藏之。亦卽發其英銳。殺果之氣。以臨事。卽公雖卑官末屬。不掛齒牙者。猶不免焉于其害。蓋其文之著也。而況日與要樞者居而已出其上。欲免于忌。且惡得乎。公之得全。以去而茲猶有以繫人之望者。幸也。今公身日益佚。心日益休。益得以斂其精華。而大放于篇章著作之間。當必有出于其在位之日者。夫以其在位之日。而其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七

味芹堂

人猶畏而忌之。則今之可畏者。殆必有甚焉。而所以忌者。或可少追耳。又况後數十年。今日之望公者。亦湮淪物故。而凡忌公者。又能以久存乎。至其所可畏者。當盍乎獨在。而與天地爭爲久長。凡附名于公文者。尚亦有賴焉。楊雄作太玄。劉歆欲以覆翫待之。而桓譚侯芭獨信其必傳。今之忌公者。蓋欲擠其身。而止耳。噤不敢以歆之待雄者待公。其亦有見矣乎。惜其心未廣。而謀之不臧。可笑也。石埭吳君德純來知公縣。得公文一卷于公。冠以公號曰澄江文集者。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刻之以傳。而俾予爲序。予與德純皆公之門人也。敢俾譚與芭也。專美于前哉。僭書于後。

先夫子曰。羅玘字景鳴。南城人。吏部右侍郎圭峰之文。逼仄所爭在句法奇險之間。非大家氣象。艾千子以爲力追古大家體裁。天下言文之士。由當代而韓柳。必以公爲小宗。恐未然也。私記圭峰成化丁未庶常。贈禮部尚書。謚文獻。圭峰作文窮思極想。或棲樹巖。或閉一室。容色枯槁。如死人。常語都移曰。吾爲尊公作銘。曩去四五度矣。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于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于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于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于聲之未歇。是以歇宣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肯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于是直其氣與聲而出之。戛戛然一往而不復。是擊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于無所謂法。嚴則疑于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

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于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于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于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僣訂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靡腫佻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詭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于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聞于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又少矣。先生之子近思。將刻集以傳。而請序于余。近思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

考官時所取士。近思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項思堯文集序

歸有光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之權足以榮辱毀譽于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機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矣。太音之聲。何期于析揚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五

朱芹堂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五

朱芹堂

必遠矣

宗子相集序

王世貞

嗚呼此廣陵宗臣子相之詩若文武昌吳國倫傳之而吳郡王世貞爲之序曰昔在建安二曹龍奮公幹角立爰至潘陸衍藻太冲修質沈宋麗爾必簡猷嶽李杜並驅龍標脫銜古之豪傑于辭者往往志有所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爲用則豈盡人力哉蓋亦有造物微旨矣日余與李攀龍于鱗燕中游也子相實挾吳生暨天目徐生來子相才高而氣雄自喜甚嘗從吳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盃噉之裂歸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味芹堂

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也當其所極意神與才傳天竅自發叩之冷然中五聲而誦之爽然風露襲于腋而投于咽然當其所極意而尤不亡則理不必天地有而語不必千古道者亦間離得之夫以于鱗之材然不敢盡斥矩矱而創其好卽何論世貞哉子相獨時時不屑也曰寧瑕無砥又曰敦良在御精鏐在篋可以嚙決而廢千里余則無以難子相也諸善子相者謂子相超津筏而上之少年間是非子相者謂子相欲逾津而棄其筏然雅非子相指也充吾結

撰之恩際吾才之界以與物境會境合則吾收其全

瑜不合則吾姑取其瑜而任瑕字不得累句句不得累篇吾時持上駟以次馳天下之中下者有一不勝而無再不勝如是耳今其篇章具在卽使公幹太冲必簡龍標小自貶損而附于諸賢之驥子相甘之哉子相于文筆尤奇第其力足以破冗腐成一家言奪今之耳觀者而大趣乃在北地李先生以子相之詩足無憾于法乃往往屈法而伸其才其文足盡于才乃往往屈才而就法而又不假年以沒悲夫悲夫然具是不朽矣世之立功名尚通顯者日譏薄文士無毛髮之用子相獨不然爲考功郎郎有聲以不能附會非久出叅閩藩屬有島寇事在席吏民調兵食規摹爲一方冠旣又佐其臬爲儒生師帥比死家祀而人哭之則子相居恒不懌謂麒麟鳳凰寧能並雞犬用乎不得之不能爲聖世吾厭吾雞犬行去矣于麟大賞之爲詩曰一爲麟鳳言三歎加殄食其曹偶持論若此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味芹堂

弇州續稿序

穆文熙

明興二百年，至嘉隆之際，而文始大闢，縷紳家結軫而修竹素，其結撰之富，體製之備，莫如大司寇元美王先生。先生撫卽時，刻有四部稿，海內有耳目者，既驛而傳之，已公日司寇歸，病亟，哀所未刻以付其少子駿，俄而駿沒，卡十駕部君續其事，兩閱歲而集始成。先是四部外有弇州外集者，出買人手，稍增損，駁亂其間，諸子乃聚諸同志，特就原稿訂疑刊謬，不以已意有所甲乙，于是尺蹠片牘，名山大川之藏畢，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无 味芹堂

登簡而天下始視公之大全，計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危，沉廢者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末又倦而逃于玄，當其時，予與公比居，四方之士延慕光座者，踵相屬，餘波及予，予不勝苦，距戶謝之，而公獨泛應不辭，清齋對客，每至夜分，諧唱于唄，誦兩出而不相奪，嗚呼，公殆謂天授非人力也。王氏自永嘉以遠，長淮之秀，全注于海，海上千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激之而潮，風之而波，彼斷溝積潦，激之亦潮，風之亦波，然海能江，能湖，能

吸能澤，而泉水不能爲海，則喙鳴相合，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俊士，句釘字餽，度不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撼公，公矜矜踔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勢，而僣建雲委，要歸于雄渾，迨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盛衰禍福之倚伏，江河陵谷之遷流，因是政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脉絡，而慨然悟水落石出之旨，于紛華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繩縛，而以恬淡自然爲宗，卽孱婦小豎，有尺寸可記錄，隨叩隨應，神湊合，精結而采流，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无 味芹堂

心苦而味甘，目到而足步，泱泱乎球鍾暢，鳥獸舞宮商鳴，草木動，譬之觀海，唯是汪洋浩渺，天水相合之爲鉅觀，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流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望洋而嘆，乃稱大哉。世人耳論每歎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蘊璞含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抒所見而止，故于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心墨兵，資日月且于斯時也，欲以浮沉下里，獻酬群心，而本不失古作者之意，此不已較難乎。蓋公晚而始好子瞻也，夫子瞻

命世才然世之降也已不免馳騁議論執道之動反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酬靡唱而自爲元美哉今之貌尊元美者見其詩文輒曰此史此固此漢魏此盛唐夫必史必固必漢魏必盛唐句字而儀之則當公之時蓋亦有優于飾畫者矣傳未數十年而新陳相變世已笑其索然而無奇夫惟大才紅腐入冷簇簇皆新如槐柳榆枿皆凡火也而可以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重非能重公者也吾論吾元美而已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緩山先生集序

婁堅

夫士志於當世其遇則名實加於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屏居自晦已耳然中有未忘猶數詠歌先王自見其意於言表者蓋多有之若夫遭時顯名矣而徒揚其芬未茹其實乃僅僅託於語言文字以有傳於後良足悲矣嗚呼此予於王君辰玉之遺文所爲攬涕而叙之者也予之識君自其甫冠坦然以夷邈然以遠不可得而親疎者也既而與之習悉其內行淳備平居於物無所好而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識之敏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爲文章頃刻千言若江河決而日星明也少喜爲詩出入古今之間初若不拘拘而卒與之合要歸於刻露駿發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於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第二人擢官編修念文肅公之老也旋上疏乞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曾未幾而病困頓數年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於忠孝尤惓惓也且曰吾於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老勝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他日發篋以屬執友某某詮擇而叙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蓋余昔嘗語君文不當以時代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爲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異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匡主濟時。鑒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者。一何陋歟。君慨然歎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圭

味芹堂

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退不獲扶古聖賢人之輿。以爲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促促以歿。使人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固予所以序斯文之指也。君詩文凡若干卷。皆錄其大畧而已。曰緱山先生者。君少時頗有遊仙之志。所嘗以自號也。邈之蓋不勝悼念。以謂君之才與其志行之不苟。既幸遭時而終無所效於世。意今者或已游其神於太虛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乎。故以是名其集於

乎其亦可悲也已

先夫子曰斐堅字子柔嘉定人傳震川之規矩而才不能逮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圭

味芹堂

朱寄翁遺文序

黃省曾

昔元之季，吳中耆舊曰朱生應辰氏，德閔而家單，履清而時濁，耕靡負郭之壘，爨有飛塵之甑，當時姑胥之俗，以奢翊相雄，生也高蹇，伐輪，悅辭灌園，恥與金錢爲友分，及張氏開土，旌弓廣羅，賓丘帛壑，庶宜從祿矣，生也瞻言百里，恐爲荏華，固成踰鑿之逕，入於國初，薦庸可飽，然麋鹿便曠，鯢鵬樂遠，乃竟甘心皓殞於無遇，故自沸羹之年，暨于放馬，十有七載，西僑東傲，山依澗止，歲無寧棲，嘗三復人生如寄之詠，又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慨其身之畢老於寄也，自命寄翁，與文志懷，使人讀之，怡然以傷，如臨淒風而坐蕭林也，雖然生寄死歸，聖賢莫度，苟知寓形之皆旅也，則凡所逢富貧適也，貴賤分也，脾腸齊也，悲懼夢也，舉不足以撓乎天局，無所往而非得其食，人虺，孺鵠，鼠勞，勞長，攘夕，攫刃，圖噬，奪損，物盈已，迨泉壤而方息，殊不知人各有涯，卒亦不踰其枝腹之量，亦謂深愚也矣，自今觀之，吳之都宇，峨宮甲觀，金鋪雲構，自夫差至於近代，殘穢舊榦，烟銷影絕，不能寄片迹於故墟之上，而朱生一

卷之撰，乃得粲傳於儒翰之苑，是知榮華之果，如蜉蝣而道德之常，爲蜉蝣也，然則昏冥芻豢之子，臭腐之軀，何庸拱之以雕堂，而蠅狗之才，安得享之以王侯乎？徒爲狼籍造化，而瀆逆鬼神，積毀取亡，其災弗遠，是故哲人君子，履冰於當年，尚志於終身，寓心膂於天日，託聲名於寰宇，垂文章于萬年，處簞陋而無憂也，予故拾其遺文，而併寄之於後賢爾。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葉進卿文集序

郭正域

宋時文章之士盡在館閣彼諸曹大夫無問鉅細皆應其選故琬琰之士盡羅詞林明興二百年來士成進士卽選中秘遂與諸曹大夫顛若兩塗而所爲詩若文者亦顛若兩塗國初館閣體大半模擬宋人期乎明白條暢而已世之擬古者遂不勝其凌厲諱語大畧用漢人唐人以勝宋人合諸縉紳暨諸草澤以勝詞林詞林奪於其氣不無少謝行之數十年而所爲漢唐人語者轉相倣效向之臭味皆成食餘糟粕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主

朱芹堂

易盡神理無有矣先是嘲笑宋人且浸淫而陰用之霜降水落興盡悲來塗抹可厭心反眞常自然之理也夫詞林文字視諸作者槩不能同彼大旨不出山川草木離合感慨雄豪自命自放自廢而此則絲綸黼黻禮樂刑政小致不能殫孤憤不能述也彼氣有必伸才有必放此氣不盡伸而要之和平才不盡放而閑之軌物解羈囿而鳴和鑾其步殊矣彼之色澤山珍海錯鳥羽蚌胎無不輻湊而此之色澤非山龍日月不施于杼非牢醴馨香不登于俎蓋論文於詞

林難以成一家言也比年以來館閣英賢跨軼前輩

一時文章醞釀歷代聲貌色澤神髓氣骨大變其初海內操觚之士揚扈風雅又靡然左辟詞林矣吾友葉進卿起自海天所爲舉子業神奇變幻膾炙人口以爲神運鬼工進卿亦沾沾自喜余心奇而首弗肯意其未大亡何兩人各以憂去又十餘年會於京邸進卿名日益高文章旋布宇內余心嚮而氣弗降意其未化間從一二友人窺見一斑大矣化矣懔然自失矣夜半與語把臂莫逆傾囊讀之愧向者知進卿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主

朱芹堂

淺也孔子有言才難不其然乎夫文章家亦才難耳調可聲氣求也格可字句鍊也色可絲縷織也若乃因物賦象隨地班形風雲雷雨應筆而至出有入無信心而成大小方圓青黃赤白從口而說冠冕佩玉戈矛劍戟隨照而寫是才也非人力也蓋不佞上下數百載文則西京詩則大曆非不代有其人而才則未敢輕許今已屬進卿矣國初文字之才傷於調靡浮於格萎枯於色瘁近代文字之才陋於調窮遁於格同賦於色濃有才而善用之時雖時合可喜可愕

無不有無不妙在進卿矣。夫道一而已矣。言之而文行之而遠。寧有館閣自爲一道乎。古人文字言其所。有。今人文字言其所無。古人言所欲言。言所能言。今人言所不欲言。言所不能言。即使莊史丘明降而爲今。祝誕諛慕之辭。太子美勉而爲今。獻謏無情之詩。吾知其不能工也。何有于神妙哉。文體日卑。道愈離矣。往者王司寇遺余書。文章之權。往在臺閣。後稍旁落。余深愧其言。自惟晚末。何以當前。哲敢爲大言。夫以劉誠意之奇絕。宋景濂之溫醇。解大紳之豪爽。明文授讀卷三十三 弄 味芹堂

曾子啓之英邁。李賓之之浩瀚。王濟之之簡嚴。王九思之高邁。高季迪之超脫。崔仲鳧之修潔。丘仲深之博雅。楊用修之奇崛。王允寧之簡練。康有功之雄俊。廖明吾之富有。此權曰在。要之化境。尚隔一間。近代鴻儒偉士。麟集鳳翔。所爲朝堂典要。雄文大篇。式於宇內。而向者叫噪僂僂之士。幾改步而革心。視往時臺閣體如何也。嗚呼。盛矣。余與進卿交相勉也。余則安能爲。是在進卿矣。

先夫子曰。明龍之文。亦學歐陽而加以辭藻典臺。

山相伯仲

百家私記。公字美命。江夏人。萬曆癸未進士。仕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毅。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四

味芹堂

徐文長三集序

陶望齡

徐渭文長故有三集，行者文長集十六卷，附篇十卷，藏者櫻桃館集若干卷，行者板既弗善，而渭沒後藏者又喪亡軼，予友商景哲及游渭時，心許爲彙刻之，及是歎曰：吾藝雖不言，然不可心負亡者，遂購寫而合之，屬望齡詮次授諸梓。序曰：明興經義盛，而藝文之學浸衰，其好古博物之士，出於餘力，習晚醞薄，或未暇究於精微，其視古文辭，如書者於篆籀蟲鳥然，畧取形似，倣然謂能，而羣日淺短，眩所希見者，高相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聖

味芹堂

唱引，遽以爲凌鍾跨王，罷斥虞柳，而不知草隸之變，蓋久矣。夫物相雜曰文，文也者，至變者也。古之爲文者，各極其才而盡其變，故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其隄隆可手模，而青黃可目辨，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屢遷而日新，常用而不可倣，然微跡其緒系，又如草隸變矣，而篆籀之法，具存其間，非淡於書者莫能辨也。今文人之論，則惡變而尚阿，去情而悅貌，拙見事，裁已衷，以苟附古辭，夫迫而此者，不擇言，解而書者，不擇事，擇言則此不誠，擇事則書不備，不

備不誠，則詞成而情事已隱，黯然若象人之無情，而土鼓之不韻，故弘正嘉隆之間，作者林立，古學爛焉，修明而所謂一家之言，一代之製，蓋有其人焉，而亦鮮矣。夫文有常新之用，有必敝之術，接而不勝遷者，情也多而不勝易者事也，虛而不勝出者才也，饒而不勝取者學也，叩虛給饒，以抒至遷紀至易，故一日之間，而供吾文者，新新而不可勝用，夫安得而窮之？吾見有文左國而詩初唐者矣，已則人厭之而思去之矣，方其自喜爲新奇之時，而識者已笑其陋，此必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聖

味芹堂

敝之術也。文長老於庠，阨於獄，一著名於幕府，其爲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畧於貌，文類宋唐，詩雜入於唐中晚，自負甚高，於世所稱主文柄者，不能俯出遊其間，而時方高談秦漢盛唐，其體格弗合也，居又僻在越，以故知之者少，然其文實有矩尺，詩尤淡奧，古之翦士如盧仝、孟郊、梅堯臣、陳師道之徒，所爲或未

方布衣集序

陶望齡

古之人於道蓋有所至矣其爲言歷千百年不知幾何人而合之出乎一辭虞夏殷周之盛是也然古非襲古聖不師聖趨同的歸並塗如川瀆縱橫要平海耳周季道岐而立言者各直遂其見不能相師襲以自著其紕繆舛錯故其人之精意亦至今有可闕焉漢唐以來其文足名後者無不尊六經而稱說堯舜孔子道或不足自信而授托古聖以依據其語聽之純雅過諸子而其暢宜蘊與抑稍遜焉然獲於古而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望 味芹堂

時有發均也嘻古人之爲文其取夫稱心而早相襲也皆然已無契乎獨知而古是摹雖程意襲矩猶謂之盜况翦翦文句之末哉韓退之曰古之爲詞必已出降而不能迺剽賊嗚呼何其陋也且贈遺題目之文非古也自唐宋作者尚或縱奪自持降此其不附人而發者蓋鮮至今日靡靡矣而轅宋駕唐秦漢自命者何多耶夫舍情與詞則無文剽古而依今詞則歸諸古人情則傳諸流俗已不一與焉而謂之文吾且得信之乎予與桐城方君靜同舉己丑春榜相善

嘗出其尊公先生所爲連理樹賦示之固知先生能善道其情者也迨今辛卯而君靜再入都下遂得盡讀先生藏集所謂贈遺題目之文多矣而不出其鄉里與其郡邑大夫皆得之真而不妄讚譽者其詞雖不愧於古而務自已出其於當世秦漢自命者殆有異也至夫短章小咏幽尋獨語逍遙乎道術之圖先生其有契乎哉蘇明允布衣文章之冠其文儻蕩奇恣而識者目之曰子荀卿之文也今比二書觀之其合焉者奚在然則古人之相擬與擬人蓋不在文句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三 序

望 味芹堂

肯似可知矣先生亦以布衣稱文世必有能目之如明允者顧余非其人而先生好學嗜道又明允所未有君靜自視子瞻兄弟何如哉二子晚善名理子瞻尤至精以君靜所聞於先生而謂方氏獨以文著必不然矣是集也文若干卷賦詩若干首予就其專者論之故有不及焉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珮  
百家校讀

序四 文集下

袁文榮公文集序

王錫爵

我世宗肅皇帝始定大禮和寧天人乃益嚮意文學之士奉璋被廟崇筆成輦而稱禁近臣者廩廩庶幾庶歌揖讓之風焉而公車司馬門鱗集待詔不能悉當上指則往窺綠宅徑資屏吻以入于是柄臣左右之名薦士者天子時自以手書度次取舍稍抑奪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味芹堂

權而我師少傅袁文榮公重矣公初以明經上春官擢第一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晉叅大政皆不卜不謀倜然恨得公晚雖公亦自謂千載一遇也故生平著作於代言應制爲多上數有所徵問夜分出片紙禁中使中貴人刻燭受公對對成以屬其傍侍史封題紀歲月而已乃其出入風議纏繞數千百言自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闕而不傳者豈少哉公物後且數歲而厥嗣中書君葆佩手澤蒐採廢遺得什一二于四方好事者刻

之嗟乎此亦禁鼎一嚮嘗者可以知味已而錫爵聞

頗問世儒之論欲以軋苗黜微微文怒罵闕然入班

楊阮謝之室故高者至不可句而下乃如蟲飛蟀鳴

方曉曉哆公以爲文字至有臺閣體而始衰嘗試令

之述典諸銘鼎彝則如埜夫閨婦強衣冠揖讓五色

無主蓋學士家溺其纖久矣自錫爵游公門下公所

爲文章皆肆意衡口對客立就古辭古事如鬼神輸

運以供佐使而華富溫密卒澤于仁義炳如也身不

出長安門螭頭餘泚所在成霖故無吻頰鳴悲之怨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味芹堂

非兩漢三代之書不觀非爾雅方聞之士不友非咸

夏鈞天之音不聽故無棘塞詭衆之辭夫天球綴璐

陳列廣庭大劍高冠班侍左右然後知魚目之亡光

面增之至困也公壬戌策士有云古之帝王建鴻慈

者必有鴻筆之臣褒頌紀載鴻惠乃彰蓋若以自謂

云時錫爵忝爲公高第弟子服義未深而公已升爲

列星故于中書君之請序書以畀之非敢曰知文也

先夫子曰王錫爵字元馭太倉人大學士荆石筆

挾風霜不可正視其文過于弁洲反爲相業所掩

尚友堂文稿序

劉文卿

余何以深使君之文也。于其人與政與之。余何以深使君之人與政也。于其文證之。意得卽盡。不得卽不盡。精之所委也。而三先生正之。子建曰。後世誰相知以定吾文者耶。則使君欲言意也。余觀害馬之對。卽大鬼之見。其無以相益乎。夫文盡理止矣。是淵雲所欲。稽首耳。余安知夫色澤之不今而古也。質之不新而故也。恆弓之爲法。天問之爲哀。墳汲之爲典。非今所稱萬世而無以相誇者乎。彼豈必有百世以前者。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三

味芹堂

而慕之。桑間載馳。袞里巷之諧。其何以當于采訪之節。士今亦莫晒其故也。恒河之見髮盡。鬢白而不改。六籍之教立。黃相攘而不易。血氣心知之倫。無訝亦無厭。煥哉天下之至文也。其復以世系祖述。相叱咤歟。子勤學儒而服政者也。雕篆非所競。而文焉者。蘇子所謂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得不止之樞也。往子勤守秀州。而余以觀察在境。禁教旦暮。及發摘臯貸。無微忽不下。子勤之通達與人善也。再奉命駐旣。越山川悠阻。而令望日至。五刑七政之所鑄。子勤若

不知其非吾土。秀之人不知非我恒有之父若母也。

余益用不德而來往。嚮葵次及于事。今又參臬浙。習子勤無如余者。氣充而不囿。量汎而不濫。決匏別蠶。力無不蹂靡。而道德率澤于身。而宋先生之要詣。極探而發之。詞章其解深矣。其原則慈嶺懸度之派。放潰而變幻。不測其樞。釜枕程不窮。詞人之纖致。而未嘗杯直。遷董之業。其精足以傳聖賢之意。而爲鐫。爲削。何區區燕越。乃能適乎。若且古也。而無有以古也。若且新也。而無有以新也。寄興于淺韻。而發暢于奧。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四

味芹堂

變劉然。無詭于千百世之正脉。伯夷不能廉。而莊蹻不得奪。尚友不惑意。在茲乎。夫以余之所以證子勤。與子勤之所以自證者。猶將陶鑄秦漢者也。而或謂文不儒。儒不文。孰與兩存而一于道。夫使退之不足與黃初之盟。子雲不得視天地之大。或難之耳。海內分鑣逐業。河濁濟清。總一能發宇宙之華。而紛于古今新故之議。開然而止。必使宮商一管而出者。則斯集之尚友哉。且頻頻然求別于世系。而曰昆吾韋氏也。則有諸君子之表子勤者。

先夫子曰劉文卿字後如肝江人舉進士爲金華  
推官入爲銓部調刑部年三十三而卒其文華而  
古頗似劉子威而無其軋苗是萬曆間一名于願  
無人道之者急表而出之

百家私記公文  
爲劉直淵集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五

朱芹堂

黃蔡陽先生文集序

王衡

穆皇帝御極之元年以文體靡濫有詔釐正而吾師  
葵陽先生以精馴爾雅之文冠其鄉旋魁南宮入中  
祕載筆侍從者二十年出而執圭秉節宣國家寵靈  
于洱海萬里外入而登貢玉之堂綴金華之席奏書  
天子膝前行且大用矣竟中譏歸歸無何而卒子弟  
門人相與哀其遺稿讀之其所爲潤色大業不過應  
制視草與夫削牘碑板之詞共卷二十有五而已甚  
矣先生之用之不盡于文而文不盡于是集也翰林  
號稱內相禮遇最寵自唐始他不暇論如公之鄉先  
達陸敬輿者當其爲人主眷倚卽宰相不敢望而官  
不過翰林學士耳暨昭代禮遇詞臣比唐宋加隆蓋  
三楊及彭岳諸公皆以史官參與大議猷業顯赫故  
當時館閣之文重而體統不得不尊其後官府日隔  
內者漸外文學侍從諸臣往往腐毫需次無鹽梅霖  
雨之用而徒欲提空名以踞諸曹之上難矣當先生  
時時已大緼然述其講席所敷陳容容本支嫡庶間  
猶能使明主降心公卿動色而今何如哉一切重言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六

朱芹堂

格諭跪而進之當御寢門不啓凝塵寂然欲如先生  
之不用其又可得耶蓋館閣之輕也有自來矣衡生  
也晚步禁林之末塵未能識其大者抑聞其所爲文  
大抵有所稟程要以簡深厚應規入矩爲天下模  
楷自嘉隆以還二三踴躍跳盪之文出先輩所守布  
帛菽粟之繩墨與之角而不勝則并館閣之文亦輕  
蓋世之分文甚矣世而好文甚則又有甚者焉易觀  
先生之入其綴詞結響從金考玉得文之華其比事  
傳情衡今權古得文之實華實相宣彬彬乎旨而深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味芹堂 七

麗而不冶多變而整采錯而有章蓋清廟明堂之上  
宮商諸雅頌備矣而窮陬下里之歌飲山鬼蛇神之  
吟嘯騷人病客之怨思尚敢與之分曹而奏乎哉惜  
矣是集之晚出也如文必鹽梅霖雨而後謂之用卽  
陸敬輿之爲用亦不過十之一二耳第使是集出而  
藻者遜其工績學者尚其博向之踴躍跳盪沾沾  
自命者捫舌相戒曰彼中有人則天下文章之體尚  
有所統壹而史局之是非與人主之詔令且藉以俱  
重吾未敢謂文之果無用也

先夫子曰綴山字辰玉太倉人翰林編修傳其家  
學加之師友砥礪文采可觀第未盡其量耳  
傳文肅公于年十四作和歸夫來辭以韻江陵  
閣中爭相傳寫長而學益富能詩善書萬曆戊  
子舉應天鄉試第一等進士第  
二人校編修省對乞歸病不起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八

味芹堂

中郎先生全集序

袁中道

中郎先生少具慧業弱冠成進士卽有集行世其餼  
篋集爲諸生孝廉及初登第時作也錦帆集令吳門  
時作也解脫集以病改吳令遊吳越諸山水時作也  
廣陵集去吳客黃州時作也瓶花集爲京兆授爲大  
學博士補儀曹時作也瀟碧堂集請告歸臥柳浪湖  
上六年作也被硯集再補儀曹出使時作也華嵩遊  
集官銓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中歸移病還  
山不數月而先生逝矣其存者仍爲續集二卷先生  
明文授讀卷三十四序 九 味芹堂

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人之執縛故時有遊戲語  
亦其才高膽大無心于世之毀譽聊以抒其意所欲  
言耳黃魯直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  
如蚊蚋聚散未嘗有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  
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暇計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  
人舞中節拍人稱其工舞罷又蕭然矣此真先生言  
前意也然先生立言雖不逐世之聲笑而逸趣仙才  
自非世匠所及卽少年所作或快爽之極浮而不沉  
情景大真近而不遠而出自靈竅吐於慧舌寫于鈔

穎蕭蕭冷冷皆足以蕩滌塵情消除熱惱况學以年  
變筆隨歲老故自破硯以後無一字無來歷無一語  
不生動無一篇不警策健若沒石之羽秀若出水之  
花其中有摩詰有杜陵有昌黎有長吉有元白而又  
自有中郎意有所喜筆與之會合衆樂以成元音控  
八河而無異味真天授非人力也天假以年不知爲  
後人拓多少心胸豁多少眼目恐亦造化妒人不肯  
發洩大盡耳甫四十餘而卽化去傷哉先是家有刻  
不精吳刻精而不備近時刻者愈多難以任言等贊  
明文授讀卷三十四序 十 味芹堂

書唐突可恨予校新安始取家集字拂句比稍去其  
少年未定之語按年分體都爲一集嗟乎自宋元以  
來詩文蕪爛鄙俚雜沓本朝諸君子出而矯之文準  
秦漢詩則盛唐人始知有古法及其後也剽竊雷同  
如贗鼎僞觚徒取形似無關神骨先生出而振之甫  
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應酬格套之習而詩  
文之精光始出如名卉爲寒氣所勒索然枯槁而果  
日一照競皆鮮數如流泉壅閉日歸腐敗而一加疏  
淪波瀾掀舞淋漓秀潤至下今天下之慧人才士始

知心靈無涯使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  
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即方圓  
黑白相反純疵錯出而皆各有所長以垂之不朽則  
先生之功於斯爲大矣諸文人學子泥舊集者或毛  
舉先生少年時二三遊戲之語執爲定案遂謂棧法  
自先生始彼未全讀其書又爲贗書所蒙無足怪耳  
今全集具在請胸中無先枯却袁中郎三字止作前  
人未出詩文偶見於世從首至尾竄目力而諦觀之  
即未深入亦可淺嘗有法無法歷然自辨何乃成心

明文授讀卷三十四 序

士

味芹堂

不化甫見標題即搖頭閉目不觀而妄肆譏彈爲也  
至于一二學語者流粗知趨向又取先生少時偶爾  
率易之語效顰學步其究爲俚俗爲纖巧爲莽蕩譬  
之百花開而棘刺之花亦開泉水流而糞壤之水亦  
流烏焉三瀉必至之弊耳豈先生之本肯哉總之先  
生天縱異才與世人亦仙凡之隔而學問自參悟中  
來出其緒餘爲文字實真龍一滴之雨不得其源而  
強學之宜其不似也要以衆目自虛衆心自靈不美  
不能強之愛不愛不能強之傳今美而愛愛而傳者

已大可見矣亦無俟後來之子雲也先生之學以闊  
然退藏爲主其所造莫可涯涘生平作人冲粹夷雅  
同于元氣若得志可使萬物各得其所其作用於作  
令佐銓時微露其一斑惜未竟其施別有紀載茲不  
復贅云

明文授讀卷三十四 序

士

味芹堂

棘門集序

方震儒

有宋元祐之鉅公曰韓曰范曰富歐陽子麗焉其豐碑鉅篇蕭穆藻炳其史記漢書之體而徵數公固偉倬鼎呂亦賴子瞻先生鬼神之筆游泳出沒爲之寫生而猶惜其爲時代所限僅具史漢之體也文章之佐氣運豈不然哉往者顯皇帝至聖極神冊立之際睿思頗自淵微羣下妄分枯苑乃至寢成鉤黨輝川媚澤多所沉錮昌啟間偶一彈冠旋櫻螭虎碧血燐燐南北遙弔幸而聖人御宇哀及枯骸俾得樹麗牲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主

味芹堂

之石於墓道或埋文隧間時茂苑姚現聞官詹實以田間餘生起登三事操如椽之管發實而載之每褒一人綴一事必邇其行已本末與夫禍芽釁始引批何脈指授何方妮妮鑿鑿揭日月而宣布之而大指則以宮闈苑枯爲崑崙星宿源一變而爲妖書再變而爲挺擊卒構逆關爲尾閭之洩而猶以其不可爲典也更立封疆一局以汚陷焉於是四十年來時軸機殺與羣賢忠憤遂若兩鏡對照凡現聞碑板等作視其代言益斐亭而酸楚斷於情事海內傳爲信史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主

味芹堂

而公亦以是困矣公雖困頓以致而山河列星之氣雲漢七襄之文驚心動魄嘯風雨泣鬼神之語焠焠熒熒燄燄散布人間不可得而掩覆今嗣君所刻棘門集其在卓然與眉山共千古無疑而俊偉鉅麗法周其采固非時代所能限也宋人不云乎時人忌子瞻爲宰相耳此語似爲公券俯仰今古後先一轍豈不悲哉嗟夫韓范歐陽數公多將相壽考而忠毅野死忠憲投淵得禍之酷慘於往季是子瞻所紀者竹帛鐘鼎之績而公所紀者碧血青燐之事此又可爲傷心者也唯是元祐黨碑沉鬱日久雒蜀手蹟藏者有禁卽子瞻所撰述遂巡日月經奉宿之附會乃得大傳於其時今聖澤寬敷超越前代公雖未盡其用以歿而猶得以文章一道興衰起弊爲世道炬衣冠未寒而螭啣烏篆之章與日星並耀此則元祐諸賢所不敢頡頏者矣余受瑞禍五毒備至幸而後公以死乃得以刀鋸餘魂序公棘門集差勝黃浩後先眉山竟不克一蒞訂其文故敘公文而不禁自端交集云

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

錢謙益

往余篤好震川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孫昌世訪求遺集，參讀是正，始有成編。昌世子莊遊于吾門，謂余少知其先學，振衣咨請，歲必再三至。既而與其從叔進士君謀重鈐先生全集，以惠後學，而進士君以警勸之役屬余。余老而歸佛，舊學蕪廢，輟禪誦之功，紬繹累日，條次其篇目，洮汰其繁蕪，排綴整齊，都爲一集。既輟簡，喟然而歎曰：余服膺先生之書，不爲不專且久。喪亂廢業，忽忽又二十年，今乃始旋其面目，曠然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十五

味芹堂

知先生所以爲文之宗要，豈不幸哉！先生鑽研六經，含茹雒閭之學，而追邇其元本，謂秦火已後，儒者專門名家，確有指授，古聖賢之蘊，與未必久晦于漢唐而乍闕于有宋。儒林道學，分爲兩科，儒林未可以蓋道學，新安未可以蓋金谿永嘉，而姚江亦未可蓋新安。真知獨信，側出于千載之下，而未標榜爲名高也。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熟爛，人驚其顛頽眉山，不知汪洋跌蕩，得之莊周者爲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爲文章，一以古人爲繩尺，蓋柳子厚之論所謂旁推交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十六

味芹堂

通以爲之文者，其他可知也。參之孟荀以暢其文，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其暢也，其厲也，其潔也，學者舉不能知，而先生獨深知而自得之。釣摘蒐緝，與古人參會于毫芒杪忽之間，旋觀禪販剽賊掇拾塗澤之流，如秦越人疹病，洞見肺腑之癥，結解而闕之，劈肌中理，無所遁隱，以羆羆舉子羈窮單隻提三錢雞毛筆，當熏灼四戰之衝，馴至霜降木落，草枯靡萎，而其爲之渠帥者，卒以吁嗟歎伏而自悔。其降心之不蚤於乎此，豈徒然也哉！先生以幾庶

體武之才，好學深思，早服重積，蒿目嘔心，扶斯文于墜地，輕材小生，諛聞目學，易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及家龍門而戶昌黎，則先生之志益荒矣。先生常序河人陳文燭之文，諷其好學史記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學先生之學者無爲河人之知美贖則幾矣。其尤可嘆也，余少壯汨沒俗學，中年從嘉定二三宿儒遊，郵傳先生之講論，幡然易轍，稍知何方，先生實導其前路，啟顧之交，海內望祀先生如五緯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發之，今又承進士君之命

論次斯集得以懷鉛握槊效微勞于簡牘有深幸焉  
日月逾邁老將至而髦及無以昌明先生淑艾之教  
譬諸螢火熠熠欲流照于須臾之頃亦自愧其微末  
已矣而進士君大雅不群能表章其家學南豐之難  
香不遠求而有托斯可喜也謹牽連書之以爲序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七

味芹堂

李忠文公文水全集序

錢謙益

崇禎壬午吉水李忠文公勤王北上訣其係長世于  
古鍾山下授以文水文集若干卷長世頂戴捧持罔  
收失墜頃乃殺青繕寫以傳後世而屬余爲其序余  
惟公純忠大節與廬陵信國公後先五百年驚耀青  
史公自命其集曰文水接踵文山神者告之矣嗚呼  
二公之文元氣磅礴不可以辭章區別也竊嘗私論  
之信國以節義爲文章其文如劍之吐花如星之流  
灼使人閃爍呈耀而不敢仰忠文以道學爲文章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六

味芹堂

文如河之迴復如海之吞納使人演迤沈浸而不能  
厭于以經天麗日配三精而貫五緯則一也二公艱  
難謀國建置略同信公建分鎮用兵之策以濶遠罷  
忠文建監國分封之議以群咻罷以本朝之國勢與  
先帝之英明豈不迥出南宋而奸邪小人釀亂乘危  
盜弄不減于似道楊蔽有甚于宜中使今之爲信國  
者紆足折翼焦腸燥吻退無浮海之再遷進無空坑  
之一決而徒以三捐相從歟異代于同日天子人與  
誰執其咎此可爲拊膺痛哭者也信國集多散佚奏

對之牘不少概見。世所流傳雜誦，歛歛泣下者，指南吟嘯諸集耳。公集經冢孫藏弄，獨爲完好。其文則尤長于奏疏，而書問次之。蓋其殷憂軍國，結念君父，如饑渴之須飲食，無須臾之或忘。其籌策安危，灼見緩急，如臟腑之視癥結，無杪忽之或差。故其言詳明闡直，親切有味，非駢枝儷葉之徒，可以幾及者。迄于今，緡警急疾呼之疏，如越人之起死，一病而一藥，省臨危訣別之苦辭，如鮫人之下泣，一淚而一珠。太史公言蒯通主父偃讀樂毅答燕惠王書，未嘗不廢書流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九

味芹堂

涕而況于百千世而下。忠臣志士心血霑洒，讀公之書，骨驚肉飛，雙劍躍而九鐘應者乎。又況于並游共事，恨不獲從公于九京，篝燈顧影，老淚漬紙，如見眉目如聞歎息者乎。嗚呼，又不獨爲公慟而已也。余辱公道義之知，平生得公手書，累百餘通，紙墨重複，旁行夾注，家書俗語，都無文飾，亦相戒不削，崇由今思之，公之憂君父爲朋友，剛腸熱血，流丹化碧，鬱鬱然盤牙于虹頭，鬱鬱然退筆故紙之間，固未嘗與烟墨煤丸同歸于壞滅也。撫公之集，益有餘悲焉。昔信國既

歿，其客謝阜羽作西臺恸哭記，而龔開聖予故在廣陵幕府，爲文宋瑞陸君實立傳，皆在滄海遺錄中。今余既以長世之請，撰神道之銘，而又爲敘其遺文，實兼阜羽聖予之爲，長世曰：此吾王父之志也，故不敢辭，而又以忍死餘生，挂名誦製之後，未嘗不重自愧也。遂牽連書之如此。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手

味芹堂

歸玄恭恒軒集序

錢謙益

丙申閏五月，余與朱子長孺屏居田舍，余終殷若經，長孺箋杜詩，各有能事，歸子玄恭儼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余衰老如枯魚乾，玄恭骨騰肉飛，急人之難甚于己，兩人若不相爲謀者。玄恭早夜呼憤，思繼述乃祖太僕公之文章，以余爲知太僕也。時時就問于余，論文未竟，輒縱談古今方畧如何，戰爭棋局如何，古今人才術志量如何，余隱几側耳，若憑軾巢車以觀戰鬪，不覺欣然移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圭

味芹堂

日，余老不喜多言，玄恭誘之使言，初猶格格然，久之若牽一繭之絲，縷縷而出，又如持瓶傳水，傾瀉殆盡，而余顧不自知，兩人以此更相笑也。玄恭作普頭陀傳，高自稱許，把其本向長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劍外，每過武侯祠屋，歎臥龍無首，用耿弇自比，歸玄恭身長七尺，面白如月，作普頭陀傳，胸中偏塞未吐一二，遂驚倒上人耶？已而語余，有人言玄恭酒悲耳，醒當不省記何語，有人言玄恭貧不自逃聊，貧見憑之，富貴當良已，有人曰不然，玄恭居恒使一髮頭奴

如如如兒子，牽羊躑躅，一旦將數萬兵，臨大敵，敵車轟天，我知其不目瞋也。夫三人者之言，夫子以爲何如？余笑曰：互有之，後一人吾不能定也。雖然，吾則有虞于子。昔者秘演隱于浮圖，與石曼卿游，喜爲歌詩，極飲大醉，而歐陽公亦因曼卿以從秘演游。今我之去曼卿遠矣，而子之爲頭陀與秘演何異？世有歐陽公因曼卿以陰求天下奇士，則故不應因我以求子，而或者因子以求我，則謂之何？長孺從旁笑曰：有匠業裝裱者，中夜呼其子曰：兒子起，趙公乎？曰然，又呼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圭

味芹堂

曰：及摺溫公乎？曰然。四天王使者巡得之，歸以語主者，主者曰：得母言及我乎？對曰：雖不言及，此當慎防之耳。今之擬曼卿秘演也，其母乃憂夜巡者之詞，而爲裝裱匠之所竊笑。玄恭笑而起曰：有是哉，遂援筆伸紙，請雜記其言，而書之以爲集序。

自序

譚元春

夫詩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樸者無味靈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二者之間而驗其候以爲淺深必一句之靈能回一篇之運一篇之樸能養一句之神乃爲善作譚子曰古人一語之妙至于不可思議而常借前後左右寬裕樸拙之氣使人無可喜而忽喜焉如心居內目居外神光一寸耳其餘皆皮肉膚毛也若滿身皆心心外皆目人乃大不祥矣然前後左右所以藏此一語者亦心真如古人之寬樸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圭

味芹堂

求傳者不傳避一世之誹貪衆人之譽究竟不切于

後世之好惡而生前心血光陰付之可惜又有步趨

古人久淹晚出以爲可傳者不傳夫古人所可傳之

處未必皆在所傳之路豈有復爲人可以傳之路雖

毫釐相準苦心有年然迷于山者漸深漸迷矣譚子

言至此竦然喪其所謂名根曰靈與朴吾所不敢忘

也傳與不傳固亦有數耳吾何知焉吾何知焉

先夫子曰元春字友夏湖廣解元未第卒于旅店

李元仲稱其如二十四舅及陳思野陳巡檢諸墓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圭

味芹堂

誌寒溪寺留壁詩記鍾伯敬金正希書皆一片性

地流出盡洗書本積木之氣棲泊人心腑間如吞

香嚙旨雖歐蘇不能過也私記友夏竟陵人與鍾伯敬世所稱鍾譚也錢

牧齋極力詆之而先夫子于二人亦各有取焉

周元合文集序

趙南星

元合者元孚之弟也。余自弱冠與元孚成進士，一見成深交。時元合爲諸生，相聞而慕之。余筮仕正得汝南，近元合之居，每相過縱談，永夕無一語不投契者。元合秋試數不利，遂焚其所爲舉業，入貨遊太學，友天下之士而歸。天下之士無不知元合者，與余別三十年矣。近日有譏之于其邑令者，邑令故不知元合，而箠辱獄繫之。既而有語以元合者，遂欲文致以重罪，而故書兩至，當道者以讓令，乃得開釋。以其文集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垂

味芹堂

走使屬余爲序。序曰：天下自秦迄今，而豪傑之士代日以少，卽有之，恒困屈不得志。秦見諸侯之勢重，易爲亂，故罷之而置守令。九州一國，士不遇，卽孔孟無所更適。有天下者，固欲爲長久計，而秦先得之，故後世皆用其術。然秦之享國最促，繇當時遊俠刺客之倫尚在，而無四君之養士，是以禍起于匹夫，不此之防，而徒焚書坑儒，以愚天下之人。儒者何能爲亂哉？後世師其意而反之，乃使天下之士人各受經習其師說，而取之以勦襲淺鄙之文。凡生而稍有才智，欲

富貴者，皆僂首拜，習命運利者，菽麥不辨而已。服官政數奇，則日夜吾伊望富貴，而不至以老而已。故秦以焚書坑儒，愚天下之人，而後世以讀書爲儒，愚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漸漬于其中，日以迂腐趨起，不能爲亂，亦不能爲治。夫惟豪傑之士，乃不可得而愚，而運命未必利也。則元合是已。元合微妙玄通，倣儻奇偉，何位不可居，何功不可建，而困于青衿，恥與爲伍，閉修離俗，發篋出家藏書盡讀之，探討思索，九天上之九淵之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萬世之前，萬世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垂

味芹堂

之後，無不徹也。其視古今之人，大聖大賢而外，所推服者無幾也。其視古今之文章，六經左國而外，所稱賞者無幾也。興至而命筆，手不暇書，須臾立就，數言非少，千萬言非多，各成其趣，非假雕鏤而未嘗不工，其合于古法，非以擬議至，則創出之語，俗士見之，魂驚魄悸，而通人得之，乃足以爲快。不知其狂呼而跳跟也，嗟乎，有士如此，而老于蓬蒿中，其意未嘗忘用世也。嘗望我以薦達矣，而余位卑力不能也。然余亦何能致高位哉？夫白龍魚服，豫且射之，龍自知其龍

也。而人視之魚也。是以困于豫且。而元合垂老受辱。幸而不死。至乃以元孚之死。繇其巫蠱。嗟乎。是何言也。信使巫蠱足以殺人。楚人得其術。則必除其所忌。元合宜首被之。而何必假手。邑令元合獄中諸詩。乃益精工。跋扈益甚。此豈可得而殺之者哉。夫元合嘗解周易大象陰符經及老子。其所悟深矣。彼秦民聞人何足以知之。千百世而下。賂元合之文及余之序。必有痛哭流涕而切齒秦政者。賈生之論未盡其罪之萬一也。

明文校讀

卷三十四 序

三

味芹堂

張曰肩漫著序

效南星

余抱病鄣上。曰肩時時過我論文。忘其病也。既而曰肩亦病。余益病。而曰肩之病在風痰。久之延醫不其效。余寓書曰肩。莊生稱靜默可以補病。足下其息思慮屏人事自愛。曰肩漸愈。余曰此靜默之效也。無何而曰肩以其所著書來請序。余觀之多與余所見合。而愛曰肩者。皆曰方養病。何乃著書。然余亦未嘗廢撻藻也。夫太空之中。忽而生雲。若山若波。若烟火若魚鱗。若草木若車若馬。若龍蛇。若有游仙。其纖者若縷。錦若片玉。駢羅雜列。粲粲璘璘。盪胸而駭目。彼太空者。非有以爲之。而不能使之無也。人心之有思也。亦若是。夫惟君子善用其思。若思若不思。太空其心而聽思之。自生。夫世之人。誰能無思。其所思者。高官厚祿。豐屋澤車。肥金美銀。上青之錢。晝而思之。夕結而爲夢。求之不得。則長號呼涕而已矣。此太空之中。風霾四起。而水電寒河者也。然而人不知之者。彼未著之于書也。若而人者。其命運之利。則可。不然。則其思能殺之矣。乃若太空其中而聽思之。自生者。

明文校讀

卷三十四 序

三

味芹堂

究性命之情、觀古今之變、始而怫悅、俄而恍惚、俄而豁然洞然、則適然而自笑也、吮墨握管而書之、則又適然而自笑也、與造化友、與聖賢耦、與神明守、何二豎之敢窺其郛哉、山此以談養病、正可著書、夫非養病則塵俗糾之、又安得而著書、此皇甫士安所以却翹車之辟也、夫天下之無解人久矣、有其人者、乃知著書之未嘗著書也、思之未嘗思也、思之人、皆以思自煎、而曰、行以之祛病、余是以知其思之未嘗思也、余告之以靜默、而曰、行更著書、如余言之、謂者亦惟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堯

味芹堂

曰肩哉

姚孟長翰長代言稿序

倪元璐

夫雲霞者非天之爲也、山澤之氣蒸而歸文于天、是地之忠天者也、後王法之、以使其臣子代爲君上之文章、宋人曰、得知制誥一日死、不恨、當宋之時、環珖雲泥、皆厯書命、道總褒誅、其義則史、今言絲萃于旌纓、字袞依其繫帶、無譏有獎、以明至仁、且夫遇物稱佳、敦歎四座、毫毛茂茂、化爲體脂、此氣士之難居者也、以孟堅之才、爲其大臣上哦至德、猶病伊優、今使天子執平交之分、涌如泉之詞、媚于卿士、不亦悖乎、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手

味芹堂

下戎行，廊下等千三山。天地既其陟，谷將變。聖人通作，行其大僂，氛盡旭出，道介長清，奮椎黨碑，極命輪轂，莫弘之血，被以膏蘭，胥靡閭戾，悉還車服，號絳並汗，木鳳爲疲，而先生方召自英州，再升玉局，聖人顧之，貴其峻整，以爲精微，前坐賈生，側陳里革，進則資其甘盤之學，退則役其燕許之才，先生于是奮筆致能，體天貌物，章靈露之功，別愷凶之道，表方中之曷，揚大來之符，引伏戎之憂，厲揚廷之義，著首股之愛，呼敬應之心，發言如雷，軒旬天下，若此者，非先生孰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圭

味芹堂

可使爲之乎？先生之與聖人，通德譬水合雨，而冠領正人，引衾發氣，如芝荃之并馨，斯能鼓吹大謨，青黃群直，雖或光迴綺合，小命春華，而義鬚孳然，舉壯所出，史狐之能于斯不墜矣。昔蔡襄之謂景祐，陳瓘之論元符，非爲異牀巫紛，歸榮一氏之業也。以先生之鯁固，多怪少可，使修譽命之辭，適及泰征之會，嚶鳴之求，託音節足，故曰天意，斯不誣焉。子瞻縱筆一世，唯爲五銘，先生典制二年，亦不盈楮，端人之心，可以知已。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云：蟠螭在東，莫之

敢指，夫以文人之淫氣，上干日星，蟠螭之與雲霞，豈得無其辨乎？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圭

味芹堂

錢兼山先生廣川集序

陳仁錫

余猶及事錢兼翁，壯懷篤志，白首一日，而口未嘗言遷謫。自翁曾孫與立，啟篋中藏問世而廣川集先之，表翁之大節也。乃得竟讀，嘆前輩襟期宏遠如此，胸中浩浩，豈可測哉！公位不酬望而享大年，憲老乞言，與利除害，三吳水利賦役，有諮必以告，蓋博聞強識，陰行善，惟恐弗及云。夫青辭當有，非公意也，諷也，分宜憚甚，昵之不得，乃用察貶，嗚呼愚哉！嘗讀東坡海上謝表而有訝也，幼子作快心之文，門生躬治椽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重

朱芹堂

之役，生平得意，莫過于此。魑魅奚迎，子孫奚慟，又見他文字中咨嗟泣少遊，而恨播遷諸公之弗永也，意者亦若翁借青辭諷耶？予嘗謂遷謫居官，所時有也，積日月，取高爵，持券而祿，碌碌豎則生人，不幸耳。唐人不謫官，一部唐詩皆可廢，試閱送黃閣上將喉舌，斗柄之司，絕鄙俚可刪，而錢別逐客，遂能令詩格長進，以我利鈍進他人之文，為之巧拙仕宦，何必將與相，雖然左遷又非難也，左遷而無聞與樞要而速謗等耳，兼翁所以居此者善矣，與立進士少年高科而

慨然遐慕在翁，不苟錯趾，與立素工詩，如集中淡遠真寂，每落句伸太華之掌，非由削成，令子令孫博雅以世，所由來遠矣。嗟嗟快心之文，彼得于其子，而快心之詩，翁得之于其孫，皆天之所以光逐臣也，與立事親孝，家貧僦屋而居，日不併食，能擊鮮無已時，此豈世味中人哉！行矣，聿念爾祖。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重

朱芹堂

魏子敬遺稿序

文德翼

嗚呼死欲葬要離墓傍者非魏子敬耶有餉我以忠孝集者終日不敢開視故余知子敬將十年而未嘗見子敬一言亦不知子敬死之年月客有誦子敬與人書記其末句嗚呼死欲葬要離墓傍者耶子敬何人魏塘忠節公之長子也記余庚午上京師次涿鹿客賣漿家時夜半雪深三尺然菽稭支土牀割彘肩引濁醪甚不適也有一黃鬚奴裸身而來余曰寒否摩腹以對此中有三升醞賢于裘袍重疊矣余笑而飲之甫盡觴而仰天大哭不已余愕其莽男子病狂也忽告曰若知一魏公子乎方其父之被逮也公子徒跣至我家父去矣公子忽死死而又生呼曰天乎父乎斯時焉往公子又死死之明日又生晝伏夜行十餘日公子乃來來不敢聲息日伺于塗暮有白城上至者傳公已死公子仆于地而又死若知一魏公子乎是奴復仰天大哭不已嗚呼當時士大夫豈不貴于黃鬚耶何盡視子敬為疫鬼而黃鬚乃作魯朱家也嗚呼此黃鬚者豈讀忠孝集知子敬能為文章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畫

味芹堂

者耶何與賣漿家事而有此副急淚咄咄道人也子敬有弟曰子一者刺血再上書為父兄請卹天子重書比之蕃膺而子敬亦配食百世嗚呼子敬真得死所矣吾師元公先生讀子敬之遺稿評曰胸中硯礪形于筆墨之間吾意其人尚在也余受而刻之笑要離無文

先夫子曰德翼字用昭號燈巖柴桑人司李嘉典

文時有奇氣私記燈巖之文為竹寓軒集適闕集浦山閣集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畫

味芹堂

文章不能不與時代高下而文之至者要非時代之所能限。匪獨不能限之已也。戰國無司馬子長。東漢無韓退之。晉魏無蘇子瞻。蓋又有後起而凌跨乎前者焉。王元美曰。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更有史記。元美之意。徒慨歎於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而又以爲史記之書。蒼葢尚書。毛詩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通能獨絕。元美之言。似也。然遂謂有子長。亦不能更有史記。則誣矣。夫古今作者。要皆各有獨至之處。以傳於無窮。固不在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之間。退之子瞻之同乎子長。而子長不能挾之以自異者。恒在此。不在彼。且以元美之言論之。封建宮殿。官司郡邑。當其時。狎聞之。則常易世。而或更其號焉。未見其陋於曩昔。是故今之交泰。仁智猶古之未央。儲元也。今之順天河開。猶古之京兆扶風也。至于史家之體勢。不能不臚列前人之載籍。然灌夫寶嬰游俠貨殖諸傳。未嘗有尚書毛詩左氏之採錄也。今其傳又豈出

明末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朱芹堂

於五帝紀齊魯世家之下哉。夫世患無子長。設有子長。出焉一切名物象數。俱可以鞭驅而點染之。雖猥鄙如使酒罵坐之事。與夫市肆簿帳之料。俱可以錯綜縱橫而成風行水上之文。有子長何憂無史記之書哉。夫退之子瞻。不屑以沿襲見長。故其能爲子長者。適其不爲子長者也。元美非勦拾櫛比。或遂不能操觚。乃以勦拾櫛比而求子長子長之亡久矣。無怪乎輕後世而崇往古。固于時代而卒不悟也。與子友方密之以特拔之才。崛起桐波浮山間。所著鏡歌

明末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朱芹堂

橫吹吟嘆楚詞諸曲。居然建安元嘉以上。而五七言古近各體。亦復不減開元大曆。頃更得其古文讀之。鞭風霆而決江河。捕龍蛇而搏虎豹。見者羣而詫之曰。密之洵一時之異才矣。予以爲密之。迺今日之子長也。一時異才何足以盡密之。夫元美之勦拾櫛比。或者推而置於退之子瞻之上。是必于鱗子與之徒阿私所好。則然若乃頡頏退之子瞻於子長者。作之庭荷能深心讀書者。未或病其過當。然則予之擬密之於子長也。迺深心讀書之士。知不以予言爲阿私

明矣閱密之之文者其幸勿於區區名物象數詞章字句而求之也乎

先夫子曰陳弘緒字士業南昌人初與茂先伯叔晚加工夫非茂先之所能及也 又曰在南都與余訪求藏書之家庚子遇其舅氏于舟中寓書士業答言吾非故吾若有慙德何也

私記茂先謙章萬時華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壬午

味芹堂

應本序

黃道周

修其文而不足以明天下則不若蓬巷而處修其質而不婉於天則不如椎髻而舂皐傅之爲文以視天下皆蓬巷而處夷施之爲質以視天下皆椎髻而舂信其言則涇舟之側無有粵髦有喰之田無有媚婦不信其言則狸斑與豹蔚並坐隴廉與奴孟同宮是兩者皆說之無定者也亦有定說神農爲帝不能使五穀貴於金玉堯禹佐之不能使疏畧尊於絺繡五穀貴於金玉疏畧尊於絺繡則土塊掬飯皆爲鼎烹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卑

味芹堂

人脯鬼血雜操於道矣故三家之子不能爲金玉絺繡則必寶其糠覈鉞雖寶其糠覈鉞雖以爲尊於金玉絺繡此亦恒情明主不誅必以爲用其道可以治天下可使鉛松不御金玉齊價是則大昔明王之所惡也故仁義者精微之產也禮樂者奧博之致也奧博精微著於心貌而施於文章在生者之身猶是疏

智不至于窺盜見人金玉綸繡則斂容屏氣正容却  
立退而視棟梁鐵錐雖無艷志亦有安色是石戶之  
農所引避于庭堅涓成務光所質心于莘野也必使  
英娥挾刃以伺夷光胥靡咸圖以謀版築則情慮不  
至古今絕類絲斯以談予見鴻寶則不復談文章亦  
不復談易豈爲慢乎予之蓬巷而椎髻固亦久矣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望

朱芹堂

卓珂月蕊淵蟾臺二集序

曾異撰

余與卓子珂月皆爲時義而不易售者也夫爲時義  
則時義耳爲不易售之時義則學爲易售之時義耳  
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奚爲且夫今天下之人才  
帖括養成之人才也今日之國家亦帖括撐持之國  
家也吾觀三歲取士名爲收天下豪雋當事者舍經  
義而外弗閱再三試闕牘偶有通達慷慨之士不以  
爲觸犯忌諱而不敢收則謂是淹滯老生反不如疎  
淺寡學者庶幾爲習秀當時之彥夫人士皇皇祿養  
不幸處今日而應制之策論之表之判且不可爲况  
嚶嚶然而詩歌而古文辭此與博奕好飲不顧父母  
之養者不幾爲臧穀之亡羊乎雖然古鬱鬱不得意  
之流且有不得已而至於飲醉酒近婦人者矣珂月  
之失意未至如古人之甚然在人士中則亦不可謂  
之得意者也卓子之爲詩歌爲古文辭無乃醉酒婦  
人之類乎哉夫明明不朽之業使人士不敢爲而相  
戒爲博奕好飲之類者時爲之也且使人士不得已  
而爲之而怡然自喻於醉酒婦人之類者亦時爲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望

朱芹堂

也。且夫飲醇酒近婦人者在今日富貴利達之士大  
夫以爲是得志而不可不爲之樂事。此夫事之極猥  
庸而不足道者也。然出于千古之英雄則借以行其  
痛哭憂畏而消洩其無可如何之感情。愚嘗謂酒色  
鄙事。今古人亦不相及。若此。然則醇酒婦人倒行而  
借用之。則亦窮愁而著書之類也。故夫離騷天問者  
屈子之醇酒婦人也。說難孤憤五蠹者吃公子之醇  
酒婦人也。史記者司馬子長之醇酒婦人也。雖然之  
二者有異焉。夫沉冥酒色與夫立言著書固皆不得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聖 味芹堂

嗟夫若虞卿之類者窮則窮矣而其立言著書者乃  
其不窮於窮而行樂於牢愁之鄉者也。故夫屈子之  
書怨極矣。不極怨則不極樂。喫腐之書憤極矣。不極  
憤則不極樂。使此數子者而不爲離騷不爲說難不  
爲史記則其窮而無所之當更有甚於求死不得者  
又安得不出於飲醇酒近婦人者之所爲哉。夫飲醇  
酒婦人此古人極苦之跡而今人倒用之以行樂著書  
立言者此古人極苦而極樂之事。今人泥窮愁著書  
之說而但見古人之苦。然則今人。事事爲古人所欺。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聖 味芹堂

陽明先生文集序

施邦曜

自古稱不朽之業有三曰立德立功立言然果如是之畫爲三等如玄黃黑白之殊類乎非也蓋人未嘗生而有功生而有言惟此德命于天率于性明此者謂之精誠此者謂之一惟明故誠惟精故一是謂聖賢之學學至于誠則有以立天下之本一則有以盡天下之變德也者功從此托根言從此受響者也惟學之入德未至卽身奏一匡之績祇成雜霸之勳名卽文起八代之衰終屬詞章之小乘故上下古今伊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聖

味芹堂

羽翼之真傳也德立而功與言一以貫之此先生獨成其不朽哉世于先生之學未能窺其蘊奧故慕先生之功若赫然可喜謂先生之言若澹然無奇譬適滄茫者不望斗杓爲準與波上下東西南北揣摩向往無一或是而先生之爲先生自若人惟學先生之學試升其堂入其室焉而後知先生之不可及也後知不可及者之其則不遠也性命之中人人具有一先生焉人人具有一先生而竟無一人能爲先生先生于是乎獨成其不朽矣余以蚬蛟之質仰羨蟾蜍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聖

味芹堂

之宮每讀先生之書不啻饑以當食渴以當飲出王與俱然行役不常苦其帙之繁而難攜也因纂其切要者分爲三帙首理學次經濟又次文章便儲之行笈時佩服不離亦以見先生不朽之業有所獨重云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以左副都御史城守城破賊充塞街道不可返寓公望門自縊居人恐貽累拒之于是以砒霜投燒酒而飲九竅血裂死公爲通政時黃石齋先生下獄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

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閑住回籍逾年再召爲南通政使出京三日遣中使召還上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遷爲副院辛巳之冬葬我外舅葉六桐先生公題主余祀后土公言天下將危吾輩不知稅駕何所癸未太夫人五十壽誕公將赴召爲文以祝云余友黃太冲蕺山之高第弟子也每過余談學知余所評陽明文集有所未盡公之虛懷樂善如此公一子天其疎族欲竄繼余爲議立其弟之子以後公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望

味芹堂

簡堂集序

歸莊

先太僕府君故居安亭安亭爲崑山嘉定之界而去嘉定爲近當時執經問字者嘉定尤多其後府君之文章崑山遂無傳嘉定則有唐叔達婁子柔兩先生子柔之高第弟子曰馬巽甫先生簡堂集者其所著也先生交余父兄間余嘗一再奉教去年至嘉定先生沒久矣先生之子舒出是集凡若干卷屬余序得受而讀之知先生之文得之府君爲多吾朝文章自金華兩公開一代風氣上與唐宋諸大家匹讀兩公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望 味芹堂 文原文訓知文之不可苟爲也而後之學者趨尚不同願以盛名奔走天下至嘉靖中世幾無復知有兩公者矣府君獨起而振之萬曆中所號爲文章家者與嘉靖諸公雖異趣要皆入幽蹊仄徑披榛翦弗終不能致於康莊然人情喜新亦咸望而歸之獨先生守其師之學不變豈非所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耶先生之文大約詳整博雅而有精思至其變化出沒非拘墟者所能測近較府君遠視宋王其猶九河之於龍門積石萬里一源者也抑余又有感焉

古之求人之文者，惟其文，苟其文足以傳後，雖布衣可也。而能文者，亦視其人之可傳與否，而不輕爲世俗之求人之文者，不惟其文，惟其貴，尋常無聞之人，往往購名公卿之文，鐫金石，登屏幃，以爲榮，而名公卿不必能文，或能而不暇，則倩人以應，一以執筆之人，也而輕應之一，以署名之，非已也，而謾爲之，於是天下之文日益多，而一經稱述，大抵皆偉人傑士，賢媛列女矣。余觀簡堂集，代名公卿作者，十居六七，既笑世俗之人之鄙，而又歎先生之不遇也。雖退之明文授讀，卷三十四，序，完，味芹堂。

永叔子瞻子固諸集中，代人之作，至今傳然終不多見。且夫以先生之才，與其學，苟文皆爲已作，不煩瞻前顧後，必能自吐其胸中之奇，當有不止於此者。余嘗歎太僕府君以如此之文，而老得一第，又處下位，不獲修國家史牒，記元老大臣事跡，不得盡其才，以爲恨。況先生遂以諸生老也，後之觀先生之文者，欣賞之餘，當亦不勝其太息矣。

侯研德文集序

歸莊

三十年之前，交游之中，稱嘉定六侯，蓋納言太學兩先生，皆三子兄弟才名相埒也。已而或死鋒鏑，或病阻，獨記原研德存，而研德之沒，又四年矣。垂沒之年，余再過之，時已病，手一編示予曰：「此我平日所著詩古文也。」文章雅知宗太僕先生，子太僕之後，家學有傳，其爲我序之余唯唯，亡何遂不起，余以集不在案，久未踐諾。戊申春，其子榮捧先人集，端拜仍以序請。是年冬，始得重繙其集而序之。文章之事，隨世而變，明文授讀，卷三十四，序，平，味芹堂。

宗派不同，流弊亦異。弘治嘉靖間，作者各闢門戶，其後屢變，至萬曆而極。于時天下之士，患于識之不定，而惑于異趨，然而鉅儒宿學，不絕于世。至近世而正宗昌明，真偽邪正，判若白黑。文人學士之所患，更不在識之，不真而在才不足，而不克大振臂之作室。昔年則工師拙于審曲，而勢堂構失度，梁柱欹邪，雖復采繪斑然而居者有棟折榱崩之懼。近日則門堂寢室，規制合度，而良材未充，垣墉不周，塗墍不施，不免上雨旁風之患。是故梗枿濛章之材，瓦甃丹漆之用。

此吾輩今日之所有事而惟日不足者也研德少時才情綺麗錦心繡腸然嘉定之文派故宗太僕而虞山錢牧齋先生則太僕之功臣也研德漸靡鄉里先哲之訓又奉虞山之教遂不難斂春華爲秋實變永嘉爲正始蓋素具崇遠宇之材而又得殷爾匠石之巧宜其輪焉奐焉翬飛矢棘也其詩自少至長亦不一格每變益工古詩如襍詠詠史近體如移居舊庄秋懷春感諸作家國喪亂之際俯仰傷懷讀者既歎其辭之工而又悲其志以彼文章華國之才使其顯榮琬琰之光黼黻之章必將震耀當世顧乃韜其殘編遺策老死于東海寂寞之濱悲夫然使其早得志則膏煎燕燒必不自全其後若恥功名不顯而鋼化繞指荃變蕭茅研德又不以彼易此所以取貴于君子也嗟乎讀其集者可以知其人矣研德中年學道諸事灑脫而自敘其詩文詳述始末異同之故猶不能忘後世之名今榮之才固不愧家風而貧不能梓遺集以流傳故余既爲之序因以告夫研德之友之好義而有力者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至

味芹堂

百家私記歸莊一名乎來字元恭大僕既而之後博學好酒不顧忌諱時人以狂目之嘗寄詩先夫子詩字無不精到

明文授讀

卷三十四 序

至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序五 詩集上

黃嚴戴氏合族詩敘

胡翰

黃嚴戴志道稱賞爲益山大家，分給諸子且二十年，會有警，志道父子辟亂山中，各自亡匿，不相見者久之，事平始歸如故，於是其子曰佑曰祚曰禧曰祖曰禮五人者，奉其父相與謀曰：吾骨肉幸脫虎狼之口，而田廬貨賄幸不爲強有力者之資，追念山中日夜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味芹堂

悲望，恐無復平生歡，則今何忍遽自携貳而不共此有乎？乃合族數十人同居共爨，而志道年六十餘，髮不白，精力不衰，率其子姓習爲孝友事，朝夕不倦，鄉人稱之。余聞其事於永嘉李君，得其篇什觀之，乃爲之言曰：天地之間，有生者以類而聚，火之爲物也，陽之屬也，故炎而上，水之爲物也，陰之屬也，故潤而下，上火下澤，其性不同，故其卦爲睽，水在地上，其勢必合，故其卦爲比，物皆然，鳥獸魚鼈之生也，其翔而集者，必其羣而後止，其躍而潛者，必其隊而後趨，其或

觸搏噬齧而去者，蓋必有異焉者矣。至於人亦然，人之相與處者，天秩也，非物比也。國之君臣，鄉之長幼，家之父子夫婦昆弟，自有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惻足危懼，卽有倉卒，扶老携幼流離顛踣於道，窘甚，輒棄去不暇顧，男女剪爲俘囚，殺戮相食，吾恐生人之類，且索然漸盡也，於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類不至廢爛漸盡者，蓋有以也。夫猗天下之猛獸也，其性嗜食人，獨不聞麒麟騶虞爲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實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弼，善宦不賢於馮道，積賞不富於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折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策，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味芹堂

其所殘，善人君子，天實相之，張公藝李自倫之流，歷隋氏五代之亂，而卒有家族，數世不替，計其人在當時，智不加於楊素，勇不侔於賀若弼，善宦不賢於馮道，積賞不富於張筠，其所積習，不過尋常匹夫之行，篤於孝敬友愛而已耳。今戴氏父子兄弟既折而復合焉，是以孝友開迹之始也，登登之策，基之不固，則積之不厚，涓涓之流，浚之不深，則引之不長，尚殫厥心哉。國家之制，五世同居者，旌表其門，異時寵渥所加，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矣。

劉兵部詩集序

宋濂

詩緣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雕肝琢腎宵吟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于清暉者其情沉而鬱業之不專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宋濂

者其辭無以麗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蹇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于五者之外也濂于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始無所愧矣夫劉君名崧字子高故爲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于詩况劉君天分甚高自爲童子時輒有驚人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來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

所以言川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問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甫石周演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確風雅風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微之于古瞭然自照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口賦一篇雖近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襪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四

宋濂

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勾曲江甌詔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對酌流泉遊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于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凌厲頓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宣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

吾以知其人矣後千年而興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  
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于遠乎世無劉君  
五美之具而徒談詩爲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  
繆悠之資玩嘗惕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  
濟勝之具雖于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  
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  
不善其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  
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  
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

明文校讀

卷三十五

序

五

宋片堂

今其門人蕭翀所編者凡若干卷翀字鵬舉亦嗜于  
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項伯高詩序

劉基

言生于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  
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彊  
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虫之音悽以切物之  
無情者然也而況于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惟  
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  
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  
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  
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  
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  
所惟者不異夏虫之凝水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  
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年少長觀其詩則冲澹  
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當  
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莫又項君雖不用于世  
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于此時也發  
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  
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  
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

明文校讀

卷三十五

序

六

宋片堂

不獲用世而亦不累于忘世。吾又不知。頃。君。近。日。所。作。復。能。不。悽。愴。憤。惋。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而。思。故。序。而。問。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七

宋序堂

王原章詩集序

劉基

予在杭時聞會稽王原章善爲詩士大夫之工詩者多稱道之恨不能識也至正甲午盜起甌括間予辟地之會稽始得盡觀原章所爲詩蓋直而不絞質而不俚豪而不誕奇而不恠博而不濫有忠君愛民之情去惡拔邪之志慷慨惻惻見于詞意之表非徒作也因大敬焉或語予曰詩貴自適而好爲論刺無乃不可乎予應之曰詩何爲而作邪虞書曰詩言志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八 宋序堂主文而論諫言之者無罪問之者足以戒詩果何爲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國風使爲詩者俱爲清虛浮靡以吟。鸞。花。詠。月。露。而。無。關。于。世。事。王。者。當。何。所。取。以。觀。之。哉。曰。聖。人。惡。居。下。而。訕。上。者。今。王。子。在。下。位。而。挾。其。詩。以。弄。是。非。之。權。不。幾。于。訕。乎。曰。吁。是。何。言。哉。詩。三。百。篇。惟。頌。爲。宗。廟。樂。章。故。有。美。而。無。刺。二。雅。爲。公。卿。大。夫。之。言。而。國。風。多。出。于。草。茅。閭。巷。賤。夫。怨。女。之。口。咸。采。錄。而。不。遺。也。變。風。變。雅。大。抵。多。于。論。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

言之者節南山十月之交之類是也使其有訕上之嫌。傳尼不當存之以爲訓。後世之論去取。乃不以聖人爲軌範。而自私自以爲好惡。難可與言詩矣。曰書曰。惟口起羞。昔蘇公以謗詩。連獄播斥海外。不可以不戒也。口孔子曰。邦有逆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故堯有誹謗之木。而泰有偶語之僇。亂世之計治世之所與也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王。子。生。聖明之時而敢違孔子之訓。而自比于土瓦木石也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九

味芹堂

朱先生詩序

楊循吉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爲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效。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爲好詩。其他鉅釘。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秀句。目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仕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鍊崖游。其詩至多。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十

味芹堂

余近爲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雖刪去十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蓋吾平生觀詩率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于大雅。然自謂好詩到手亦自易見。惟有失取固無失不取也。君今詩所存者皆可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贍可歌可咏。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爲而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恕也。汝能自恕人誰恕汝人亦何嗜于可學之詩。故吾不敢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者然後知予之爲先生者厚也。君之外孫。

都穆實園行先生詩穆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士

味芹堂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梁潛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于此當是時琳宮秘宇擬于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據平陸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則都城臺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輝然燭乎天表其南則曠然原陸而剗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者皆昔者遼與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之崖雄峻拔出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北則連山崔巍雄關壯峙凡仕于朝與居于城中者蓋未嘗知唯閒暇登覽于此而後得之也是時皇上親御六師于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山皆起自太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礪石至遼以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而安中夏者固在此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竊據其中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後聖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士

味芹堂

明受命攘除而創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樂夫太平之治而上方振耀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爲生民社稷久遠之慮者蓋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壘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于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得以恬嬉遊于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竊窺夫山川城郭之壯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娛盛美之事多在于太平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認真子詩集序

陳獻章

詩之工詩之衰也言心之聲也形交乎物動乎中喜怒哀生焉于是乎形之聲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爲雲飛或爲川馳聲之不一情之變也率吾情盎然出之無適不可有意乎人之贊毀則子虛長揚飾巧夸富媚人耳目若俳優然非詩之教也甚矣詩之難言也李伯藥見王通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四聲八病剛柔清濁靡不畢究而王通不答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徵存亡辯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言詩是夫子之所痛也南朝姑置勿論自唐以下幾千年于茲唐莫若李杜宋莫若黃陳其餘作者固多率不是過烏乎工則工矣其皆三百篇之遺意歟率吾情盎然出之不以贊毀歟發乎天和不求合于世歟明三綱達五常徵存亡辯得失不爲河汾子所痛者殆希矣故曰詩之工詩之衰也夫道以天爲至言詣乎天曰至言人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堯舜周孔至矣下此其類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四

味芹堂

孟大儒歟宋儒之大者曰周曰程曰張曰朱其言具存其發之而爲詩亦多矣世之能詩者近則黃陳遠則李杜未聞舍彼而取此也學者非歟將其所謂大儒者工于道不工于詩歟將未至于詣乎天其言曰有不至歟將其所謂聲口弗類歟言而至者固不必其類于世或者又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則古之可與言詩者果誰歟夫詩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鳥獸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皇帝王霸之明文授讀卷三五序 主 味芹堂

褒貶雪月風花之品題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都憲朱公以其所爲詩編次成帙題曰認真子集授簡于白沙陳獻章曰爲我序之公昔語我于蒼梧曰詩非吾所長公豪于辭矣而未始以爲足認真子名集公意有所屬顧覽者未必知而吾以是覩公之晚節也詩雖工不足以盡詩而況于盡人乎謂吾不能于詩而好爲大言不知言者也公名英字時傑郴陽人由進士層官中外節用而愛人

百家私記先生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正統十三年會試副榜入太學讀書後以薦授簡討

職年七十三謹  
文恭詳在學案

明文授讀  
卷三五序

味芹堂

甘谷堂詩序

張寧

風俗通載南陽甘谷有菊大滋液浸漬谷中千餘家  
飲者皆高壽邑士徐君公舉早學醫讀東垣丹溪書  
得中和治法環境之人仰其藥少者安老者康疾者  
良愈用相與號所居爲甘谷堂其名未著也去年冬  
友人張用宏患重疾幾危始延致公舉公舉至視大  
驚曰幾枉君命然非死病用藥反耳投數劑而復察  
公舉始無吝情終無德色諸所交用宏者甚難之乃  
卽故號爲詩以謝求余序首簡余問神農書以菊爲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七

味芹堂

養生上藥能輕身延年水錄以乳泉石池源深靜活  
爲佳品甘谷合二物之美宜飲者多壽然所以能致  
壽者取便而用常也公舉誠能虛懷有容絕去畦畛  
使人不難于求不爲物間則環境之地皆甘谷自是  
可戶致壽于愈疾也何有吾因是有感夫天之厚于  
人非獨南陽古者山澤之利未窮土地之力未盡君  
民有相足之義公私有相須之功上無甲兵土木禱  
祠征歛科催借募之煩下無道釋遊冗技術聲妓奇  
麗淫巧之耗凡民所資以養生佚世者皆得便取而

足于用變理承化者又爲之樽節道制修和相協以  
安全之所謂生之不傷扶之不危節其力不盡故其  
民多壽後世法制漸密休戚相懸無古人之所有而  
有古人之所無向之所資以養生佚世者取之有禁  
用之不給而饑寒勞困之病生矣爲是故也農迫于  
耕商迫于貨工迫于藝士迫于業及其從仕又反以  
所病病夫所治之民雖萬有甘谷亦將蘇汲盡矣奈  
之何不相尋于顛連也古人謂達爲良相不達爲良  
醫民病甚矣愈之者其惟良相乎方今明良相逢四  
海仁壽公舉方將教其子永泰向學從士仕其道進  
矣因序詩也聊發吾之所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六

味芹堂

先夫子曰張寧字靖之號方洲海寧人景泰甲戌  
進士在給事中稱爲敢諫出守汀州文清梗有法  
固是作家

顧全州七詩序

蔡羽

辭無因因乎情情無異感乎遇遇有不同情狀形焉是故達人之情紆以縱其辭喜窮士之情隘以戚其辭結羈旅之情怨以孤其辭慕遠遊之情荒以懼其辭亂去國喪家者思以深其辭曲此無他遇而已矣予讀顧子全州之詩知其遇也全州曩時詩格和平讀之令人喜豁自謫全寄詩七章皆感慨愁抑夫感慨愁抑必有所不足也顧子平日視富貴若浮雲豈爲是哉于是乎窺見忠臣烈士之操素也瞻昔哲人明來授讀卷三十五序

九 朱芹堂

執人之政思其居有故而去憂其終不信于當時信于來世故居東廡父返魯削史去韓著蠹卽沉爲騷以宣暢其話言道其志慮至于憑高望遠撫時而動殊方異域靈山秘水丘墟臺榭一奏于目言爲之變時有適然以爲非遇乎夫王燦之江陵庾信之關中子美之成都其地至今爲天下勝非山水之間故有情而弗釋也乃三子者之發爲文章憂愁鬱結一慨千載讀之者未嘗不流涕是去國懷鄉之情也夫處興廢而無所寓其情與有情而莫能言凡庸也楊子

雲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予以爲君子進則憂其民退則憂其君若夫取貴一時權脅萬乘以去而迎迎拉齒折脊者之所爲也豈忠臣志士之情哉華王忠義奮發慷慨有大節自開封府尹左遷全州全爲國家南夏之鄧山川秀深華王有深思惻怛之情其遇也詩之鬱結固宜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丰

朱芹堂

漸已  
通柳

樞筦集序

薛應旂

夫詩之爲教尚矣古者郊廟朝廷以及閭巷莫不有詩行人采風樂官達雅而人品之高下政治之隆污世道之升降咸于是乎攷見其所繫豈微乎哉周東詩亡仲尼傷之稽古剛述以經天下而六義昭矣迨屈原放而楚騷作賈誼謫而漢賦興自是蘇李曹劉咸稱作者而究其所自則唯以風騷爲宗也至晉二陸潘張左郭後先繼起盡號詩人然皆步趨曹劉而依剽格局詞治音瀋率難語上唯陶靖節冲澹閒遠

明文授讀

卷三五

序

主

味芹堂

直超建安而上之迨三謝顏鮑蹈襲風流而沈約江淹則過爲模擬均之不可與言詩矣隋文中子以之續經亦猶取閭巷歌謠之意也若欲其體雅頌其何有哉唐人以詩取士類多興起然唯張巡元結韓愈顏真卿司空圖猶有古意李白杜甫可爲詩史其諸若高岑王孟之屬則以不落言筌不涉理路自相標致而藝林詞苑遂目爲家法交相誇詡一及宋人則雖擊壤感興諸作悉置勿論嗚呼詩云詩云曾謂若是云乎哉誠若是也則大小之雅儼乎訓誥商周之

頌多類儀禮將不得爲詩耶余嘗謂唐人之詩獨尚乎風宋人之詩則雅頌爲多間以語今之名能詩者則以數百年來膠于見聞皆不甚信一則曰唐二則曰唐而三經六義幾于湮滅矣昨歲白石蔡公以所著中臺集寄余山中余反覆玩之隱意融化而一出于性情禮義之正蓋多雅頌之詞而不專事于風既已嘆元聲之流行于天地間自有不容于偏廢者乃今希桂朱君以公樞筦集示余蓋公爲兵侍提督京營時所著者將刻以傳特屬序之余讀之累日與中

明文授讀

卷三五

序

主

味芹堂

臺集無異因憶往歲嘗與公論學于白下而公已大放厥詞互有談駁邇來垂三十年而公造詣益深涵養益粹故其發之于詞者類如此蓋不特詩人之詩而已也希桂君實公在湖藩時所舉士其瞻依敬信于公而恩誼之篤非啻若今之曰師曰弟子云者故敢罄其迂愚而告之且因以質之于公爲斯集序云

學案傳方山字仲長武進人嘉靖乙未進士知慈谿縣轉南考功陞浙江提學副使其鑒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

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爲考功時竇龍溪于察典論者以爲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先生常及南野之門而一時諸儒不許其名王氏學者以此節也然東林之學實導源于此豈可沒哉

吳越詩引

任瀚

楚嚴子自以風節意氣才華可凌駕一世而沉淪播遷與時不偶以爲大戚予退居江上而讀其詩蓋嘗語諸其人口詩太上能爲風其次爲厲其次不能爲風與厲子之來戚也其亡乃是爲厲乎弘德間人尚惜才洛陽李獻吉有詩名入朝遇強戚晚當避路獻吉不受回藉而輟其齒徑躍馬去自草奏言狀時昭聖聞奏泣請于內椒房貴人椅角于外孝廟勉爲下廷議置獄宰相執奏白夢陽少年有才誠狂俠不省事理然不當爲外戚置法爲天下笑由是得從末減予友高子業獻吉門人言其事津津有味嗟乎使獻吉在且得罪如是衆方群起而構陷之不醒矣豈望生還耶往時嚴子以能事傲忽人得謗予在宮坊蓋聞而哀之實不謂其能聲詩窮變極能賈既如此也今來爲郡詩益苦名聞日益高其去將爲臺察諫議在天子左右陳說利害樹休光無窮則又不當以不遇爲詩之罪不可則退而處梅池草堂聚里中少年論心學明先王之道成就良子弟爲國家用亦當

不廢爲詩。又不可則買舟滿湖洞庭之間。鳴琴振策。懷養德。以此自老。使後世讀吳粵之詩。而思其人。以爲不可及。將與桐江高士並稱。爲大小嚴。豈不壯哉。若徒以詩名代。而無澤于道。卽能奔走漢魏。而稱雄于李唐諸大家之前。知篤行君子不以爲得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引

圭

咏芹堂

孫山甫詩集序

任瀚

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至是。隆盛。閱四十年來。摘菁揆藻之家。朝野相望。淮海孫山甫。以辭翰起家。黔中。入史館。遷諫議大夫。上命督學關西。善作士。與遂菴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始按部。訪余江門釣臺。余逃空谷久。見君嫺雅蘊藉。栩栩若平生驩。明日從事來。齋所得南遊以後諸體詩五百餘篇。相印可。余掃石披雲。一再讀。歎曰。吳大帝之後。散亡列國。若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圭

咏芹堂

其雋永閎。自鮑謝諸人不能過也。始吾讀李獻吉詩。謂如嫺皇。擣鍊補天石。奔走百靈。雷電日月星辰。並躡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鍾在縣。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其橫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奪旗。而登壇嘯咤。千人皆廢。讀張愈光詩。如巨靈擘太華。黃魔太髻決。罷唐其險。惟詰屈。雖不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而無斧鑿痕。今吾讀山甫詩。則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見滄海有無中。登氣樓閣。盤薄煙霏。景光萬狀。便翛然起。僊靈。

霞外之思如君茲選當與高子業顧華王格力相埒誠足劉建安鋒劇六朝壘惜二君已宿草不及見也吾聞龍嘘氣成雲雲之靈龍馮之然龍非雲之所能使爲神物也人嘘氣成聲聲之精者爲詩人豈詩所能使爲聖賢君子者哉語曰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周鼎鑄僮而斲其指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海固欲爲聖賢君子者其神明內蘊思若懸河吾愚其或嘗試于大巧也故以是飾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毛

朱芹堂

李三洲詩集序

王漸達

昔司馬遷以布衣客齊梁南遊江湖東適會稽探禹穴反而歸乃作史記杜甫以天寶之亂流落巴蜀徘徊于荆襄間日與赤甲白鹽滌瀾洞庭屋谷波濤之幽險勝絕爲伍其飲食夢想悉歸之詩以發其孤憤之懷蘇子瞻之貶也浪跡于湖黃江浙閩越僭萬樟嶺之鄉瀕死百折至于豺虎之穴鼯鼯之窟皆有姓字石刻傳焉故司馬氏之文渾雄而炳鬱杜子美之詩兼備衆體古今稱盛而子瞻之詩文浩浩如奔江決河一瀉數百里而莫之禦而其波瀾翻覆窮極變態可觀可愕其奇壯有如此者說者謂三子皆得江山之助其信然乎予友三洲少敏而力學博極群書識其體要未達而詩文籍籍在人口中及觀光于京師官于兩浙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屢遷于川蜀湖湘甌閩越諸省間殆將歷天下之半而過之故其于山川之形勝風土之習尚古今之迹僊佛之居聖賢過化之地登眺之懷一一拾而歸之詩故其詩之變態不常靜者如厓幽者如谷淡者如霏烟麗者如巧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毛

朱芹堂

卉奇者如噉怪者如壁活而迅若驚濤廣而平若夷岸其無所不有也若入洞庭之墟雲夢之澤心亂目眩而不能遍焉所謂得江山之助者非耶三洲子當明盛之時履顯達其視三子之執執然于逆旅間徒寫其悲些之情舒不平之鳴者迥異矣三洲子歸復篤志于聖賢之學凡世儒之高談心性浸淫禪覺者力辯而深闢之以歸于中庸言行之際適與予意合他日與三洲子疊百仞之基登高明之臺去耳目于支離掃膏天之花蘂尋孔顏樂處不于江山而于人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元

味芹堂

越山社送李三洲詩序

王漸達

自越山詩社成入社者凡十有二人天游陳子約中余子樛亭黃子丹山方子鶴臺招子虛谷江子三洲李子泰泉黃子右溪倫子雪厓程子稗石倫子與予也未十數年間離而合合而離者復屢焉約中子歸于浙天游樛亭鶴臺已物故所存于社者惟八人既而三洲子自楚蜀而歸泰泉二倫子自留都而歸雪厓子自西甌而歸喜得一欵聚相與飲宴哦詠今年春泰泉子復以召趨夏三洲子服政于閩秋初又聞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然。而。猶。能。屹。坐。壇。樹。乘。風。笑。咏。以。待。諸。子。吾。知。社。公。亦。或。愛。而。憐。之。則。予。之。寒。拙。不。能。追。從。諸。子。雖。不。免。于。山。鬼。之。所。擲。掄。其。將。不。爲。社。公。之。所。憐。憫。耶。三。洲。子。行。諸。同。社。猶。舉。故。事。祖。餞。以。詩。編。其。序。于。予。予。三。別。于。三。洲。子。不。能。不。重。有。所。感。也。爲。述。其。事。而。書。之。使。山。鬼。見。焉。殆。爲。之。憮。然。也。已。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沈青門內人詩序

王慎中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爲江湖詩人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爲行草書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舉人也。是時青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滿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遊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以驩然于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公所閱詩卷也君顧謂斯行獨有意於予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巖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余喜觀君方窺其笈冀見一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視酬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于無聊不繫之跡快斥物彙連觸景光春撞其鉤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于廟朝則見爲瑱迫傷劇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詠遊適之作近于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于覽觀京都恭睹

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爲應制之篇形容功德頌  
美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容司存  
蹈巍要而昆清切者競其體況豈材之兼者固不以  
所處自爲限局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  
生其土而故少司寇省庵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  
聞廣益闢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歷歷有倫  
非生于窘窶囑側者比也則其長于彼而且兼乎此  
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敦風致藹然其  
所爲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于聲律之外如彈鋏欲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邀公子之車歎戶必得入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  
猶餘神色持幣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  
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筇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  
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蔑  
落無用雖託以爲佚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  
見于此卽窮者之于詩雖肺腑錫鉤棘以艱拂工苦擅  
能亦資磊砢骯髒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  
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  
徒以爲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

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磨歲鏤歸于漸  
化已矣予敘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啟衆人之好又慨  
其昔壯而今憊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朱碧潭詩序

王懷中

詩人朱碧潭君汝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歛波濤以爲壯也登匡廬山游赤壁覽古名賢栖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爲詩耽酒自放常其酣嬉顛倒笑呼懽適以詩爲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爲意者其詩不行于皆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汚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淹墻戶曾不可食其爲書併耶取筆研投擲之欲以怒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五

味芹堂

君冀他有所爲君不爲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詣問市中莫識爲誰久通知其爲君也吏人至門疆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裋而長裾闊步趨府守下與爲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畫濕旋拾櫛葉煨火燒筍著茗以飲守皂隸忍饑詬罵門外君若不聞于是朱詩人之名譁于郡中其詩稍稍傳于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

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

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于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費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事于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于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于外詩之不足賈于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贊色卑而詞欵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鑠肺酷于所嗜雖無所計于外而猶不能忘意于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既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于身後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五

味芹堂

梧岡詩集序

王宗沐

心與物寓于天地之間也。其皆有至乎風行于天，方其怒號突咬，被于山林，萬竅無不遭而聲焉。而受者亦必以高下爲量，剽疾輕緩小和大和各自成律，而卒莫相一也。方是時，謂木與風本有聲也，而皆不能無所得，謂木與風本無聲也，而相遭則鳴常而不拘，變而不測，非所謂至者乎？詩聲也，而待于觸自田夫野叟與夫遷人戍卒、嫠婦、羈臣以及學士大夫，其情之釀于中者，溢咽抵噎而不能不待于觸以發，無待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則至者不出卒，亦撓剔皮膚而不足感人心，以傳于後。世故雄者，兒戲造化，芻狗萬物而一不足當其心，氣完量大，叫號掉發以遂其不平雅者，密濡修飭爲方嚴，其和平委蛇當于中，聲道奇者不稱焉，而卒亦莫能廢要，不盡然而皆得其至，則傳此其大都也。自聲華繁艷，士人沉于其中，沒脰及腰，不能自振，凡夫世之可悲可慕者，舉得入于中而搖之，則心之至者不出，無以鈞深物之至者不合，無以取奇其于雄者不啻不能，而于所謂平和者亦以排比聲偶挑于外。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

味芹堂

而引其中卒非鄙猥者之所能道也。唐人以詩律名家，而一二尤桀者始必有得于禪，取其寂寞枯槁之趣以洗其器腐，憧冗之衷，猶之濯垢以沃而解結，以鑄而後僅窺于詩之際，嗟夫，何其有限而難也。物遇其至者適得則矢口濺沫，不失于妙而苦者往往白首閉關而卒莫能窺也。此非所謂難言者耶？余嘗以是求詩而卒莫余爽也。乃吾師梧岡先生少負才，特性復雅淡，不與時競，往嘉靖癸卯間嘗守台，白日常罷輒把卷自哦，余爲諸生嘗以業請見先生左右，圖

爲舍筏之計而奔走于官未能也十年流轉遇先生于長廬再聯官于廣右每見輒知先生之得于至者日深而不止而非余亦莫之知也故以是復先生云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三九

味芹堂

白巖山人詩稿序

王宗六

嘉靖庚申余廉訪江西時江陽白巖柴山人遠避匡廬旅寓城南屢獲促席譙坐山人編服攬形與之語大奇若決水東注風振落木錙屑下紛紛蓋嘆于中而薄于世者因索其詩讀之雅淡和平掉洗埃壘幾風人之趣余惟山人以才不售而所抱有以自樂遊公卿間獨發其談棕泊然無所求稱其爲高爲之刻其詩未幾會兵事又移官去不及爲山人序比甲子余乞歸臥龍陽山中而山人復來訪索余終序其詩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卑 味芹堂

太末去余居七百里險絕盤桓山人不走權勢有力足重山人者而問余寂寞喜且訝亟沽酒燒燭得悉叩山人所畜業焉山人曰始吾爲詩見有爲之者物峙其外而吾揣于中時非無獲而不得者嘗十五也今余之于物也遠之于賸然之交矣而不見其際也不吾之動于感也至彼幽然之原矣而不見其昧也不覆于嗜欲而獨遺吾真凡礫然紆吾前者皆吾所欲道也筆之于書而不知有言矧工拙耶吾如是而已

余曰茲獨言詩哉進于道矣曩者余奇山人謂能外

升沉富貴不介意也而獨工其詩今乃而後盡白  
人昔韓退之送高閑上人云其肯近禪于物泊然無  
所好則情事刊落無以發其不平而其技不工是亦  
述其情拘于方云云者烏乎然夫詩何爲者損天地  
萬物激于耳目而以語道其精彼不平者之所起衝  
然與物爲擊以已之情而逆物之狀則有對鼓吹而  
泣者又安有得于天入于微而傳于後也古者才人  
逸士或寄傲于山川或耽情于飲博幽人離煩羈臣  
孤客亦以其怨憤雖爲未幾于道皆能執此以拒塵

明末授讀

卷三十五

序

望

味芹堂

垢而薄世味其詞亦時造于微夫深一情者拒衆情  
拒衆情者露天真則其爲詩也猶之奇焉而言乃微  
况如山人者乃忘衆情而反天真刊落身世與造化  
遊則其爲言深于道矣又安在其淡薄頽寂無以工  
其詩疑爲也余誠不足重山人而多病養拙山人以  
其迹蚤退似知化者不辭遠道索余終序其詩故余  
道山人所以工于詩者山人且期入山忘言嘿存倘  
他日再見示余虛而委蛇焉則余且反走矣山人名  
惟道字允中白巖其別號云

池亭倡和序

羅洪先

唐以詩取士故其詩猶今之經義人皆習之其精神  
所及可以動物而遺世故其名于時者各有師承或  
結社相招互切劘以求長益至國初吳人猶有聘社  
師開詩榜者余以是知天下之事未有爲而莫倡美  
焉而莫之和蓋自三代以來學校之設所以相觀而  
善者其說已然獨詩也哉今世雖俗汙習下至于奔  
走利欲亦莫不有朋比附合之人然後足以通其窾  
隙深其機穽而人莫可奪獨詩也哉方其朋比附合

明末授讀

卷三十五

序

望

味芹堂

之初亦非必保其心之無他而遠貴其謀之皆善也  
及其智慮漸周意氣漸協始有不容暫離者今世獨  
利欲爲然耳求之于詩已有所不暇又况三代之學  
校哉使今世有一人焉卽所爲詩求如吳人之用意  
雖非絕藝然視今世之朋比附合固有間矣使又卽  
是以求三代之學校所以相觀而善者以或庶幾于  
萬一縱未速成其用意豈不尤勝哉然竊觀今世講  
仁義服道德者雖其黨與甚多每不取信于人若不  
利欲之卑幼豈獨驗于彼不驗于此歟亦果無倡之

者歟抑有其人而人之逆詐與求備者之過無南湖  
劉子某早以病廢好爲詩與之遊者數人更數年而  
意不懈常見其池亭倡和集錄而知余言益驗也嗚  
呼劉子獨驗于詩耳不有進于詩者耶劉子縱未暇  
余所將俟其人而況今世有是人也嗚呼余獨幸劉  
子之猶驗于詩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五 序

望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五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序六 詩集中

壽梅集序

文徵明

松江在元季時鴻儒碩彥多避地於此自鐵崖楊公  
而下若錢惟善思復若孫作大雅若陶宗儀九成邵  
亨貞復孺皆傑然天下士而土著之士則有陸宅之  
董良史衛山齋諸人又皆才雋喜文雅遊相翼雖更  
倣擾無忘問學唱酬吟諷不以時廢風流文雅照映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味芹堂

一時比入國朝而袁景文顧董中遂以清辭麗句大  
鳴國家之盛不可謂無所自也朱靜翁楚材者嘗遊  
諸賢之門文詞行業亦袁顧曹耦嘗被薦起家而用  
不盡才旋即廢死其子士誠沾溉之餘亦以詩名余  
嘗讀邑志而知其人蓋清修績學之士也近得其所  
著壽梅集於其諸孫察卿詩才百篇清新爾雅緣情  
寫事隨物賦形命意鑄詞無一長語宛有前諸賢風  
格師資源委實以興之然諸賢生當叔季風塵頽洞  
奔播流離見諸論著多悲憂刺促之詞雖袁顧大家

際會昌時，顧以勝國遺材，履維新之朝，攝首而畏尾，  
怵懷蓄縮，求其和平，蓋亦難矣。君在宣德正統間，當  
承平極盛之際，隱居求志，外無兵戈之擾，而居有丘  
樊之樂，文酒燕遊，親戚情話，發爲音詞，紆回冲遠，無  
有吁咻，真鳴盛之作也。惜罹變故，遺草燼滅，察卿與  
其父福州公子文再世搜訪，僅僅得此。夫金膏水碧，  
奚以多爲？嘗鼎一臠，足以知味矣。雖然，名世非難，傳  
世爲難。古之作者，泯沒何限？是在後人耳，不得其人，  
雖巨編完簡，往往置爲篋中故爾。余見亦多矣，矧此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二

味芹堂

出於蛛絲煤尾之餘，非察卿之賢而有文，安望其慎  
葺而有傳哉？吾於察卿有慨焉。且鐵厓諸賢，皆一代  
偉人，求其後嗣無聞焉。而朱氏自靜翁以來，垂二百  
年，歷且數世，世有聞人，人皆有集，如所謂靜翁葵軒  
玉洲福州及此不一而足。夫亦盛已。昔王筠自譽其  
世謂七葉之中，人人有集，朱氏何忝哉？

前後入蜀稿序

唐順之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  
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  
能徧，于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士，其力足  
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鳶挂保之阻，然其情志有  
所累而不能遺，于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  
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  
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我巫青城之  
竊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于天下，然陸則拒以飛  
厓，斷棧水則隘以驚江，急峽聞雷霆而駭日月，其險  
且遠，亦甲于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以其險  
遠，不能至于是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  
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怵于險而忘其  
爲勝，于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  
衰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竊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  
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總綫顧慕不  
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  
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三

味芹堂

所接而奪于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為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于是大夫缺于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辨博噫嘻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為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為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為郡守也于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四

味芹堂

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詩既刻為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燕閒之間宜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羅谷之上也然則不能自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有得焉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五

味芹堂

項子瞻詩選序

彭軺

項山人子瞻者以八十老死其所刻詩雖有他名公序余謂序詩如寫照必與其人久處熟其顰笑喜愠眉髮而麗神在我手然後付之筆端自有不似之似假令貌人于半面即巧繪手所謂似形而神則遠矣余習子瞻頗知其詩暇日別選而梓之爲之序曰子瞻集中自六朝初盛唐逮錢劉之調無不參其晚唐之惘然著聲者間或有焉要之自爲子瞻詩成一家言矣余常憶與子瞻共題余率矢口自娛吟訖付覆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太

味芹堂

既而子瞻撚髭苦心洗琢期于藻瑩始出初示余每歎以爲不及也且余知子瞻詩不獨以詩蓋以諸子瞻之平生子瞻于經史群籍裨家梵典無所不讀而文選徐庾諸俊之什尤所酣濡者少以帖括置場似可垂手一第頃試輒不收置弗更業日召客豪飲家用益落晚赴公車官上林非其好也棄去歸結茆南湖之溪數往來僧寺間惟韻人之落魄寄食藥囊坐隱者與偕故其爲詩榮爵之俗狀寡山林之幽趣多也况詩者人爲之人之貴賤泰約各有其遇端邪清

穢各居其品性質既殊音節自異操管握槩之間其肝腸肺腑寓焉假令曳組紱而語欲涉乎江湖披敝緼而體欲標乎臺閣是之謂矯顧真者流形盎然自吐卒亦不能矯也夫爽語擊目密揆刺精愁苦易工歎愉難好革木震蕩衆庶聆之而悅絲竹要眇惟遠于音者賞之故自奇視平者忽以拙度工者昧郢人之書待郢人而說燕人雖玄鑿易盡焉且詩昉于諸采于風範于雅恢恢乎博哉難以拘方而議即如二南之卷耳倚木江沱多露標梅草蟲其飾春以雅耶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七

味芹堂

郢之柏舟終風城漕采非其衷怨以憶秦之小戎無衣蒹葭黃鳥其氣悍以直衛之定中淇澳其義闕以徵邠之七月東山其緒繁以委仲尼不能強之而一也二雅之變者其人遭讒念亂賦役羈旅大都發幽憤惋抑之詞而騷之哀吟由此而興仲尼不以正雅律之也然則子瞻之詩當就子瞻而論豈必世代品式一一李杜高岑之哉近時能詩者雄偉奇崛稱高調矣而黃金白雪大陸風塵滿紙而是且挾齊秦之勁亢乏江南之柔婉不過藝家一體耳迺遽繫轡中

原持其技亦幟天下。以率賓區文墨之衆則過矣。錢起首變開元天寶之格俾後之作者日趨卑下而摩詰愛之王楊盧駱未脫梁陳輕艷而杜甫尊之黃魯直詰屈澁晦較蘇之流暢迥別而文忠譽之使後有右丞子美長公其人必于子瞻有愛而尊之與之者矣。有慕子瞻者曰某不及子瞻之親幸求之于神余語之曰乃子瞻之神則詩焉在耳今爲子一敘列其爲人將焉歸見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八

味芹堂

詩集自序

彭韓

襲余弱冠薦於鄉有餘功暇日可以蒐獵百氏凌厲千古奈何晏遊惰學復以楸枰送流景也余當其時雖性好爲詩而莫知詩之所以爲詩後十餘年登第寓京師則京師者四方賢豪之湊而騷墨藻翰之窟也于是有談初唐者且揭風神拔俗之雋純璞未雕之真聞其言若不復有高岑李杜也有談杜少陵者稱其清輕雄壯頓挫而沉鬱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悲言悲在樂言樂各彈厥趣聞其言若不復有錢劉明文授讀卷三十六九味芹堂皇甫也已而又有談中唐者予拒之曰中唐氣凡而體弱是何足溷吾耳哉而談者則官曹之長翹翹先輩也強聒不余舍俛而聽者累日始知其詩之爲吐露條達而大厯諸子爛然名家不虛也自是循所聞而試爲之奈何家魯之質徒隔涯睇望恍然目擊而身莫之詣也蓋詩之所以爲詩者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故中唐之視初盛遠矣初盛唐之視晉宋有間矣晉宋之視魏祖與孫也魏之視漢父與子也不同言而同妙以稍得其神也夫神者何

物也。天壤之間，色聲香味，偶與吾觸，而吾意適有所會。輒失口肆筆而泄之。此所謂六義之興，而經緯于賦比之間者也。賦實而興虛，比有憑而興無據，不離句字而有神存乎其間。神之在興者，什九在賦比者半之。此國風小雅不傳之秘，而靈均之騷所獨濡染而淋漓者也。莊周嘗以玄珠喻道，謂離朱喫語有不能得，而惟象罔得之。夫象罔之所得者，豈可得而強哉？予之詩每不足于興，其詩有無詩也。且予既好爲詩，則于無韻之文，何啻雞肋顧自宜而省署隱而囁。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十 味芹堂

林人往往以文字索我，日言余之所不欲言，又貧不舉。姑賣文爲活，于是空容曳白之夫，與屠沽市販咸來，以文見索，藉其微貲，以備晨炊。齊枵腹日言余之所不屑言，故急書而畀之，仍急燬其草，不藏副也。語曰：日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鼯鼠五技而窮。言貴專也。余之詩所以弗入工臻與者，殆文爲之障乎？失之文而又不之得，是以藝家惡夫兼也。頃者友人進余以戒定之學，諄諄策余以年長日暮，曷不思所以脫離生死而循業此浮蔓贅？

疣之言爲余聞，而是之嗟乎！人當意氣盛壯之時，科目之不足而希富貴，富貴之不足而希功名，功名之不足而希詞藝，即翹翹弗獲，無不攘臂而圖之。迨乎晚節末路，悉幻而歸諸空，于吾無與也。余自是可以忘言矣。第平生所撰著精神肝膽寄焉，幸而存之家塾，俾後之子孫不見吾之鬚眉頰頰而見吾之精神肝膽，兄嫂梨苦李之嗜，或有同于予者，倘非其人而捐以費，亦何能與焉？

先夫子曰：具談典字遠在詩傳之上。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味芹堂

詩自序

朱長泰

不佞蓋嘗論詩至難自爲詩十年未嘗敢自滿志也  
嘗皇皇恐一言之無比于古嘗畸于人不取爲溺音  
習移又未嘗敢叫騁自壯與世諸君子善鳴堅白者  
充故十年不求名人亦不我名然以名如諸君子雖  
熒然傾一世不佞亦不敢願焉歲己丑冬過吳門訪  
李叔玄于虎關叔玄少年希古甚盛自爲詩美秀有  
唐人之聲則索予詩讀之爽然大喜相結以不佞者  
能不爲今之詩也叔元苦持去刻之業不得止叔玄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主

味芹堂

顧叔玄獨好謂我能不爲今亡謂今將目我爲不祥  
厲物哉我故不愛名如舉人者不自爲地乃不辭自  
爲解以序曰詩之用尚矣不佞何敢與焉其義則竊  
聞之詩者施也詩之章曲道其志詩者持也持之禮  
義善其情兩者備而後音節生焉故曰文采節奏聲  
之飾也三百九歌無議矣古體絕于正始近體絕于  
大曆非其比詠聲華之絕施不諧而持不正也要以  
古人言志理情則爲無詩故詩有本有末亢者夷者  
深茂者清冲者奇者典者華鮮者吟焉各得其性之

所近總歸于和諧無不合則有本之故如百昌生而  
有根未有離情而得爲詩今世之言詩者家宗漢魏  
人擬開寶以爲繁宋元則斌斌盛哉然名耳其實亡  
以過夸大之士鞭叱風雲睥睨天地目爲高矣然而  
洗泮無常遠不相次則傷體也博比之士稽按成言  
鉤引故實目爲富然而補綴離跂而結屈不可韻則  
掩于情也都華之士采鮮美楊聲調爛然鑑然目爲  
工然而塗飾逕外往往僞而去其真則無質也樸古  
之士損約文物的施情理以要于雅而其希踪太過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主

味芹堂

高而鬱乾而無聲則又質而不成方也清貴之士恬  
簡自好冲情諧曲以要于和而其易而薄拘而不能  
變致澁而骨易則又不成格也故貌之或佳神之不  
善句之或工章之不合調之或諧理之不中篇之或  
成體之不適其末未嘗不似而本稍陵夷也夫使天  
下之物若薰猶雖盡無薰不累有薰外而薰中且令  
天下不知薰故孔子曰惡似而非此微寧無過宋元  
殆又甚哉不佞心塞而目能辨真性孤不能同波于  
時而有古癖自少居平憤憤以爲詩雖小技然大雅

關天地元音萬古不可磨滅故時猶往往與淫蛙迭進退而定自中唐以來沿到今垂千年響絕寥矣雖曰世喪道則人心亦使然夫好名速成護拙欺人賢豪才子往往有之故始不得不借色以佞行既則流遁而錮情其究不知古人之是而已之非以旦夕虛名熏心號曰陵古而無前要古人已陳無口莫舌爭矣百年之後吾等亦無口而使後人寘我同古人委定其短長失得措足何地乎唐十才子以來今聲稱得無如前錫一生聰明嘔肝之用竟令聲與名滅不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古 味芹堂

依義不可出此自弱冠鄉舉後與里鄭允升遊得知誦所爲古人詩三年而求之意倪知有端矣未得其骨又三年而求之體局知有會矣未得其機尋仕爲令膠膠日夜簿書徵會之不給廢墮故業爲詩亦耘耘支離似不可進于技已乃艱歸杜門五年重得閒汎濫于諸家初深求之一年而率二年而出又微求之一一年而澤二年而揚今乃求之罔象于古人神境有無離合妙解旦暮之指稍稍涉涯而望中似津津焉然又踉後之界過此未知而力已竭矣不知所進

故不佞獨論詩至難奈何今爲詩易之也易者從外難者從內穀種子土發爲苗穎而采苗穎不可生穀故內求之其勢必出而外不可復入故曰傳神全在阿堵中四體何關哉雖然不佞大言矣行之惟艱能不爲今不能爲古幾莊周言寄跡者之造怨耶若夫不悅遠而高不詰屈而博華而實雅而韻清中而王則古之人古之人哉庶幾千秋雅道之屬乎國家運至隆作人至久天下至大必有卓絕一代之豪起而任之長春將執業低首而事焉詩興意在茲乎意在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古 味芹堂

茲乎

先夫子曰朱長春字大復湖州人萬曆癸未進士饒有深湛之思微染習氣不甚爲害亦一作家私記大復烏程人知尉城常熟陽信三縣升刑部主事削籍罷官里居修真鍊形自比丘長春牧齋謂其累凡案數十重梯登其上反手蹶足如鳥之學飛以求神舉墮地重傷僅而不死

詩集自序

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罟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夫

味芹堂

古者國興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謠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復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而不復聞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罟也呻也吟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七

味芹堂

比焉興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于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於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也李子于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于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聞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予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依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

先夫子曰李夢陽字獻吉大梁人江西提學副使自明初以來文之正統未嘗之絕然或過于質直則邊幅自狹或過于繁縟則靡弱難收故有不得

不變者變之之道則本之太史以求其潔本之六經以求其精微而已其時王文成可謂善變者也空同乃摹倣太史之起止左國之板實初與文成同講究之功文成深悟此理翔于寥廓反謂文成學不成而去空同掩天下之耳目于一時豈知文成掩空同之耳目于萬世乎

私記空同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至正德改元進郎中十年之內凡三下獄至是劉瑾必欲殺之以康對山之故得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七

朱芹堂

舊集自序

屠隆

今學士譚詩文者何其若庠戰方內哉腹不習先民足不登大雅嘗試呶嚶稍比音節輒參口而薄古人夫古人安可薄也當其卒業此道神搖搖乎蹈茗荒而上之之而遊乎九天之而遊乎九淵取精多矣用物弘矣業大以侈矣及其日久論定名言幾何其大者才寥寥數篇爾而今學士往往富極於數百萬言則古人不既拙乎古人之業專精一家而今人好獵衆體及其卒也無當一家卽奚論衆體矣則古人非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九

朱芹堂

拙也余自總角學伊吾時有所得多棄而不收今存者什不當一二曾不敢望今之君子而何以夢寐古人爲客語屠子曰往子與客論詩文於京師則古誼今甲是乙不此瑕彼瑜多所彈射言辯矣而持論卒無定子知詩美與惡與何說而定屠子曰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其適者美邪夫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詩有萬品要之乎適矣今夫天濤即出山川鼎晶六合曠朗黝黑霍霄雷電交至崩雲走雨惡風飡衍其狀異矣今夫閭風之上泰山之巔鴻蒙超忽萬里几

席陰崖盤谷下臨千仞紆迴瀕洞龍蛇鬼神宵不可  
測其境殊矣今夫長波鉅海回蕩六幕天地若翻日  
月倒行險壯無極也而清溪白石之間渟泓澆澆浸  
日崖鑑須眉小大易觀矣今夫鄭衛之郊邯鄲之道  
茸茸者艸邪華灼灼邪歌懷春之章稱勺藥之詩則  
可謂至麗而方瞳綠睛之夫采芝茹松剡形息景叩  
大石而謠履巉巖而邀榮枯殊致矣今夫翟冠翠翹  
縞衣綦巾文質蓋矣洪鐘鼙鼓清濁辨矣然而當之  
無弗適也夫當之無弗適斯兩存之也余讀古人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味芹堂

詩則灑然以適而讀今人詩則不適斯其故何也其  
美惡之辨與余惡知詩又惡知詩美曰若是則空同  
子所稱金元之樂今盛行民間淫媒而哀思響越而  
劇澆亦快人矣美與惡與曰噫嘻是惡乎快哉余方  
入耳則驟然而心動已則悄然以悲久則氣索索然  
而沉余嘗讀古詩歌讀數過稍厭束書起過而復新  
讀可老也嘗試取民間音讀之能終篇乎何論金元  
此適不適之辨與即余之作吾取吾適也吾取吾適  
而惡乎美而惡乎不美吾又安能知之

東遊篇序

蔡汝楠

汝楠每誦唐人詩於音響推移之際未嘗不深致思  
焉至于一人之詩其自謂晚節細于詩律然自後人  
評之又云暗化于時斯獨何與大抵聲律之工學士  
大夫之所可爲其平促悲喜恬愉慷慨繫于時事者  
學士大夫亦不自知其聲音之所之也惟茲東土汝  
楠曾以行人奉只尺之書遨遊其間登泰山絕頂中  
夜覽日出處訪明堂故址于岱麓憩五大夫松下飄  
颻有凌薄風雲之思循蒙山尋洙泗放乎鄒嶧而脫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味芹堂

駕焉以爲平生依歸在是惟時爲嘉靖甲午汝楠年  
甫二十值四郊無兵東土晏若遺風善政所嚮可述  
藩郡州邑相逐命使雍容甚都而汝楠周詢驛道好  
爲短長咏吟無非宣穆風而紀盛事聲律雖曰未嫻  
大雅君子翻有取焉及今再遊叨長東臬初自北海  
隨歷青齊乃見驛道騷然行者靡屈遘人告饑薊門  
傳警海卒助勤援師北嚮兩浙徵兵河洛飛檄其有  
不供則麗于刑長臬踰時乃有民窮法衆之悲自惟  
年歲四十有五鄒魯歸依之志旣在再無聞境內疾

苦所感又復如是其慷慨繁欬之懷發之于詩曰且喜天門近懸愁世事艱又曰空持使者節旌騎擁征輪其他山川亭榭之詠不過聊逐同群以永時日審音者辨之常不待闕轡灼知激而成聲然已雖稍嫻律句豈可同語于常年之致哉嗚呼從此以邁負荷實難進與止汝楠必處其一焉幸而群公宣力屬贊昇平抑幸而乞身山中俾吟擊壤卽今之慷慨繁欬者亦當暗化聲音之所之固未可期也宜識歲月以俟遂輯東遊詩凡若干篇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主

味芹堂

先夫子曰蔡汝楠字子木德清人南京工部侍郎白石文沉鬱而秀少紆細之致

王辰玉紀遊詩序

唐時升

王辰玉先有紀遊刻又自彙其紀遊之詩凡若干篇南自浙江北至于盧龍之塞所見巖谷之美林麓之麗江湖之觀與夫道途寒暑晦明雨雪之變化皆具而惟愉愉怡幽閒感慨之思雜見其中置之左右不使久而忘焉蓋余足跡之所及者亦過半矣誦其詞想見其處歷歷若再至悠然思恍然太息不能自已也夫世之山川人物禽獸之形見者未必愛也及工畫者觀之則咫尺之素可以終日把玩而不能休蓋吾之于物動而遇之其感淺靜而遇之其感深况夫山水之樂寄之翰墨之精微豈止于畫而已乎余適四方登眺行役之際觸境會心輒欲有述懶復自廢今遇風雨之朝燈火之夕默默自省則向之朝霏夕靄墟煙野燒忽如夢中所過而已余以是嘉辰玉之好遊而能使之不忘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主

味芹堂

先夫子評叔達文亦子柔之亞百家私記嘉定四君子程孟陽嘉燧李長蘅流芳婁子柔堅及叔達也先夫子評子柔文傳震川之規矩而才不逮

劉成齋先生詩序

顧起元

詩以持人之性情天地之神理寄焉古人之爲詩也無亦惟是取真情與真境緣飾之而已矣晉宋齊梁最稱浮靡然其一時人物之風華情態之豔冶可按而求則神理猶未盡離也自摹擬剽竄之道勝稱詩者往往以其所不必感之情與其所未嘗涉之境傳而成之其音響膚澤豈不自謂爲漢魏爲盛唐然而神理之存焉者或寡矣夫所謂神理者固亦不出乎音響膚澤之間然是音響膚澤者神理之變化也吾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三

味芹堂

才不如古人學不如古人思不如古人工力不如古人所謂神理者固已寂寥而不輟秘抑而不發矣乃欲以音響膚澤間襲取之以爲工豈有神理而可僞爲者哉余益觀關西成齋劉先生之詩而有味乎其言也先生之詩以真情緣真境而以真語出之其音響膚澤不摹古人而特寄焉以寫其心之所欲吐故今讀其詩而先生孝友嫺睦之行寔產悱惻之思穆然而如覲其人則以其爲神理之所寄也視彼摹擬剽竄者情與心反境與情反其真僞何如嗟乎受石

彈絲舞干揚戚不足以感人蟲鳥之嚶鳴草木之變衰人有爲之驚心動魄者彼其無作而然乃天地之神理有待而興則人情之流遁也昔王符前賦頌之徒苟爲饒辯屈蹇之辭疏陳誣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怪于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由此觀之宜先生之詩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故因邑父母劉存吾先生之命而序之存吾先生于先生爲同年友精于詩法而拳拳與先生之弟司成君哀其遺文如此有古者歌棠伐木之道焉可以觀其此也夫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三

味芹堂

錦研齋次草序

顧起元

昔士衡文賦有曰詩緣情而綺靡。斯語者謂爲六代之濫觴。不知作者內激於志。外溢於物。志與物泊。然相遭於標舉興會之時。而旖旎佚麗之形出焉。綺靡者情之所自溢也。不綺靡不可以言情。彼欲飾情而爲綺靡。或謂必汰綺靡而致其情。皆非工於緣情者矣。范蔚宗言情致所託要當以意爲主。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夫苟不謂芬芳爲意之萌芽。金石爲意之節度。適于以文傳意之後。旁舉而益之。至使雕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美

味芹堂

纘發積之工。掩其真美。矯枉者遂疑雅頌之平典。非陶咏性情者之所庶幾也。豈不陋哉。蓋余讀愚公鄭君之詩。恍然更有悟于士衡之旨也。愚公蚤歲工辭。才名卓錫動天下。其所爲詩。壹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自頃工部集與錦研齋草行。一時雅人購之。嫌情翔貴。居無幾何。而次草出焉。讀者謂君詩風韻秀出。潤以丹彩。當與徐庾頗謝分路。揚鑣邇乃絢素迭施。文質互用意。若川落華靡。漸近自然者。余三復咏之境。取直尋理。非外獎麗典。新聲絡繹。奔會使讀之者神

艷而色飛。君第夷然求以自暢其情。而綺靡之真致

乃極于斯矣。非夫洞蕩心靈。曲昭文體。孰能溯原入

室。臻此渾與者哉。故曰其根同者。其枝茂。其膏沃者

其光輝。天下未有情不深而文明者也。太上忘情。故

忘言。中下不及情。故言而多踴。若情之所鍾。正在我

輩。惟善言者。鳴而暢之于耳。尋宜幽鬱之氣。鼓吹休

明之化。竹中區以玄覽。不有崇士衡而興者耶。是在

愚公矣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美

味芹堂

竹浪齋詩序

顧起元

余嘗聞人之稱治詩者，以爲必字字句句，盡擬唐人而後可以爲詩。至其評人之詩，或曰工則工矣，非唐詩也，非唐猶之乎亡詩也。嗟茲乎詩果若是乎哉！夫詩首于風，而風噓于世，世降而風移，風移而詩變，此天籟之所不容已，而玄籥之所不能闕也。故古亡是物，今則有之矣；古亡是事，今則有之矣；古亡是言，今則有之矣。古何必俯，絀乎今；今何必仰，摹乎古。並時于寥廓之間，耳惡乎同，其在人也。觸境而生情，而情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天

味芹堂

每以境奪，因情而耦境，而境卽以情遷。蓋今以昨爲非，而暮以朝爲故，烟雲動植，偷佚憂悲，日代乎吾前，欲一有以留之，嘗見其變化推移而莫可以繫著也。吾內感于情，而外觸于境，以其介然不容已者，激而爲聲歌，當是時也，急起而追之，如兔起鶻落，猶恐不及，乃不自抒其情，而尋古人之情，不自寫其境，而擬古人之境，舍真取似，棄我從人，有能赴其所欲言者邪？且使采風者欲論其世，而其事皆往世之芻狗，真境界奪矣，欲知其人，而其言皆前人之優孟，真面目

遁矣。欲如古之所謂典觀羣怨多識者，杳然不可復

得于篇什內矣。詩果若是乎哉！竹浪齋詩草，吾友李君象先之所著也。象先綺歲談經，度越流輩，室無塵雜，居有餘閑，而性獨好吟，遇物揆咏，奚蘖所貯，不可勝載。君間出其什五以示余，余讀之悠然其有會也，其取象也近，不冥搜以爲奇，其銓志也真，不强傳以爲法，能使誦者如洞其心，所蘊之情，而際其身所涉之境，視世之專模擬而掩本情，飾溪逕而奪興象，殆有夷然不屑者。且君方盛年，舉其全力，篤意于詩，如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天

味芹堂

騁飛黃，茲白而當禺中賜谷之時，誠不知其稅駕所至，要以得古人微旨于形色皮膚之外，而獨出其真境界面目，與三唐作者相証于千載之上，使君而竟其所詣，卽前之持論者欲以法古傲君，知其不以彼易此也。余向者河漢此道，久而後稍有悟于霜降水涸之理，妄謂作者必超然獨脫，而後可法可傳，而惜其才志疲薻，杳拖不能復振，故因讀君詩爲次其兩相合者如此，願終與切磋究之，卽世不能亡疑余言，而因以疑君詩，請以一丸泥爲君東封函谷矣。

豐南陽摘集小序

張時微

南陽公沒。墓且宿草矣。余讀其遺文。蓋蓋然傷之焉。公質稟靈奇。才彰卓詭。論事則談鋒橫出。摘詞則藻撰立成。蓋九流百家。罔不涉其津涯。七步八義。未足誇其捷麗。是以士林擬之鳳毛。藝苑方諸逸騁耳。芳譽而希下風者皆是也。然而性不諧俗。行或整中。片語合意。輒出肺腑。肝相嚼。匪臆。蒙真。即授。戟。交刺。亦或舉嫂母為婢。媚斥蘭荃為養。棗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詭。而不知者以為誕。同也。繇是雌黃。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三

味芹堂

間作。轉相詆議。出有爭席之夫。居無式閭之敬。鶉衣藍縷。甘原憲之守貧。濕突不炊。同子桑之閉戶。童奴絕粒而逋亡。賓客過門而不入。竟顧領以終其身。悲夫。以彼其才。逢時遇會。進當朝翔金馬。標表詞林。坐食大官之餼。退而談道講藝。主盟騷壇。猶將響附景。從如楊雄之問字。列子之饋漿。何至青蠅叢集。不復少加封殖耶。乃知喻四傑於江河。謂輕薄之矣。嗚呼。推李杜之光。篋等浪議。為蚍蜉。不獨於公慨之矣。公平生著述甚富。其大者有天經傳。有世統。博洽精詣。覽

者當自得之。自餘詩文。充於篋笥。未經編次。率多散佚。其孫應大稍為掇輯。余得取而觀之。采其詩之雅馴者。刻而傳之。同好。其如全集。則以俟夫知言者。

張時微字惟靜。鄞人。南京兵部尚書東沙文近板。

實獨其序。豐考功描寫曲盡。若俱如此。便為作家。

矣。私記東沙嘉靖癸未進士。為尚書。以日本入犯。勒歸。有芝園集五十六卷。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味芹堂

吳瑞穀詩序

郭正域

古之爲詩者以才以學以實際今之爲詩者以調以句以鑿空襲調則不必才模句則不必學鑿空則不必實際而世之寒膚嗽腹目不見古今事者皆張空誇而談詩矣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孔子亦言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第。妻。清。其。調。柔。曼。其。舌。以。爲。得。詩。之。聲。瑰。瑋。則。謂。傷。調。奇。崛。則。爲。損。致。譬。之。悅。竹。枝。蘆。葉。之。響。而。不。見。黃。鍾。大。呂。霆。聲。海。濤。莫。非。元。聲。也。卽有喙三尺能與耳食者道乎今人之言曰三百篇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圭

味芹堂

皆里巷歌謠田婦紅女矢口而成安事問學爲是不知嚶嚶趨趨輶輶鑒錚蔓草中唐參差模邀博古之士見之而心悸焉夫易用韻言而到羊承筐鬼車豕塗則言理者何嘗不卓詭也騷寫忠憤而胡繩若木豐隆處妃則言心者何嘗不闕肆也漢人樂府泰嫗景星天馬天門象瑜赤蛟則宗廟明堂何嘗不濃郁也是皆損調乎傷致乎由今人之言是易詩騷選樂府反不得玷于王孟高岑之間矣舍是數者而豎以鑿空當之自命于唐人見謂得聲得致吾不知其可

也今人祖獻吉而宗大復以爲不可加一物不知大復無雄句而獻吉無綺語吾未覩其全也吾友吳瑞穀氏所爲詩若干卷其聲調一稟于六朝初唐而所蒐奇剔詭皆唐人所未見所抽思命想皆今人所未窺人且以唐人疑之嗚呼世人知食唐人之餘而不知發唐人之覆是何異摩顛控頤以挾珠于陳人之口而玉海珠丘天地未發之寶則掉臂而不顧也嗚呼非有陶鑄羣品日新富有者未可與言矣瑞穀博學而信託所著文集凡十卷行于世則元美先生序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圭

味芹堂

之以爲於麟之徒云

先夫子曰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少宗伯明龍之文亦學歐陽而加以祠藻與臺山相伯仲

王亦泉詩序

葉向高

亦泉王先生者先大夫同選於鄉之兄弟也吾郡選者十餘人今僅五六先生存小子每至三山此五六先生迭飲食教誨之比于猶子曰見孺子如見而父哉小子泫然泣下日從之遊而王先生年最長最好稱詩間謂孺子評吾詩而序之小子謝不敢然竟不能廢王先生命也乃爲之序序曰孔子稱至春秋而詩亡詩蓋甚難矣而近世率易言之其易言之也失在于尊唐唐于詩稱律令矣尊唐奚失也尊之而至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五

味芹堂

于摹摹之而轉相倣以成風不復知本來性情之謂何則尊唐之失也故變簪之夫而摹其靚麗快心之子而摹其憂危競逐之士而摹其簡遠登高摹贖惜別摹愁弔古摹傷甚者身居宋後語必唐先至使五季以來數百年衣冠文物之雅贖絕幽奇之事不一入詞人之筆端則是學遷史者不紀東漢而源流三百者必舉春秋以前之故實也以故摹之愈似合之愈舛不知其舛之深而徒炫其似之易此所以易言詩也夫惟大雅君子在其內而遺其外得其神駿而

忘其皮毛不合爲合不似爲似則今王先生其人哉

王先生之才力俯而逐時以自詭于唐行當速肖寧論優孟乃王先生不爲也其詩務景傳于情情傳于事事傳于時意得而成聲語到而成韻其用事不避宋而其造語不襲唐工拙得失無介乎胷中而卒亦無失乎其爲工夫先生固善學唐人而深于詩者也而先生固未嘗易言詩也先生少負俊才抵掌談天下事乃竟失一第官僅別駕而再左遷卽未稱窮愁亦困先生甚矣乃先生歸來甚適從二三友人結社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五

味芹堂

命腸絕無憤抑不平之氣微見於篇什中世言詩以窮愁工如王先生固能爲窮愁而能不爲窮愁也者此乃工之工也余小子不能詩然少受詩于先大夫先大夫稱詩第推明三百篇不甚尊唐人先生尊唐人矣而不之摹意蓋有進乎此者得無與先大夫同乎余是以從先生遊序其詩徒守舊聞因重有感于存亡之際也

先夫子評蒼霞草臺山學歐梗槩而學力不及不得其精神所在

百家私記臺山字進卿福清人萬曆癸未進士丁未以禮部尚書直

東閣在政府八年泰昌元年宰相  
天啓四年以少師致仕諡文忠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三

味芹堂

二盧先生詩集序

徐學謨

蓋余觀於吳中二盧先生之詩，而知採詩之係於觀風者大也。夫詩何以謂之風也？詩非風也，而當其所感觸出之以天倪，猶大塊之有噫氣也。蓬蓬乎動於物而不自知，而亦無所不至。東西南北，善行而數變，故謂之風也。仲尼刪詩三百篇，始風於二南尚矣。其他列國之詩，各因其謹俗之變，而互爲之聲。若鄭之靡，唐之嗇，幽之忠厚，陳以巫覡著，秦以駟騷雄，又何嘗以一律概之也。乃聖人所以各存其故而不廢者何哉？取其出之於天倪，而無事于假借，不務詭飾矜勝，以快志意炫耳目爲也。如必相假借，務詭飾矜勝，以快志意炫耳目，如今人之所爲，則列國之謹俗，混爲一風已。則不能以自辨，而採詩者將奚據而觀之乎？余是以知古人之詩，未嘗不同，而所以爲詩者，則異也。夫大江南北，其謹俗之不相爲用，豈不稱較然哉？其發之爲聲，詩大都北主迅爽，而南人則諄其麤，南主婉麗，而北人則短其弱，而要之，不詭於率然，應感之情，卽仲尼而在，均有取焉。南北人亦何相笑

之有、余吳人也、故知吳人之詩、自國初高楊諸公以  
婉麗倡之、稍祖唐調、二百年來、作者輩出、卽其人才  
力殊、稟然皆以吳人作、吳語、務極其所偏至、各自能  
名家、雖間以弱、詘要不至浣其質而漓之也、蓋余猶  
及見其人焉、逮嘉隆之際、而北風日競矣、一旦坐奪  
南人之氣、而少年爭附離之、決臆掉吻、馳逐叫號、於  
是和平雅淡之調希、而傲睨浮薄之音熾、率詞揆方  
不知是遵何風也、哉、乃若剪綴綺語、錯落篇章、情景  
無窮、而轉換有限、始驚艷冶、終於數見不鮮耳、此所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三

味芹堂

謂欲逃乎吳而彌遠于唐者也、故余嘗持論、謂詩莫  
盛於今日、而亦莫衰於今日、適盧中翰仲諤示余以  
先世遺稿一編、蓋伊祖伯仲師陳師名、二先生所著  
余爲卒業焉、見其詩雅以質勝、能會情切景、而出之  
於天倪、絕無今時詭飾矜勝之習、庶幾歲余所謂及  
見其人焉者、蓋二先生皆仕於藏、皇帝在位之初年  
當是時、海內承累朝熙洽之後、人俗近樸、而縉紳士  
大夫率重本質而薄假借、其爲言皆自言其所能言  
卽不能言、必不肯剿襲他人之言、以爲言、矧二盧先

生又皆能言之士、宜其詩表裏洞然如是、藉令今少  
年讀之、直野人語耳、嗟乎、是誠野人語也、則孔子所  
謂從先進者、舍二先生何適哉、余故樂序其詩、歸之  
中翰君刻而傳焉、俾觀風者可以論吳之世也、

先夫子曰、學謨字思重、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仕  
至大宗伯、文得歐蘓之傳、其識見出尋常章句之  
上所著世廟識餘錄、亦有體裁、但其中有因愛憎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三

味芹堂

許孟中壬申所寄和詩後序

萬廷言

初嘉靖壬戌，予以應試來京，與孟誠李君識。許君孟中於衆人之中，因定交於兵部主事南離錢君邸舍。未數日，三人同舉進士。李君早得家學，予不肖從念菴羅先生問主靜之說，兩人常相論議。君爲一菴唐先生門人，謂予兩人言甚當，日喜聞予兩人言。李君英爽超特，予固滯自守，人見謂高簡。君中剛外和，溫然可愛。故予兩人尤喜就君以自潤。蓋自初識及君授官南部，皆中間十餘月，無日不相聚。予兩人爲西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早

味芹堂

年矣。庚午冬，君兵備雷廉，過桑林，告李君已先起復，亦官廣中。予念與君再聚京師，李君以病及憂居家。今二君方良晤未已，而予則已矣。故予爲詩寄李君，有相君論到同心處，回首應憐少一人之句。蓋深有所感，不徒在離合窮通之際云。又明年壬申秋，君移官入閩，自虔遣詩來問。予嘗有祖母之喪，又次兒建明病夭，悲痛相仍，不暇讀。無何，君竟以前吏部講學之故，謫官淮揚。今年春，予臥病桑林，靜追往事，取前詩讀之，見次予之作，云可憐萬里同心者，猶是當年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望

味芹堂

曹郎每出署，馬首所指，兩家僕隸不問而知爲訪君。君有出，僕隸亦不問而知其之予兩人也。三人之交如此。頃之，君赴留都，視權真州。李君告病歸南山，各不相見者兩年。後予奉使過真州，與君泛長江，登金山，徘徊枕江樓者數日，各有得而別。又明年，予爲禮部君改吏部，再聚京師。吏部故事，鎖門避嫌，而予與君日講學，如在西曹時，人遂以爲忌。丁卯，隆慶改元，春予出爲雲南督學，尋謫去。君亦以病乞歸，自是君臥菴水之上，予竟以罪斥，屏居桑林，不相見者又四

身而誠踐過化存神上下同流之實事遂各爲詩而別嗟夫今又十年矣撫今追昔心體宛如隔隔之精洋溢江漢能終無蔽矣乎讀所寄詩超邁精澈往往見此意於言表則二君今所商切可知矣顧予深歷艱難固滯猶昨三復益增愧歎因叙而書之納於二君一藏於家見予三人所同心者有在又志予之愧而冀一君之終不忘也萬曆改元五月午日

真情妙悟在筆墨之外講學之文至此方爲不腐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聖 味芹堂

觀物雜咏序

萬廷言

畫者作秋山平遠往往極其巧於微烟暮鳥風雨滅沒之間而傳神寫照亦灑然快視於丰儀毛骨之表以肖乎其入可謂工矣然竟不能傳聲音於楮筆之所及詩以窮山川草木鳥獸虫魚風雲月露之變悲歡憂戚絕抱孤踪久幽華剝之情與物之不齊咸著於篇可謂博矣然亦不能超然獨詠於無物豈兩者技止有形而已耶雖然昔人有言以有形而象無形斯至矣妙於山水者使人覽之悄然坐天姥而聞清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聖 味芹堂

猿飛鳥不還緘情天末說者謂其有枯淡欲無之趣則亦非淪無聲而滯有物者蓋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夫苟至於疑神則形聲皆可意造形聲皆可意形則其接於見聞之外者亦惟可意會而不可形致也顧良工苦心覽者未必盡識安知筆墨之徑非寫希聲而詠無物者乎憲使青陽施君以所作觀物雜詠八十一章示予予愛其機巧深敏音節華暢因物造意故其意圓因意造詞故其詞透蓋君英敏博洽根究理要剔歷中外多熟世故與人不爲岸府洞中而潤

表故其詩似其爲人讀之麗灑釋膠起慮當所欲言  
至於首詠乾坤所謂來往不停轍誰是將車者則又  
使人當下聲容俱歇迥若有獨見獨聞者發希聲於  
幽渺奇妙意於象數而非徒詠於物者矣君其誠有  
得於觀物者乎夫能觀無物於有物之中然後可以  
因應而妙於物反觀其觀未嘗有觀者然後可以忘  
見而大其觀外無物象內無觀者則心冥寂然詠安  
從生乎是謂莫知其然而然之神此三百篇風雅所  
由出也嗚呼深矣君家九華而近廬嶽今功名方起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四

味芹堂

青鞋布襪非所有事予山人也亦非所敢問異時侯  
君倦游歸第當相與游九華坐匡廬絕頂反觀吾能  
觀者爲有乎爲無乎與乾坤將車者果伊誰乎爲一  
乎爲二乎請從事於斯詠矣

此亦先生寫其自得借題發揮

泛舟詩序

萬廷言

余世家東溪之上溪北爲太湖縱五里橫里之半繁  
抱溪上如玦兩岸多老樹最異者大松千餘株屏舒  
壁竦森秀深鬱夏秋月出當兩岸空處天空水清松  
株納影其中幽光遶碧下一色棹舟遡波涼風徐  
來如大圓智鏡不知身在何世溪南爲小港上抵三  
江口注東西兩大河委流下通會城約二百里其可  
遊者自溪之側左灣楓樹潭始委蛇瑩澈明沙淺渚  
小舟與白鳥浮沉自此抵石岡十五里港水北流而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望

味芹堂

岡逆折南向孤拔數十仞羣松冠巔月夜望之鸞停  
虎峙有禪師菴在焉登高撫檻良疇萬頃星在平野  
朱羅閣皂西山萬壽之勝隱隱皆在几席萬曆乙亥  
仲夏望後之夕湖水初平明月如晝家君命予小子  
棹舟舉觴邀族父太常君吳子維興携二子玩月  
湖上明日夜太常移艇由潭抵石岡而吳子閣卿實  
卿偕來振衣登高飲酒樂甚海白星殘乃醉而別又  
明日各爲詩以賦其事閣卿謂予曰自有湖山未有  
此樂是詩不可以無傳子其一言於簡端予曰此秦

風兼葭之詩之所爲作也。蓋其所謂伊人者名姓本不可考。必高視遠舉。抗精神於物表。而脩然塵垢之外者。當昔秦之風俗。外則悍鷙於馳驅。歛衽之雄。內則頽首於寺人媚子之令。急夸詐而尚首功。已不待商鞅之教爲然矣。其昔高人逸士。苦溷濁之難居。思奮羽翮以自洒濯於清波浩渺之上。而四顧無儔。則聘盼兼葭之遠。託興溯洄之從。庶幾一遇焉。而未必實有伊人之可卽也。然自今誦其詩。感其志。兼葭泯渚。真若有伊人在焉。將褰裳以從之。而忘其爲寓言。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望

味芹堂

矣。詩可以興。不亦信然歟。矧學道君子。凝神明。遠耳目。挹平坦之氣。以滌其邪淫穢積之私。冥太虛之精。以暴濯於江漢秋陽之潔。躬清明而游物初。廉頑立懦。起弊維風。雖一咏歌。夷猶之頃。將山川爲之凝秀。而日月注其光華。百世之下。際霄窮壤。昭昭乎在人。視聽之常久而彌著也。奚必極目於兼葭之縹緲乎。其感人又可知也。今固未能也。然幸當明時。無簪組之累。姓名混於鹿豕。得自放於溪山泉石之幽。漱道德之芳潤。餐兼葭之零露。心境相融。奚啻寓言。則是

詩信不可以無傳也。吾子識之。予嘗謂史有不可信。而論貴當情。謝大傳在東山。若無意於天下。及輔晉視桓溫符堅如搏小兒於掌股之中。卒成大業。此其畜量以含世。乘物以御情。有非人所易測者。而史以折屐譏之繆矣。子瞻自謫齊安。清高自居。傲睨一世。固未免智者之過。然度海以後。所造日遠。庶幾所謂齊得喪一生死者。高風大節。獨不當比於秦之所謂伊人者耶。而世儒誦之太刻。不亦過乎。詩中有及二君子者。因并書以傳。俟學道君子鑒焉。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望

味芹堂

錦帆集序

江盈科

錦帆涇者吳王當日所載樓船簫鼓與其美人西施行樂謳舞之地也。閱今數千年，霸業烟銷，美人黃土，而錦帆之水宛然如舊。姑蘓吳治實踞其上，此水抱邑治如環乙未之歲，余友中郎袁君來宰吳，殫力圖民，斯夕拮据憔悴之衆，賴以頓蘓。踰明年，君以過勞成疾，上書乞歸。凡七請乃得解政去。君性超悟，深於名理，才敏妙，嫻於詞賦，第一行作吏，都成廢閣，間或觸景起興，感事摠辭，有所題咏，撰著越二年亦遂成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吳

味芹堂

帙其行也。友人方子公稍稍哀次付諸梓，問題於君。君自標曰：錦帆集。蓋不佞嘗詣吳，署謁君，君指此水驕余曰：是錦帆涇也。吳王霸業之餘，我乃得撫而有之，不亦快哉！而其實君執掌簿書，冷沐幾廢，勞與余等。余因嘆曰：同一錦帆涇耳，當吳王之時，滿船簫鼓及吳令之身，兩部鞭箠。吳王用之紅姝綠娥，左歌右絃，吳令御之疲民瘵黎，朝拊暮煦。昔何以樂，今何以苦？丈夫七尺相肖，胡所遭之苦樂頓異？乃爾雖然，人生有涯，苦樂有窮，惟山水爲無盡，操有窮之具，遊無

盡之間，而能與之俱不朽者，其惟文章乎？君詩詞登

雜著載在茲編者，大端機自已出，思從底抽，撫景眼前，運精象外，取而讀之言言字字無不欲飛，真令人手舞足蹈而不覺者，嗟嗟後霸業而無盡者，此水乎？與此水而俱無盡者，茲集乎？夫君齒最少，異日名山之業未可涯，涖乃錦帆獨託茲集以傳，倘亦吳王有知乞靈中郎之筆，不靳西施爲君捧硯而令撓藻見奇有如是耶？余所泄治百花洲在其前，而余日沾沾刑名簿書不能有所題咏，撰著俾此洲託以傳也，則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六 序

吳

味芹堂

百花洲之遭不逮茲涇遠矣。假使西施有靈，問江郎夢中筆安在不佞無辭置對矣。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序  
詩集下

潘無隱集序

鍾惺

陳仲醇以丁巳八月至白門與予定交歸而自喜報  
予書曰始聞客云鍾子冷人也不可近噫誠有之然  
亦有故夫坐通都大邑聽四方之士來見見者無人  
而不妙也人無言而不妙也舉士所以求見與吾所  
以見士之意俱不出于名而止士或緣是不能盡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味芹堂

才以自達于古人今之所謂熟者如是而已予則不  
敢士之求見者雖其人有才吾不能苟以名之一字  
塞其求見之心雖其人已有名矣不使之盡其才以  
達于古人不已是吾設心不敢輕天下士而以古人  
待之也然其述似欲以吾之說細其才而奪其所以  
致名之具士滋不悅又不能違心背古以悅人以故  
吾于士寧有所不見見者寧有所不言甘爲冷爲不  
可近而不悔者也然不可以是而料天下士也士之  
有才而確然以古人自待者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

噉名之人聖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而莫能辨也潘

無隱吳中少年才士也好學深思業以友天下長者

有重名自京口持仲醇書見予予讀其詩賦蓋博取

而厚出之然無隱若不自得而有所更請于予予亦

若有數言而數止者兩人相視莫知其故適案上有

謝友夏寒河集無隱取而誦之遂袖以歸讀之累日

夜乃爲詩投友夏及予各二章與其集中所存似有

別開一境者且曰從此以往願更心易慮予不勝驚

喜恍然悟更心易慮四字即無隱之不自得而更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味芹堂

予予之數欲言而數止者皆是物也然使予千萬  
言而得之無隱孰若從無隱自發之哉夫千佛立亡  
坐化不過一轉耳伯牙之學琴于成連也從成連東  
海之上聞海汨沒山林宵冥羣鳥悲號仰天歎曰先  
生將移我情此以悲而轉者也趙烈侯數問相國歌  
者之田相國佯應之已而進牛畜荀欣徐越三人居  
久之烈侯迫然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此以  
喜而轉者也今將以友夏爲無隱之牛畜荀欣徐越  
乎而以寒河爲海水山林羣鳥乎然則無隱之所見

者乃友夏也。非冷不可近之鍾子也。友夏者今之能盡其才而真自達于古人者也。予以古人待無隱。故喜無隱之得見之。不然以無隱才好學深思業已友天下長者有重名。奚取于二子而見之哉。若無隱者。確然以古人自待。不肯以其身逐天下噉名之人。驅而納諸好好佳佳之中者也。

先夫子曰鍾惺字伯敬楚之竟陵人萬曆庚戌進士仕至提學道其文好爲清轉以糾結見長而無經術本領求新求異反隨時文蹊徑

明史校讀

卷三十七

水片堂

胡致果詩序

錢謙益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詩皆國史也。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爲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爲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爲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咏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嘆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于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唐之詩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詩稱盛。皇羽之慟西臺玉泉之悲竹園水雲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窮冬沍寒風高氣慄悲噫怒號萬籟雜作古今之詩莫變于此。時亦莫盛于此。時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與遺民傳老灰飛烟滅考諸當日之詩則其人猶存其事猶在殘篇斷翰與金匱石室之書並懸日月謂詩之不足以續史也不亦誣乎。余自刼灰之後不復作詩。見他人詩不忍竟讀。金陵遇胡子致果讀其近詩。穆乎其思也。悄乎其詞也。愁乎憂乎使人爲之歔歔頻醒。屏營徬徨如聽雍門之琴聆莊舄之吟而

明史校讀

卷三十七

四

水片堂

按蔡女之拍也。致果自定其詩。歸其指于微之一字。思深哉。其有憂患乎。傳曰。春秋有變例。定哀多微詞。史之大義。未嘗不主于微也。二雅之變。至于赫赫宗周。瞻烏爰止。詩之立言。未嘗不著也。揚之而著。非著也。抑之而微。非微也。著與微。修詞之枝葉。而非作詩之本原也。學殖以深其根。養氣以克其志。發皇乎忠孝惻怛之心。陶冶乎溫柔敦厚之教。其徵兆在性情。在學問。而其根抵則在乎天地運世陰陽剝復之幾微。微乎微乎。斯可與言詩也已矣。胡子汲古力學。淡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五

味芹堂

曾房仲詩序

錢謙益

秦和曾棠芾先生有才子曰房仲敏而好學以應舉之隙攻比興不遠四千里再升遣使奉其尊人之簡牘。致其詩若干首。以求是正于余。且請爲序。余讀其詩。風氣警邁。典寄婉愜。雲霞風雨。含吐於行墨之間。矧目鉢心。捐擢胃腎。憂憂乎去故而就新也。皇皇乎經營將迎如恐失之也。房仲之於詩。可謂能矣。其求之斯已勤而得之斯已艱矣。余固非知詩者也。操斧於班郢之門。亦已難乎。余蓋嘗奉教于先生長者。而竊聞學詩之說。以爲學詩之法。莫善于古人。莫不善于今人。何也。自唐以降。詩家之途。輒總萃於杜氏大曆。後以詩名家者。靡不繇杜而出。韓之南山白之諷諭。非杜乎。若郊若島。若二李若盧仝馬異之流。盤空排冪。橫從詭譎。非得杜之一枝者乎。然求其所以爲杜者。無有也。以佛乘譬之。杜則果位也。諸家則分身也。逆流順流。隨緣應化。各不相師。亦靡不相合。宋元之能者。亦繇是也。向令取杜氏而優孟之飭其衣冠。效其頌笑。而曰。必如是。乃爲杜。是豈復有杜哉。本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六

味芹堂

朝之學杜者以李獻吉爲巨子獻吉以學杜自命聲  
替海內北及百年而訾訾獻吉者始出然詩道之微  
滋甚此皆所謂不善學也夫獻吉之學杜所以自誤  
誤人者以其生吞活剝本不知杜而曰必如是乃爲  
杜也今之訾訾獻吉者又豈知杜之爲杜與獻吉之  
所以誤學者哉古人之詩了不察其精神脉理第挾  
撻一字一句曰此爲新奇此爲幽異而已於古人之  
高文大篇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一切抹殺曰  
此陳言腐詞而已斯人也其夢想入於鼠穴其聲音

明文授讀

卷三

序

七

味芹堂

發于蚓竅殫竭其聰明不足以窺郊島之一知半解  
而況于杜乎獻吉輩之言詩木偶之衣冠也土舊之  
文綉也爛然滿目終爲象物而已若今之所謂新奇  
幽異者則木客之清吟也幽冥之隱壁也縱其樓清  
感愴豈光天化日之下所宜有乎嗚呼學詩之儼可  
謂至于斯極者矣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誰正  
之房仲有志于是余敢以善學之一言進焉杜有所  
以爲杜者矣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者是也學杜  
有所以學者矣所謂別裁偽體轉益多師者是也舍

近世之學杜者又舍近世之訾訾學杜者進而求之  
無不學無不舍焉于斯道也其有不造其極矣乎在  
房仲勉之而已矣吾又聞宋人作江西詩派圖推尊  
黃魯直爲佛氏傳燈之祖而嚴羽卿訶之以爲外道  
周益公問詩法于陸務觀則曰學子繇西江之論詩  
其淵源流別今猶可得而考乎房仲必有聞焉而其  
所師事曰蕭伯玉伯玉今之好爲務觀者以吾言贊  
之以爲何如也

明文授讀

卷三

序

八

味芹堂

劉司空詩集序

錢謙益

萬曆之季稱詩者以淒清幽眇爲能於古人之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者皆訾謗抹殺以爲陳言腐詞海內靡然從之迄今三十餘年甚矣詩學之外也譬之於山川連岡附障逶迤平遠然後有奇峯仄澗深岩複壁竄窅而忘歸焉譬之於居室前堂後寢弘麗視深然後有便房曲廊層軒突夏紆迴而進復焉使世之山川有詭特而無平遠不復成其爲造物使人之居室有突與而無堂寢不復成其爲人世又使世之覽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九

味芹堂

山水造居室者舍名山大川不游而必於詭特則必將梯神山航海市終之於鬼國而已舍高堂邃宇弗居而必於突與則必將巢木杪營窟室終之於鼠穴而已今之爲詩者舉若是余有憂之而愧未有以易也今年與劉司空敬仲先生相見請室得盡見其詩盧子德水之評贊可謂精且詳矣而余獨喜其淵靜閒止優柔雅淡意有餘於匠技不傷其本居今之世所謂復聞正始之音者與使世之學者服習是詩奉爲指南必不至悼慄眩運墮鬼國而入鼠穴余又何

憂焉史稱陳隋之世新聲愁曲樂往哀來竟以亡國而唐天寶樂章曲終繁聲名爲入破遂有安史之亂今天下兵興盜起民不堪命識者以謂兆於近世之歌詩類五行之詩妖敬仲之詩得著廊廟庶幾禦寇子之云命宮而總四聲度雲流而景風翔矣乎余將爲採詩者告焉因敬仲寓德水視如何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十

味芹堂

劉司空

鄭道圭詩序

何喬遠

今世稱詩者云唐詩唐詩云爾予恨不宋又烏唐也天地古今景色法象布濩流行何所可窮千百世上千百世下心思神智何所不極有宋諸公業挺然以文章自命其有不竭一生心力思維結撰出前人所未嘗有而徒襲其影響跡象以相師者耶且夫既唐矣胡不漢魏也既漢魏矣胡不三百也且夫一唐矣自分初盛中晚而何獨宇宙之間不容有一宋也宋亦一代之人凡前輩今日所以不喜宋詩者曰皆未

明文授讀

卷三七序

十一

宋芹堂

嘗見宋如啓人隨人而言日月耳予讀文與可秦少游陳無已戴式之諸公詩莫不鏤心刻意有物外之思予讀唐人全詩上自渾灝下及鄙俚一凡人情物態可以敷飾風雅者無所不點染而世人亦未之盡見其所見者陽士弘之正音高廷禮之品彙而已宋人好唐詩莫如嚴滄浪予取滄浪集讀之如肥酒大樽可供一嚼而不可啗劇飲彼皆爲唐詩所限而高廷禮列韓昌黎于正變亦殊失之夫昌黎古詩奇字奇句學三百篇而爲之者也宋諸公長句之法皆祖

昌黎而王荆公蘊長公尤甚諸公各自得意各不言而音響臭味自有不可得而掩者矣予友鄭道圭予喜其文詞於羈鼎之日而今讀其詩有唐之氣有宋之骨有先輩大方之度予喜其有合于予心也夫予也少而稱詩最篤老則廢而返求之學問而名爲知詩則予不敢辭也予也與道圭無爲唐詩無爲宋詩爲一代明詩不亦可乎

明文授讀

卷三七序

十一

宋芹堂

吳可觀詩草序

何喬遠

詩有三宗三百篇尚矣則有漢魏之渾與六朝之綺藻唐人之流麗又有五派則有曹子建之俊瀏沈謝諸人之婉美陶元亮之質逸李太白之飄翩杜子美之鉅壯於今之世又有五方則開洛并冀之人疎以勁巴蜀之人肥以直吳越之人清以佻楚之人倔以蕩江閩之人質以方五嶺之人暢以稱於今又有三好則有李獻吉之軒則李于鱗之峭潔王元美之嫵富然而學于鱗者多矣蘇子瞻之詩出于陶白黃魯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味芹堂

直之詩出於杜世之人謂宋而不好焉甚哉耳食也夫于鱗則善矣而學于鱗者乃至叫號豪舉以爲別出聲調而吾求之古人而不合唐人譏以聲折爲雄壯勢奔爲清逸况夫聲折勢奔而且未必有也觀可吳先生夙起嶺南爲之領袖於詩尤工而好之其創計偕則有石龍軒草最後客徐州者久之又復上計則有寓徐草既教闔承復有永署草已令與安左遷吾庠而著作日益富先生之詩不求諸遠而自不見近不待離而自無不合出諸胸中之武庫而實若在

豆登几席之間嶺之先輩故有孫仲衍梁公實黎惟敬歐慎伯諸公而先生之詩與相伯仲蓋天與之以方而先生又得於源流者遠矣今世以求合于鱗之軌爲奇而先生反是予知先生之詩不古人不已也升降之間可以觀學故予爲先生論而欲與先生共最之如此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味芹堂

李人生吏部霞起樓詩序

倪元璐

今人皆狎詩而敢爲之。狎詩者以爲其道高之僅連騷賦之情。卑之已牽花酒之氣。而敢爲之者以爲其景可驟邀。而靈亦易召也。如此天下之視聲律之學。猶俳弄然。猶且竄名于經而曰詩。豈不悖哉。天下皆竄詩則不可以不正詩。天下皆正詩則有不可得正者。夫竄之與正甚難明也。竄詩皆以其聰明正詩皆以其法以法正詩。天下之聰明皆能畔法以吾謀之。欲以法正詩不如先以聰明正法也。以聰明正法是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五

味芹堂

使鈍士不敢言法。使鈍士不敢言法是使慧士不敢言聰明。如是爲詩亦安往不得三百篇乎。且夫三百篇者。情才之大聚也。世人以爲三百篇自有其光大和平。而以世人所務爲纖豔詭險者。三百篇則皆有之。故以爲其豔莫如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矣。以爲其纖莫如日。曉彼牽牛不以服箱矣。以爲其險莫如日。游環脇驅陰。勒沃續矣。以爲其詭莫如日。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矣。然以三百篇之爲此而皆以爲法。世人之爲此而皆以爲聰明。世人之爲此者。要必有法。

而皆以咎其聰明三百之爲此者。要極聰明而皆不

敢以議其法。此其道不可與世人言。吾友李大生則固知之也。大生之爲詩。有其十五風之華渙。二雅之宏茂。三頌之肅穆。而又有其島寒郊瘦。白仙賀鬼。其爲十五風二雅三頌者。人不得而及。其爲瘦寒仙鬼者。卽亦島郊白賀所不能爲。是故以大生正詩必不設法。以大生之法正詩必不廢聰明。此其道卽大生不能爲世人言。吾固知之也。大生之詩。豪舉繇其早第。曠目遐心。繇其官大行。輶軒四收。潛靜致靈。繇其入爲吏部。聲氣通徹。其折至幽仄。繇其不容於時。操深慮遠。以爲之文心。願以大生居官。嚴鯁倔強。天下想其人以爲鐵石。乃其在田。蕭散夷曠。天下讀其詩。慕其風流。大生畢竟聰明耳。天下之大昧在於僂僂以壽其富貴。哀憫以莊其貧賤。長樂誠癡頑。平生不喫茶。識齒亦豈非鈍漢乎。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六

味芹堂

食研堂集序

徐世溥

詩之道經緯萬端情體不一以爲難乎古匹夫匹婦其言能婉于雅頌以爲易乎後世士大夫有白首腐心幾一語之傳而不得者矣豈氣運有厚薄人才有盛衰抑世殊體異故難易不等與孔子謂深于詩者溫柔敦厚而不愚書稱詩言志國風之好色小雅之怨誹皆志也聖人于作詩者至可以許其好色許其怨誹矣而于學詩者獨不許其愚則豈非以悲喜憂樂人各有有而無事乎他襲以爲溫柔敦厚也哉自

明末振讀

卷三十七

七

味芹堂

黃初建安有時代之異曹劉陶謝有諸家之別于是人師所好倣倣聲辭尺趨寸步以求必肖未意調發于性情取材存乎所遇江文通雜體三十首世恒歎其各似夫惟田居故似陶惟從軍故似李都尉耳假令擬陳思以詠懷敬步兵以公讎卽文通無乃亦將難之故夫襲辭體者多以他人之景物爲量物步聲意者并以他人性情之曲折爲性情方且栩栩然自謂幾似不知其得彼亡我政孔子之所謂愚也求其似人者以爲傳耳卽工且肖于言志之義何居同郡

有學董華亭書者稍得形似衆頗與之吾友曾堯臣獨謂其無力或指其用筆之合法者以告堯臣曰是所用皆玄宰之力非某力也若堯臣者始可與言詩矣吾所交當世能詩者四十餘人近得江州丁爰大氣體玄秀姿韻冷然讀其近體如入寒巖蔭幽芳而飲甘冽之泉其傳無疑也或以爲大似譚友夏友夏豈不善哉然爰大自有爰大之性情殆非有所受之而然雖與譚並驅可也食研堂集出諸更質之當世知詩者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七

味芹堂

澆園詩集序

徐世昌

今世稱詩之士衆矣。乃能者實鮮。蓋自宋以來。論詩者恒失之過。而作詩者恒失之不及。不及者其視詩易橫口率臆。剽襲成聲。于是乎詩不足以爲興觀羣怨之資。論之太過。則有畏其難而不爲爲之。或至于自苦而詩益不復爲性情之物。無惑乎其道之日微也。使李杜論詩。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使司馬遷班固論史。亦無以過劉知幾。乃史通之書。視遷固何等耶。有好議古者。指摘所及。丹彝翠敦。無復遷固何等耶。指摘所及。丹彝翠敦。無復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九

味芹堂

完物問其所藏。則無有也。曰然。則子能爲之乎。曰時代不相及矣。噫。誠知是則固。當無論其合不合。但顧其能不能。夫能詩者。不世絕。而其精微。雖父子無以相傳也。要當盡其所能。分使無憾。于不及云爾。若夫漢晉六朝三唐之異。則是可望而知者。古今大矣。亦何必斤斤以盛唐之似。不似爲合否。以桎梏夫人之能也哉。詩本自然。要歸至極。弗事乎此。而能者有聖賢之詩。有豪傑之詩。有隱士逸人之詩。有婦人女子之詩。事乎此。而能者有才子人之詩。有詞人之詩。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十

味芹堂

詩人之詩。而是數者。一人之集。一篇之中。亦各有之。析則見詩。合則見人。嗚呼。三代以降。聖賢遠而能爲聖賢之言者。亦鮮矣。然各有近者。大率則才人之語近豪傑。詩人之語近聖賢。詞人之語近婦人女子。惟隱逸者。孤行亢居。其聲無所近。雖然。世之衰也。聖賢在野。又安知詩人之不近隱逸耶。今之能詩者。才人則希。曷黎美周益都王補之。其言超忽英麗。風起霞變。天縱不竭。蓮鬚開四。雖軒詣稿是也。逸人則臨邛劉長倩。聚堂僧等。可其言曠遠微靜。一往孤異。不能測其所詣。人華齋聚堂諸稿是也。詩人則萬茂先。其言精美溫潤。體備氣醇。屢空固窮。憂而不傷。其爲人孝友忠信。好學不倦。宗族知交待。以衣食鹽藥婚嫁喪葬者。歲不可數計。犯而不較。屢恥不厭。名滿天下。德及疇人。而無幾微德色。余乃今知之矣。非詩人之近聖賢。抑惟近乎聖賢者而後能爲詩人耳。世有若人而終以隱逸者乎。余三復澆園集。至田居園居諸篇。未嘗不黯然久之。計與茂先交二十年。每一詩文就。無不立馳相質者。茂先嘗曰。吾他日刻集旁。當著

子名曰某共著子刻集亦當署我曰某同譔其相與如此余不好論詩然必如余始可以論溉園之詩矣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王

味芹堂

蓮鬢閣集序

徐世溥

黎子美周迦陵集詩二百四十一首、明月集四百二十九首、丙子長安往還道中詩一百二十五首、余共刪訂之、爲詩七卷、賦二十篇、總名之曰蓮鬢閣集、閣黎子讀書之所也、以閣名之、猶以草堂集名李杜詩也、余幼狂簡、詩三百篇獨好誦、七月東山兼葭大東數章、于文好子長子瞻、賦好宋玉相如江淹、詩則李太白、自餘多所不讀、四方投贈克仞、束置不觀、往往爲僕婢竊去、最上閱一篇止矣、癸酉始得黎子詩讀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王

味芹堂

之、如春風駘蕩、夏雲崔嵬、如坐百花雜聽簫韶、美人劍客、翺動左右、于是俛仰歎息、自恨其不如也、才難久矣、當神祖時、天下文治嚮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祠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治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儔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于王李佻于袁徐纖于鍾譚是罔未可與古並論者至如

扶風昌黎少陵明允永叔文章聖矣，猶不得以才子稱。乃今獨見美周自太白以來一人而已。史稱漢孝宣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其工伎諸餘無可考，其文學則固無孝武世之長卿子長矣。今皇帝綜核名實，遠過漢宣而政事法理之臣未有如魏丙、廣、漢、翁歸之屬，足以副勵精者。即伎工匠亦無復顧、陸、方、程之儔。邇讀閣集出明之詩賦，軼宋元矣。噫嘻，知更幾千百年復有如黎子者出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重

味芹堂

先夫子曰：世溥字巨源，豫章人，其賦艷麗，文則小品。私記：崇禎間江右一輩知名士如艾東、鄒羅、文止、陳大士、傅平叔、萬茂先、王于一、黃雷岸、陳士業連，鎮共為古文巨源，其亦琤琤者也。

陳孟長集句詩序

黎遂球

吾友有陳孟長者，隱君子也。居崖門崑崙諸山水間，歲一來仙城，恒使童子拾溝塗中零斷瓦礫歸，因其方圓磨礪，湊合為盆盎瓶盃，諸器巧妙絕倫。雖古定哥諸器不能及一時。巨公豪貴爭寶之，顧孟長殊自珍惜，不肯輕以贈人。以贈人必款識其人姓氏，使不得轉相贈，苟非其意所深好，雖載錢求之，或巧伺其困乏，皆棹頭不為顧。以故孟長得全其神，不罷於應人，而其製益精。孟長尤深湛好書，工吟詠，妙于集古。其視唐人句正如零斷瓦礫，出其意匠，輒得佳製而用之。孟長所與調和亦復如其款識，姓氏不輕贈人。此孟長所為雙絕也。人不能得孟長之器者，宜得之其詩，不能知孟長之詩者，宜觀其製器之妙。嗟乎，予以為雖治天下之道亦猶是矣。以之用人則韓、蔣、饒、陂均無棄枉之材，以之用物則釘、頭、木、屑皆足以備緩急。然才如孟長而使其貧賤以老固吾所深歎也。諸巨公豪貴多思與孟長遊而得其絕伎，以為快者，吾請以此說告焉。於是書為孟長集句詩序。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重

味芹堂

宋牧仲詩序

侯方域

自梅聖俞爲詩，而歐公序之，有窮然後工之論。於是凡天下放廢無聊之人，方外遊旅之士，莫不自託於歌吟聲詠之間，沾沾以爲能。卽有身世通顯者，考其著作，亦多矯情曲意，務欲叩寂寞之音，繪幽憂之狀，蓋所謂和平者難工，而愁歎者易好。沿襲彷彿，莫之易也。吾少而學焉，亦以歐公之論爲然。最後讀朱子古竹園詩，乃知歐公之序聖俞，特有所寄寓。感慨以求工其文，非定論也。朱子之詩，神蒼骨勁，格高氣渾。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三

味芹堂

舉當世數十年爭噪學步之病，一切空之，直繇盛明接於盛唐。固幸爲之於論定之後，易去其回惑而得旨歸。吾則甚服其冲融大雅，油然而然，從容自適，而工者自莫之及。未嘗有孤臣寡婦之怨悲，鱷魚鵬鳥之稜怪，引藉爲激壯也。蓋朱子生於卿相之家，又少年卽膺勳命，常從天子左右，歸而讀書自命，尤自奮發，躋於古作者之林，未見其止。固宜其詩之浩落而巨猶矣。嗟乎，吾少時所遇，自謂不減朱子。未幾流離於兵戈之餘，所至見銅坎塹，抑鬱者幾二十年，殆

無異於歐公之所謂窮而止。老然而爲詩，卒不工，何歟。豈非人之材分有限，不能工者雖窮亦不工，能工者不必窮亦工耶。以余之泯沒甚愧其窮而不工，幾使歐公之言不信。賴有朱子之不必窮而工者，參証於其間，庶足以釋余之惑。而歐公亦不必倍其言矣。夫天下剝復乘除，皆有成數。昔之兵戈之迴，流離之禍，余不幸當之，亦已往矣。則今日幸見太平，爲之導豫而鳴盛，所謂作爲雅頌，薦之清廟，以追商周魯頌之作者，必朱子也。嗟乎，朱子之詩之工，固終不必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三

味芹堂

藉於窮，然而其不窮者，豈非各有其時哉。朱子曠乎，吾猶願爲朱子和焉。

先夫子曰：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得歐陽之波瀾，感慨惜不多讀書，未能充其所至。

官子詩引

杜詒先

天下言詩之家。固人人殊哉。清新博麗之異途。獨荆  
準古之異術。力索自然之異尚。予以爲皆是也。惜乎  
皆後半截語耳。其說在治玉矣。今有良玉於此。或欲  
琢以爲釵。或欲鑲以爲環。或欲剖以爲玦。或欲礪以  
爲珥。又或欲仍以爲璞。然而所以可貴者。必其質先  
是玉也。玉則無不可也。不然而石焉。卽琢之。錢之剖  
之。礪之。仍之。均無當也。今世所言清新博麗。獨翔準  
古力索自然諸目。則琢之鑲之。剖之礪之。仍之之說。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主

味芹堂

也。而皆不先問其是玉與否。是故各操一石而坐於  
五達之衢。講求時樣。摹倣古款。莽獨見。蓋不啻目  
力既竭。彼此相識。而不知其究與瓦礫同棄而已。何  
也。彼質非玉也。多端何益哉。吾友官凝之爲詩。不然  
匠心細意。亦有時粗枝大葉。渾渾噩噩。亦有時巧極  
工錯。而要其可貴者。則以其璠璵結紱之寶。時隱隱  
見於筆墨之光。篇章之外。乃所謂玉焉耳。諸餘非凝  
之所屑也。嗟乎。今天下戎馬生郊。中原喪氣。營中夜  
捐枕。念昔高帝之豐功大烈。微竊比唐柳宗元謝阜

羽。排比其帶風沐雨。以至於制禮作樂之蹟。爲國雅  
若干篇。以備采擇。而才分不高。見聞孤陋。未克就緒。  
雖然此大事也。郊壇琮璽。非玉曷以。將與官子交勉  
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主

味芹堂

李木夫詩序

官撫辰

人不得其間以游無之而可得其間以游無之而不可每讀熟書遇熟事買貿然莫得趣味有一日焉忽以爲非常所見非常所思熟者翻然生故者煥然新是果彼有時忽能生以新耶抑吾忽有所謂閒焉者出焉而後覺其生以新也當其未閒也滿腔子都是學問知見故事新情填塞於中不容有髮所主如是所遇不得不如是因與之相沾相滯兩不相脫則所遇者有其熟而不能有其生矣故以著見於事蹟詩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三

味芹堂

文亦復求得新而仍得故甚且求之急而并失其故大抵皆然吾友李木夫少年裘馬脫落不羈榆枋小趣兩拜爲令不家於官仙遊有異政卽兼攝數邑亦無所事事慶雲有城守功不求叙量移少府於淮余過焉見淮署中復本何事吾見其手一書教子時取黑白棋著數枰已耳於未官時興致不少損已乃出詩如干屬序木夫故非有意爲之以之求名於世者也何其選意命詞都與近日名人不相類與蓋直如映水芙蓉鮮新自得能令剪綵者望而失之有意

無意之辨若此又何也有則不得閒無則其閒乃露閒之爲言閒也如物之有閒空處也閒之爲言空也中有空處則能發生於外外有空處則能容中之發生焉耳故中無窮外無窮凡物未有無閒而生者未有不生而新者故爲叙

先夫子書貴希函官撫辰字凝之楚人文有奇氣而學無原本故不免好爲大言欺人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三

味芹堂

亦騷篇序

傅占衡

唐君子暉崇禎末與予皆學爲詩。俄別去數年。詩益清怨。苟亡作。作必關世變。覽風教。國殤厲鬼章三致志焉。至其飾山川之容。修閑適之趣。秋荷夏竹。禪音樵唱。未嘗不有。以自樂者。粹數百章爲篇。題曰亦騷。予既讀而悲美之。或以爲君非若平宗臣。羈士幸得從容衡澗中。飲食彈琴。與予輩相上下。亦樂矣。離騷者。離憂也。憂固有之。目篇宜乎。予曰。何爲然。何爲然。顧其中多憂與否。世不可以樂。故有憂者。世不可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主

味芹堂

以樂。又不可以憂。則有以樂憂者。憂一也。騷何嘗之。有夫人憂則慼。慼則苑。苑則嗟。嗟則陰。陰斯譎。譎斯舞。甚且醉狂。激蕩譟叫。聲振林木。動天地。而開其節奏者。乃或爲之流連泣下。不能自止何也。然則人又惡測其憂樂之一氣哉。且而亦嘗聞靈均外有仲連子之騷乎。仲連逃隱海上矣。其言曰。與富貴而誦於人。吾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是騷也。憤當世富貴者之不能匡國家。存弱緒。而誦於人也。故曰三晉大臣。鄒魯僕妾。使連如原處椒蘭之間。必不能汎汎若水。

中之見。使其身更壽。及見其松柏之事。則蹈海之言。

驗矣。何必汨羅哉。故太史公書。合衰周盛漢兩人同傳者。蓋二焉。非特以屈。據賈。以魯。學鄒也。實以連與原。提衡而論之。原恥一王之入關。而連憂六王之烹醢也。其居時勢不同。要以放適浮游。陸湛齊中。極其樂之致。乃極其憂之致。可與原橫千載一心。爭日月光者。微獨連。予謂原並世者。雖陳軫之策。辯亦騷也。獨張儀不耳。連並世者。如信陵君之貴介。亦騷之深也。獨辛垣衍輩不耳。嗟乎。嗟乎。唐子始與予柏期不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主

味芹堂

敢高庶幾。作爲變風雅。以達其怨刺忠諫之指。卒降而爲騷。何不遇也。然世異變益不可憂。憂則無以全我。於是自放於山顛水涯。觴酒賦詩。以鋪饋餞。酬之戒日。窮其樂。若無所慰。蟹於物者。如唐君諸什可見矣。此則予亦庶幾能倡和之。豈非騷之又變。尤牢落不遇可悲者耶。雖然。唐君詩必且傳。傳之其人。有能熟讀子暉文者。亦可爲名士矣。

自娛草堂詩序

傅占衡

金谿友人胎僊黃子手一卷視予曰吾詩也吾春畊  
乎雲而食乎秋圃日於曝泉於濯倚樹而吟歸休乎  
草堂友今之古人者暇則丘游水釣而石奕也或倡  
或和或獨而詩積焉以什數之得若干篇然是放言  
者之言乎僅可以自娛而不足以娛人也故名予曰  
子謙乎僊也吾聞古高士著書凡自娛爾不人娛也  
讀其書亦然置井丹高潔而賞長卿慢世自娛也矧  
詩之靈而人是娛逍遙漆園詠懷步兵劉頌酒德陶  
明不授讀

卷三十七 序

三

味芹堂

記武陵東臯睡鄉嚴易向莊庶幾乎以自娛謙吾未  
之聞也黃子曰然則請更之何如曰毋若之詩當其  
名矣而何更爲且夫挾拍抱弦引吭蹙唇不敢告勞嘈  
嘈雜雜盈市喧堂而人銜賤之者是娛人歌也詩類  
此者緣其字備其聲其哭不悲賀則諛也偁和則牽  
合謀程而形神不親里耳時日悅其用用而便事是  
娛人詩也今予詩一切反之自娛名固當而又何更  
焉黃曰若子言吾不堪也雖然吾聞九韶奏百獸舞  
二十五弦鳴六馬聽至樂作而上下和不足以娛人

者詩之至耶予曰非也吾語子自娛之至曰天匝地  
沓風鬼神雲變化霞與沒日月之出入大木百圍爲  
風箴簫水琴于澗鼓于潭露于濕玉珮于灘瀨而鐘  
磬于洞泐之空石立而松偃絲蜚而草眠露清蓮香  
谷深菊黃徑絕蘭芳鳥交交而嚶嚶若此類者豈娛  
人乎哉而今古者娛之不已可以悟詩已於是胎仙  
子作而笑曰知我者子也

明文搜讀

卷三十七 序

三

味芹堂

和陶飲酒詩序

傅占衡

和陶飲酒詩者登小惟易二君子所相和歌也陶公千載一人也或以匹驤有之然怨也而知道矣故居其地可以不爲湛身之屈而自與日月爭光者陶公是也東坡廻旋兩制洵更大郡欲以脫節師範其萬一詩同華妙形神尚在離合間至若近年以來人率以陶相奉無論其詩似也酒之腹饒具而醉之神不全至以麴蘖盡柴桑之面目則陶公攢眉恐在此不在彼也若二子之和陶不然形神合矣非獨其詩似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聖

味芹堂

也乃二子之峻有不敢苟同於前賢者蓋陶夷惠之合也效之者必夷惠半其勢必且有惠而無夷有夷而無夷卽有馬隊之續之而無栗里之元亮矣古所稱詩家伯夷者何謂哉故二子寧右夷而左惠如王休元半道之邀必不爲所得而門生簞輿終不可以入江州也殷晉安輩之交寧隘無濫也道濟之梁肉不待其至門而磨諸千里之外也甚至顏監之錢最韻必不使入吾酒家也永初甲子在陶公猶爲好車之訛傳而在二子竟成桃源之實事矣夫歷久而更

其法密其算然後可以追天醫不明於古今之變而能已疾者罕矣今世之視陶時不啻歲差而執陶述以藥今病懼非對證之砭也然則二子之所以和陶人烏能知之天壤之內一彭澤爵躍而游不爲孤何以引雁門以足三隱之數吾願孔陳而外勿輕和陶哉慎飲酒哉雖然之二子者亦無得而三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美

味芹堂

游愈上詩序

傅占衡

愈上少而令上善屬文已復善詩五七言古律排絕  
旁及小詞無不欲傳者予略窺其樸而歎諸游才情  
殆不易測也愈上部姿秀筆穎發韻流其有風人之  
骨乎蓋予近自撰年來詩數輟愧也曰是何物是何  
物苟頗合者亦有止乎禮義而無發乎情怨誹而不  
亂或妄志之好色而不淫概未之有矣夫詩情物也  
二雅尚屬安排惟風直脫胷口風天也雅人也六詩  
一曰風雅亦穆如肆好其風耳若爾余何敢言詩如

明文授讀

卷三 七 序

三

味芹堂

愈上者年方富誠極其情用于風使誦之者搖蕩而  
不自主今之擬騷效陶者退矣近詩之不風二病爲  
之也忠孝成蹊窮愁亦成蹊蹊則成矣而無桃李之  
實非宗臣而惜往日屈乎屈乎擁重賞而詠貧士陶  
乎陶乎固不如流連光景極詩家聲色之致玉臺香  
奩於三百篇疾合耳且閑情一賦賴以見賢者不可  
測而臆目妄譏如視乎藪澤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  
兮目成新相知生別離騷中無此語卽風人之妙幾  
乎其絕又焉能一往而深生百代之情哉然予非不

知而悔之已晚故願亟爲愈上標一幟庶國風之指  
不墜毋使雅降爲風之迂說無沒詩逕也試質諸生  
父子廓治兄弟問皆起家三百篇者謂何如

明文授讀

卷三 七 序

美

味芹堂

某小吏學詩序之

尹民興

士苟挾寸長如蟄蟲始振蠢然欲出汝歌詩滿篋十載楚遊寡有知者何也某曰固不願人知也詩迫以求知則必役我心靈媚人眼孔譬如燈光能耀四遠限以垣隙的然一綫耳世人之眼大不及隙而我之光日縮於送不至火盡薪滅不止矣彼三百篇一時淫女情夫孤臣孽子以自洩其狂惑之情而亦不知某句和平某句溫厚使知數百年後有一魯國男子剛定其詩以爲千萬世之經恐將瑟瑟雕飾而出亦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序

元

味芹堂

不能廣心肆意以自造於不可思議之域矣余守此志二十年自酣自暢自顛自狂不喜世人譏彈憫亂此心也予曰大哉汝言推此之心以治世孫武之用兵衛鞅之行法李牧之守邊而子產之治鄭也詩云乎哉此數子者皆置心於毀譽得喪之外故能堅守其術以及於成世間小儒不足以謀大事者好名之心重而瞻顧之念多也夫子穆然而思寧武子之愚愚者不知毀譽得喪如彼數子者也嗟乎吾安得斯人而與共事天下乎

敘施造仲將軍詩

曾異撰

夫詩風雅之事也今世之爲詩而自號正宗專於其業樹藩插籬而私其壇坫者莫如山人之爲詩然而奔走於縉紳之門伺候於棋酒之間當途爲仕宦之媒妁而林下爲士大夫之牙儉此極俗之事也然登壇而自號正宗者非此則無以衣食其間而其業不利此雅事而爲之惟恐其不俗者也諸生言詩以飾其訓詁之陋武人拈韻以文其劍槊之極甚而托鉢之僧倚市之女亦雅附於聲詩以自遠于不韻無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卑

味芹堂

之俗髡凡效此又其爲之而惟恐其不雅者也然而爲經生者本業不足以致身則遁于詩以售于王公大人之門武弁起行間力單援寡亦復依附詞壇不但博雅歌之譽亦以廣其交游連其與援身名俱泰金多而取大位乃至吟伶詩妓亦因以仰衣鉢于冠蓋來門前之車馬此夫爲之唯恐其不雅究與世之登壇而自號正宗者無異猶之乎俗者也異撰者諸生而偶爲詩者也然不能爲投贈貴人之詩有之則彼唱而我和或選其人而慎與之間有之者所謂未

能免俗而不爲之者亦非能爲不俗蓋自知其技之不足動人欲恃以求售而不敢也造仲者武人而爲詩者也造仲詩什倍於予操足以動人之技以顯昆太史爲之兄又無事借聲援於人然而仗劍行間旅進旅退肘後之印不啻元亮五斗不屑以其詩爲致身護官之物若造仲者乃爲自遠於俗非若予之倖以拙免無所以俗之具雖欲不與俗遠而不可得者耳且夫詩能窮人古之爲詩者其窮足以自崇不得已而避之醉鄉而縱酒亦足以自樂吾逢麴車則頭目眩暝徒負奇窮無能詩之實而適足以櫻其思造仲窮差損於予然於仕宦則亦不可謂之達者也造仲讀騷痛飲座上長滿尊中不空從軍而種秫塞下家居而棄產酒中拍浮引滿浩浩然若不知身世有窮達顯晦之事蓋得全於詩而杯酌足以自衛并非詩之所能窮此則予與造仲爲詩之同異有其同者造仲所以與予友而其異者則予與造仲俱爲詩而工拙不相及其取價亦差別惟造仲者詩固不得而俗之亦不得而窮之者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望

味芹堂

徐叔亨山居次韻詩序

曾異撰

有喜負言詩者好爲深鉤苛析以難致人之論其言曰今試取昔人一語沒其主名吾覆而射之其爲漢也魏也六朝也唐初盛也中也晚也宋元也明也可應聲而摸索得也徐子聞而矍然曰嘻然則自有唐而後上下近十年其間之爲詩者數百人以其詩行于世者千百卷遂竟無一字偶合可顏顏三唐間者乎此妄人妄言且而之謂宋與唐奚辨曰宋人率而唐人練宋人淺而唐人深也吾以是爲斷徐子曰如以是爲斷則夫寬心須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杜少陵語也子以爲深乎練乎宋人之詩乎唐人之詩乎猶曰此非少陵佳句李白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諸什佳矣試雜之邵康節白玉蟾集中子以爲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卽如陶元亮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使出自宋儒口中子能不以爲此晦翁諸君子道學之詩乎吾讀高岑諸集其淺率平衍者甚多驅而納之王介甫諸公卷中宋人猶不受也其人無以應則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望

味芹堂

又曰溫厚和平者詩之教不可爲劉四之罵人徐子  
曰若者當以三百篇爲斷必也詩三百而盡咏細衣  
歌鹿鳴則可子試讀乎碩鼠碩鼠不罵人乎鵲鵲鵲  
鵲不罵人乎南山崔崔雄狐綏綏不罵人乎蟋蟀之  
羽衣裳楚楚不罵人乎猶曰此托物罵之耳子不見  
犬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罵人也子之不淑  
云如之何罵人也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  
不知命也罵人也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罵人也維是  
褊心是以爲刺罵人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聖

味芹堂

也言之辱也罵人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罵人也燕  
婉之求遽條不鮮罵人也子之湯兮究丘之上兮洵  
有情兮而無望兮罵人也猶曰此風人之致非太小  
雅正聲二雅中如惡惡之巷伯無論他如仇仇彼有  
屋簷簷方有穀罵人也爲鬼爲蜮有視而目罵人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梁無拳無勇既微且施爾舅伊何  
爾居徒幾何罵人也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罵人也具  
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罵人也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罵人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罵

人也蟲賊蠹疾昏桮靡共罵人也人有土田女覆奪  
之此宜有罪汝覆脫之罵人也乃若赫赫師尹不平  
謂何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呼其人而罵之矣家父作  
誦以究王誦自呼其人而罵人矣庶曰式臧覆出爲  
惡臣罵君矣之子無良二三共德罵夫矣君子信讒  
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罵父矣國步滅咨周  
宗既滅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罵國矣赫赫宗周褒姒  
虐之昏姑傾城爲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艷妻  
煽方處罵王后矣昊天不惠昊天疾威罵天矣將安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器

味芹堂

將樂棄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朋友相罵矣如  
蠻如髦兄弟九族相罵矣嗟乎士但無氣矜尤人攻  
訐忿戾或鳴矢白華小弁懟怨君親借古人萬萬不  
得已之鳴傷臣子忠孝本心耳生于衰末之世而章  
奏之褒彈無定考課之毀最失平甚而朝廷有忌諱  
之實錄郡縣皆情面之志書至于科場制策本以作  
天下政諫直言之氣人士苟一語稍涉時事旁及權  
奸主文者救頭護官掩耳閉目甚於誹謗妖言之科  
於斯時也有士焉而事刺于目心語其口痛哭流涕

之莫聞撫膺洒血之無地噫嘻不寄之孤憤之詩歌而誰寄乎盛唐中如白眼看他世上人下士大笑如蒼蠅聲無關係而罵人者更不可勝舉杜少陵石壕吏諸篇尤極其怒罵者爲此言者無論未嘗讀三百篇并未嘗多見唐宋人之詩夫其學問不足以自信才氣又無以過人姑爲巧詆高勝之論以欺乎鄉里不學之小兒使之尋聲縮舌以爲夫夫之爲言如此此其中非無物者而不知其惻惻矜依奇釣危恬實則聲詩中游譚之巫祝耳曾子訓徐子曰甚矣今之

明文校讀

卷三十七 序

聖

味芹堂

人其不可與有言也語爲詩者不必極其性情之所至意興之所之但相率爲溫厚和平氣息纔屬及半而止之唐音語應制之經義者惡言人所不能言而但比擬先民模稜以爲正體苟且以爲志發要以畧似入股足以諧視肉之主司塞吹毛之磨勘而已至詩爲人者更無取於危行危言之士顧相戒抱頭畏尾欠且嚼嚼袖手處鐔張口以噉庸庸之福而曰此臨谷之恭人薄水之上君子也嗟乎以此爲詩將無詩以此爲文將無文繇此道也以爲人將無人且夫

世之務爲苛刻勝人之論者極其効至於使人拘而多畏爲細謹庸常之人而止若省子惡其致人以難而吾甚鄙其導人於易也會子蓋耀徐子之言詩而因以知徐子之爲人與其文山居次韻者徐子所爲詩十之一百之一也

明文校讀

卷三十七 序

聖

味芹堂

張友有詩集序

曾異撰

唐以詩取士或曰詩莫盛於唐也曾子曰唐之能爲詩者有之矣而其可與言詩者三百年間吾少見其人夫唐以詩取士者也唐以詩取士而謫仙少陵顧不在科目之中然則唐之開科以詩特爲禁錮李杜二人而設也吾不知其所言者何詩而所取者何士也使一代應舉諸生而盡李杜其人則三百年間號爲主司文運者安所得入彀之士而取之不反謂當代無詩而令三百年人士以李杜文章爲戒乎吾讀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味芹堂

唐人詩其佳者大抵撫事感物諸什而其應制餞院之文欲求一語之不令人嘔噁竟不可得則非唐無詩而以詩取士故無詩也自唐迄今或又謂宋益卑卑至明興而大振豈非以宋猶兼聲律制科而吾代之爲詩脫然無科舉之累乎然而明詩之能爲累者又有之矣其一爲詞壇之詩開民無所得食而建鼓樹幟投贈於王公大人之門以自鬻其身命題分韻送送嘖嘖起趣感感靡嘖鄭重其言甚于唐人之應制而達官顯者之褒彈進退遂爲彼人肥瘠枯潤之

所關此其得失亦與人士之科舉等其一爲詞林之

詩雖其人雅負雄博英異之姿也足木天遂有館閣二字橫其胸中而不得出強項之士稍不受其羈縻則搖手相戒以爲叛體離宗而教習者亦因而去取於其間則其拘而多畏亦與科舉應制者無異若夫舍二者而外惟其人之能爲則爲之不能爲則止能爲之矣惟其意之所欲爲則爲之不欲爲則止此如刻曲雪舟乘興而來興盡而歸或千里命駕或到門不入任其所之而行止惟我斯則明詩之所以超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味芹堂

無累蓋前代之金注昏吾世之瓦注明而吾友張友有氏所爲掉臂游行揚眉吐氣於退之長吉之間者也友有少年名家子自垂髮爲文所投無不如意殆與窮愁著書者異昔人云詩以窮而工予謂詩工於窮非自然而能爲詩者也倖而窮耳使不幸而不窮不工矣且詩必以窮工則是邸廊而下有風而二南無風也板蕩而下召旻而上有雅而魚麗文王無雅也吾故曰詩之窮而工焉者中士也古之愁時感事而慷慨悲歌者是也詩之不待窮而自工者上士也

殆友有氏其人乎若夫愈窮而愈不能工斯會子弗  
人之詩所以爲下之下臂則灼艾者之痛不可忍無  
可如何而叫號呻吟以止其痛今以所向無不如意  
之友有而獨喜與我談詩得無與愁人言樂事無論  
其工拙之不相如而亦近於逆耳之歡會子顧樂而  
序之者無乃舍其痛而拯友有氏之瘡乎夫會子痛  
而爲詩者也友有瘡而爲詩者也子瞻云忍痛易忍  
瘡難痛與瘡有苦樂之殊而其中各有不可忍者吾  
二人政復相關此友有喜與予論詩而予亦喜論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一

哭

味芹堂

有之詩也崇禎十一年穀雨前

前後兩截不相粘合固是一病又謂問詩盛于前  
代持論倒置

石田詩鈔序

錢謙益

石田先生詩集凡十餘本余與孟陽居耦耕堂互爲  
評定差擇其尤佳者若干卷石田之詩才情風發天  
真燭爛抒寫性情牢籠物態少壯模倣唐人閒擬長  
吉分判比度守而未化晚而出入于少陵香山眉山  
劍南之間踴躍頓挫沈鬱蒼老文章之老境盡而作  
者之能事畢其或公襲宋元沈浸理學典而近府質  
而近俚則斷爛朝報與村夫子兔園冊亦時所不免  
茲鈔固已盡汰之矣稼軒苦愛石翁畫一縑片紙搜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味芹堂

訪不遺餘力名其齋曰耕石遂刻詩鈔藏之齋中并  
彙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輯事略附焉刻成屬余序  
之石田之集李文正吳文定兩先生敘之詳矣余可  
以無贅也竊惟石田生于天順長於成弘老于正德  
初當國家昌明敦龐重熙累洽之世其高曾祖父爲  
文士爲隱君子既富方穀涵養百年而石田乃含章  
挺生其產則中吳文物土風清嘉之地其居則相城  
有水有竹菰蘆蝦菜之鄉其所事則宗臣元老周文  
襄王端毅之倫其師友則偉望碩儒東原完菴欽謨

原博明古之屬其風弘長則文人名士伯虎昌國  
徵明之徒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覽有  
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錢鼎法書  
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  
神情烟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  
閒聲而為詩歌繪而為圖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其  
高情遠性和風雅韻使天下士大夫望而就之者一  
以為靈山異人不可梯接一以為景星卿雲咸可目  
視式其屋廬以為柴桑之三徑候其至止以為雒陽

明文授讀

卷三十七

序

味芹堂

之小車人亦有言太和在成周宇宙閒而先生獨當  
其盛顧不休與文定序石田之詩擬于唐之陸魯望  
魯望當唐之末造為盧攜李蔚所薦辟未就而卒比  
於皮襲美慈愷而得免視石田生本朝全盛之時稱  
大隱跡大耋者何可同日語哉讀兩公之詩而論其  
世不能不為魯望惜亦不能不為石田幸也觀筆而  
為之序同用卷帙閒蓋不勝其愜歎云爾崇禎甲申  
春月虞山錢謙益謹序

明文授讀卷三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珏  
百家校讀

序八

時文

徐虞求時文序

黃尊素

陶弘景之言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  
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難立直欲就之余自束  
髮操觚每視濃粧艷抹之章撮標擅勝明知其逢年  
最易而見欲嘔之下筆亦不屑就之夫唯鍾性靈婉  
出之如閒雲止水探之若絕壑危峰自度思維不到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一

味芹堂

而欣然會心蓋余性拙絕迨至無技不變無往不窮  
不得不出就近可喜之途以逢人而要吾此中厭朱  
門廣廈喜高巖大澤之心未嘗變也虞求自言生平  
諸趣皆嘗願與余似顧其文大都可以累心處俱盡  
湛想遊神自見性真求其就近可喜之途無有也於  
呼高髯廣眉悅時則已虞求無逢世之心而必守我  
生平所獨得其亦異乎人之所求矣雖然科舉之學  
有伐山者有伐材者伐材者已成之柱遷彼就此而  
已伐山則蒐山開荒非崇崗絕箐人跡不到之地不

可得也天之生材有限使數百年來之士子盡皆伐山則山童而地滌矣彼已伐之材今日用之明日復可用之古今有無盡之宮室要不出此尋丈之畫朽亦何怪天下之日趨於濃粧艷抹乎天下雖日趨於彼亦不能禁天下之爲伐山者伐山所成之宮室其良楮與伐材何啻千百世人仰不能辨以其爲宮室而已亦未嘗曠之而弗居也斯世之遇合何常第不以性情殉遇合此吾喟然而歎處求之不可及耳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二

味芹堂

小草自序

黃道周

仁義之教衰則文行之途塞文行之途塞則聖賢之言無以命的于天下古之君子本仁于身修義以及人然後布爲文辭其高者繫於清微其堅者以藥石天下其平易通曉使治忽善敗循之共白也其所未白者以勸人靜正反之墳典端居淵尋疑難迭折然後不逐於聲色嘲笑僮俦料得之事故白者以白其道章其志未之白者以探其繫深其義故學問之道不廢也今之君子爲利以考文爲文以飾行苟取習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三

味芹堂

俗以誣聖賢以愚黔首以誑天子其稍有意義者選妙徵雋自命而已其平易通曉則里巷之所周臂揆於古今治忽善敗則蒙然未視見之而喜去之不思自是而學問之道可廢也夫苟有令捐聖賢塞道德則止猶是制也而顯棄其教以仁義爲迂褻高堅爲僻昧則問巷白望者皆可卑比自命粉飾而耀先王之業即使天子一旦顧盼詢治忽之故善敗之紀亦將囁呶舉所熟習丘蓋聊且以對則是聖賢所教人仁義文行爲權利貿易者通數也且無論聖賢旒冕

在上但使妻子董之是良人者脫冠帶弛竈下其情態言說其儻然之所料得而出巍冠坐高堂衡量天下無敢難者退而私怪此其方法豈可使孫兒復習之乎故天子而修聖賢之治則必通聖賢之志通聖賢之志而後有得于治忽善敗若白不白之理而後其公卿大人有所別察以爲典禮上不失先王之教下不失髦士之所履視故進而可以相習退而可相道語也予老矣少寡疑難長而無所進自以誦述皆里巷儻然之所共白然猶以是費其言說將還之童

明文授讀卷三十八

序

四

味芹堂

釋以考初業使後之爲聖賢者有以相質而定其白黑故復伏枕爲之前後得二十五篇時崇禎辛未夏五月也

黃石齋宣稿序

倪元璐

鑽串六經役其魄體以爲之舉業使荷粉之容化爲鼎氣自祖宗二百餘年未有能之者而石齋始爲之白石齋以其文達而天下於是跂然望其爲其道之亦可以富貴也顧其始天下以其學不能爲六經苟求六經卽求之石齋既復數年乃又以其才不能爲石齋苟求石齋卽求之六經當此之時天下之瞻決猶秋蓬也俄不敢六經而敢石齋俄又不敢石齋而敢六經以才則不能有其學以學則不能有其才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五

味芹堂

小者肘見大者躅絕此固石齋所當悶痛爾韓子曰旣爲我置之而不爲我祀之烏可故卽使石齋自稱老婦厭離柘枝吾猶將力勸使必終善于此今石齋忽自意至爲文二十五篇未嘗示人而先示吾吾荷攫去襲之帳中世固不得知然吾不敢也夫卽以石齋之文爲樽設之五父之衢度天下之能對而享之者可用指數卽使天下羣刺之五父而吾又自以爲未發其枕帳夫苟石齋之文五父之衢之衆盡享之而倪子卽無以爲其枕帳者卽石齋有文又豈肯以

示倪子乎。自吾與石齋交，每語移日，欣愜契會，少所  
擊難。雖然，吾今聊復難之。石齋必以是文章之道，可  
以治天下，故矯爭而上。自宋而唐，至于漢秦，猶未已。  
而吾慮天下之間，間者其心又以是文章之道，可治  
石齋儻天下，欲以文章治石齋，則其情必流逐而下。  
也。夫漢人特不貴子雲，唐則大笑昌黎，宋之于子瞻，  
遂欲殺之矣。必以石齋之才為其漢以上，而今人之  
情無有其宋以下者，則六經之治文章，文章之治天  
下，不出一年。其功盡見，顧吾今者見形而心怖，甚則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六 味芹堂

何也

吳澹人庶常別言敘

倪元璐

今之為文者，不稟法古人而自不見性。三年一奉新  
貴，資糧屏履，皆於是乎取之。割席相進，賢冠為之疆  
界，有如鴻溝如是者，文嘗為客，擔裝俟時，風利帆舉  
翺然而別，是其常也。若澹人之于此，則有不能澹人  
之為文章法，必稟諸古人而自見其性。夫古人之法  
則既千年，文人之性則亦千年，而極澹人之身不過  
百年耳。如是者，文嘗為主，故使澹人焚筆硯，則已不  
焚筆硯，則自始學為文數十年以來之文心，棲其胸  
指與俱寢興，雖以管寧割其傲席，溫嶠絕其忍裾，李  
陵蘇武連袂而哦五言，王維孟郊比喉而唱三疊，猶  
不能以饗之。較左激其遠遊也，是故澹人之曰別者，  
虛言也。然而吾能實之。今問澹人當處雞窗探策，揣  
摩期于必得富貴及其棄置，情懷作惡如刀割傷此  
二念者，澹人有之乎？如其有之，則在今日可以別矣。  
且是二念者，席帽猶可苟進，賢者頭而縈之，維之，逍  
遙永夕，則使其人氣不守身，骨不扶肉，皮離其面，心  
棄其胸，浸假入于非人，是豈可不與長決乎？澹人曰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七

味芹堂

生來墮地于此二者自不曾逢亦不必別雖然以种  
明逸之幽貞及既貴乃爭田宅吾寧爲澹人防不速  
客若夫澹人之爲人清至孤引吾之畏友也鵲遊燕  
宇誠心覩之復何言哉澹人初名天仇臨入試乃更  
名楨當開中牘具覆發主者心冀知名如卜聽人懷  
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及澹人名  
揭衆寂然余色頗愧食已忽余年友方書田從西座  
隅離席諗衆曰吳楨者華亭吳天仇也衆乃讚諫向  
主者舉手賀得人此大似高適等旗亭賞酒時固亦  
明支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八

味芹堂

當傳乎

周簡臣未焚草序

倪元璐

謚文以尊名曰澹府人尤好爲此言其言是也顧宜  
獨天下之奇人學廣力多窮致才際于是恍然悟而  
稱之耳庸人何由得知乎顏光祿援筆成詩謝永嘉  
淹思累日鮑明遠品之曰光祿鋪錦列繡雕績滿眼  
永嘉初日芙蓉自然可愛夫雕績致費自然不勞而  
費乃更神不勞反鈍以此而觀才士游思卽得雕績  
思士竭才繼及自然顏力迫半謝馳過之譬諸造塗  
五十百里近遠速遲此易曉也且古之聖人皆教人  
明支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九

味芹堂

雕績不教人自然苟使聖人擇味取澹自然爲功茹  
毛飲血則已矣何更雕績爲之羹酒後世之庸才不  
敢議聖人之制羹酒爲雕績而曲譽其澹曰太玄卽  
不知聖人之好奇鍊心鍊志於是乃使肉火相謀水  
穀互鍊力至饜美以媚羣饕而其時食飲驟新舌腹  
知變必且驚喜啗甘駭珍乃及後世歸澹於此是則  
聖人之所不料也其後世歸澹於此以爲可尊其先  
代卽必歸澹於此以爲宜賤矣是故迎此而前之茹  
飲一斷而有太羹玄酒卽復冲簡已非自然之功究

此而後之美酒一出而有三爵五齊卽復育多亦無  
雕績之咎雕績之與自然皆非庸人之所得明也聚  
天下之庸人與之讀六經之書度必皆蹙頞而苦殷  
盤側首而疑義象其心甚咎其艱深而特不敢不加  
之最尊之稱曰其爲味也太羹玄酒也今不知聖人  
之制爲六經者是不經心探手得之乎抑亦有其鑽  
摩鈴鍵者乎卽以皮相僻辭怪事聲信軋茁皆有也  
庸人何見而以爲是澹比諸太羹玄酒今世之無太  
羹玄酒也非不能也不爲也今世之無六經也非不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十

味芹堂

爲也不能也二者之形則亦不可以相譬矣卽使六  
經之味之澹竟同太玄自庸人言之吾則不信夫澹  
者天下之奇人所明學廣力多窮致才際者之所求  
也武侯天才而貴寧澹神女瓊豔則曰澹惜才絕已  
殊自與澹會何愚雖無物物皆靜居顧其頑體魁  
顏豈載澹之器而澹來合之手盛明之文萃奇七子  
新安韶令近世說有澹之態則不如瑯琊宏恣近左  
國有澹之才則又不如歷下典凝近西漢有澹之骨  
則又不如北地高顯近先秦有澹之體顧此數豪猶

不如今之漳江黃子也黃之文與與清近六經有澹  
之神性然黃子言必稱金沙以爲近世文章當歸周  
氏自簡臣介生仲馭爲今古之言埏埴天下垂二十  
年天下皆倚其呵噓以爲氣候今簡臣受命治吾如  
寧號曰周父其先所論著辭辭幾十萬言吾門人范  
子曰謙見而說之弁言倪子曰文不在茲乎倪子讀  
之四十餘日初見其態既徵其才已又得其骨髓神  
性所在自晉而上以至六經無不有者此則其所爲  
包諸子者矣無可識之遂取庸人所識六經者曰太  
羹玄酒可不可乎且夫倪子不信庸人天下豈信倪  
子然以吾范子之才幾及光祿立乎光祿以觀永嘉  
不至萬里其頌周父曰妙近自然于是知周父之文  
之奇矣嗟呼文章所最尊豈不在澹哉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十

味芹堂

祁止祥稿序

倪元璐

文章之不治則由其才墮而體升才墮而體升者詭  
美酒于太玄逃燈劍曰帷匣此二托者其名太高而  
其情如春水彈指可破也且夫太美爲不味之烹玄  
酒卽非醢之醢不味此之生物非醢幾于澹水以此  
二者享之衆口苟其嘖嘖唱言悅懌騰酣則亦遂可  
嘖屑手於易牙貴汲人于儀狄然固不能則其用之  
文章必有不可者矣而謂過宜必敝則有取于帷燈  
侈制將傷是所期乎匣劍然不知奇光需鑒養鐸待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七

味芹堂

刺此係喻字未落紙之時意向包胸之會未聞至幽  
相察而憂照深兩敵相威而嫌器利今欲辨唇齧之  
中非漆蘖石之裏無鉛雖復長號不可得信則其用  
之文章又必有不可者矣知其不可而顧爲之者其  
力薄而取途於易循中慚而駕高名以自壯既已爲  
之必以笑天下之不爲此者裏狐升座而咒龍象之  
智爲羊鹿此天下之大痛志士所務白也故吾之意  
欲使美人窮美酒人窮酒燈者猶燈劍者猶劍則天  
下之才出天下之才出則文章之道大治矣自吾持

其說二十年不敢以告人以爲言之天下必有矧吾  
舌者而今吾友祁止祥由其道則大效則是文章之  
事皆可爲而言之未必獨也止祥氏之文棲于奧深  
躍爲靈露觀其入刺然可寸計心觀其出瀉然可斛  
量血則其才無不致於其文者矣夫使止祥氏澹然  
而唱曉風殘月或可以歡十七八女郎信口而長吟  
亦可以通曉白香山之老嫗然止祥氏不爲止祥氏  
以爲使天下婦人知之則不如窮以死耳觀於止祥  
氏之爲文亦足知美酒燈劍四者之才可得而極而  
太玄帷匣之義自聖人言之亦爲多事庸人托之則  
大奸而已矣以止祥氏之才亦數舉乃售使吾言晚  
合然使止祥氏不大效者吾舌豈可得保乎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七

味芹堂

李石守文稿序

文德翼

博士家治一先生之言終身守之不變有矯其說而命之者毗裂輔張胸沈氣塞若敵讐然嗟乎道術之分雖欲一之而終不可得也有識之君子起於其中蓋亦且夕而勤思之矣鼓譟以儻一人然十人復然以至百人千人莫不復然雖有采齊肆夏孰爲之視且聽哉庖羲氏文章之所自始也其爲卦也一畫而已一偶而爲二二連而爲三三各爲錯以極于八至矣盡矣重之而遂可以六十四六十四之千八視八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十四

味芹堂

之千三三之于二二之於一勢如此其懸也後之治其學者如京焦之徒且可以一卦而六十四焉一卦而六十四則其變將不可勝窮也故易之爲教以數傳者神明奇變洞天矚地無所不能而以詰訓者卽終身守株而不可棄去然則非古先聖人之教有二也井田始于八卦兵始于井田文章始於兵法其道與天地永固而博士家小之以取世資爲已榮徒守其故事而已故事者天下之所至病也而移其患于文章世道之心腎始不可命于斯人而託棄矣文章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十五

味芹堂

之數爲人也生門死門在焉已雖蕩佚簡易之人不敢不以爲詭道敵雖勢忍刻忌之士不敢不以爲奇才博士家少而聞其說以爲天下無難事師之命我者不必如此矣不增而爲九不減而爲七可以橫行而直取之矣此其人卽終身處于敗道而亦無白虹赤蛇之魘偶一幸勝而且以其法制人如制馬之陰血周作也雖然罕譬而喻者非博士家則可余且以其質責之士之勸進是業者蹴踘枵蒲之戲與夫章注介冑之容既非所習而不得禁寬至於白鹿青桐談玄論道則亦以爲嬉於時病于業而遠之惟恐不逮其于功也可稱勞矣終身之所卒業者天之星宿乎地之輿圖乎先代之世系乎夷種之族姓乎歷代之禮樂典章乎當今之刑名錢穀乎草木鳥獸之辨乎山林川谷之攷乎幽人之論著乎異教之傳演乎皆能如觀堂中之肉視俎上之脯乎吾以知其不能也故其爲文也影事則古今之所未有餘理斯幽明之所不然辟則誦阿房賦之蠱耳且不可比鑒識之老依况其他歟余好持此論者十數年而十年之前

實得賢書而讀之乃知吾鄉有李君石守再十年而始同成進士於京師嗟乎石守之於文也至矣須眉殷殷皆生英雄之氣與之上下古今終日臥聽而不可厭無論載籍以降博極無數卽小說家非族不經諸之輒報其於古今之變國家之故粲然具矣聞其文成數千棄筆充棟其他雜著稱是獨出古雪堂之百篇告人以牙知象以尾知虎然以之投入博士家之耳日中皆其逆視而踦聽者也此又何足致疑哉語曰少所見者多所怪于以同乎是者正之石守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七

味芹堂

觀文大社序

文德翼

文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何哉學無純師故也學無純師則其法不可傳其心不可爲也心者所以成文之具而法則受之者也爲文而法不可傳心不可爲矣終身學爲浮巧取譽當世雖然登名卿鉅公之列而所爲文如春之縵華秋之頽葉雖欲以術留之而終不可得也蓋嘗勤思其故矣心者人之所自有而法者心之所自也舍心而他求圖學之未終日而輒棄去相棄無已時相學無已時其孰能以典常作之師乎以余所見十年來始爲周末諸子之學既而棄之曰俊詭乃變而爲擬經補亡之學既而棄之曰割裂又變而爲唐宋諸人之學既而棄之曰散佚又變而爲西京建武之學既而棄之曰莽蕪今且間變而爲晉宋齊梁陳之學矣安知不既而棄之曰排麗也未十年而凡變者五焉則後乎此者其變將安極與世言其變余猶執其常其變者法外之浮巧也其不變者法與心也而不見夫絨者乎方櫨之登簇也軋軋於山而素絲纒焉絨者引而置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七

味芹堂

機焉一縮之一衡之。縮者錯衡衡者絲縮錯者經綜。綜者緯錯然後其文成焉。織之能浮巧者市不勝閭。無管所也。然卒不能不一縮之一衡之。以有功于素絲也。豈非以法之所不在乎。而况無素絲而能書空以爲統者乎。夫素絲者文心也。一縮之一衡之者文法也。閭市之浮巧者文之五變者也。余故曰能垂一代之制不能成一代之書。學無純師故也。然師之道式微已久。匡衡王通韓愈之徒能言之而終不能行。况處十年五變之世而敢妄言師哉。余李於越之禾。明文授讀。卷三十八 序 太 朱芹堂

素有人文書院諸君子之所林也。進入膠庠之爲君子者而觀焉。取其無忤於法與心者載觀焉。可謂文之成也已矣。雖然人文之爲義也。於何取之。取之責也。責飾也。無色也。剛柔交錯也。飾而無色。素絲之謂矣。剛柔交錯一縮之一衡之之謂矣。心與法備焉。乃其絲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然則折獄之吏難於觀文矣。諸君子之文也。有能教余以折獄者。余將以爲師。

前歷試卷自序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以童子試受知於平湖李養白先生。其明年春爲萬曆庚子。始籍東鄉縣學。迄萬曆己未。爲諸生者二十年。試於鄉闈者七年。餼於二十人中者十有四年。所受知邑令長凡二人。所受知郡太守凡三人。所受知督學使者凡六人。於是先後應試之文。積若干卷。既剛其不足存者。而其可存者。不獨慮其亡佚散亂。無以自考。又重其皆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且以存知己之感也。乃取而詩之。梓而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九

朱芹堂

序其所以梓之之意曰。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舊制諸生於郡縣有司。按季課程。名季考。及所部御史入境。取其十上之。而校之名觀風。二者既非諸生黜陟進取之所係。而予又以懶慢成癖。輒不及與試。獨督學使者於諸生爲職掌。其歲考則諸生之黜陟係焉。非患病及內外艱。無不與試者。其科考則三歲大比。縣升其秀以達于郡。郡升其秀以達於督學。督學又升其秀以試於鄉闈。不及是者。又有遺才大收以盡其長。非是塗也。雖孔孟無由而進。故

予先後試卷盡出是二者。試之日，衙鼓三號，雖冰霜凍結，諸生露立門外，督學衣絁坐堂上，燈燭輝煌，圍爐煖煖自如。諸生解衣露足，左手執筆硯，右手持布襪，聽郡縣有司唱名，以次立甬道，至督學前，每諸生一名，接檢軍二名，上窮髮際，下至膝踵，保腹赤裸，為漏數箭而後畢。雖壯者無不齒震凍慄，腰以下無不寒，汗僵裂，不知為體膚所在。遇天暑酷烈，督學輕絳蔭涼，飲茗揮簋自如。諸生什伯為羣，擁立塵壙中，法既不敢執扇，又衣大布厚衣，比至就席，數百人夾坐。

明文授讀

卷三八

序

辛

味芹堂

蒸薰腥雜，汗流浹背，勺漿不入口，雖設有供茶吏，然率不敢飲，飲必朱鈴其膺，疑以為弊。文雖工，降一等，蓋受困於寒暑者如此。既就席命題，題一以教官宣讀，便短視者一書牌上，吏執而下巡，便重聽者近廢宣讀，獨以牌書其學某題，一日數學，則數吏執牌而下，而予以短視不能見咫尺，必屏氣嚙嚙，詢旁舍生問所目，而督學又望視堂上，東西立瞭高軍四名，諸生無敢仰視，四顧靡立，仰欠倚語側席者有則又朱鈴其膺，以越規論。文雖工，降一等，用是腰脊拘困，雖

溲溺不得自由，蓋所以繫其手足，便利者又如此。所置坐席，取給工吏，吏大半侵漁，所費全卒取辦臨時，規制狹迫，不得舒左右肱，又薄脆疎縫，據坐稍重，卽恐折什，而同號諸生常十餘人，慮有更號，率十餘坐以竹聯之，手足稍動，則諸坐皆動，竟日無寧時，字為跛踣，而自閭中一二督學，重懷挾之禁，諸生併不得執硯，硯又取給工吏，率皆青剝頑石，滑不受墨，雖一事足以困其手力，不幸坐漏痕承簷所在，霖雨傾注，以衣覆卷，疾書而畢事，蓋受困於胥吏之不謹者，又

明文授讀

卷三八

序

壬

味芹堂

如此，正閱卷，大率督學以一人閱數千人之文，文有平奇虛實，煩簡濃淡之異，而主司之好尚亦如之，取必於一流之村，則雖宿學不能無恐，而予常有天幸然，高下既定，督學復衣絁坐堂上，郡縣有司候視門外，教官立階下，行以次至几案前，聽而受教，噤不敢發聲，視所試優劣，分從甬道四角門以出，當是時，其面目不可以語妻孥，若所為拘牽文法，以因折其氣者，又如此。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至入鄉闈所為搜檢防禁，因督學而夜露書牒，皆

賜風沙之苦，無異於小試。獨起居飲食，稍稍自便，而房司非一手，又皆簿書獄訟之餘，而予七試七挫，改絃易轡，智盡能索，始則爲秦漢子史之文，而闢中目之爲野，改而從震澤昆陵成弘先正之體，而閨中又目之爲老，近則雖以公穀孝經韓歐蘇曾大家之句，而房司亦不知其爲何語，每一試已，則登賢書者雖空疎庸腐，雅拙鄙陋，猶得與郡縣有司分庭抗禮，而予以積學二十餘年，制執自鶴灘守溪下，至弘正嘉隆大家，無所不究，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主

味芹堂

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文章，無所不習，而顧不得與空疎庸腐雅拙鄙陋者爲伍，每一念至，欲棄舉業不事，杜門著書，考古今治亂興衰之故，以自見于世，而又念不能爲逸民以終老，嗟乎，備嘗諸生之苦，未有如予者也。古之君子有所成就，則必追原其數歷勤苦之狀，以自警，上至古昔聖人昌言交拜，必述其艱難創造之由，故曰逸能思初，安能惟始，故試卷雖鄙劣瑣陋，不足以存，然皆出于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况數先生者，又皆今世名人鉅公，

而予以一日之裁，附弟子之列，語有之，知已重于感，恩今有人於此，衣我以文，繡食我以稻粱，樂我以臺池鼓鐘，然使其讀予文而不知其原本聖賢，備見古今與道德性命之所在，予終不以彼易此，且予淹困諸生，既無以報知已，而一二君子蓋先逝者，又無以對先師於地下，以其出於勤苦憂患驚怖束縛之中，而又以存知已之感，此試卷之所爲刻也。若數科闕中所試，則世皆以成敗論人，不欲塵世人之耳目，又類好自表見，形主司短長，故藏而匿之，然終不能忘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主

味芹堂

其姓名，駒兒五歲能讀書，將封識而使掌之，曰此某司理某令尹爲房考時所植也，旣以陰誌其姓名，而且使駒兒讀而鑒，鑒而爲說，遇以逢時，無如父之拙也。

孫碩膚制菰小序

羅萬藻

下第歸遇勾徐孫碩膚於廣陵。兼旬之聚，落魄相偶，無言不同。然碩膚年方壯，修幹雄姿，不減其傲邁，未知予暗寂之別有存也。予且離廣陵，念碩膚初相見，卽以文序相屬，久無以報。數十年業習，在是一旦，不能自強，其筆墨此其情寧堪盡語。碩膚乎！今天下文宇亦無可更措一語耳。碩膚負博古之業，體兼人之氣，而筆高情特，字字有氣象，共必爲用世之人何疑。顧以此相傾，此法宜蚤效於今日，而其事已大謬。明文授讀 卷三八 序 味芹堂

不然矣。則碩膚他日必爲用世之人，亦未必斷斷以碩膚之文。古人文字之靈，遇人以必可知。今人文字而倘有靈也，將遇人於昏昏默默，不得自知之境，爲有幸耳。嗟乎！今天下文字寧可更措一語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予與碩膚所謂無言不同也，斯可知不可知之外者也。

先夫子曰：羅萬藻字文止，豫章人，知縣，文未成家，而有精深之作。

沈淡齋制菰自序

李世熊

予可發口談乎？予故單寒不聊之人也。少慕范蔡馬周張齊賢之事，謂若雖負奇身當人主，胡駭也。今萬國一王，無齊秦峙敵之勢，惘疑恐喝術無所施。圭革之子伏謁小吏，倨聲謾訂，垂首塞嘿矣。雖有雄駿弘辭之材，聞者訶不令通。遙巡辟脫縮不忍前也。何言而折卿相引諸天子事乎？古者兩國相師，行人將命一言折服，侵伐而休上之負，罹殊辟者，刺心研文，棲俗奇麗，得脫死爲上客。雖暴抗如秦政者，猶忻艷韓。明文授讀 卷三八 序 味芹堂

非孤憤之書，改顏李斯逐客之疏。漢唐以來，斯風未遘。天子採文孤臣投策，其相見恨晚者，非皆百代殊絕也。卽今文人之雄者耳，乃至優伶賤伎，賡唱名篇，私定甲乙，若昌齡渙之混跡旗亭之事，楊柳大江低昂蘇柳之評彼皆賤隸深解詩文如此。嗟夫！一言之美，方幅之書，足偃兵而救死，尊極天子，賤逮優伶，惟欺欺歌使窮愁靡落之夫，震發自雄，不梁而克不醴而醉。何古人好文之篤而投心之易乎？俯仰今昔，我益痛恨三人也。一日范蔡，一日中行，說一日李德裕。

蠡之絕吳使也曰予雖醜然人哉予猶禽獸也中行  
說之折漢使也曰漢使無多談所給不備善則馳騎  
蹀而稼耳竊怪於越去中國雖遠亦神明之胃且在  
江淮間語言情好通愜非難中行說去漢入胡曾幾  
何日乃蠻聲缺然毛角在面雖碎蘇張之舌斷班馬  
之腕彼有餘矣復可奇文靡論刺憾其衷乎猶曰

李德裕名相也惡白居易之人而心嗜其

文自蘇軾記輒束不觀曰吾閱其文必回吾心夫文  
至能易人心而終不可回其日悲夫悲夫使予遇斯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美

味芹堂

三人者卽卷舌而退猶懼唇不護齟也將奚談哉將  
奚談哉所不忍不談者二事陽奇陰偶世事所通曉  
也今制義必屬偶偶極于八皆陰也八之外加虛北  
爲十又陰也陰者兵事制以文臣治兵制必以兵事  
治文推通其意北八爲正虛二爲奇此陣勢矣予將  
重氣尚謀使呂尚命吉孫吳設辭風雲鳥蛇環應迭  
出可乎推通其意名十爲八寓八於十此河圖虛五  
與十之義矣予將測象周變使康節希夷京房翼奉  
先机決策先人謀鬼可乎今予操卷而干當事刺曰

某以兵法見某以數術見及所陳乃當世制舉之文

不笑妄人卽逐妖人矣更張其說曰卽行吾言者國

必富兵必強邊寇必立掃其材必立得聞者不掩耳

走卽怒目叱矣揣此其意以今人爲今文亦聊且爲

之耳烏用恢大虛喝之乎審令如是世士何又爲崇

扶理學正文體端士心紛紛等論也嗟乎予何敢談

哉誠不知理學姑舉王瞿精雅之篇錢唐博大之作

誰爲皇極經世者乎誰爲通書正蒙者乎誰爲西銘

太極圖者乎此既謬矣同聲阿服猶曰正宗非陳亮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毛

味芹堂

所訛繫籍聖賢者歟且以今文正今士此說吾弗與  
聞也若以宋學正宋士卽慮程朱弗能昔者宋之儒  
臣負奇磊落起于理學大明之後者其注立信文天  
祥乎其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乎數公非私淑程朱  
千秋自立亦世士所通曉也若夫精通易傳服勤小  
學集注爲宋程諸家之學者則有人矣曰楚樞許衡  
賈歆之三子者曰道綱常身仕外國今以其學崇程  
朱得恕 之身文以仕道行權之名道如是  
無道可矣僅如是無權可矣嗟乎予何忍談哉所不

忍不談者又一事。注立信之說。實似道也。莫奇於百里設屯。十屯建府。令沿江有率然之勢。文文山之建策也。莫奇於畧倣鎮益地。建圖分鎮爲四。令敵備多而力分。兩策不行。宋事遂去。以予推通其意。則亦八比中四。正三奇之法而已。今之策邊寇者。亦有益地分鎮爲四。止四餘。增兵定額之設。推通其意。亦予布置八比之法而已。夫世士所言文子弗與聞。予所言文世士不得聞。嗟夫。予故單寒不聊之人也。生非范蔡之時。未有馬周張齊賢之遇。卽惴惴范蠡中行。明末校讀 卷三十八 序 天 味芹堂

顧丁丑臘月序

奇翔之談大足駭人平情而思實屬正論

談長益制義序

李世熊

今制科之文。非古也。世士惑於非古之名。謂當貶損諸夷。適時而止。此其意甚猥鄙而不可爲訓。夫天子懸制以招卓茂之材。縫掖日夜腐心。而遊生平之過。至隆異之業也。上不能陳王道興缺之繇。次不能極物象推移之變。何以酬隆遇垂來茲乎。而世士之論曰。今文必無浸淫於經史子集。必無影涉三代以後之事。必無肆才而盡意。渾淪希渺。若滅若沒。於事理之交。卽已足矣。夫以國家求士之勞。需士之急。徒信於士一日之文。而士所爲文。方務鉅才匿意。摸稜中庸。寡陋之胸。緝綴盈幅。斤斤奉律唯謹。使其詞文闢義。務可通曉。則苟說卑情。至不可白於僮僕。而填詞累牘。上獻君父而無慚。以若所爲。匪獨不文於言。抑甚不忠於心也。若乃奇詭高張。動云忤俗。必束縮籍絡婢僕。自謂投世有餘。是以公卿大夫率無淹雅。而鄉閭功令爲庸劣之蔽。淵又與於不忠其君之甚矣。心不得已。文以美名。曰此孔孟之宗教。非諸家之臆編也。聖賢之吻。醜惡爾。慙慙爾。搜剔剔。旣近

明末校讀 卷三十八 序

天

味芹堂

於刑名、揭幽鑑險、又濫于巫鬼、然吾觀文言易繫、既演達於象爻、孟文流暢、亦詳盡於魯語、原夫詮釋事理、昭示性情、必曲譬而旁通、烏有心口格格、汶沓隔塞而止乎、且夫擬孔孟於操觚之子、非人敢任也、而排章比句、則人人任孔孟勿疑、量材以較、卽賈誼楊雄司馬遷、鮮不意沮而愧遜者、胡世士輕於任孔孟、而重於讓賈誼楊雄司馬遷乎、今世士非朱儒之書不信、非朱儒已定之案勿遵、則不知秦漢而下、後周以上、千百年人物事業、悉當罔昧沉淪與否耳、夫關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手 味芹堂

閻濂洛共謂得孔孟之傳者也、讀其明經辨學之書、紛綸往復、不一而足、亦既殫生平之才、鏤渺忽之慮、未聞簡畧缺殘、托諸懸壺爾爾也、今談理詳盡、不能加於閻濂洛爲文古雅、不能少及賈誼楊雄司馬遷、而尋聲步響、斂才降氣、則務登躋於孔孟、嗚呼、其亦誣罔而失實矣、古之善爲文者、莫如韓愈與蘇洵、韓愈學二十餘年、而後取心注手、浩沛而來、蘇洵學十年、而後胸中之言益多、夫無十年二十年之學、而又早沿乎制科之文體、則其拘隘壅淺、苟能及格、托

爲藏鋒斂鋸、固宜也、以今觀談子長益之爲文、理既掇朱儒之精、而色光亦掩映秦漢唐之際、使世士讀之、不能繩以刑名巫鬼之律、又不能蒙以寡陋紆綬之訕、詳其矜慎周至、劑合今古、亦既竭才盡意、敬重於制科取士之意矣、嗚呼、以長益之才、而兢兢持滿於尺幅之內、十年蘊蓄、尚不得遘一日之逢、斯豈今文之罪也哉、予猶謹謹然、陳古非今、欲士之竭才以應制者何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手

味芹堂

會弗人行稿序

李世熊

予與會子弗人同文事也自天啓丁卯始當是時會子年未強仕方壯也予又少會子十歲有奇負氣剛決意天下事一二著可了小利鈍不介介于懷歲序不淹十有二年迄崇禎己卯而會子始受知於方慕菴先生于是會子亦已老矣榜揭之日中式生例當釋花被絲導騎從抵寓舍而休會生自念髮種種霜髭皓然顧從諸雋揚揚馬上將令李生笑人遽肩輿列隊而過諸市兒則噪逐而觀之曰是何老翁乃罷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序 聖 味芹堂

不能騎姑輿而施施其父老稍知者相戒謹兒曰若無噪老翁老翁絕高材卽當世所稱會弗人者也乃今僅登賢書惜哉老矣嗟乎會生年未及艾會生未老徒以多病積思窮蹙困罷自令衰白至此曩令丁卯戊辰間得遇方先生如許人諸市兒卽何得譁笑之乎遇合淹速有時獨奈何胡挫英銳若此也夫人上怨望不過者不曰目迷五色卽云福命攸阻吾聞禹禪堯說壁書冢篆猶將釋而傳諸章句俗學緝綴助詞鄙論習談市閭曉了有司卽謬齋何至不通市

國語乎此失路生妄言無謂若云關於福命卽不知主是福命者正直聰明者乎抑否也已生是人多識理義通貫經籍足爲國材乃更作絲于妄庸鄙穢者則福命乃亦頑嚚之嚙矢逐臭之先驅乎哉方會子窮蹙時歎惋會子者則曰若爲奇言濶論撼刺當途法不宜受知主者惟予亦曰某爲奇言濶論若性有之非人所能爲是固命也此一人之身昔以此失今以此得何知乎福命何與于有司吾于會子廢然于得喪矣會子猶爲書慰余曰與若左右手也今屈右

明文授讀 卷十八 序 聖 味芹堂

而伸左不猶愈兩手俱繫乎嗟乎會子失言有非屈也但未伸耳獨恨逝年不返英銳將挫若羣兒噪觀之事者足爲人士愴歎耳勗哉會子尋常一第知勿冥懷遂如司馬不簪花逡巡退避者知長安市兒當復譁笑如今也若其行世之文向詳論之不復有云矣

書十八房後

顧大韶

甲乙兩生共習舉子業。甲甚謙。乙甚傲。每進士榜出。甲必求所謂十八房者。丹鉛而諷誦之。乙過而咤曰。子之敬十八房也何居。謂其爲考官之所錄乎。甲曰。然。乙曰。子知考官爲何如人哉。方其登第時。不名必能文章也。多記誦帖括而希倖焉。一第而升。鬚之矣。高者趨權勢。下者殉貨色。最下者飲酒食肉而已。彼且不知紙之爲白。而墨之爲黑。筆之爲竹。而硯之爲石。又烏文章之能辨。其爲考官也。徒利其名美而實厚。多方營巧而得之。非以才望舉也。求其以似爲真。以偏爲正。確然自信其愚者。且什不一二矣。自此以還。率皆冥然罔覺者也。子又何敬焉。甲曰。唯唯。子知人事而不知天道也。夫人之不能奪天也久矣。使醫而能辨六脉。則天之所以生死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風水而能辨龍穴。則天之所以禍福人者。人得而奪之矣。使考官而能辨文章。則天之所以貴賤人者。人得而奪之矣。故夫庸醫也。低風水也。育考官也。三人者皆天吏也。敢弗敬歟。凡物之確然自信者。人爲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書

味芹堂

政而冥然罔覺者。天爲政。古者聖人舉事。必問蓍龜。夫枯草朽甲。亦何靈之有。惟其無靈。而天下之至靈出焉。考官者。亦文章之著地也。十八房其父象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敢弗敬歟。若子之言。所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乙聞之。舌吐汗浹而不能對。良久乃曰。吾過矣。吾過矣。請從子之後。而敬十八房。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書

味芹堂

徐廷葵燕中草序

李流芳

余與廷葵稱同籍者十年。虞山學水相去二百里。會晤頗疎。丙辰之役。同寓顯靈道院。北鄰往還。無間朝夕。始習廷葵之人與其文。廷葵外渾而中朗。其文之清堅沉厚。亦如其爲人。冬寒夜長。時與廷葵擁爐簪火。相對論文。旁及身世之事。刺刺不休。或至巾幘所。若宮中有兩傑閣。每雪後朝曉。輒攜酒登眺。攬西山之秀色。及大內宮闕之壯麗。偶有名酒。必相呼對飲。不醉無歸。蓋余得廷葵。不覺身之在遠。而廷葵亦謂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美

味芹堂

比來幽憂之疾。得余始爲豁然。遂能日進一斗。斯言不虛也。無何兩人俱被放。廷葵先出都。余棲遲郕中。舊歡都盡。每出見新貴人。雜沓長安道中。輒自念生平好尚迂濶。於公車之業。不肯細思。入夢青山。便當終以自保。廷葵十年苦心。其人與文清堅沉厚。皆令福德相。而作此寂寂人事。無定豈復可論乎。方今世人眼孔如豆。附麗逐臭。賢者不免。友人方孟旋嘗與余相顧感憤。今孟旋旣得雋。且盡收氣類中下第者。得數十人之文。刻之都門。而句曲張賓王每下第

後輒定爲元魁名家。索新貴人文。竿牘遍長安。紙爲增價。兩人意致相反。如此。嗟乎。余與廷葵之文。欲以何向。耶。余不能定。廷葵之文。迴環再過。但覺往時寒風密雪。擁爐高飲。光景颯沓。紙上是不可以無序。遂序而歸之。丙辰六月立秋日。

先夫子書檀閣集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長蘅無他大文其題冊蕭酒數言便使讀之者如身出其間真是文中有畫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三

味芹堂

董筆公文稿序

陸符

余從去秋輒自詛行當此身眼不識一古文奇字手不更操一雜作惟日取逢世帖括彊記便讀使心口手從此脫換以酬舉肥之目乃吾友筆公方刻其二藏稿贊之當世以序見屬遂不能終守其戒蓋筆公之文與人于當世識者吾固願其出與共鑒之也則亦言其爲筆公者而已筆公爲人豪舉通俠夷脫世數心脈塵雜常獨居僧寮購弗地茸爲精廬竹窗蕉几蒨深窈窕偃息其中剛誦不輟舉業之餘閒以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宋

味芹堂

詩酒自娛散髮箕踞白眼長嘯凡伏謁迎塵邀作聲譽卽深自引匿惟恐若免其人本末大都率行已意故其爲文亦皆蕭散跌宕超出纏縛洗滌名理吐噉靈心所爲文如其人天機最深筆公之爲筆公余所能道之者此矣今國門行稿大帙懸布讀其題敘人皆當命世固非失時從事者所宜言至一時輩流狂惑失性執掌名士負販聲價社刻窗稿刊布闕閱竄取海內名勝人物姓氏張大交遊未嘗識面把手撰造評跋若最親暱每一文出比擬題唱左氏公毅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宋

味芹堂

韓非呂覽管子淮南莊騷荀列司馬班楊以至唐宋大家非曰逼真輒謂過之且不問左氏而下作者之業凡得著見今世其經營成就代不數人人不數作莫不涵負天地研極性靈以得斷無絲今之世盡襲代操觚之家人起而兼擅之且起而兼擅者又不必如著書論纂所謂古文辭其業而直欲備見之于制舉義之理蓋卽此矜躁誕妄橫據胸中已不足復語文心變化矣尙何暇與之議論長短失得哉董公仁當西漢之季曹魏之初竊歎年少不以學問爲本國士不以清修爲業合黨連群褒譏賞戮附已則嘆不容口不附則爲作瑕戮歐陽子之稱尹師魯文章口簡而有法以爲六經惟春秋足以當之又舉其學問曰通知古今此語必求其可亦曰當惟孔孟今之黨所附而贊所不附者其滿口讚歎使許終身所作曰簡而法而不許其學問通知古今必以爲輕薄之甚而不知陰以孔孟六經慕亦非當世有識所肯許也余誦法歐公而筆公亦緬懷先民心誹流輩之所爲故余之敘筆公也亦言其爲筆公者正欲當世有識

知狂、惑、失性之時、尚有孤心、高寄、如其人而余之毀  
戒操作、稱道同心、亦不至盈口、黨附、以爲觀聽者欺  
飾、庶幾無愧歐公、而且勿貽公仁所嘆、然則人與文  
必如筆公、然後刊布、稿艸贊投、當世乃無不可也、甲  
戌立春後三日、書于環堵之齋間、

思舊錄陸符字文虎爲人慷慨、能面折人之是非、  
余之交文虎也、吳來之言貴鄉陸文虎志行之士、  
子何不友之、于是遂爲同堂拜母之交、故余之學  
始于眉生成于文虎、余之病痛知無不言、卽未必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卑

味芹堂

中余亦不敢不受也、家居無月不往來北都、同讀  
書于萬駟馬北湖園中者、半年生平凡事、不相隱  
壬午北榜將發、余與王敬載馮躋仲馮沛祖及文  
虎飲園中、而徐心木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  
還坐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余悔  
之生平、唯此一事耳、乙酉十月十日從越城返而  
過我、嘆息事已莫可爲、明年十月十日奴子自小  
溪來言、見文虎坐轎中、用布束縛、將入城、小敘也  
痛哉、其聞計與相別同日、豈非冥契哉、

且就編序

陸符

西安余式如癸酉之秋、余相見於南屏、出手業見示、  
賴然未易才也、落落別去、今年至武林、又以近作投  
余、名其編曰且就、余曰何居、嘗聞諸曾子、日且就業  
夕而自省、役身以守業、君子之志事也、余避席而歎  
曰、此士職乎、昔者先王使有司、令于官府曰、各修乃  
職、其修此耳、式如以爲今天下、尚有知日夕焉者哉、  
不知有日夕、寧復知此日夕、所有又安肯役役于問、  
學德行、若官守者之各效一職、以是爲守業也、吾見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卑

味芹堂

連帷接席、然膏繼晷者有矣、飽索時物、以弋復世資、  
目方眩于訓詁之駕、說心重搖于紙冊之鈴、言一旦  
通仕籍、號王臣、胸臆問時物、酋老朽頓于無可復理  
之地、其所據爲業者、非天下之故、性命之理也、纖趨  
黨譽、訓上陳功、營求尊便、封殖田舍、鞠躬負墻、以交  
貴勢、軒眉吐氣、以倣同人、且盡昏于醉飽、漏夜困于  
姬嬖、望榻而寢、不知夕何省、見曉而起、不知日何就、  
學士大夫之失職、至今時、岌岌乎亦曰殆也已、顧欲與  
之談古君子盡職守業之志事、是掖群瞶而號日月

之升恒也。亦何益哉。古之君子。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其役役于省其身而不敢即安者。凡以守業盡職。無玩愒此日夕耳。從是爲卿大夫。共考職謀政。序績比家。供其所職。取諸家修而已。裕便閑習利。雖極執掌。不以牘動厭亂相揉挫。天下始皆尊仰士職。而天子亦得收其贊佐宣導。以暨及乎農商百工。輯教乎州閭族黨。師師惟時。理道淳備。而福祚隆阜。豈非大業之所就歟。而要皆無當于今之時物也。守不時物之業。吾幾幾爲式如慮之矣。式如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聖

味芹堂

質性淳敏。經史百家記問淹洽。凡輿地氏族兵刑醫卜之書。人所度置不復觀道者。式如不特劉覽。率能條理始末。考究研討。蓋博而約守。古人修舉職業之方。大略兼備。且好修自立。高視人物之表。是克就者。業內省者身。斯其人豈日夕貿遷化居而去。吾如其視陰惜晷計過即安。懷古人之用心。與晦明風雨相將于不自已者。非今人所能企而就也。即其搖筆落紙。雖一時命世之業。備古人立誠之修。以是名編。可謂能尊幸所聞。以克舉厥職。式如之成就。又豈飽參

時物者。可測量而項輩焉者哉。今上旁求經明行修之士。相與解寒拯渙。而學士家率以虛聲浮氣誇許相應。意主于居業。而不知其失職已甚。至有意氣激昂名節砥礪。而大閑一虧。文德鮮懿。率爲側目者。肝肫之得。爲當世有志行者切齒。而怨警因之以恣訕笑。此亦未嘗聞曾子日夕就省之訓。而以身殉物者耳。昔孔學之傳。頗以默識。曾以唯聞。盛德大業。未墜一支。此不特斯文之任。抑亦吾道之責也。舍式如何修而得一拭目也哉。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聖

味芹堂

二江山中草敘

陸符

橫山在武林極西溪山隈奧氣象邃古吾友江道闇築室移家讀書其中從弟道禹隨而比業焉余絕慨慕之因怪今時人士疾走聲價喘汗交屬魂魄痼寐幾不自有而二江幽居坦步昨散人表浩然以養同心而言抱持深心吞吐毫素所謂塵垢秕糠猶足陶鑄者也兄以之參發聖賢而抒寫其性情也哉凡今人人藁草家家剗剗結社列門戶談文如許訟學士撫揣應制之資至挾爲招搖排擊之局觸目睚眦連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四

味芹堂

之輒裂橫胸機弄蹈之立陷請張科牘傳會功令大言澗論以撼當路矜躁爲名因而漁利直欲撓執天網鼓煽流俗昔東漢之季氣節文章相獎成風志高維世昌俊頌及之林始以標目清剛繼且遁逃險惡清議纂乎官方士論軒于王憲已破群奸分裂目無朝廷之漸信乎士風匪細世運所出苟懷同舟遇風之心稍知覆巢壓卵之勢當必不忍以天下大事供一已之態睚者夫訟者師之始也故曰作事謀始又曰訟不可長今天下盜賊橫流交訐國家宵旰多

事肝貽安攘方且申教制科鼓舞人士思得一道同心出相倚庇乃兵心時見于文事鬪氣日長于同人已事之鑒徒資虛語顧安得人人如二江保有此空山以收招魂魄休息寤寐逍遙六藝吐噉百家而和平其音以要神聽乎如是而天下友朋不膠漆獄訟不衰息干戈不偃戢者是理道皆虛誕而載記爲妄作也其然也耶夫庠序爲風教之首人士乃民庶之望心術則文章之本舉世之士狂惑倡披忠孝節義經術事功口不絕談手不絕書徒知起而效其術不

明文授讀

卷三十八 序

四

味芹堂

思退而考其心亦可謂浮僞之淫濫矣反浮以沈黜僞以真則山中之人始足重于當世也夫士登廊廟者猶不可無簞笠山林之志吾豈定山中必佳士特當今人士所少者正此志耳士而徒以養交宿名乘風張羽不極塗面汨心不得底止心所變相必至狡而馴偷視而優倂陰鷙忍詢而婢妾周隸甚而距跼冠幘齟齬劫人以潛肆其爲莽爲篡其爲師始兵徵有不可知者于世復何倚庇識者竊鑒前事惟恐其殆或甚焉豈此盛明所得而宜有哉嗟夫國家而果

盱眙安懷思以風厲庠序則徼民庶正心術而一文  
章也舍山中之人亦何賴乎因是以爲二江山中草  
序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八終

月之受賁

序

序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珩

序九 贈類

贈岳德清序

蘇伯衡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問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  
臣出入叔問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  
與之俱漢臣治叔問之疾凡砭湯熨與夫劑之和資  
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問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微起  
京師余之叨祿于京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  
後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  
有持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  
余亦不記其爲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相  
與問勞乃知其爲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問所者同  
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  
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于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與  
區往來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奮焉不  
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埃爲人治目比有奇驗  
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

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醫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見天下無不可治之目也。對曰。然。余捐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之林。驚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勿與辨。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醫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黔背。美惡真贗。于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于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葵以旱。溪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爲稿壤。黍稷重秣。無弗黃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有菜色。老弱者之膏爲殍也。與胥者矜者眇者。無以異。視其目則非。皆非矜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之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于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

明文接讀

卷三十九 序

二

味芹堂

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于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况乎以心盲之盲。責醫曰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爲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卽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爲。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明文接讀

卷三十九 序

三

味芹堂

贈邢秀才歸揭陽序

陳琛

東廣揭陽秀才邢生熙之千里裹糧來余館中問余詩余不能詩問余文余不能文問余疑義余不能章句講解歲暮告歸以遠來未有所問爲歎余告之曰吾儂焉當食卽食渴焉當飲卽飲困倦焉當睡卽撫枕而睡睡足焉當起卽整衣而起徐徐焉而行安安焉而坐不能詩亦取古人之詩如陶靖節之平淡卻堯夫之閑適而時歌詠之而不暇及於李杜黃陳之高吟絕唱不能文亦取古人之文如周濂溪之太極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四

味芹堂

張橫渠之西銘而時讀誦之而不暇及於韓柳歐蘇之雄文大筆不能章句講解亦取程朱之四書五經傳疏而時覽觀之以習聖賢之大經大意所在而不暇及於陳北溪饒雙峯諸先生之疊床架屋至簡至易自暇自逸值風則與之俱清值月則與之俱明值值菊花之黃梅花之白則餐英索笑而與之同其臭味學士大夫曰父野叟亦或有時焉相值則與之談論古今談及太平則欣然而笑談及衰否則戚然以吁談及大賢君子之經綸設施英雄豪傑之叱咤馳

聘則感慨發憤踴躍若狂直欲盡吸西江之水而時吐之於壑立萬仞之崖初不自知其愚訥迂拙而不適於時世之取用也吾之所以爲吾者如此吾告吾子亦止於此書此贈歸藏之篋中三年然後出而觀之又三年覺其言大繁然後卷而棄之  
先夫子曰蕭洒脫塵可謂行所無事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五

味芹堂

贈王與喬南歸序

張岳

嘉靖乙酉冬余北上京師仙谿王君與喬將赴選銓曹實與偕行余嘗入武夷上幔亭峰浮江達淮汴泗汶歷齊魯舊墟遇景物會心或古今賢達遺跡輒徘徊瞻眺不能遽去與喬儒家子往往能舉史冊所書者與余參評其是非可否及余至京師幸職事稍暇抱疴寡出與喬亦能以其暇日數相過從譚故鄉桑麻節候以暢豁幽懷如是者又三閱月則與喬既領選檄將歸矣余告之曰士不遠遊不足以知宇宙之明文投韻

卷二十九 序

六

味芹堂

大而宇宙內事與其深思博攷于一室也孰若足跡四達心目之力俱遠然後能盡無窮之變乎方余與與喬北上也寒漲初溜舟滯于江臯河清水雪交沍嚴寒薄人而不甚覺者豪氣勝之也今炎暑鬱蒸行者以爲病余欲留與喬涉秋以行而不可得豈非浩然歸思亦有以勝之與夫陰陽寒暑之變大矣人心有所向也尚能勝其變况有義理爲主于中則夫貧富貴賤榮辱生死之擾擾者真如飄風浮雲安能以有芥蒂耶與喬之官曰陰陽訓術夫陰陽之理未易

窮詰若夫氣與數則所謂寒暑之變其大者然非理明不足以識之于歸矣伯氏與奇讀書窮理必有得于是試以吾言問之

明文投韻

卷二十九 序

七

味芹堂

贈吳宜府序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駢其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魁岬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目襲襲以睨過市賽則醉飽繫馬俠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晏知無所拂遂稍侵居人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序

八

味芹堂

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于家余歸呼族人于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視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予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于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

級然盡醉而退翼且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

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顙誠不知用膽與

畧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

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

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 六

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

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動名無與比伍余于是益

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于素不可

以襲于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序

九

味芹堂

時策天下于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闢烏足以倫哉于

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

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不敘其在朝功蹟而敘一瑣事以形之所謂閒中

着眼勝俗千萬矣

贈訓導丘君序

唐順之

古之職于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  
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醬醢醢而  
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  
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于學者則異矣饋醬醢醢  
之禮其廢于國也既久而其職于郡邑之學者日數  
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于守與令之庭  
侯顏色怒喜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  
者少矣故古之職于學者常易而今之職于學者常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序

十

宋芹堂

難雖然古者非有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  
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  
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  
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  
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于責矣于于然飽且臥而  
已矣故今之職于學者常易而古之職于學者常難  
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爲薄耳而居其職  
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  
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懼也古之易者

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

之道不以責于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  
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  
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  
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  
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猶有  
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  
有所不盡而况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  
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于育才善俗

明文授讀

卷二十九 序

十

宋芹堂

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  
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  
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  
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于古之人矣  
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于  
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于天下不  
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于自盡者而不可得也  
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  
不能自爲才耶若丘君者其幾于自盡而爲吾之所

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于身貧而無所縉于利于今之藪藪齷齪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于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齷齪者而出乎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于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于學之諸弟子群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舉口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朱芹堂

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于古今之難與易而喜于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于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遂不辭而序之

贈汪子擢守永州郡序

陸銓

都水在工曹事獨煩而掣肘不可行中官奉尺紙下公庭大司空抹而課輸於民惟謹日運月納罔敢後亦罔敢會計其餘汪子自南戶曹調官來事事乃歎曰明天子在上宿弊尚不可一洗而清乎遂隨事具奏出納惟稽濫侈惟節贏餘惟會估辨值閱數月內無罔索官無虛費商無冒貸吏無橫需大司空曰才爲朝廷節省浮費歲以萬計如斯乎乃嘉靖庚寅入月汪子出補永州郡大司空若失其左右手而汪子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朱芹堂

亦若有不釋然者其友陸子聞而嘆曰嘻志期終事期於成汪子於是乎不可及矣夫王良御千里之騏將犯羊腸之險豈惟衆人拭目視之其範馳驅清節奏固欲一逞其技於拭目之際而乃易以他馬使之中道解轡王良將不扼腕歎息哉雖然尚不免拘於成事而不達觀於天下也汪子以今日之弊獨在工曹爲多乎舍工曹之外其救之當如拯焚而不可少緩者又無甚於工曹乎昔人好憫人之窮而賑之出門見粗糲食者卽出所有以恤之行至途中見無衣

無食者。又罄所有以恤之。行至國門之外。見菜色將  
仆。枵腹餘息者。思所以振之。而且無其具矣。工曹之  
弊。得無猶在粗衣糲食之間乎。天下之事。去京師愈  
遠。則其弊愈滋。永州介在蠻之中。供億之費。竭於  
禦侮。盡一之法。廢於徇。俗以懷悍起爭。民以嗇窳  
失業。刑以錫縶改律。賦以逋逃減額。湖廣郡號稱難  
治者。必丁永州。屈指焉。夫見粗衣糲食者。卽欲罄其  
所有。孰若活菜色之。學生枵腹之。尸其功爲多乎。或  
以之告汪子。汪子曰。達哉。急於趨事。而忘情於既往。

明文按讀

卷三十九

古

味芹堂

贈趙千戶序

王慎中

異時武人之容。冠獬冠。佩魚服。短後之衣。撫劍而語  
難飲。酒嗽號視。直而不能側聲。高而不能下手。足之  
力有餘。健而不可制。則蹴踞張拱。石趨距以泄其  
憤。急而宜其氣。卑躬俛首。視顏笑而柔聲。音飄紳襜。  
袂與人爲俯仰。非其事也。永寧衛右所千戶趙君伯  
齡。世武人。宜有其容。以吾所見。皆反之何也。異時武  
人其容如彼。其所爲亦且暴戾恣睢。睚眦所至。輒批  
搏人。以自快。嗜財悅色。則攫取挾狎。而無所憚。時平

明文按讀

卷三十九

古

味芹堂

久而文法行。往往見爲背惡上之人。輒操文法以困  
告戮辱之。于是武人之容爲世大詬。不思其爲則非  
而其容。則是彼其慙之之過。而斬以自免。輒改其容  
以趨媚于世。而求容乎上。雖其進退蹈舞。不驚人之  
耳目。而矯強果奮之氣。無復異時之効。不亦可患也。  
與且其容非矣。而其所爲亦卒不能大變于其舊。是  
兩失之也。伯齡細謹自飭。以恩意拊士卒。如恐有傷  
尤廉于財。貧而不侵乎下。其所爲是矣。予獨怪其容  
之反也。豈非思自表見。以趨世而冀上之用乎。然竟

落落。在。群。伍。中。無。以。自。異。事。任。不。及。而。材。勇。無。所。試。  
飲。酒。不。得。醉。醉。亦。不。敢。狂。語。徒。飄。紳。袪。袂。與。人。爲。俯。  
仰。以。銷。沮。其。氣。良。可。悲。也。文。法。之。盛。背。惡。者。不。得。肆。  
而。斂。傷。者。亦。無。以。自。異。將。使。武。人。何。所。視。哉。吾。甚。患。  
之。故。有。以。贈。趙。君。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宋

朱芹堂

贈黃子省曾序

霍翰

昔年讀文恪公哀榮錄，知文恪有門人曰省曾黃子者，公門高第弟子也。善文辭，繼讀空同集，見空同與黃子往復札書，又見黃子所爲空同集序，又知黃子篤好古文詞，所自作逼真六朝。嘗曰：江南才士如黃子者，可以文辭表樹于世矣。惜不得聚語，庶幾共進古道。而黃子尚助予之寒也。乃今秋仲黃子來自姑蘇，過予見古樓，聚語累日，復見所序水經，見所叙西京雜記諸書，則曰：黃子博雅之士也。又見所敘高士傳，見所敘洙泗本旨，乃又曰：讀高士敘論，可知吾子志之所希矣。若洙泗本旨，予殆未之知也。亦有以發我也乎？乃今黃子告歸，曰：何以教我？渭厓子曰：予何能有益于子也？予之荒陋，何能有益于子也？若曰：學以博古也。子則既博矣。若古文辭，子亦成家矣。皆予所無能復益于子也。嘗問之學以洞見大原爲要，而戒于小道之溺。譬之萬井之邑，邑中之衢徑什伍比聯，亦萬其夢也。有蟻焉，曰：吾將由徑衢，衡次究什伍默識之焉。雖積月累年，所出以識也，不能數徑有烏。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七

朱芹堂

曰。鶴。鶴。雀。之。屬。也。振。翮。而。過。萬。井。之。徑。一。盼。瞭。如。學。亦。若。是。而。已。黃。子。于。道。務。見。大。意。其。必。爲。鶴。也。無。俟。于。予。之。言。也。予。之。陋。亦。何。能。有。益。于。子。究。竟。大。成。惟。黃。子。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六

味芹堂

贈康長公序

王宗沐

惠安康長公由江西按察遷浙江右布政使其三司僚長貳餞之江潯執爵悵惻德語離而副使王某次酌而起曰別則諸君語備矣某請道公行之大者國家置吏在外有監司長貳府州縣有守令恭布星羅上下相維守令責以疆幹敏實而監司則責以端廉儀刑二者才不患其不兼而其地不侔監司率不能爲親民者之爲故各得其職則治而欲于兼則顧爲病今天子求理莫急于平寇而地莫大于浙其爲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七

味芹堂

奉德意則莫重于監司守令而余于此猶有感也幸于公請道其大都國家享太平二百年而壬子海上作難倭夷挾海賈入寇如驚浙之東偏黃巖是時其事頗微而倉卒失備遂至蔓延根芽迄今八歲于茲則北山東南閩廣皆往往被兵調遣征輸羽檄交馳民不堪命東南西度迄無寧期而經時者始有莫知攸止之憂矣某嘗家居親所謂備禦之策爲撫心而嘆寇亦以此窺中國之短長宜其益自肆不復知創民安得枕而臥也今爲民病者莫甚征輸夫養兵所

以禦寇而去妻子市田廬盆盎以供軍亦其宜焉者然今征輸而不免于寇與征輸之費而不爲寇也則令其去妻子市田廬盆盎以供上也豈其帖然無詞哉練兵之令下所以有調遣名曰練兵又取其妻子田廬盆盎之資以給之而徒抱空名祭藏之出誘曰給兵則如水入海不可窮詰然且以爲禦寇也而賊警纔報則烏鼠分散向之黃頭鞬膝插弓而仰食者殊不可恃而其勢不得不出于調遣調遣之病民方甚于寇然則民征輸以奉兵不足又今其掠民以食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三

朱芹堂

而寇固自若也其庸者既不能辨而具有疆幹敏實者又或觀望隨時而監司亦頗以急爲解不復繩察于此時民之望于上者又豈獨不能無詞而已哉自起事時迄今稍增監司常員以補守令之不及將以督其無成而察其不才者以時黜陟之也而其事之鎖細與行之緩急者卽監司坐而蒞焉彼爲虛文以免一時無所不敢而其最號疆幹敏實者爲虛文益故名實頗失而事不足賴廼以爲寇不可去何其論之不密也故監司之端廉儀刑者所以成有司有

司非監司之端廉儀刑無所師以爲善則民之病愈甚而寇之不平不可冀此固今之通患也公涉世憂時且閩中固有寇余語豈不然哉朝廷憫元元擢公今官公往爲部郎有辭出于浙僉憲久之轉廣西十年而始調公于仕進屹立山峙不以一字通權貴其持身不以一毫自潤而秉持端方賴其疆幹敏實之才而表儀標幟人望之不敢以苟且事公而浙又舊遊其行事規條尚有在者布政司于監司又最尊以公之端廉儀刑其有不惕然易轍者而督府得人如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主

朱芹堂

公亦可以相成其忠公爲國之心則寇且不日平今天下談寇者率言更將增兵而後守令言守令而不知其由于監司故余因公行而指其大者焉公他日以儀表四海非他道也僚長貳咸曰王君言知公而切良其遂書之

贈青崖胡先生序

王宗沐

凡爵於朝自一命而上莫非仕也而有曰師三代之  
隆由國都以達里塾設不一方面倚之均重其職自  
心性道德孝友姻睦之行以及於帝慈儉贊拜起趨  
走之節其具自綴兆壺矢棕枲殺絃之文而達于稱  
樵鄉膳烹飪饗之細奇袤逃離之爲禁而侯撻屏  
移之爲刑無不得執焉而其所在則雖天子之尊世  
子公卿之貴相與拜伏乞言和割斷爵以望其導諭  
當是時師重故道尊道尊故德貴而才全而天下淳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主 味芹堂

流樸決禮樂之興迨于此屋何其盛也自先王之規  
阻變乖闕所謂制科詞訓之學始殺于其間自漢比  
宋英詠相背然非是則無以羅天下之才雖其終有  
愧于古而亦莫能革至其列于學官與夫冠婚射饗  
舞象所以輯純斯民之心志耳目之具又以盡廢然  
不知是時之爲師者其亦何所循以爲教也有其具  
假令非人可緣以守無其具非其人則無所恃以爲  
地然則後之師也其不亦難于古與使天下之士白  
童而白首曠精神工爲制舉以應有司齊繩引墨推

其得舉比其立朝策政視其舊之所學若芻狗然而  
爲之師者亦惟其言之求其有脫然不羈于法制獨  
中其職然頗亦不數而其專于道德心性者往往出  
于私承而朝廷之所置而甚或曰爲僞而禁之者矣  
于此時則盡去其隆重拜伏乞言之禮公卿不下士  
郡守不迎師其誰謂非嗟夫三代之治其亦莫可得  
而復也我朝建學立師度越前代英廟慨然視古更  
省設提督官以文學行義之臣充之而隸其銜于按  
察既已貴之爲師而申以璽書固惟其滌濯凡近陳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主 味芹堂

常于時明經飭行以推明天子教化之意而于所謂  
制科之文亦不得而廢然士習于其中得喪聲病交  
蝕並耗生人之所急番有所偏重而不暇稍爲振飭  
將舉先王之所謂微文要節舞象燕射揖遜周旋之  
容大都以爲迂濶而無當輟用譁然不安全省之廣  
僅歲得至一揖而進講固不能使其遠而論所謂學  
職教官者間多衰暮率用苟且之意以格于其間而  
不得盡行所謂有道成人之旨純雜輕重勢使之然  
而師之職亦容有非國家所以責成之初矣天下胥

才自館閣以達縣令無他途得廁于其間而養育之道缺而不圖非素蓄而預儲之卒至而求宜其不婉于古而有不辦也某之不肯頃背濫竽于粵雖可憑據如制舉之文莫之能校而况所謂心性道德者間嘗記憶經史推其一二曉曉其聲以號于多士然士亦以其徒騰口說而莫予信以其相與稍親不駭若以為可姑塞其責而今反思之間夷然自失聲短響微光沉照狹不可得而強也嘉靖甲寅移官東粵時綿州青崖胡先生方正師席見其篤論深信士習煥明文校讀

卷三九

詩

味芹堂

然幾于大治余竊喜同志之道行而未幾先生又晉等移視江右先生自翰林為給事中淹歷內外二十年誠余所謂文學行義灼然于時而施之于嶺表效又明著如是江右多才號稱理學名區而又得如先生為之師則余平昔之有志于古者將且復見故獨道師道之重以望于先生而且以致余之愧焉夫賢者不拘時不恃法江右之士自今有勃然而興者其有以報余矣

贈汪生序

萬廷言

蓋聞君子之學在空其心心不空未有真道相當者也予慨夫世之君子弗思焉而繆言也緒與汪生問學而能詩不遠數千里以詩謁予羅原因求一言以別生諱詩者也昔者子夏因論詩而知學今姑以詩論昔勝巷先生早年閉門學陶旬鍛月鍊句擬聲求宜其似矣然猶未盡彷彿何也先生顧瞻理道之心勝而立言之志太早也東坡先生晚年海外學陶洗刷沿革紋抑豪邁亦幾似矣然置之陶集猶非一手何也先生和擬之心未忘而刻意冲淡之志橫于中也二先生學問筆力精詣妙思豈在靖節之下而詩竟未能過之靖節初未嘗有顧瞻理道刻意冲淡之心二先生多此一念故也彼空而此不空也空則靈竅虛瑩機出自然不空則意見橫室靈機思多強合詩之品殊乎此矣是詩固不可以不空矣子口回也其庶乎屢空明道先生釋之曰空中受道則道之貴空豈啻詩而已哉有志者可以深長思也雖然吾見其難矣彼詩一技耳視道之大小難易何如也二

明文校讀

卷三九

詩

味芹堂

先生又千古英賢德意風節與大山長河爭雄並盛  
視世之蠅蛄蟻蝶曾不足介其一瞬徒以顧瞻理道  
刻意冲淡一善念之橫未能卒克遂使咏歌之間少  
虧天籟視陶差讓焉矧道本至微而世之君子又常  
紛華靡蕩之際積習薰蒸之久決肌膚而淪骨髓靈  
竅所窒與一善念之橫益不可同世語矣自非濯以  
長江盪以清風銷頑去穢日汰月鎔盡萬死一生之  
力其能令胸次瑩潔光明超躋解脫空其中以受道  
乎吾未之聞矣二先生不能空一善念以能其所易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三

味芹堂

吾儕乃欲以幽莽之功去薰蒸淪浹之積穢而受其  
所難亦多見其不知量哉故惟回而後庶幾謂其能  
不遷不貳故也不亦難乎然猶有難者傳曰心無天  
遊六鑿相攘是道即空也末有不悟空而能空其心  
者空將安悟哉自一身摩頂放踵皆形質也自兩間  
際天蟠地皆物象也自一萬歲皆一息往古來今念  
念遷流皆實事也君子斂心俯仰靜觀其間空當于  
何處求之予不能詩而嘗苦心于學白沙先生有言  
三十年來學煉空凡身猶在有無中每誦斯言拊心

歎息生其思以起予乎生之鄉先進龍溪王先生悟  
空者也幸出此致予請焉庶其終顏氏之學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三

味芹堂

贈侯朝宗序

錢謙益

余讀侯子朝宗所著經義如玉之有光劍之有氣英  
英熊熊變現于空曠有無之間以爲文人才子之文  
而非經生之文也已而觀其詩俊快雄渾有聲有色  
非猶夫蒼蠅之鳴側出于蚓蟻者也侯氏多才子朝  
宗與其兄赤社覲省其尊人司農公因見余于請室  
余自頌繫以來四方人士開行相存者多君子雄駿  
之人如二侯者其眉目也薛宣語朱雲子居我東閣  
中可以觀天下奇士今余居此地得見天下奇士如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味芹堂

此之多其殆將以國屏爲薛宣之東閣耶抑亦翹村  
之館廢爲車廐如漢人之所致嘆于平津者而天下  
奇士故當舉集于此地耶朝宗將還商城振衣言別  
余書此以贈之朝宗歸持以示赤社并與中州人士  
見之知其必相與欽歎掩卷傍徨而三嘆也戊寅四  
月十二日

贈方元亮序

陳弘緒

方元亮新安俠士也而隱於琴於琴曲中尤好漢宮  
秋每對客撫絃輒以此曲自娛往歲過豫章值海內  
昇平豫章諸王子侯暨賢士大夫多於論文作賦之  
餘六博蹋鞠吹笙弄笛挾元亮若杯酒尊之間聽其  
搏拊悠揚人人爲之酣適起舞當是時元亮日鼓漢  
宮秋數過殊不覺其悽惋已已春元亮別吾豫章他  
往足跡不入灌城者七載矣丙子自建武來予視其  
意况蕭瑟殊異往時問其涉歷之處則錄汝潁浮江  
漢達於淮泗皆寇盜蹂躪劍槩磨擊之鄉問其從游  
則自漆張諸君而外寥寥無賞音者而元亮向予遍  
訪舊識則向所最暱如劉士雲者墓木亦已拱矣相  
對唏噓蓋不必拂軫動操而已悽惋欲絕居然漢宮  
秋之洋溢於吾耳也夫音生於情情深而音益至使  
元亮而鼓此曲於今日也其感人神魂當有迥異於  
曩日而予則固已不願聞於座上元亮亦不願一彈  
再彈以甚其悲愁也行矣元亮此去遇郊原黯澹隴  
水潺湲鬼嘯猩啼猿吟蛩泣試取漢宮秋舊譜寫其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味芹堂

聲於旅館郵次較昭陽秋月桐雨之怨孰至孰不至  
必有能辨之者予恨不得操絲綺以從可奈何

明文授讀卷之三十九終

明文授讀

卷三十九 序

羊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珣校讀  
男百家

序十 送別類

送鄭徵君應詔入翰林詩序

趙汭

至正十五年冬詔以新安鄭子美先生爲翰林待制  
時先生臥疾精舍使者與郡監守致朝廷之意甚厚  
先生堅辭不能拜命者久之憲使番陽周公在郡親  
爲之勸駕其門生子弟進而言曰今聖天子舉群策  
以清海內大丞相集衆思以圖治功不惜禁苑次對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一 味芹堂  
之職起先生于山林豈惟以先生業觚翰攻文章哉  
先生學通古今以詩書禮樂爲教于鄉長于治亂興  
衰之說正誼直言不忘憂世先生不出如朝廷何時  
先生疾良已乃翻然曰欲報朝廷者吾素志也吾將  
辭官赴召親見聖主陳所欲言爾乃命趣裝誼日偕  
使者北行郡長貳縣大夫與寓公搢紳之士張郡南  
門外設祖道爲先生別里中耆俊文學諸生又相與  
作爲歌詩以詠歎其行休陽趙汭病不能陪搢紳之  
後又不善爲詩則獻言曰先生應詔趨朝得極言天

下事此千載一時也。今爲天下患者盜賊而已。自淮蔡發難。據于江湖。所在蠶起。爲禍常烈矣。然雄傑怙衆有功。名智力足以橫騖四出。亦無聞焉。視前代中世。巨寇不能什一。疑若不足平者。國家以四海全盛之力。命將出師。今五六年。民力已屈。而盜猶未息。何也不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而使臺省貴人與郡縣俗吏紛然群起。共軍旅之權。自軒轅氏以來。未有能以是而全師制勝者也。仗行省討賊御史臺督視如平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二

朱芹堂

時而賈兇鬻頑。誅求劫奪之弊。債軍殺將。反覆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兵財兩匱。郡縣之間。繁征橫斂。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大夫方且拘文法守。故常不思變通。長久之道。賞罰者用兵之大權也。賞罰不明。而是非淆亂。天下之士不復以功名自期。而中世以來。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吾未知其所以爲天下國家者何也。今群盜大者跨郡邑。小者據一城。植根固矣。苟不盡反前失。而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爲國家計欲并兩淮而南。盡江湖之

間。求要會形便之地。爲四五巨鎮。鎮各屯精兵二萬。選士大夫公廉有威信。方畧能撫士愛民。招納降附。可爲大將者。付以一鎮之權。慎簡中外有文武才學者。爲之副。凡辟士募兵。刑賞律令。訓練程式。進退節度。土功城守。禁防要束。皆自朝廷考求。故事爲法。以授之。郎官博士出入覘視。以資廟謨。而事大小皆得專達。列鎮屯軍。屹然相望。脈絡貫通。首尾如一。內可以尊京師之勢。外可以消奸雄之心。鼠竊狗偷。進退無據者。將不戰而自服。其尤囁強者。四鎮出兵。倚而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三

朱芹堂

攻之無不破矣。其要在得人而已。郡邑之間。皆什伍其民。以相守。護毋使散。越于下一家。而三男子則簡尤壯一人。爲郡守之兵。以大戶之稅衣食之。郡皆選賢守。以防禦。繫銜各將。以兵固其封固。蓋郡守必兼有軍民之權。而後緩急可望。不然雖重其失地之罪。無益也。此制一定。則列郡有備。而民心不搖矣。夫使諸郡各制其兵。以保一郡之民。而四五大藩皆握成軍據形勢。以掃清群盜。則莫安東南。誠當今之急務也。若夫知人之明。任使之術。在朝廷矣。昔漢以六萬

討西羌徵族趙充國定計必分兵屯田以待其集貴  
萬全也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終不肯與梁  
分兵審于勢也李德裕平澤潞軍中利害有將帥不  
知而廟堂輒知之者得居中制外之宜也今群盜么  
麼非有漢七國唐藩鎮之強而充國亞夫德裕之故  
智則有今日所當師者矣。訪無謀臣策士之術也。當  
其避地間關朝不夕謀。每恨民間利害不能上聞。以  
至于此。是以于鄉先生之行而竊致其欷歔之思焉。  
先生倘以爲然。雖言之可也。若夫本源之深切。有非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四

味芹堂

草事所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先生矣。使朝廷收  
得士之效于一時。而先生之功及乎天下。則雖銘彝  
鼎而被絃歌可也。豈惟一時一鄉之所咏嘆者哉。

送東陽馬生序

宋濂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于藏書  
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  
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  
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群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  
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  
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  
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  
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五

味芹堂

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  
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  
而不知至。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  
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  
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削腰白玉之環。  
左佩刀。右備容臭。焯然若神人。余則緼袍敝衣處其  
間。略無慕盭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  
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  
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

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况才之過于余者乎今  
諸生學于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  
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  
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  
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于此不必若余之手錄  
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  
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  
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  
鄉人子謁予讓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六

朱芹堂

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于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  
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  
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  
人者豈知予者哉

送鄭干之序

貝瓊

四明鄭干之之往中州也國子諸生與之遊者載酒  
祖于江之浒行二日抵書貝瓊曰真幸與門生之列  
今典教百里邑且居國都之內可無一言贈真邪乃  
復曰盍亦觀于水平海門之濤一晝夜凡再以驗天  
地之大信者子既得以見之矣道出姑蘇又見震澤  
之蓄矣既而絕江泝淮卽魚龍之蟠互鳬雁之飛集  
而其深且廣者可知彼溪澗溝澮之小朝盈夕涸不  
可以投芥者奚足賸哉然猶未也水之有本而最巨  
者莫過于河蓋自崑崙至積石自積石至龍門從天  
而落徑山硤間千數百里而巨石之所盤束梗于前  
而薄于後不得紆徐滂衍而行也故其暴怒喧厲非  
江淮衆流可敵及其山窮岸涸豁然奔放繞華陰歷  
砥柱下孟津道洛汭注大伾達 澤北折而南南折  
而東一日千里夷然至大陸而趨于海矣惟其勢之  
悍也遏之而愈起聲之洪也撓之而益震漏若雲翻  
怒若雷奔觸者無不崩而當者無不敗此河之奇觀  
見于龍門之阻非龍門亦無以見河之浩浩湯湯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七

朱芹堂

使無其本而朝盈夕涸求其渙而爲文盪而爲聲烏  
可得哉士之厄而通者亦然聖人弗論也若唐之韓  
退之柳子厚李太白杜少陵宋之歐陽永叔蘇子瞻  
所謂天下之士亦皆起于困踣顛頓則揭陽柳州夜  
郎褒子夷陵儋耳其猶河之龍門歟六子至是道益  
彰文益奇舉益崇又孰得而抗之也由其所蓄類于  
河之有本而最巨者矣故嘗謂物之出于尋常者不  
抑則不振不塞則不昌今日之屈後日之伸今日之  
伸後日之屈此理之必然不可誣也君子于是察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八

味芹堂

送李世卿還嘉魚序

陳獻章

弘治元年戊申夏四月湖廣嘉魚李承箕世卿自其  
鄉襄嶺南望大庾嶺沿道歌吟入南海訪予白沙一  
見語合意先是五六年予會都憲公之子承恩于北  
京承恩世卿從弟也示予以世卿之文出入經史跌  
宕縱橫筆端衮衮不竭來數千言沛然出之若不爲  
勢利所拘者予時未識世卿而知世卿抱負有大于  
人既不忘于心亦時于詩焉發之或聞論當世士有  
文章必問曰如李世卿否然又意世卿少年凌邁高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九

味芹堂

唱而世卿和之積凡百餘篇其言皆本于性情之真  
非有意于世俗之贊毀至是世卿以太夫人在堂辭  
去欲留不可爲古詩十三首別之諸友相繼有言世  
卿歸以所聞于予者贊諸伯氏茂卿登大崖山吟弄  
赤壁之風月予所未言者世卿終當自得之世卿之  
或出或處顯晦用舍則繫于所遇非予所能知也予  
老且病行將采藥于羅浮四百三十二峰以畢吾願  
世卿能復索我于飛雲之上否耶序以送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十

朱芹堂

送戴元之序

李承芳

戴元之名乾浙江臨海人少年以英敏學識登庚戌  
進士茲授江西宜春令予與元之同榜而年稍長于  
元之同榜于元之尤爲知深夫同榜也有兄弟之誼  
以長也有師友之誼知深也無彼此之間予以甲在  
元之之前授官大理評事元之則爲令也此乃時例  
也天官卿從時例也夫以同榜也以長也以知深也  
以評事則無所行以令則有所行者也韓子曰知之  
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元之之任予可無一言邪夫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七

朱芹堂

宜春古袁州也李太白袁州學記當時及後世多稱  
之太白謂秦之速失天下也以廢詩書漢之久有天  
下也以宗學術太伯之言僅是也夫詩書者吾道之  
跡而已必得知道者以爲之師帥于是而授人以詩  
書則詩書于人庶乎其有益也使徒事詩書亦末焉  
耳夫太白非知道者故語人以粗跡當時知袁州者  
祖無擇也無擇何如人邪則袁之學終寥寥焉未見  
其有一人也嗚呼古之時此學校也後世亦此學校  
也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學者爲君子

今之學者爲小人是豈學校之罪哉蓋師帥者未得其人也予觀近代以來害天下之心者莫甚于學宮害天下之士習者莫甚于科舉之文率天下士類爲惡而無所紀極者莫甚于學官此有識者之所以痛哭長歎息也以予處之必將天下學宮學官一切而廢去之惟天下之守令擇天下有道德之人以爲之守令則于郡邑之內求老師宿儒尊禮而爲之師一鄉之善士則師其一鄉一國之善士則師其一國凡士之所習者一遵成周之制所謂六德六行六藝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味芹堂

令也元之爲政其盡求之大本者哉若時世之政務元之所優者矣予復何言

先夫子書東齋集承芳字茂卿嘉魚人大厓世卿之兄也大厓爲白沙高第弟子茂卿亦從學白沙舉進士官至大理寺副其文亦多講學而議論獨闢絕無庸蕪之習談知庸蕪勸說無與于學者也至使人言道學語不可入于文章範哉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味芹堂

送王承吉序

李承箕

往年壬子予再謁白沙先生曰三楚人物得之襄樊  
今御史曹公嘗詩之曰御史前身或姓錢急流勇退  
者也且稱其女夫王承吉從善者當是時予胷中已  
著承吉而恨未面蓋知其玉潤者也今辛酉承吉挾  
二僕夫徒步訪予山中不交一言而彼此心醉但相  
與于丘壑林薄田畝飭粥粗糲瓦盆之間而已依據  
聖賢講說經傳以立門戶以儻聲譽以干非分以損  
靈原非予所以心醉於承吉者也亦非承吉所以心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丙 宋芹堂

醉於予者也予嘗於丘壑林薄田畝飭粥粗糲瓦盆  
之餘曰古先賢聖之學不傳也久予三見白沙先生  
不敢考問爲學之方先生甚怪之曰世卿三見白沙  
不考問爲學之方豈相從意耶予曰聞見口耳之學  
非其自得者非眞學蓋所以存其無竟其說之意先  
生聞斯言甚然之今五十年凡在宇內物物與之皆  
眞頗覺已之所以自存者無待聞見口耳而其所以  
自存不敢瀆告人也他日訪承吉臥龍山中觀耆舊  
之遺風使江漢變于鄒魯者吾于承吉豈別有言哉

先夫子書大匡集承箕字世卿嘉魚人從學于白  
沙集中不屑屑講學善易者不言易與私記授讀  
中有守溪  
所作大匡墓  
志學案有傳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五 宋芹堂

送宗子相序

李攀龍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  
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爲也久之梁生往南海  
徐子與請金陵不調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  
乃子相又以疾去豈詩于人能使所有不爲也子相  
蓋嘗謂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  
而麒麟爲椅枕知言哉所謂萬古一事者矣方吾之  
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于將迎之  
間既竭吾才而不得一辭窮日之力而不得一語猶

明末授讀

卷四十

序

夫

味芹堂

且不能自已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廢歌君  
臣之盛于唐虞之廷卽其次朝不坐燕不與鬪時政  
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達于  
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得于我而况合契古人  
明請一朝實獲其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嗟歎永歌  
手舞足蹈過此以往莫之或知不言而信是委喻于  
同心其有不反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以強人人愈  
厭旣以信人人愈疑其心以爲與其以不吾知者嘗  
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是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主

味芹堂

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  
不恭之人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  
下聞風而興起是旦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惡是比  
肩而至也何有于我也正使不免于好名之嫌則雖  
陸沈下僚亦餘此不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  
可。埃。之。富。貴。以。心。術。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  
大。人。以。成。名。也。詩。可。以。怨。一。有。嗟。歎。卽。有。永。歌。言。危。  
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  
捐。棄。而。不。容。之。感。近。世。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  
明。文。授。讀。卷。四。十。序。主。味。芹。堂。  
垢之外者。詩也子相之視天下又何所可爲乎向吳  
舍人亦爲余言子相于是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  
部何憂不卽至卿相而委蛇若是卽世俗之見以竭  
才窮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  
窮一日之力謬爲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  
列至爲稍黠者所窺遂太過矯失不復區別真僞槩  
天下賢者于是而子相不免于疑則有之爾然豈詩  
之罪哉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爲矣可以無  
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

先夫子曰李攀龍字于鱗歷城人河南按察使滄  
溟之文集句而成一時視之亦如孫樵劉蛻但孫  
劉意思雋永滄溟則索然而已楚楚自成尚不能  
况欲以之易天下乎私記滄溟嘉  
靖甲辰進士

明文校讀

卷四十 序

六

味芹堂

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王慎中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罷罷者凡  
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  
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  
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  
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于耳目之所  
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  
億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功者奚所攷而名其爲疾  
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  
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况于  
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于心術効于  
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于失實  
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  
失若此則于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  
感也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  
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強束  
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猷局冗司之末也古之  
事師者其飲食于飯患其噎于截患其哽而祝之也

明文校讀

卷四十 序

六

味芹堂

其居處于坐則有几于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羸癯病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于今乎。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夾肉矍鑠自喜客儻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明文校讀

卷四十 序

于

朱芹堂

送詩人沈青門序

王慎中

詩人之不偶者有性靈觸發之能而無物役拘絆之害此天民之佚樂者矣其視富貴之人宜如檻羶牢豕閔然于中而不足近名器寵數俗所謂尊華者皆瓦礫塗炭瑣屑而朽穢也然予觀唐世詩人不偶者顧不以謁顯者爲戒呈卷投軸左視右矚幾幸一遇如秦關燕壁游說之客結軫馳叩朝失于此而暮冀乎彼皇皇然若有所迫而不得休吾未見其能樂也其時公卿得以薦士節鎮得以辟官故不偶之詩人雖失意于場屋而多僥倖于薦辟斯人也之與顯者遊固其詞藝矜美相爲標致而藉援恃力之圖爲不淺矣彼顯者皆有才學詞章名一時其吟詠風格非出不偶者下也顧能不愛屈已以成不偶者之名如張燕公之于孟浩然賀監之于李白柳子厚之于符載杜牧之于張仲吉殆不可勝舉以斯論之唐世詩人淪落江湖者未可爲貴而諸顯者能成人之名其道有足尚矣近世風騷將絕江湖之上有能爲詩歌和唐世難得何啻千百而一二也而士大夫取高資

明文校讀

卷四十 序

主

朱芹堂

都盛位蓋有不能爲詩者以顯者所少在此而江湖之士難得又如彼相求之跡固當在此而不當在彼矣且此之與彼游也無薦引之門無辟用之途彼亦無所藉恃于此而倡和往反之間果相矜于藝而非有皇皇之冀矣江湖淪落之人誠可大貴于今之時而士大夫往往不知所以成其名以自附于唐之顯者豈不過哉錢塘青門山人沈仕江湖之能詩者自壯而強行游四方多與富貴之人游其能屈已以成青門之名宜必有之吾未之及知而知青門無所藉恃于諸顯者以其來遊閩中之跡推見之也青門入閩泉袍布衾從一僮僮面而微跛踽踽然僊也店之以詩謁顯者一見則欲廢其半餉之享輟其一姬之費如執券責負傲然必得何至如青門之僊也予用是知今之顯者之所以遇江湖淪落之人矣予閒居寂寞莫絕意當世好事之徒顧辱青門枉與之游予之不能有益于青門可知矣獨不難屈已以爲之重而又非有文章之名也雖俯躬匍匐胡能增昂青門之錦錄爲青門計當且改圖庶幾有遇也青門顧謂余

明文振讀

卷四十 序

五

味芹堂

曰斯行遇公歸亦將終隱矣不復有望于餘人也斯言其爲設耶其非設也則青門之踽踽南行而窮宜矣古有得人一雙之璧百鎰之金盼若毫毛惟以一言之知爲重此豪士佳公子之所爲非所以施之今也青門行四方受雙璧百鎰于人宜不少矣今乃持嶺外迂廢無用之人一紙之序以歸曰可以終隱也青門雖自不爲設世其不有以爲設者乎是可笑也

明文振讀

卷四十 序

五

味芹堂



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莊景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陝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爲先生重。請一言以重於予。夫吾先生以屬予。以迂屬者不足爲先生重。迂者豈足爲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爲狂。輒以爲性。予知世之病此。輒謹閉其口。不敢苟出一言。戴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鼎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五

味芹堂

致之。當有擇也。予乃告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爲我兼愛。寂滅虛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說。某題主某程文。

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

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覲覲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內。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能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爲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五

味芹堂

理。自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爲人者。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爲榮。人爵爲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輒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鼓動一時。自童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橫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

後生。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吾先生曰。有是時王之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慮廢也。利達絕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於平時不得已而發爲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一文卷。便識爲西江陸子靜。時王之制。廢乎否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美

味芹堂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羅玘

建昌爲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有城在於黎圩。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爲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爲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圩百里爲新城縣。而南城北下未三十里已爲撫之臨川。金谿二縣蓋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猶爲守禦所。元季僞平章擅割據之雄。爲僞都僭王號。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芻牧廩廩之富。鍾竿笳角。漏柝之喧。羽旌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蘓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容有以名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篳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爲遠遊。薄海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開羹受餽。醉飽而嬉矣。蓋吾里閭之人。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主

味芹堂

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爲適然耳。旣而隔牆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丁仕隆擁重賞而好文，黎文淵扈輦蹕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王門榮矣哉。然浴盥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鸞倚通會武勝門笑指負檐而入者曰：三縣山氓來矣。此則少時事也。

明文投韻

卷四十

序

元

味芹堂

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闢入山川禁烟鳥獸魚鼈咸內物也。寧復得爾爲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園之全盛。招士隆輦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遊而非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來告別，吾無以爲贈也，以此贈之。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羅記

陽曲晉分冀上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楊土也。春秋之時晉隣于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焉。秦晉苟其人而仕也，亦舊矣。矧吳扼其雄于海隅，遯乎風馬牛之不及于晉也。晉人且不仕于秦，又焉從仕于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于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于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

明文投韻

卷四十

序

元

味芹堂

吳也。循至于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爲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邦也，其真海邪？故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辯博之士爲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俟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吾獨以爲世各有所遭。不獨于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產狐偃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沒齒局仕于其國。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之鄉而顧不足齒于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于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仕。未五年。旣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又凡幾。其進而赫爾其瞻。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明文授讀。卷四十。序。手。味芹堂。

送林巽峯序

王漸造

王子曰。自百家衆氏之起於周末。訓詁之起於漢科舉之途之起於唐宋。天下之學日益支裂淪泊。而不可救然。幸而不與之俱亡者。此心存焉。爾世之功利嗜欲之徒。又從而斷喪漸滅之。其高明之士起往往復迷其途。轍人各以已見相臆度。及不可得。則又厭夫駢首昏汨而付之無可奈何。於是老佛二氏狡黠者出。竊吾所幸存不亡之心。竄易而倒置之。以愚弄斯世。遂有清淨無爲之論。真空出世之說。鼓其術而噓之。其高明之士求吾聖賢之途。轍不可復得。又不甘心駢首於波利昏汨之場。乃始悅其說爲可差異。方就而息肩焉。噫。亦可悲矣。使吾聖賢之學。明二氏者。將怵心俛首之不暇。而何敢恣其邪遁乎。不幸聖賢之學不明。而二氏乃復竊其渣滓。反而鼓惑之。高明者則曰。吾姑就此而息肩焉。吾非愛其術也。其救世者則曰。吾姑爲此說。以蘊昏汨之徒耳。然猶未敢明言以佑之也。今之時。目爲高明者。方且呼號而倡召焉。又爲之言曰。佛氏之教。與吾儒無異。又曰。世儒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手 味芹堂

之學已落二乘矣其無知之徒冒吾儒冠服而自蹈於異端恣肆之歸復羣囂而衍翼之譬之厭渣滓者方甘於咀嚼而不知精醞之爲美也疲逆旅者方酣睡而不知室家之爲安也其愚不思亦甚矣予自入都聞其說盛行乃深憂之及求志於同官而得巽峯林子焉林子高明之士予幸承接慰日相與論辨始克合一今又別予以去而予之助復孤又懼林子之行或厭玩於昏汙之世乃托於彼而息肩焉則非予之所望於林子也吾於林子有友道焉故於其行也以友道規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三

味芹堂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姚淩

今西北諸鎮地當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剝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在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務迺咨迺謀總憲者茲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林余以覲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里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強弱聚散倉庫之出納贏縮余頗識其槩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憲治榆林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也今吾不能有其固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剽數城卽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馮婦之談也夫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關者三平沙浩漫深沒馬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三

味芹堂

足雖樹弗茂，弗孽則木之爲用寡矣。短兵相接，鎧仗  
窳楮，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爲用寡  
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猝至則立爲魚肉，相與築  
壁壘以自固，而拔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矣。  
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下，諸雨近郊無草而刈，諸塞  
遘民日死以爲生而爲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施  
之不已疎乎？凡所謂空言嘗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  
所宜審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者，  
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世則外急而內緩，用材則內

明文授讀

卷四十

書

味芹堂

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率以爲莫  
勞於董徒役，莫繁於司會計，莫難於讞訟獄，莫危於  
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  
長，而其言猶若此，至於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  
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識者曾不之察，何也？張  
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猶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  
者，軍吏不得其長，輕於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  
貪皆不可使而跡弛之士，誰其用之？原無終歲蓄吾  
常節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測，

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復時壞亭障，吾  
日圖所以補其廢，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死而不知  
歸者，民不堪於役，而舉烽燔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  
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  
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于  
赴鬪而控絃鳴鏑之悲，誰其禦之？刑難于獨任，食難  
於遠請，役難於頻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患  
尤甚，執刀筆者，得以破勳勞，持論議者，得以輕事功，  
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壯

明文授讀

卷四十

書

味芹堂

之年，才與識俱贍，於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  
然予未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  
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與俗之難爲力，則有志者  
恒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  
撓，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事可漸  
理也。不然，愼已免咎，上下相蒙，與其無事以幸爲常，  
而逸事日趨於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  
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犁然於心者矣。余于張子  
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籌遠之助云。

先夫子曰姚涑字維東慈谿人翰林學士明山文  
甚可觀其在翰林嘗輕文衡山牧齋以爲後世但  
知有衡山何曾有舉姚涑姓氏者乎其實不然衡  
山之風流固不可沒使盡人而學衡山則成一浮  
華之世界矣明山有驅除錄明初僭國之史也今  
谿上人無知之者又何怪夫牧齋之論乎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三

味芹堂

送童少瑜序

歸有光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以粥書爲業異時童少瑜從其  
先人游嵩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費江余過之少瑜  
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  
爲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少瑜旅泊蕭然恨無以歸  
之者已而少瑜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少瑜依依于  
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  
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益深嘆其言夫今世進  
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爲學此  
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惡無怪乎其內不知修己之  
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  
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少瑜于書蓋歷能誦之余  
以是益奇少瑜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  
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  
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綸囷  
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爲余言東  
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  
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之能爲神也古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三

味芹堂

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爲土梗已爾。少。瑜。弼。古。之。書。然。且。幾。于。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壬

味芹堂

送華源潔遊南廡序

儲嶺

今天下之士。試于內廷。惟進士與歲貢士。監以御史。環以禁衛。其嚴且重。蓋同間有賢良遺逸。被薦而至者。不過試于有司。以狀上聞而已。國初進士之額未定。有一歲放榜。有僅取百十人者。當時充有司。庶府卿大夫之選。稱任使而著功謨。大率皆歲貢士也。承平久積。漸甄別之。然士特立自負。要其所樹立。不減于進士者。猶遑遑有之。至于今。則寔不逮矣。豈人才復異于疇昔耶。蓋亦有由然已何也。祖宗得天下。征戰殺伐之餘。當儒學衰熄之日。人才未盈。隨所得而用之。乘其強富精明之時。鼓以奮迅邁往之氣。而又隨之以賞罰懲勸之實。當是時。人才豈可以方類分耶。今則群取多士。而養之學限以歲月。而爲之貢既貢矣。又限以歲月。而注之選。將選矣。又限以歲月。而授之官。年徂而地拘。業荒而志沮。一旦課功覈績。乃俾與新進之士等。抑何怪其不相及也。歟。夫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雖時君世主。各以意尚設科分類而求之。然大要不出其人也。故在漢則曰賢良。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壬

味芹堂

文學茂才孝廉隋唐以後則曰明經有道進士制科使易其時更其目吾見前之充賢良文學之選者卽後之明經有道其人也後之充詩賦制科之選者卽前之茂才孝廉其人也夫豈借才于異代哉是則今之進士與歲貢士其初亦均是人也特有司錄之法與士之自待其身者不同故異時成就者遂差殊以觀爾脫今之世悉罷科舉而惟責郡國歲貢士焉則世之趨尚號進士又胥藉是以出矣豈能避有司之求而悉他途以自見乎吾友華君源潔篤厚而雅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味芹堂

慎明敏而通練自少治進士業勤且精矣厄于造物者屢試場屋不利今年貢至春官及入試哀然占前列詞翰燦然意氣壯盛縉紳多士皆器異之事竣復遊南離揚人仕于朝及諸嘗往來者咸屬予言以贈

源潔同里間且有連交游最久源潔母孀人居孀有節操今年垂八十矣源潔以年而貢非所好也姑以慰母氏之心囑故罄意所欲言者以告南離之士異時有擢高科列膺仕以才業聞于世使人不敢例以歲貢少之者其在干茲乎其在干茲乎

先夫子書柴墟集儲燮字靜夫成化二十年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左侍郎謚文懿爲文質實然有家法李卓吾謂其從陽明往來問學不知何據考其文集止有陽明一書亦非論學者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望

味芹堂

送程君啓之任黃梅序

熊過

往予少曹南王先生試渡濫論予獻辭曰此在兵法  
齊桓盟江黃近是矣曹南先生大奇其旨課第一然  
迺挾策坐談耳及予涉江漢之波道黃梅出廣濟而  
北以達於宋墟視其山川之糾委而登破頭馮茂之  
山蓋見所謂黃者矣其人無不魁傑精緊時平則或  
隱於異學其幸有事而萌芽其迴翔咆哮之心者亦  
其風氣也及予欲從問彭堃徐真逸之原起而思所  
以消篇之則其遺俘皆老化漸盡而不能知蓋有道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望

味芹堂

之長而相安於無事久矣倚伏感通則亦何常之有  
哉然予觀春秋之文荆失黃則中國盛僭端少戢及  
其滅黃則猾夏終春秋不復可制也詩曰荆舒是懲  
懲荆舒者寧不視黃爲輕重哉吾與程子君啓共傳  
經爲同舍生予試論時君啓及見而商之子歷黃而  
詢彭徐之故則未常與君啓同也今君啓迴訟濫爲  
黃梅令習聞猾夏姦尤之故而又思其平治之久以  
察於倚伏感通之機其奚以爲政治耶或曰民之多  
辟緣情而生今在亟反之願治情以復性何如耳安

論風氣也昔破頭馮茂之山其人率稱弘忍而其教  
大以情種爲害矣倘世之人而盡其情種則於化民  
成俗之本有獲否耶其果能懲荆舒猾夏姦尤之習  
耶予方坐罪謫演將遂渡濫以去滇瀘者莊蹻所建  
治其與黃皆于楚事有連其不忘交相儆者亦予與  
程子之義也

弘忍卽釋氏五祖黃梅人又先夫子曰熊過字叔  
仁號南沙富順人文有精力亦是能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望

味芹堂

送袁我溪泉州府節推序

傅夏器

年友我溪授泉州府節推介在海隅去京師八千里而遙其去藩城亦無慮三百里故下民之困抑不得其平者上不能直之於鈐轂次不能直之于臺省皆求諸府而直焉又其地阻山跨海奸宄剽盜出沒濱海航漁之民習見擊刺武勇驚悍動以忿悁相刃相靡殺傷不避誅其於獄訟皆先以節推訊服而後上之臺故節推代兩臺蒞事其斷獄又爲繁夫典刑者民之司命也君非泉之司命而泉民之所爲生死耶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器

味芹堂

言刑則律令具矣登其所以具哉昔者聖人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世之僞也滋甚堤防不能也乃徵於書而律令定非聖人之得已也故得其好生之意卽法令具備而不爲苛不得其意而惟法是徇執盈尺之紙鍛鍊囹圄中罪狀某也當某律令某也當某律例格式具備不過費一朝檢閱而足也如此則一吏可矣。集葉之備集之可以成賦言笑之微摘之可以爲罪誠所謂大可論而小可斬者而民始無所指手足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

爲芻狗其言則過然自用刑者之不得其意也而民始搔首觸目輒扞法網桁楊桎梏相望不幾盡天下而芻狗之耶世常酷趙禹張湯夫見知腹誹之法自湯作始深文巧詆得酷名宜矣禹常據法守正亦不免焉者夫不得其意而惟文法是繩雖以蕭何之律案劾民之不聊生者已過半矣雖比之湯亦可也我溪君明經高第其立心常以龔黃卓魯自期豈以申韓刑名爲君過計哉君董刑法而于敝邑之萌隸是董故爲敝邑昌言之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望

味芹堂

先夫子書錦泉集夏器字廷璜閩之南安人嘉靖庚戌會試第一人以稽勲郎中歸卽不出文多模倣昌黎

送譚僉事赴浙江按察序

蔡汝楠

法比之學言之令人迫怵慘怛而趨進之士尤不喜爲之蓋其鐫磨鍛鍊曲附周入任權用律奪恩廢情其說至于當年不能習其義風儒不能喻其微列六官之中非若五官之雍容也士釋褐卽從法家加以哀矜仍之以厭怠則說焉不詳比之不當文疏在前不能暢曉或爲姦數不可勝道當是時也惟不明之患爾及鑒其然能加研鑒將備舉細微鈎撫條目久之智故出矣律之所考智之所運貌之所稽詞之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吳

味芹堂

所詢皆是也迺貌應于詞詞合于智智通于律而後人無能遁于刑公名益顯操切益深向之迫怵慘怛今始快心爲之所不喜言者截截善言嗚呼惟如是深文之害慘于未明其究至于斯民殆而國脉病周之盛也罔圖空虛其中葉淫刑以逞乃有呂刑之誡漢初斷獄四百數傳綜核不爽乃有溫舒法吏之疏彼其立法于寬其獎猶嚴何則講說日精刑法彌繁所用者要皆明刑自喜之人故也去制律之意遠矣故予嘗與法家者語云能體國家者過流于繁刑之

始善持刑名者。鍊智于既精之後。思無傷于元氣。則

不必快于其心。與其要公名于已。則不若不病乎民。

善言法令之際。迺不失其不喜爲之意。庶幾太上齊

民之道。綿世永久之術也。少媚譚大夫者。今之善刑

名者也。本以文學之士爲廷尉。有聲其踐外臺司觀

察提刑于吳越之間。或曰。此何異乎使韓哀御輿養

由基。騁射也。嗟乎。由置律以來。百七十餘歲。而講律

彌嚴。大夫用三署之法。齊一方之民。世道所趨。迺與

智會。吾之所以規大夫者。正在茲乎。史言張歐釋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吳

味芹堂

皆善刑名。然其人自長者。夫長者之與善刑名。不可同稱。甚明也。彼二人者。兼之必有道也。願大夫繼其今名。以垂于後。是甚利國家而大惠我吳越也。大夫之行也。吳越人上送之。各爲詩歌。以祝大夫之成功。屬敘于予。予以自古太史陳事。太師陳詩。凡陳說有體。余本刑官也。用刑名之事。次其語。書于篇端。

送雷鷺洲歸里序

趙南星

凡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以其出于古聖人而相沿用之是曰徇名行之則若厲精而廢之則若昌披故不可以已是曰飾迹考績之法起于虞舜舜之大聖人也行之而庶績咸熙有苗分背故後世率由至于今不替設使舜非大聖人而三載考績黜入元陟四內以大亂天下則法止于其身矣故夫世之用法者皆徇名而飾迹者也且非獨此也又爲之說曰考績重典也凡所黜者不得復用且不得自明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哭 味芹堂

果如是則必服天下之心而後可而未必能也當事者誠不明不知天下之服與否而行之則天下之人猶有以亮之然率以不公故使天下不服如近日管志道之雅達也而黜馬猶能之清直也而黜二子固皆有名然管以忤宰相馬以傷直指皆不可容而丁此呂以慷慨敢言黜沈司馬一言之激至于逮繫由此言之考績之在于後世其行也不若其廢也何則論劾時有未嘗不黜賢者猶可伸眉至于考而黜則已矣而管志道猶得復起則以管由比部爲臬司無

何而左遷提舉以稱病歸未爲一日提舉也而黜當事者口呿而不能言故復用而馬猶龍以儀部督學江西三月而黜江西之士大夫公論素明人人不服然論者以爲考而黜者不可復用也夫使君不爲一日督學則亦必黜然則管與馬何以異哉今年考績雷鷺洲爲聞喜黜余聞而駭之鷺洲與余游以仁義名簡相切劘必非得罪士大夫百姓者旣而知其以隣邑及僚友之隙飛語交射之故鷺洲入覲還過余曰復豫主臣典邑無狀負先生之明教良多然加之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哭 味芹堂

以酷則不敢當具言當事所指鄧邦禹等之瘐死皆盜賊而任繼先者絕不知其人孝廉計偕者見彈章大笑曰是十數年前縱博其父怒撻之而雉經者也今遂以坐令君余曰是何待精說不聞孔子之論交友乎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人生操權操勢進則進退則退何必有其實余之平生足下所知也爾鄉之小司徒劾以賊如干而口代天言者亦以爲貪余貪人也其取友必貪矣君不貪酷不亦可乎嗟嗟世人何必與之論是非哉考而黜者不宜辨而足不服余

又妄謂後世之考績可廢皆余二人之私言不可以告人醫洲大笑將別余歌以送之曰

士必遊宦乃知世人世人益疎吾黨益親軒者見者其爲其謫毀之以舉朝之則仲登華山巔觀滄海湔飛仙爲侶何悲我辰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辛

味芹堂

長安送黃竹石序

袁宏道

黃竹石從江陵負敝笈訪余長安余方視選曹曹故樹籬插棘地也不時見見輒爲杯盤所奪無他語草草贈寒而已未幾辭余去乞一言爲別余曰子亦遍觀三衢九陌乎穢塵張天腥風逆鼻行者溺于道居者糞于市推埋屠狗之輩敝衣百結之子高髻袂襦裘面歷齒之婦肩駢踵接此亦天下之至惡也而顧瞻雲中則鳳闕銅龍在焉百官宗廟萃焉引而之貫城之市則夏之瑣周之天球若日之璧若月之珠東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至

味芹堂

北之珍異陳焉已而入雲韶之院過鳴珂之里則南之威西之施越之狡童吳之弄兒公孫大娘之劍條之丸賀懷智之琵琶念奴之歌喉霓裳羽衣之舞呼盧博策之戲種種聚焉今夫山郡水郭巷陌未始不清楚衣冠未始不都雅然一人衣舊而過則已叢觀駭指出漢唐之舊物一二則張目不能指名夫然後知京師之大慎勿以穢塵腥風遂謂都市之觀止此也夫古之聖賢豪傑鉅公哲匠其亦猶京都之三衢九陌耳文耶道耶至此乃極子歸而求之有餘

師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率

味芹堂

送王永啟督學山東序

鍾惺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率

味芹堂

言有聽之甚美循而行之可以無過綜其實無裨于  
 事者不可勝計如近日取上所稱正文體之說是其  
 一也夫取士之文使士子代語孟六經而爲言者也  
 蓋必平日博于讀書深于觀理厚于養氣發而爲文  
 各有以見其才之所不相借情之所不容已神之所  
 不可強志之所不能奪者而後可以言體已乃隨其  
 純疵離合偏全之數而損益焉斯之謂正非一日之  
 積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學士  
 與校士者日從事于文而不知文何以爲體至三年  
 校士之期士抱牘集主者之門而後奉例陳欸令其  
 一日之間從我所約以爲正故步既失而前塗復無  
 所泊乃姑爲苟且僥倖之文以塞上之求而上亦漫  
 然收之以爲文如是是亦正而吾與士可幸無罪矣  
 夫使上下相蒙以苟且僥倖之文爲正而但求免于  
 罪則其害且自文體而移之士習人心矣是豈可不  
 深念哉鍾子曰此非三年校士者事而督學之事也  
 夫督學之視士猶母之于女而三年則女子于歸之

日也。其德容工貌之不素聞而取必于往送之一日。敬戒無違之數語。斯其求之不已。嘗而持之不已。急乎夫士之在齊魯猶女之在燕趙也。今永敬爲之母矣。吾願永敬之所求乎文者。姑勿言其正與不正。而先論其體。體者何。讀書觀理。養氣得其才情神志。所在而已。此不求正而自正之道也。今主者不深思實求。至期而徒以正文體之說。畢三年之事。至有戒閣中校文。勿持憐才之念。勿必求積學之士而收之。是直以正文體之說。錮天下有才有學之士也。是何言。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雷 味芹堂

哉是何言哉。原其意不過求其言之可聽行之可以無過者。務從事焉而已。永敬起家文學。爲南曹武選郎。五年精潔孤立行一意。一旅之卒一成之田。必夜以繼日仰而思之。務求其本末爲國家得經久實用。而後已。况今爲士師率文學其所起家。而但于其言之可聽行之可幸無過者。務從事焉。吾有以知永敬之必不出于此也。

送何子歸金陵序

侯方域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于天下。與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旣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于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贊。而修同人之業。卽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濶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

之首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亂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子依楚師余竄揚州僅而免會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宵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春聲止于廢寺并何子亦不可得見嗚乎當余之歸雪苑也使知吾同人飄忽澌滅至于如此必且顧馬脚料願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袂引觴耳熱仰天賦公無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爲偶然也夫余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美

朱芹堂

之別諸子于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况于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况于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何况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于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爲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聞于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何次德爲相國如龍之子少年喜結客

送鄒幼樸自翠微還歸序

丘維屏

予生族居縣河東背負巽峯而環居前後遠峯遠近之麓凡百塘出入沿塘以爲途巡幾無尋丈之餘然意每寬然視溥海內外萬里之區與鼻息相爲呼吸不自知其隘且迫也其屋居皆西北面如縣所稱金精十二峯者皆望而見之自崇禎後始避亂居翠微峯蓋峯之徑旁仄直上凡四五千尺而易堂置居其間見彭魏諸子之記其後鄰並西山並南北望可五百里而已東望過予河東居僅二十里外視吾故居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至

朱芹堂

乃有塵海之隔居凡七年至南昌望湖亭而返其詩曰却嫌几案擁匡廬直欲推倒平湖口蓋又不自知其狂思之憤發亦不念其居翠微一峯僅如傾掌而仄立也其後十六年出鄱陽九江下金陵渡淮泗而北抵青齊又望見泰山北上太行歷汾絳平越河津循龍門梁山而南載望大華出關陝遠熊耳至大野然後並漢東武昌東壁順流復入左蠡溯灘以歸河東之居每舉上太行日土人指山石泐語爲談笑夫孔子適晉臨河而返太行在大河以北恐孔子實未

嘗上太行何至一過而轍至于涉石乎又七年無錫

鄰幼梓特上翠微來問此易堂六七子作記一篇亦

言北行渡太行孔子至處而笑彼語之妄東遊桐江

西至翠微峯石然嚴灘予所未至而太行傳說不經

幼梓顧何所翠微以爲足跡所及遂並記之耶天地

眞淑之氣必在大川廣野坦衍溥長之區而峭刻險

特皆韓退之所謂蝮蛇扶輿磅礴鬱積之所崛發以

爲眞淑之氣隔絕于荒微者觀一行天漢之說兩界

之山達于天門天象且然先儒謂宣王崧高韓奕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壬

味芹堂

作本爲阨絕百蠻荆楚之吭然則其徂東至雒實欲  
追述周公卜世之制作乘東周數十世八百年之統  
者惜夫孔子北旣不越太行而適周徒以問禮觀金  
人欽器得其寶書而已矣嚴子陵于東京一就故人  
之榻說者謂其氣節助成一代人才而周之禮樂周  
公之所施行寂已無聞幼梓所及嚴灘聞其臺高而  
水清且厲得無若子陵之爲人然則幼梓之見此六  
七子固必將有以廣而大造之者而如翠微之峯易  
堂之居此數子又何足云

別湛甘泉序

王守仁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

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

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難蓋

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人行今世學者皆知宗

孔孟賤楊墨損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從

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

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

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壬

味芹堂

之思哉彼于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  
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  
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辯于言詞之  
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  
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  
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  
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  
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  
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

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于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廼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什而復興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于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

明文授讀卷四十序

李

朱芹堂

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于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大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于言顧復于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汪周潭序

羅洪先

始余舉進士與周潭汪君同居隆興僧舍同舉者弱冠上下七八人獨君之貌似最少望其容如處子聽其言如不出諸口蓋不問可知中無他也遂榮與之交而是時陽明先生良知簡易之說方騰于縉紳間是者半非者半獨君意解時時向余問難余亦漫以問之人者應之于是同年雖莫不知有汪君而知君之深固莫有過于余者其後彼此以他故去不相問十餘年君以兗州郡守相遇京師其恂恂不異曩時

明文授讀卷四十序

李

朱芹堂

至談政事可否行罷隱若鑢錙在匣雖鋒鏃不露而廉利中令人莫能屈于是喜其器之可大受又竊悲虛長五年而支離跼弛竟無所裁對之心復自慚也未幾余坐罪廢還山而君爲方岳大臣有聲已而復自光祿卿擢副都御史提督江湖閩廣軍務開府贛州贛州乃先生舊遊處君之官與至官之年皆符于先生君乃益自奇踵先生諸所行事日與諸生講學考業恂恂然如舉進士時不知有軍旅之事也然亦坐是不爲時調所容踰年罷歸君往來取道余鄉余

既以病不獲一見追憶隆興往跡寥落幾三十年古  
以三十年爲一世余于是非獨有衰壯聚散之感蓋  
人之一生至此大較已定又不能不爲之深懼而悔  
矣當與君慷慨問難彼此齒皆尚少而爲良知之說  
者又極簡易易從逆計加之二三十年雖古之聖人  
不敢妄擬斷亦不至甚悖于先生非獨吾之默計則  
然卽君之自視與視吾者豈異是哉今君已居先生  
之位而又得歸正如先生扁舟越溪之後不知向之  
逆計者果無弗酬否耶逆計者姑未暇論卽今之所  
明文授讀卷四十 序 空 味芹堂

從事者果可以幾其簡易否耶夫謂良知簡易易從  
則誠簡易易從也吾爲其煩且難者而不自覺而顧  
以簡易易從者語諸人則非不知良知之過也過在  
于誤信先生之論良知而不自信其良知也天下之  
事未有不自由而可徒手得之人者何則得既由人  
失亦由人由已而不由人顏氏子之所以庶幾也求  
毋誤信必如先生之學歷試于險阻艱難之中而獨  
得夫此心之端倪欲形容之而不可得然後假良知  
二字以爲之辭斯自信矣果自信矣先生曰良知吾

亦曰良知非誤信也卽使更爲之他辭非悖也乃爲  
善學先生者也君將謂此如何哉余嘗誤信者也故  
能形之言不言之他人而言之君茲恃知君之深莫  
過于余又自念衰病日甚與君再見應無期故一以  
是請益一以是全交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終

月乙之書 卷四十 序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爵

百家校讀

序十一 雜類

吉安進士錄序

羅洪先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魁不必名蓋歎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爲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于此哉雖然謀畧如羅弘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一 序

味芹堂

文相業如楊文貞忠義如顏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之而不知其人者此果何益于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無能而已其或集諸業穢使人羞與爲伍欲殊井疆不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衆寡爲哉嘗聞藩臬有挾進士鄙閫帥者諸閫帥積不勝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指四配十哲像戲閫帥曰君識姓名否閫帥應聲曰某不讀書不識爲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慚無以應嗚呼爲進士

者其毋爲此輩嘲笑哉其思爲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爲廬陵同年華山曾君然多遺誤予爲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爲戶部主事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一 序

味芹堂

庚午江西武舉錄序

蔡懋德

崇禎三年十月，懋德不佞，獲從直指葉公于江右之武岡，集撫臺魏公素所訓練鼓厲諸英三試之，稽發品第，更飭且步，既竣，事錄成，例應簡末，古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懋德樸敎書生，未知文焉知武，將何以酬哉？迫維去歲，視學于茲，是冬，闕入畿輔，烽火照甘泉，赤白囊至，心忤忤焉，每較一士，未嘗不顧其人爲韓爲范以報上也，渡彭蠡，想見高皇帝神武，鼓鼙之聲，猶隱隱在驚濤怒浪間，當時鷹揚之佐，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三

味芹堂

強半南人，入章貢謁文成公，祠緬懷其人，若或見之，當時從公舉義者，非仕宦則生長于茲者耳，俯仰數十年來，侈見人文彬彬，至其一二熊羆之士，可以紆廟堂東顧之憂者，似猶未之見焉，夫天下豈無真才哉，或者世方晏熙，偷安參養，遂多苟且汨沒而不克自振也，彪虎之姿，降而習蟬阿之態，干城之器，強而習儒雅之容，其點者則又紆九天九地之心思，揣摩仕局，彌縫要路，平居謾曰：世適不用武耳，及其治軍而軍不整，臨邊而邊不固，以賊遺君父而恬不知愧，

則雖謂之無才可也，爾諸士生氣節之區，睨彼狐而媚虎而冠鼠而竄者，不泮然恥聞之耶，今騎射策論之試，誰不以爲未足得士，即諸士亦誰不芻狗視之者，懋德考之前史，進士試法，歷代遞有損益，若武舉之起于唐，長慶沿于宋，天聖潤色于熙寧，與今日之制，若合符節，其視今而加詳重焉者，不過曰平射簡

射馬槍，曰試于殿廷，至尊親臨之而已，而當時爾公爾侯，皆起家其間，然則士負科目，科目何嘗負士哉，今者之役，直指公身親禦，急在同仇，與往年循故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四

味芹堂

事者迥異，業以薪慙而進之當事者，將執左券以課諸士，亦願諸士執左券以自課，無飾于名，是塗羹之戲也，無襲于套，是刻舟之求也，無溫其家而飢其師，是反裘而負薪也，無自恣而不戢士，是縱虎而自衛也，夫固有外其身而身全者，身何足珍，夫固有芥其家而起家者，家何足戀，爾不聞嘉靖間，爾鄉有劉都督其人者乎，破倭于淮于閩，皆以少擊衆，鎮蜀數年，未嘗少失利，身爲大帥，嘗布袍先登，此其人即不五等爵，姓名千古猶香耳，高山大江，景物如故，豈無與

若人代興者而猥曰南風不競非夫也諸士歸而求之有餘師哉考軒轅之圖不如近求之先達授白猿之術不如還訪之故家且皇上今日于猛士不可謂不急矣有能攘寇固圉通侯之爵非所惜也劉公之所未得焉知不自諸士得之諸士亦茂勉之矣

百家私記公字公虞號雲怡姑蘇人萬曆己未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崇禎甲申二月賊陷平陽公守太原忽奉旨革任聽勘或勸公因此解任或移鎮侯代公不可遂誓眾死守城陷草遺疏自縊中軍應時感死遂忠奏崇禎改元公提督江西學政日與諸生講究性命之學者皆見臆測若干言大抵統良知令至誠而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為階程其節義蓋有本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五

味芹堂

也今年戊寅二月不孝以謝事至吳門公嗣君九霞方炳錄公集見示謹敢私登是序

滕侯趙仲一實政錄序

湯顯祖

佐王之才常寬而取霸之才常急非有相反其時與地固然寬之無宜以緝猶急之無宜以緩也蓋昔桀紂之法胥亡而毫鎬之法常在伊萊旦爽之輔固得以從容而鋪德義用刑而登太平及其時天下已定法制已信風俗已成如是而誅之如是而賞之俯仰之間益可以休然而無事矣幽平之後先王雅頌之制衰廢無存諸侯相攻并敵者先亡勢不得不急法而治時則霸才興焉齊管仲楚吳起秦衛鞅三人者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六

味芹堂

其著也大致亦周官正地比受官成畫一于經畧會計之意而急持之歸于富強其國曰誅殺不必則令不信不信則不行如是則國弱令不行雖有地力不可得而盡也如是者國貧貧則事雖小不可舉事雖小不可舉則是與亡國同也是故三人者急治其國而用以富強如晉文公之霸晉子產之存鄭皆是也後世諸葛武侯以用蜀而王景畧以用秦至王荆公以用宋而效異者何也勢不行也霸者審勢急可以趣治其國不可以卒治天下國狹我之所得急為天

下大非吾之所得急爲也。如以王公自治其縣，青苗固效，專之方岳，則均輸方田無不可者。專之邊郡，則保甲保馬無不可者。何也？勢所得爲也。是故舉天下而急爲之，安石不能用，宋取一國而急爲之，趙仲一可以用，滕今且語天下以滕公之政，吾嘗以於越長上計過滕，時公上事一歲耳。大祿之後，人大相食，公爲乞漕粟太府錢施其民，問公庾庫中無如也。徐起與吾北去，更三年而再計止滕，待公不能得見，後堂主籍者約視其積，積金乃至羨贏三千，穀踰六萬，予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七

味芹堂

柳有籍數，去縣十餘里，要人孺子戲折其四五樹，圍捕之，償十五，裁而止。罰必而先貴，故民不犯。所在賦飢人粥，治堰河，皆獨身地數十里，察視曉夜，暴露不少休，故民無欺而不怨。衣褐食糗而宮館馳傳，俎豆咏歌之所，必明以清，故民儉而有禮。語未卒，予慨然而歎曰：此霸才也。乃先公行爲，載其贍長安，以示執政張公。張公曰：此固當以節鉞盡其任。幸少須，且以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可也。已而事移官止吏部郎，以廉梗訐激，執政不可復容，罷官去。嗟夫！人有如此才能，盡之于法而不爲盡，何也？用非其才也。今夫以貧弱之滕，三年而暴富，誠委之一二大鎮，其行法益巨，三年當不異滕富強之效。所求于臣者，重而所求乎人者輕，然其終無亡敝之憂者，罔將曰：天下已定，風俗已成，法雖有所緩失，亦未見急之能爲也。嗟夫！言治滕者異矣，皆以公才且老而非當急才之時，不幸而可悲，然而予意之公雖進不得如管葛諸公主臣一心光贊盛業，退猶免于吳起衛鞅刻厲之禍，其亦幸而生王者之世矣。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八

味芹堂

何仁仲奉使篇序

何喬遠

文詞之難，莫難乎所在而得其情。山林之詞宜幽，行役之詞宜感。邊關之詞宜壯，廊廟之詞宜麗。歲在癸巳，天子以西夏之功，奏郊廟，頒天下，宣示九邊。仁仲用東宮僚屬與奉詔，故其詞麗以莊。仁仲所宜邊在薊遼，二鎮鎧甲士馬，肘腋神阜，要害處也，故其詞壯以遒。由二鎮歸楚，返其家，循魏徑，涉淇浮漳，入于雲夢，耳目之所經見，故其詞感以悉。家本安陸，公子歲莖藻翰，好丘壑之致，行則輜輪不廢于觀，止則衡泌得偃于游，故其詞幽以冲。嗚呼！仁仲茲行，其所得諸詩，與其行記，何諸情而協于理也！當仁仲奉詔東北行時，受事大宗伯過余署中，其時玄冥陵陰，雪霜在天，予與仁仲對爐炭，數大醕，色不能赭，予慊慊不能出國門，送別，呼劉之胤，爰及一載，天子賜劍繫帥，卒憑赫斯，晨御皇極，門輦上午門樓，見群臣受賀，獻俘耀武，而縛賊，付西市磔斧鎖，功在夏甘，周徐間臣爲郎，緩衣博帶安坐私家，無能出一言附于凱歌，撓鼓仁仲挾二蒼頭穿風霜，宜威塞上，車塵馬足數千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九

味芹堂

里。然永髭呵凍穎隨其所嚮莫不適夫情好之所宜古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專對四方則貴在詞詩仁仲于茲行也使乎使乎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十

味芹堂

西洋朝貢典錄序

祝允明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敘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產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寄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志地聚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成于革代之士綴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蒙古自夷據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挺而不賓我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遠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十一

味芹堂

物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剖符之命包茅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舶于天池耀皇華于鼇極然後章亥舊步載經滕輶張騫異種倍收筐篋前後輶軒互形方策雖稱實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遠黃子勉之生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詭之觀隱乎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濶游乎熙安之代而慕馳奔奏之辰間氣龐博時而出之握槩隨襟是有此作其爲書也法班馬敘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敘田畜法山海經敘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敘貢物每一鳥末

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徵綱網有條信乎逐南左

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獵瑣浮尖依稀文苑以子之器何不高譚五經富眩千軸豈其意役于裔荒醜雜之形而甘似于下喬入幽之見也哉吾又悲夫得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狄之策也思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徵纒于三場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會不若奄尹儂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十一

味芹堂

臣銜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瑤瑤珞珞如也故去彼取此裏樞躡躡孤蹤千里訪覈人于海澨諏黎老于蒨廬閱七龍易七葉而編始成前史異今置而弗相或涉疑舛時議及之以于西洋特詳故題目云爾其間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藝曩時太傅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間有此撰愛賞良深而未賜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旣沒我當敘之是故望英主豔偉功愛才猷乘桴

非願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子長之轡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同文校讀 卷四十一

宋芹堂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于慎行

自歲壬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憒爲封豕雄虺薦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天詔遣文武大吏盛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爲請款陰濟厥師整居海壘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蕞爾蕞賊不亟殄遏予何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馳渡淇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敦熊彰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聽其酋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綏騎其酋行長踣之栗林使將軍璘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躡之海上殲焉樂浪玄菟之間廓然夷清復爲完國其主若臣庶震服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薦勳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輅而過以告于子于子曰偉哉中丞之伐

明文校讀

卷四十一

古

宋芹堂

則信霍耀鴻臚，丕初未有之烈，于鏤盛哉，鄙人伏在  
數澤，竊聞烏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緯絕樞之位，所  
爲周君衡決，借前箸而躊躇，擁旆建旆之臣，所爲執  
掌騷屑，從白羽而四，慷慨憂天下之士，所爲乾上  
頰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爲敲舌吻而議，皆是物也，  
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于有衆，  
得公而任之，遂使蜂屯蛇引之徒，靡于嶠夷之阻，擢  
作鴈吞之衆，燼于海若之都，懸泉鏡于紫街，築鯨鯢于  
狼望，此其殊尤絕迹，碎玲橫朗，紺青縷玉之簡，不能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鋪錫鳴鉦之酬，無以榮矣，客曰唯唯，子慕公功，未  
視其大也，夷之披猖而來，豈爲滅胡高句驪彈丸土  
哉，朝鮮既食，必軼而入遼海，遼海既踞，必獮而入盧  
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海，爲遼  
海羽翮，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都輦，此  
其爲宗社之福與，于子俛而惟曰，客言似矣，雖然，徒  
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翹靡遺，  
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疴癢必應，非利而仁也，  
王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苦，遏其寇虐，非有爲而爲也，

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唇齒于  
項是之嫌，以太上一思，推便否于臣僕之國，非所以  
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夷，代不絕書，如漢建  
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  
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窮黷之威，遂并吞之計，惡有  
墮已墟之社，城既覆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  
日之盛典，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  
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  
以海爲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如出寶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夷，靡一遺育，卽遼左盧龍之  
塞，一境垣爾，東朝鮮卑，鳴笳盈耳，旃裘匝地，又誰藩  
之，而自受溝縲，羈縻至今也，奈何山海無間之險，尤  
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平彼其疾，扁呼天，何育之  
擇，我弘字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聲屏翰，以厲士心，其  
實未必然也，聖上爲華共主，寵綏四方，亦越箕封  
之國，世在懷保，比內諸侯，蠶茲島夷，敢爲蕞尾以螫  
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拯之鼎鬻之  
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一體，閭閻

異室。則比隣重于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需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讓其睚眦。而有苗之格。謝其鏖勾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勳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捐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惘然告遠。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先夫子曰于慎行號穀峰東阿人相神宗其文博瞻經世固是名家時露方板處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十七

味芹堂

先夫子曰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大學士詩文春容宏麗

邵守父周蓮坡榮封序

王慎中

跡混而人殊。庸者之所忽而智者之所明也。今夫材不試于事。而虛有其職之號。食不及其祿。而遙有其秩之寵。上之人無所擇而畀之。以爲是其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還以與其祖父。無所費吾之器與名。而可以爲其人之榮也。下之人不必量而受之。以爲是吾之子若孫所得之職之秩。而推以及吾之爲祖父者。非有待于賢且能而可以安享乎上之賜也。是今之所謂封官者也。且夫不試于事而不食其祿者。豈必皆無能之人哉。蓋有懷藏道德重其身而不出。遺逸于世而不憫者矣。亦有挾長負奇屢于于時而不一遇。齟齬坎壈。無所發憤而斂志以窮者矣。重其身者無所慕于外。非虛職遙秩所得而榮之也。斂志以窮者志在于効長見奇。而不肯以虛職遙秩自榮爲樂者也。然而上之人以是畀之。則不得辭。故有召之而不至。官之而不屈。而無有封之而不受者。是懷藏道德與挾長負奇之人。苟有其子若孫所得職秩。推以及之。則無異于無能之人之所蒙者也。此非所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太

味芹堂

謂其跡混而非庸人之所能知者耶。吳郡崑山周遵坡公其子大禮君爲興化府知府。天子嘉其久勞于外。善于持身謹法以仁其民也。優以褒典。授公以其子官。以慰其子之勤。而且以爲寵焉。于是公亦爲興化府知府。尊于家。公之夫人晏氏。尊爲恭人。鄉人無不爲公與夫人榮者。公方潛乎其深藏。冲乎其善下。守其履素之原。而忘夫外來之益。重珪累組之華。其躬會不加于草衣芟粟之陋。雕轂文茵之愉其體。不以易乎穴居石臥之顚。而漠然不知名寵之貴。錫賔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九

味芹堂

三祀志序

鄒元樞

我朝令甲。凡仕與隱有間于官與家者。並得祀韓宗。示之勸法至善也。而最後孝子慈孫有力可憑。慨以祖父俎豆諸名賢間。業以後裔。爵復以後裔賢。司教重鐸者無骨可勝。又以俎豆貴人祖父爲贊。輒請輟報。可不顧所安。卽公議。舉若斧鉞亡間矣。于是諸沉修元夫。臨終成子孫。裹足不入賢祠。感念良深。而始有以他祠爲重者。顧祀而至于數。識者悼之。往黃梅正公刺吉時。視祀必新建。乃歎曰。吉州新建未張額。時諸以學行著聞。與濂洛分庭者有人。今奈何言言良知乎。于是驚洲祀二程夫子外。以恩江西昌二羅先生配。曰學有兩派。吾姑以兩羅先生爲濂洛像。羊行之數年。新安吳無奇先生守吾吉。視驚洲祀典。端端以理學名。曰濯濯驚渚。誰使宋家數百年。宇宙拂而拭之。至今是我信國文公。公不以驚渚爲湯沐也者。諸先生寧安享。謂公不聞道乎。聖門四科。未嘗以顏閔故。廢言語政事文學。且古有三不朽。語謂何夫。學者學之爲實用。維世矯俗。使人實受。併幪非以醜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辛

味芹堂

空守寂，騁虛見爲高也。又必有所證驗，非泛泛從大人遊，分半席，睨目端拱，矜莊嚴曰：吾問道也。吉州人兢耳傳，妄撥動賢名實諸臣，吾甚痛之。于是搜國史，邑乘，宦于斯，生長于斯，衆著者得若干人，人各爲傳。一稟獨裁，不虛美，不隱瑕，如古史義例，間有欲得者，公曰：彼石可轉，吾心不可奪。有爲乃公得者在。吾何敢。卽都三事有遺議者，公曰：彼生有崇爵，沒祀鄉賢，足落彼事，有公議在。吾又何敢。昔成過文江，謂鄒子當弁一言簡端，余嘗有感于吾吉學術蔽人久矣。計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新建自嘉靖間始盛行江西，吾吉州前此班班名臣碩儒何都也。而嘉靖年來稍稍息矣。常求之不得其故，由古我先輩沉深淳樸，閑然躬修，有言必篤，有行必卓，故麟麟稱盛。最後言愈窮，就愈下矣。蹇蹇匪躬者曰：不聞道，屋漏無愧恥，逐隊誣座者曰：蔽性此其言豈不膾炙爲學人士嚮然，諸人自以之鞭後，則可碌碌腐流，長短人不可不然。夫子于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于微箕比干曰：三仁三仁，豈今之誣說者，駕夫子上之乎？是說之溺人也，浸人骨髓，後生末

學，惟以初入耳根者爲宗，誰復敢昂首碧霄，扶藜微與諸先輩一駁正也。愚嘗謂良知如彼，教家屠毒鼓，可以生人，可以殺人，精于良知全體者，可以生，溺于良知偏見者，可以死。公之挽吾吉頽波橫議者，力哉。雖然，祀韓宗，韓宗重，作門閭，安知雄俊勁特，他日不以驚淵爲韓宗乎？私也托之乎公，顯貴也托之乎彰，微，黨紛也托之乎輿論，子大夫良苦，不佞有說以告夫人之，不磨者精，不朽者神，齋明盛服，洋洋陟降，下上左右者何物哉？誠不可掩也。諸先生生前崎嶇冷落，鬱鬱冥冥，故精神不以生存，不以死亡，一坏淨土，供奉諸先生神遊，不爲侈，而又以力可憑，不顧先人所安，闢諸先生席，次諸先生，孤持者必望，望而避是誠可掩，夫子語欺余矣。嗟乎，吾安能必斯席，無不速之客，又安能必從來者有必勝之骨，惟恃有千古真精神在昭映人耳目，假者自假，真者自真，洗爵童子惡得而掩諸吳使君志不必孤，使君往，世豈無心使君心，守此懿章不墜者。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主

味芹堂

國家大一統，盡有天地幬帟之地，而廣以西，負湘楚，連滇蜀，際海遠，而面屬交趾，蓋一門戶也。嘉靖庚戌，余受命司教事茲土，頗聞諸大夫學士與紀籍所載，固謂盜劇民病，若喉有癭，必不可去，而不敢不治，心竊志之。既而抵廣西，居三歲餘，徧按歷諸部，時承乏兼署撫夷事，始畧覩其端末，大都必如昔所聞，是肩終不可得息日也。凡事之起，其必有源而救之之術當圖其始。今山間諸夷，非有部曲號令，若攻城野戰之技也，其所操持兵械，非素淬礪犀鋒也，其人皆衣食草木，鳥言夷習，即殺非有智謀斷略也，其所恃者山之險，與易于合，爾然其險可潛而奪，而其合可駭而散也。而率未能震誓而服之，非惟不服，而其勢更日熾而月長焉。非夫謀之不素定，而慮之有遺策與？故嘗思之，夫民聚有司是賴，自有司之不得其職也，則招徠之術寡，賦于官者率不得其準，而豪長隸書又從而蛆蠱其間，以相倚伏，一分之正，管九其供，力不能具，則其勢至于棄妻子，妻子棄則無復顧係，而

輕去其里居，與盜為群矣。一里之間，一室而逃，則其遺賦責償于留者，彼九者是加其一也，加之而逃者三四焉，則將盡一里胥而遁矣。夫貢戶有籍，非不可覈也，然有司不及按搖，撼室縮，不敢舉手，彼其不純于夷者，生長于深山大澤之中，見輿皂則頭搶地，其勢宜不敢撻，而惟為魚肉之，其憤不得平，貧而挾憤，其入于盜也，所以仇吾民者，豈有量哉？比其告亟，勢不得坐視，然弋甲所指，若焚燎焉，首虜之多，用兵之始謀也。夫盜弱而豪喘之，盜強而豪私之，比誅不當

罪，殺有枉濫，彼其竄者之父子兄弟，不甘其心，而不直于官，大竄大聚，小竄小聚，官力方窮，則不得不出于招，招出于力之竭，則不以為恩，其旁觀者固得執其詞以族其黨矣。夫夷雖獷，其好生惡死，則同也，誠有以安之，可使為編氓，今夷則已矣，又驅民而使為盜，其山川虛實，皆民教之，已而加誅焉，則又不當其罪也，則誰為畏且服哉？故兵之不可戢，與其動而或敗也，起于有司有司之失也，起于賦役而豪民隸書又從而去其籍，以舞其智，余之所謂謀之不素定而

慮之失策者此也。余嘗謂是爲廣右禦寇之長策。而  
戍堡屯營不與焉。間以語人。則有合不合。至總兵張  
侯。方鎮桂林時。予嘗質之。則若石投水。莫予逆也。侯  
固鄉人。固熟知其道里情俗。又先後在鎮。凡十有五  
年。故所爲桂林圖志。首載地形沿革。縣里額賦之常。  
與夫兵戍消長之態。往事失得一覽若在目睫。侯嘗  
以智勇爲時名將。今且謝事而直以不忘桑梓爲是  
書。使按籍酌時。鑿鑿可見行事。嗟夫。民不激盜。賊不  
浚民。而于時猶狂而跳者。以兵加其頸。彼善有安生  
明末授讀 卷四十一 序 重 味芹堂

而惡有戮死也。雖賓之使盜。其將能耶。夫其技械智  
略。本不足與敵。驅而納之湯火之中。以爲功焉。而不  
問其罪之由然。則夫乃仁人之所痛與。故談兵者行  
陣擊刺。非所以語大將。大將者不戰而可收成功。侯  
言得售。廣右里戶婦子。迄有寧宇。且朝廷亦不厯南  
顧。若按是圖。悉籌其山林沮澤道路。扼其險要。潛襲  
攻圍。若禽獮而草薶之。則余所謂痛焉。而于策爲後  
也。憂時者其倘有擇。

百猿圖序

戴良

右顏輝所畫百猿圖一卷。所以圖猿之爲狀。凡百數。  
兩臂掛樹仰而斜立者一。蹲而背視者一。戲而群折  
樹上葉。亦或引水欲飲。纍纍如貫珠者五。左手扳蘿  
右手反掬飛瀑者一。兩手鈎樹上行。復相攜俯摘石  
上草者三。高懸如蹴踘者一。揚臂相顧者二。坐而爲  
子。跪而爲一。困臥樹者一。或嘯或墜。或蹲或懸。或俯  
或仰者六。首戴子者一。聯臂下取澗中泉者三。群游  
岩前。獨樹宛轉相顧盼者九。衍衍大樹上呼號息  
明末授讀 卷四十一 序 美 味芹堂

者四。竄身叢竹上下相追逐者十。有二往來引子者  
三。掛子欲墮者二。匿身樹陰者二。擁子者一。抱樹相  
向者二。躑躅枯枿者五。蔽窺榛莽者四。怒相擊喜相  
戲者十。舉手嚇飛鳥者二。寒相附者二。凡猿之大者  
一百有四。黑者七十八。黃者二十六。其子之戴者負  
者。行者立者。陟者降者。癢搔背者。舒臂群呼者。坐母  
首者。驚附母懷者。走挾母腋者。任母背者。倚母側過  
者。跳躑岩下樹者。出沒崖壁隱隱如蒼鼠者。亦皆曲  
盡可喜而可愕。凡猿之小者二十有一。黑者十六。黃

者五而大小之數通百二十有五焉至正季歲予附

海舟南還至四明館人夏叔宜兄弟出此圖以示予于是重有所感矣嗟乎猿之與猴其形相近也其舉動相若也然猿之性類乎仁遇稼穡不踐踏見小草木必環之以行木實未熟則守之猴之爲性則反是反是則幾于暴矣猿多產于四川而猴莫盛夫東海予居東海萬山中厭猴之暴而慕夫猿之仁也常抗巨海抵淄水登太山以望巫峽邇川陝將求猿之所在而寓目焉然道路阻絕不果也及還四明乃得是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毛

圖而觀之能不有慨乎遂從叔宜假之留月餘叔宜請予題其上故爲計其形狀與其數而歸之且懼觀者之不審也或至目猿以爲猴因并著其外同而內異者如此彙北敦牂之歲良月朔日記

此以猿比元以猴比明此時元尚有四川兩明之

發跡在東海故云

徐進善三命辯序

蘇伯衡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昉于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矣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于三十八萬四十里之外而曆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于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天

毛

亦未可遽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修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爾存乎地域焉爾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爲八刻一刻離爲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

等以斷賢愚貴賤修短休咎之方。此談命者之所以微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達于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美

味芹堂

雪心賦句解序

胡翰

相地之書。蓋無出郭氏葬經者矣。然班固藝文志。已有形法家。相地與相人書並列。疑葬經雖出郭氏。而郭氏實不足以與此。豈先秦之緒餘乎。今考其文。精深雅奧。誠有至理。而不出于乘生氣之一言。唐會楊諸君子。蓋得其說而行之驗矣。後之陋於術者。心目不逮古人。乃相與鬪合爲天星卦例諸說。舍形勢而論方位。其義淺。其詞俚。故其學之易入。而其行之易售也。夫執羅經而以卦例格地。以天星論水。合則吉。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三

味芹堂

否則凶。如是則人可以爲會楊。而何取于生氣之乘。使孝子慈孫陷其親之遺體。于水泉蟲蟻之患。而不自覺。甚可憫也。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甚矣術之不可不慎。而擇之不可不審也。聽于庸醫。而闕其親之生年。與聽于陋術。而危其親之遺體。其爲不慈不孝均也。先少保襄毅公之喪。朝廷特遣使者。賜塋南山之原。四方術者。川滄雲集。言人人殊。大約多以天星卦例爲說。其誦葬經者。蓋不能以句。而何望其踵會楊之故步哉。獨吾郡謝昌子期專以葬經。

爲主。旁通儒書。尤究心于文公及蔡西山父子之說。於天星卦例則深絕之。其爲人。扞穴率有證佐。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爲。庶幾如妙於醫者之用鍼巧於射者之中鵠也。然陋於術者。反從其後。皆且壞之。孝子慈孫亦從而惑之。蓋世之其質不分。往往類此。非至明者不能用其人。非至健者不能聽其決也。子期以唐卜則魏雪心賦。專祖郭氏。註者亂其彙次而失其肯綮。因句爲之解。譌者以正。晦者以明。誠足以祛積習之謬說。而大有益于世之慈孝者矣。予竊因之有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三

味芹堂

送日者丁鳳序

劉綸

支干相重。窮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此有盡之數。人生所植遂可以言命乎。予謂此乃人生所感之氣。然也。元命變化之神。超然形在上。恐未可執而求焉。天地之氣。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各有陰陽。則十干十二支所生也。氤氲雜操。流行晝夜。而人生遇之。其間刑合盛衰。可以積算。以生尅制化爲官印祿馬。亦自然之配。中爲福。偏爲禍。成格爲福。非格爲禍。乃論氣之純駁。爾故星家之談多驗。蓋察于氣机之際。其說不可廢也。人之生與萬物同。物生于七十二候。非其候生者。不存活。其由人力薰蒸灌溉。非其時存活。則意味俱逆。而不暢達。非所得之正氣。然爾今支干之重有數。天下之生無數。其八字全同者。千萬中不一二見。比其布散分列。條貫森然。弗亂雜。非有神物司之乎。夫可推者。氣也。命不可推也。若紂爲王。西伯爲囚。顏淵夭。盜跖壽。其謂長平坑卒。南陽賣士者。命也。唯上智能察也。丁生善談五星。適與之語。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三

味芹堂

趙仲一先天數說序

文翔鳳

道之不明，蓋亦不能無憾。朱諸儒氏焉，讀二程張子朱子書，咸言人無常住之精神，後天而存，如草木然，神與形盡矣，是不然。有始者有終，無始者無終，形有始，故終性始乎終乎，如有形始有性，形盡而性滅，是人之生為行肉，倘太白之詩所謂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者耶？先天而來曰性，盡性則命斯立，命性也如鑽之為金，不復鑽也，故知性知天曰知道，而諸大儒之論性與天道頗不稽，至邵子則了然於天人死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序

三

味芹堂

生之說矣。予友趙仲一三十載於性命之學，有契者也，世止推其人於功業氣節行中，弗知其性命之學印於家夫子者，如南車指而定四方，直遠契邵康節氏焉。頃寄我以所著先天數，讀之喟息曰：趙先生聞性與天道者與，其言曰：有形者有數，無形者無數，天地雖大亦形也，故可以數推。又曰：身有死生，而本性常在，又曰：太極真性，豈有切數？聖人復起，此言不易。予嘗欲為家夫子天經注腳，得此說無所置舌矣。有技數有理數，世儒擠邵子於火珠洞極之流，曰數學

宋儒止有此翁了然於道，而人不達，邵子以元會運

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盡天地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間者曰先天，以天根月窟三十六宮盡乾坤之一周，而指其周流於三十六宮之間者曰春，先天者性，性仁而已矣，春也者仁乎大哉，春乎？吾與天地萬物共之者乎？夫何元會運世之有？以有數者經世以無數者弄九先天，其有數乎？數而繁之先天，吾與天地游於數之中，而盡先天之性，則不為數控也。予著太微首之以大昭道先天，籌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序

三

味芹堂

以壞道元會運世，故獨解趙先生之說。

仲一之論，卽佛氏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之論也。宋儒之論理氣亦是此說，但宋儒言神與形俱盡則與理在氣先之說自相違背，不如佛說之一貫也。百家私記文翔鳳字天瑞三水人萬曆庚戌進士官光祿少卿其學以事天為極則力排西來之教者太微以真易

宗譜序

鄭清

譜之作何矣。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有譜。一也。自遠古以來。上自帝王。下及氓庶。凡著姓顯氏。雖歷千萬年。其世次族屬。可得而考者。以載籍之傳也。況譜之作。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知宗系之所自。支派之所別。愛親敬長之念。敦睦嫻恤之風。自不可已者。皆譜之助也。吾族之來遠矣。卽今族屬五百餘。人皆淳厚。以耕讀爲業。不知其他。永樂初年。變於鬱攸。因失故譜。蓋自明字行以下。悉能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諱。

明文授讀 卷四十 序

圭

味芹堂

與其所由來。故譜不敢妄作也。善淳二世兄弟子姓。既多。且家勢饒足。人亦奇偉特達。拱廷伯祖始以儒業顯。其後奕葉相繼。子弟斌斌雅飭。遠近莫不稱慕。先從伯父廉十提舉府君。屢嘗竊歎失譜。然未暇作也。寧陽尹廷用兄。寧德尹仁卿兄。豐城尹廷器兄。長沙郡守姪本弘。屢欲修譜。皆以源流未明。輒不敢舉。世傳始祖出自鄭幼麟之裔。分居灌江。欲往求其源。予深思之。武襄不祖梁公。後世以爲有見。載籍所記。凡諸姓氏。皆自古侯王之裔。其後子孫式微。或傳或

絕忘其祖之所自者多矣。故修德累行。代有其人。則其宗系愈遠而愈顯。倘子孫不修厥德。則湮微衰頹。至有以譜鬻諸人者。然則吾族之顯不顯。傳不傳。奚必遠引其祖爲哉。思祖先之開創。世世修德行道。以承吾族之傳可也。譜成。願吾宗人思之。曰。木本水源。同出一派。毋胡越其心。薦恩愛。崇禮讓。相任恤。以厚吾之族。族豈有不昌者。有明正德丙寅歲誤。

譜序最難出新。此只開闢淡淡一叙。卻極淳朴。是宋元有支派文字。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美

味芹堂

墨苑序

焦竑

上古典策以竹挺染漆而書，迨魏晉所用，則延安石液之類，無近世所謂墨也。陸雲與兄書，登三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十斤，是已。沈存中帥鄜延，猶以石燭烟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烟之上，而中原近無此物。有唐始立墨官，以上黨松心爲佳，故易水祖氏爲最著。江南奚超父子獨步古今，亦易水產也，然名存而物不可見矣。後世潘谷、張遇、常和、翁彥卿之流，代不乏人。如葉世英造仁壽宮墨，葉邦憲造復古殿墨，劉士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毛

朱芹堂

元造緝熙殿墨，執冠時流名徹黼辰，抑何盛也。明興作者莫踰新安，而羅氏益有聞，然墨之色澤臭味以天質勝，而以金珠龍麝雜之，譬諸高材勝人，而生綺紈之家，寧不損其韻度哉。頃日增雕飾以塗人之耳目，而物料精好，又非羅比，雖馳譽一時，不足貴也。程鴻臚君房博雅能詩文，而心解和膠點漆之法，自謂古人所未及，近以數十丸與墨苑遺余，嘗一再試之，輕乾黝黑，入研無聲，蓋備墨之衆美，而體製精妙，種種擅奇，至今人應接不暇，豈世之所艷在是，雖君有

不得而盡廢者耶。昔常和鬻墨少室，取其贏創三清殿，而不以自給。潘谷墨既精美，而口不二價，士或不持錢以求，無多寡與之。此其人品要有過人者，而後能不朽于世。相傳和墨歲久，鋒可截紙，至于遇不爲五百歲名，而減膠售俗，執日以下，噫，孰謂一喻廢之細而可苟也哉。君房豪爽磊落之才，不究於用，而一寓其奇於此，宜其非常墨所能彷彿也。余於交戟內嘗識君，尋余柄鑿於世，君亦投効南歸，以四詩贊余金陵，蓋崎嶇患難之餘，而得相講於紙墨文字之間，適亦足樂矣。濱行，以此編屬余爲敘，聊述余之所感而歸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毛

朱芹堂

琴譜敘

鄭以偉

古今聖於琴稱稽中散矣。其言曰：琴瑟之體，閒遶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聲，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靜聽而心閒也。嗟乎！不佞猛心人耳，惡乎知琴乎哉？雖然，居恒善病，謂導養神氣，宣滌性情，琴德最優，欲隨時一玩，若勿習也。居長安數從蕭君遊，蕭君杖不挂一錢，而一琴三十年，每過我，便鼓一曲，隱几聽之，則觸挽如意，美音載興，抑按藏摧，秘弄忽發，其悲悽則澤畔被放也，其流婉則鴻聲蘆

明文授讀

卷四上 序

弄

朱芹堂

中也，其雜然驟至，萬騎集也，其清虛澹宕，騎立鶴而俯視也，其紆以和，郊生之律而哨以峻，高山墮石也。伎至此乎？不知夙病之去，體已一日出，譜請不佞文敘之，不佞曰：子譜曲乎？則古曲之亡，如夢游太平引亡論，卽師襄七十二調八十九曲，子期百二十曲，五百八十弄二十八調，及蔡中郎所稱青雀別鶴，吹馬長城，楚曲明光，俱不可攷。他若橫霜掇蜂，大道小游，平陵狡兔，亦多湮沒，蓋絕而不傳者，非獨一廣陵散也。世所傳惟毛詩五曲十二操，九引，蔡氏五弄，間什

一顧一聲，師能終數耳，是可譜者。世共傳而其不傳者，又無從譜也。子譜音乎？則正宮之絃二十九，絲按

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黃鐘也。少宮之絃四十五，絲按以左大指升以右食指者，大呂也。商絃五十四，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太簇也。角絃六十三，絲按以左大指剔以右食指者，夾鐘也。徵絃七十二，絲按以左無名指勾以右中指者，姑洗也。羽絃八十，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仲呂也。正羽絃九十，絲按以左中指剔以右中指者，蕤賓也。而林鐘同

明文授讀

卷四上 序

罕

朱芹堂

仲呂重剝，夷則同姑洗，南呂同夾鐘，無射同太簇，應鐘同大呂重勾，此古音之凡也。今大琴宮絃二百四十綸，中琴宮絃二百六十綸，以次降，而小琴袖琴各以次降，亦一替師能終數耳。夫酌絲之數而發之以手，音從出焉，謂音在手，指當自鳴，若出乎絲，何事摘搜如從虛來，應爲鈞天，若附於耳，耳非繁絲，此數者皆非也。音果安在？是其妙者不可譜，而其譜者又非妙也。子惡乎譜琴？君曰：雍門之譜尚矣，顧吾傳之師而知其有不可亂者，吾取不亂者譜之，凡若干篇，雖

與古譜間有同異。要之商之白雪扣角。漪蘭玄鶴。宜  
隱士。羽之雉朝飛。佩蘭宜黃士。黃鐘之大雅宮意之  
修稷宜德士。不獨音不奪倫。亦且調從所好。今太和  
在字。寧無五士者流。視予譜而知其解者哉。其于古  
樂豈曰少。夫傳藥方者不必善釀也。而釀之所從  
出。茲亦琴之藥方也已矣。不佞曰唯唯。君勉矣。第世  
諸宮意有鶴舞洞天。今無之。而益之以陽春廣寒。商  
意有殘形八公。今無之。而益之以霜猿嘯月。角意有  
子游凌虛。今無之。而益之以蒼梧。徵意有南董霜夜。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望

朱芹堂

先夫子曰以偉字子器。江右上饒人。相與皇拙於  
票擬其靈山藏集。喜用僻書雜博而乏本領。

酒籌序

朱安流

夫脩禮敦好。協義洽情。匪酒莫之歡也。弁側山頽。昏  
涵戕生。匪令莫之約也。陶然醺然。游衍酣暢。匪開莫  
之適也。是文雅佚豫。實造物之固靳。生人之厚享也。  
不有雋偉之士。難摠磊落之懷。嘗試按之。通顯者有  
大饗大射。送往勞來之宴。皆執法在前。三爵是矩。爾  
乃尊卑匪齊。南北異地。鮮有同心兼愛以和樂也。隱  
遜者。僻處山林。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斗酒自勞。既翁  
兄弟。復聚比鄰。醉後耳熱。仰天鳴鳴。然而茅茨土直。  
鼓腹擊壤。非有衣冠文談之美觀也。雖竹林之飲。遠  
遠世故。放情方外。乃以道污時艱。托此而逃焉。惟我  
先君南山公。以宗親而值唐虞之盛。祿賔豐腆。而無  
簿書之鞅掌。法禁疎濶。得遂詩酒以夷猶。性樂名飲。  
嘗書醉鄉記。酒德頌於壁。謂人曰。此雖荒唐玩世之  
言。然其旨趣玄遠。千載而下。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祛  
蓬慮而息塵機也。因扁其亭曰俯觀。取俯觀萬物。擾  
擾焉如江漢之載萍之義。仍書一聯云。夢裏遊三島。  
酣中失二豪。其得次曠達如此。喜與林下諸君子遊。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望

朱芹堂

欽洽言蘭交諸伐木易曰由豫大有得公其有焉如  
梁之通人水南田公杏山谷公之謝政歸也與公風  
期宿協意氣相栩玄解冥筌惜陰行樂時稱為飲中  
三達而西原薛考功自毫寄以將進酒之作樂三公  
之志也公復彙韻人佳士結怡情社登高作賦述宴  
興懷杯羊纔傾雲烟落紙其樂何如也嘗見昔人以  
名士殊姜製為酒牌之令者公曰昔賢豈可唱名聖  
使哉不如用詩有一觴一詠之義乃取唐宋詩人七  
言絕句五十篇有關於飲宴者復關系其旨為飲酒  
明文授讀卷四十一序 聖 味芹堂

之目以洪園之竹為五十篇書之注于一簡命賓探  
取而飲能使觴酌不滑進止有序卓哉賜政之佳令  
也逮公暮齒商訂青宿為老景會蓋公自少及老每  
酒闌宴罷頽然醉歸丰儀爽朗虬髯竟尺飄飄颺颺  
鄉人歆美而指之曰此太平人物也未有浹辰不飲  
者垂五十餘年嘉靖癸亥我公謝世未幾而章程漸  
嚴凡元宵燈火賓筵伎樂皆有禁防宗人祿入又復  
裁抑皆嗟咨無復藝之優游矣采臺雪月宋死鶯花  
亦寥落而減容色矣吁可勝歎哉茲將酒籌彙為一

帙付梓以傳倘林泉高士江湖散人有志于名飲者  
亦製此籌用佐罇豆之歡可以想見公之為人必興  
同懷之感焉

先夫子曰安流號小山明之宗室也嘗游空同  
之門于鮮明卿過梁每相酬和弁洲謂其能酌獻  
古豪雄之響而詞柔之但才小不及耳今觀其春  
草齋集文從字順不染習氣不嫌才小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序

聖

味芹堂

董君玉几印章敘

鄭以偉

結繩邈矣，雨粟以還，科斗之變凡五，篆一變而籀也，周以訓童，而孔壁異矣，籀再變而斯也，秦以紀功，而大篆失矣，斯三變而入分與隸也，上谷下邳，用其捷而古書破矣，八分隸四變而章草也，史游用其放，而八分隸體散矣，章草五變而行也，德昇用其狎，而正書剝矣，大抵改莊而佚，易煩爲便，至於行草書出，而大小篆益廢，於今可見蟲書之蹟者，僅鐘鼎之款識，而世又不利用，州郡印文，略用斯篆，而大篆終成鳥有。

明文授讀

卷四上 序

聖

朱芹堂

惟於私記中往往存篆，然而不識於甄鄧所云六書之繆篆者何如，況於保氏之技乎，嗚呼，難言哉，蓋偃師之繁，延陵之墓篆，柏復之刻，徇邑之銘，余不得而見之矣，山錢家出，苦不盡視，恒慕石鼓文，卽甄司空所謂奇字，而李斯采之以爲小篆者，半已不可讀，存者若昌黎集中快劍斫斷生蛟龍而已，登焦山見龐鼎，麗者高也，云是畢公分邑鼎，爲周物，識復古雅，又不及摹以歸，癸丑長安偕薛天谷，詣祕書董君玉几所，見君所鐫公卿大夫私記，上至宸章小璽，精工神

駿，殆不復論，而其刻畫象形，必古篆是師，雖間出已

意，尚方天篆有十二疊者，而大致不殊鐘鼎，不苟以已變古，使人讀之，猶可見大小篆之遺焉，於私記中見鐘鼎文，於鐘鼎中見籀斯迹，斯亦所謂存十百於一二者也，嗚呼奇矣，抑余謂鐫之難工者三焉，好篆者，漢莫如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響又成阜，一印，今從白下羊，永從四下羊，尉從白下入入下羊，非制，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識者非之，謂伏無外響，阜不從羊，夫以援在漢尚爾，況今去

明文授讀

卷四上 序

吳

朱芹堂

漢又若干年邪，童習白粉，況不習乎，故博學難，字形正矣，然篆與他書異，有反有折，有正有轉，有遶有圍，有到取，有反取，有向背取，有近取，有加減取，有微加減取，有上下中取，有方圓取，有曲直取，有離合從橫取，有順逆內外中間取，若積柴然，疎密空狹，不若他書之嫵媚，當使如空中有物，物中有空也，位置失宜，不作氍毹氣乎，故堆墀難，凡他書筆可喻手，手可喻心，而刀非筆也，它書可以如印印泥，而割刷不能如筆從手，是以兎鋒易透紙背，而撥鋒莫施金石也。

故用刀難。君當萬曆初，及與李于鱗、王元美、徐子與、黎惟敬、吳明卿游。明卿偶書一添字，君曰：「忝下從心從水者，非明卿以爲一字師。」祕府舊印文有難解者，詔輒問君。君恭釋以進，僉輩無能易者，咸服其博雅。而運字有法，鼓刀有神，卽吾丘衍不能過。固宜其獨擅一時也歟。余嘗謂十指間有不壞色身，殆君之謂矣。雖然，君徧交諸貴人，耻事竿塵，貧日西食滌如也。長安策一蹇馬，歸閉戶焚香，讀法華金剛諸經，似一切欲空諸所有者，諺云：「天不以識字爲賢智。」安知君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吧

味芹堂

潘方凱墨序  
顧起元  
新都潘方凱負超然拔俗之韻，游精竹素，弱冠卽以詩長其社中。其先世名谷者，以善墨稱于宋元祐間。君故諳其遺法，又有感于今之墨，驚名而遺實者衆也。思以盡墨之道，闢如韋館以作之，旣成而砥古今諸記之所稱，度毋以隄勝者，薄游金陵，出以示余而問序焉。余嘗謂釋名有言：「墨晦墨也，以黑爲質，故字之曰玄。」世不務工其質，而假宿于文，于是假龍腦麝勝以蓋其香，假金箔珠屑以助其色，假龍文月圓香壁爲瑛以昭其象，假九子五劍天關玄中以侈其名。假刃可截楮鋒可削木，置之水中三年不壞，以神其造。夫是五者，乃墨之所以致用，豈所以盡墨哉？所貴墨者，黝如漆，輕如雲，清如水，暈如嵐，香如婕妤之體，不五蘊而馨，光如玄妻之鬢，髮不膏沐而鑒，若是卽王迪之膠，陳惟達之松，李廷珪之丸，質任自然，固已超踰塵上谷而据其勝矣。不然，令入紙易淪，泚筆易滯，徂暑易潤，凌寒易解，卽蘇合搜烟如明昌，雙角龍文如彥衡，麝香入劑如張遇，摩挲有味，點染無功，將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哭

味芹堂

墨非墨何論玄又玄哉善乎方凱之自序也。臍腦多則欲質吾取其芬屑，宿多則蝕色吾取其華。烟用獨草則不堅，吾取諸交莖，用漆則饑死，用豬則氣滯，吾取諸阿與廣，用牛之革及麋之角，製之之法難工，不工雖麟鳳龜龍無所用，余三復其言，粹然有當于心。取其墨試之，嚮所稱六善者無一不合，甚矣方凱能盡墨之道而有得于斤名尊實之義也。昔蘇長公贈潘谷詩：魚胞熟萬杵，犀角蟠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遙憐醉常侍，一笑開天容。方凱所作固已似之，後世有如長公者，能不謂潘氏代有墨仙哉？余又嘗戲謂今人者，墨手之必先祇其香，是臭墨者見錯以金珠，輒什襲而藏之，是賈墨者博采群象，弄之以爲佳，是相墨者不辨其品第，以名使括，是聽墨者，咤李氏之入水不渝，蘇氏之堅如玉石，以爲奇，是座墨者，無當于其質與用，而矜矜然謬賞度之，寧不爲易水家兒所笑？方凱能用墨而工于墨，故超然獨盡其理，又舉其法以示方來，托諸副墨之子，彼有稱昔言善易者，不論易，讀方凱墨序，當獨飲墨水一斗矣。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味芹堂

贈筆生張蒙序

孫作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于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特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鋒身曲，春以耐寒，栗則其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于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味芹堂

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于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買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滬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歎識者之稀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三

味芹堂

贈江伶序

侯方域

江生吳人也。以歌依宋君于雪苑。先是沙隨有郭使君者。官常州刺史。攜江生與其侶十餘人以歸。余識使君。使君每譙余。則山江生度曲。秀外惠中。丰骨珊瑚。發清商之音。冷然善也。未幾爲睢陽武衛馮將軍所留。已而復歸于郭。又未幾卒歸宋君。江生嘗告余曰。身羈旅也。不幸以歌曲事人。實願始終一主。而朝章華之館。暮虎祁之宮。非其志也。主人不能有也。宋君者。今相國介弟也。乃獨能有之。日設酒食召賓客。以自娛樂。慷慨豁達。不爲醒隄態。可謂達矣。余因有感于雪苑盛時。烏衣朱桁。門第相望。當時亦有相國沈氏。其族如儀部君譔。尤以文采自命。爲豪舉。輩千金三吳。招呼伎樂如江生者。皆衣輕絳。歌子夜。暇則鳴珂走馬。富貴兒範而效之。南隣北壁。鐘鼓不絕。如此者。遂歷三紀。識者以爲雪苑風氣。于是盡矣。侈極而衰。固其所也。無何果爲寇所破。向之門第相望者。或存寡婦弱兒。或遂展轉滅沒。不知其姓氏。嗚乎。轉瞬間。相懸絕者。何止如江生一輩也。有老伶吳清者。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三

味芹堂

嘗逮事沈相。國家年六十餘。鬚髯白如絲。貧無依倚。乃爲陳將軍教其十許歲。歌兒以糊口。能言吾郡神宗間最盛時事。謂江生晚出。雪苑向日之歌者。皆以散去。惜未得見江生。江生亦不幸而未見。夫梨園全隊人。擅白雪。每發一聲。則纏頭之贈金錢。委積。清老矣。當時身所親歷。至今猶數數夢見之。每言則嗚咽泣下。沾襟不止。余更徵諸長老。清之言信然。既夙有感于中。而江生之來自吳。又識之獨先。然則江生雖少。固余之何憾也。屬酒酣。乃爲之序。而顧謂宋君曰。人生貴行樂耳。公真達者矣。天下固多不遇而遇。遇而不遇。江生。江生苟精一技。亦可以成名。高岸成谷。深谷爲陵。卽秉燭刻陰。豈足以當老伶之一泣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三

宋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珉  
百家校讀

序十二 題跋

書魏志後

張燮

莊叟有云。侯之門仁義存。以其國而竊之。弁與其仁義而竊之。三復斯語。令人浩歎。余謂此非上人矯飾四海人心。不覺當下潛移。亦非下人黨護。萬世人心不覺轉相擁戴。若曹氏當漢播遷。挾主制命。竟移邪企之鼎。吾輩翻軼至此。未有不指阿瞞而唾其面者。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宋芹堂

令憑几告之曰。有能盡殲當塗之族。俾子孫無復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聞至魏數傳而我輩心仍屬魏矣。諸王置鄴。有司關察不得交通。咸爲短氣。若高貴鄉公之變。無不欲斷賈克之頭。而鞭成濟之尸者。令又憑几告之曰。有能盡殲典午之族。俾子孫無復遺類。不鼓掌稱快哉。更聞至晉數傳而我輩心仍屬晉矣。家見蒙塵。六官含醜。故有心人所代爲歔歔而不自禁者也。吾一人之身耳。虛其中。評騭千古事。非有私意輕低昂也。乃翻三史而肝腸爲之三變。何其無

特操乎。然則讀高貴鄉公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管賊漢者，天故假手於晉，爲漢報讐也。而心竟不爾仁義存故也。讀懷惡時，曷不追數之曰：是先人嘗賊魏者，天故假手于胡，爲魏報讐也。而心竟不爾仁義存故也。大抵竊命不諧，如新莽桓玄，天之所奪，終成僞朝。若稍能永世，延及苗裔，便爲山川百神之主。人第見帝統所在，不覺屬心耳。此念最真，支吾自難。然晉明帝聞上世創業及高貴鄉公事，便歎祚安得長。此又竊國者之炯戒，可不慎哉。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味芹堂

先夫子曰：張熒字紹和，漳州舉人，其文波瀾壯闊，而佐以色澤，萬曆間一作手也。

書昌黎集後

王格

退之于載之文雄也，自有退之而世之推而尊之者至矣。何假于余言爲重耶？而余于退之則有深悲其見誦而不能不爲之辨者焉。夫自東漢以來，學者習爲綺麗之文，代相祖襲，浸淫至于南北朝極矣。唐興餘風未泯，上以此求士，下以此自媒，淪于心骨而莫覺其非。蓋八百有餘歲而後得退之，退之生于流離孤獨之中，非有師說訓授及糾禁示之趨避也。一旦起而矯正之，今觀其文，大抵忤時背俗，與唐人若異。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味芹堂

代然者，雖衆共非笑而所持益堅，以卒抵于成。其原道原性，原人佛骨表諸篇，雖辭旨所極，未必盡合世儒錄兩揣摩之嚴，然大要尊孔氏，非異端，扶斯世而反之于經，自孟子後一人而已。楊雄王通之流未足多也。而又氣韻豪勁，才力卓犖，凡事之所當言，與心之所欲言，一經其手，輒指切如在目前，而縱橫曲直輕重疾徐，隨所向而皆得如意，真若與神遇而莫測其心源之所起者。此退之之所以爲能而世人之瞠乎其後，蓋以此也。當退之時，人已尊仰之矣。及宋歐

陽承叔蘇明允父子相與表章而退之之名遂益大顯于世。歷元逮我國初。曾未有訾之者。弘治正德間。海內無事。人文勃鬱。遂至異論紛囂。訕嗤前古。而退之亦不幸而與其擯棄之中。至詢所慕尚。則動以六經。左國秦漢六朝爲言。如退之之輩。直鄙俚之置度外爾。於戲爲此者。其亦知退之莫能深乎。夫以退之才。豈不足方駕古昔者。色色而雕刻之。種種而模擬之。不求其精神。而惟取其形似。在退之常更能耳。然而退之。必不爲此者。恥蹈襲之不足爲。而欲自爲。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四

味芹堂

其家也。夫恥蹈襲而欲自爲之。則凡今之所誇以爲高。而欲陵轅退之者。迺退之所羞道而不爲者耳。而何以服退之之心乎。且退之于古人之文。所以包舉而採掇之。亦不遺餘力矣。特其繩墨所到。心匠由已。力能融貫之。而不見其迹耳。故余以爲退之學古而不泥于古。如今人則直謂之古矣。此所以異也。使退之而亦如今人之爲。捕風逐塊。而不能有所自立。則何以驚動千古。而其言至于今不廢耶。昔宋之中葉。其文亦過于艱深。若劉焯輩所爲是已。歐陽承叔從

而排斥之以歸于雅馴。而復乎退之之舊。故後世言文者。每以宋爲準的焉。則承叔之功。于是爲大也。嗟乎。今之時。亦必有承叔者。而後其頽波可止。余非其人也。然所見如此。不敢以不盡。又安知世不有由吾之說。憐退之而寬假之者乎。夫使退之而果見寬假。則其于爲文也。亦必有所折衷矣。

已悉何李之弊。

私記格字汝化京山人嘉靖丙戌應常爲永嘉所惡出知永新縣世

宗南巡至衛輝行宮火時汝化爲河南僉事分巡河北逮杖削籍隆慶初起去僕少習汝化年九十因嘗遇道人得吐納服食之術楚人傳爲神仙云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五

味芹堂

韓昌黎逸事

孫奭

昌黎韓退之爲裴晉公行軍司馬所奏記淮西事宜  
漢中肯要其後蔡功成亦多如公言蔡功之成以李  
愬爲第一愬用降人自唐州文城陂以夜入蔡州得  
元濟天下奇其功而不知退之已先有是謀且欲提  
兵自效請於晉公而不獲故愬得專其功焉按皇甫  
持正爲文公神道碑載公以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  
元濟出關趨汴說都統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審賊  
勢虛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願領精兵千人取元濟  
度不聽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早行無人擒賊以獻遂  
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恨又李習之爲公行狀亦  
云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  
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  
必擒元濟是時度聽許則功必成功成而武夫悍將  
自此不敢輕儒生爲無用惜哉其不果也元濟旣擒  
公得布衣柏耆與語奇之遂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  
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辨士奉書明禍福以招彼必  
服度然之公口占爲丞相書使柏耆袖至鎮州承宗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木

味芹堂

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遣子入侍度一出  
而兩鎮平其謀皆發自退之功偉矣乃唐書昌黎本  
傳悉不載後世徒以文章直諫爲公平生事業止此  
而公之經濟卓卓且如許然則文章者直公餘事而  
公果大用其功業當不在晉公下真噉然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七

味芹堂

書小畜傳後

孫奭

予讀王黃州小畜集其間有薦丁謂書曰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六經汎羣史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詩類杜甫其性孤特而行介潔斯聖朝之遺賢也王公當五代之餘士不知學而公以文章自振拔又其前朝漢暮周世不知忠孝為何事而公以直節立于有道之朝卒三黜以死東坡先生所為咸平以來獨為名臣如不幸而處于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八

味芹堂

破膽裂者是矣公之賢如此以公之賢其稱謂又如此則謂所樹立者當如何而謂顧險諛奸誦與忠良作讐敵附會天書不齒於清議使人考之史而疑王公之言為妄也嗟乎公豈妄言者當謂未遇時思有以自見則亦廉其操束身砥行現璋其文辭以表異於世不詭不隨誠端人也方其自愛亦豈自意晚節之不振抑至爾耶利欲汨于心富貴之是圖既患得而患失則決隄潰防爾然波靡耳已自知不為正類所許遂顯與為仇而排且陷之唯力是視于是王公

為失言夫修之于家而壞之於當途屈勉于貧賤而

喪敗于富貴既生平之可惜而知已亦受失言之稱

由今觀之富貴何在顧小人之名不復可煎洗然則

輕重得失于此畧可見矣而崇禎以來名公碩士譚

忠孝廣聲氣文章風節矯矯可愛畏者一旦神京陸

沉不能自引決以陷于大戮數之不一數也

至今讀其文憶其譚論聖賢不是過而大節一墮無

復可重豈不惜哉吾每一思之惋悵終日因念王公

逢盛世值明主而以直節不容於朝要之公于生死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九

味芹堂

富貴輕重得失之間諱之已熟是以三黜而不悔至

如謂者公以好賢樂善之故急稱其人焉謂自得之

而自失之為可惜耳言之不符何損乎

有操行為開封府判官嘗面斥賈瑛之佞見知于

太宗初在涇州與丁顯同官顯于謂方幼僞言其

必大任以女妻之僞能面斥賈瑛而不能逆知丁

也知

讀北門詩

孫慎行

蓋嘗讀北門詩而深歎古人之知天也。夫身爲大夫少肯營取何不得而至以終貧窶委之天非也。居身尺幅立朝法度天實有制不可違也。故曰天實爲之卽艱亦非貧窶之謂也。國家有盛世之人材有季世之人材。盛世人材不沾沾以廉節見而于世無所不可爲。季世人材卽軒軒以廉節見而于世尚有所不可爲。苟有懷瑾之志必多獨秀之摧而讒毀多途幹畧一無伸于天下其爲艱也不亦甚乎。而又安望世

明文授讀卷四十一

十

味芹堂

之我知乎。若徒以終貧窶爲莫知艱是則陋而已矣。至王事政事悉加之身室人摧謫亦不復顧此之任與不任似宜可以自主而又曰天實爲之蓋賢者處治則爲雍容博大爲協恭和衷處亂則爲慷慨激烈爲獨勞盡瘁予常以漢之君宗卽古之元凱宋之儒學卽古之皐夔人才未必大相遠勢所摧激不得不然真天之爲也。君子出身殉職矯情違利困于身必益于國縱不益于國未必不大益于名教正所以順天不違北門隱憂聖人錄之蓋萬世處衰季者極則

不然當季世而以盛世之人才自託欲令坦易不見艱難欲令浮沈可免負擔則將容容後禍如胡廣輩所爲君子謂之逆天而已矣

明文授讀卷四十一

片

七

味芹堂

讀劉靜修文集

趙時春

經曰國有道其言足以興興者興起于位也以行道也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容其身也非持祿苟容也揚雄美新文劉因渡江賦不可謂之默楊時許衡吳澄之貴顯不可謂之容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于公山佛肸之召其欲往者救時之仁也其所以存心也既而卒不往者律已之嚴也其所衛道者也聖人度其仁之勢終莫可以致天下而其律已之嚴猶足以垂範于天下來世使天下後世之人仁雖不獲以濟時而

明文授讀卷四上

主

朱芹堂

跋蕭奇士宣平勸農圖

羅洪先

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古者自天子達于諸侯卿大夫非農事無郊行也然卽其茇舍觀之輿馬僕從之不繁供億僨勞之不備雖無所考可逆而知矣宋之守令署衙必書勸農則猶儻羊之意而今制大誥諸篇所爲規警何其懇且切也余自知事以來接諸大夫甚多問及土俗者則鮮矣况肯以身勞阡陌哉或以他漫行行越俗則里正訟門戶驢呼集器什謹候積夜達旦不休至則鉦鼓旌旗舟車若蚬田野人素不識官府咸驚走奔竄懼衝突爲罪所過禾黍蹂敗雞犬蕭然以不速去爲憾於乎無變今俗雖鄉置田畯日歌豳頌何益乎常聞周文襄巡蘇州攜一老隸裹數日糧乘羸馬往來田間相水道俄則就值者易食日且暮投古寺宿明旦令老隸自炊且食食已徑乘馬去以是盡得民隱而治行稱最今去文襄固非三代之遼邈也而俗已頓異如此可怪也吾邑蕭君奇士令宣平嘗春行勸農人卽異之至有繪圖以頌者夫天下之事習則忘異則傳蕭君

明文授讀卷四上

主

朱芹堂

特稍舉其職耳而宜平遂有所傳又可怪也使天下  
皆文襄則蕭君必無此圖使天下皆名伯則文襄之  
事應不復傳傳者衆則行者益寡吾是以邑邑矣雖  
然稍舉職而民頌之則知不能舉而加戕焉者民之  
怨咨未嘗忘也知頌已矣又爲之圖極其聲容之盛  
以張大其事而懷怨嗟者不過誹于腹議于巷而已  
矣未有數犯誦上之誅以白其狀者是何治民者之  
處其薄而民之自處以厚也蕭君文襄同里人與余  
爲故交其存此圖蓋將以自警而余于蕭君未嘗以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古

朱芹堂

俗言昵也故因事而爲之規

跋空同先生集後

朱曰藩

君子之學無所倚之謂聖是故中正和平言出爲經  
尼父不可尚已孟氏而下吾未見其無所倚也倚者  
何德未及化必藉于氣以揮霍其言大其事功耳軻  
之言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七篇之中大抵皆是氣  
之揮霍也其視中正和平者有間矣先友空同李公  
以奇材卓識在弘治正德間倡爲古文力追奏漢一  
掃近代公襲委靡之弊有集若干卷傳布宇內讀者  
謂若有物焉藉其間景駭響振使人不敢以褻玩何  
也蓋由公平日毅然以節義自任特立抗疏詆外家  
迕巨璫三入豸徃瀕死卒不死以其孤憤洩爲文章  
結體包宇內捶字入秋毫適麗爾雅動高前式當其  
自信時雖朱蘇軾唐韓愈薄不爲也公之文謂有所  
倚非耶公固一代間氣哉公歿新學聿起病公者曰  
節義血氣耳文自韓歐蘇氏以來已有定式何必摹  
擬秦漢惜哉李氏子乃不聞吾聖人之道而死噫嗟  
嗟無所倚之謂聖空同之文有所倚者也子所謂不  
聞道者也卽摹擬宜也子聖人也亦規規于韓歐蘇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古

朱芹堂

氏操其關鍵尋其節奏微其情采每一篇出曰此韓文此歐陽文此東坡海外文無乃亦有所倚哉推是心與摹擬奏漢者何以異石亭陳公曰當此末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奈之何予曰佛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附人假汝說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相與一笑或曰到地釋迦如何曰無所倚之謂聖

百家私記曰藩字子份寶應人應登之子也嘉靖甲戌進士山部郎出知九江府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太

味芹堂

書鄱陽洪氏泉志後

沈懋孝

泉法始于燧人以輕重爲天下黃帝始創十二銖其文見封禪書至秦漢乃盛行亦代有沿革梁顧烜始志其事唐封演宋金光襲董道之徒從而廣之至鄱陽洪遵氏乃始總論其凡焉博攷紀傳下逮裨官以及士大夫家藏古文者如太昊少昊神農氏之金數百種參合準定爲書十五卷凡正用之錢七十五僞用之錢四十二年代不詳之錢三十四刀布之品三十七外微烏戈安息諸國之錢八十五異品之錢三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七

味芹堂

十二神品之錢三十三天品之錢五莫不圖寫摹銅辨別肉好載述年代詳厥體制與夫銖兩分寸小大方圓輕重厚薄之異等蓋古來泉志亦略其此矣遐泝皇黃邇沿近代偏行中土旁及要荒莫不范冶五金均微萬用彼富勢之囊充物鉅億至貫朽而不可較市販村兒衣襦把握間卽有數文亦不可以一啖而充果然之勝此人世所以賴之若性生也子長記貨殖晉史論孔方開天下通塞生死之權幾與太上並亦既洞世故而微人情矣神龜地馬浩浩乎行天

壤通八隅，舉世受其播弄驅使，唯日之不足，無飽  
煖之娛，聲色之好，常操托一世人命而密握其樞，  
吁何爲其然乎？誰識所以不然乎？意者金于五行，孕  
土而孽水，土浩穰無垠，水汪濊無涯，金之東轉，土受  
其富，金之西轉，水助其流，大鈞且由以出入，會是天  
下國家之出入而不由之乎？若夫荆楚歲時記言，牽  
牛婺女，天帝貸之天錢三萬，久負不還，被驅營室之  
中，而北落果有天錢十星，洞冥記言，漢武升望月臺，  
上帝遣青衣神童，遺以鯨文大錢各五枚，寘之懷中，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大 味芹堂

不數日，乃失利于碧蹄，此則現前已事，若可知若不  
可知，又余所難論也。嗚呼！世之大人君子，如首陽抗  
瑋，節關西畏獨知，則此君之威焰必滅不邇，殖者如  
商王不顧視者，如莘相，則此君之黨構必散，吾輩迂  
豎儒執此如皎日，何必瑣瑣稱烏保，灑削女懷清之  
屬，感憤娼婦，搖弄其筆端哉！排金入紫，自昔而有之，  
故敘泉志。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十九

味芹堂

題鍊雪齋詩文冊

張寧

陸羽茶所載原法具備其品第烹滌節候有似神仙  
家鍛鍊之法至所辨用水必地之幽曠乳石漫流遠  
隔淳浸者是尚與陶穀烹雪意類雪本和氣嚴凝不  
由地方宛有真味迥醫所謂上池之水于茶絕宜合  
羽法與穀事而風致益高此鍊雪名齋之本意也冊  
中作者皆鉤深道遠脫略故常有雕炙之論甚哉鄉  
先輩之奇于文也因竊歎漢唐之時文猶爾雅公府  
而下士大夫居室妄自標榜者絕少爲之文者亦惟  
明文授讀卷四十一序 味芹堂  
手  
紀敘其實而華之以論議耳不專以名言相夸也由  
宋及元人不古若凡里居林屋山園池餽甚者置一  
器物繪一樹石皆巧有名稱以相矜侈爲之文者一  
切依題竝號固已淺近况有立異以爲說鑿空以爲  
高徇俗以爲好爭奇競妍擬非其倫以相遷就其上  
者不過莊惠之流而下焉者益蔑如也于紀載之實  
何有噫淳朴既散巧僞日滋民之居處飲食亦不能  
不眩于名實况文與行哉此冊有圖有說有題詠皆  
爲崇德陸景宣作爲海昌沈景暉所得噫距洪武至

于今僅百年跡其詞翰又非今日可及矣顧瞻遺文  
益增浩歎也

明文授讀卷四十一序

主

味芹堂

跋劉司空同年會卷

錢謙益

成弘之際。吾鄉吳文定李文安諸公在長安有三同  
五同之命。賦詩繪像。至今流傳人間。以爲美談。其所  
謂同者。蓋同榜同鄉同官同甲子之類也。當是時。朝  
野恬熙。士大夫仕宦不出都門。雍容館閣。邸舍中皆  
有佳園別館。朝罷經過。飲酒分韻。以相虞樂。其流風  
餘韻。至今猶可想見也。今年丁丑。劉大司空敬仲與  
其同榜五人。俱在請室中。敬仲手書絹素以紀其事。  
而屬余識其後。夫敬仲之所謂同者。同榜同繫二同。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味芹堂 主

而已。與夫先朝之三同五同殆不可同日而語矣。杜  
子美之詩云。空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豈  
不可爲三數哉。吾旋觀諸公。或拮据河渠。或執掌國  
計。或僇力疆場。或諷議臺省。皆奉公憂國。有古勞人  
志士之風。在闕土之中。搶首交臂。格恭相向者。其人  
材卓犖如此。則夫紆朱拖紫。高議雲臺之上者。又豈  
不有什百于此者乎。詩云。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又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以請室中之人才觀之。則今天  
下動稱乏才。或半爲謬論也。嘉靖庚戌 薄城下 徐文

貞趙文肅建議。請用廢臣誦豹。廢將周尚文等。天下  
多故。阨塞磊落之奇材。不容于廟堂。而掩沒于狴犴  
之間。則此中固亦人才之淵藪。爲工師匠石者。固未  
可過而不視歟。余觀諸公多感時惜別。留連光景之  
語。故書此以振其朝氣。并以告世之爲文貞文肅者  
也。時崇禎十年七月十日。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主

味芹堂

題葛成冊頁

鄭鄭

余往聞吳民擊稅璫事葛成爲倡已復挺身就獄以故無所波累心高其義後聞成且死爲神江湖間甚著靈爽今年介陳眉公徵君書來則成固未死也促見之令說擊璫事猶烈烈氣盈眉宇間語未既潸然而泣問其故曰徵君爲我字餘生此餘生者神宗皇帝之所與也吳門三日而亂定所格殺稅官十六七人吾矢以隻身當之神宗皇帝終難吾一死縲紲十年而得出今退耕于野又若而年矣後吾二十有八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序

圭

味芹堂

年而復有顏佩章五人擊殺縱騎之事熹宗皇帝未之知而開府已奉璫意立帝繫銜吾非爲吾泣爲五人也余口若知神宗之所以不死若乎豈獨寬仁浩蕩抑固有深意所以折中官之萌而作天下忠憤之氣也故萬曆之治垂衣久而不亂後五人雖死今上皇帝聖明初服無閱抑弗彰五人之墓且巍巍與要離塚相望夫烈士舉事亦顧有當而已豈可以生死分幸不幸哉君一舉而稅虛遂滅所全生靈無算五人再舉而縱騎中懾所全于士紳無算君分必死而

神宗皇帝生之五人業安于死而今上皇帝死而生之吾以知我國家忠義之報永永未有艾也成拱手曰命之矣雖然吾願此忠義之脉常留于薦紳先生而不見于閭里則吾儕小人幸甚余媿其言遂書之以告凡爲薦紳先生者

宋林澄葛道人傳畧葛道人崑山人當今上二十二年海內晏安輔臣有慕神仙不死之術者思服食空青于是諷詞臣爲鑿山採金之說著之館課而不逞之徒遂以開礦請天子下之輔臣輔臣從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圭

味芹堂

中決策于是命錦衣官校董其事居無何而宵人言利者復以權稅請天子又可其奏以貂璫易官校貂璫率人面肉視因招徂僧與俱于是潞河權張輝遠權高淮楚權某淮泗權陳增維楊權魯寶齊魯權馬堂所在分布四海歌行路難江南全越韓孫司禮龍龍故掌浙直尚衣歲辛丑大稔五關之稅日縮龍抵吳會稽有司議覈漏稅彌縫之會參隨黃建節者通吳中無賴湯莘徐成等二十餘人乘覈稅之令喉稅使令民間一杼月稅三銀姑

蘇遠道凡六門水關者三，二十二人將分據之，無貨不征，更議羅綺，非奉司禮篆符，不得私貿，尅日開征，市人洶洶遂期于六月三日，詛玄妙觀，名曰圍行，明日不呼而集者萬人，踪建節所在至覓渡，橋建節方據胡床，指揮左右阻撓，遏販而萬聲同呼，飛礮中建節腦腸裂，復擊殺徐成等數人，還擁入市，火攻湯莘等家，卽欲據開網市利者也，先是鄉紳丁給貨莘等市奇貨，媚司禮約事成百倍酬丁，故丁亦焚焉，萬人不持寸刃，遇金帛悉投火中，有掠物者，隨擠之火，張空拳往來，惟罪人是討，四民寢食不驚，歡聲沸溢，當是時事起倉卒，姑蘇守暨長吳二令欲問主者爲誰，卒不可得，蟻聚五日，榜示萬端，無一人解散，越八日忽有壯夫袒肩播蕉扇突衆而出，長揖太守，朱前曰：余爲葛成請戮成，以伸國法，餘人乞置勿問，太守驚愕，遂以名聞之，藩司巡撫曹方欲得罪人，亟以成名上聞，然事起月之初，弦道人尚居崑山，七日聞變，始偕其兄入郡，觀奇事不覺爲義所激，挺然以應上官之求，實

非戍首也，道人旣自誣服兵使者杖之，瀕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涕，咸稱謂葛將軍擬其死而爲神，鏤畫圖資之，吳中名士張幼于爲文，率士民生祭，復作書致丁紳及當事，祁寬之時有作蕉扇記，議丁丁疑出幼于夜遣盜踰垣刺殺幼于，復沉盜以滅口，道人羈獄十餘年，歷多官訊鞫以義聲久聞，共爲曲全得釋，當楚寺被逐，陳增投環上意猶未弛也，及衆討建節始驚詫曰：三吳亦復騷動耶，嗣後遂不復遣而礦採亦竟絕跡，一夫語難萬里帖

席厥績丕矣私記先夫子曰葛成今同葬五人，如五人墓記，之墓以其氣類相似此文當與張天同立一碑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唐順之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問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非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嘗喜希覲乎其不可必而嘗揣摩乎其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奇中操希覲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宋

味芹堂

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脉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陰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于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腐非有山崩水溢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欽之間盜地以葬往往至于殺人而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

不為祥而為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禍叢福若呼谷而響客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况君精于術而能奇中者也曩余葬母實藉于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于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于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二 序

宋

味芹堂

子慈孫有溺于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予少時失意好遊，南走吳越，北走九邊，以少洩其雄心，而所之必挾一醫以俱，唐生其一也。唐生江右人，以醫遊楚，公安出則隨予遊，歸則隱里中，從兩叔飲。予罷遊，多里居，常語兩叔，唐生從遊有大快事。三中郎與予入都，取道宛洛，天日清和，皆舍輿而騎，先入傳舍，而令唐生代居輿中，不至城十餘里，郵吏拜迎。唐生錯愕，不知所爲，鼓吹大沸，呵殿聲甚厲，蜂擁而入。傳唐生下輿，殊有驕色，此其一快事也。梅客生開

蘭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手  
殊芹堂

府雲中，予往客，置酒桑乾河大合樂，是日材官悉裝甲，光耀日行，酒者皆萬戶，而唐生與席，醉後走馬平原，偏裨圍繞一簇如紅雲，客生與予馬上飛鳴，鐃箭如叫，賜而唐生亦以一騎隨其後，此其二快事也。寓都門，有新安賈人治酒教坊，予以他事不終席，而賈人已先予金留唐生代飲，齋閣朱欄，綠窗繡榻，皆梯錦香清一室，入暮雨小鬟供事，爲除冠服，幘已敝，內着木絲大布，襦行膝如梯，小鬟皆匿笑，唐生亦自笑不止，夫此地非冶俠不到，而唐生亦得闖入，若樵夫

之遇毛女漁郎之見仙媛，此其三快事也。諸叔聞予

言皆大笑，每酒間輒以譔唐生，唐生亦甚自得。予後游念生已老不復俱，丁未予自滎陽歸，入村中，稠人中不見唐生，以問兩叔，曰唐生逝矣，訊其鄉之族人，則曰來時已斷水漿累日，今逝去或數月矣。予泣曰：傷哉！唐生頻年從予奔走，冀予取一第，沾升斗之潤，而今竟已矣。後當爲撫其遺孤，不令凍餒。又三年辛亥再入村，舟泊鵝湖岸，天微雨，晝色慘淡，釜鬣鱗鱗，見一人持盞入，予舟視之，則唐生也。予大駭曰：此必

蘭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手  
殊芹堂

鬼也。豈故人之魂間予至而來有所托耶？抑所謂三尸者，假人面貌來播弄予耶？私念鬼畏唾，其面唐生曰：公少好調弄人，今老大尚爾耶？予曰：子殆非昔日同游唐生也。余前年至此，問兩叔及子族人，皆曰：逝久矣。此非鬼而何？唐生曰：信乎其逝矣。然予幾逝而復生者也。正相持辨論，而兩叔來舟中，大笑道其再生事，予之疑始釋。復以酒酒之，收故衣贈之，出囊中金爲市中棺。時唐生將歸吳，帽中取伯修中郎所書詩文一冊，兩溜煙痕，堆積幾不可辨，且云與公相與

最久都不得一字每乞則曰徐之再徐之唐生入土矣予曰徐之子壽未也子醫術按古方雖未必活人決不殺人是宜壽家雖貧而胸中灑然無一事神明酣適是宜壽凡物類如猿如鶴皆數千百年子瘦骨稜稜圓目銳喙通身皆毛大類猴也是亦宜壽予合且隱里中築湖上草堂子明歲必來當爲子作生傳唐生曰老人風聲也姑爲一言使後世知有唐生足矣予遂援筆次其語以付之而并訂來年聚首之約其中多謔笑之語大都車過三步腸痛勿怪意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一

三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序十三

百集校讀

賀湛翁九十一序

王漸達

吾廣之山自崑崙而東而南而盡于南海其東爲五嶺又其東爲羅浮其水盡五嶺之南西遡牂牁又其西合滇南潯梧之水而會于峽山其東爲軒轅之洲虎頭之門潮惠之流歸焉是祝融之會墟文明之隄宅也重嶂巨浸甲于天下靈秘瑰奇克沃播盪物怪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味芹堂

神好不足以當之時復鍾而爲人故名世豪傑之士問生於其中大鑒師惠皆新州人也以不識字之夫崛起遐荒受法黃梅降壓夫八百之僧奪其衣鉢以歸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甘泉先生增城人也以一介之儒北過燕趙屈天下之士而魁之居司成之位爲四方之師非豪傑之士其能之乎方大鑒之南歸也神秀演法於雙林號爲北宗大鑒卓錫於南華號爲南宗然而雙林之傳日泯而曹溪之派獨衍至今天下翕然信之禪慧普照光于震旦斯則大鑒之道

盛也。方甘泉先生之在燕京也，與王陽明講聖賢之學，週周程之脉一洗時俗而更張之，於是天下之學者始識性命之懿，靡然以從。故陽明之派曰浙宗，先生之派曰廣宗。然而陽明早世而先生獨以高壽作人後之學者，慕先生之風莫不遠自四方裹糧而來，待以及門爲幸。斯則先生之道盛也。夫大鑒先生皆吾廣人，其山川之所孕毓固不負於靈異之鍾，而三公之所建立亦可爲不負於山川之所產出者矣。雖其門戶各入儒釋殊機，其爲名世豪傑之士一也。今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朱芹堂

夫大山喬嶽雖莫立各異，而其爲人之瞻仰則同焉。珊瑚琅玕雖瑞寶各異，而其爲人之珍愛則均焉。夏之鼎商之彝人將以不世出之古物視之而尚論其他乎？先生於是月小陽之春十有三日爲九十一降誕之辰。吾廣之大夫士及諸門生皆慶先生之重於吾廣之得先生爲賀。達先生通家子也，又得日承啓欽幸莫大焉。昔孟子以弗得親孔子爲憾，陳瑩中以弗識程明道爲憾。達之遇方自慶且幸，固無復所爲憾也。已則吾於先生之壽其能已於祝。

壽蔡鶴峰先生序

王慎中

年之所以貴於人者，何哉？爲其得以彌所受之性，進修之功，日有所底，以考見不病于年數之不足而無以自充也。蓋孔子欲加五十以學易，苟不至于五十，則未得以無過矣。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化，苟不至于六十，則不至于化矣。常存其生而功得以常用，故尺寸之陰如珍萬鎰之璧，而爲君子之所以貴年者也。而人之所以貴君子之年者，亦以此故。五十而無大過，則孔子之五十也；六十而化，則蘧伯玉之六十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三 朱芹堂

別聲被色分味辨臭，以盡耳目口鼻之能，而充天地所委之形貌，不忤于志，而浩然有以塞于兩間，名之曰君子之年。而晝夜日月之所見伏，寒暑四時之所來往，載之于躬，曉然其若昏旦之作息，動靜之慘舒，年數彌高而益以爲可貴，蓋道德不一學問不明之後人之能承年以厚生者，常不絕于世，而不出于學問以進其道德，則亦無可貴之年。故眉龐顓白賸然其修齡者，徒可以享子弟之養，而不足以爲朋友之嚴事，勤服于是，稱壽致祝，僅爲家人父子閭里孝愛。

之末儀而無所用之于道德問學交爲愛敬之際其  
可以有感也夫吾所爲文以壽者龍溪蔡鶴峰先生  
友朋之所嚴事勤服惟恐不得爲其子弟而聲慕氣  
接于千里之外猶知講承懋勉以自奮于下風蓋先  
生之學粹然一出于道其學既明其德既成而年亦  
已高矣所謂充其天地之形而稱其爲君子之年先  
生蓋庶幾焉是歲十月八日爲先生誕辰蓋年七十  
有一矣門人弟子與夫交游慕接之在于聲氣之餘  
者舉以爲先生祝而慎中尤奮在下風思爲弟子而  
不可得也故獨見于文蓋君子之自貴其年者爲其  
加以年數則可以化可以無過學者之得事是君子  
也由其無過則可以內省其非也由其能化則可以  
思齊其益也故樂是人之長有年也而願之非徒知  
貴之焉而已爾故慎中爲此文以道諸君之意而致  
祝于先生蓋異乎閭里子弟姻實之爲鄉之長老  
壽此所謂交爲愛敬之行于道德問學之間者也先  
生其尚益自貴焉而久爲友朋之所嚴事祇服也哉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四

朱芹堂

壽槐庄杜翁六十序

王宗沐

嘉靖戊申某爲刑部郎迎老友就養同曹豐城杜晴  
江蒲州王學甫徐姚翁成吾北江寧那雉山內翰錢  
塘馬松里柱史皆迎其親諸翁也是時天下無事即  
曹頗娛意翰墨以德業相砥礪俸入雖薄其薪米得  
斥其餘爲老親治具往往相招爲樂諸翁中惟杜翁  
與老父頗尚壯而杜翁故諸生通博古今奪座雄談  
琅琅然年少學士也某罷省就第閉關垂簾老父每  
出顧夜歸下馬喜色酒氣微舒天日開霽某跪膝前  
問諸僕則曰從諸公所來關剛就寢日未出聞扣門  
聲則又走人相邀矣諸翁皆老不自仕無復驚風駭  
浪之慮而冠帶享封乘時太平顧欣遊嬉盡餘年爲  
娛蓋雖某輩人子之私而天下之故可視而知也已  
西秋老父南歸明年某移官走廣西是年冬杜君以  
執法失天子意謫尉滇南諸翁分散而騎亦泊城  
下京師震驚因之連歲饑饉物價騰貴卽留者無復  
向時之樂而景色情態已不可復得矣甲寅官廣東  
杜君復來同僚各詢乃翁安好無恙然以道遠皆不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五

朱芹堂

復能就迎。丙辰某移官江西，適杜君之鄉，乃得拜杜翁執通家子弟禮。見翁屹壯精爽，視昔不減，蓋不惟老父獨以家難增益，病軀不能如翁之壯，而向所謂相砥礪者，杜君益百折不磨，精明奮勵，將有立于世而某已瞠乎其後者，是可慚也。今天下多甲兵，江西號爲平靜，豐城土厚水甘，以其暇攜子弄孫，得盡其笑傲山林之趣，翁壽固宜也。明年丁巳二月某日，翁六十設脫辰也，而杜君以書來索言。夫杜君與老父分散幾十年，而某適備員于茲，又屬以文學守職，非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某則誰宜言，故畧道其聚散，以致其慶幸之私。浙固山海僻鄉，然天台赤城號稱洞天，飛昇引年者之所經遊也。杜君不鄙，倘宜其地，而翁更就祿以偕，則老父雖病，執杖履以從翁有日矣。

慶汪君七十壽序

羅玘

欽之老汪敦實，九月二十五日七十壽，予始不知之也。武選黃君曰：吾欽令人也，越公之胄，于是爲最，其始也，萍梗之迹半天下，而其采拾也，無險無艱，若沒人之入于淵泉，無所底止，而其旣復也，若哀金之復于冶，鐘鼎之器由是成焉。今老矣，若碗之棲于岸，而以子文昭嗣爲之，若舟也。季子文暉繼焉，亦若舟也。謹緇維之，無不如志，于是而食厥素封，若實封然，雖然，不以厲人驕人，而以利人，吾孔慕焉。然茲去欽而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七

味芹堂

千里也，敢割籍乎而歸爲之壽乎？抑二子也，其亦無後吾之歸，而惟後吾言之歸，噫，吾言奚足取也？吾幼見吾室之覆瓿者矣，取視之，鄉先生之文半焉。又見吾室之棄帙矣，風條也，或風雨之所蝕也，取視之以質吾長老焉，則盡近世之名能文者也，以其無爲吾之重輕，故棄之。或曰：以其非若古賢人之作也，故棄之。以吾室之棄之也，知汪氏之將棄吾也，奈何？以其今日之取吾也，而取其他日之棄吾乎？予曰：嘻，世豈有盡棄者乎？欽新安郡也，不見篁墩之志乎？固有可

棄而未棄者也。黃君曰：篁墩恕然則予爲試序之安知後不有恕如篁墩者邪？則予文與敦實之名固將壽于天地間，不獨今日之爲壽而已。其可尚也。黃君喜曰：然。黃君嘗宰吾金谿，有舊愛而喜爲之役云。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九

味芹堂

壽朱本清六十序

羅玘

予邑水東淨土院舟船之泊，往往當其門，故四方之客或館焉。予少嘗過之，客有漢語而髯澤而廣頰豐下而殺不及其腰之二美，衣輕裾粲然笑而批予以入步，謾謾進趨，益恭儼過其旁，屏息耳語，迭出漿飲予也。予時內顧野氣勝，未卽出聲氣相勞問，辭去，僧愕予駭，追來謂予何默也，豈不識朱本清乎？出三日，歸金陵矣。予亦不顧，手航而渡，僧曰：是必有憶吾言者。踰年，予偶過市，市之羣僧走逐逐肆之張列，一望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九

味芹堂

若繡焉，昇且任者，壅於郭門不可入，皆歷也。出而臨於河，則連艫于涯，人曰：本清之舟也。而邑之豪且半至焉。移時聚畢集，涯莫容，則徙而寓于涯之舍。予亦往，卽席，領僧言久之，自是歲必一至，至必見予，予益覺其髯之于思，于思莫匪予愛也。予旣官京師，里之丁仕隆，好以其館館士，士樂有所弛擔也。而予宗人今進士鳴盛，始試南宮，時亦主之。予往勞焉，鳴盛尊予以其舅出，則本清也，相與一笑，而顧其髯也，白之三矣。本清曰：別已二十年，予私念予邑時有數米而

於者大賈安能鬱鬱久居乎其別久也亦宜又三年  
自金陵挈舟偕鳴盛來復試予又往勞焉顧其年之  
白又加矣鳴盛已得僞人皆謂本清智者也故能得  
鳴盛如此哉鳴盛則語其同爲進士者曰人有不重  
其生之口者乎出於外歲必勉其期而奔入室至則  
喜矧六十乎夏之季吾舅其期也若不聞顧吾僕馬  
之弗飾室廬之弗安衣履之弗修儼且負皇皇也亦  
果何人乎於是進士皆義之而爲之詩以寓祝祝宜  
也雖然予亦欲祝也予見淨上時詎意予之若而人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十 味芹堂

平而予邑之豪亦詎盡以助來乎予一人也予邑一  
邑也其行四方共遇登一人一邑人乎其欲祝如予  
者必多矣矧鳴盛爲之甥而獲其戀戀若是者乎然  
鳴盛祝假諸進士之詩善矣予無所似也假諸詩之  
首爲之序亦可乎鳴盛喜書之

壽潯甫魏君五十序

歸有光

余始爲魏氏諸倩而潯甫年少于予時尚垂髻見余  
握手甚親及潯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  
兄卽留飲相歡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  
者多聚星溪之上公于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  
光祿公闕家塾延致名儒潯甫遵矩矱無所失而于  
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潯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  
遂不復往而獨顧教其子今三子學皆已成庶幾可  
以紹恭簡公之業潯甫年未至而輟已余嘗歎惜之  
明年爲嘉靖四十一年潯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爲  
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  
文爲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  
見潯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爲壽而吾舅  
姑與潯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庶潯  
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  
孤舟栖泊于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  
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潯甫而欲  
爲潯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十

味芹堂

命爲大夫，則士之效用于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浴甫之年，而浴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浴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爲序。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主

味芹堂

博士松原楊公七十壽序

黃疎

先是我皇上深維宗社萬年之安，詔輔臣禮官按視天壽山，擇王氣所鍾以營壽宮，而水衡出金錢數百萬以董其事，蓋臨御以來最大役也。維時臣工受命而戒，殫厥智力，罔不瘁勤，然而洞極幽玄，究宣與變，非一耳一日之任，卽草澤之士，蘊奇弗耀者，皆得疏舉以備擇使，而四明余相公自爲布衣時，則已心矢楊公，舉其所知，而公實往，得今大峪山焉，會臺省與廟堂之議，左言者四起，幾於聚訟，幸皇上神聖公於明，文授讀《卷四十三》序。主味芹堂。聽而明於斷，親舉玉趾，臨幸者再，親發玉音，名對者再，公指畫山川，卓有成理，卒是公議而出言者於外，嗟乎，余讀朱子山陵議而深有感於公也。朱子一代大儒，博物窮理，其所諄諄致辨，豈非長畫至計，有當宗社者耶？而宋勿是也，獨唱者撓於衆，羣吠者惑於聲，枝人者喜其敗，矜已者害其成，蓋知遇之難自古記之矣。公抱衡藝起草澤，蒙君相之特知，而能上窺青宮，下潛黃輿，復往不謬，其排不沮，寧宗社億萬斯年之計於噓山蛟雷之中，可謂朱子之所難，公之所

易遇何奇哉。壽官成。董事者以次第受賞。皇上雅意於公。方將有不次之榮。而抗志勇退。已飄然林臥矣。今夫士子。業守一經。便高自期許。鄙一切技術。爲不屑。然而吾伊咕嚕。皓首相望。其得售者幾人。得售而能以尺寸自表著者幾人。其能爲國家備顧問。佐謀議。決策於策舍。執咎於盈廷。而功在宗社者幾人。當其伏處桑樞。視一第如霄漢。倖而得之。戀棧豆於釜鍾。至老死而不忍舍者。吾以爲是則皆公之所鄙也。公今年七十。健步啖。而灼灼有少容。莊生云。道之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古

味芹堂

以爲身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公之道。足以壽國。而何疑其壽一身乎。值其初度之辰。丐余文爲壽。公內樸而行純。自閭里以及諸薦紳。無不稱爲長者。而其大者乃在壽宮之役。故爲敘其端委如此。

宗叔道傳師曰。珠宇鳳翥。萬曆庚戌進士。近族祖也。松原卽其婦翁。吾邑雙橋人。雙橋楊姓者。不滿數十家。嘗出技藝著聞之人。松原以堪輿葬定陵。

光先以曆法攝西土。天相以奕棋魁兩浙。於戊辰九月。謁天壽諸陵。獨定陵之祿。起殿遺燬。惟碑亭寘樓在焉。轉拜之餘。目憶合葬。此陵者卽我族祖。

始也見 先遺獻  
書神宗皇后事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古

味芹堂

張元長六十壽序

斐臣

夫士汲汲于當世，負其有可以自見也，其不幸終不爲人所知，未有不憤然嫉俗與世，而疎也。當其少而受經，終日矻矻學爲文章，以干時，以已老不遇，非獨厭所常習，儼偶之文，雖聖人之遺經，亦遂棄置不以關於心者多矣。若此人者，其鄙淺固不足道，然亦何至反沾沾焉自喜其一藝爲哉？嘗怪友人張元長少而博涉於書，無所不窺，宜其於世俗有不合矣。顧雖見擯於有司，而更爲少年所推重，色未嘗慍，文乃益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其

味芹堂

奇。夫今之時，文率三年而一變，其始不必果有合也，而驟掩前人之規，其後不必果有戾也，而已來後生之諄矻，吾元長官於日，則簡策都捐，顧於耳，則行年俱化，此屢變者何由肖其步趨，而闔與之合，何川悉其才力而數與之競哉？且人之有噪獨，不可以清言雅譚，極羣居之樂乎，而我實苦心獨，不可以默存，觀妙怡燕處之神乎？若曰：此少而習之，誠不忍棄焉，則古人之言語與日月長，新不已，賢於燭火之一燭乎？如君胸次宜薄，詞賦不爲煩難，割於童穉之小技乎？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其

味芹堂

予乃爲解之。此殆元長之所挾以傲世而不忘一簣憤憤者歟？君蓋曰：向吾欲有自見也，有司者之程度未能詭而與之相遇也。今吾直以爲寄也，少年人之矜尚猶能變而與之相逐也，世有達觀者，或因是以得予曰：斯文也，老而不衰，能者無難，知者良不易，而耳食者或轉以是誚予曰：夫夫也，其何能合？既以自誤，將復誤人爲夫？此兩言者，吾皆笑而領之。此吾所以爲窮居之適也，信心而索之，銜口而吐之，其聞於人，泠泠然未必不如絲竹之和鳴也，有會於心，欣欣焉未必不如履帶之兩適也。夫世俗之患在，以人爲重，輕人不知而慍，苟知之而汰已甚矣，不勝憤焉而甘與世相違，亦不勝肆焉而輕以人適我矣。誠知夫鄙淺者之足嗤，則夫沾沾自喜者以爲果有樂乎此可也。而曷足怪乎？予與元長齊年而後兩月生，君之生日以夏六月，邑之與君善者，屬爲之辭以壽焉。予方辭諸君之頌禱，未暇以爲不知夫沉李浮瓜之會，親知滿前，所以佐君之歡笑，亦有以予言進者乎？予兩人皆不遇以老，故吾之言云爾。若其相與於無相

與相爲於無相爲者，要自有莫逆於心，而非文辭之所悉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太

味芹堂

張文恒六十壽序

唐時升

余觀人之與善人居也，如條風之徐徐，如湛露之濡濡，網緼浹洽，不鳴條，不破塊，而相生相養，以遂其性命之情，蓋如長之曰益，而不知誰爲之者，此君子所以有取于仁里也。余家北城之內，與張君文恒對家相向，各有一屋，殆五十餘年，少者以壯，壯者以老，懽愉悽惻之事，無不相關，其男子長幼爲輩，如兄弟然，而其婦女未嘗相見，東家刈薪，則西家不憂炊，西家收穀，則東家不出糶，出入相扶持，僮僕相假借，事如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尤

味芹堂

一家獨姓，異耳。余家湫隘，君有池榭清曠，余每携筆札，偃息其中，經歷寒暑，若自有之，春炎秋華，一樽譚笑，暑月納涼，兩家子弟，中宵露坐，各語所懷，及所見聞，以爲大快。去冬余室燬于火，寄居僦給事園中，百花繽紛，禽鳥相和，以文恒不得時至爲恨，而文恒池上新綠斐然，漣漪瀲灩，余亦竊寐見之，而不得息息其間，如往時也。五月之朔，文恒六十之生日，余家子弟及與其父子游者，謂余宜有言以述數十年相與居之意，文恒慈和而不徇人，易直而不傷物，與人游

見其有得若已得之見其有失若已失之言出而無怨惡事出而無齟齬于疎者不求親而人自歸之于親者必不至于疎而其人宜遠者亦終無相比之迹余是以中心好之非但以居止相近也初君與余各有憂生之嗟君之產日益以薄殆無卒歲之計而余又遭此變且移家之後無復昔時有無相通之便春之日夏之夜過頽垣敗壁之前蓋戚戚不自得也所幸視聽未衰筋力猶能登高岡眺遠墅殆造物者留以為太平之不退人君稱壽之日麥秋方至旦暮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辛

味芹堂

新宜可為一日之樂相與採園蔬沽市釀進數昔年苦樂得失之迹皆如夢中不足把玩而余長于君十八年雖皆窮老而居常委順無美于世之赫赫者亦足以一笑也余既以此壽君且告鄉隣之長者使其親睦之意皆如吾兩家豈獨人受其福而風俗之醇厚實有闢于世道者也

似虞周翁八十序

錢謙益

似虞翁以醫名吳中吳越之間以為彥修原禮復出也方數百里爭延致之翁美須眉善談笑所至輒傾其座客崑山有魏生者精於度曲著曲律二十餘則時稱崑山腔者皆祖魏良輔翁與魏生游旬月曲盡其妙每中秋坐生公石歌伎負牆人聲簫管喧呶不可辨翁一發聲林木飄杳廣場寂寂無一人識者曰此必虞山周老或曰太倉趙五老趙五老者良輔高足弟子也翁既以醫游賢士大夫又時時游少年場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壬

味芹堂

與游于酒人輕衣駿馬美酒食列歌從如承平王孫而行義斬斬有古一行之風潯水董宗伯嘗邀翁過其第置酒高會苔上吳允兆聞翁善歌且不能酒為令章以難翁朱太史文寧故不能歌允兆重困之欲以令翁太史覲澳為歌一詩罰簪媚毛促數竟夕不得一當翁而罷允兆歸臥舟中翁晨登其床起之曰君殆欲伶人我乎如令章巧避我何雖然若知我者今可以歌矣允兆跳而起按節相和歌聲嫋嫋涕潯水日上春乃刺舟而別凌錦衣者尚書公子也年少

豪舉雅客翁晚而食貧。座客皆掉頭去。翁每歲必載錢米遺錦衣家。錦衣時時過翁。流連浹旬不聽去。錦衣爲余言。翁至泣下也。翁今年八十矣。所至全活人無算。傾囊倒皮。好行其義。自如中秋必泛舟虎丘。晴雨無間。婆娑按節。不減少年時。而又有佳子孫。酌酒稱壽。如翁者。豈易得哉。予嘗歎天下方太平。無事而吾閭井之近憂虞。煩苦。嘗覺刺人眉目。開嘗試入翁之庭。木秀而花明。登翁之堂。酒香而食甘。挹翁之語。笑坐舒而帶緩。不自知其猶在今世也。翁豈如武陵之人。不知有漢者與。抑亦上皇之民。與化國之日宛宛然在閭井間。而予特未之觀。與諸君子之奉觴壽翁也。屬余爲之辭。余旣稍敘翁生平與其行義。而又及閭井之近事。徘徊感歎。若此。使夫閭井之人知翁之所以養生盡年。優游耄耋。而享太平之樂。蓋有所本焉。非苟而已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主

味芹堂

張母八十序

徐渭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子同挾策而翔。垂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稱穉。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衙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卽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相。故餽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拂沐。縱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閭閻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潤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狎者。數十年來。二張者。博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于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饌黍秋。攸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主

味芹堂

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且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筭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謂操筆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持金千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脯與醲之德也。

壽大姊五十序

袁中道

予同母兄弟四人。其一爲姊。姊兄伯脩而弟中郎及予。少以失母故。最相憐愛。記母氏卽世。伯脩差長姊及予等皆幼。時居長安里舍。龔氏舅携姊入城。鞠養予已四歲餘。入輪家莊。蒙學窗隙中。見舅抱姊馬上。從孫岡來。風飄飄吹練袖。過館前。呼中郎與予。別姊于馬上。泣謂予兩人曰。我去弟好讀書。兩人皆拭淚。畏蒙師不敢哭。已去。中郎復携予走至後山松林中。望人馬之塵自蕭闕滅。然後歸。半日不能出聲。後伯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脩偕曹嫂入縣讀書。姊與中郎予皆依兄嫂育于庶祖母詹姑。每寒夜姑燔枯呼四人坐。伯脩喜談說古今事。姊喜聽。惟恐語止。自煮茶餉之。伯脩復說鬼神奇怪事。緣飾之以相恐嚇。姊與余皆膽薄。燈火明滅。風吹紙窗。真如有物至。大駭啼而走。伯脩拊掌大笑。爲樂如此。以爲常。以故姊于經史百家及稗官小說。少時多所記憶。會與中郎及予至聽堂。聽一替者唱一四時採茶歌。皆小說碎事。可數百句。姊入耳卽記其全。予等各半。姊性端重。匿影藏身。一一遵女戒。獨

好文強記風悟大人每見而歎曰惜哉不爲男子及長歸于毛氏姊夫毛太初少失怙廢儒課農桑治生姊少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爲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姪子輩戴珠珮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爲唾霧而已顧爲田家婦縞紵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取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每露者過門度外所與直少訕或從後扉益之太初喜置田畔之田廩其直以購不足則取給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庚

味芹堂

簪裙無難色後園課賦獲種松數千株昔時童阜皆爲綠雲嬌姹居家茹蔬飲水至儉而客至則酒肉相屬皆醉飽去故數十年無纖芥鬪訟事太初創家出對客則葫蘆大笑入室則焦家計兩眉蹙合可作髻而姊以達生之理曲解之時爲破顏一笑自伯修中郎論學與他人言多不省惟姊有深解中年欲棄家冗入道勸太初置妾代司管鑰而太初惜錢不肯置妾又爲多生兒女爲身累及連生丈夫子三人長皆督之學與其收朱監之益爲請明師厚其供億而私

益其贊故諸子學儒皆成以次入鄉校可望科第伯修中郎相繼取青紫出則八行相望于道歸則迎之室中晤言深冀晚歲聚首之樂而先後不祿姊與子痛念骨肉各抱病一年幾隕至去歲始相賀更生夫以姊之德性智慧才畧使爲男子其取功名及文章事業何遠出兩兄下而竟泯泯閨閣實可歎然以人世福緣論之姊固有偏饒者伯修無子子予子而姊有三男矣中郎有子未見其冠婚及入校而姊見幼男冠婚入校矣伯修中郎皆不及見孫而姊長孫今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毛

味芹堂

十餘歲矣其尤有不忍言者五十人世常耳伯修得年僅四十一中郎四十三皆不及望五而姊今已屆期後來尚未有涯則姊不可謂非厚福也夫世爲女子者恨不爲貴人妻然吾觀貴人一登科第卽講置侍妾棄故憐新強者仇弱者怨追隨宦轍老尚跋涉亦復何快今姊夫婦相莊無間言諸子于色養歲時伏臘兒女團圞取酒脯鳧鯉爲歡笑姊固間道者亦欣然享田間之樂况諸子皆可進取富貴且逼人何憂門戶弟近有志棲隱欲以未了之志付兒曹竟

之歲以一棹過之字湖走刀環泊肉步河覲姊于碧水蒼山之中共話無生而脩香光之業天乎其或以慳于兩兄者而盡以畀我兩人未可知也言至此向之淚宿于睫而欲出者又不覺隱隱作歔笑聲矣姊聞之其爲我歡然而進一七耶  
一團真氣唯震川有此

明文搜讀

卷四十一 序

天

味芹堂

汪母節壽序

錢謙益

吳郡汪邦柱余之同年友也邦柱少育于叔母程程寡時年十九又八年邦柱始生萬曆丁巳程年七十七是程之爲寡婦者五十有一年爲寡母者四十有四年矣鄉老上其狀于所司所司未及請汪子怒焉懼旌典之有闕遺也將望走海內文章家以昭于管彤而先之錢子錢子曰子哉汪子汪之母必與被于旌雖然今之旌論官閥焉取額數焉按驗胥史之奏報焉非祖宗之甲令也夫以官閥則蔡妻不著于宋皆而孝女不表于露屋也以額數則梁宋必不旌世而願義必不駢見也以胥史之奏報則弘演徵節于狄人而比于程行于崇侯惡來也是故今之論旌者有得有不得有卒得有卒不得而蔽之曰得不得未可知也夫得不得未可知者非祖宗之甲令也旌之不得也而懼沒焉今之文其善沒人也甚于旌高文大篇烙碑板而勒金石非爲生則諛死也雖有孤苦峭獨蜚吻酸鼻者一經其揆述則夷爲故語貞女高行千載如有生氣一登其籍未有不黯然而死者也

明文搜讀 卷四十一 序

天 味芹堂

其軒輊也論官其登降也亦取額其人卽不比于狄與崇侯惡來也亦曾無以異于胥史汪之母未與被于旌焉用求旌于人以自沒也然則爲汪子者宜奈何曰旌之得不得未可知祖宗之甲令具在也吳趨之里烏頭二柱雙闕一丈坊白猶未乾者姚母之門間也汪子聲籍甚公車其子多少俊汪之官閭未可量也昭代之傳節烈者遠而金華宋氏近而歸氏其文能比于圖史文獻足徵猶可詢之故老也汪子亦善待之已矣謙益史官也有紀志之責又幸而位卑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手

味芹堂

才劣不列于文章家其爲言也尚不及以沒人故敢截筆而爲之序

黃母姚淑人五十壽序

劉宗周

亘千古而不磨者其惟忠義之在人心乎前人往矣后人復從而繼之卽繼者已矣千百世之下有聞風而興起者又從而善繼之遂令此道至令不絕以起長夜之世界傳之無窮天啓中吾鄉有黃白安先生者以御史露章擊奸不勝至殉詔獄一時精氣與日月爭光荷今上卹典次第有加獨惜先生當日一段救安社稷之志至今猶然鬱而未伸也今天子明聖飢渴求治者十有六載而士大夫積習相仍猶多紹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三

味芹堂

述逆闖之政以爲罔上行私之具致寇交誼封疆破敗迫原禍始未嘗不痛恨遺奸愈以推先生之義于不衰邇年以來公車之章爲先生請易名之典無虛日若曰安得起先生九原以終濟天下事乎抑亦先生之志也蓋嘗論之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事者則必有成天下事者兩者嘗相待以始終而成事之難往往甚于死事程杵之義古今躋之卽尚論昭代逆振之禍劉忠愍死之于忠肅繼起而成之逆瑾之禍孫忠烈死之王文成繼起而成之彼所謂成天下事

者其人或死或不死皆不媿死天下事者云今先生往矣後之君子誰爲繼先生而死者嗟乎今天下固皆全軀保妻子之流也而其爲賢不肖之屢進屢退者相去無幾也不此之問而徒以悠悠之口委過于前人豈得爲通論乎譬之拯溺者必濡裳救焚者必爛額無死天下事之心而輒欲嘗試以成天下事亦必不待之數也猶記先生得禍時配姚夫人幾以身殉者屢矣時太公耄而在堂所遺諸子長者舞象次之背項提抱間覆巢之下幾無完卵夫人旣義矢一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三

味芹堂

嘉平之月爲夫人五十初度人盡五十耳在夫人則已千秋夫人之稱未亡者若而年而矢于先生之心猶然彈指也卽自此而千秋猶然彈指也宗周辱先生同志又重以婚姻之盟爰率豚子及諸子之辱後先世講者執爵以進於以慰夫人未亡之心宗周姑爲之推其義如此見夫人之壽與天無極而先生之壽亦與天無極有以也夫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三

味芹堂

百家私記此篇乃崇禎癸未十二月初二日先王母五十誕辰歲山先生爲是文使長公伯爲先生至余家爲壽此時余家張樂演鳴鳳記至觀山宮本時先王母不覺失聲而慟至今

趙中猶傳其事此文失去先遺獻僅以目入文案文海申戊寅七月不孝至越向子本搜得之

姚江黃氏正氣堂壽序

萬泰

歲在癸巳嘉平之朔。爲黃母姚太夫人六十設輓之。辰。吾友太冲。聯木澤望。泰躬爲壽。四方之士。凡爲三黃子友者。不遠千里百里。來拜堂下。泰亦得從諸君子之後。冠履。如。觥籌交錯。稱彥會焉。諸君子瞻矚母儀。溯洞家學。歡忻祝頌。剛在聲詩。泰獨悵然有感。而不能已于懷也。蓋二十年以來。登堂而拜母壽者。迄今而三矣。癸酉之歲。與三黃子初定交。時母壽方四十。泰偕陸子符。肅衣冠而前。母見子撫之。古道盡明。文接讀。卷四十三。三。味芹堂。

如也。越十年。癸未。當母五十之辰。泰適與陸子下第南還。道出江上。得與觴祝之會。雖感慨多端。而風流未墜。又十年。爲今癸巳。則母壽正六十矣。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陸子歿且八年。當日心言之侶。修子弟之禮于正氣堂者。凋謝殆盡。獨泰視息僅存耳。疇昔之日。握手論心。讀書談道。與笠之誓。死生不相背棄。吾黨之交。于三黃子。不徒爲功名之士也。今天人交困。大難洊臻。二三子致命遂志。殊途同歸。要之。不負所學。固已貞金石而壯河山。泰獨以執紼後。

死之身。敝衣垢履。進而稱百歲。鵠母撫時感事。必有惻然傷心者。卽三黃子與懷。今昔能無承歎。然以母生平。陰之今日。則得全于天者。固未始不可憑而賀也。當嘉廟之季。忠端公抗疏討逆。實居楊左。諸公之先。故先帝恤錄遺孤。亦不在楊左。諸公之後。一時同難諸孤。荷被國恩。繩承先烈。文章氣節。非不炳蔚。激昂也。乃時運而往。家聲頽于國步。蕭茅易化。湮淪已消。或不能持其身。或不能保其子。識者有人之云亡。耶國殄瘁之歎。而三黃子大聲而呼。作狂以避崎嶇。

明文接讀。卷四十三。三。

味芹堂。

竄伏于蛇虺榛莽之墟。掬水將茶。以供晨夕之養。猶身經枵繄。鞭箠所及。虜掠無遺。濱死者數矣。而不悔。顛顛枯槁。無聊已甚。春秋之義。君父之倫。維之以立言。庶幾不墜。嗟乎。此忠端公當日碎首則心。百折不回之志也。母艱難守之二十年。今幸有子持此以報先公。卽情項沒齒。夷于馬醫。夏畦。而以當同難諸孤。必不以彼易此。嗚呼。可謂賢矣。然非母之教不及此。夫母能以冰霜日月之性。相夫子以殺身成仁。不畏義死。不榮幸生。而又持此志以成其子。于國破君亡。

之日不失其身以死其親以此告無罪于先王而昭  
大義于天下萬世是母之一身始終爲綱常名教所  
係正氣鍾于男子而又鍾于婦人人世之吉祥善事  
未有備于此者也故曰得全于天者可憑而賀也嗟  
乎今之登堂者非昔之登堂者也志氣所感後先一  
揆德鄰不孤是在吾黨其以吾言爲毋進一觴可乎  
諸君子忻然曰子之言詳而辨太夫人所樂聞也因  
述而志之爲正氣堂壽序

思舊錄萬泰字履安余之交猶文虎也癸酉老母

明文授讀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四旬與文虎刻沈昆銅壽啟至期來祝癸未又來  
已丑余至前上時履安喪家道抱膝未痊相對秉  
燭燈不復發庚寅晦木爲馮驛仲連染而固山之  
記室與履安有舊由是得免癸巳老母六旬文虎  
已故履安踽踽獨行出其正氣堂壽序讀之不覺  
失聲而哭甲午冬余嫁第三女于朱氏入寓寒松  
齋履安使其子任勞余受成而已履安遊粵余兩  
年頻遭患難望其返掉一洩吾心之所甚痛而履  
安已死于九江舟中矣

太保康敏公挽詩序

吳溥

挽詩何自而起乎說者謂吳伐齊公孫夏將戰命其  
徒歌處殯此其始也以予觀之夏之志在敵愾故令  
人先爲是歌示若送死然非所以爲挽也或云田橫  
死門人畏漢不敢哭乃作蒿里薤露之歌其說近是  
然亦不能無疑焉橫之歸漢惟二客從橫既死二客  
皆自刎是可謂慷慨以殺身者敢死而不敢哭乎使  
誠畏漢則歌與哭何異意者漢吏感橫之義隨軀叙  
哀後世相承爲挽歌耳是則凡所以挽之者皆傷之

明文授讀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也非摯棄流落窮困無聊之人則無以發哀痛慘戚  
之詞若夫公卿大夫道行志得亦何用挽爲哉予於  
是益有說焉道雖行矣而或未究其用志雖得矣而  
或未究其施天下之人間而傷之挽之可也又其上  
者功業塞天地德澤被生民後世思其人而不可見  
雖由今挽古亦可也吾郡自康敏公自給舍十一遷  
而至宮保其所建白于上而敷布于下者不可勝計  
天下陰受其賜人惡得而知之至于慮囚省刑降寇  
賑飢殺河流通簡道其功赫然在人耳目有不可泯

百世之下人猶思之而况今日之熟於見聞者乎詩  
自魏國徐公而下凡若干莫非傷之也思公而不見  
不待百年而作者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誌

味芹堂

養氣命先生觀卷序

羅杞

有令於人口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  
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改而曰其生  
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誅之雖不必任與誅也而已德  
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誅之與也  
有由矣酪漿醢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鬻于  
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鵲  
夷而號於門半開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爲也勺溲以  
給之斯甚矣執贖而號于門半開而拒之善立言者  
明家授讀 卷四十三 序 美 味芹堂  
不爲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  
諫之多諛也有由矣東鄰之寡母有司請于上而旌  
其門西鄰之婦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  
者寡矣而欲子之不爲諫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  
夫之富也百鎰之金蓄賈之富也金石之女世家之  
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足也吾未見其能也養  
氣命先生信豐人既歿之三年人之誄先生者至成  
卷帙其孫溥計偕來也實挾以行予素善溥溥來丐  
予序予之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蓋有

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槩終當一鳴於時先生其附溥以有知此泐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明文授讀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涉封召輓詩序

過貢

序曰輓詩也者古虞殯之歌也後之人成祖焉其變也如誄又如懷古之詩其甚也如誄物之詩斯極矣今之輓詩是誄物之詩之流也夫人之生也而吾交焉死也而吾見焉而歌以殯之夫是以其音也哀而其言有情也故如誄焉未交其生也未見其死也而其人美焉過于其里而吊諸其墓而賦焉讀之者可以觀聞之者可以興也則懷古之詩焉其生也未交也其死也未見也未過其里未吊其墓也美惡朦焉

明文授讀卷四十三

味芹堂

徒據其需之者之文而賦之其言弗情也其音弗哀也其讀之者弗可觀也其聞之者弗可興也嗟乎是誄物而已矣今之為輓詩者類焉故曰是誄物之詩之流也是故虞殯之歌之不傳也久矣其變也亦極矣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誄可也又其次焉則懷古亦可也廣陵涉仲翁氏嘗以其子之貴封監察御史又以其子為按察副使也嘗就養遊于梁梁之為宣政為提刑為軍師為學士大夫者咸見焉當是時翁之年已七十有八矣久而思其鄉乃歸歸一年而卒凡

梁之見翁者咸賦焉。界其子歌以殯翁。其言情其音哀也。君子曰。爲此詩者。其幾于古乎。夫見其生也。則不必見其死。交于子也。則不交于父。且其事母之孝。事兄之弟。教子之誼。居鄉之仁。見於命辭者。四美。昭焉。與需之者。異也。可無興乎。罔逾于過其里而吊諸其墓者矣。

百家私記。遼貢字廷實。歷城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戶部尚書。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王廷相。及邊華泉也。吳人袁宏。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邊稍不逮。祇堪鼓吹三案耳。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三 序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三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 男 百家校讀

序十四

照玄上人詩集序

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上士鄒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上人之爲詩。雖俊峭。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也。余素知鄒君善鑒。而古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偏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味芹堂

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海。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懸崖。察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作哉。情發于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風成。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廢。於是夸毘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誹。故爲美多而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微。輿焉。然後風雅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日

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而不辨其爲。上爲石。骨格。慷慨。此倡。彼和。更相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楮。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誤死者不少矣。予既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味芹堂

送浮圖景暉序

方孝孺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上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于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之術。其深若足以通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勸行。固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脩蔓延。總乎海內。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况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充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味芹堂

釋縱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壁奎睥睨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爲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楊子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睥睨之居烏傷視士田之沃室廡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爲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爲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人不猶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四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四

味芹堂

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送弟上人慶海謁觀音大士序 唐順之

自三十二相至於種種恒河沙相謂之曰皆觀音大士焉可也徧徧塵國土謂之曰皆補陀焉可也昔諸菩薩未見多寶佛時多寶佛乃在寶淨國諸菩薩既見多寶佛時多寶佛卽不離娑婆世界多寶佛無在不在而人有見不見耳由此言之求觀音大士者不必補陀求補陀者不必海然而大士見身獨補陀爲者而爲其徒者往往必跨海以求而後得焉何也吾聞佛家之說以塵勞爲苦海以解脫爲彼岸非離苦海不能到彼岸如非跨海不能見補陀或者大士假此以度世而其徒又假此以自度也弟之意其出于此乎然則世豈真有補陀者耶其亦化城火聚之寓言耳補陀之事其誕與信無足深究吾特有激於弟之行也以補陀之渺然大洋之外絕不見蹤影至使其徒莫不翕然醉心焉不憚驚波之險颶母蛟魚之毒冀一至焉而後爲快益其信之篤而趨之果如此今儒者學于孔氏孔氏之宮巋然可日量而趾援也其醉心焉與冀一至焉而後爲快者何其少歟嗚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五

味芹堂

呼孔氏之與佛不待較而知也然彼能奔走人于窮海不可蹤影之境而此不能奔走人于可以目量趾援之間彼不憚措身于蛟魚之窟而此盡地于坦坦之途是何詭之易溺而正之難歸耶豈吾儒言義利乃不如佛氏言死生足以開斯人而鍵之耶稽令第始者不爲彼而爲此其能必至于孔氏之宮如今之必至補陀見大士否耶諺曰雀翼不能伏鵠卵吾才薄不能熾吾儒以柅第之行而過其轅于孔氏也第茲行過山陰見吾友王君汝中者其必有以語第矣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六

味芹堂

送開寂海上人序

王慎中

佛氏見距於儒非以其好廣大宮室珍美服食聚不耕之身而爲放恣如近世所名學佛之徒也殫力於性地會精於心源謂之高大微妙而毫髮千里之間此其所以爲吾儒距者也近世名徒於佛者何如哉惟其宮室服食之知而暇下隋窳無復小慧他能以爲放恣矣士之名儒者猶雕雕肝肝詞費氣盛以距佛爲功是佛之得距於儒既非其所以取距而儒之力距乎佛尤失其所以爲距矣不亦謬而可笑哉其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七

味芹堂

間固有屏絕聲色禁耳目之邪淡節臭味裁口腹之慾約身勞體以自苦刻居無亭丈之安而行有山蹇谷涉之勤屬屬然奉其教之所謂戒者以求別于其徒士者且以爲世所難得交禮而多譽之彼亦以此自賢沾然內勝謂足以抗吾道而存其教如吾所見漳州開元開寂上人智海殆庶幾其人矣佛之爲言固存於其經以大小分教乘而明聖賢之差別則守戒不失蹈人之所極難猶不足語于下乘之數蓋自東土所傳離祖而爲宗者未可望其門牆視彼迦葉

以下二十七人一銓之照西土相續如其經所稱云  
者又未知羊牛之車相去如何耳充吾儒之所距則  
摩揭掩室片詞俱泯之旨乃足以深攻細拆而與之  
較同異于毫髮之間如上人所示非獨其教之末亦  
吾道之所不足致距也上人于佛氏之經該誦而精  
講良亦勤且博矣其言固在苟求之而思思之而得  
究其所至將必有以抗吾道而特存吾方距之不暇  
而暇與之游哉上人勉之然吾亦懼夫所以自為者  
不至他日復見上人無所操以為息邪放淫之本力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八 陳芹堂

水月齋指月錄序

瞿汝履

稽叔夜好鍛阮遙集好蠟展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  
它好雜陳于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  
僻者皆能喻鍛與展無足尚交嗤其失所好已而以  
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跌宕鑑鑄婆娑火蠟之間雖窮  
極要眇以問之使勿好有嗑然而笑耳終不為之移  
已及其既喻則天地此鑑鑄也萬有此火蠟也就足  
控搏孰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  
日輯錄五經者意不如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九 陳芹堂

也。于是任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書宿于長林深壑，雖人世間波濤際天，埃壘蔽目，子枕席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淙瀾崩壘，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雖珪組見逼，必謝之。兄釋率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奚必人嗤予固自嗤矣。至乙未積錄有三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為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微至齋中，亦誤賞焉。遂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十

味芹堂

以孟起本遺之，道微遂欲授梓，予笑曰：此子臨氏之鍛阮氏之履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寒也，子即已喻其僻矣。子乃欲使有目者嗤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子自昭武乞骸歸，道微欲梓此意，益堅，且曰：子謂此為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為發願倡率其弟姪若子梓行之。予既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為次第緣起于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謂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

知也。其質之鑄鑄火蠟。

今釋子人置一部，無此不得為善知識矣。○書羅岡卿集汝復字元立號洞觀常熟人文懿之子由任子出守黃郛武辰三郡擢長蘆鹽運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元立精于禪理其所著指月錄釋子奉之猶紫陽之集註也為文亦多禪門習氣如白樂天詩凡直言禪者便無意味非此則皆有可觀自是名家作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十

味芹堂

劍津草序

徐芳

往印角入闔有閩遊草入粵有粵遊草若燕若吳若楚若越無不遊卽無不草也近復浪跡來劍津予遇之郡西山寺中一室累几書卷委積壁間酌和句卽尾相錫也予意逆此必有一劍津草踴躍笥中矣未幾而是草果成持示予未及繙讀詎是題輒噤然笑也雖然今日之劍津非猶昔之燕楚吳越也而併非昔之劍津昔之吳越燕楚詩易也今日難卽昔之劍津詩易也今又難且猶是游也猶是劍津也予遇明文授讀卷四十四序  
士  
味芹堂  
焉得之目或鯁之心也得之心或軋之手也印角遇焉于所取恣取之所欲與則又恣與之印角真不可測哉或謂今之劍津卽何難詩也九嶺雙溪詩之地斷萍長鈇詩之人離黍秀麥詩之情綠水青山詩之境如是則昔之劍津可以詩亦可以不詩今之劍津無亦有詩不敢不詩又不忍者乎夫不敢詩抑又不忍不詩者此真詩意也他日移而之吳之楚之燕之越印角之游不可知知其不忍不詩者無往弗遇也是意予知之予不能取之夫印角取之則亦何異予

取之也印角起家華胄年少翩翩爲佳公子稍壯卽登詞牘爲文人已復刻意于書爲墨士已更溢其餘于畫輒復造妙爲畫師已更溢其餘于禪爲禪客而吾當日之詩人夫文若禪若畫若墨而不通乎詩吾不謂之眞文眞禪眞畫眞墨也能詩而數家之意不備者卽其詩得謂之詩哉印角真不可測也予同里言之疑爲訣出以問世必有能辨之者  
吞吐章表讀之令人賜咽

明文授讀卷四十四序

士

味芹堂

白骨會

徐芳

日東南之罹災也蓋莫甚我盱焉前是庚辰冬淮  
北饑予遂選八隊赴京師走燕齊間數千里流殍相  
屬白骨撐拄道與霜雪相亂人之願者暫者豐頤  
而肥腹者不盡出出仰交日射操七首滌砧釜相  
伺其他病羸一解走千步之外輒不復商旅結隊而  
行并日而宿井扁室而斃間一望炊烟以爲異迨  
春益甚城中死無主而委棄者司城徙而出之郭  
城七門門日千百計溝窰俱溢支體狼籍行旅爲絕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孟

味芹堂

跡天子憫焉于是出金錢內帑募所在之人斂瘞之  
名曰施孤或以爲拾骨所詎云子時日心刺焉而私  
念天之與我東南良厚也易哉歸而熙攘者歌舞者  
華裾而珍饈者戶相比則益以異焉而或高輿焉大  
馬焉連阡而廣陌虎搏而鵠饗以爲未足也則又私  
慮曰危哉甚矣其倖矣而不臨乎天其果私我耶今  
不幸以信也鄉之耆老爲予言百年來水災之甚最  
丁亥而又獨久積雨月不見星日田廬漂沒殆徧蛟  
龍鱗介之族望屋而食盱之先斗米至二百錢則開

而掠今積再倍未已也而荒生札札復佐荒又加兵

焉且以盱之人士民之衆三百年生聚蓄息之久城

中生齒不下數十萬附城而居者千萬戶而今皆狐

兔之封蒿棘之藪也此何歸哉歸于白骨而已矣嗚

呼甚哉夫向西北之爲災也飢焉耳無兵與水益之

也今若此予得僅以目辛巳者日之乎辛巳之變其

時之白骨有天子以爲歸矣今之白骨安歸耶章山

謚光上人名納也與盱之賢者若而人倡爲白骨會

將以斂其遺而掩之予聞而贊曰仁矣謚光斯舉乎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孟

味芹堂

已而歎曰悲哉骨也兵耶荒耶水若疾耶吾不能知  
也其所以至于者是者士乎工乎農若商乎壯若稚而  
旅若處乎其生其地其名其氏彼又不能言也而藏  
斯焉是三百年生聚蓄息之遺也已又廓然念之曰  
白骨也人也人辨之矣吾不見其辨也夫吾以爲白  
骨者昔之人而人者後之白骨也昔之災由于兵荒  
水旱疾疫矣而使兵荒水旱疾疫之所不及也將無  
死乎以白骨櫛白骨類也而又奚吝焉且夫人之所  
以貴乎功名富貴貨賄田宅者爲其身有之而身娛

之也。今而知身之終不我有也。而所娛者復奚溺乎。且夫輿馬不百年。阡陌不十世。安富危基而尊榮者。怨數也。而鵠焉虎焉搏焉攫焉。戈矛鴆毒之氣充于庭。至身爲白骨。使人追惜之也。亦晚矣。以白骨暴白骨。吾未見其爲智也。謚光然其言以爲有揀于時也。遂記之。

此等文章韓歐所無。以韓歐未見此慘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未

味芹堂

四十八願則場序

徐芳

幼時汎覽佛書。至彌陀經所云四十八大願者。疑于荒唐冥渺。詳來而畧選。于世不必有濟。而所願者皆萬萬不易成就之事。稍長游四方。觀所至大邑通都。與夫山川名勝之地。釋氏之居。汎滿羅絡。其徒齒耕舌織以千百計。上自尊德耆宿。下及瞽盲跛蹇飢凍。無聊之輩。莫不川瀝。幾當

天下戶口之十一二。然後歎佛之願力甚弘。而濟于世爲最大也。近代來乃更有不聾而頑。不聵而聵。不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七

味芹堂

跛蹇而顛躓上之未必有尊德耆宿之志與資而下之比于飢凍罪疾。孰獨無聊之流。徑若不作。而困乃尤甚者。則釋氏更擴其宇以涵覆之。而是輩者乃羣然來歸。向之跼蹐蹇者。皆倪然知浮榮之無所終依。而幸其頂踵之有以自托。而佛數千年前所以入中國之意。始灼然大明于天下。然獨怪當日經之所言。佛所獲念于來世者。纖碎廣侈。莫不周至。獨此一大因緣最關係者。寔而不列。豈塵劫之變佛之知慮。亦有所不能盡抑知之而不忍言。使未來者自歸之。

而自喻之耶。不然。以是之故。取經之四十八。大願益而九焉。奚不可也。上人覺湛一大因緣中人。也是經之力弘而濟大。欲與四方同志之士。重宣禮之。使知佛之所以隨機成就者。無詳來畧選之疑。而其說之近于荒唐冥渺者。亦將有所據而不流于誕。則佛之道得是尊矣。而學佛者。知所信矣。上人先得予心之所同然也。嗚呼。佛入中國數千年。至今日而其意始明。佛之意明。而中國之人。其勢駸駸乎不得不盡入于佛。則安知未來世後四方國土。不皆化而為佛。

明文投讀 卷四十四 序

末

味芹堂

世界如經所云者耶。即奈何荒唐而冥渺之也。

文

此言亂來士大夫折而入於佛悲慨淋漓不朽之

松寥詩引

程嘉燧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大江中。焦山湛公以名其閣云。余已亥夏尋洞庭。潤公不遇。留閣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夕不寐。臨行握手謂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留詩於壁云。寺外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窗如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秋同來。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

明文投讀 卷四十四 序

尤

味芹堂

少為諸生時。客閩。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平昔。皆夙契也。留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山中。為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臥病虞山。爾等公在焉。與余時有筆策語。戊午別之西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間寂。低回西廊階除。閒噤噤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為悽然。舊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老。飯心空寂。其所存詩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

述此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偈菴書

極似蘇公小品又書松岡偈菴集程嘉燧字孟陽  
徽州人無人文字畢竟山人手段私記孟陽與唐  
柔堅李長蘅流芳所謂嘉定  
四君子也孟陽本徽州人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幸 味芹堂

紀夢爲心光書冊

袁宏道

壬寅秋余夢入一菴有釜十五白粲如丘積問之曰  
王路菴也一碑上載祝枝山爲此菴伽藍夢中了了  
識其文醒不記也夫世間恍惚不可據者莫如夢而  
余又最不信夢者然此夢實無因又非余臆中事是  
則奇矣枝山書法爲當代第一文彩風流輝映一世  
至其一詠一笑有晉人風騷壇之士傳爲口實米顛  
而後一人而已余嘗論古人如東方曼倩阮步兵白  
香山蘇子瞻輩皆實實知道而講死書法下至薄技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主 味芹堂  
能之人妙者若其資非近道技與人卒下相遇夫講  
如吳如顧書如王如旭輩豈可以技能之士目哉夫  
世人之耳目手足同也心神同也皆同故其長不相  
遠同者既不能相遠則其遠而不可以人力至者其  
耳目手足心神必有大異乎人者矣是以謂之異人  
也異人之趣去凡民遠甚故其生也分身入流於諸  
人之中而其沒也又分身入流于諸神鬼之中於是  
人見之曰人神見之曰神技見之曰技道見之曰道  
而所以爲異者未嘗變也譬如投券于孔變而爲駭

變而爲醜。醜變而爲僧。而舜未始變也。余于世之名儒大僧。僞以性命自標。幟者視之。與屠估傭保等。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而一種豪爽雋快及技能入妙之士。神與道過者敬之。若先賢古佛。曰是其中有未變者在。王路菴心光所創立者也。夫岐山名士豈離齷鴆子所能招致者。則心光亦異人也。適塢材僧還持卷索書。因爲之識其事。以寄菴主。他日菴中當爲一段佳話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四

序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校讀

碑文

漢愍帝碑

邵寶

世有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愍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於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爲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詡之迹。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于載而下指而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爲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而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爲篡竊之地。而舍此與彼。則凡彼之所爲。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托之于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

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俾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後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于此舉哉。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登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于其毀也。而有所易。黜其不正。以歸于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義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于賊操。亦足以魏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二

宋

稱愍從昭烈所益。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益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于惡。即勤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太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于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揚厲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崑山。蹈東海。以明大義于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懷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

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職在守土乎。是故寶雖不敏。不敢讓。雖不遑。不敢辭。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三

重修海鹽縣儒學碑

張寧

海鹽縣自宋建學至國朝凡十一遷修歲月滋久典  
守靡常殘毀傾推幾不可依息者非一日矣成化庚  
寅郡大夫方欲修舉會監察御史劉珂察政寧良僉  
事周正方行部視學顧瞻不遑詢簡通判鄭昇奏以  
創述之事鄭素廉濟承命惟謹盡撤敝餘易以柏木  
中立明倫堂南徙中門北徙後堂東建復禮齋西建  
山義齋西北隅爲儀堂東北廩庾肆舍在西際南上  
解宇在東際北上復宣公祠于廟東仍文昌祠于廟  
明文授讀卷四十五 碑文 味芹堂 四

無歸也汎濫游蕩及乎羸秦朕苦縱橫之術一切焚  
書坑儒專尚法令士之所學益無藉用絕于授受或  
就稷卨或附刀筆或迫爲卒伍以用爲屠屠苟避時  
禁不復審義一旦倡謀起事由其智力相竝動足致  
人大約皆出乎無歸之士使其初不務除絕而務反  
古以居之則跋扈踰閑者固皆曩時之實與賢能也  
何至乎空國而速亡哉漢唐以下學校僅舉科目多  
岐士之功業與時相平因循遷合沿及五季儒者之  
門戶蕩然矣天啟人文誕敷宋治三百年來未嘗一  
明文授讀卷四十五 碑文 味芹堂 五

西重門翼廡垣屏周肅左殿右堂廟學均稱自經始  
至告成僅八越月而吾邑之士遂復有所歸矣嗟夫  
學校者士之家也人而無家則無所于歸其適也將  
惟遇而止撫世者知其然必先爲之地陶以禮樂則  
以科目待以祿位使有定詣所以收天下之目而一  
其歸也當周盛時鄉國有學賓選以時德行道藝天  
下皆若人馬及其衰微以至戰國王政不行庠序廢  
熄士始變故求通放爲游說驚爲戰爭流爲異端聚  
爲食客波流風靡智藏老遜而莫之振皆由乎士之

日亡養士之地其後國步雖艱學治不廢官曹或素  
士論常存建炎德祐之際天運改屬人心不移雖有  
外圖卒無內叛扶持延續百有餘年而仗節死義與  
國終始者率多學校之士蓋由其養用兼隆安危相  
倚士至是則又以國爲家以死爲歸不特不他適而  
已也嗟夫秦宋之國勢強弱不倫而其廢興失得之  
故乃爾士果可使之久無所歸也哉洪惟聖明繼周  
邁宋學校遍于海內所以陶養期待乎士者舉天下  
而一之無所不用其極海鹽雖地薄民聚居無厚資

然比之時昔人皆安土樂文俗尚明達風化日臻而不可動以非義者學與士之效也諸君子以上入官仰體聖意用能舉獎起廢使吾黨大聚其家而終爲吉士之歸是豈獨一州之美雖達諸天下可以善政稱矣寧故弟子員也舊家有光深復自慶因紀叙其事而刻諸石凡我同志盍歸乎來

從東坡半籠不逞別是有術內翻出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六

味芹堂

盱江書院碑

李夢陽

盱江蓋故有書院今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獄廟而爲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內外鬼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爲社學乃其一爲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七 味芹堂

置爲廟爲堂爲齋爲閣爲號房爲垣爲門爲坊擇土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今其田悉歸之書院卽以贍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大牙入者如其直取焉諸所總之知府奎責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斌又咸克慎襄厥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喟然而歎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爲禍之大也蓋其土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算相當卽不

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遜者也。卽中科第有官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迺其供贍積費不償所亡矣。況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亦利耳。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學以事其君。今謂儒一切圖他。田宅衣馬而爲是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同義也。實則利其終也。至于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哉。不可畏哉。予旣令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八

味芹堂

其士俗于碑。碑遊于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爲有官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爲貴。毋混處以禍吾儒。

會稽雙義祠碑

文徵明

嘉靖廿有六年丁未十月。會稽雙義祠成。祀宋義士唐公玉林公德賜也。宋社旣屋。蒙古氏有中國。立用教。變我華夏。首毀故宮爲寺。而宋諸陵之在會稽者。悉發而夷之。以剪王氣。姦僧揚肆。眞珈寶倡率之。珠襦玉匣。悉爲攫取。而投骨榛莽。極其憎嫉。璉方貴橫。莫敢傍睨。二公先後以他骨竄易而瘞之。植冬青以志。賦詩激烈。不勝遺黎悲慨之感。未幾璉衰邁。骸體枯骼。築爲鎮南浮圖。謂可以夷滅摧盡。而不知雅非蛻玉矣。方二公舉事之時。履危探險。艱阻百出。而卒潰于成。其志亦烈矣。顧正史不傳。而其事雖出于元儒紀事之書。其言不皆同。而皆有所徵。要爲不誣也。夫千載河清。廢興有時。開國之君。往往以封植陵墓爲首事。而元之君臣。乃首發諸陵。以事厭勝。于是乎有以知元祚之不永也。或謂此皆姦僧之爲。而非元君之意。按世祖以丙子下江南。丁丑二月。卽詔璉爲江南總攝。尋命以所發宋陵金寶修天衣寺。又以寧宗攝宮故地爲泰寧寺。其後以臺臣言其盜用。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九

味芹堂

固無足言。獨怪當事輔佐諸臣多一時名碩。

明文授讀

卷四

碑文

+

味芹堂

功其難易厚薄君子蓋能辨之矣稽之前史漢唐易世之後其陵寢亦多被發不知當是時亦有高義之士反藁裡而掩之如二公者乎蓋有其人而不見紀載則夫二公之義雖謂之前無古人可也抑于是有以知朱養士之厚而獲報之無已也縣故有祠在名宦祠之左歲久且敝南充張君鑑以甲辰進士來知縣事考縣志得二公之事謂公所爲得名直以陵寢之故陵傍故多隙地依陵植祠于事爲宜歲時有事六陵以次及公祠與陵相爲終始亦庶幾二公之志

先夫子曰微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微仲長洲人

以薦敎爲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衡山  
文有師法一時如吳匏菴王震澤史西村肩背相

望也又曰徵仲文有極佳者多爲詩画所掩秘記通疑

楊璉真伽發宋陵事此古今未有之慘衡山怪當  
時諸臣會無一人興懷余獨以爲冬青遺蹟在元  
時姑置勿論乃有明三百年本竟無表揚之者豈  
非大缺陷事乎歲己酉二月不孝曾隨先遺獻

明友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士

味芹堂

杖屨至積宮故陵處見唐林二義士祠已就傾圯  
癸丑三月復陪杖屨至蘭亭指點昔時冬青樹所  
未嘗不感慨痛心自恨表章之無力去年重過之  
則所謂冬青處已爲天章寺僧湮沒并遺踪不可  
問矣因作至蘭亭尋冬青記今附于此庶使覽者  
共加意焉丁丑三月朔余同兒子至越城再越  
日適當上巳之辰買舟出自南門泊婁公行五里  
許至蘭亭時蘭亭未旨構造初落成朱碧輝煌  
游觀稠雜余乃拜瞻御書褰褰窈窕謁王右軍  
像因默永和九年右軍與朋輩修禊于此一時翰  
墨之奇懷歷久而彌光也唐太宗愛蘭亭帖使褚  
河南輩傲臨之世遂傳真蹟在辟才所太宗與魏  
徵謀遣御史蕭翼行給以武德四年歸于秦王府  
考是年正太宗破王世充竄建德間天開府之時  
也徵尚爲建成謀主何緣與謀且時爲秦王安能  
勅遣御史哉此好事之言不中理者今天子至  
自摩其文創新其地蓋較太宗而過之遠甚矣歷  
石數百武至天章寺尋古冬青所按此冬青一樹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十一

味片堂

自來傳說絕不一詞季彭山嘗作辨疑而猶未盡  
至我先夫子所注謝皇羽冬青引而始得其真楊  
髡發宋諸陵之歲羅靈卿張益兼以爲至元十五  
年戊寅貝清江穆陵行以爲二十一年甲申周公  
謹癸辛雉識以爲乙酉宋潛溪書穆陵遺諸祠于  
公謹然考元史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楊瘦  
真伽發宋陵家所收金玉寶器修天衣寺則周宋  
之說非也陶九成輯耕錄元下江南在丙子至乙  
酉將十載法制已明安得有發陵事亦常疑之而  
無實據先夫子註知君種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  
次羅張之戊寅是也兄皇羽之作此詩在丙戌若  
是乙酉相去不一載其事方新不如作追憶之  
詞矣所著之骨董卿云楊髡發宋諸陵攫取珠襦  
玉匣焚其齒藥骨草芥間唐王潛珪與諸年各取  
四郊暴骨潛窺易之斲文本爲置黃絹爲囊少置  
其表曰某陵某陵其後髡發陵骨椎置牛馬吊格  
中表鎮南塔下錢塘舊大內殊不知真骨之猶存  
也孟兼云珪收貯遺骨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

文樓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十三 味芹堂

明友援讀

卷四十五

碑文

— 1 —

味芹堂

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南土堆上元祐革  
則專屬之齊山趙子常混言據中有義士又不知  
修築爲何人先夫子曰宋陵收骨之事王修竹英  
孫所爲而王潛竄山爲之先後葺修竹富而好客  
唐林皆在其門孟兼所謂亭諸年少造六石函皆  
修築事元祐所謂竹籬爲丐者祖程所謂草堂  
采藥則王潛竄山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實  
私記之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王潛  
山之上其時同事者不止二人齊山集中有鄭侯  
翁而楊維禎云翔有陰移冥轉之功則阜羽亦在  
其中也若夫所植之地元祐謂齊山以高孝骨歸  
葬東嘉後人已稱廢之彭山謂自會稽歸葬于溫  
其事其難况能移常朝殿冬青乎夫冬青即不必  
常朝之樹顧林自詩水到蘭亭轉鳴咽則已明言  
葬蘭亭矣先夫子云元祐錄其詩不明其義何其  
粗也獨是冬青旣在蘭亭孟兼以爲蘭亭山後通鑑  
注因之晞髮以爲山南陲郡志以爲在天章寺

文振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十一 味芹堂

前有冬青穴六陵各爲穴上植冬青樹六根夫六  
根之說前人未問要之亭寺俱屬山南寺又有亭  
之後則此石根雲氣總不出天章之左近也余亦  
覓無踪問之寺僧瑞華漫言答云五六百年之事  
復何詢耶余問問東至玉清道院問之羽流云昔  
固有冬青穴而今已爲天章寺僧淹沒矣嗟乎宋  
陵之禍起于天章寺僧嗣占妙高楊璉真御皆奸  
寺僧宗禮宗勉成于僧嗣占妙高楊璉真御皆奸  
兇之所爲也頭諸奸見當時即擢王法後世議之  
切齒何物瑞華而乃擢誠六帝之陵藪然枯不爲  
怪耶試思六帝之在當時一言一動執筆書之以  
爲史臣下奉之以爲制即今所傳六帝之宋史碑  
籍學士大人有可不觀焉者乎則此一坏之遺植  
所關不小而乃竟使靈禽不飛白衣之人無樹起  
拜耶且草莽不孝嘗謁有明孝陵以及天壽諸陵  
矣孝長二陵當今天子至自行三升九叩之禮  
各陵俱爲置陵戶紀田卽此賢宮故陵處未嘗不  
有春秋祭典特未有以六帝真體之所上達 九

重耳聘日春山觀此蘭亭之崇麗一女士之流風  
逆韻至領至尊親表揚之况六朝之帝王乎敬  
告當事大人或上聞或自清理封植願咸加意  
毋使壯宇聲中徒聞寒士之嘆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五

東莞縣晉黃孝子特祠碑

湯顯祖

今上辛卯夏余以言事尉海北冬道南海過東莞諸  
生陳君啟心書來為其先賢晉孝子黃公特祠欲  
有以記也然孝子生處其地乃割在新安界中孝子  
晉人也家貧自力養侍雖盛暑未嘗不冠帶親意所  
在千里之外不以為難親死皆身為墳而廬深野中  
無人猛獸左右嗥安之也每夜定或寒月號哭聲常  
飄蕭出林薄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獨日飲一杯糜  
形色枯槁人勸其還哭而不答行路之人皆曰黃舒  
今之會參也有司表旌其居曰參里里有山岑蔚可  
愛為參山有孝著聞如此至于今且千年矣學宮闕  
焉不祀諸生李元表和衍曾陳啟心三人言於縣令  
樂安董君董慨然曰此嶺表人士之初也曲江諸賢  
猶在其後而郡以上學使者莫不勸動焉然有以新  
安疑者董君曰入新安界者今為莞人者昔也乃擇  
日附主學宮十有餘年妄一人來視縣事竟議祀之  
新安而主在東莞學宮者遂置屏處是時祁生病且  
死李生一人不能爭而陳生日又廢發憤抱其主以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五

味芹堂

出。且言曰：仁人孝子，天下一家。東莞新安，故非兩邑也。今已罷祀，主無所歸，生等願不煩費縣官，一人一緡錢，但得城北空外地七丈餘，足以容主，視學者許之。三年而後克成，而是時東莞伯何真之祠亦成，真于元喪亂時，有舉地十七歸高祖，賢于尉佗遠矣。讀其書，不使人感恫而嗟吞。孝子無尺土之柄，獨身事一父母，又非有奇孝，其孝闕野人所得爲也。至今人讀不能半，其傳卽涕歎結塞，皆願如黃孝子事其親，願有子皆如黃孝子，罔未有願如東莞伯者也。豈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六 味芹堂

非雄力智數之事，于人心必有所疑，然而接神明感天性，乃在于其根本至德也。與銘曰：

興於西晉，荒落蒙塵，不可父母，乃有孝子，生死至性，愛而有禮，哭不能言，心孝而已。緡緡嶠士，孝子伊始，鄉可以祀，豈有分里，爲主特廟，厥義良偉，有門有堂，有寢孔構，開門在左，石梁在右，江水在前，睥睨在後，稍有形勝，儼雅宵峭，汝莞之人，誰無父母，有孝以敬，誰爲來者，亦有人子，來吏斯土，惟孝以忠，神明是與，遙遙參山，氣鬱且明，其類維何，僕觀蒼蒼，冠帶怡泱。

並夷有風，我愛爲銘，以感人心。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十七

味芹堂

兩朝忠烈祠碑

黃道周

以身殉道與以道殉君之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道足以生其身而後死之道不忍死其君而因以生之是皆可以不死故實死地而皆生其皆生者何曰仁也天下之可以殺人者二曰水曰火是二者人皆賴以生而投於水火無有不死者有道仁人必取其精神而用之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人抱形質而脫其精神見水則謂之曰水見火則謂之曰火見其生死而不見其所不生不死者故權奸盜賊日思以其水火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六

味芹堂

殺天下而天下之鄙夫貪生憚死者亦指水火踐踐然以焚溺爲戒卒之天下以焚溺坐死者比比也當天啟之時太阿下墜天子制於權璫諸君子思還上柄持之太燥若以勺水搏鄧林之焰既而權奸煽熾諸君子坐死其爲孽也爲火爲旱爲焚突及棟及崇順之時王鈇上握羣工屏息仰命於天子諸君子承之太柔武人藉虎以爲大君既而盜賊章介相與淪胥諸君子亦坐死其於孽也爲水爲潦爲襄陵滔天夫以水火共搏或欲殺君子或不欲殺君子而君子

皆死者君子領水火之精神以蹈日月以其形質分天下之青痛故出入焚溺而其不可焚溺者與日月薄射也凡日月水火其精神託於君子其沴見於天下應細晦往往往相合漢熹平之際治鉤黨獄誅蕃武虜滂等銅天下名賢二百餘人及長安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袁隗伍瓊周恭孔融楊修五六人耳然皆爲卓操弄斧非有慷慨致命之義宋宣和時籍元祐姦黨百二十人豐稷陳瓘等僅得不死及汴京之亂諸君子無死者惟吳革孫傅張叔夜三人耳何巢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七

味芹堂

李若水則猶之陸隄也我明初興尊賢禮士治藍胡之黨不及名賢迨於靖難慷慨致身者百二十餘人所株連及夷無筭至於土木而衰矣故水火日月一盈一竭精神所託或滿或減而後應縮可屈指舉也獨是啟祚之際諸賢奮發手拘霜雪與雷電爭烈雖有逆璫煽煽不鉢之於前黨禁株連不鉅之於後計自天啟蒙難墮身者十有六人曰高攀龍楊璉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穆昌期魏大中萬燦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劉鐸及崇

顧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十有九人曰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其遺逸遐方陷於秦晉及綏鼓死職櫻城謝開者別爲幽關不在二班蓋自漢宋以來仗義死節之臣未有盛於我朝者也嗚呼學術不明道誼爲事功所亂鍾荀之鍼李杜榮翰之砭機雲康樂寄咏於房連黃冠參詞於顧問不曰事猶可爲則曰思得一當是以徘徊瞻眺失之一瞬而千古莫贈

與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主 味芹堂

是猶臨泛濫而繫匏睹燎原而祀竈多見其迂思諒下於溝瀆矣夫當管夷吾之時天下無主主惟所適魯莒分馳先入者上春秋雖以子與糾不得不以需與桓既以霸與桓不得不以仁與管如使天下一君生民共主而夷猶於刁牙之間轉側於魯莒之下則仲尼必以爲不臣季路可正其彈射矣故仁之所生人者殺之愈以生水火之生人者生之或以殺人不見不生之生不死之殺則其疑死之不生惡殺之必死輾轉以避焚溺而卒不免者比比也虞部陳公來

權南關適當甲申時遂捐貲買地西湖之上得六一泉舊址背距孤山而臨鳳凰營構上下爲十六棟層樓九楹湖水滌之以祀兩朝殉難諸先生予至湖山覽和靖之遺蹟因得與虞部商畧上下慨然歎曰死而可樂則吾將先往蓮氏之言夫豈謂此乎虞部又將南關所汰出小稅置爲祠租使歲時伏臘得尸祝其下因爲迎送神之曲詞曰鼙鼓聞兮龍在野雲離披兮龍血下龍上天兮星無光椒糈餼兮蘭不芳靈之集兮四國鴻八蹄兮驕九翼凌滄洲兮拍白日踰徂征兮何不得息歸休兮此堂水周兮中火寒雞苑兮蒲菖羅百珍兮瓊漿驂素虬兮駢文豹繞靈車兮紫靈馬執靈袪兮淚盈把珮珥兮灑灑畫不足兮宜宵夜雕舟兮鏤筵新夫君兮王正年靈參差兮無後先滌滌兮馭青天靈何爲兮中怕怕

與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主 味芹堂

誅髡賊碑

田汝成

西湖之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珈閻僧開刻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爲拈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遺惡跡以贖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愕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璣玉匣零落草莽間真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於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裔又不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圭

味芹堂

事上聞者通今竟誅滅於陳侯宜皇帝之德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屬良足快矣昔申屠廋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窮絕亂賊雖死日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圖存海陬胡爲梟獍犯彼靈丘株送橫分猶有餘譴孰以義容黷我峻嶽陳侯殛之義憤所宜人等神怒倭焉借鑑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駭棘烈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規民于禮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圭

味芹堂

陳侯烈烈秉德靖其旌善癉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骸受天百祿報爾宿讐宜厲遐福黎氓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先夫子曰有馮具區漫錄一段當附後謹查漫錄孫太守游飛來峯見楊璉真伽像怒命石工截其頭石工誤截地藏菩薩及侍者頭置獄中其頭常滾獄中遂大疫命僧作七晝夜道場而疫不減乃返其頭于冷泉亭傍游人踐踏輒病寺僧乃函供他處而楊髡像竟無恙田叔禾作戮楊髡文亦不

知其誤楊髡像前作天女獻供併酒缸內置一杓  
上刻楊璉真仰云云數字今亦殘毀乃竟遺禍于  
地藏可笑也周申父說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五終

明文授讀

卷四十五

碑文

古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嘏  
男百家校讀

墓文一名臣

楊文忠公墓祠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祜間出哲臣爲社稷隸二百年間  
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于隸事最著  
矣蓋正統己巳立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闕空  
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  
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

一

味芹堂

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已表  
于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公一孫  
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  
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于是始  
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族改定公墓祠而祀之以  
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其敢苟耶公  
事業詳其家傳謹撮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  
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府城五世祖某縣

入蜀居新都父某母某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敬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罷飲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于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碑

二

味芹堂

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于早歲李相察公于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武皇帝匹馬垂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喻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

承慈旨大令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衛寡等拆安平且泰侯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鏡在側磨牙蝥舌僚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詒彬入賀猷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囑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郡塢之靡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碑

三

味芹堂

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陞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于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

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執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摯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秦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柝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明文授讀。卷四六 墓碑 四 味芹堂

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故。創而左右測其意。在于儼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于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內。九重懷隣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效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于棄捐乎。應知珮可宵還。劍當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于來裔。倚乎盛德。易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于公之謚。乃英皇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之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惟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卽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勞憫忠。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于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切贊頌。不能盡矣。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于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于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噴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

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父類傳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于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敕，已瀕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華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于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明末授讀卷四六墓碑六味芹堂

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于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于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政，初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大建坊，牌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明末授讀卷四六墓碑七味芹堂

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惇舉人，女二，長嫁修撰余承勳，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某尚寶司丞，某廕生。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于時慎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沒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二女，有才志。

幾幾楊氏嬰曰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忠，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某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俟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漢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謠，爲之嗽虛，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騰雨，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

明文接續

卷四十六

墓碑

八

味芹堂

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跋靈駕兮未來，悄賄賄而延佇，迎神之曲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葭菼月兮容蒼蒼，眇一夕兮平生，睹君子之暉光，琴瑟齊御于徵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霞華飛，薪傳火兮燈交光，儼雲駉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伯神之曲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冥冥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阜，君乘舫耶乘舸，石嶠月兮山嶠，掀髯扼腕談何

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澗中濤，百年惟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潯足，蹇獨立兮逍遙，送神之曲

高文襄公墓誌銘

郭正域

嘉隆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為雲間，後為江陵，雲間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為之羽翼，善因時耳。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操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居先，彼方剗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死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酬，悲夫。公沒且二十四年，而嗣子務觀乃得請易名之典，上予謚文襄，謚法因事有功曰襄，上念公功在社稷也，既得請，而務觀乃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味芹堂

敢乞誌文，按狀公名拱，字肅卿，其先為洪洞人。六世祖曰成者，避元兵，徙新鄭居焉。成生二子，生亮，亮生旺，旺生魁，繕部郎中。魁生尚賢，光祿少卿，娶于沈，舉六子，兄捷，南京僉都御史，授金吾衛千戶，弟操，才右軍都督府經歷，揀鳳陽通府公生，而狀貌瓌奇，苦學問，攻經義，為文不好瑣屑，而沈雄開爽，出人意表。年十七，魁其鄉，辛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分宜華亭各以計相傾公，無所見厚薄，穆宗為裕王出閣，講學居外府，公為講官，先在開道，王日屬而

心儀之，時人心洶洶，王日懷叵測，兩府羈居，讒言肆

出，公周旋邸中，竭力盡心，王深倚重之，考滿陞侍讀

戊午典順天試，尋陞侍講學士，在府凡九年，陞太常

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王賜金繒甚厚，啜咽不能別

公雖去講幄，府中事無大小，必令中使往問，一日思

先生甚，親書懷賢二字，遣中使賜至第，無何又書忠

貞二字賜之，又書啟發弘多四字賜之，壬戌陞禮部

左侍郎，兼學士，知貢舉，科場諸弊，百五十年所不能

正者，革之殆盡，癸亥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詹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士

味芹堂

府事，時少宰缺，公當往，公曰：吏曹事不令兩侍郎知，吾無以報上，而徒以虛名鎮百僚，無以為也，竟辭不就。乙丑，主考會試，所為程士文，奇傑縱橫，傳誦海內。六月陞禮部尚書兼學士，禮曹故自詞臣往，不習吏事，樊孔叢雜，公吏事精核，每出一語，好吏股慄，俗弊以清。丙寅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未幾召入直，賜直房食用，乘馬時分御膳界之，閣臣入直西苑，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閣臣曰：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竟不往，曰：不能離

陛下也。袁文榮亦不往。曰：不能離陛下也。公正色問文貞曰：公元老，常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時江陵公尚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吏科都給事中胡應嘉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曰：皇上違和，正臣子籲天請代之時，而拱乃爲歸計，此何心也？蓋以此激怒世皇爲傾公計。會世皇疾革，不省覽，龍馭上賓。華亭公于袖中出草詔，欲以遺命，盡反先政。公謂語太峻，與安陽公對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盡不善也。上親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于上前，揚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幾欲止矣。紫皇殿事，誰爲之？而皆爲先帝罪乎？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視方畧，而盡爲先帝罪乎？詭隨于生前，而詆毀于身後，吾不忍也。相視淚下，語稍開。外廷而忌者側目矣。會上改元問閣臣，于是四臣各擬二字。上上竟號隆慶，則公擬也。人謂上意在公，又議登極賞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十三

味芹堂

軍事。公曰：祖宗無此，自正統元年始也。先帝以親藩入繼，時尚殷富，遂倍之。今第如正統事行，則四百萬之中，可省二百萬矣。當事者竟如嘉靖事行，而司農苦不支，會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實有望，不當擬去，而首揆重違言者意，乃以揭請上裁。公曰：此端不可開。先帝歷年多，通達國體，故請上裁。今上卽位甫數日，安得遍知群下賢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難于裁，有所旁寄天下事去矣。乃竟請上裁，兩人嫌益開。言者爭謂公擅矣，而胡應嘉故以危機中公，會大計，給事中則文授讀。公曰：上疏論救，諸公以應嘉亂政，黜爲民公，以嫌故不敢出一語，而外廷爭謂公去應嘉矣。于是歐陽一敬輩論劾公不少休。時公初在政府，無大異，而三月之間，言者三十餘疏，公亦力請去。疏十二，故事拾遺不及閣臣，而南給事岑用賓御史尹校遂以公拾遺。公自念非請病無以謝人言，遂力求去。穆皇驚問左右曰：高先生病邪？左右對曰：病甚。穆皇矜弗忍，良久得請，賜馳驛，遣行人護送，又賜銀幣以歸。既抵家，猶有白金蟒衣之賜。越一載，上思公不置，詔還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十三

味芹堂

內閣兼理吏部事。公至。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凡晨理  
開事。午視部事。人謂公門無片惰。公曰。是奚足哉。大  
臣以體國爲忠。以匡國事爲美。區區小廉細節耳。寧  
足多乎。往黜陟取辦倉卒。不無紕繆。公集諸司官各  
授之策。曰。吏部職在知人。人不易知也。幸諸公早計  
之。某也德。德何如。某也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不德。  
不德何如。某也不才。不才何如。書諸冊。某也所自見。  
某也得之何人。書諸冊。皆親封記之。月終以復于予。  
慎之哉。予且以此見諸君賢。每歲所得凡百八十餘  
冊。以爲參驗。以故賢否不淆。黜陟允當。北。頻年入  
犯。中外以兵事爲憂。公曰。大司馬安危所係至重也。  
不得其人。由儲之不豫。少司馬止二員。此無事時耳。  
閱邊事。未免假于他官。或遇總督乏人。未免移于他  
處。假他官則非本職。不便行事。移他處則補于東缺。  
于西。彼此候代。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誰禦。請于  
兵部增侍郎二員。一遇巡閱。卽以一人往。邊方員缺。  
卽以一人往。凡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  
強弱。皆已曉暢。方畧素定。遇大司馬員缺。卽以補之。

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儲養本兵。  
大臣常自司屬。始兵部司屬職在軍旅。而不擇其人。  
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  
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于此。不復他遷。如邊方  
兵備。卽以司屬往。邊方撫臣。卽以兵備往。邊方總督。  
卽以撫臣往。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  
書之缺。如此。而稱乏用。必不然也。邊方之臣。又宜特  
示優厚。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論年。其  
脫或不稱。則律以法。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稱  
不盡力。必不然也。邊關總督之臣。在邊日久。苦有成  
績。當令回署以休服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不疲。  
而知慧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得旨報。已又上  
疏曰。方今邊徼用兵。惟是蒞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  
而南則閩廣。是數處者。一有警。有所處分。祇隨奏報。  
多不中窾。請于是數處擇知兵事者。二人使爲兵。  
備。彼有身家之慮。凡山川險易。將領賢否。奏報虛實。  
功罪真僞。可一問而得。請以是爲參佐之資。得旨報  
可。著爲令。已又上疏曰。臣惟邊方有司。有疆場之

貴才者猶懼不堪。卽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待之既薄。志意繁沮。又何望于展布。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會不顧人之苦其地也。徒以邊方爲遠。而不知遠安。然後遷安也。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超等陞遷。有能捍禦敵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惟以治效。不以資格。功名之路既開。則凡有借口邊方以圖倖進者。不可不爲一定之說。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去

味芹堂

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寧遠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陵廣昌靈丘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其他不得槩以邊稱。得旨報可。時甚警。胡臣無經戰者。人心震恐。公乃以尚書陳其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

尹栗永祿改都御史護守山陵。又起都御史劉漢于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勦。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餉。是歲也。竟不入雷降獄。故事。府部皆在冢宰當執筆。至是大司寇意公閣臣不屑往。公曰。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也。第須得情耳。不至如往年問法司故牘唯唯耳。于是乘燭視獄。詞漏盡不休。書則集諸司議于朝房。凡二十日。往歲矜疑不越三四十人。至是出冤獄一百三十有九人。內王金革六人。謂以附黃損先帝聖躬。以子殺父律置。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去

味芹堂

極典。公驚曰。豈有子爲天子而殺父之讐。五年尚然在錄者乎。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以正寢。天下所共知。今蒙以非命。天下後世將謂之何。遂上疏明其說。有旨皆釋之。往大計時。銓曹祗問藩臬爲黜陟。公多所參伍。或衆否獨留。衆可獨黜。其黜者必告以故。無不惻服。稱神明謂前此未有也。已又策天下有司曰。各地方有何賢才尚隱淪。有何兇頑尚便正。有何利當興。何所沮而弗興。何害當革。何所畏而弗革。皆得言之。令封識以告。天下事皆在目中矣。時天

下重制科。輕科貢。公曰。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請。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祇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于是命選司凡所有缺。悉揭諸門外。使衆見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于冢宰。公曰。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郎同所屬揭之。卽冢宰欲有所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六

味芹堂

海雷動風行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上官計無可施。每以撫爲得策。公請以殷正茂爲總督。促其勦除。勿致養寇。而廣東郡邑多除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先是貴州撫臣白土官安國亨叛逆當勦。久而不克。公復偵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而倖功也。乃以少卿阮文中往。受計行。阮至貴。得實如公言。然徃于浮議。語多依違。公復之書曰。民夷異類。順逆殊途。稍有釁隙。當自處分。不可過言于君父之前。君父威在必伸。一有叛

明末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七

味芹堂

以勘誘我殺我，乃擁兵自衛。于是撫臣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公曰：「嘻，誤矣！國亨不出者，疑畏深也。處以叛逆，彼將叛逆自爲也。彼夷酋耳，族滅何爲？時在開恩之旋，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旋牀走？』公曰：『思貴州事耳。從之則非計，無從則失威。』今撫臣疏請征勦，而國亨亦奏辯，吾意兩行之。而以一科臣往勘，彼聞勘官且至，以身旣在勘，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而乃治其本罪，亂或可戢也。胥曰：『善。』公召職方郎中至，授意，遂得請，而以科臣賈三近往。公復面授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手

味芹堂

方畧，乃國亨聞科臣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吾豈叛逆者哉？」語達京師，先是阮約以五事而國亨母子貶疑不出，至是乃將漢夷犯人王寬、吳瓊、阿第帶獻出而母子出就理，輸銀四萬一千有奇抵罪。蓋科臣未至而事已定矣。故黔國公沐朝弼既謝事，請入南京赴葬。撫按奏曰：「沐昌祚政事清明，以致歲豐，朝弼遁走昌祚，不知所往。請將朝弼錮南京，毋令回鎮。兵部來問計，公曰：『誤矣！雲南守巡故以挫沐爲丰采。』今又其故智耳。領鎮之人衆所寓目，而謂不知所往，昌祚備

子耳，安能感動天地？朝弼安能爲惡？如有罪，朝廷以檻車逮之，如之何其賺之？令歸耳。後數日，昌祚奏至，請還其父。且言撫按所奏誣也。廷臣益信公神明，有如撫按言，則今何以處？北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邊報至，中朝人心洶洶，罔知所措。公曰：「是奚足懼？顧老酋其孫耳。繼報者至，曰：『酋婦甚愛其孫，而老酋甚懼其婦。』」欲得孫耳。公曰：「敢擁兵來索，吾必殺之。」令退去。果退去。公請加那吉指揮使，資以章服，又語邊臣令盛其驕從騎馬，衍行使衆見之。老酋初意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手

味芹堂

中國殺之也。乃聞不殺，又加以官，又美衣食，騎馬衍行，大過望。而又知不可得，于是公請下令，獻我叛人趙全等，以贖其孫。俺酋果以計招全等，全等皆中國人而爲用。居板升，領衆數萬所居。左曰鳳閣，右曰蟾宮，門曰宣化，牆屋皆繪龍鳳，往歲破城殺吏，皆其爲也。世皇懸重賞購之，得其一爵通侯，然竟不可得。公乃請許那吉歸，又令邊臣以緋袍金帶，鶴裘鼓吹送之。又宣諭俺答曰：「那吉是我中國臣，若善視之，老酋夫婦既喜得孫，而又見其榮寵，南向取胡帽叩首

呼萬歲而封貢事之議起矣。先生親詣射所而質全等。全果驍鸞異常。次李白榮者。諸生也。凡數十言。不能了者。全一言而畢。先生因問。今歲不入故。全曰。豈能不畏死哉。債是處有兵。是處有糧。人有鬪志。不敢入耳。遂收獄。盡磔于市。全等顧其屬九人曰。吾屬被擒。邊事寧矣。至封貢事。哀求日懇。而中朝疑畏日深。盈庭之議。有如鼎沸。勅以宋人講和為辭。公曰。天下之事。以已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已。機在已。宋人求和于機在。故曰講。今求貢于我。機在我。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主

宋孝宗

直許之而已。彼曉曉者。豈為國等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乃請封俺答為順義王。其餘都督指揮千百戶有差。而套虜吉能等。亦請願如例。而三邊總督難之。公擬旨切責。復貽之書。三邊宜大似難異同。異同則宜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擾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擾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宜大者乎。是宜大有市而又擾也。三邊苦擾而實市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總督者議始協。于是俺答進馬謝恩。吉能亦附焉。而西北沿邊

一帶民狎其野。穉人成功。雖深夜獨行。無誰何者矣。于是公上疏曰。嘉靖十九年。北遣使求貢。不過資資與互市之利耳。邊吏倉卒。不知所策。當事之臣。憚于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點怨。憤擁衆大舉。此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詩貢稱藩。可以息境上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乘此閒暇。修我邊備。若見寧息。遂爾偷安。則從此邊備寢弛。卒然有變。將何以應。是臣等謀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矣。請每歲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主

味芹堂

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果有成績。論武功爵。若襲故常。罪如失機。上嘉納之。蓋今三十餘年。而疆圉晏如也。既食我財物。中婦女亦食我繒帛。惟恐罷市。我得伸縮而制之。諸所為貢市費者。即取諸曩日幕府出征之費。不及半耳。得我金錢。非盡攜以歸也。我之群商。又因而為利。而我數十年所全百萬之命。所省百萬之費。可按籍而求。屈指而論也。蓋漢人五餌之策。公實用

之矣。穆皇久不出，欽天監卜吉旦視朝，鐘鼓嚴傳，宜閣下急。公疾趨而至，則穆皇已立于墀矣。執公手，北行至乾清宮。公不敢入，穆皇顧曰：「送我。」公承旨直至乾清宮，上御榻坐，手猶未釋也。有旨高閣老、夜宿乾清宮門外。公謂張公：「吾二人一去一留，是示人重輕也。」吾爲公奏得旨。二閣臣皆在乾清宮門外，薄暮又奉曰：「禁地非人臣所宜宿。」願宿關門。陛下有召，可頃刻而至。上可之。自官出，十八日，御體漸復，公具疏請上慈念寡嫜，覽奏甚喜。越二日，聖慈復劇，公流涕無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肅

味芹堂

翌日有旨逐公。公自乘騾車去，道傍之人有流涕者。公歸杜門謝客，口不言時事。未幾而有王大臣之獄，柄人將借以殺公。已差五校往新鄭有所逮，會廷鞠之日，白日晝暝，廼大臣睨目仰面，備極拷畧，竟不識所謂高公。次日殺王大臣，而公獲免，不放復見一人矣。公素好讀書，作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畧五卷，綸扉外藁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萬曆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肅

味芹堂

樟

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墓

誌銘

王錫爵

余以病解政還里，旋奉先慈之諱，悉謝四方謁文者，而吳興潘君大復等，以其考印川公墓誌銘來請，余惟公三朝行河老司，微君請，其忍無言。我國家有二大事，曰邊曰河，乃邊則天子自為居守，常歲歲屈天下之財力，以事九鎮，而河備久弛，猝有非常，當事者勢不能咄嗟而應，難一，九鎮各輔以大帥，而河數千里，惟一臣難二，有秋可防，而河之徒決無時。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美

味芹堂

入卽戰守機宜，一切聽于闕外，而河又蛟龍于鬼神，不可以智爭，謀夫孔多，又不可以百口爭，難三，嘉靖來，河漕之得安瀾而無恙者，繇印川公獨任其難，蓋白首馳驅僕僕三十年以老，而今且歿矣，歿之後，凡朝廷所為恩卹勞臣，與夫百世易名之典，猶尚有待焉，嗚呼，此余所以不忍辭公銘也。公由庚戌進士，受九江府推官，名拜監察御史，三殿災，奉敕稽覈大本，巡按廣東，提督北畿學校，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始擢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未幾丁閔，夫人憂，卽家拜。

右副都御史，尋召以原官總理河道，卒未罷歸，又以

交薦起撫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僉都御史，兼

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錄河功賜金幣，進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一子入監讀書，辛巳改南

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後改刑部侍郎，經筵上，駕天壽

山，賜公麒麟服居守，河道都御史，某年復罷歸，再以

薦起為今官，當乙丑黃決沛縣之飛雲橋，穀亭沙河

留城境山一帶河渠盡塞，議者請開夏鎮高原，自南

陽出茶城口，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公衡，而以公副，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主

味芹堂

公遡流而西，問故道于老篙師，喟然歎曰，漢瓠子之役，沉璧投馬，不過曰復江南舊蹟而已，其後賈魯亦一切以復故為主，宜仍三代故道，便而夏鎮業有成，議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計月日省什之三，帑金省什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睢寧濬，其六百五十里皆積為平野，公復以故節來蒞事，而廢趾盡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于故河而費半之，出官民之舟于積淤者以萬數，諸大夫立石為公記，而公持議適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罷去，公去而黃決崔鎮以

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塞，海口漚，而淮揚高寶興鹽諸郡邑幾滙爲巨浸矣。於是天子思公功，凡再廢再起，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從歸仁而黃水悉歸故河，築高堰黃浦入淮，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黃，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遙堤十萬餘丈，以爲外護。而後又加築土堤縷堤，月堤格堤，長橫堤，寺四堤，寄子堤，凡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磯閘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上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濬淤淺，塞決口，鑿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天 味芹堂

領嗟乎，是宜公歿後而議者又嗟嗟也。公初荒度修堰，夢壽亭侯手書四字曰：結歡人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曰：帚埽也。其命我東埽投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下陰雨，輒聞雞聲，居民云：此蛟龍宅，毋動。堰成，忽中夜雷電交作，挾以厲風，望見黑焰排空而去。比曉，土窟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顙獨角，其顙骨似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帶而稍參差，砥之輒粘舌。時以爲孽龍避公尸，解云：公壯于河，老于河，病于河，乞骸骨之日，猶奉肯輿疾行，部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天 味芹堂

池中其在廣東江西破海寇及平寧州盜皆先計擒其黨魁功最著而公恥自言賞不盡行參贊南京南京悍卒久習公名無敢譁者會京口僧告變公不為動人情恃公而安泃河議興江陵實陰主之人謂公新河成旦暮大司空矣公謝曰司空任他人為之老臣知有不可而已江陵怒喉言官論公去已試之果無効乃始大服甲申江陵獄起公反上書為江陵訟冤觸時諱至鐫秩罷免而人以此愈多公長者公內行醇謹其愛敬尤不弛于師友性惆儻喜振人之急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幸

味芹堂

凡衣食婚嫁喪葬醫藥于公者甚眾又建議舍祠堂宗學以教其族人又推先志建二石梁以便其鄉人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當廣東受代時有三老人入見年皆百許歲聽睹語言差可辨曰我儕隱深山絕城市多者百年少者五六十今傳聞使君治狀且旬月北去願求一識鬚眉公起立堂前三老繞身熟睹之良久乃出公行咸集挽留百里間為之塞衢罷市公之惠愛能得人心如此公姬姓裔出周文王子畢公後有食采于潘者因以為氏至榮陽侯

而氏始彰凡三十八傳伯民公肇遷烏程七傳綜以純孝著稱石晉時北郭里名迄今未泯又三十八傳而得公公諱季馴字時長別號印川居士公之沒為萬曆乙未四月十二日距生正德辛巳四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五配卽施夫人子姓云云以其年某月某日奉公板安厝寒字園之原嗚呼公自童子時以逮老而為司空其瀕危者數矣未冠卽慷慨為父自寬賴當事者試其文寬之然往來蹴躅無能具一朱羹一茗屨可以孱弱死仲氏貳守繫獄公前伏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幸

味芹堂

減等致忤部使者上彈章可以急難死五十服母喪如孺子慕涕淚覆面可以哀死二十年老河臣日夜寄命一葉風雨中或暴泄或咯血或裏疽癰毒可以病死嘗露坐河壩督工水忽大至距其坐前僅尺餘衆皆驚走公幸無恙又颶風吹舟人決口左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有也父老立石于河湄曰潘公再生處是又可以怖死廷臣每設數難以詰公不能屈旣以轉羞而成怒而公復為國體論救故相新進欲中以危法又可以護死

夫此數者皆出于前所謂三難之外卽公一覽中亦未敢盡寫其艱危匍匐之苦以暴之君父之前而但向故人子弟私自慰曰老人實有天幸髮朝論之紛紛也嫉者衆而攻之急度無以見容于時其數罷而數還者賴今上深察其忠若瀕死而獲脫于難皆天也天下聞其言而益悲之雖然公今應得誥冊及例進宮保則皆十二年前故物耳漢汲仁郭昌鄭當時皆得以河事被微侯之賞且令群臣從官以下爲歌詠寶鼎以侈其功國家卽不屑與漢策令然以公皓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聖

味芹堂

首河事百艱備嘗追勞念往夫豈獨在邊臣後哉吾故知公九原之論必有所歸矣銘曰

有姬畢公錫玉剖符食采榮陽爲潘厥初伯民肇遷曰卜西吳北郭擇里而爰是菟三十八傳公起大夫旅握鎮節歷游名都我疆我理我旂我珍民真攸居龍蛻其顧六宮食新萬艘載塗小心孔翼奏功則府爾冠裝裳爾髮幡幡既長于河亦老于河幕府籌鼎視公孰多稽首聖明億萬永圖玄圭赤紱九原可呼幽谷熾然冥漠照蘇鏡石著銘矢告弗磨以嗣以續

寶鼎之歌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聖

味芹堂

戶部尚書本菴楊公墓表

王錫爵

今世紀墓之文有碑有志則不得更置表表標也謂標顯世所未知之人未見之事用以決疑開幽故足述也若名卿碩臣高議雲臺之上國文家蘇以日月書功尚安所藉而表焉乃余獨于故司農楊公不能無言公諱俊民號本菴山西蒲州人舉嘉靖壬戌進士余辱與公同年嘗聞謁公之父襄毅公于大司馬邸第當時華之望方歸于襄毅公而公以進士高等年地風采哀然出其輩行其年會當館試公以襄毅公指稱疾不謁試而諸謁試竟以黃語板罷視公如翔鴻之在寥廓云既入仕以戶部浙江司主事調禮部賓客司歷陞儀制司員外郎精膳主客司郎中出爲河南提學副使轉參政尋召入歷太僕寺少卿太常寺少卿提督四館大理寺少卿復自大理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治郎陽自郎陽改撫山東以右副都御史往入爲兵部右侍郎丁憂以原官起補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督漕河撫鳳陽等處尋召同部陞左侍郎改兵部署部事再署京營會倉場總督缺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王

味芹堂

廷議推公以侍郎久次晉秩爲兵部尚書未幾奉旨

回部在部若干年以二品歷三考加太子太保薨于

位天子加優賜祭葬贈少保加贈太子太傅殊恩異

典差大襄毅公爲人沉深有大畧所居官常兢兢

謹于法理不爲首鼠兩端而間亦以機權輔正發

謀應變稍規模襄毅公乃襄毅公故敢決任事亦會

其時得願指揮霍主親而人信之公見謂小心怵然

試刃于盤錯間調維上下且寬且急時有所不能得

之衆而得之獨不能得之名而得之實者有如令公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王

味芹堂

父子易地而處不知其何如矣嗟乎是安可無表公初爲儀曹郎執不受內宣兩使中州痛裁驕士豪黠吏以法其在郎陽議爭所轄官兵軍餉不宜汰減議移均州守道于鎮城便彈壓在山東議留班州訓練議戒荒田賦聽民得自占開墾在鳳陽議開瓜州隙地泊漕艘議選汰衛軍在兵部議束約王撫賞數不得逾七萬議抽練京營兵皆侃侃據長體畫長計無所規隨而至于最難且苦雖欲有規隨而不得者莫如公之典戶部時內傳買辦銀則爭傳雲南增歲

課金則爭傳公主婚禮及鋪宮珠寶則再爭此曠議起公一爭之遂左再爭之易州又兩爭之河南而時會東西征萬里裹糧與上供諸費交急則公之難且苦更十倍然迄公左支右吾粗免敗闕盡瘁之效至于功身即次明主爲之驚哀贈卹天下宜以此知公乃余讀韓太史狀發憤于公道之不章人情之反覆然則非余誰表公者公之爲戶部余亦承乏內閣于時公私赤立外廷無不扼腕言理財者礦事之興其初乃以縉紳議入而內意始動然明主初亦以錫爵言不便而止高名之上至有面讓予以將順無狀者乃公獨陰贊予期以事行之日該曹當以職掌力爭不獨令閣臣有劾主名既予歸而公果四疏諫開礦蓋至是苦心苦口始盡暴于賄聞乃其域外遠識幾先早計予知之外人未知也一宜表今制領國計于司農帑市因緣估商輻輳飲米茹藥者不能有所表見乃予獨陰識公取予一介必矜而嚴登其堂則有一二短衣敝履老蒼頭出應客四壁蕭然而韓太史又習公門內事室止一區田不過三四十畝此今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美

味芹堂

貴郎墨綬吏所薄而公以父子世一品九載大農會不得私中人之產世又其誰信之二宜表公入仕幾四十年其未爲都御史逮侍襄毅公一階半級未嘗以閭閻先人已再秉節鉞更踐九卿皆籍甚聲聽百行渾如東濕之政含沙之口不能毫髮有所挂及其曖昧觸讒忌自典戶部始典戶部又推冢宰而天子再命公署吏部署都察院又類陰爲公地者悠悠道聽則以公介內援擠賢者路而予適幸筦事主行文書嘗密伺內指與公交開踪跡百口可按而保也蓋公奉職最敏厲而于進取則鈍與人最欬篤而于結納則疎約已不以劇物憂國不以干名以故生平心事半爲吏才所掩而要以完節粹行從襄毅公于九原必無愧焉三宜表嗟嗟人世隙光榮名朝露耳乃自古不朽公論定于蓋棺若又泯泯使廉潔等腐珉玉共朽則儒者又安事孳孳勤一世以奉廉恥忠孝爲哉自世爭喜議論好饒與人以才而悞與人以品喜核蠱氣而輕先王長者端委正色之風余蓋嘗以身試謗而痛乎處俗之難已以天之幸明主之知幸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美

味芹堂

得早蛻劇場不復爲爭名者所錄猶計出都門時間  
遺同志兩言以謂我輩悠悠是非在事不明及事謝  
必明當身不明及身後必明今公之事謝而身已死  
矣乃韓太史尚不勝青蠅之感至痛根株其所從來  
是余所不敢知亦不敢復操前兩言以信于天下將  
賢者固不宜久握利權處嫌地舉止竊欽疑生所忌  
乎抑論未百年天與人方交爭爲君子而久之終翕  
然以定乎今石室論次與天壤不磨滅則有韓太史  
在則亦有斯文在若其他家聲宦蹟及文章行誼之  
明文授讀卷四十六 墓表 味芹堂

周文恪公墓表

王錫爵

萬曆丙戌十二月二十九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倣巷周公卒于邸卒後三月  
而大明會典成公屬爲都校最久而專於是天子思  
公勞贈禮部尚書賜二品祭葬仍特用廷臣議謚文  
恪贈卹以官謚以人朝廷敘功旌賢之典備矣乃故  
事大臣表墓之文其稱爲神道碑而公之子官生某  
等已乞碑少師申公又屬予錫爵爲表是兩也予宜  
辭已復思碑表義同而大臣不稱表者以功德行世  
明文授讀卷四十六 墓表 味芹堂  
有太常太史之譜不必表也若公之隱細微行非表  
不章非予未必知而知公者又未必能言是用諾諸  
子請爲藉語于麗牲之役曰嗟乎是惟周公古三代  
以前未雕未琢人物而朝廷用之未盡士友知之未  
深至于今日蓋棺而論始定者也公諱子義倣巷其  
號初爲博士弟子已厭薄俗士顯顯章句爲榮進嚙  
矢者日夜湛思乎六經爲儒論說之府而饒其精言  
隱義著設語著目錄見聞多先儒所未發既登第則  
益棄去雕蟲以經濟實用爲兢兢其居官自翰林載

筆紀述而外出爲國子司業祭酒入充教習庶吉士師道尤著學者宗之以牝牡甲乙知人予與之同事丙戌會試公服予之檢帳嚴予亦服公之裁量審爲錄序成則相與檢窺僻詞奇字而後付梓者曰以此爲諸生先公實導予予不能及也公初爲南國子司業會江陵奪情議起九列爭先具疏留同寮目公云何公咄咄起戟手向堂上此堂顏藝倫者何我輩不能惺人狂醒而忍從旁助其拍浮乎議更寢其與人煦愉豈弟不狻狻市廉名而卒官之日會隆冬布衾練帳蕭然也賓友就其臥訣皆驚哀涕下以爲卽公一日柄用豈減晏嬰公儀休哉父月川母吳淑人沒且久歲時致祭盡哀而事兄若姊恭甚閨門之內穆如賓友其生不無域外交而俸入輒以施鄉黨之廢疾者故歷官垂二十年被服寒素如一日云江陵之當國也好薦寵天下年少武敏逢蒙視而堅白鳴者乃公獨用鈍口樸貌相與衡立爲柄鑒學士大夫無所窺尋其聲光以是江陵益疏外蓋翰林久次不調無逾公矣而公不以入意中其爲所樸鈍頗益甚而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罕

味芹堂

江陵之敗也諸嘗與交忤不得意者皆戕戕彈其冠有一歲九遷之望而公又愈益自晦顏如也以故終公之身世知有南九卿不署名之居祭酒不知公其知公之忤江陵不得次者不知江陵敗後事噫嘻此所謂非表不章者乎士識之卑也徒見山輝而白虹則盱眙動色以爲是至寶之所在蓋予相士十年始識公之內敏強記又十年始識公嗜修而寡于交比同事朝夕者浹再旬相與證事確理原本六經磅礴萬物如遊球林火阜中而後知公之奇萬不一二試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罕

味芹堂

得公與萬宗伯毘陵兩先生。兩先生易名皆以文。而用之在朴。其相次望顯位。又皆遇可以興禮樂之時。而溘然先野草朝露。乃又皆在一年中。皆天也。天雖尊其秉彜。是非不能勝人。九原之論。吾知所歸已。而後生初學。薰醉智巧之途。以爲是堅瓠無用于世。世亦且以厭薄公。而以公之不去爲無恥。嗟乎。且安得灶上老婢就熱吹而噤冷炙者。與之言有恥哉。予嘗謂方今士患不在小人之好亂。而在君子之無恥。夫使朝廷內外之官。泛泛乎有欲去不久之心。峩峩然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望

味芹堂

碑板之文。唯文肅能以議論行其曲折。又書王文

肅文章公字元馭號荊石相神宗文筆縱橫而華采一代鉅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墓表

望

味芹堂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

太保謚襄毅王公墓誌銘

焦斌

古真人在宥，爾夏尊親，豈管界中外如農之有畔哉。漢文帝繕邊備，達將材，而詔匈奴棄捐，惡借之大道，蓋居然有古風焉。輓近世則幾無聞矣。國朝有二祖，洪埽乾坤，威被疆場，冥如者垂百年而已。已

庚戌，闢入爲患，斯時也，求一大創之，莫能任者，至

于屈膝請朝，交臂受事，稱藩納貢，喁喁向風，則自莊

皇帝時始，嗟夫，非我襄毅王公，時定其畫哉。方把漢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聖

味芹堂

那吉之歸也，公謂制之機已握掌股，故令之縛叛

人，惟命，令之定貢市約屬，亦惟命，迄今寒無傳，炸

亭有臥鼓，享太平之福者二十年，顧不知公決英之

難也，而今已矣，惜哉。公以萬曆戊子十一月十七日

薨于里舍，守臣以聞，上驚悼，爲輟視朝一日，詔贈太

保，謚襄毅，予祭九壇，仍遣中書舍人營兆域，皆異數

也。公子職方郎中謙，以葬之前某月某日，來楊檢討元祥

爲狀，丐余爲誌銘。余嘉公功在社稷，銘其可辭，按狀

公諱崇古，字學甫，別號鑑川，嘉靖辛丑舉進士，實出

鄭端簡公之門，鄭負人倫鑒，嘗大器公，悉以國朝掌

故及職守機宜指授之，公時已奮然有自見之志矣。

甲辰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出爲安慶守

庚戌改汝寧守，乙卯晉副使，飭兵常鎮，常鎮故無兵

備，以倭患特專設云。已未改鄜延兵備副使，壬戌晉

按察使，甲子晉河南右布政，未四月晉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巡撫寧夏，莊皇帝改元，晉右副都御史，冬晉

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三邊軍務，亡何晉右

都御史，庚午改宣大山西總督，辛未晉太子少保兵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聖

味芹堂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年晉太子太保，在鎮五載，

以協理京營戎政召還，明年加少保，秋改刑部尚書，

丁丑改兵部，未幾告歸，又十二年而薨，先後官階十

有九轉，中以刑名著者十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公

之助名炳炳耳。夫人能縷談之也，始在郎署，巨猾

麥福縱下爲姦利，公繩之無少貸，分宜中貴溪公以

危法獄具，而公不署名，徐文貞公亟稱之，在汝寧，伊

藩驕恣，置左右于法，而歸其侵田，大盜歸，尚諂踞

吳楚間，諸郡震動，公設方畧，修其魁數十人，賊鋒爲

挫蓋公之戰功。斬露鋒鏑始此。在常鎮。創海防條議。躬擐甲往來清江柘林。率俞大猷等于海洋。殲倭奴二百餘級。在寧夏。上策秋防六事。寇清水營。遣大將吳鼎擊走之。又招降土兒丈三百餘人。徙榆林。潰九渣梁殺大將。公親督勁兵往救之。先後斬首二百五十四級。鹵馬蒙牛羊輜重三千七百七十。其督三邊也。念四鎮爲西北藩。而套蕃不一。揃刳不足令震賊。遂疏請旗牌十事。及延寧切要利病八事。覈實行焉。二歲中。三薄塞。公遣大帥趙奇董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吳

味芹堂

俺答孫把漢那吉者。有所恨。挾其妻比吉等。扣關請降。公喜曰。事入吾彀中矣。屬閫帥厚鞠之。而上方略。大指謂逆全等。本以向導習。厭戰。卽全等輕。故今日非得全等。懸賞格。得全等一人。賞千金。拜官都指揮。請卽其一。以款把漢老酋。雖倖計。必不以流人易孫子。便朝議是之。封把漢爲指揮使。于是俺答偵知把漢在公所。又素恃桀黠。未肯弭躬。以好語請也。大舉兵薄城下。索焉。公堅壁清野。坐困之。而陰部署兵。馬扼塞處。相持數日。稍稍引退。公卽縱兵尾擊之。伏兵四面起。腹背受敵。一日七戰。所殺過當。其酋兀慎擺要中創。氣大沮。知不可以戰。得把漢矣。乃使人來言曰。天朝歸我孫者。且款塞。然殊無意執全等。公察其僞。乃盛陳兵。出把漢視之。則把漢者已易綬纓。佩印綬。帶金瑩然。洋洋無歸意。公指謂使曰。此兀上物也。聖天子寬之。若此。此不足構趙全等耶。我國家急正叛人法。不急款塞也。因遣將軍田世威等往諭意。俺答且感且泣。願悉如公令。而請貢馬通市。世世稱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吳

味芹堂

外藩公得請于朝。果執全等九人易把漢去。既獻俘闕下。因受詔議封貢。公議封貢。乃如開原。賈寧故事。以馬易幣耳。非昔馬市比也。時俺答又約止不犯大同。公執不可。曰。審若是。惟有戰耳。遂悉要諸番文。自老把都兒以下。傳檄而定。乃以辛未會奏。并上錫封號等八事。詔下部集廷臣議。言者章口數上沮之。賴執政力任公計。上許可。其夏降敕封俺答爲順義王。諸酋拜官有差。公親詣弘賜堡。宣上威德。定貢市。則諸羅拜龍幃。奉表稱謝。貢馬五百有九。歲以爲常歲。市馬。羴牛羊十數萬。而馬居大半。其陝西馬附宣大入貢。而互市視宣大準。事竣。上大悅。祭告郊廟。御皇極殿宣表受賀。當此時。鱗介易爲衣裘。要荒置之衽席。而古撻伐斬馘之功。不足道矣。前是議者嘖嘖謂。性叵測。無能堅決。卽同事諸臣。或可或否。或可否半。甚者稱引嘉靖馬市寒盟事。搖動大衆心。公歎曰。我從容坐鎮。何慮不以功名終。然如國事何。乃剴然決計。不惜嬰天下之口。主上亦感其血誠。格群議而從公。可謂臣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自辛未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哭

味芹堂

迄于今。邊鄙不殄。所爲完室家若首領幾何。所省軍興費又幾何。由此言之。公之功可勝道哉。予嘗論邊事在戰撫兩端。然未有不能戰而可撫者。公之制不但孽孫來歸。得握其機要。而氣岸能吞吐匈奴。制其死命。故可擒可縱。而功竟以撫就。狀稱公因敵轉化。不可端倪。實欲迎佛。因而許之。杜殺端。黃台吉實跳梁欲敗盟。因而開謀其父子。令各自爲備。黃台吉失所部兵。實內困請降。因陽撫摩之。拒不納也。然終其身亦無他思。其操縱諸酋皆此類。故公之成功非偶然而已。公旣解邊事。爲部尚書。時傅御史應慎封事。侵故相江陵。詔擬罪。公不從。薊帥戚繼光以公發其姦私。求解于江陵。公又不從。于是言者四起。而公始不得安其位矣。嗟。公威係名王。而不能討城狐之憑信。孚絕域。而不能結委蛇之知。則信乎任事者之難也。公歷事三朝。陪祀園丘者三。方澤者四。朝日壇夕月壇太廟先師廟帝王廟各四。宴慶成者一。禮部者一。兵部者二。中府者一。充廷試讀卷者一。知武舉者一。幸太學命坐賜茶聽講者一。賜銀幣者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哭

味芹堂

九、蟒緋者二、羊酒鈔錠者二、蔭子爲國子生三、爲錦衣千戶一、而其歸也、猶歲給夫若米、贈焉、遣參政率州守就其家存問、故事文臣一品、非八十不存問、公獨以功受特恩、亦國朝來所未有也、公其可以無恨、公薨距生正德乙亥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四、系出龍門、文中子家汾陰、國初徙蒲、傳五世曰榮階、將仕郎配張、六世曰榮、鄧州學正配張、七世曰璠配孫繼孟、公考妣也、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配皆一品夫人、配張累、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辛

味芹堂

封一品夫人、子二、長卽職方郎中謙、丁丑進士、娶史封淑人、次益、官生娶裴、女子三、長適晉錦衣衛事都督同知楊俊卿封夫人、次適通判張循吉封孺人、次適庠生郝承訓、孫六、之楨、錦衣衛都指揮僉事、之幹、之柱、之樞、之模、之案、俱官生、曾孫二、宗孫、錫、孫皆幼、公爲人慷慨有奇氣、少時評三晉人物、于裴晉公文潞公韓忠定王恭襄心皆向往之、而其傲歷中外也、又多奉端簡公之訓以往、至其掌邦禁、愼獄、宛然鄭公家法也、斯可謂不負所舉矣、居家孝友、周貧乏、

訓子孫、語具家乘中、茲不書、謹掇其大者爲銘、銘曰、維汾之水、有鼎而神、元經啟祚、蒲坂開屯、猗與少保、爲世宗臣、方叔壯猷、張仲孝友、雄劍處囊、洪鐘待扣、奮蹟西曹、持杓北斗、帝毗土畧、公在邊隅、山有猛獸、庭無後瑜、天兵電掃、月陳風驅、乃繕亭垣、乃日阡陌、戰守迭用、正奇互出、宿將環羅、靡贊一畫、牛方懸磧、蛇亦銜仁、戢彼左袵、歸我中行、冀恢王略、特許戎親、五餌方施、九關不閉、騷髮雲騰、旃裘腐至、仰迂漢策、兼收魏利、公雖去鎮、世稟法程、歷祀二十、鳴鏑無驚、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誌銘

辛

味芹堂

豈惟石鼎、亦曰于城、公旣趨朝、星夜劍履、正色侃言、薰狐掘鼠、群飛刺天、冥冥遐舉、帝思股肱、詔使在門、蒲輪欲駕、璽墨先溫、大星忽殞、箕尾誰捫、華軫勁、河山改色、琤賜連岡、助銘太室、神呵鬼護、墓門之石、

孫清簡公墓誌銘

趙南星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七月五日，孫清簡公卒于家。其弟文融寓書于余曰：兄之知先兄甚深，癸巳之事，兄爲司功，親見之，銘其墓者，匪兄不可。第此時同事者俱在，尚未可直書，以俟異日。余報之以不敢讓也。至丁巳春，公之子比部君來，以文融所爲狀徵前諾。時余六十八矣，病初起，比部別後，遂成久病，不復能爲文。而念平生知已無過于公者，且內察國家之大事，史冊所必載，卽文融爲狀，未若余知之之真也。非余銘之而誰也。孫公者，文恪公之長子，忠烈公之孫也。諱鑑，字文中，號立峰。九歲卽能讀書，長而勵勸誦習，每踰丙夜，倦欲臥，起稍行數十步，誦習如故。十九舉順天鄉試，是歲嘉靖二十二年也。四試禮部，不第，益發憤，竟夕不臥矣。如此者三年而登進士，授兵部武庫主事，提督武學。武學多貴介子弟，而都城諸浮薄好射獵者，亦多繫籍其中，以權力口語抗法約，公生長京師，又兄都督公舊在武學，稔知之，較試賞罰無所假借。適值六年會舉之期，此惟京衛武學有之，皆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聖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聖

味芹堂

取世官及冒子肆業久而屢試高等者，合試之，拔其儻可百人，尚書以聞，候詔下錄入職方籍，以次擢用。曩多徇情，或例外間有闕入，公一稟于令甲，視文義爲去取。一中貴家兒，每月試必來，公特抑之，權家多失望者。比奏將上，尚書欲易一人而不肯也。時同邑宋公岳爲武庫郎中，旣退呼公曰：立峰，吾自今畏汝矣。豈有上官嫗嫗言而面赤強爭者乎？疏上，踰日留中。同事者皆危懼，公不爲動，已而竟下。是時上獨攬乾綱，左右無敢作威福者。第姑遲發示虛擲耳。公繇此名大起。後中貴家兒亦得舉，曰吾本末跡學宮，豈敢怨吾師乎？遷職方員外郎。尚書蒲州楊襄毅，公自邊鎮入，極重公，公亦甚服楊。公忠義磊落，應事敏而悉中，先朝馬端肅余肅敏未必能絕也。時郎中偶病，公署事，所言皆聽。然楊公微有變通，公所執堅，每曲意從之。以遭文恪公之喪歸，廬墓三年，起補原職。楊公猶在兵部，旋遷武庫協司郎中，是時上在位四十二年矣。日決事齋宮，精明威斷，華亭徐文貞公當國，正已親賢，仕路肅清。然臣下凜凜畏罪，士氣亦少瑟。

縮矣公乃上疏勸上時出視朝無爲左右所蔽及方士邪說不可用引趙高林靈素等爲喻其刺及諸宦寺尤多于時在位間者無不駭異而好事者間造僞疏故爲危論于是人人累息惟恐禍且不測而蔓延及已也卽徐楊二三老嘉其直亦慮支持收拾之難然諸宦寺之恐懼尤甚竟壅之不得達公遂以病乞歸武選主事宣化鄧君洪震賦寶劍篇爲贈以告其同年友戶部主事海忠介公後海公上疏大畧與公意同上遂馬怒然留半歲不發袖其疏時出視之意

明史稿

卷四十六

志銘

誥

味芹堂

似少悟而諸宦寺造飛語敬上竟下獄當罪而海公繇是震天下矣隆慶元年起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必欲鏘鏘爲不可犯以是與尚書麻城劉端簡公牴牾公力持平其間聊合之劉公寓書楊公稱之時楊公已改吏部矣欲調爲已屬而婚之者構他語沮格遂已而海公巡撫至應天見公曰僕頃者實聞先生之風而起時海公風采甚峻人不能堪公微諷之卒不入擢南尚寶卿五年秩滿入京時楊公罷歸復起兵部而少師新鄭高公以政府掌吏部見公

示意欲北之公竟爲不領也者而去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曆三年考滿入京改太常寺少卿尋遷右通政明年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銅權擅朝不喪其父杖戍諸言者所爲益橫公因乞病歸家居七年丁母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江陵已物故矣起補原職明年遷大理卿又明年遷刑部侍郎尋改吏部侍郎十八年遷南吏部尚書改南兵部二十年壬辰平湖陸莊簡公解吏部去會推左都御史涇陽李敏肅公兵部尚書東明石公上謂世達方秉正力肅憲職

明史稿

卷四十六

志銘

誥

味芹堂

不可動而西鎮叛卒告急星亦未宜他徙可再推乃推工部尚書廬陵曾公刑部尚書富平孫公及公行數日不下旣乃特用公焉當此時上深居願養內外隔絕內閣爲太倉王公錫爵蘭谿趙公志皋新建張公位用入行政一以委之三公者不敢爲江陵之事而欲權歸于已稍有識者莫不離遜自疎以陸公智術高不可籠駕故謀去之而李公練習恢卓虛懷下士人望所歸又爲其所忌公淵穆不測且家居及在留都之時多卽嘉靖中上疏事彼亦未必聞也故按

之冀爲已用未幾輒悔之矣先是在內閣者每欲參預吏部之事而吏部亦以代庖假器爲恥恒至咀囁弘治間推舉者奉旨駁問有一官而推至二十餘次者不得已乃令選郎關說嘉靖末年分宜大驚爵亦但爲請託耳及江陵奪情之後而尚書恒自往受教矣卽陸公亦不能盡收也至公乃絕不往又故事吏部尚書道遇內閣不避避之自嘉靖中李肅愍始至陸公不避矣然以密有所透迤至公而絕不避三公積不能堪新建乃上疏言會推大臣與推者各舉所知類奏取自上裁以此爲定國是公按令甲議覆以爲大臣剔歷既久才品已定會推時皆得直言可否此爵人于朝之義守舊爲是刑科左給事中史君謐麟則上疏直駁之言太祖罷中書省以六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既定則又恐其不專專而不效則罪有歸矣今以六部之權合而收之禁密旨繇閣票或有私意奸其間者悉托之上意誰執其咎乃所以資專擅也新建益大怒以史君之疏有所使之者而其讐吏部不可解矣明年大計京官當在正月內舉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美

味芹堂

議皆預定二三宵小輩爲相君出力者皆借條陳侵吏部欲以決隙致潰公屹不爲動三公旣不得見公其必不可免者乃托人求免公皆佯應之其他縉紳所指目八狗三羊之類尚多如稍不密則此輩蠶起而譁鉅矣此時惟李敏肅公僉都王公汝訓與公同心吏科都給事中及河南道二人會同考察者皆不得盡知也及出政府旣盡喪其私人臺省又以不得與聞交恨之公故無暇客惟一至親爲司屬衆皆拯之以挾公亦爲謫之矣卽他司屬所處者亦倍于往時故無所得其熾咸相謂曰我臺省何甘折氣今當拾遺仍拾吏部耳乃上疏拾三人稽勳司員外虞君淳熙清苦之士公所用爲司屬者也楊君于庭職方司郎中少年負才氣慷慨任事西鎮蕩平方當錄功二君皆不可勦惟兵部主事袁黃者輿論未協宜降然方從征朝鮮取自上裁覆上三公故擬旨俱留川於是刑科給事中劉君道隆上疏以爲臺省交章糾拾不爲不公何乃不去一人詔切責吏部專橫結黨令回奏公具疏如前所云則又得嚴旨回奏竟不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美

味芹堂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堯

味芹堂

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司郎中降三級調外任。虞淳熙等三人俱開住。給事中疏不指名。亦奪俸二月。于是公上疏求去。有旨不允。公以身去。無須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于專權。國家之禍莫烈于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黨之一字。漢唐宋顛覆之原。奈之何其以爲戲。凡科道論劾。下部覆議。例有去留。今以留二京屬爲結黨。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並不在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卽如以專權結黨爲嫌。畏縮消懦。自救不暇。則銓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去。使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于世。將來者且以臣爲戒。又大罪也。臣憂結于中。不忍默默。伏望陛下特加省察。并賜骸骨。詔報聞。仍不令去。而都察院李公王公同疏救余。詔切責市恩群小。余及虞君等俱削籍。于是左僉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堯

味芹堂

都王公又專疏救之。而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左少卿曾公乾亨吏部主事顧君憲成李君復陽禮部郎中于君孔兼員外郎陳君泰來主事顧君允成張君納陞戶部主事賈君巖國子監助教薛君敦敦上疏論救。俱歸咎內閣。而刺譏太倉新建尤甚。王公等及吏部二君疏皆留中。五君降三級調外任。而禮部郎中何君喬遠主事洪君啟睿復同疏爭之。石公亦上疏爲楊職方昭洒。無受賄事。願以已官贖之。會吏科都給事中缺。推史君命已下不出。乃上疏云。出則當首言考功之事。必不聽。且臣乃考功之黨也。豈得獨留。况復患病。有旨令之去。公既辨權黨之說。遂稱病不出。三公擬旨或溫或厲。至以司官不肯認罪。不能救正。爲無人臣禮。又遣中官齎上尊少牢視焉。公堅不肯出。自三月至七月。疏十上。乃得俞旨乘傳歸。是役也。人皆云孫公無私考察。乃國家重典。所斥者卽終身禁錮。此而有私。則必其無良心者耳。以此稱公是譽宋姬。以不淫也。公之意蓋以除奸爲主。貪次之。夫貪者污朝之臣也。奸人附權。傷善賊國之臣也。故

嚴于要津而寬于散秩，士紳坐年老者，三人皆緣他議而徵之以老有疾者，卽卑元吏亦止，四人耳目彼方憂性命而忍復煎迫之乎？至于任子者，非有太過其視父賢則容之以爲善人之勸，繇斯以談殆不止于無私也。公去無何，李公亦以他事遭讒去，公同邑陳恭介公自南吏部來代之，閣部矛盾益甚，先是公未至時，選郎王君教以推建言降調御史萬君國欽爲推官，一司皆削籍，欲以立威，蒞後而衆益不服，後遂屢行之，此江陵所未有也。陳公至未久，卽稱病。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空 味芹堂

年七十而歿，詔與祭二壇，遣工部主事錢允元治葬，謚清簡，惟贈脔命久不下。吏部屢催，至二十七年乃下，贈太子太保，錄一子入太學。文恪公生五男，初娶韓夫人，生公及南京禮部右侍郎正峰公，鉉繼娶楊夫人，生太僕卿鶴峰公，鏞及南京兵部尚書月峰公，鏞卽文融，側室馬生庠生鏗，公娶錢夫人，御史後峰公，女生二男，長如法，癸未進士，刑部主事，以言儲宮事謫潮陽縣典史，娶編修史公鈞女，次如洵，卽比部君癸丑進士，娶江西僉事陳公成甫女，一女適湖廣副使管公稷子太學生可成，如法生一女，適江西僉事史君元熙子庠生孝榮，如洵生四男二女，長男某聘舉人陳君本欽女，次男某，長女適舉人周君昌憲子宗翰，次字舉人夏君汶子良模，夏山陰人，餘皆同邑人，如法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府城北梅山，至今天啟二年壬戌三月，余乃爲銘其墓，銘曰：忠烈之後，宜其丕興，卿相蔑也，至人爲徵，上古之士，懷大庭，人有惡心，除之則貞，性道合一，匪善之行。

人孰無機去之則誠物我同觀。陽鳥可從。閉修強學。非以立名。收敗穆穆。無可與爭。芝耀其華。蘭播其馨。世之君子。未可同稱。薄遊從凡。惟化是乘。卑疎尊近。其儀有恒。忠義內激。洪河可馮。相臣質懿。大則弗容。博選天官。非力克勝。樂其平易。不知而庸。統均失官。極于江陵。守正爲侮。嫉趨所形。大計群吏。詔子營營。撓脰丐免。而會莫聽。黃閭愧恥。昔重今輕。及其餘耦。殫力以抨。皇天未怒。晴日雷霆。三却鈎羅。鴻飛高冥。正直發憤。罔不怦怦。貶逐不已。有耳如苓。公歸逾年。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六

志銘

李

朱芹堂

往依先靈。卹錄隆厚。孰好孰憎。哀哉若人。遭際聖明。放逐律魁。破毀太平。爰至今茲。禍亂遂成。暗隴須臾。有譽斯榮。厥惟幸哉。伊余之生。得所歸依。退遂成并。世逾二紀。吾黨彫零。癸巳之事。可爲沾纓。傳信無人。悼史焉憑。余七十三。性命未傾。天質留之。俾勒此銘。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璠校讀

墓文二

忠義

忠愍楊公椒山墓誌銘

徐階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諡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諡者。今皇帝御極。邇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謚子應尾爲國子生。而特賜今諡。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誌

朱芹堂

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欲利啖之以經兵。請與爲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詳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報耳。安

人曰。嚴和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卽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歷。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流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視公。公乃自破瓷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薨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兩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陷必死而不懼。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誌

二

味芹堂

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爲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作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今藩參王君世貞。爲求救于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壽不可。而其黨鄒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某。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爲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紳。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爲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壽。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壽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忠者。果可以計免否。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誌

三

味芹堂

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叅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精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斥逐。嗚呼！後之欲爲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爲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卽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爲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爲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飭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恤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焉。一焉。月日應尾改葬公某山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爲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狹道之政，詳具公所謂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誌

四

朱片堂

萬物稟氣以爲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仆益，自奮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爲憤，地爲震。歲星一終，天乃定。萃姦漸滅，主明聖易。建祠錫贈，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爲世鏡。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誌

五

朱片堂

張毅齋先生墓表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其安而其處之也爲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于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爲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于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議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職及于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出身從于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

明文長發

卷四

墓表

六

味芹堂

死者之心宜不以爲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實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爲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悔禍化逆爲順羣執羈縲御銜歷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漆紵無脫者而國勢尊華會靡障障戊壘之繫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識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訕于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諫廢卜之怨且快于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爲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于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詡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爲苟違以求全嗚呼可

明文長發

卷四

墓表

七

味芹堂

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墓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爲之揜也。公之存不爲晉臣衛人之訴。而一意于國死而不死。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懷其期于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于昔之死君者之間。爲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某始從公之族孫鄧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戲歎。慨歎。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表

八

味芹堂

啖鳥。爲皆非公所恨。惜其魄氣之清。英昭爽必且飛揚。悽愴。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遊于鄧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于全歸而深藏于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藁葛施石而狐兔穴室。收豎樵子。頑情不靈。將有箕踞。嗥跳于其上。而晚草木以爲薪。樵之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幽。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惑。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于其阡。庶其免夫。予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于茲。阡土。魁木。藁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承免于岡。阡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遠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于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爲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于蒙翳。葭翳之中。模而傳之。復出于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播爲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于後。則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表

九

味芹堂

吾黨之所圖，庶不爲無益。于是爲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授鄧西君，使歸刻焉而表于其墓。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墓表

味芹堂

忠烈楊公墓誌銘

錢謙益

天啟四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劾奏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明年七月二十四日考死，詔獄後三年，今天子卽位，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爲首。又五年，其友人陳愚撰次行狀，率其二子跋涉數千里，請誌公墓。嗚呼！公之死，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畢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眚疊見，天地震動，其爲冤天猶知之，而况于人乎？當其昇輓就轍，自却抵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所過市集，攀轅車，看忠臣，及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冀達別吳，綿延萬餘里，追賊令亟，賣菜洗創者，爭持數錢投縣令廐中，三年而後止。昭雪之後，街談巷議，動色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激烈，波蕩海內，夫豈待誌而後著？孽奸之疏，愍忠之綸，大書特書，載在國史，雖微誌誰不知之？若夫光宗皇帝之知公，與公之受知于先帝，君臣特達，前史無比，公之致命遂志之死，不悔者在此，而群小之定計殺公者亦在此，謙益苟畏禍懼死，沒而不書，則舉世無有知之者矣。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士

味芹堂

先是光宗久在東朝，開于鄭氏，儲位危疑，惴然後定。神宗寢疾，皇太子希得召見，日盱眙傍徨寢門外，公爲兵科給事中，走告閣臣，當直宿閣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詞內侍故事，傳語作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常，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同心憂懼者也。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封鄭貴妃爲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爲皇貴妃，傳旨旁午，中外奸邪謂知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踞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面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崔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舉窮究，宣示中外，罔俾賤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盛德，上暫輟葺幾，進皇長子及皇子扶床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日，上特命錦衣召公，人意公且得罪，上對群臣從容言病狀，而視數歸乎公，指皇長子，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宣召群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主

味芹堂

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末命，馮几注視，與執手付託者，何異？公雖欲不誓死以報其可，得哉？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群閣教選侍閉皇長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群臣哭臨畢，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誓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群奄之計格，我輩得以事少主矣。初詣乾清宮，關人持梃誰何，公大罵奴才，手梃却之，將及宮門，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者至，再公復手格叱退之，皇長子既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氏何語，公抗論于朝房，于掖門于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于麟趾門者一，叱閣臣方從哲及大奄于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後先諍辨，謂選侍不得毋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髯叫呼，聲淚迸咽，選侍能于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聲徹御座，殿陛皆驚，上亦語近侍，翦子官真忠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主

味芹堂

朝旬旬不知所爲。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縱騎。周廬儼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年。羣小窺苑枯之勢。開離間之隙。浸淫蘊崇。而發作于鼎革之交。公察知奧窔。誓死伏節。奪人主于婦寺之手。其功最爲奇偉。昔漢武帝之識霍光金日磾也。近者數十年。遠者二十餘年。先帝以一疏知公。不假歲月。上無負圖付託之跡。下無伏蒲涕泣之語。意喻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古 朱芹堂

色授。屬大事而安社稷。吾于公庚申九月事。未嘗不奇其遇。壯其決。而因以頌先帝之神聖。爲不可幾及也。移宮既竣。羣小失其所憑依。膏唇拭舌。造作蜚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撼公。公乃上移宮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安關司禮王安脅取中旨。以誅公公發憤再疏。移病歸。而魏忠賢漸用事。構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爲殺公有基矣。明年卽家起太常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卽發使其私人疏

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客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開通阿母竊弄威福。必爲社稷憂。扼腕流涕。草疏藏弄篋中。至是乃修劄上之。忠賢驚且悲。擲地輾轉號哭。羣小教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嗾之曰。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略熊廷弼賊考死。先是考文言五毒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賊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願以文言爲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圭 朱芹堂

兩宗竟坐誣伏以死。初羣小謂移宮之名正。故坐賊罪殺公。公死後。大舉鉤黨。轉相連染。死徙廢禁。逮捕相望。乃爲闔定三案。刊要典。借公爲質的。以欺誣天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不死于擊閹。而死于移宮。定計殺公者。非操刀之閹。而主張三案之小人也。今上旣僇閹。詔所司上公死狀。閹孽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級。再贈削去部銜。不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憎其骨餘。至于此極也。適足以公之忠。甚公之冤。與白旌其殺公之志而已矣。公

何憾矣哉公之爲人孝友潔廉公忠誠篤家貧喪父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間鼓樂聲有神人降其室爲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曄更衣并食如一人其妻有違言于母兄痛歐之令長跪謝罪乃已爲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爲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雪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盡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高曆丁未進士知常熟縣其爲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爲姦猾亂吏治收案改法吏人捧手繫氣丞尉嚴事如大府字義明

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七

味芹堂

眊誤國不啻欲咀嚼之其風裁峻拔所謂以利刃齒腐朽也採纖芥之善貶毫末之惡是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尉薦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貿易首領奮迅感嘆急人之危甚于已輕財重氣手不名一錢揮斥數千金如棄涕唾與之遊者雖小夫壬人狼子悍卒皆傾心倒身願爲公死無所辭也蓋世之議公者有三其一曰以移宮貪功夫以先帝之長主操危慮深猶不免入鄭李之彀中况以幼冲之君而付之婦寺之手乎女主專制何啻阿母羣閹連結豈第一忠賢議者不深惟國家之大憂而徒懷婦人之仁惋惜選侍于踉蹌出宮之頃斯已傾矣漢庭欲窮治趙昭儀議郎耿育以謂不當覆按省內暴露私燕空使謗議上及山陵自古事關宮禁憂國奉公之臣動而禍從挾持邪說者往往剽竊經術依附長厚動以離間訐揚爲詞幸則爲撤簾不幸則爲移宮一成一敗何常之有萬曆之末指翼儲爲沽名天啟之初目移宮爲生事譏夫儒臣異口同喙此可爲歎息者也其二曰以交奄釣奇奄亦人臣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七

味芹堂

懷恩覃吉可與振璫同科乎王守仁楊一清不曾用  
張永乎先帝二十餘年之儲宮三旬之堯舜皆賴此  
老奴之力移宮之議與朝論相表裏雖欲與安異其  
將能乎當熹宗出乾清時安擁于後英國奉右手閣  
臣一燦奉左手公奮出班行手格羣奄盈朝之人咸  
屬耳目是可謂之交結乎當安用事時公不以此時  
通關致公卿乞身引退及其身沉灰冷顧乃黨附枯  
骨與刑人腐夫爭衡取滅亡之禍善交結者如是乎  
此奴婢小人論公之語不足辨者也其三曰以攻奄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太

味芹堂

激禍譬如猛虎一搏不中飛而擇人則曰虎本不噬  
人是搏者之爲也其可乎繼裕妃害皇子危中宮此  
朝廷何等事而公奮筆書之彼雖凶豎亦破膽矣公  
死之後封爵踰上公祠廟窮四海卒以寢移鼎之謀  
正參夷之罰公一疏逆折之也閣老門生之訴交媚  
于公朝刊章錄牒之籍競獻于私室奄用是氣壯手  
滑瞋目語難今沒黎藿不採之功而議一掌堙河之  
失逢閣者不以教保正罪而擊聞者欲以撩虎追罰  
爲此言者是與于聞之甚者也其知公者則曰以公

之才之志身兼數器惜未盡其用以死孔子曰志士  
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曾子曰託六尺  
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夫人生而爲  
志士仁人亦可以已矣爲人臣託孤寄命莫安社稷  
其爲用亦不小矣不咀藥以自屏不引刀以對君懷  
慨對簿從容絕命千載而下讀枕中嚙血之書殆未  
有不正冠肅容徬徨涕泗相與教忠而勸義者也議  
公者固失之矣惜公未盡其用者亦豈知公者哉公  
諱漣字文孺其先故關西之裔流入安南居唐街宣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誌銘

太

味芹堂

德中從英國歸附賜居湖南徙家應山曾祖諱公鐸  
好任俠爲人報讎祖諱萬春以好施予破家里人稱  
楊二齋公葬之夕鬼誼呼護其窆穴父諱彥翔少爲  
儒性端重不侵爲然諾亦以好施著母劉氏以隆慶  
五年某月某日生公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娶張氏繼  
室詹氏生四子之易之賦之言之環詹有婦德公遇  
難與後姑棲止誰樓風雪中二子乞食以養崇禎元  
年之易等詣闕追訟父冤天子追贈公祖父如其官  
祖母及母妻皆一品夫人而任之易爲郎是年後姑

始沒，詹遂擗踊歐血卒。某年某月之易等卜葬公于某地之賜塋，兩夫人附焉。公令常熟時，語謙益曰：吾生不長友，子與元朴耳。元朴陳愚字也。愚于公周旋生死，匿其幼子于廬山，閒行過予，謀經紀之事。予方遭黨禍，杜門絕跡，相與屏人野哭。今年之易寓書曰：婦翁罷公車歸，屬疾且死，猶以謁銘爲念。謙益泣然久之，是以投淚執筆，不復敢固辭，不獨不忍負公，抑亦不忍負愚也。銘曰：

南宋樓讀

卷四十七

誌銘

干

味芹堂

國有蠹孽，牙于承平。有城有社，狐鼠作朋。眾口磨牙，嚼嚼絨滕，眇然一絲。九鼎曷勝，時危運當，異人乃興。奮臂一呼，宮禁肅清。乾端坤倪，載清載寧。先帝如公，堯舜之明，臥內受遺。參列公卿，公之報塞，誓死隕生。上見九廟，下從大行。夷之初旦，奄忽晦盲。碧血輪囷，震爲雷霆。天門訖蕩，雲旗紛迎。御我三后，陟降帝廷。開西之楊，清白齊聲。暮夜無金，夕陽有亭。青蠅胡點，大鳥俊鳴。沉沉黃土，炯炯汗青。我作銘詩，永詒簪纓。

黃忠端公神道碑銘

文震孟

南宋樓讀

卷四十七

碑銘

主

味芹堂

本朝奄禍，凡三見。王振劉瑾魏忠賢，而逆賢之亂幾亡社稷。三者未有甚于此。則朋黨與奄宦合而爲一也。振瑾之時，小人附之者，猶視爲旁門曲徑，唯恐人知。而兩奄祇惡其害已者，亦未嘗概仇正人。間之爲正人，則慕其名而願下之。振之于薛文清陳潛然，瑾之于蔡介夫王懋學，康德涵皆是也。逆賢之時，小人附之者，視爲康莊大道，共知共見。凡爲正人者，爲小人所惡，卽爲逆賢所仇。不必其積怨逢怒于已也。夫一人之仇有限，以衆小人之仇仇天下，而君子始濫地無類矣。使其時而外庭之朋黨無與于奄宦一勝一負，卽君子常負，小人常勝，亦不過如皇祖之末年而止。奄宦之擅權，無與于朋黨。手握王爵，口含天憲，亦不過如振瑾之凶德而止。嗚呼！新法之行，吾黨不爲無過。使小人計無復之，借奄人以報復者，則君子激之之過也。其時御史白安黃公憂深慮遠，彌縫于機失謀乖之際，蓋每事必盡其忠告，無奈諸君子各然各有自喜之心，未嘗不是其言，是其言而不能降。

志相從卒使公與諸君子同盡吾反覆公先幾之智始喟然委之運數耳自東林爲物望所歸清議出焉海內謂之正人浙人承三相之衣鉢宜附益之與正人爲難者也天啟癸卯間主持國是者多屬東林浙人以累勝之餘一時見挫其人每好奇計會逆賢挾客氏內收宮中之權猶慮不能無反側者思結外庭以爲羽翼當是時內外之勢浸浸欲合雖然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使君子無內爭之隙廉恥名節人所共惜何至竊比蕭腐自甘涕唾乃內爭遂集于數月之間僉禍黨禍始相爲烈矣阮大鍼長吏垣桐城嘉善不睦大鍼上疏終養借一去以發難公移書大鍼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則嫌隙可弭也古之君子其議論亦多不合其意見亦各有偏念及國家之故則不得不隱忍相成未有逞于一激者也太宰調鄒新昌于考功不自咨訪同鄉臺省章允儒陳良訓起而爭之公爲調人于江右高邑之間冀衰其禍而桐城嘉善待小人甚疎考功又出疏傷其鄉人阮章之禍遂不可遏給事

傅樞結逆賢養子傅應星東敵理刑傅繼教爲兄弟阮章合謀使傅樞奏左魏與汪文言交通狀逆賢從中主之收汪文言詔獄汪文言者以布衣遊公卿間計天下事嘗欲知公公不與見曰夸者死權文言之謂乎至是乃曰文言不足惜使君子之禍由文言不可從劉鎮撫喬計畫得不竟其獄亡何而楊副院二十四罪之草具公曰諫官章入或聽或不聽何姑置之公大臣也一擊不中禍移之國矣副院曰何謂也春曰從來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副院默然而卒上之逆賢于是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爲勸副院致政而去曰公一日在朝則魏忠賢一日不安事愈決裂矣副院曰吾一身生死成敗莫要照管死而有益亦是不妨公曰君子可不顧生死成敗不可不顧出處言既不用在朝何益身名俱全者上也身死名存者次也副院然之深念者數日而令李仲達過公再決去留公謂李公曰去留當決諸已姑息之議豈肯以去之一言進乎南樂魏廣微者緣逆賢得相其父允貞故以風裁有名于東林由是未敢

顯背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發露之公曰不可昔劉  
瑾之禍成于焦芳二魏之交過于劉焦使其無返顧  
之慮吾輩何所稅駕乎嘉善笑曰應山擊內魏某擊  
外魏無論濟否皆後日史冊大節目也公正色曰奈  
何以國家之事殉兄名節乎嘉善不以爲然疏上而  
廣徵倖倖疾視取朝籍甲乙于姓名之上基其宗人  
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視此  
可舉網盡之矣晉撫缺其鄉人共推郭尚友家宰吏  
垣不聽公曰新品入銓難端未已今晉撫又違鄉人  
之好抵巇投隙難將復至卒用謝應祥御史陳九疇  
承二魏旨言應祥于吏垣有師生之誼私也內批着  
議而東林之主持國是者一時盡逐從此小人競進  
呼嵩勸進立祠裂土妖母奄兒榮于回路寒庫檻車  
填茲後及此皆振瑾時之所無也而其激而成之者  
皆在此數月間從公曲突徙薪之謀亦豈遂至是乎  
然公于二十四罪未上之先疏言阿保重于趙姚禁  
旅近于唐末蕭牆之憂慘于戎狄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已爲客魏所恨及楊公劾奄公又言小人爲惡在

往畏人言畏主知則尚有顧忌及其已知之已言之  
形見勢窮始與士大夫爲仇繼將以皇上爲注此時  
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卽干戈取之亦難爲力矣萬郎  
中杖死公又痛諫廷杖非制王振劉瑾爲之一二奸  
人踵而行之後世有秉董史之筆作朱子之綱目者  
書曰天啟四年夏六月戊戌工部郎中萬曆上疏劾奄  
宦魏忠賢廷杖一百而卒可不爲皇上之累哉公三  
疏劾逆奄妖媚皆激烈或謂與和平之說異公曰某  
諫官也諫官遇事則言義無隱避與大臣當休否之  
任者其設施不可一例也公諱尊素字其長別號白  
安黃氏其先發人有仕爲慶元府通判者建炎四年  
金人陷慶元守臣劉洪道遁通判死之子萬河避亂  
徙居餘姚之黃竹浦其後七世孫文茂登泰定甲子  
進士授餘姚州州判從學于吳草廬爲高第弟子入  
國朝均保爲北平御史與失其官與同邑陳子方死  
遜國之難又數世習萬里尋兄三年而遇之道旁璽  
生諒諒生稔稔生大綬贈太僕寺卿太綬生日中封  
太僕寺卿公之考也母盧氏封太淑人公學不專章

句肆方于詞賦，不名一家。舉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郡中湯祭酒世之所號為宣黨者也，居鄉頗橫。公繩其紀綱，不許干吏法。考選將行，大姓置私獄殺人。公按之如始至，勿委後來，入為山東道御史，請召用鄒南阜。馮從吾、劉念臺諸賢以惜老成，請召對以勤聖學，而尤注意于邊事。凡公所陳，皆安攘大計，不欲以末務小言，暇豫清時也。臺省會東閣，截止廷杖，群奄數百人恣口橫，閹臣俯首不敢發語。公此之日，內閣絲綸要地，司禮非奉命不得至。若等何為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碑銘

美

味芹堂

者，公身長八尺，聲若洪鐘，群奄懾其氣岸，皆辟易而去。公精典故，言事皆有原委。中州進玉璽，廷議開大明門迎入，行受璽禮。公曰：「黨禍將興，宗嘉宋得璽，蔡確等傳會之，改元元璽。君子貶黜無虛日，今天人之數何相合哉？」乃上言有弘治中令甲，不當襲宋事。五星聚張，或言張之分野，當生異人。公曰：「嘉靖三年聚室，占主營建，殆有三殿之工耶？」已皆如公議。巡視茶馬出京，曹欽程論之削籍，奄人李實又劾公家居講學，被逮。使者至吳，為百姓籠死，公聞之間道投獄。

縣令祁逢吉疑其亡命，操兵到門，公移書曰：「抱頭鼠竄，豈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覩海內男子也。山陰劉公念臺追送之，見而涕泣不已。公祇以無濟國是，抱愧而已。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古今再見。公至獄，與李公仲達、周公蓼洲、周公季侯繆公當時高談慷慨，怒罵之後，繼以詩歌。門人徐虞求私問之，公曰：「子無用戚我，我于此豈減黃霸之受書哉？」逆賢使許顯純以次拷掠，李公困甚，公拷竟大及李公，公復就拷。許顯純詰之，公曰：「吾忍見李公

明文授讀

卷四十七

碑銘

美

味芹堂

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慙然為之改容。公致命之事，秘不能詳。有商人童德維由獄語公之子宗義曰：「被害之日，公與李公隔壁而處，公索酒痛飲，遙謂李公曰：『某先行，候兄于帝所。』」起攝衣北向再拜謝君，南向再拜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後就死。蓋天啟六年閏六月朔日也。明年今上卽位，魏忠賢以謀反伏誅，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立祠。捕曹欽程、李實抵死，已上辨李實原疏，墨在硃上，乃逆賢追取其印信案本，命李永貞填寫之者。于是以李永貞代李實，滅李實戍之。

公娶翁氏贈淑人繼姚氏封淑人子五人長宗義次

宗炎宗會宗蒙宗藝崇禎丙子二月宗義過余將以

是年冬十二月葬公化安山謁銘懸棺之石往余庚

午識宗義于京口舟中時南都試回出其殊卷讀之

余惜有司不能知之後當以古文名世今宗義及宗

炎宗會已皆有文譽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和

平之德其食報自當過于諸君子也銘曰

常侍黨綱漢用以亡本朝宦者亦累猖狂亦有黨人

盛于神皇未嘗合併故世祚以長熹宗之初厝火伏

明文授讀卷四十七 碑銘

味芹堂

歿內則奄媼外則玄黃兩者欲合曖昧未彰于惟黃

公憂來無方惕號同志戒其用剛勿啟內爭化奸爲

良奈何君子視聽茫茫盲風惡浪敵起餘艘抱薪救

火佐關逢僞黨禍奄禍遂使相將頌功勸進于莽有

光百爾君子寄命銀鑄吁嗟黃公血染朝裳不以智

免不以勇傷君化名山壽初錢塘帝曰忠臣三錫龍

章千秋萬世下馬傍徨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八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珌  
百家校讀

墓文三 儒林

元隱君胞皮子陳先生墓誌銘 宋濂

葵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中裁鹿皮爲衣種藥銀

谷澗中當春陽正殷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

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

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

氏而下皆未免於議論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

明文授讀卷四十八 墓誌

十 味芹堂

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蔬醢親

執竿獻酬歌古詞以爲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

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

儒之說猶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道

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

指臂猶明月珠失之二十年上自王公下至賤隸

無不俚俚曰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

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

然自謂當斷來說于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其意云

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而野人君子無異詞。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獲十焉。枳有獲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獲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某誌

味芹堂

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一者。仁之同。分愈異而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令枳之獲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錄。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發倫攷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泮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正。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泮洛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某誌

味芹堂

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根本。洙泗泮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傳會與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問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泮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百時厥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已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卽刻梓示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兵。寓子壻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遭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條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來。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四

味芹堂

祖嘉祚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菴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詩書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惟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爲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五

味芹堂

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干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貴病懸膏梁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閭里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折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書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飛說小稿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者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惟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珪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木虞某某自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泊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大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塋後五年其

高第弟子楊君弼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壽年同工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姿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群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尙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嘆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

明文授讀卷四十八

墓誌

六

味芹堂

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勿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尙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陰陽悉

苞并無間不問闢兮金石泰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  
日中天行如彼莠黍稷兮薈去莠與稂春實既白粲  
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麟贈眩達  
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若  
昔動盈車兮片言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  
亡解之溢衆目兮懷異吁呀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  
輝如虹荷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  
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猿狄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峩冠賸垂纓臨流旣飛花兮心與霞冥清風  
休聲

明文授讀卷四十八

墓誌

七

味芹堂

白沙先生墓表

張訥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嚮。慕。之。不。敢。名。字。焉。其。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問。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厲。奮。起。之。功。明。文。授。讀。卷。四。六。墓。表。六。味。芹。堂。

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青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戚戚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明。文。授。讀。卷。四。六。墓。表。九。味。芹。堂。

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別號石齋。旣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因稱之。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詔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

道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先夫子曰張詡字廷實號東所世家番禺登進士  
登翰林 泉六年都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復謝病  
歸薦起南京通政司參議卽上疏辭歸從學白沙  
故文多論學然絕無庸腐之習余閱宋文凡論學  
者類不脫庸腐二字故文章以道學語爲諱如東  
所又何患焉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表

十

味芹堂

大厓李先生墓表

王鑒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嶺先  
生仲承其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  
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俛仰學皆不治章  
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  
學所司迫感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  
戌茂卿登進上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  
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  
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停涵久之查滓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表

士

味芹堂

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  
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  
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  
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  
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  
矣凡學以言傳非眞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  
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  
有泥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  
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眞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

燕鄴書燕說鼎沸然焚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  
瀾耶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剗  
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濯陳垢無  
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然雨霽  
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  
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倡述酬伯仲之間自  
相師友家徒壁立罄縣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  
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已丑二月二十日君  
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表

主

朱芹堂

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曆間有宗儀  
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潁會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琪  
縣學教諭考中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其貧苦節子  
男六教嚴整度改放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  
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附葬何公崙之  
原皆茂卿之墓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  
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余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  
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爲之表於墓曰人或曰  
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

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間肯之  
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  
銘白沙口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  
於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先夫子書震澤集公字濟之吳縣人大學士孝宗  
文治之盛由長沙與公主持館閣也文雖不一轍  
然清而不薄詳而不蕪皆正宗也奈何空同大聲  
疾呼詆康莊爲谿徑真所謂無事生事矣私記字  
溪成化  
十一年進士及第正德元年由少宰入閣四年致  
仕嘉靖初道行人存問將召用而卒諡文恪長沙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表

主

朱芹堂

大學士李  
東陽也

李子長先生墓表銘

霍輔

甘學曰世道日下世利交征挾寸能片長者罔弗投  
合於時黜智守分篤志尚友於古者無几抱其李子  
孔修子長少從白沙游飄然雀思不伍于世破廬薄  
產蔬食不繼未嘗作皺眉狀作詩寫字不履律於前  
自爲一家或觀眺山水間歸而圖之見者爭愛而酬  
之曰李子長畫云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夜不違  
近廿年足不越城閭惟攻周易城中兒童婦女皆稱  
曰子長先生云間出廬戶則遠近環視以爲奇物今

明文授讀

卷四六

墓表

古

味芹堂

年病卒無子學又曰惟孔修有古之林逋魏野神放  
孺子雲卿之風誠皇明一代之高士於是憲使李子  
庸少參王崇教問學之言皆高李子長之風遺賫以  
經治其葬謹按李孔修子長行履世人稱述多過其  
實今撫其可傳信者如左李子長有庶母父沒母改  
適民家誣訟子長沒奪其產縣官繫勒之子長無言  
抑迫之輪供操筆供曰母告委是情真縣官疑之爲  
之覆鞫得其情乃知其賢禮敬之世人由是謂子長  
曰癡漢云李子長少年輪糧于縣官縣官異其容止

詢姓名不答惟一拱手縣官叱曰何物百姓乃爾拱

手耶呵之退又再拱手縣官怒答之五竟無言以出

白沙先生知之戲之詩曰如何又兩手剛被長官管

蓋實錄云李子長少游白沙之門白沙先生抗節振

世之志子長獨得真傳若東所張謝葵山謝祐皆于

師門無玷云是故子長之詩曰月明海上聞樽酒花

影船頭落釣蓑白沙先生亟稱之曰後廿年恐子長

無此句云謝祐之詩曰活水引龍歸后洞古松棲雀

上高枝志嘉遜也又曰看花得意流連舞坐竹隨陰

明文授讀

卷四六

墓表

古

味芹堂

次第移言自得也東所之詩曰人才似寶真堪惜宇  
宙如家合要扶全仁之量也孔修于東所葵山爲久  
要云或問于陳秉常庸曰子長廢人有諸秉常曰如  
子長誠廢則顏子誠愚蓋秉常于子長同師白沙故  
相知信如此君子以爲知言後學霍輔不能加片言  
惟爲之銘曰

嗚呼子長去矣子長逝矣子長後世于何望古風子

長古節子長逝矣子長後世于何藏古貌子長古心

子長子長逝矣後世于何防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唐順之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上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上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

明文授讀

卷四八

墓志

去

味芹堂

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口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奧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寢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然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

明文授讀

卷四八

墓志

去

味芹堂

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構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構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其口是可塞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崖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陳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  
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  
氏故隸隸師國初以成武平遂爲毫人祖秀父封吏  
部主事曰錢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  
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瑩皆無子而  
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爲  
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毫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  
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  
之歲某月某日近矣襲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

明文授讀

卷甲八

墓志

上

味芹堂

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  
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  
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  
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  
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  
之意而爲之銘曰

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歎焉  
其猶龍乎焚焚未學枝葉日繁豈不荒然而撥其根  
維助之生實是譙毫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

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  
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  
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大游行  
毫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明文授讀

卷甲八

墓志

九

味芹堂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志銘

唐順之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厭乎其外猥巧悲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苞苴然謙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慚乎人之所安故不爲鬼崖崩殺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槨得銀四兩不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志

手

味芹堂

葬郡守朱君州守黎君贈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有諱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隸泰州守禦所故君爲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爲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爲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爲太安人君始以著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簡注音繫示

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信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

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費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惟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噴噴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半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攷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于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志

手

味芹堂

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戶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得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故雖諸寮中率自躬賡相猜抵君色溫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悛悛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肝山部則偏走刺答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恣恣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櫛具住宿觀寺中

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絕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爲多。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爲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樸實，則多推昔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歛可知已。王君汝

明文授讀

卷四

墓志

圭

味芹堂

中灑落，而君小心周慎，畫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爲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司員外郎，居一年，母安人病癰臥，君請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悛悛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母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宮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爲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君汝止

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龍溪說，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秦君鄉也，尚書趙趙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爲稽勲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

明文授讀

卷四

墓志

圭

味芹堂

更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爲其一。怙勢者不能爲，而君爲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爲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爲，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蒙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蒙宰之心，未必選入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蒙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全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

受。牌。坊。銀。事。雖。衆。以。爲。妄。然。君。獨。自。念。束。髮。競。兢。砥。行。遺。點。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爲。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昇。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會。子。啓。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悵。悵。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束。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爲。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一。嫁。王。用。明。文。授。讀。卷。四。十。八。墓。志。味。芹。堂。畫。

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爲。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爲。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諄。諄。且。喜。且。嗟。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

君。嘗。有。言。天。然。之。門。豈。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爲。我。偶。不。爲。人。觴。天。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垂。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矣。於。藏。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殊。殊。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明。文。授。讀。卷。四。十。八。墓。志。味。芹。堂。畫。

畫

味。芹。堂



泰州王心齋先生墓誌銘

趙貞吉

明興八葉之世，越中王先生論學名世。從游者，泰州王子稱最者，王子名良，字汝止。少先生十一歲。先生歿，王子論學如先生，故學者亦稱王先生。先生泰州安豐場人。先自姑蘇徙居四代祖仲仁爲場百夫長。生文貴，文貴生公美，公美生處士。良配湯氏，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生。先生於安豐里，先生生有珠在手，左一右二，隆穎修髯，安豐俗負盭，無窮學者。先生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卽選焉希如古聖賢人。南文搜讀 卷四十八 墓誌 味芹堂 美

信口談解，如或啓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至親所，親方急務，盥冷水，廼痛哭曰：良爲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也，尙得爲人乎？自此遂出代親後，入掃舍，捧席哺二老，晨省夜問，如古禮唯謹。時年二十矣。先生孝出天成，久益行純，心明悟性無礙，謝役秉禮爲儒者，以經徵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卽行處。如此有年，人未之識也。嘗一夕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先生身托天起，見日月列宿失序，又手自整布如故，萬人歡舞拜謝，醒則汗溢如雨，頓覺心量

洞明天地萬物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先生悟入之始。已能如此，是時越中王先生自龍場謫歸，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知行合一，泥者方營爭之。至十四年，王先生巡撫江西，又極言良知自性本體內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從信。而先生顧奉親齔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先生論，詫曰：此絕。王巡撫公之談學也，先生喜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卽日往造江。西，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請豫章城，卒稱王公先覺者。退就弟子，問出格物論。王先生曰：待君他日自明之。久之，從王先生居越，嘆曰：風之未遠也，是良之罪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化導人，聳人聽觀，無慮千百，皆飽義感動，未至都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爲人立，晨起往候，而先生實應之。先生風格既高古，所爲又卓犖如此，同志相傾愕，其匿車，勸其止之。先生留一月，竟詣衆

明文授讀卷四十八

墓誌

表

朱芹堂

心而返。然先生意終遠矣。越五年戊子王先生卒於師。先生迎哭于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先生骨剛氣和。性靈澄徹。音咳眴頤。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稍踈漏。不敢正以視。先生引接人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至悍戾不悅者。聞先生言。皆對衆悔謝不及。往往見人舛戾。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譬疾。精蘊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先生之學。以悟性爲宗。以格物爲要。以孝弟爲實。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啟後爲重任。以

明文授讀卷四十八

墓誌

表

朱芹堂

人貴溪徐子直氏。道州周季翰氏。謂予之向往甚勤。先生之念予亦切。義當誌其墓中之石。辭不獲。遂強作銘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後有作者。來登此車。無以未覺。而空著書。

榮府紀善圖泉朱公墓誌銘 焦 竑

公姓朱諱錫字純甫先世沛人宋末避亂徙潤州之圖山學者稱圖泉先生考高妣王氏公年十八爲郡諸生嘉靖丁酉以選貢授閩縣訓導丁外艱已補潮州府訓導丙午陞吉水縣教諭又四年陞漳州府教授癸丑陞榮府紀善以歸歸二十八年爲萬曆庚辰八月三十日而公歿距生正德戊辰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配孫氏子二長家相次克念女一嫁爲王時妻某年某月某日塋某山之原公爲人慷慨有大

明史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手

味芹堂

志師友問恩義尤篤唐比部廷直以文行名於鄉公少從之游已挺挺自立其應貢京師也選徐方伯子直子直王心齋先生弟子公一見以師禮事之尋因徐師于心齋先生居四年先生沒爲之經紀其家畢葬事而去官闕中時聞比部與方伯沒兩棄官奔其喪監司廉其賢終成全之不爲怪也見人談論娓娓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有世所顧瞻回互不欲人知者公輒舉以告人於人之分町畦立城府者視之一映而已居閩數年節縮裘任計積俸若干友人頗

釣一口盡持去或曰公積金不爲買山計耶公叱曰

若人者吾不難委身奉之何言金也平生足跡半天

下在所交其渠杰一時名流咸推轂公毗陵府應德

稱學知嚮方者以公爲最著而晉江王道思尤以人

之有亡繫公去就今語具二集中可考也顧公既篤

信心齋之學而心齋子直並逝彷徨無所依有名其

說者卽許公公不爲逆父子從之三十年晚節乃數

向余悔之然亦不甚尤其人也我明之學開於白沙

陽明兩公至心齋則橫發直指無餘蘊矣一再傳而

明史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手

味芹堂

顧爲浮游誕妄者之所托何教之難歟豈子弓之後爲荀卿子夏之後爲莊休卽孔氏之徒有不能免歟抑難於得則守之必堅而易於聞則居之必玩理固然歟公之於學也歷年多故參伍詳而悔悟作嗚呼從爲淵也悔爲岸也公雖觀心齋於九京可也銘曰昔有饒女者曰懷毋爲善女曰然則爲惡邪母曰善尚不可爲何況惡乎余嘗三嘆於斯言自世下衰而士也之智爽於女德則何以遊性之初哉淮南問學者之膠於外也而直示以內學者固淮南之示以內

也。而遂裂其外。孰有超善惡。混外中。而中大成之。錫者。必自公之。切心始矣。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主

味芹堂

近溪羅夫子墓誌

詹事講

先師近溪羅公。以天年終于萬曆之十六年戊子。是時事講方視學南畿也。計聞爲位而泣者七日。亡何厥孫大學生快。義持狀來徵講爲誌。講於師寔有罔極之恩。詎不可無言也。師諱汝芳。字惟德。家世南城四石溪。別號近溪。其先豫章人。遷居今所。則自唐侍御君第六子近通始。歷國初有季文者。代父從戎。義聲壯里閭。季文舉永和。慨然以孝友著于家庭。永和之二世孫爲庭。緒則學。學負奇節。大亢厥宗者也。庭綉舉丈夫子三。其季爲前峰公。卽師之尊人。封比部政如師初年官。公嫻於文詞。馳聲莪苑中。藉甚。比稿落當年。乃去而講理學。嚶嚶然端矢東越。猶人霄夢赤日入懷。生師師襁褓時。卽悟啼聲。五年能執孝經。甫長雅不好弄。群兒以侮狎至。油然而受之。鄉人大奇其不群。弱冠受博士。藉。悟尼聖之學。有不專于博士業者。遂卓然以身任正學。公郊荐鄉書。明年捷南宮。人皆以爲華。師歆如也。叔子樂溪。惟而問之。曰。爾謂一第能了我生平耶。起一乘卽有一乘事業。此壯夫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主

味芹堂

終身有蓋棺憂也。隨輟廷試歸姑山，決笑尼聖，面水澄心，凝神易學。若無意於仕者，人謂甯孺人曰：爾子幸一第，乃不服官政，何輕視若此？孺人曰：吾兒正不欲輕此一第，故爾。當是時，介紹于西昌，結駟于南楚，講業于中都，輟迹所臨，屢溢戶外。聞者靡然顧化，師卽未拜一官，治一職，教澤已滿東南矣。歷癸丑始就廷試，受太湖令。太湖巖邑也，民強且多盜，師至修渤海之政，捕從寬，益以道化之，不踰月而盜平。其他政務一本于興化教，明禮樂，不爲一切俗吏所爲。三年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墓

味芹堂

滇南憲副時，莽酋犯三宣，急且逼州境。師遣馳諭六條涕泣化之，莽亦涕泣請降，更爲開水利，墾城濠，省徭役，大布朝廷德化。暇則召同志講學，如永昌諸處信從尤衆，無何轉藩參，贊捧入京，禮成，偕同志大會廣會諸利，諸大老咸傾蓋焉。時江陵柄國，喜操切，惡談學，諷附勢者言之，已又召諸從游修撰沈君編修自君革切責之，師喟然曰：時事若此，道復奚裨？其既乞骸骨，浩然歸矣。師之歸，荐紳談者憾柄國併唾言者，欲非心之，師掀髯而笑曰：記云君子隱而顯，且一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墓誌

墓

味芹堂

大原出于天。天之所以立命。卽人之所以爲性。此性命之理。洋洋優優。隨境皆是。然而其宰也未常不運。至虛而至實。其運也未常不宰。至實而至虛。故放則忘。忘則淪於無。執之則助。助則滯於有。勿忘勿助。乃見真鎗。師研究有年。透悟獨到。常語人曰。鳶飛魚躍。無非天機。聲歌笑舞。無非道妙。發育峻極。眼前都是。其超然灑然。見之襟懷。雍然穆然。見之家庭。油然而然。見之處人接物。講嘗以學請正。曰。學貴靜乎。曰。不宜漸動。在動處着力乎。曰。宜不失靜體。功宜何着乎。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慕誌 味芹堂

曰。心兮本虛。致虛要矣。何着。講以寂爲疑。曰。性中萬象森然。何寂之憂。然則何如而爲得力乎。曰。知得得力處。便是不得力。不知得力處。便是得力。大都道具吾心。而吾身實在道中。真機隨處洋溢。工夫原無窮際。一念不通之人。者非道也。一息有間于道者。非功也。講每見師居常無日不親師友。無念不通人心。自志學之初。以至今終之日。孳孳屹屹。惟成就後學是急。蓋師之心。仁心也。師之心體。仁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師具有之。雖其或時談玄類禪。不知有

出世之心。乃可經世。或時笑號類放。不知其手舞足蹈。皆爲自得。或應接吾人。不無分別。則簡文溫理之道。原自不混。嗟嗟吾師之心。豈尋常世俗之見所能測哉。

先夫子書養貞集詹事講字明甫豫章之樂安人官御史從近溪講學

明文授讀 卷四十八 慕誌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

墓文四 文苑

元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摩夏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頽死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惟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希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九誌銘

宋景濂

宋景濂

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岳五季時錢氏有國岳仕至丞相自請為浙院崑之孫都兵馬使伴徙浙水東又分為浙左院伴之子成隱諸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善嗜義聞人呼為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溫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

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月

中金錢墮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

徵其應于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

百十家大夫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甬

幣廐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

以歸大夫公驩曰此不多于良馬耶躬為裝褫使之

周覽泰定丁卯用春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

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

其欲然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八雕君廉其奸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九誌銘

宋景濂

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蚘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艱結廬于桐原慕族屬有酹墓者植竹節于前節發孽芽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詮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于此矣將薦之又

有沮之者時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

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太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蹟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纂修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疾且亟移牀樓中呼左右謂曰我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擲筆曰九

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解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新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作仕與時阻滯君遂大肆其力于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之論撰如視商敦周彝雲霞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于詩尤號名家震盪凌厲駁駁將逼盛唐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艷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岩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以致崖鷁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夷冲無一物縈懷遇天爽氣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被羽衣泛西舫于龍潭鳳洲中橫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于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之座客或踟躕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一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

退之非端人耶。蓋君數奇諸家。故特托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復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爲西隣所竊。其僮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無賴之徒。僞君文。以冒受金。緇或疑以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

明末校訂

卷四十九

誌銘

五

味芹堂

恒爲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崎孤坎。壞以終其身。視富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過朝歌暮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疑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嫌。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綸彌其文。運豈口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

不幸也。使君志遂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于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養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侈也耶。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爲君病。豈知天哉。濂投分于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爲具記其事。而又爲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明末校訂

卷四十九

誌銘

六

味芹堂

魄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潰于成些。獨騎麒麟。傷遺經些。袞鉞是非。嚴天刑些。執輶以催。勢相傾些。濬發厥辭。益崇欲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形些。離方遜圓。班部自寧些。流霆下春。百里震驚些。鸞鵠鳥淵。天機呈些。鐵甲瑯戈。百萬宵征些。茗冠額豎。媚韶榮些。龍絡萬象。豪籥三靈些。彈壓萬物。晝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名還紫清些。白鹿夾轂。五霞斬些。迴風脩脩雲。繩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撓些。絳府雖樂。毋淪洞冥些。盍歸乎來。返故庭些。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宋濂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修明，至于文學之  
彥，亦精瞻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叟之始，十  
四經之文，盡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于遷固、范曄  
諸書，豈直覽之，其默記亦如經，基本既正，而後偏觀  
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加識益且  
至矣。而又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  
探幽索微，使無遁情，于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  
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七

宋濂

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詣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  
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翅指諸掌之易也。自貢  
舉法行，學者止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  
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  
目睜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  
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濂銘亡友曾公  
之墓，憤激于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會  
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塗、吉陽  
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于公之

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  
宋宣教郎、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  
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  
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  
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  
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  
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  
百家，各攬其精，而掇其華，間有僻書隱牒，不憚道里  
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八

宋濂

章，麗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申  
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于斯也！」  
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  
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  
群書稱于時。公猶謂未要于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  
文靖公，集于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  
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  
公年益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  
理，密如縣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濂之書，吳公亦

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釋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騷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釀酒開陳逆順禍福言其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纂修元史勅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于公者共堅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于一公當群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使者斬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羹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

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燈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燈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惡故託修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烏夷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趨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夷入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議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青露降鍾山群臣咸見諸咏歌獨公謾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讀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耶援據既精錯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有一月疾逾篤上幸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

又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卽趣具觚翰，爲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漚果斂衽而逝。距家纔兩驛爾，丙申至故居，丁酉始具棺，斂擇地于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附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癯，身退然若不勝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

明文校讀

卷四十九

墓碑

二

味芹堂

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救淚經紀內事，一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惻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冀諸乙榜人爲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爲，凡典禮涉于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史牘之繁，簡畧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爲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臺，其徒雖有所輯錄，

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案辨誤，藏于家。他成未脫藁，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爲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爲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五辯，每至夜分，歎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赧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自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儼于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胥會焉，共成一書，庶可籍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

明文校讀

卷四十九

墓碑

三

味芹堂

故因銘墓之文，而屢興懷于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娶聶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維，今來請銘者，次印圭，出爲仲兄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今天設地施，一隅一奇，形聲相資，今載籍續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今枝分葉散，散爲千塗，混其精術，今彌綸大邦，物采文章，

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執其極，孰苞其腴兮？玉簡之陽，神珠吐芒，莫自駢藏兮。大明麗天，采帛箋箋，蒐羅俊賢兮。袞褒鉞誅，寓于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烝烝兮。黼黻帝猷，上窺殿周，功在剛修兮。所積之誦，所發之深，開陽閭陰兮。正笏垂紳，其色問問，邦之老臣兮。媚學蹢躅，其中惴然，何翅霄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瑩兮。下射屏山，馬鬣桓桓，名在不刊兮。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主 味芹堂

陳山人墓表

徐渭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其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己於山人也。顧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為狀亦來，不使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母安取於知吾翁哉。噫，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表 十四 味芹堂山人者，豈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由人生而頓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奇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某軍功所得官，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握鞭轡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平生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為醫，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受官，若山人服，年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疑其僊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也而復坐歌嘯諸謔一座盡傾自是數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已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項至吳飲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咒歌菱唱伐木輓石雅辭饌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闢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與至身親爲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表

五

朱芹堂

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爲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卽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接窮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狙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臂握管須臾爲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援酢去留日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類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

衙命之使有未見鄉緒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蓋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殮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皆禮部豈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于戶胡公女也公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表

十六

朱芹堂

性方嚴無子教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率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若女兄弟至和愛周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虛夜調食飲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遊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項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辦世務又大類曹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

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其驪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真若海醃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畧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都君當朝莫以予長若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表

七

味芹堂

唐子畏墓誌

祝允明

子畏死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于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詩二章投余桀士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廣德賈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廣德常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已願便可擺翻幘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勿售一擲之耳卽墮戶絕交往亦不竟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四書者繕討授讀就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一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誌

十八

味芹堂

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藏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捫于朝，言與主試有私，并連子畏，詔馳敕禮閣，令此主試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獄，詔逮主試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辨，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笑曰：「竟不行，放浪形跡，翩翩遠遊，扁舟獨遊，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于東南，浮洞庭，彭蠡，蹇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瘳，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碑銘

九

味芹堂

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鳥五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歿。其于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惜，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班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既復爲人請乞，煩襍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富貧，日請門徵索文詞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與寄遐邇，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卽少不合不問，故知者咸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予。

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姻族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婚，樂其苗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剗，害傷版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靈大畧數百歲，一發鍾于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散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損，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爲文，或麗或淡，或精或汎，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奇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既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誌

九

味芹堂

終璀璨，佳者多與古今，嘗乞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橫塘王家邨，子畏罹禍後，歸好佛氏號六如，取四句偈，治園舍北桃花塢，日殷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同，醉便頽寢，子重名中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聯桃夭兮故土，回風  
衡兮蘭玉摧。不兇率兮猶衰，四星辰上下兮雨淮。倚  
桐輪囷兮稼無滯穢，孔翠錯琰兮金芝藏蕞。碧舟淵  
涵兮人間望思。

斟酌分寸淡筆傳神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誌

主

味芹堂

祝枝山墓誌

陸釐

先生諱允明，字希哲，蘇之長洲人也。其先出古太祝，  
以官氏，或曰黃帝之後，封于祝，以國氏云。七世祖碧  
山勝國時，由松江來守郡，後卒官，一子留于蘇，遂爲  
蘇人。祖顯正統己未進士，終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父  
獻母徐氏，大學士武功公女。先生少穎敏，五歲作經  
尺字，讀書一日數行下，九歲能詩，有奇語。既天賦殊  
特，加內外二祖咸當代魁儒，目濡耳染，不離典訓，稍  
長，遂貫綜群籍，裨官襍家，幽遐見瑣之言，皆入記覽。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誌

主

味芹堂

發爲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無所不有，  
或當廣坐，談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  
大譟。歲壬子舉于鄉，故相王文恪公主試事，手其卷  
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得先生。文恪益自喜，曰：「吾  
不謬知人。」自是連試禮部，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  
將名薦之。弗果。初仕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諱訐，惑  
于祿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授以經學，親爲講解，  
遂一變其俗。群盜窟處山谷，時出焚斂，爲設方畧，一  
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中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言何

乞歸。又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七。夫人李氏。鄉先生太僕少卿應禎之女。子男二。長續。進士。入翰林。累遷陝西按察副使。次側出。幼未名。女嫁潮州府經歷王穀禎。先生簡易高曠。不樂拘檢。在衆若無能者。然默而好深湛之思。特獨居著書。解意盤礴。游心玄間。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弗聞也。性善書。出入魏晉諸家。晚益奇縱。或購得之。輒藏去。爲榮。喜獎掖後進。終身不召。人過其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啖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誌

三

味芹堂

一錢。故其沒也。幾無以斂云。先生少有意用世。既落不試。一發于文。雖聲實閎振。猶非其志也。所著書。合詩文集爲數百卷。藏于家。陸粲曰。斯文之用與天地並。由漢氏來。續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已。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恢然者也。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矣。祝先生由諸生起。覃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遙。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賢東方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先

生沒。以嘉靖丙戌冬十有二月二十七日。又明年庚子冬閏十月十六日。葬橫山丹霞塢。太原王龍撰次其事行。祭爲之銘。銘曰。

維聖有文。自天啟之。其卒蔽刊。孰振起之。荷嗟先生。發天之明。達聖之經。播爲渾鍠。舉世震驚。維時弗逢。食貧以終。獨昌其辭。以燭群蒙。橫山之原。崇四尺者。先生之墳。後勿壞傷。視此銘文。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誌

三

味芹堂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神道碑

王錫爵

肅皇帝時海內文學知名之士蓋人自標幟云而吾友鳳洲王公最後起實以異才博學橫絕一世每有撰述率攬漢魏六朝三唐作者之奇而出之而其地望之高遊道之廣聲力氣義能鼓舞翁張海內之豪傑以死名于其一家之學直千古可廢也一時士人風尚大頌王伯安講學之際而公之變俗有加焉雖然伯安以講學名卒所以顯者功烈也今世人皆知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王

味芹堂

公之詩若文而其生平行誼非予莫知其深惟是蓋棺且久而麗牲之石虛而待予予不敢以不文辭矣公名世貞字元美鳳洲其號系出瑯琊王氏自晉丞相始興公渡江而南世為浙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綽者因家于官而太倉之王自夢綽始又六世而為公大父質菴公倬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邵夫人實生公公幼稱為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為寶敏詩得奇句十八舉于鄉丁未成進

士會選館舉主諷公贊文于夏學士公恥于謁謝之

除刑部主事獄獄風稜持三尺惟謹緹師陸炳方貴

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姦校問某欲貸其死公搜炳家

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徐公以請公不許固

安令以事忤嚴璫坐蜚語抵罪公廉知其誣竟白之

時分宜相當國雅重公才名數令具酒食徵逐微諭

相指欲陰收公門下公意不善也而相所仇郎中楊

繼盛下獄公為納橐餖楊夫人訟冤公為手定疏草

楊臨命東市公又為收其屍治斂具與諸同舍郎以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王

味芹堂

詩哭之分宜遂大卿公銓司兩推公為督學副使皆格之補青州兵備副使青故多盜盜之黨多游于樸史為耳目史莫能問公至行保甲法重懸捕盜之賞聞里輒俠少年皆收募為用群盜屏跡嘗按捕罪人雷齡不得齡故善捕盜公心疑吏王尉匪之一日試使尉詰盜其得主名公大喜曰是何神也吾得盜媒矣立召尉責齡所在果得有齡徐進道被訟罪不至死而進道恃其宗強黨與衆陰謀勒兵反公聞故緩其獄令捕盜自効而進道謀漸解遂縛之盡散其黨

青人相與手額頌公曰吾曹父子安而室家聚誰之賜也始東諸侯見謂公文人少年不習爲吏第飲酒賦詩爲豪舉耳比公至鎮而精嚴練事發奸陰如神乃皆歎服以爲趙子都之流聲籍籍輦轂下而分宜父子益忌公又以公父司馬公受世廟特達知不媚事左右瑕釁滋起會入潞州分宜遂釀爲司馬公罪構下獄當死公亟解青齊印走長安與其弟太常公敬美叩闕請代司馬亟止之曰無速死乃翁爲也則相與因服跪道傍遮諸柄人車搏額請救而諸柄

殷名以尊治體酌恩義以處宗室寬禁例以求才哲修典章以彰國紀推德意以昭大勸明爵賞以徠異勳練兵實以重根本因寓書相國徐公太宰楊公具言某報上止此不復任馳驅請以死辭而兩公復書以大義譙讓公公不得已之官尋遷浙江參政治吳興時久雨穀翔富貴人閉粟高其價公謂未可卒禁乃首捐捄五十金積粟以風富人富人之粟益出至冬得三萬石以代貧下戶賦而以其餘賑復上疏言吳越新罹兵他供億繁興民不堪命請汰內府內官大小監冗食及請錦衣諸衛寄籍者爲根本計事雖未盡行然竟得改折漕糧十五萬三郡人賴焉再遷山西按察司屬郁夫人病兩疏乞休未報投牒竟歸中道聞訃但括星馳氣息幾不屬服除以薦補楚臬旅幃廣西一月入爲太僕卿復自太僕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治鄖陽鄖陽在楚西南無兵馬財賦之重前中丞皆臥而治之公獨刻意振刷甫下車劾一守一令墨吏望風多自引去前中丞嘗奏留邊餉備卽緩急公以九州一家憂在邊鄙今通賑所部屯

田以本色備荒折色充餉不必須邊餉而給也而鄧  
又適少事奈何輟所急以事無用竟奏罷之公又以  
楚地再震荊州壞廬舍尤多疏引京房占有臣道太  
盛語又嘗遣京師人書言江陵浸淫耳目之好非社  
稷福其人泄之而江陵積不能平數言于人然以公  
才高行清猶隱忍收入望稍遷南大理尋以人言改  
應天府尹拂衣歸公嘗屈指前後所忤三相國分宜  
匪毗殺入入其網無得脫者新鄭編而放于言嘗力  
持其訟冤請急二疏不肯下既而悔之知其無他腸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无 味芹堂

司馬子祭尋改南京兵部侍郎以三品考與官廕一  
子入太學時已遷刑部尚書會有言公會被劾不當  
得考者所司其言公歷官行跡無玷不與大計論劾  
此事旋已然公自此歸志益決凡三疏乞休始允歸  
歸九月而卒卒之前數日手條家戒及身後斂葬諸  
儀甚悉及期與僧某從容談笑說傷而逝若有悟脫  
然而余女懸記公所謂卦盡入八者亦竟驗矣公至  
性過人卽篤老奉司馬蒸嘗必哭泣如初喪與季敬  
美太常公友愛極篤嘗宴客莫愁湖是日聞太常計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羊 味芹堂

也若江陵則且忤且合以飛箝釣餌雜出中人手書  
不時至皆欸欸輸心道舊語計未有以絕之會予化  
女以守節感冥契立恬淡教門有當于公輒焚筆研  
謝賓客與余結廬城南戒食梵誦甚苦間相對談平  
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如夢如醒且沾沾喜也蓋自  
是江陵始息意予兩人不深忌予亦不復以官爵餌  
公予兩人亦相得也曰此度世不足逃世不有餘乎  
嗟乎豈圖末路更以此被物色而公亦尋爲予餘糧  
所累也公初起南京刑部侍郎爲父請卹典得贈大

後過湖上未嘗不流涕也祖質菴公嘗置義田于畝  
贍族人公復以膏腴益之及四方有所饋入往往緣  
手散施咄嗟而盡酒人詞客縉流羽伴叩其門不以  
事辭昏夜告急難不以嫌辭邑里中遇水旱繇役請  
命當道不以非分辭尤好以文字獎掖人後生初學  
每得公一言品題一面傾吐則或希聲射影傳相引  
重或故于廣坐字公以示親暱而黠者或陰持幕中  
嘲笑私語賣公公明知之一笑而已以故人皆歸心  
或恩及人而人不知所自醉罵人而人反思之迨公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三

味芹堂

卒閭閻兒女輟感相弔。海內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莫不太息焉。蓋其誠心爲質。含覆廣而雕琢少。公所著有四部藁。世已刻行。四部有後集未刻。有別藁未剛定藏于家。古今著述之富。公爲第一。其所蒐獵百家子史。皆以意鉅鍊。翕然爲一家。故公之詩使事攢體。不嫌小出入。要歸之元氣。決北海。浮泓中。無餽釘寒促。饒刻深險之態。如其爲人。寬疎磊落。皆所謂得其大者。嗟乎。後世有蘇長公乃能評公之文。有郭有道乃能第公之品。而予以竹林舊社。粗述耳目大

都。亦庶幾文獻之足徵乎。公生嘉靖某年月日。卒于萬曆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娶魏氏封淑人。子孫婚嫁之詳在誌中。公官至六卿。法得專葬。猶哀思司馬遺命附葬于項涇之原。計閭上特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賜金四百。鑲遣官治葬。公長子兵部武選司主事士驥用遺命疏辭賜金不許。至是萬曆某年月日。始克成葬。而公之子屬予爲銘。亦公志也。銘曰。昔在寓公。江左夷吾。譜于瑯琊。幹碩華敷。逾我三朝。世典國樞。二美承之。分道而驅。公起詞壇。馳名一儒。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墓碑

三

味芹堂

執玄之契。邇古之初。肆意衡口。千漣百輪。代之作者。實繁有徒。心死氣盡。曰見大巫。又如東海。平吞五湖。其書滿車。與正朔俱。德以才掩。誠因恕乎。哀矜犴狴。窮挾城狐。出靖四國。靡與弗圖。案無留牘。道不鳴桴。名高曩生。忌者當途。哀哀司馬。以死謝胡。嘔血藁街。叫天無辜。白日愁淹。滄江淚枯。帝感孝誠。沉寃昭蘇。得時再駕。稅于兩都。一嘗禁轡。託宿蓬廬。亦吏亦隱。爲德閭里。斥其脂田。與其俸餘。囑有藉蔭。貧有解襦。時曰衆父。可號可呼。旣疲津梁。乘化而徂。副本名山。鵠此貞珉。永世不渝。

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

錢謙益

天啟初纂修神宗顯皇帝實錄朝議欽然以謂舊史官京山李公起家隆慶中早入史館四十餘年朝常國故皆能貯之篋笥編諸譜牒且又老于文學諳識吏事誠非新進少年所可幾及昔馬融三人東觀張華再典史官竝取博聞咸資舊德誠令得專領史局早歲厭事于國史有光焉當國者格其議不果行久之起南京太常寺卿稍遷南京禮部有侍郎陞尚書明文授讀卷四十九 誌銘 三 朱芹堂

名曰錄用實不令與史事而公遂以年移疾致仕天啟六年閏六月卒于家春秋八十公卒之五年而神廟實錄始告成事嗟乎蕉園之削藁久闕人閒芸閣之署名未知誰某羣公之金紫已陳作者之墓木將拱顧欲洗鉛墨以相稽撫汗青而流涕豈不迂哉此吾子李公之葬為之傍徨三歎而不能自已也公諱維楨字本寧其先豫章人高祖九淵徙楚之京山九淵生珏珏生景瑞景瑞生淑舉進士官至福建左布政公之父也公生而夙惠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

年十八舉于鄉二十上一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除編修移廟實錄成陞修撰在史館與新安許文穆公齊名同館為之語日記不得問老許做不得問小李仁聖皇太后修胡良巨馬橋詞臣撰碑進御江陵公獨取公文同館皆側目焉乙亥內計遂出為陝西叅議遷提學副使自是浮湛外僚凡三十年始稍遷至南太常其閒居艱者再左遷量移者再同時故人多在臺閣公流滯自如終不一通懇懇願蒙子公力得入帝城也凡自翰林出為外吏者多鄙夷其官不肯習吏事公官于秦晉梁蜀江淮歷叅議副使叅政按察使以至右布政使討虜于廊衍征番于洮岷行河于潁平妖于浙採木于蜀精彊治理不敢以詞垣宿素少自暇豫文人才子不得志于仕官則往往者聲色縱飲博以耗雄心而遣暇日公自讀書而外泊然無所嗜好簾閣據几焚膏秉燭拮据舊聞鑽穴故紙古所謂老而好學者無以逾公也公初在館閣有重名碑版之文昭曜四裔晚僑居白門廣陵開洪裁艷辭既足以沾丐衣被而又能軌轍曲隨以屬厥求

明文授讀卷四十九 誌銘

三

朱芹堂

者之意。海內謁文者趨走如市。門下士爭招要富人。大賈受取其所奉金錢而籍記其目以請公。柄毫閤筆大第應之一無倦色也。其生平倣儔好士。輕財重氣。坐客嘗滿于謁。請求貧者以爲橐。而黠者以爲市。其或假竿牘竊名。姓恣爲奸利者。窮而來歸。遇之反益厚。交游猥雜。咎譽錯互。頗以此受人誣染。終不以介意也。天性孝友。遇其諸弟患難緩急。異面而一身。其倣弟不見德。反輟轢之。家居懼禍。衰晚避地。屬有急難。未嘗不手援也。公之自翰林出也。劉御史臺論明文授讀。卷四十九 誌銘 圭 味芹堂

江陵罪狀。數其忌公而逐之。江陵敗。人或謂公當抗論自白。公曰。江陵惜我才。欲以吏事練我。彼未嘗阨我。我忍利其死以爲贊乎。楊忠烈唱移宮之議。權倖交嫉。噴有煩言。奮筆爲庚申記事。人或咻之。公曰。吾老矣。舊待罪末史。不惜以餘年爲國家別白此事。聖朝不以文字罪人。非所患也。人知公樂易博達。修長者之行。不知其所期待。持擇如此。今上四年辛未。其孤國子生營易詣闕。請卹于朝。贈太子少保。賜祭葬。如令甲。十二月葬公于游山之原。公娶王氏。子三人。

營易營室營國。孫若干人。營易既葬。公持所撰行述及周吏部上顯之狀。謁余而請曰。願有述也。余以史館後進。受知于公。公乞休時。余在右坊。寓書相告曰。能授我以進。又能相我以退者。必子也。余是以諾營易之請。櫟括其事狀。舉其所知者以爲之誌。公有大泌山房集及續集若干卷。行于世。其文章之聲價。固以崇重于當代矣。後世當有知而論之者。銘曰。穆廟戊辰。館選聿隆。七相蟬連。倚嗟數窮。煌煌列宿。太微紫宮。嗟彼抱歎。實命不同。沙堤道在。平津閣空。明文授讀。卷四十九 誌銘 圭 味芹堂

歸然靈光。壽考顯融。八座引退。入十考終。挹彼注茲。天之報公。金聲玉色。大呂黃鍾。銘無愧詞。以質幽宮。

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

唐時升

萬曆乙亥，熙甫先生葬于崑山東南門之內。其仲子子寧求余志其墓，而未暇爲也。後或數歲一見，或一歲數見，必以爲請，繼以涕泣，不解益勤。嗟乎子寧，豈慮千百世之後，無復知熙甫者乎？夫千百歲之後，必有知熙甫者，然必以熙甫之書，而不以余之志否也？既深悲其意，乃爲敘而銘之。歸氏之先出于高陽重黎之後，封于韓墟，是爲胡于國，絕于夏商之際。武王克商，復爲子國，其後散居吳越者曰歸氏。自漢以來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誌銘

毛

味芹堂

無聞焉。唐天寶中有崇敬者，多識典禮，議辟雍之制，及定天子謁先聖，當東面，如武王受丹書，師尚父者也。封餘姚郡公，謚曰宣，宣公之子登，封長洲縣男，登子融，封晉陵郡公，謚曰憲，其後五世，皆以進士爲大官。至十四世，曰罕仁，宋咸淳間爲湖州判官，子道隆居太倉之項春潭，其孫德甫爲河南廉訪使，元至順間，曰賜者，官至刑部尚書，洪武初，曰叔度者，避難于夜郎，瑯琊之間，幾死，數有神人護之，歸而復居崑山之外，曰又二世爲承事郎瑤璿，生城武，今鳳凰生紳

紳生正，皆縣學生，正贈文林郎，長興知縣，配周氏，贈孺人。先生之考妣也。先生在孕時，家數見禎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屬天，故名先生。有光熙甫，其字也。熙甫眉目秀朗，明悟絕人，九歲能成文章，無童子之好弱，冠盡通六經三史七大家之文，及濂洛關閩之說，邑有吳純甫先生，見熙甫所爲制義，大驚，以爲當世士無及此者。由是名動四方，以選貢入南太學，歲庚子，茶陵張文毅公考士，得其文，謂爲賈董再生，將置第一，而疑太學多他省人，更置第二，然自喜得一國士。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誌銘

毛

味芹堂

也。其後八上春官，不第，益天下方相率爲浮游汎濫之詞，靡靡同風，而熙甫深探古人之微言，與旨，發爲義理之文，洗滌自恣，小儒不能議也。是時讀書談道于嘉定之安亭江上，四方來學者常數十百人，熙甫不時出，或從其子質問所疑。歲乙丑，四明余文敏公當分試禮闈，余爲言熙甫之文，意度波瀾，所以然者，後余公得其文，以示同事，無不嘆服。既見熙甫姓名，相賀得人。主試者新鄭高公喜而言曰：此茶陵公所取以冠南畿者，今得之，有以謝天下士矣。廷試竟入

三甲選爲湖州長興令。長興在湖山間，多盜而好訟。熙甫平生之論，謂爲天子收養小民，宜求所疾痛，不當過自嚴重。赫赫若神，令閭閻之意不得自通，故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不數數具獄。出死囚數十人，旁縣盜發而無故株連者，爲洗滌復百人。有重囚母死當葬，熙甫縱之歸治葬，事畢還就獄。有勸之逸去者，囚不忍相負也。然宿賊四五十家，窟宅聯絡依山畧中，數名捕之不能得。熙甫率吏士掩之，賊蠡起格鬪，矢石滿前。熙甫目不爲瞬，竟伏其辜。大戶魚肉小民者，按問無所縱舍。嘗夢兩人頭飛來嚙臂，若有所訴。明日有提兩人頭，自言奴通其妾，輒斬以問。熙甫令罷去，潛踪跡之。實欲納奴妻耳。遂論如法。先生自以負海內之望，明習古今成敗，卽令召公畢公爲方岳，必且參與謀議，不令北面受事而已。故常直行其意，縣有勾軍之令，每闕一人，自國初赤籍所注，一戶或數百人，及隣保里甲，人人詣縣對簿。熙甫不忍騷動百家，常寢其事。大吏弗善也，又長興多田之家，往往花分細戶而貧。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誌銘

五

味芹堂

戶顧充里甲。熙甫心知不可，乃取大戶所分子戶爲里甲，因以充糧長。小民安居自如，而豪宗多怨之。有蜚語聞，將中以考功法。公卿大臣多知熙甫者，得通判順德，具疏乞致仕，輦下諸公不爲上。熙甫至順德，爲土室蓬戶，讀書其中。不類居官者。庚午入賀太僕寺，留熙甫纂修寺志，以熙甫判順德所掌者馬政也。會新鄭高公內江趙公皆平生愛慕先生，時相次入政府，遂引先生爲南京太僕寺丞，而維陽李公復留先生掌制敕，修世廟實錄。蓋先生晚而登第，謂當在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誌銘

四

味芹堂

黼黻之間，鄭衛之音，蠻夷之舞，自無所容。嗚呼，可謂大雅不群者矣。然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余益爲之歎慕云。先生生于正德元年，卒于隆慶五年，享年六十有六。元配魏氏，繼配王氏，皆從先生之兆。再繼費氏，別葬。有子六人，詳具于狀。銘曰：

秦漢以來，作者百家，譬諸草木，大小畢華。或春以榮，或秋以葩。時則爲之，匪前是誇。先生之文，六經爲質，非似其貌，神理斯述。微言永欽，皆諧呂律。匪邊匪篋，

明文授讀 卷四十九 誌銘 望 味芹堂

烝肴有餽，造次之間，周旋必儒。大雅未亡，請觀其書。

明文授讀卷之四十九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璠校讀

墓文五 雜類

王徐墓誌銘

陳獻章

君姓王氏，名徐，字行安，別號葉軒。甫之耕，渠里人也。自其先大父舜臣，父師佩，至君，連三世下仕而豐其家。君孝友和樂，與弟行陽居四十餘載，囊無私蓄。撫養孤遺，以嫁以娶，則視諸從昆弟所生，同於已子。凶歲貸貧者粟，傾廩倒困而出，粟雖多，不以息歸。在親

明文授讀 卷五十 雜類 一 味芹堂

舊者不責償，而凡公私勸借，助修壇宇，津梁陂河水利，君亦往往有焉。其所濟大者數百金，捐之弗計也。有司以聞官，給冠帶榮之。君平居不尚爲山林落莫，勝日置酒，邀賓客飲於臺池社院，酣歌徜徉，其所與游者，率時之貴人耳。君既卒，大理評事黃君仲昭狀君之事如此云。君兩娶李氏，四子某某舉進士，未第而卒。五女皆適紳家。君生永樂丁酉，卒之時年七十二。將以某年月日葬某山某原，惠州別駕林君仲璠以大理之世爲致其孤之懇，乞銘於予。屢辭而屢

復別駕卒與予書曰必得先生銘以報王君於地下  
別駕則誠愛君矣寧不愛吾言乎向夕吾夢與人語  
髣髴記之其辭曰富而居畝畝慙便輕暖口足甘肥  
左右僮僕隨意指揮騎坎段坐藍輿出入閭里施施  
親友相過飲酒忘歸縱觀山雲水月魚沉鳥飛引滿  
高歌吹竹彈絲以相諧嬉過此以往舉無所用其心  
黜陟不聞理亂不知老死巖穴之間蓋福人也賢于  
世之患得患失者多矣吾猶爲子孫願之其王君之  
謂乎以是銘君之墓至當尚奚言

明文授讀

卷五十

雜類

二

味芹堂

陳冕墓銘

陳獻章

伯道有子劉贊登科貴報於天所得幾何邁邁子文  
蹈此高墳我銘慰子顯于千春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銘

三

味芹堂

凌谿先生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生卒于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官庄原先是計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爲位哭將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藩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簌簌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諫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自之矣而予復奚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四

味芹堂

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聲奇童時卽解聲律請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既醇探櫛程猷經用噴英摘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顧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嚮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模貶乏齠齔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

實卽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

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

之曰是賣平大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

于清衙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凌谿

刺夢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熾居無何陞延平

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乃於是陞

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開正學院辟秦士高等

其中置官設徒豐儉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

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顯則我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五

味芹堂

明既興隆本雖切然要與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規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哆憎口恨不卽罪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十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殃毀順往逆來孰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哉淪凌谿胥殷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墓志

六

味芹室

悲乎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暨旨日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廊落易直憎口口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僊僊仙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譬史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輅直芻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之日適邑官來謝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否邪噫嗟悲乎悲乎凌谿他所奇節隱行與凡歷履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大槩關運數者如

趙汝淵墓誌銘

歸有光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七

味芹室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鎮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淵士淵始遷嚴陵士淵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迎善迎生武翼郎汝侃汝侃生崇侯自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官爲士庶崇侯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璣璣生四子瀛潛深潛潛者汝淵諱也汝淵于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順和德和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

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  
予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予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北哀哉重昏馳折覆餗不仁之殃  
迨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  
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  
魚菽以祭易以銘之不媿其世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八

味芹堂

沈貞甫墓誌銘

歸有光

自予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  
偏及予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  
從也予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  
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予卜  
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崦山嘉定之壤沈氏世  
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予  
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予考訂而  
卒以予之言爲然蓋予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九

味芹堂

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  
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翕衆  
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  
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予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  
之沒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儷喜自修飾介  
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僵仆無所  
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  
地焚香圖書克几間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  
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

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予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予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聚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予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葬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十

朱芹堂

懷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歸有光

懷慶府推官劉君。以嘉靖年月日。葬於上海縣之方溪。後若干年。其子天民具狀請余表於墓上。劉氏之先自大梁來居華亭。曰亨叔。亨叔生仲禮。始徙上海。仲禮生慶慶。慶慶生四子。長曰銑。次曰鈍。鈍坐法被繫京師。鈍陰乞守者代其兄。令出得一見家人而歸死。鈍既繫。而銑歸。給其父母云。鈍死。已得赦歸。鈍久繫。而其兄不至。京師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食飲。久之赦歸。家人驚以爲鬼物。母泣曰。兒餓欲求食。吾自祭汝。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表

土

朱芹堂

勿怖吾也。鈍具言不死狀。乃開門內之。銑倉皇從竄中逸去。遂不知所之。鈍生玉璵。璵爲建寧太守。玉以其家衣物寄官所。不令有擾於民。璵卒爲廉吏。玉子宛汀州通判。宛子兆元字德資。卽君也。君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其所覩有誣害君者。及君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君益厚遇之。上海俗奢華。好自於眩。君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丁白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

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嘉靖某年選調懷慶先太守已遷去會中使卿命降香王屋山民苦供億多逃亡君攝守能以權宜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君嘗流囚一女子呼冤君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遂出之武陟富人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婿家後貧遂結諸豪爲証欲離婚君責令歸其女而疑富人家多女婢卽歸恐非真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黑子已而果非真女君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君爲人寬和至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表

七

味芹堂

見一女子從僞几傍以爲其婢也呼之取茗悅惚不見自是神情不怡因請告還而卒時嘉靖某年月日年四十有九召先聘陸文裕公女後娶翟氏子男二人天民天賦女三人適太學生顧從德縣學生張時雍張秉初天民自傷少孤頗爲君敘述遺事俾余書之如此惜其獨負奇氣自放于盃酒之間然所施設一二已無媿于古人而不盡其才可悲也已其精神在臨死一段將生平好奇慷慨之致借此

點出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表

七

味芹堂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歸有光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貞中承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卿爲樂清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古

味芹堂

主簿又四世君之考瑋爲博士弟子早卒君少孤養于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常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遭危疾禱于縣之神以求代疾良愈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惟如父子沈氏所生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君丰儀峻整望之儵然既歿與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

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校米價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古

味芹堂

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吳門聞警卽還言于大吏權假邵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使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遠城三而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卽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逡巡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皇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遠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需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固而民以無恐時狼狽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於世其所

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予與君同郡，常同爲諸生見君。所爭李、昭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群吏舍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卽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宮，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畱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獄獄爲郡文學，得無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七 味芹堂

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詩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爲易說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懺懺。言夢降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霽，穆然寶宮。日月光曜，天曜星同。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

君無一命，惟世之病。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旣其終。

百家私記：錦中星同二字不可解。歸元恭謂：與字醒與星同，此必偶注二字在傍，另有正文二字。鈔寫者見同字與上下韻叶，遂將此作正文而反遺却正文二字耳。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七

味芹堂

都督沈紫江先生墓碑記

唐順之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高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於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畧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強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

明文授讀

墓碑

卷五十

味芹堂

入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游弩中膊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磯之奪還賊所肉掠剿義寧系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人首虜多殲中其類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爲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剿龍山深入是年田曾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內間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下陣跌馬折左脇骨六年陞思田叅將七年剿落春首虜

多八年調柳慶叅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爲柳慶叅將帶鏢佩弩青棧聯絡瓊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劫大掠燒城掠庫無月不有廓清爲難捫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顧黨鬪讐無歲不有鈴轄爲難公卻諸猥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緩輯善猥視同吾人是以諸猥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陰事坐狹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猥賊慮其散走衆

明文授讀

墓碑

卷五十

味芹堂

其黨而獵之則公之所以殲淥里也土酋慮其殺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剿皂嶺懷縛三層馬峽火黃馬輦七山雲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獲單韋邵雷諸大姓渠帥或敵或礫或剄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爲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爲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謀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傳賊壘賊尚醉酒酣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爲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

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爲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  
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 大入邊召天下名將至  
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  
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  
猥獍也猥獍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  
兵之順而猥獍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  
隸之主官而猥獍地隸之流官上官法嚴足以制狼  
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猥獍莫若割猥獍地分隸之旁  
近上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猥獍皆爲狼兵矣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碑

三

味芹堂

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  
之福勢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爲變即使爲  
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  
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勦敵矣國家之力足  
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猥獍臂指之勢成則兩  
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  
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爲將其奇  
策遠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  
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思爲變矣

十八年立堡努灘以控峽賊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  
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爲賊所  
中每陰雨輒痛自爲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  
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  
記余復於公曰古之爲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  
疲若乃自爲榮寢卧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爲  
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  
遠矣公爲人情悍其臨敵日光逆射兩顴頰色挺刀  
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謔笑滅獲輿庖無不歡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碑

三

味芹堂

然處族人雖譬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  
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豁  
谷飛箠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謂公謫公曰吾謫賊耳  
非謫人也知公者以爲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  
風其次覺次贊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  
日廖家井南望淥里北眺龍山左黔右薛兩江縈紆  
皆公曩所押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  
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爲之象  
祁連山象鐵山於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猥

靖廣右。猥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陲也。其所象。蓋未定云。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碑

重

味芹堂

國子監祭酒劉公墓表

湯顯祖

嗚呼。此吾友人司成公劉士和之墓也。予欲與共爲天下事。而君已矣。君起家壬午歲。舉江西第一人。廷試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翰林院。司業南雍。改坊允補。經筵日講官。以侍讀主北闕試。以侍讀掌坊事。終大司成。歲戊戌夏四月。吾師相國張公以決贊東征事。與首相蘭溪趙公異同。幾中不測。以去。所常往來論議者。皆受重劾。而君與焉。賴上明聖。指應秋。曰。此清士也。安得在此。下部院議。而吏侍閣裴公掌院閻郭。公以下。皆曰。劉司成耿耿爲人。不宜橫加誣詆。爲分別言之。君得請以去。歸二年。爲庚子春。哭鄧少宰文潔公于豫章。過信州。登龍虎而下。見仙人遺棺。慨然有遺世之想。歸而秋病滯。服下藥。大過。竟不已。至冬十月七日。起衣冠端坐而逝。嗚呼。哀哉。人亦有言。膏火自煎。而燒器先缺。君狀貌笑語不踰中人。而志意常在于古。日炯然如巖下電。而多赤氣。與對食。從容而後能下咽。予常憂之。夫爲人寬然而靜者壽也。君不其然。假柄而得天下事爲之。亦非可以謀法而久。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表

重

味芹堂

况夫道不可期而業不可意遂。卽其自語幾稱無所與然亦豈能亡介介于懷哉。嗟夫天下未受其明而果在於用其明此所謂膏火自煎者也。善天下之善也其不善者亦天下之不善也吾惡足以與之而惡足以勝之仲尼知其然第曰舉爾所知而已君好惡明甚每見人未嘗不問天下賢士與其不然者由不能忘於心入不能忘於口君之地非能自去留人也言善未必不去言不善未必不留而祇以見怨夫世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怨君者固多于德君譬之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表

孟 味芹堂

器然翰林者藏器之處也日磽磽然取其所藏者持以示人而能無缺乎其最無端倪者曰君張公之所親舉動不能令人無疑嗟夫士亦視其所親何耳張公豈不可親者耶言道德而負經濟故天下所屬心望爲名相者一出而陰爲國本重顧重定邊計意念皆在國家獨其發決大蚤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而輕有所爲臣不審則失身勢固然耳豈張公爲人真有不可親者耶君平生蘊積憤發欲有所施用于時誠不欲厚自遠引然亦何以遠引爲也且吾

與君私語張公行事君亦常爲感然非苟爲同而已唐柳子厚天下之才俊賢人也王叔文世之所謂狂劣無底者也非呂非葛庸衆人知之柳子讀天下之書懷堯舜之業豈其識不及此夫士惟不欲急世患而成功名也欲之必起而環視于世微幸於其有所同心者幾附焉而相與以濟唐之患未有大于宦官典禁軍者也前後執事多依倚其中以容以進處無及除滅之者叔文矍然發端雖未竟其謀不可謂無呂葛之心矣權路之効蓋其事後中官所爲史因兩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表

孟 味芹堂

惡之當其未敗時但意其名正而事成唐室可興安見夫叔文之不可驅就也况夫張公者負經濟而言道德二十年以來天下所仰爲名相者耶易之觀曰觀我生進退又曰觀其生我者我也其者世也我可而世不可則無傷我世可而我不可則無傷世如此以觀則我與世機可以相用相生而不死若君之進退并不詳於所觀蓋子厚所謂大人欲迷其功耳天下士亦安可以成敗論也嗟夫子厚已矣友莫若韓退之退之序子厚死但記其易播一事至其委曲用

世之志不為發揮一言意退之亦猶人之見乎予故  
哭士和君之墓而表其所存所厯以告後之君子欲  
有為于世者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表

羊

味芹堂

山西右布政使王君墓志銘 述古 趙南星

王君名述古字信甫別號鍾嵩開封禹州人也其先  
洪洞人有名善者始徙居禹以鄉舉為平陽府通判  
三傳至引禮公懷義娶許生六子其二為禹川公名  
納誨配郭安人生九子其六為信甫修幹哲顏風骨  
秀挺十五為諸生二十五舉于鄉明年成進士試率  
富陽調崇德以崇德劇也信甫才高氣銳事至立決  
而務為簡易便民折獄用經義宿猾大豪無敢犯者  
其輩既不譽又不能徇上官之意結朝貴之知以是  
明末授讀 卷五十 墓志 羊 味芹堂  
僅轉戶部主事奉郭安人憂戊戌外計忌者未貶也  
仍以崇德調簡而不暇顧其轉官在乙未計後非應  
察數主爵者亦苦於圖說服闋補內丘尋轉刑部主  
事時沈大學一貫為首相而次相歸德沈公鯉與禮  
部侍郎郭公正域皆正人相善會劉御史九經劾其  
黨二人語侵一貫疑郭公使之除已而升次相方聚  
謀蠶之而楚宗有奏楚王為假王者于是給事中姚  
文蔚楊應文錢夢阜御史康不揚李培等遂劾楚宗  
之來皆郭公使之以郭公江夏人知其密而楚王徧

賕諸要人悉爲盡力攻郭公郭公引病去守凍楊村奏下刑部時尙書爲蕭大亨謂信甫此事須根究主使之入信甫知其意卽問楚宗誰主使汝來者曰楚王之外皆主使者自爲楚藩雪耻耳信甫曰此出上疏者之口無可疑卽援筆書案行勘楚中無何而妖書之獄起妖書者不知何人所爲其中言上無立東宮意爲一貫等所強兵部尙書王世揚等與司禮監陳矩共謀廢立一夜而散之宮監九卿之門於是諸臣各上疏請捕罪人上大怒下刑部議懸百戶得捕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美

味芹堂

虛造景妄捕人至逮及名僧達觀冀萬一有妄引二公者而郭公之家奴無男婦長少皆被械繫其原治出五毒之外竟無所得大亨仍欲胡化之屈服也信甫乃請其親鞠之信甫持牘上揖曰今日之事所關甚重大不獨衆皆視聞鬼神實式臨之卽呼胡化問曰錢給事中疏謂妖書是郭明龍與爾所爲何乃誣害他人化叩頭大叫痛哭曰刑部尙書全不讀律我自爲阮明卿殺我一家特來籲天乃欲我殺郭明龍一家彼雖同年自彼成進士後二十年音驛不通何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美

味芹堂

未至此乃一貫復請旨詳鞠之康不揚遂上疏訟皦生光之冤展數日而賊可授首蓋指歸德江夏也上大怒謂丕揚阿庇反賊罷其官一貫力救之以免及考問皦生光曰汝認得郭侍郎否生光曰妖書是我爲之耳萬死無辭奈何欲我奉沈相意妄害正人蓋楚事之助疏至三月而皦生光正刑大獄乃絕康丕揚持斧按淮陽乃覆楚疏當此時非信甫一時善類之禍殆不知所底止世之所貴於權要者爲言出莫違可以報恩讐而豁胸臆也乃令曹中有如信甫者

以間執口實寒微之士無望甄收矣其初猶有怨言既而咸服之樹碑以紀其事尚衣大璫過郡毫無所饋遺璫語直指欲愬之朝直指令二府勸之信甫曰幸謝按君守愬不能爲媚也不三年奉禹川公憂歸服闋補保定則爲楊忠愍建祠廟明年擢陽和兵備正當北 卜失兔請封之時卜失兔者初封順義王俺荅之玄孫素囊之孫也俺荅之妻封忠順夫人所謂三娘子者也通文習事而能尊中國蒸于俺荅之孫子至搭力艮昏愚淫營忠順主番漢之事然老矣

我何至以封爵金繪予人而懼其不受乎且戎狄無厭而諸亡命每誑誘之武弁之黠者又恐得我以外市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當事者意頗開竅而諸已驕不可制於是以撫賞委之信甫嘗試之信甫與文武吏約是自有舊例分外增一毫釐者必加如律諸唯唯聽命無敢譁者頃之五路諸酋擁北首至帳下婚焉卜酋聽左右遣使數百人橫索新王賞五路以主婚首功求厚賞其咆哮至欲加賞其子女信甫一切不動酋計詘久之來講封而忠順物故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聖

朱芹堂

數月諸酋叩關請封遵忠順之遺言也而當事者未卽上聞卜酋以素囊竊其內實遂去在事者恐封事壞終當賄五路耳信甫曰今冬月草枯賄之亦必不來况此事必不可爲乃以去就爭之明年夏果來封事告成先是代王妃無子二子皆庶出其長者立爲世子久矣妃故代王以所愛妾生次子者請爲妃而易世子先使優人葉美賄沈一貫等而後上疏疏入報可六年而朝議益起禮部下其事于撫按勘議開府汪公道亨亦以代王爲是疏已發矣見信甫語

及之信甫曰公悞矣汪公駭曰君何所見之異也信甫曰宗藩條例親郡王之子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汪公曰代王之妾已立爲嫡矣曰王妃故例不得選繼亦不得進妾爲妃何嫡焉汪公曰易世子已有俞旨奈何曰嘉靖中泰府承壽王之事正如此既而仍立庶長簡條例視之汪公不勝喜曰我本無小人之心而爲人所誤今日得聞正論是鬼神佑我也使人追還其疏易之以上竟得改正信甫三年考最汪公疏中具言代藩之事信甫首倡公論扶持綱常君子以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聖

朱芹堂

爲汪公不欺異乎伯宗梁山之對矣信甫識力絕人而勤學好問前代本朝之故實天下之人物九邊之情形悉載于心遇事輒有定畫屹不可折其試宰時人皆謂其宜在臺省而僅得刑部假令爲臺省當妖書楚事起時不過一再疏爭之必不得乃以事在所司竟能救正人於虎口之中此第一大功封次之然中國於是始尊非特所省費三萬餘而已初卜酋之叔黃台吉之庶子明暗台吉盡忠順欲得婚封前當事者且許之中間代藩之事曰廢嫡立庶漢法

所不許也遂止信甫一言而使 之有綱常、尊小

功也哉汪公而外孰有能明之者封事成有旨陞巡

撫矣而主爵不推也信甫在朝在邊所遇皆大節自

下拂上以獨拘衆焦辱乾噬而僅得之極苦又玄覽

博搜爲易律曆三筌四書府考若干卷不無勞神之

過竟卒于陽和時丁巳五月之二十六日也距其生

嘉靖甲子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四耳孤信上疏

陳情部覆贈官子三代誥命元配朱氏封孀人贈安

人又贈夫人繼袁氏封安人又繼董氏封夫人子一

明友授讀 卷五十 墓志 味芹堂

卽信太學生娶連文學得第女一女一許字知州連得

意子而殤俱朱出信卜以戊午冬十月將葬于板橋

之新阡以高存之及信甫弟維則所述狀乞銘于余

蓋信甫兄弟與存之皆從余遊時所目爲黨人而力

擠之者也余病今年庚申乃爲之銘曰

河無砥柱四海沈溺朝無直臣義類行殘佞之見忠

勢在必刪一虎羣從瞋目嚙嚙挺身翼蔽以脫於患

貫索竟虛鵠鳥爲鸞不畏壬人御 非難威信服之

邊功上最帝命甄錄而若罔聞而惟謠詠剪伐貞柯  
留彼脆木天亦不贊賢人不祿世之概矣憂俾我獨  
道之聯矣信史誰屬勒此片石永垂臣錫

卷五十

墓志

墓

味芹堂

齊孝廉墓誌銘

錢謙益

齊君諱國璽字符卿其先自漢平微侯受居高陽會祖諱能贈徵仕郎祖諱敬才四川都司斷事贈承德郎父諱養蒙文華殿中書舍人擢戶部江西司主事母許氏封安人君少有夙惠弱不好弄孫仲子楚惟以尚書教授爲大師楚惟者吾師高陽公之子而齊君之姑之夫也君負笈從楚惟游括羽鏃礪益宏肆于文詞今元輔綿竹公從其兄游高陽之門君與之馳騁上下不少退次而同縣李文敏公在史館亟以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集

味芹堂

英妙日君年三十得惡疾卧蓐三年與疾試京兆輒得雋明年試禮部疾甚不能自力乃罷歸未幾而卒崇禎元年之三月也年三十有四妻韓氏兩浙運使作楫之女生二子煜與煌也既葬之十年煜已爲諸生有聲以其姻家蔣戶部範化所著狀謁銘于余狀稱君內行淳至奔其祖之喪四百里見星而行不言不食撫棺慟哭絕而復甦宋本素封與朋友交補衣蔬食如後門寒素蓋士之孝友壹行懷仁蘊義者也而以一舉子爲天豈不悲哉嗚呼高陽之門海內之

雄俊集焉余大馬之齒長故弟畜楚惟而文敏綿竹

皆以一飯先予而君又爲楚惟之弟子蓋高陽之門長則遜余而少則推君也十餘年以來文敏以故相爲先朝舊臣綿竹新在日月之際而君已前死余則幽憂窮戚祈死而不死蓋少而不遇者莫如君而老而不遇者莫如余也今吾師歸然若魯靈光楚惟兄弟鄂相競爽余乃執筆志君之墓覲然供文字之役不已惡乎豈吾師之門固亦如許商之考四科鄭玄之薄官闕而君之子不以我爲老耄而舍我乎抑亦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集

味芹堂

君之札瘥天折爲天所奇左非世之卓犖偏人固不足以表其幽而抒其憤乎不然則或者君賦命之窮及其枯骨墓中之片石猶不獲微惠于演綸畫詔者以耀泉壤而固以屬余也斯其可悲也已銘曰此子也才余爲之銘可以不死有子而孝謁余爲銘斯爲有子高河湯湯佳城儼儼有光如虹長映箕尾

邵茂齊墓誌銘

錢謙益

嗚呼茂齊死矣。銘非余其孰宜爲之。茂齊少負俊聲。甫壯爲諸生。祭酒科舉之文。傳寫海內。窮鄉陋儒。挾鬼圖一冊。其中必有茂齊氏名。生徒雲集。至其屋列肆以居。茂齊不爲程文熟爛之習。析理窮絕。匠心獨妙。開亦譚諧。以出尖巧。其于學。旁通鉤貫。不名一家。隨資開導。學者如行大霧中。不自知其沾濕。海內咸以爲通儒。大人不謂其猶老。諸生也。然卒不得志于有司。以死。或者曰。虛構文章有首尾。韋叻知其必貴。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美 味芹堂

茂齊文起伏無餘地。其不得貴且壽。宜也。嗚呼。科舉進士之業。誠足以相士也。吾見有黜昧若頑鐵者。矣。有夢若亂絲。拆若襪線者。矣。若其取科第。吾不一驗。而獨茂齊驗乎。今小宗伯隨州公。往在左坊。嘗語余曰。已酉應天瑣院中。幾得邵生。竟不知復落者何也。嗚呼。豈非其命哉。初余與茂齊讀書山中。茂齊早起。宿膏火。走筆盡數紙。颯颯如蠶之食葉。冠盥整衣。橫經列席。應四方學子之叩學。從頌洛誦。聲出林表。午休已。偕余散步北山。信足輒數里。視某水某峯。乃

知行之近遠。開過通國忠臣黃公墓。繫繫蓬頭中。必

要余斂容肅拜。摩挲臥榻。愴歎久之。乃去。當是時。余方冠首。茂齊折肱行與交。以文章事業相期許。余因以有聲諸生間。以此知茂齊之爲人。風流弘長。急于風義。而長于善善者也。茂齊疎身昂首。儀觀偉然。稠人衆會。冠蓋駢列。茂齊目軒出其上。若踰丈尋羣。沸羹器聲。壓屋片語。勢分洞中肌理。四座闕然。無人聲。賓筵客座。主賓闕疎。睨目顧視。茂齊戲爾草心。編開作。昭然若陽春之入座。隔也。達心而多可。不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美

味芹堂

爲崖斤表襮之行。門有好事之客。而不拒難賓。節有金蘭之交。而不厭微逐。長裙我冠。下帷講授。輕衣緩帶。文酒流連。山水之徜徉。僧廬之靜寂。歲時伏臘烹羊博塞之宴游。并日促晷。應之有餘閒。酒闌燈地。譚說古今人才節槩。與夫經奇俠烈之事。欲奮臂出其間。遇不平。奮髀張目。或嘯齒大罵。不少休。蓋其志之所存者。不得自見。而世亦莫有知之者矣。此可爲痛惜者也。茂齊少意氣奔放。視功名。可以引手致其與。余交。飽倦游矣。寒窗紙燈。顧影擲筆。撫几悲吟。意欲

慶去庚戌之秋，執余手而語曰：余病消渴甚，自此無意于人世矣。觀其中若有不自得者，病革之日，願稚子在前，指以爲余無其憐之色，俯俯從頌佛號，奉手而逝。年四十有六，萬曆三十九年某月也。初，茂齊有僮子，稚而黠，時誘之妄言以爲笑。一夕，戲問曰：我它日作何官？皆對曰：老教官耳。一僮子爲老儒，啓咳一僮子爲弟子員，僂而前謝。茂齊顧余大噱，我爲鄭廣文子，當時時乞酒錢矣。嗚呼！豈意其老死諸生二僮子之言亦無徵也哉！茂齊諱濂，茂齊其字也。別字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志

罕

味芹堂

曰齊周姓邵氏，高祖曰恥齋先生某，有一行門人徐禎卿志其墓。大父某父昌鉏，四十七年某月，葬于北山之新阡。嗚呼！茂齊死矣，茂齊之傳于後者，實賴于斯文。而文之傳不傳，亦有命焉，不可得而知也。雖然，人之厄茂齊其矣，不當復厄之身後。余之文其又或以茂齊傳也。然則銘茂齊者，非余而誰也。銘曰：九九長松，其身于章，臥于窾谷，弗施棟梁，雖然弗施，其骨爲肪，化爲茯苓，千年有光，吁嗟乎斯爲茂齊之藏。

聖元初墓誌銘

錢謙益

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數楹，直拂水巖之下。予友聖元初君之別墅也。君諱純仁，字曰元初，祖曰南莊翁，布衣節挾，奇君之才，以爲能大其門。買田築室，庀薪水竹火，以資上之與君游處者。君所居北山而湖，有竹樹水石之勝，而其所取友，曰聖汝說星卿邵濂茂齊，顧雲鴻明仲皆一時能士，秀民相與擺落俗慮，讀書咏歌其中，晴煙晦雨，春煦夏陰，互見于研席之上，悉收覽之，以放于文辭。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吳下。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聖

味芹堂

君才情駿發，以文章意氣自豪，而累不得志於場屋，余弱冠與君游，君時時顧余嘆曰：吾往從尊府先生授春秋，見子之長與書案等耳。豈自意今日與子上下筆視問哉？已又嘆曰：吾祖父皆在淺上，墓未有刻文，而遠巡不克舉，庶幾歐陽子之所謂有待者也。吾屢種種矣，吾少與同學者，星卿仕而歸，茂齊明仲窮而死，而吾猶蹉跎不休者，念吾祖之墜言也。子爲我識之，吾死不恨矣。言已，輒舉酒盡，醉哀歌泣下。余聞而悲之，然卒快快不得志以死，君狀貌豐偉，如河朔

偷父垢衣蓬髮不事澀盥其爲文鮮妍妙麗嫵然如  
時花美女見之者意其神仙中人也驟而與之語落  
落穆穆如不可人意者周旋久之聲氣欣洽俱酒雖  
進談諧間作與其居者往往不能捨去孝於親篤於  
友晚猶嶄然自負其有欲以見於世遇精強少年色  
稍不相下必折抑之乃已蓋君雖困而文章意氣未  
嘗少衰也初君之祖以力田起家及其歿也僮奴穿  
穴其中慮君或有所勾稽謀所以困君君方清談談  
笑輒相與語談鶴豚幾何米鹽幾何鄙猥瑣碎語刺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望

味芹堂

刺不休君搖首曰我已知之矣若且去幸以是爲管  
君之生產以此日挫而卒亦不以屑意也病且革屬  
其友曰吾死勿近婦女勿歸城市斥山居以營齋供  
佛無爲俗子所溷盈吾志矣迄無他言而卒萬曆己  
未之十二月也享年五十有三人啓七年正月葬於  
寶嚴灣之先塋君有四男于忠美肅美蚤夭今之葬  
君者其美官美也余觀唐末書錄有名儒者方干等  
十五人賜孤鬼及第每念君與茂齊朗仲慨然流涕  
涕唐以詩取士如下者雖不第其詩已盛傳於後世

而君等之擢場者獨以時文耳嗚呼今之時文有不  
與肉骨同腐朽者乎君等之名其將與草木同朽  
盡而已乎當今之世有援唐故事追錄名儒者乎縱  
欲錄之其何所挾以附於干等之後乎茂齊歿余爲  
之志而今又銘君之墓余之文其信足以傳君於後  
世乎否乎亦始寫余之所以哀君者而已銘曰  
斐然之文散爲寒芒魁然其質歸於山岡有光熊熊  
珠含玉藏才耶命耶刻此銘章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望

味芹堂

魏已任墓誌銘

黃宗會

甲午夏六月廿六日，予方哭兩亡兒，意慘然不樂。魏子已任寓書道傳，以遺予曰：不孝無狀，遽聞於天，惟是疾痰彌留，聞先生喪子之戚，驚悸失度，欲扶服往哭之，自嶺下至鼻口，四五起頓而能至，至則度不能達先生之側，則又反，反復如之，如是者屢矣。廿四日，聞諸道路，先生以延陵季子之禮葬其子，不孝曾不得執紼而與觀焉，不孝託於先生之兄門下有年矣，不與同其哀戚，雖先生不以是責我，其若道路何敢。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器

味芹堂

因道傳以請，再拜以寓書於下執事。當是時，魏子蓋未祥也。余讀其書而悲之，以爲深有合於曾子齊衰往弔之義。踰月，魏子使其弟遺予兄弟，且致其辭曰：形家者言，有地在洞輿楓樹下，大吉，距舍僅里許，且預卜藏焉。先生幸臨觀之，并以解一口之憂。惟先生其無辭，至則魏子肅衣冠迎客，謝實病不能出戶，今稍愈，可勝一二里，然與熱甚，時形師某甲在坐，娓娓誘其地之勝，以爲巧發奇中，使朝籍骨而葬庇其孫子，如谷呼而響答焉。而魏子心撓神移，竟有脫屣妻

子之想。余固嗤之，夫生而爲塚，古之人有行之者矣，以禍患疾疚之餘，豁然齊生死於一致，其視身之軒冕榮賤，何異夫塗旅聚散，豈復以朽蛻之餘，較其區區以遺後之人乎？請令有之，固達生者所不道，而况魏子儼然魂未離魄，幸而脫其禍患，疾疚豈不能以其取精用物之身，自致於軒冕榮賤而顧慨然嗚咽，以其區區望後之人哉？傳曰：豫凶事，非禮也，可謂兩失之矣。當是時，在坐者皆私窺魏子，見其飲噉絕少，索索焉神離其宅，深疑爲不祥之徵，而道傳獨云

明文授讀

卷五十

墓誌

器

味芹堂

已任癯然腫血五年，其念此者且熟，况疾日退，何必爾。余雖強釋於道傳之言，而竊獨深悲魏子也。魏子所求洞輿地已傳，方經營度其隨長，而楓樹下別爲某氏之產，非其所購者，則形師之給明甚，惟魏子始終惑之，復求購於道傳，而魏子之疾已不可藥矣。九月廿六日，余兄弟再過魏子，則慘慘竟席不言，時時目其子，養有所欲言而不忍，猶肅衣冠送客，明日魏子以唾血死矣。嗚呼，是其距寓書於余僅三閱月，爾不知其身之將死，而以及嗔予爲恨，於是追憶其

書不覺失聲太息而繼之以流涕也。夫爲朽蠹蝕骸，汲汲焉卜穴藏，豫凶事，經營於三月之內，魏子不幾愚乎？然既已視其身爲朽蠹之餘，雖爲之下穴藏，豫凶事以驗於三月之後，則與古之飲酒詠歌於塚中，以爲達者何異？而子則陋矣。魏子名思澄，已任其字也。作通德鄉之魏嶺下，家世農，獨已任慨然欲自奮於文章，從予伯兄遊，性堅苦，能忍人所不能忍，其志氣可託。緩急丙戌以來，余兄弟奉太夫人山中，村而居，化安者雖以先墓所在，亦以去魏子居稍近，朝夕別文投韻。卷五十 墓誌 寒 味芹堂

可掣侮也。庚寅之難，魏子步行數百里，出人鋒刃刀槊之間，與仲兄同拳拮之苦，見者無不以爲愚。昔巢元修自眉州訪子瞻兄弟於謫所，舉世數爲有古烈士風，以視已任其難，易當何如？惜予兄弟方自晦於時，有言而不信也。魏子拮据家事，雖薪水之微必躬親之，性又好奇，雖四方賓朋之辱予兄弟者，必邀至其家，供張以樂之，暇則讀書徹日夜不休，其後累然枯瘠，尚不以是爲戒。顏闔曰：東野饒之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故敗。子昧此理，以喪其子而魏子竟以

此喪其身同一轍也。悲夫！予懼魏子有古人之賢，而遂誤於時，故書其與予兄弟遊者如此，因爲之銘。生於丙辰，終於甲午，子弟奉其治命，道傳實相之以厝於洞鼻楓樹之下，嗚呼，尚爲得其所。

別文投韻 卷五十 墓誌 寒 味芹堂

斷香銘

鍾惺

斷香銘者銘吾友蜀人劉晉仲之婦尹氏之墓也君諱紉蘭敘州府宜賓縣人父參尹子求先生之女也記已酉予以喪子狂走白門先生爲南職方郎嘗爲余言其壻劉郎七歲能詩劉郎者給諫勿所公仲子卽今所稱劉晉仲者是也安知其有女慧如是然其時猶然女兒習玩不知書旣歸晉仲見晉仲妹文玉詞翰妙敏心悅而好之相與爲友始讀書稍稍爲詩精神起落常出人外佳處不必由思思者反是無關

明文按讀

卷五十一

哭

味芹堂

係處久之從晉仲省尊公于燕由蜀江出峽由峽入江由江達運河峰樹逢迎烟日爭讓舟行遑緩可以爲家得意爲詩其篇時全時缺缺則聽之缺于此或全于彼有絃摧柱折援他琴以續之之意予讀其詩骨散神寒音節清覺如病葉偶脫從風而墜或中骨之附枝翅鳴不能自致于地如暗泉之阨于石而不能自竟其響此斷香之旨也至燕亦有詩全缺如之久之意忽忽無主有秋冬氣晉仲憂之曰我亦不知至是亦不甚作詩作亦不以示人晉仲檢其枕中所

藏如其全與缺而存之頃之卒年甫十九鍾子曰世所不常有者才人所不可無者友才而爲我友友而爲我婦婦而才相當晉仲以爲能永乎不能永乎銘曰丈夫才而鬼瞰之矧其在女子之躬也好友在四方而造物或收之矧其在閨閣之中也劉子者憐才乎求友乎悼亡乎能尋香于落葉暗泉之間而跡其所終也乎噫

明文按讀

卷五十一

哭

味芹堂

賢孝葉淑人權厝誌

李鄴嗣

有其某夫人之狀曰世家子嫁于名臣之門夫子爲海內所宗身稱淑人有子俱名士年至七十此亦人生不易值之榮也復有狀者曰早歲遭家大禍幾至覆宗中更流離不保家室年至老而逾困此則人生所值之至不幸也茲二者其事判不相蒙而今乃于一身兼之斯則其時爲之也鮑司隸提甕之妻陶彭澤荷鋤之婦斯俱其時爲之也此又于國家盛衰之間有可慨然而太息者矣吾里中諸賢所事爲師姚

明文授讀

卷五十

誌銘

垂

味芹堂

江黃梨洲先生內君葉淑人同縣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之曾孫嘉靖乙丑進士知陽陽府諱逢春之孫萬曆己未進士廣西按察使諱憲祖之子也淑人少讀書慷慨大義亦能詩然未嘗握管自喜年十七歸先生爲忠端公長子婦葉氏世貴盛其所遣送甚厚然淑人自持儉素與先生相對若良友時忠端公以觸端忌歸里而大父封太僕公與曾太淑人俱白首無恙淑人自從姚太夫人具餅適修饌晨夕起居能得兩世大人惟無何而端難作忠端公萬里

投獄淑人乃盡出所有治赴難裝及逆奄伏罪朝廷追贈公官賜葬淑人更相經營使先生負土表石不頗有司給先生有弟四人俱淑人爲以次授室蓋至此而淑人之力幾盡矣時同受難諸家後人多賢者唯先生兄弟品目益高四方名流渡浙東無不造黃竹浦淑人每出非黍作倉卒主人過客盡享未幾而國難作南都草創逆奄遺孽重煽將盡殺黨綱子孫先生爲之魁駕帖已出而南都陷事得解逾年會稽亦失守先生從行朝官御史臺副長是時浙以東槍

明文授讀

卷五十

誌銘

垂

味芹堂

幡麻起淑人奉姚太夫人轉徙山谷間十餘年始得返故宅稍稍剪闢田園登蔬菽與先生奉姚太夫人盡色養教二子百家百學使勉進父學俱有名門戶藉復立無失桑榆而淑人忽寢疾甫一日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嗟乎余既歷敘淑人始末深有可歎焉蓋當嘉廟初年正人盡列于朝使逆奄不用忠端公方從容九列爲國名臣豈至橫罹磨密之慘至南都重建一時大臣在位使非奄孽復張先生方從王謝諸人高步江左何至匿影銷聲僅免虎吻及先生身赴

行在崎嶇嗣川井隕之間兵鋒彌望家業蕩然遂使  
淑人終老多難中治解挫鉞與山姥村婦同其辛苦  
命穉不得一日被其身斯俱其時爲之也蓋黃氏二  
十年間一填北寺再經刊章家國之禍遂相爲終始  
此誠有可感時而悲咽者矣淑人生三子曰百藥百  
家百學孫千頃改轉將以某日厝于化安山忠端公  
墓側百家兄弟以狀來請誌于余余幸從先生遊得  
聞淑人內德已久不敢辭但余聞忠端公赴難時遺  
書示先生曰汝婦賢孝常聽其言是則淑人生平忠  
剛文授讀 卷五十 誌銘 味芹堂  
端公早以一言盡之矣請得大書曰賢孝葉淑人厝  
所而銘之曰  
稱賢稱孝稱其所有九族翕然不問人口豈知斯名  
命自爾舅入門得謚一言不朽所豐者德乃壽其受  
雖難于身將大厥後土熾未封百仲兼守虛其左位  
尚煩候久

壑河壩枯骨誌

唐順之

燭燼完毀凡若干具其髑髏惻惻存勝諸雜骨無算  
蓋出乎犬猪鳥鳶所饕餮與夫日炙燹燒風銷水噴  
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薦飢流尸順  
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壘  
河壩久之維古昔時遇飢僅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  
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  
遭乎此時也褚生酒書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  
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圓者如破甕  
明文授讀 卷五十 誌 味芹堂  
擲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  
玼玼若尚有光怪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盡也命役  
夫東而坎焉嗟呼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  
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  
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  
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  
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體我股甲脊乙脇  
俛于一坎若藁葬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  
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

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況此輩幸巧之餘。猶得以人骨。人骨復何憾焉。使憫體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喙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終

卷五十

篇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五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題  
男 查家校讀

哀文

祭王壘王舜卿文 元正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斥。仗同三進。而及雷壘。蒙枯之未脫。日韓言之難奏。紛巧黃之易如。慙而甲之益厚。違天顏于咫尺。覩龍章于闕右。落孤影于清潯。下承明于紫宙。予子以

明文授讀卷五十一 祭文 一 味芹堂

無依子。奠奠而在。茨聯鱗。艘於潞水。馬喙。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于迷席。忘飽。解于昏晝。若吊影於閭閻。兩甘生。涯於臆。聽君違秦而巴。解我去蜀。而滇。慙。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携幼。悵天隅之一柱。望月弦之幾。設捧戎檄。以予歸。喜少賊之君。返訝垂白之如新。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十四林主。北道于東阜。發孤笑於草蔓。伸眉輦于而。殿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離。推歡悲於須臾。類相夢之一宿。汨甲。能以

吾行辟茲會之難又望北風而開襟怪詞音之不復  
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於衆巢慨河  
清於人壽感徒繫於匏瓜惻不食於井甃涕即留而  
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于兩間恒接構而  
心闕何淑貺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巾柴車以碧紛  
蒙駑駘以朱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燬茂豈黔  
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脊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  
焉咎惟埋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什羽芳聲于皎日  
等塵劫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

明文校讀

卷五十一

祭文

二

味芹堂

存分何言魂歸來兮茲佑

祭少司徒南園張公文

楊慎

嗚呼九齡起於嶺嶠公府生於愛州異人必出乎間  
世奇才豈限於遐陬嗚一時而聲百代峻秦嶺而光  
斗牛非文光之衣被筆端之冥搜邪文弊於宋至今  
而極析理則若先生之語錄舉子之講習敘事則若  
官府之青簿郵亭之赤曆萬口同辭千章共律公痛  
其弊思拯其溺乃培以周孔之根柢斷以荀孟之斧  
斤飾以楊馬之藻悅揖以班范之光塵豈惜俗士之  
喋喋寧隨學子之實實乎是以崇經宗古存乎文瀾

明文校讀

卷五十一

祭文

三

味芹堂

雅正情存乎詩永釋理順條入彀貫存乎博排異妥  
帖幽秀古艷存乎奇當弘德之間人文之盛有先秦  
之風格飭西漢之鴻辭者實公爲之摧陷廓清噓枯  
吹淒著先鞭列前驅也嗚呼公發蹟文部則昌黎曾  
官之地卿職輅軒則子雲所訪之司劉翔三事之署  
鑿安九列之儀乃思北海之卷懷追東野之不施詠  
邁軸於千淵賦輪輻於清漪使霖雨經濟繼續於不  
試丹青神化韻鏗於無爲蓋英華盛者鮮實碩果盛  
者披枝造物之所靳而乘除之所宜自古文人同出

一軌而於我公乎何容然而給背五福踰乎八齡  
 媽三世見乎雲仍松茂栢承日至川增則又自昔文  
 人所享之未曾也嗚呼著述富於班馬則蓋希乎喬  
 松眼中全福誰如我公乎公與先人通家三世同朝  
 衣冠異姓兄弟慎自冲亂拜公丈筵撫頂檢鏡加味  
 賞甄賜以六書之學授以正始之篇納交冢嗣同業  
 共傳晨夕而見寒暑匪遷世講之懿海內無先自公  
 歸田達公廿年場來罪謫在滇之壤升堂謁公實獲  
 願言問先子之啓處拜父執如曩前除以安館示以  
 明文授讀卷五十一 祭文 味芹堂

新編牛腰束於卷帙蠅頭盈於簡端解蒙發覆暴漏  
 熙寒歎先哲之風烈訂後進之愚頑喜公之嬰襁服  
 公之精專餘力尚綴於虞初九百戲賴且及於檠臨  
 三千方擬壽於天鹿獲承計於竿馬奔弔阻於臨枰  
 醉奠隔於執竿懸旌過馴之隙黃翰見龍之野有電  
 者夢有臺者夜公行歸矣何羨乎白雲帝鄉青霞仙  
 廈邪望風悲思揆日緘階上以爲海內斯文悼而下  
 哭吾通家後進之私嗚呼我公其尚饗茲

祭胡少保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  
 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內於乎  
 痛哉公之生也謂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  
 其沒也謂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于終蓋其微且  
 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于一盼潛掩  
 涕于蒿蓬

明文授讀卷五十一

祭文

五

味芹堂

祭易州楊五丈文

楊榮

嗚呼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門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同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猶以爲特途達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於家而拙於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慰嘉禮送之意反殿判在則其相與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六

味芹堂

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哉二月初載攜乃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腑相別無幾計音頓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表勵鄉邑寬鄙敦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禍淫之不公如是耶母乃西泉命齋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往直祖性甚爲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爲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嗚呼哀哉尚饗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七

味芹堂

祭李復齋郎中文

盧蒲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楠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於故河東梓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罹亂患卽爲之決胸臆剝心脣痛哭流涕無已者則其心爲何如邪若乃指鎖裂垣澤及枯飢權奪造化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墮下俗世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八

朱芹堂

喪游龍逝川莫返大夜長局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之少邪卽令僕不爲之決胸臆剝心脣痛哭流涕無已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郡導河治民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旣而權奸扇作詔獄逮加公獨處之晏如謫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譬者卿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愠色教子課農容心澹漠此豈愁憾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

易及邪始僕被囚在獄公於當路曲爲解原當是時僕負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爲公陳視形魄伸展束曲極平生冤頸頓路之苦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亡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既亡又安知已亡者今復不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爲辯邪或謂禮喪者之墓有夙草則不哭公之葬已久而子哭之或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爲邪夫哭之及時者物理之情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於斯他復何論哉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九

朱芹堂

祭張幼于先生文

俞琬綸

公於先子稱忘形而於綸忘年。綸何人哉。而適與忘年亦足以見公之奇。公一生奇而死更奇。問里接公之奇狀百出。無不怪而笑。公言及公之死。又無不怪而笑。公嗟乎。不知公。而但見公之狀與公之死。烏得不笑。何怪乎。里人哉。然則公之死。當唯是風雲帶憤。泉石下。恰不復可於人間求痛公者。乃一日遇東浙人。數丁相與集舟中。齒及公之死。一人云。太白扶風豪士歌。天津流水波赤。白骨相撐如亂麻。不意爲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十

味芹堂

幼于草堂作識。因數人相對垂流。綸以爲皆公生平交也。而口曾未獲一識。而噫。此可見公之爲人。不當於奇不奇間求矣。

祭胡一文

俞琬綸

爾一伎家。未嘗習禮。自幼于死。斷棄歌舞。視梅梅而言。繭繭若居喪然。其出至情可知。及設祭哭之。撫棺擊胸。下拜不能起。從此遂病。卽病或不盡從此。而當此適病亦足多也。病中忽忽見幼于。無所怖懼。一日有老嫗同幼于及難者促之使去。乃翻然而起。顧謂夫曰。卽與汝長別。汝勿悲。吾得死所矣。頃卽氣絕。嗟乎。幼于卽才人。然才豈爾儕所好。載輿以車馬樂。以鐘鼓何大不倫。而適不能忘情。幼于若是。豈不難哉。玉骨寒灰。金粉黃土。流傳藉挑死得事。寇公亦事屬有無。爾搔背不如麻姑灑掃。不如玉女。乃得與賢者相從于碧山紫煙之間。復何憾矣。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上

味芹堂

先夫子曰。婉綸字君宜。長洲人。萬曆年進士。其自娛集文甚風華。頗似李義山。但無其學耳。

告亡友鍾伯敬文

譚元春

鍾子伯敬死之前三日，告於佛，受五戒，發願來生甚為寂遠。友人譚元春不敢用人間底羞，重進其志，延僧衆誦經，是日設花果香燭供佛，因以及鍾子而告之曰：「天乎！春之無罪也，喪我鍾子乎！鍾子在時，即久不相見，一見脉脉，心目深凝，問篋質詩文相賀，曰：『別來無恙，幸甚！』大異夙昔。近閱何書，書所得究其中之故，若何有佳山水，必以告，見奇士必以告，如是而已。然爾時鍾子與予皆人耳，二十年交如一日者，人之明文授讀，卷五十一 祭文 味芹堂主

謂負子其矣，豈惟自愧念維，猶豫不進，兼亦病子，特想各半，修習無多，何苦談此。今視子舍皇去路，猶與諸佛結願，山僧尋盟，泉壤下安，得有此志士，予既自謂相知，而子反不知人世骨鮑，一何粗也。予負子矣，詩文之道，受命於竹中，譽不可受，譁不可改，人皆劫劫已獨有餘，予嘗抽其緒，肩其紐，冥目幽思，望遠汲深，不務多取於古人，以力自致於後世，而予嘗避同調之聲，厭爭趨之陋，灘移帆折，泉去瓶流，雖未知柄期何所，然予在日，予之文有未經子目者，意欲待業就志滿，而後與子各置一地，以平天下人。予一手之名，業未告成，子不及見，子則負子矣。子澹素疎拙，營生最其所短，偶一日與子談，曰：『看子命相骨法，不亨於官，亦宜稍策田廬，杜門古處，乃為不俗。』士大夫安可以飢寒告人，為不俗，子時歎美此言，而性無遮欄，問受一二贈遺，遂為人所檢點，天下之人謂子不宜爾，而予回思之，昔者一言過聽，至此，子則又負子矣。予以頑曠之性，見人嬉遊，狂頑勃發，常同子書史靜對，澹若無物，杯竿遙陳，酬勑不施，雖懽情日接，

而樂事時垂。旬月之內，吟嘯他往，當其挽袂同游，予嘗不顧而去。始知靜者朋侶倍篤，此又予負子矣。子既死，人皆引子期伯牙爲言，予謂不然。予年已四十，世情不復屢意，惟願經始誦讀，勿于作述，思得一當以報子耳。夫子期先逝而伯牙摧弦，古今之負友者，伯牙一人也。是豈子期之意也哉？天下之真音，溢於手耳而流於山水，又豈吾欲止之而止者也？記已未歲，予在汪剛夫山中，客有傳子死白門者，汪歎予知音再難，予曰：「此君一亡，予筆墨間可傳可愛之路，從南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朱芹堂

此遂寬矣。知己者，知其中毫厘異人者，耳能多賞乎？世無廢人，因無知己。彼都門中紙貴而緇酬者，豈皆我知己耶？今而後決不敢以漫好浮動之物，裛我心手。請日懸我鍾子水面霜臙，照察物我，終其身而後已。告子而後，予卽入玉泉桃川，尋子故踪于秋聲月光之中，因攜子所著楞嚴如說質之海內善知識，求其中安穩無細微惑，而後津津入焉，卽以是報子矣。子能信哉？

祭影菴鄭師文 丁酉六月 沈壽民

先是歲丙申六月十日，建德太宰影菴鄭先生薨於南原之里第。其門人宜城沈壽民從黃山奔哭，謁暗如禮，既歸，以計同邑泰華彥湯繼明、吳錢吳，相繼日康弟沈壽國諸戚北面先生者，于居于遊，各爲位哭。越明年夏迄秋，廼相率裂帛紀哀，銜誠走奠，而壽民稽首屬之辭。

嗚呼！事有不可臆測而羣度者，願起古人而問之。臆未宋之顛越，實今日乎同罹。洵文謝之耿耿乎千祀，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朱芹堂

升亮節以雙輝然，使五坡嶺不幾而建陽不出，吾不知二公者，果奮擲勇決，一旦抑尚隱忍乎？黃冠之冥寂處上之委蛇，嗚呼！貞臣在難，喻婦則焚，或倖而迅或完而逝，要固心其如結，亦異枕而偕歸，莫墨胎後人之爲義，胡不阻軀捐腹於馬首而猶問西山之上，有伯夷薇也，若給以命之衰，嗚呼！清漳飛血，會稽絕廢，或文或胡，臣其庶幾，窮嶠蘭水，鼎三而持劉也，其朋於黃則師，譬諸翔龍變化，朝崑崙而夕漲海，雖重父遇之而不敢秦，抑如秦嶽東鎮，總神靈而降雲雨。

雖康回觸之而不能虧是蓋天護碩果以不食而世  
珍高羽以爲儀嗚呼歲在甲午我其祖池我侍夫子  
空山片帷有偉衣冠有皓鬚髭把酒連屬載欣載悲  
語諄諄以末夜日非子之爲告而誰爲嗚呼雲影歷  
歷洞水瀾瀾我侍夫子謦言孔微我皇九天臣孤下  
遺奚相從其弗樂而又何屑屑乎寢范粲之轍閭陳  
咸之屏嗚呼維公有心維我則知我侍夫子銜忍生  
離期三歲以重謝奄再稔而莫追公雖帝旁小子瞻  
依而况說說吾儕其並登以國士者烏能不搏膺仰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味芹堂

慟輕千里而陳辭嗚呼公忠勲炳兩曜名德重元龜  
貽嗣賢以清白擢衆正於布章凡百有口人歌人碑  
吾獨太息乎十餘年之內艱貞震厲無寧終日不嘗  
齒嚼氷雪而手扞熊羆此則韓歐諸公未有遺其不  
幸而今馳哀門下者將更痛於文昌之祭吏部兩蘇  
之哭少師先生山居簡雲影卷後  
有龍池洞水語淺不測

思舊錄沈壽民字眉生號耕巖宣城人移寓南京  
余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黨逆者陵侮孤兒  
墓訟祠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不讀書

者五年矣庚午至南京邂逅眉生爲之問導理路  
諄諄講習遂入場屋癸酉訪我於黃竹不遇而去  
至武林與余同寓孤山詩酒流連月餘戊寅余訪  
眉生於宛陵而眉生以保舉入京余信宿其家地  
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鍼黨禍起眉生變姓名至  
金華不相聞問然余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  
哭而醒戊戌鄒文江來始得眉生消息已返家園  
作詩寄之甲辰五月遇文江於姑蘇約其共訪眉  
生而文江失約豈文江物故耶庚戌得眉生手書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味芹堂

全詩所謂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所勝竟沈浮是  
也乙卯有客自長州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  
矣黎州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黎州先生今世幾  
一見耳世路羊腸踴天跡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  
此情哉初意道駕西來不腆儆亭願撰杖履自此  
陟黃岳渡浙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太夫人堂  
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  
而弟尤甚奈之何哉道音未覩承然于諸時賢  
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口

口說難始用知也旨哉言乎佩服書簡上書四月  
廿日瀨上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  
有二日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千里之遙顧訣別  
不寒時刻豈非冥契乎

私記影卷鄭  
玄岳三俊也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祭文

六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堯  
男百歲校讀

行狀

黃楚望先生行狀

趙訪

先生諱澤宇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有官於蜀者知  
資州內江縣曰舒藝卒葬資州次子師明留居後遂  
為資州人師明長子知權知丹山縣事知權長子延  
節宋初以德行道藝聞拜宜德郎通判渠州討寇有  
功召入而奏當世利害剴切太祖大悅除大理評事  
明文授讀卷五十一行狀十味芹堂  
兼監察御史以子德潤德全官稍顯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季曰德柔先生十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攝  
揆同年登進士第蜀人榮之為賦詩稱美其事考某  
字儀可以孝友聞累舉不第隨兄曠于官九江蜀亂  
不復能歸因留家九江而貧日甚矣先生生有異質  
日誦數千言年十二三即盡通當代進士經義論策  
之學內附國朝年十六矣慨然以明經學古篤志力  
行自勵好為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苦思如故嘗見  
邵子論天地自相依附即以此思之因及河圖洛書

渾天蓋天吾道異端不同之故、以爲格物致知之端、孰有大於此者、晝夜思之、弗得弗措也、年二十餘、始旁通古今史志別集、詩文皆不習而能、詩尤超邁清美、久之於周程張朱之書有得、作顏淵仰高鑽堅論、以自勉、是時行省鉅公、猶有尊賢敬學者、屢以書院山長之祿起先生、教授江之景星、洪之東湖、考滿印歸、開門授徒、以爲養、悉取六經百氏傳註疑義千餘條、離析辨難、以致其思、不復言仕矣、始先生嘗夢見夫子、以爲過然、旣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三

味芹堂

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先生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大疫、家人採木實草根療飢、行部有蔡副使者、攷學糧之籍、謂先生一耆儒爾、川原太豐、削其三之二、時先生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飢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視默默不知所出、而先生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先生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爲大戚、益自苦所聞、儒學之士、貧屢空乏、以終其身、未有若此甚者、而先生晏然曾不少動其意、非有高明卓絕之見、堅苦特立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卒於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得年八十有七、以郡人王仁甫所歸棺斂、九江學者蓋少、先生又深自韜晦、不求聞知、惟待人接物、則無貴賤長幼、一致其誠、故死之日、遠近聞者莫不哀之、娶某氏、子男二、聖子、幼者早夭、女二、劉齊賢、徐可久、其姪也、孫男二、女二、先生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三

味芹堂

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之前凡窺古之初萬物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然後由伏羲神農五帝三王以及春秋之末其人倫之端禮樂之本皇道帝德神化宜民之妙井田區畫之初封建自然之勢鬼神祭祀之始神物前民之用起數立象之機聲教文治之原制作因革之漸忠質文異尚之體世變禮失之由以力假仁之習皆若身在其間而目擊其事者於是易春秋

明末校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四 朱片堂

傳註之失詩書未決之疑周禮非聖人書之謗凡歷代聚訟不決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皆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益山專精積久而後得之每自以爲天開其愚神啓其秘也其於易以明象爲先以因孔子之言上求文王周公之意爲主而其機格則盡在十翼作十翼要要以爲易起於數因數設卦因卦立象因象起意因意生辭故孔子曰易者象也立象以盡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聖人言易之爲教如此易不可廢象明矣由象學失傳漢儒區區掇拾凡陋不

足以得聖人之意而王輔嗣忘象之說興至邢和叔則遂欲忘卦棄畫難以近代鉅儒繼作理學大明而莫能奪也作忘象辨有一卦之象有一爻之象或近取諸身或遠取諸物或以六爻相推或以陰陽消長而爲象者學者猶可求也然有象外之象則非思慮意想所能及矣而况於立例以求之乎李鼎祚綴於王氏棄擲之餘朱子發後出而加密丁易東繼之而愈詳聖人立象之妙終不可見作象略象學既明則因象以得意因意以得辭陰陽消長有一定之幾上

明末校讀 卷五十一 行狀 五 朱片堂

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善惡吉凶有一定之則位之當者孔子無由獨言其非卦與爻之小者文王周公因不謂之大然後知三聖人之易一而已矣若舍象而求則人自爲易不期於異而自異作辨同論嘗曰易有八卦有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有小象有大傳有繫辭有說卦有序卦有雜卦有河圖洛書書策之數學者當隨處用工各詣其極至於一以貫之而後全易見矣其於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

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辨又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伯。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皆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又作諸侯娶女立子通考。魯隱公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丘作甲則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木 味芹堂

辨。凡如是者十餘通。以明古今禮俗不同。見虛辭說經之無益。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於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遠於經。各有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即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

神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立辭。以明發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又

明史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木 味芹堂

懼夫學者得於創聞。不復致思。故所著書目雖多。皆引而不發。乃作易學瀛海。春秋指要。經旨舉略。稽古管見。示人以求端用力之方。而易春秋全解。則終身未嘗脫棄示人也。其解釋諸經要旨。則有六經補註。詆排百家異義。則取杜牧之不當言而言之意。作翼經罪言。其論周禮以爲六官所掌。皆循唐虞夏商已行之事。雖有因革損益。或加詳密。而大體不能相遠。非周公創爲之制也。古今風俗事體不同。學者不深攷世變。而輒指其一二古遠可疑者。以爲非聖人之

書此不難辨。獨其封國之制與孟子不合。則當以  
蓋孟子所言。因殷之制。周官乃周家之制也。武王  
之興。殷諸侯尚千有餘國。既無功益地。亦無罪削邑。  
此當仍其舊耳。百里之下為三等。如孟子之說。乃若  
周公太公有大助勞。及其餘功臣皆封爵。與夫並建  
宗親以為藩屏。豈可限以百里之法哉。自當用周制  
爾。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是書當世學者鮮得見  
之。則周家一代之制。雖孟子亦有不能詳也。其於官  
屬多寡之由。職掌交互之故。錯亂之說。發義尤精。其  
明史校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八 味芹堂

祭祀之法。則兼載記而攷之。作二禮。祭祀進畧。禮經  
復古正言。其辨王肅混郊丘。廢五天帝併崑崙神州  
為一祭之說。曰。祭法虞夏商周。皆以禘郊祖宗為四  
重祭。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天地  
以嘗配。即闢丘方澤是也。郊祀上帝以后稷配。建寅  
之月。南郊祀感生帝。以祈穀也。四時祀五天帝於四  
郊。以迎氣也。祖禘嘗以后稷配。尊始祖之所自出也。  
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總配五天帝也。其後則  
祖文王於明堂以配五帝。宗武王於明堂以配五神。

凡此皆鄭氏義也。故周禮大司樂註。以闢丘方澤宗  
廟為三禘。蓋天神地示并始祖之所自出為三大祭。  
皆五年之禘也。郊次闢丘。社次方澤。宗次祖。皆常歲  
所舉之祭也。東遷上僉財既。大禮遂廢。所修唯郊社  
二祭。故闢丘方澤二禘。傳記亦罕言之。非漫問所及  
矣。周禮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之女。天地主於  
一。故稱祀上帝四望非一神。故稱旅。肅欲以闢丘為  
郊。可乎。司服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  
如之。則五帝之祀與昊天上帝非一祭矣。肅欲混之

可乎。孝經稱嚴父配天。又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易豫卦曰。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亦天神也。肅欲廢五天  
帝而以五人帝當之。可乎。崑崙者地之頂。神州者地  
之中。皆天地之所交也。地示主崑崙神州。非是設此  
二祭。乃求神於二處。大地神靈莫測。不知神之在彼  
乎在此乎。故求之於彼亦求之於此也。康成以方澤  
主崑崙。北郊主神州。北郊不見於經。誤分為二。王氏  
由此并崑崙神州為一祭。而遂謂北郊為方澤可乎。

明史校讀 卷五十一 行狀 九 味芹堂

若鄭氏之樂九變之祭爲禘而不言及嚳又以爲禘小於禘此則其失也故斷之曰鄭氏深而未完王肅明而實淺晉武帝肅外孫也故用其說并方圓二丘而祭南郊歷代無所因襲而周禮天神地示人鬼極盛之祭遂爲古今不決之疑矣其辨感生帝之說曰姜嫄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周人特爲立廟而祭謂之闕宮君子以爲聖人之生異於常人無異義也況乎生民之初氣化之始五天之精感而爲帝王之祖亦何疑乎五帝感生之祀上世流傳既久非緯書創

祭地明矣傳曰戴皇天履后土是后土卽地也周禮大祝大封先告后土大師旅大舍同宜于社又建國先告后土則后土非社矣舜典類于上帝類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上下四方之神卽五天帝及地也故其祀在上帝之次山川之前周禮四望與五帝同兆于郊又與祀地同玉又與山川同祭服則四望者祀地之四方也又有分樂所祭五土之之示祭地之禮不止於方澤矣而欲以社當之可乎周禮以闕丘對方澤以天神對地祇以蒼璧禮天對黃琮禮地以

而曰天神皆降，是總祀天神也。上帝者，高高在上之天，以其在上而為主宰，故曰上帝。分主五方，故曰五帝。合上下四方而言，則曰六宗，皆天神之分祀者也。方澤所祭者，全體承天之地，總山陵川澤極天所覆者而言，故主崑崙而曰地示，皆出是總祀地示也。地有四方，望其方面而祀之曰四望。五岳四瀆之祀，山川澤山林丘陵墳衍原隰之祀曰五土。水土之祀曰社，皆地示之分祀者也。所謂自然之序，蓋如此。其辯趙伯循王者禘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明末校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味芹堂

書訓釋曰：禘者，諸也。審諦昭穆也。若非合祭，何以有昭穆乎？蓋后稷有廟，郊既配帝，粢雖配天而無廟，不可缺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粢，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又以世次久遠，見始祖之功德為尤盛也。况后稷之廟毀，漸數十世之上皆載焉，豈可當享粢之時而屏置之乎？蓋禘祫所以相亂者，由天子諸侯之制不明，先儒或推天子之禮以說諸侯，或推諸侯之禮以說天子，不知諸侯之禮有祫無禘，天子之禮禘必兼祫，雖其意不主合食，而率子孫以共尊一祖，自然當合食矣。禮曰：天子植枌祫祫，祫嘗祫烝，則是天子祫祭陰時皆用也。其辯成王賜魯天子禮樂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為天子諸侯不易之大法。身沒而王與伯禽躬為非禮以享周公，成王賢王，魯公賢君，必不至是以魯頌白牡駢剛推之，則記禮者之過也。禘者，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故以禘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助勞于王室，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盛禮祀周公，以示不臣周公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

也。辟則者，魯公之尊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初未嘗敢同於周公。又以春秋推之，則亦非皆成之祀。成王斟酌禮意，蓋如此。而非有祭文王爲所自出之禮，如或者之云也。其禘于羣公之廟，則後世始僭之。然晉亦有禘，蓋文公有助勞于王室，故效魯禘祭，而諸於天子，故得用之也。若夫東周諸侯爲所自出之王，立廟稱周廟，如魯與鄭是也。然止謂之周廟，不敢以祖廟稱之。諸侯不敢祖天子也。然則子孫亦不敢與享于廟，單祭所自出而已。祭用生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古

味芹堂

者之祿，則亦用諸侯之禮而已。若魯既得禘于周公之廟，則周廟亦應用禘。禘必有配，則固宜於文王廟以周公配也。若據趙氏，則魯本無文王廟，止於周公廟祭文王，臨期立文王主與尸而祭之。此于禮意實不相似。若以爲有文王廟，則是於文王廟迎尸以入周公廟，以父就子，以尊就卑，必不然也。魯之郊太雩，則平王之世，惠公請之是矣。然郊祀蒼帝，而三望雖僭，猶未敢盡同於王室也。蓋以魯有天子禮樂爲成王錫者，本明堂位祭統，以爲惠公所請者，出曰氏春

秋魯鄭周廟皆有禘祀，見左傳。先生以經證經，而所衷百氏之說如此。其辨說詩之失，以爲古者重聲教，故採詩以觀所被之淺深，然今三百篇有出于太師所採者，周南召南是也。有錄于史官而非太師所採者，幽風及周大夫所作是也。其餘諸國風，多是東遷已後之作，率皆諸國史官所自記錄。方周之盛，美刺不興，漢廣江沱諸詩，雖足見諸侯之美，而風化之廢，實繫于周。其後天子不能統一諸侯，諸侯善惡皆繫與于周，故不以美刺皆謂之變風，以其不繫于二南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古

味芹堂

而各自爲風也。周禮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又其官屬所掌皆有世奠繫之說。方採詩之時，太師掌其事，而太史錄其時世，及巡狩禮廢，太師不復採詩，而後諸國之詩，皆其國史所自記錄，以考見風俗盛衰政治得失。若左傳於高克之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之事，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必有所據矣。故大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明廢之詩，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是說詩者不可不辨采詩之時世也。黍離降於國賦，此時

王澤猶未衰也。故人民忠愛其君，猶能若此。其後時者，既玩而怠，亦厭，遂與之相忘。則雖國風亦不可復見。至此則書契以來文治之迹，始割絕矣。以時政之國風止於澤陂，在項王之世，當魯文公之時，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故說者尚論其世也。先生經學自得之說為多，以其書不大傳，故撮其關於體要者著之。當是時，惟臨川吳文正公辨學正流，盡通諸經，最為知先生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溪書院。見先生所著易學啟蒙春秋指要，心大善之。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其 味芹堂

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諭于學者，蓋必於諸經之末，然後有以見其用，工之不易，用意之不苟。然先生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為其人學不足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為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溉之使還過九江，請先生於濂溪書院，會寓公縉紳之上，躬定師弟子禮，假館廬山，授一經之學，又將經紀先生家為子孫計。先生謝曰：以君之才，振其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于難若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李學士為之歎息而去。或謂先生幸經道已明于已，而又問于人如此，豈無不傳之懼乎？先生曰：聖經典廢，上闕天運，子以為區區人力所致乎？德化縣令王君子翼請刊補註藏先生家，先生猶慎重之，非其人不傳也。薦寇亂，故宅為墟，遺書之存者鮮矣。悲夫！先生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刊以授諸人，是故能以數十年之勤，盡先諸經於百家之餘，而不能使聖人之心大明於天下。後世蓋其道若是也。豈非天乎？昔者吾夫子贊易

刪詩定書正禮樂修春秋以爲百王大典遭秦焚書滅學帝王經世之法遂斬然潛絕於斯蓋自閭闔以來宇宙橫分一大變也鄭康成當專門同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間而博古窮經斯亦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加以聰明博學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子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遂定于一猶吾夫子之志也

明末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六

味芹堂

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後其義將使學者皆自得於經晚歲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其成書貴闡疑而又深疑古今文之異體春秋獨得書法廢失之由折衷諸傳各極其當矣而門人學者於二經師說不能有所發明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先生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此蓋與公所謂前無古後無今者也嗚呼其遂不傳也歟始拜先生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先生念其遠來不以爲

不可教告之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先生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受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倘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訪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于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朱桓

明末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九

味芹堂

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持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于先生先生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母輕發也遂授以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十四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十四年之外訪思之經歲不得其說先生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二十四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

當求之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訪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先生於六經之學，以其所得而教人者，蓋如此。惟易所謂象外之象，則有不可得而盡聞者。嗚呼！悲夫！有遺恨矣。謹述先生世家文行大槩，與其經學復古之功，如右。伏惟立言君子，以當世斯文爲已任者，尚克表章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下

味芹堂

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行狀 張治道

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康先生卒。卒二十四日，其弟南川君稍錄其行實，以書抵余，請爲先生狀。以余知先生者，曰嗟乎！余忍哉！我先生耶？爲狀他人，在稱其德爲狀先生，在白其誣誣苟弗白，德將何稱？作志君子採而擇焉。先生諱湖，字德涌，別號對山，又號潯西山人。其先河南固始人，其世系顯晦，見康長公行事序述。康長公生二子，長引負才夭折，其次卽先生。先生道亞生知，才其經濟讀書，不專記誦，但通其大義，餘能類融，下筆數千言不竭。時提學楊達菴先生奇其才，卽以天下士許之。其爲文脫去近習，上追漢魏，以詩經中弘治戊午鄉試，壬戌進士第一。除翰林院修撰，是時孝宗皇帝拔奇掄才，右文興治，厭一時爲文之陋，思得真才雅士，見先生策，謂輔臣曰：「我明百五十年，無此文體，是可以變今迨古矣。」遂列置第一，而天下傳誦則效文體爲之一變。朝野景慕若麟鳳龜龍，問世而一覩焉。修撰一年歸闕中，居闕中三年，北上復爲修撰，其在翰林能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主

味芹堂

面道人過失。論古今文藝不少假借。一時在翰林者罔不歛手服之。又常曰。南北人才之用舍。天下治亂之所關也。時武宗皇帝初卽位。宦官用事。八黨行權。而與平宦劉瑾用事尤專。百僚被其箝逐。而吾鄉折罰尤甚。聞先生名。常欲其至。而先生獨不之往。瑾以是銜之。有時見。直言諷勸。導善拯惡。在他人不能堪。先生獨言之無忌。蓋瑾素重其名。自能歷其心耳。是時瑾怒吾鄉戶部郎中李夢陽。蓋以夢陽爲主事時。而尚書洪洞韓文率諸大臣劾瑾等專恣擅權。而彈

文出夢陽手。朝廷怒罷諸大臣。夢陽官後瑾居司禮。忌前彈文。搆夢陽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致之死。人情惻惻。莫敢拯救。夢陽自獄中傳帖甚急。曰。對山救我。我救我。此帖尚存。編修何栢齋謂衆人曰。康對山肯往。瑾救之。獻吉可活也。人以是語先生。先生曰。我何惜一往而不救李耶。先生雖承往。而人尤難之。明日先生同御史某往左順門。值栢齋自內閣出。曰。此爲獻吉來耶。先生曰。是栢齋附先生耳。曰。此可獨往。不可與他人同也。先生遂不之往。且謂栢齋曰。瑾橫惡

肆權人也。性好名。可詭言而奪。不可正言而論也。栢齋曰。此惟先生能之。他人不能也。又明日。先生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留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真爲閣中增光。先生給言曰。海何足言。今閣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爲誰。乃與我並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閣中少一才矣。飲晚罷。出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宦。卽孟子告齊王謂好貨好色之意。而昧者不知。論爲諛瑾。可笑哉。一日。瑾令親密者謂先生曰。主上欲以汝爲吏部侍郎。先生曰。我服官纔五越歲矣。翰林未有五越歲而陞部堂者。請爲我辭之事。遂寢。而瑾嫌其不附。內益銜之。一日起文選郎中張尚質之京。先生謂尚質曰。我輩欲去而不可得。公又何來耶。尚質曰。我見拿高世德。恐慘禍及我。高世德者。吾鄉御史高航先也。爲御史有名。瑾銜

之拿焉。無何尚質陞爲吏部侍郎。先生曰：不來恐禍  
既來受官矣。易引病辭耶。及瑾坐反尚質下獄中。謂  
同獄者曰：悔不聽康德涵之言。尚質爲郎中時有進  
用之勢。一日與先生同諸公會飲。尚質盛稱許家宰  
之才德。先生曰：只要常如此稱。其意謂尚質不久爲  
尚書。排擠之意。勢所必有。無何瑾果逐許矣。孝宗時  
謝閣老遷見知主上。其子丕爲翰林編修。文亦有名。  
焦閣老芳其子黃中亦爲翰林檢討。爭勝於謝。各樹  
黨與。互爲標榜。焦欲引先生爲附。一日置酒托先生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語

味芹堂

厚請先生。先生往。見座客皆邪媚者。曰：此爲排謝招  
我耶。遂正言責之。座客皆愧服。卿先生者。益衆矣。是  
時李西涯爲中台。以文衡自任。而一時爲文者皆出  
其門。每一詩文出。罔不模效竊倣。以爲前無古人。先  
生獨不之效。乃與鄧杜王敬夫北郡李獻吉信陽何  
仲默吳下徐昌穀爲文社。討論文藝。誦說先王。西涯  
聞之。益大唧之。戊辰先生同考會試。場中擬高陵昌  
仲木爲第一。而主者置之第六。榜後先生忿言於朝  
曰：仲木天下士也。場中文卷無可與並者。今乃以南

北之私。忘天下之公。蔽賢之罪。誰則當之。會試片能  
屈昌矣。能屈其廷試乎。時內閣王濟之爲主考。甚怨  
先生焉。及廷試。昌果第一人。又甚服之。無何丁母憂  
歸闕中。往時京官值親殺。持厚幣求內閣志銘。以爲  
榮顯。而先生獨不求內閣文。自爲狀。而以邪杜王敬  
夫爲志銘。北郡李獻吉爲墓表。臯蘭段德光爲傳。一  
時文出。見者無不驚歎。以爲漢文復作。可以洗明文  
之陋矣。西涯見之。益大唧之。因呼爲子字股。蓋以數  
公爲文稱子故也。若爾非大唧也耶。歸闕中。居喪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五

味芹堂

禮。哀毀怨慕。無何瑾敗。而忌者。嚮者。卿者。皆官。以  
鄉里指爲瑾黨。論先生罷其官。嗚呼。先生以修撰進  
身。而以修撰罷歸。官不加陞。阿瑾何謂。大抵先生以  
才名致謗。口語招議。又何論焉。又謂先生還家時被  
劫。有司爲追捕其所亡。蓋追捕所亡。有司素重其名。  
且爲翰林而追捕之也。先生何與焉。問者無不驚歎。  
口假手折才。嫉賢附黨。有天乎。而先生聞之。畧無愠  
色。且口自審無疾。禍將從人。瑾天下大惡也。余常憂  
其禍國。今果敗。論死矣。深可爲國慶也。余官何惜。余

官何惜罷官後一切國家事罔論。葛巾古服。放情山水。爲文讀書。造日益精。學日益充。又常曰。爲官化民。爲民化俗。欲化民俗。先敦族黨。族中長者敬。幼者育。窮者周。顛者扶。無親疎遠近。皆得其歡心。而敦弟顯達成名。皆先生教導訓誨之力。其於鄉黨處之以仁義。接之以禮敬。人有爭者。不之官而之先生。求其決判。而先生別其是非。論其曲直。雖數年之爭。罔爭。以至給人困乏。扶人顛路。婚喪不得舉者。資助之。俾無不舉。余在告後。值父喪。因不能葬。先生聞之。適行先生相識以百金饋者。先生完封遣余。余固辭弗受。先生曰。余大事畢矣。得此不過日用費耳。何若助吾弟喪。余固再辭之。先生曰。賻喪致遺。授受有名。非假借討償耳。易辭焉。余不得已受之。遂克葬事。其敦友之義。周人之急。事悉類此。又日與故舊童冠。徜徉詠歌。雖身居小縣。而名動四夷。求文者日踵其門。碑板傳刻。天下爲儒。家居三十餘年。探聖賢之學。別王霸之道。以至物理性命。策隸醫卜。無不克備洞曉。常與余論曰。道以無定爲真。學以適用爲是。文以達質爲良。

三代堯舜罔有不同。至有宋以來。執一以爲道。謂諸以爲學。庸冗以爲文。論其學。則有適於用。則無講一身之行。爲似是救國家之急。難則非也。觀乎此言。非振古豪傑天挺獨出者。哉。家居不離聲妓。管絃絲竹。一飯必用人。或議之。不知大節所關。察不可犯。先生少時夜行家園中。值園牆倒。有隣女子奔先生。先生正色斥之。隣女走不敢近。此與柳下惠何異。卽事量人罔誣必信。其爲學道披玄門。識該宗旨。議論如孟軻。爲文類馬遷。詩以興致爲先。格高辭俊。凌駕古人。樂府數百篇。可羽翼騷雅。使遭時用事。管晏不足爲伊傳。不足追也。夫何厄塞弗遇。終老以沒。是天未欲振耀斯文。俾先生厄塞弗遇。終老以沒也。距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先娶尚氏。有丈夫行持家訓。衆極有規度。雖先生亦敬畏之。生男子。樂爲縣學生。卒。女子三。一適華州舉人張之。樂貞烈。剛明如母。尚氏之。樂亡。生子光孝。爲廩膳生。次適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繼張氏。側室楊氏。季氏俱無出。韓氏生子椿。趙氏生子挺。張氏歿。立季氏爲嫡。

主家事而楊氏副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嗚呼先生之言行可誦說者尚多余不能悉悉其所知者耳聞邨杜王漢陂爲先生墓碑三原馬谿田爲先生志高陵呂涇野爲先生墓表咸寧許少華爲先生傳而先以狀誄委余前四君子皆先生厚而王馬呂又先生同業同朝其知先生事又真且多也其爲碑爲志爲表記載傳述必有出余狀次之外余與先生交二十餘年矣授指開方被教良多余時或有所論議亦必採擇聽受人有一善雖一介邨之士亦稱賞取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表

味芹堂

吏部尚書恭介陳公行狀

孫鎰

陳公諱有年字登之號心穀餘姚人也其先居弋陽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以太學正扈從南渡道餘姚之開元鄉命次子祥家焉數傳至寶一徙于濱村地有塋今云塋頭者是也寶一生祖二祖二生裕三裕三生文仲文仲生孟昂無子以弟孟善子巨理爲嗣有孝行是生右副御史省齋公諱克宅公父也既貴贈祖父及父皆如其官祖母媛氏周氏母周氏皆淑人配唐淑人生四男子長有勲光祿寺署正次有濟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完

味芹堂

明史稿

卷五十一

行狀

辛

味芹堂

三上春官不第學益逮壬戌登進士轉餉大同因歸省太淑人明年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爲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甲子配邵宜人入都道病卒循例送幼子歸期滿至中途復以病請得予告遂娶徐宜人丁卯滿三年太淑人促之行抵京調吏部驗封主事戊辰調考功念淑人老復請告歸無何太淑人遘疾卒毀瘠如禮辛未起原官壬申晉員外郎尋調文選萬曆癸酉晉稽勲郎中調驗封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成國兄弟自嘉靖來親近用事家爲金穴凡宰輔及中貴靡不厚結託而是時希孝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有權尤爲中人保所倚重其爲人恭謹相張亦剖心任之張與馮密兩人皆驅希孝希孝亦樂爲効力所請無不得於是冢宰方缺少宰署事公曰王爵下帝一等可俸得邪遂具草曰按令甲凡功臣歿公追封爲王候爲公其子孫襲者非奇功異能生死止原爵累朝遵之無敢越也正德中英國公張懋子乞恩本部執不可再下府部議皆謂不可卽希忠父輔亦不敢謂可

明史稿

卷五十一

行狀

辛

味芹堂

後懋難得王然不可爲例今希忠歷事三朝雖不無勞績可錄然不遇曰扈蹕曰督戎皆臣子常職豈非有奇功異能也生前被寵已踰今豈可復膺殊典贈王不宜少宰江陰人而朱氏賜田在宜興素有連又受相君囑意將以會議依阿之稍易疏末數語公力爭少宰不悅立削去改語以公原草覆上詔下竟王希忠公卽日移病或曰一事不得卽去邪何確確也公曰不然郎官與宰輔異宰輔總百揆或可忍小以就大有年職在司封封外無職矣今行王封而不得

勢囑也。乙酉擢太常少卿。尋改提督四夷館。丙戌。尋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司撥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審。巨細無所忽。其僦人取諸公費。不足益以僦金。自他所來僦者。不能拒則賄之。邑庫未幾。卽如數報之。後來者亦復然。而以前所貯。聞之多寡。互哀益當之。邑庫常餘一僦。而周流不絕。嘗曰。吾與施報。可無恨。獨行李往來。不能無潤郵傳。以此耿耿耳。上需陶器甚急。茂增額數千。且多奇巧。公再上疏極諫。雖不見聽。然爲量減十之三。丁

明文按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三

味芹堂

亥。江西歲半侵。公復請盡銷其難成者千五百器。并留南昌魚課。上皆允之。又爲勸輸平糶。民少蘓焉。戊子。江南兩浙大侵。詔下賑恤。仍令無過糶。然守令各爲其土謀。其私禁販易者固多有。惟江西大弛禁。以奉明詔。糶者雲至。重舟銜尾而出。而糶人尤衆。穀亦旋賤。會霪雨麥荒。則穀價益踴。民困不能支。而外販者猶不已。公私咸憂之。或曰。時適然耳。九重未易聞也。或曰。可陰示以意。令郡邑自爲計。或曰。令驛僉執籌。昂徽商之直。而無令出境。公曰。是何言也。夫知民

隱而付之。無奈何。忍也。陽奉詔而陰闕之。欺也。忍欺非字民之實也。夫患不能弭。變不能權。無庸以撫臣爲督矣。故度有餘。則當遵旨以惠降。度不能。則當明請以安衆。度緩則當候命。度急則當急請。而便宜以行。遂上疏自劾。并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糶糴。畧曰。我皇上軫災閔匱。爲天下慮。德至厚也。江西去歲恒風害於穡事。寧州等十九州縣。災已重矣。餘雖薄收。然較之往昔亦減損。以故場工甫畢。市價卽增。臣等恪遵德音。不敢爲厲禁。計江省之穀。自秋冬以來。所協

明文按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三

味芹堂

濟隣方者不少矣。乃今穀日昂。商日集。輿情岌岌。其土之不能給。而焉取餘。夫當稍盈而閉之。則病人也。迫縮矣。而闕出無限。則自病也。臣以爲本省州縣宜仍買遷無禁。其外販者。權行論止。庶驚疑少定。而異日之空乏。可無慮。是亦仰體皇上軫閔之精意也。疏上。徽商大窘。其鄉之御史遂以違詔論公。會有主之者。而羣闖亦素不便公。公遂罷。己丑。公廬煨于火。乃市一故樓。構之居室。家而身寓羅巖寺中。庚寅。起南右僉都御史。提操江。兼管巡江。辛卯。遷協院左副都

御史未幾擢刑部右侍郎改兵部以平功增俸一級壬辰改吏部會余伯兄擢吏部尚書而會稽羅公萬化方爲左侍三人皆同郡公又同邑乃引嫌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轉左督南院右都御史癸巳大察京吏與銓宰溫公純等同心精核所黜皆常人會然稱服日疾具疏告會轉南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伯兄請告歸延推堪吏部者四人公居末天子特簡用焉自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二楊諸公上至宣皇帝後二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王文端忠肅繼之職守復止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失至江陵而始自爲真相視部如屬也然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之或其人大齟齬乃颺鷹鷂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其見擢者亦竟不知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騰每任司銓者

上往請者欲誦之良難故其柄常若握操者也時選者常告余曰隆慶戊辰巳巳時蓋三湘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余曰豈以其勢方張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掌漸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強執行之先伯兄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逮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

意相合一時人情慮原整極治甲午會余署刑部中官盜銅料獄忤上意旨下一司官皆謫而中有一與事不列名者內閣爲請上宥之仍命如此例者許所司復請而前歲文選郎王君教劄籍時疏亦未經列名公因緣比以爲請上怒曰此乃新令前事何得妄請姑不問公方病謝客因引罪乞罷不允無何詔會推閣臣止命無拘資品公因推七人舊尚書大學士王公家屏爲首而內有余伯兄及左都御史孫公丕揚詔下切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美

味芹堂

所推沈今所推也乃次輔某公輩復有疏謂相臣宜特命不必廷推公因乞罷歷陳始末曰臣不能多記近年楊魏爲尚書臣文選郎中會推閣臣六人今元輔王錫爵卽是年所推也臣籍餘姚前有兩閣臣弘治時謝遷嘉靖時李本皆係廷推其官皆止四品而吏部尚書耿裕閣淵皆列首推今聖諭先以名望繼以不拘資品意甚盛矣臣敢不仰承聖意極一時之選臣擬王家屏等七人皆時望所屬又謬以孫鑰孫丕揚爲不拘資馮琦爲不拘品及後奉旨通列名上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美

味芹堂

相臣或由他途進，則臣之罪大矣。猶不允，是時內閣  
上公亦上疏申救，謂聖意淵微，即臣等不能窺測，何  
況諸臣上終不聽。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公嗣是益  
哀懇稱病，篤上眷留不置。遣中官賜養，羊上尊，公請  
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令乘傳歸，仍命有司候差  
日以間將召用焉。公杜門，凡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  
重。凡正類靡不願公少留，以爲上幸。知公但留一日，  
卽吏治清一，口卽誦身以濟世爲公甘之。問疾者皆  
婉致意，相知數輩尤反覆極論，皆莫能回公意。余嘗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三

味芹堂

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於今有二大事，願以屬公。  
曰：何事？余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  
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  
角，是非日以難出。持衡石而善消之，是在公矣。今仕  
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  
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劫上，慮見斥，則以  
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默  
穆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余  
又往，公曰：前所教恐難行，余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

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  
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  
猶多違阻，乃欲遽籌深計，逆方張之焰，而豫折難明  
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  
而徑將益辟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余亦無以應  
公。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  
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默然。公曰：然則必須  
少貶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  
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三

味芹堂

薦不罷，其於內閣終始無毫髮徇。士大夫私議者咸  
以爲涉太激。卽余亦慮以爲太激，然公所舉惟茲數  
公有不下，願旬月間亦問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  
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繼公者懼忤  
上意取厭，且以爲既知其必不川，又奚爲名取之。於  
是諸賢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  
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卽  
敘遷者多不下，調補者或終歲待，至資乏假貸無所  
得，而猶困守邸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

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全司取克位。益壞決不可  
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  
能寸。故寧身使貶。法必不得使貶。公。恭。早。滑。之。矣。機  
決。則。矢。飛。隄。決。則。川。流。欲。巧。持。之。曲。障。之。惑。能。濟。哉。  
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水炭。故一人而  
自黑。五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臆斷者  
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微。盡各降意。以和衷焉。  
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於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  
不得以清銖兩者也。倘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望

味芹堂

當其官。此因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白簡在旁。流言  
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  
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  
使部當其名。有不應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固  
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矧我太祖不以尚  
書隸中書省也。本意在不令相壓。若不能守正。而視  
肩腹以曲伺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  
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勅銓除。五品以下。則吏  
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祇稱同三品。然則

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卽選者內閣。辨  
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勅除之意。固不廢也。  
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  
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  
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  
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  
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能搖內  
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  
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望

味芹堂

朝已事具在。果登進者皆賢也。孰爲閣謀。孰爲部議。  
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耳。卽或不然。執大義調  
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渾渭。其誰能清焉。故曰。莫相  
憎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御  
部。其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親吏事。  
者。皆。猶。非。之。而。必。欲。以。鼎。足。攘。天。官。事。哉。不。明。於。義。  
而。惟。以。權。爭。恐。政。術。將。爲。天。下。裂。矣。公。出。都。行。裝。止  
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好事者至  
欲給爲圖。歸仍寓羅巖寺中。讀書自娛。問與衡州公

及諸故友詩歌相酬答。食指漸繁。則復市一故樓。徙故址上。而前柳軒三楹。居常或在家。或在寺。敝冠澣衣。不問者不知爲吏部尚書也。其前軒繕治尚未畢。戊戌正月十八日。遽疾。至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檢篋中止白金三兩。幾無以歛。貨于姻戚。乃克襄事。四月。起南右都御史。先時吏部尚書鮮以他官起者。間借起。亦必用原官領之。居襄惠掌都察院。楊襄毅嚴恭肅。掌兵部。皆仍冢宰銜。卽公前一人。南大司馬楊公成。起掌南院。亦仍故銜。獨公以右都起。蓋政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聖 味芹堂

全史。余曰。司馬公通鑑。唐公左編。讀者皆未能竟。何自苦爲公。曰。第恐才謝左馬。爾果勒成一家言。後世必有鍾期。未必卽以覆瓿。然竟未克成。惜哉。宅兩經火。著述稿多不存。今存者有奏議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公初娶于邵。崇明縣知縣雙柏公昭女。累贈宜人。繼娶于徐。興化府同知鳳山公希明女。累封宜人。男子三。長啓端。邑庠生。今廕國子生。次啓章。邑庠生。次啓竑。女子六。孫男二。木梓。木述。孫女二。公高勲。偉節。著于朝端。今天子方命。史臣啓金匱石室。以隆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聖 味芹堂

大業。則不朽者當在彼矣。  
萬曆中。閣部相軋。情形詞悉殆盡。卽南阜長儒兩先生。每言此事。不能如此曲折。明白。○先夫子書居業。次編孫鑛。字文融。係姚人。南京兵部尚書。月峯。與外舅葉美度先生。余君房論文諸書。無不落蹊徑。然其集中時有一二合作。私記月峯萬曆二年會元

左副都御史廉甫李公行狀 歸有光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蕪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家宰鄧問公奉新宋公皆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器

味芹堂

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大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蕪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官均田而均止于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

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

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口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聚人情恒懼公處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詭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歡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曾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器

味芹堂

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祿思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鄧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半廉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郡龍飛慶雲宮殿多壞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

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  
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  
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  
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  
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  
督責鈎之荒裔中於是高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  
舊制瓊瑰於永樂金柱罔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  
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  
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耶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聖 味芹堂

喇梭梭江叅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  
入施州金喇叅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  
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政繆文  
龍入播州真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  
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  
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喇僉事顧炳入思南湖底汪  
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  
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  
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

叩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翔歷思石鎮黎巡按  
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  
巨材所生必于深林窮壑崇岡絕等入跡不到之地  
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漚昔尚書宋禮及  
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  
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  
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  
故園回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  
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聖 味芹堂

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  
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  
至於京師簞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  
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  
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  
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  
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典工有日

矣。其後清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建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客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鄂峒之木。靖州之木。及各行湖南。購木于九疑。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水少。採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哭

味芹堂

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權。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踞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哭

味芹堂

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  
臺門第貽州府募名商 賁購過當人皆懷之故  
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 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  
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  
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  
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  
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  
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  
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  
明史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至 味芹堂

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間稍加論次上之史館

譯狀

沈石田行狀

文徵明

先生諱周字啓南姓沈氏別號石田人稱石田先生  
世居長洲之相城里自孟淵先生以儒碩壻家生二  
子曰貞吉曰恒吉才美雅飭並有聲稱恒吉號同齋  
生三子先生嫡長也生而娟秀玉立聰明絕人少學  
於陳孟賢先生孟賢故檢討嗣初先生子也諸陳皆  
以文學自標致不輕許可人而先生所作輒出其上  
孟賢遂遜去年十五代其父爲賦長聽宣南京時地  
官侍郎崔公雅尚文學先生爲百韻詩上之崔得詩  
明史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至 味芹堂

驚異疑非已出而試鳳凰臺歌先生援筆立就詞采  
爛發崔乃大加激賞曰王于安才也即日檄下有司  
錫其役先生既長益務學自羣經而下若諸史子集  
若釋老若律官小說莫不貫總淹浹其所得悉以資  
於詩其詩初學唐人雅意自傳既而師眉山爲長句  
已又爲放翁近律所擬莫不合作然其緣情隨事因  
物賦形開闢變化從橫百出初不拘拘乎一體之長  
稍輟其餘以游繪事亦皆妙詣追蹤古人所至賓客  
牆進先生對客揮灑不休所作多自題其上頃刻數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聖

味芹堂

百言莫不妙麗可誦下至輿皂賤夫有求輒應長後  
斷素流布克斥內自京師遠而閩浙川廣莫不知有  
沈周先生也先是景泰間郡守汪公許欲以賢良舉  
之以書敦遣先生筮易得遯之九五曰嘉遯貞吉喜  
曰吾其遯哉幸辭不應然一時監司以下皆接以殊  
禮尤爲太保三原王公所知公按吳必求與語語連  
日夜不休一日論諫先生曰對章服諫非鄙野人所  
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  
忌觸諱耶公遽曰當今之時將爲直諫乎抑亦諷乎  
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  
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  
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  
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公以爲知言同時文學之  
士爲上官所禮者往往陳說時弊先生不然曰彼以  
南面臨我我北面事之安能盡其情哉君子思不出  
其位吾盡吾事而已然先生每聞時政得失輒憂喜  
形於色人以是知先生非終於忘世者先生去所居  
里餘爲別業曰有竹居耕讀其間佳時勝日必具酒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聖

味芹堂

看合近局從容談笑出所蓄古圖書器物用與海  
品題以爲樂晚歲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戶屢常滿先  
生既老而聰明不衰酬對終日不少厭息風流文物  
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蓋莫有過之者先  
生爲人修謹謙下雖內蘊精明而不少外暴與人處  
會無乖忤而中實介辨不可犯然喜獎掖後進寸才  
片善苟有以當其意必爲延舉於人不藏也尤不忍  
人疾苦緩急有求無不應者里黨戚屬咸仰成焉平  
居事其父同齋無所不至同齋高朗喜客飲酒必醉  
先生不能飲每爲強醉以樂客同齋沒乃絕母張大  
人年幾百齡卒時先生八十年矣猶孺慕不已弟名  
病療不內處先生與俱臥起者歲餘及卒撫其孤如  
子庶弟鞠鞠未練事爲植產使均於已一妹早寡養  
之終其身其天性孝友如此先生娶於陳生子雲鴻  
文學稱家嘗爲崑山縣陰陽訓術側出子復郡學生  
女三長適崑山縣學生許貞夫適徐襄又大適太學  
生吳江史永齡孫男一人履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女  
二人先生所著詩文曰石川稿總若干卷他雜著曰

石田文鈔、石田詠史補志錄客坐新聞續千金方總  
若干卷、正德四年己巳先生年八十有三、八月二日  
以病卒於正寢、於是雲鶴先卒數年矣、復乃相其孫  
履治喪以七年壬申十二月廿日、葬先生於所居之  
東某鄉某原、屬將來銘當世有道、以信於後、俾某有  
進、某辱再世之游、耳受目賜、知先生爲詳、遂不克讓、  
川論次如右、謹狀、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蔣

味芹堂

太學生丘君行狀

蔣見

君姓丘氏、諱敦字一成、別號必學齋、大宗伯深菴先  
生之策子也、先世閩人、在宋宦于瓊、始占籍瓊山、曾  
祖諱普臨、高醫學、訓科鄉稱思貽先生、祖諱傳、不仕、  
但以先生貴、贈禮部尚書、曾祖妣柯氏、祖妣李氏、居  
婦不貳、朝廷旌爲節婦、俱贈夫人、母吳氏、累封夫人、  
先生生子多不育、年四十始生君于京師、君生有異  
質、自幼莊重寡言笑、不好弄、於凡兒童嬉戲之具、一  
不接于手、與儕輩羣居、端坐竟日、或公肆戲侮、亦視  
之如無對人、未嘗自有所言、問之亦多不答、就學家  
塾、中師授以書、雖少僅百十言、讀數十遍、亦不能成  
誦、蓋其心已了了、特口不習其辭耳、衆見其然、遂疑  
爲不慧、雖先生亦不之察也、先生恒言人家仕宦不  
常、而生業不可廢、方居太夫人憂、趨里山、將起復、北  
來時、從子二人尚幼、先生底生二稚、甫能言、皆聰悟  
絕倫、將他日誘以書香之托、君在諸子姪中爲最長、  
遂以世業畀君、留侍吳夫人居、伯父訓科公奉  
宗祀、先生遂行、方先生行時、訓科公故無恙、君所以

事伯父一如事先生者。而訓科公以君簡默，猶疑其  
果不慧。他日見君綜理家政，一一悉中度，始知其不  
凡。由是事無鉅細必質問，而後行。有所經畫，多出人  
意。表訓科公又大驚，恨知君之晚。臨終呼至前，盡付  
以後事。訓科公既卒，一切喪葬事悉據先生所訂。家  
禮儀節以行。客有來弔祭者，見君舉措中節，無過舉。  
無廢事，咸噴噴稱嘆。蓋至是始知其有隱德云。既免  
訓科公喪，家無經紀之僕。君獨主家事，鄉人多無賴，  
覩其幼弱，公肆侵犯。君處之自如，方汲汲自奮於學。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葉

味芹堂

素苦多疾。先生又北上，鄉郡間一時學者多惟舉子  
業是務。四子一經外，漫不加省。君左顧右盼，無所適  
從，未嘗不茫然自失也。於是困臥書樓中，日取先生  
所留書閱之，苦不識字，惟以意會。久之，因其所已通  
以達其所未通。恒謂人曰：人之於字，皆先識音而後  
知義。予則因義以求音。於是先羣經，次諸史，又次子  
集。下至稗官小說，晝夜不釋手。或三五自足，不至倦  
下，慨然以老泉自期。意蓋欲盡讀。

而與

之談皆經史與義問之。知其爲東萊呂成公也，覺而  
深有所感發。由是一意聖賢之書，有寤寐不忘之意。  
焉。自謂筆路尚生，於文章家修辭之法，患不得其蹊  
逕。又摘出諸史書，泛觀廣覽，至興衰成敗之際，輒反  
覆究玩於凡一代顛末。一君始終，皆撮其行事，而以  
聖賢理道斷之。如史家之贊辭云者，橫豎穿貫，上下  
數千載間，由是博極羣書，而藻思日以逸發矣。君自  
視欣然。方幸人不見知，鄉邑賓友胥會，當衆論駁，數  
之際，獨塊坐如土木偶人，噤不出一語。退而自數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葉

味芹堂

大丈夫生天地間，當與天下豪傑角，何至從鄉里小  
兒輩競銖兩毫末於頰舌之間哉。蓋是時人雖不知  
君，而君獨明於自知，故其自許如此。埒文呂韓氏，魏  
國忠獻公之裔，郡鉅族也。埒其門將期矣，婦翁猶不  
之知。意君必失學。見君至，每令幼子以對句及舉業  
破題試之，輒不應。一日賓客會其家，命題賦詩，獨不  
及。君婦翁數視君而色甚愧，已而以椰子爲題，或戲  
君曰：盍賦此。君援筆成唐律，似畧不經意。婦翁喜甚，  
連命數十題，詩皆立就。每詩成輒飲，飲多至三十餘

觴不亂由是隱然名動郡邑間。邵使者某公問先生三子優劣於瓊之舉子。率爾應曰：「二雅慧甚，長者殊憤憤，爾邵使者亦謂信然。」會與君言異之。時將舉兵征黎，因問征黎利病。君區畫精當而議論英發。邵使者愕然，語座中人曰：「某言丘公之子憤憤，公之子豈憤憤哉？」彼言者乃真憤憤爾。素不事請謁，家居近郭，無故尾不短城市，非有事未嘗涉迹公府。藩臬有按部至瓊者，不肯輒先趨謁，或爲先生來視，卽日投刺報謝，時事不一挂口，問之亦不對，或有所詢訪，卽至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葉 味芹堂

數四察其心果誠，乃更爲之委曲詳盡焉。聽者心服，親舊有事于州司，謁得君片言爲助，不可當路以先生故重君不事干請，或誘之言終亦無所言。方伯某公按瓊，謂君曰：「有事不妨來言，諾之而不復，閱月名君問故，對曰：『敦素不習此，故人無來託者。』他日某公詢諸郡縣吏，果然。歎曰：『丘先生可謂有子矣。』有某某者守瓊，見先生素不預公府事，遂微詣君以利因陰結于先生，間遣其子語君曰：『鄉人苟有訟事，能饒君五百金者，蓋爲之解紛乎？』應之曰：『此言何爲至於我？』

尊公但循廉，則閩郡皆受五百金之賜，奚必敦哉？其人歸語其父甚慙，語人曰：「丘氏父子相似，蓋尤君言之太峻也。」始君之居鄉州司，見君不肯趨謁，要其簡禮，如舊見君不爲解紛，怒其不情，君耿耿自信，持之終不變。厥後州司樂其不侵擾，如傳安其不偏，乃更翕然賢之。海外俗尚侈，巨室子弟出遊，多乘馬張蓋，君獨徒步徐行，不輒當街衢中道，遇諸塗者，望而知其爲君也。初先生北來，獨攜二稚侍行，未幾相繼殤亡，始以書召君來侍，久之君不至，先生恒以書香爲憂。每道及二稚幼慧事，輒悲慟不自勝。雖時時數聞君進德，徒以久不之見，尚未測知其淺深。君時作一書達先生，書幾萬言，大槩論家事而偶及高雷治河事。其言曰：「此河一成，卽有無窮之利，然使區處垂方，則恐無其利而先受其害。元人治河，因之召亂，往事盡可鑒已。先是高雷有故河遺迹，先生欲開通之，以便舟楫，而任事者或因之擾民，故君書及之。故大司空謝先生見君此書，驚謂先生曰：『此子當世公家學，何可使之獨學無友乎？』先生由是屢書趣君來，成

化甲辰夏始至自瓊山。初君歸瓊山甫十餘。又五年。先生別之北來。前後十二春秋。而父子始相見。至是君之齒亦二十有四矣。既朝夕侍先生左右。日聞所未聞。於是所見益恢弘矣。居亡何。朝廷以先生官三品。錄君爲太學生。時先生方主敎事。門下諸生數千人。君避遠形跡。不妄交一人。遇有所往。獨自策蹇挾一僮以行。羣然埃壚中。雖諸生不識其爲先生子也。是時當塗用事者多緣子敗。君因作詩以志戒。有近世大臣多子敗。而繼之以肥馬輕裘。眞怪悖。明憲某。凡卽山林之語。聞者賢之。始君於草經尤好。春秋傳時給事中安成劉君孟進。上新安唐君弼。在太學諸生中。皆以業春秋知名。先生問遣君從二君習舉子業。資進取。非其好也。會京開秋試。屢勉一入場屋。既不第歸。自笑謂曰。區區舉子業。曷足以潤吾手。盡屏去。於是經史百家之言。歷代帝王治天下之法度。與凡禮樂兵農天文地理律呂星曆。以至醫卜筮數之說。蓋無不研究焉。而於典故沿革世家傳里考覈於近代。以至我國初者爲尤詳。慮其遺忘。有所得卽疏

之於冊。蓋自是絕無進取之意矣。君自幼未嘗一日去母夫人側。既遠別。蚤夜思之。不置。欲歸則先生不可。恒鬱悒不自聊。時發慨歎於詩歌。來京師無幾。卽得疾。疾甫愈復作。在京師首尾六寒暑。而疾居其多。疾作時輒不喜見人。人有來候問者。雖姻舊或父執長者。亦罕得其一面。惟困坐一室中。日掩關焚香。以讀誦著作爲事。雖盛暑鏤金。猶口談手校不輟。蓋君惟恐學不進。名沒世無聞。而不知其身之既病而將死也。方疾之復作也。飲藥輒不效。京師諸醫大率多泥東垣丹溪之說。而不得其妙。用藥往往無效。君自謂深於醫道。獨不能診脉耳。於諸醫藥庸視之。醫每進藥。多疑不肯服。卽服之亦不過數劑卽止。已而更一醫復然。疾勢殆不可爲。而歸心尤切。少間先生設遣之歸。君甚喜。旦暮躬治任。且未嘗一日置書不觀。形日益尪羸。而著作不廢。疾遂增劇而卒。時弘治庚戌五月十三日也。距其生天順庚辰六月六日。得年僅三十有二。君之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有所疑必思。方其致力於思也。或終日凝然如癡。繼以通夕不

寐雖疾病呻吟中而苦心自若也其軀幹似不能勝衣而勇猛精進毅然不可奪沉潛玩索蓋將斃而後已故其學無所不窺下至釋氏書亦能悉其精微間出以示人有觸其機鋒者肆口辯詰傾河瀉海不見有窮竭態予每親見其然雖深於其學者亦或難之其才奔迅奇健爲文多不起草常喧洞倉卒間若不致慮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頃刻數百言詩雄爽善用事每酒酣耳熱逸興頓發拈筆向人覓題一揮殆數篇多有不經人道語初道南安華亭張汝弼爲守

一見奇之口爲小坡蓋擬之於東坡之也識者不謂其溢美然君雅自慎重有所著作不肯輕示人雖先生父子間亦未嘗盡見之蓋用心於內者其道固然歟既卒侍史出其遺稿於二鉅篋中始得雜文若干首古今詩若干首發家論一卷凡十數篇所著書號醫史未脫稿者四十六冊他所輯錄者尚多皆未及成書君於醫家書獨酷嗜素問一書宏深浩博而每病讀者之難間閱丹溪所作讀素問批點凡例而增補訂定之以爲新法按其法以求其書久之若

有所得乃探其源委審其脈絡章分而句釋之僅數十數紙如上古天眞論四氣調神大論諸篇多有發舊註所未發者又先生嘗病瓊僻處一隅文獻無所於稽恒欲於古今載籍中採其故實之有涉於瓊而可資見聞者會粹之以成一郡之書不果君奉庭訓惟謹每緝閱簡冊遇可錄者悉手錄之積久成數帙編題甲乙以識別將攜之南歸欲用數年之力詳搜精覈以成先生風志瓊人士謂此書若成郡自有志以來所無也至今咸以不觀其成爲憾其所謂醫史書雖未及成而規模次第大畧可考見其意蓋病世醫外方書古法而惟以醫者意也之說藉口肆意妄爲以冀其一中故其言曰公輪不外規矩而巧師曠不外六律而聰醫之道亦然蓋必先明於法而後可以言意意生於法而亦不外於法舍法而言意則蕩舍意而言法則拘拘雖不中亦不遠蕩則無所不至故與其失之蕩也寧拘素難本草醫諸名醫著述與其所行之事跡非醫家之規矩六律乎於是上追農黃下迄金元以來稟錄而辨析之論病以及國原證

以知政治疾必先治心明術必先明理會衆說以成一家言有史道焉故名其書曰醫史其書有本紀有表有攷有列傳大畧如史家書以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因於八而成六十四卦易道備矣易主卜筮卜與醫皆民用所資不可一日無者其道一也易有君子之道以制器者則尚其象故虛一以象太極著本紀二以象兩儀表四以象四象考八以象八卦列傳則象六十四卦之數本紀則神農黃帝表則運氣五藥之類考則醫書職官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論

味芹堂

醫器服食攝養之類列傳則岐伯扁鵲而下以至國初諸名醫既自序其著述之意而於其篇終復曰予述此書總七十八篇七與八皆少數也老變而少不變用老而不用少然則此書其終不變而遂無用乎吾道窮矣其兆蓋先見矣嗚呼悲矣其運氣表曰醫

時錯六氣於

五運

所以參天地之機

補造化之缺者也蓋運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氣有六燥暑風濕寒火是也天以六爲節故氣以六期爲

一備地以五爲制故運以五歲爲一周五氣平則生物遂五氣乖則生道苦蓋陸產生於氣猶水族生於水也生於水者病於水故水清則魚勞水敗則魚病水毒則魚死生於氣者病於氣故木氣勝則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餐泄火氣勝則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民病痰癰而水火亦由之變微動植亦因之榮瘁故曰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病風雨不節則饑又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聖人有憂之觀法天地把握陰陽遠取諸物近取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奎

味芹堂

諸身順八風之理處五行之用步運行於機式稽變化於度數而運氣制焉是故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調其氣數之偏反其和平之化使之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天道既順民氣可調五運適於平而無害於人各成其功不相奪倫此非所謂參天地之機補造化之缺者乎左氏載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卽此五氣六運之數蓋與大易洪範月令同一致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能與於此卽子嘗言素問於術之理可謂至矣其殆謂此類歟夫運氣猶曆

法也。久則不能無差。曆法之差。則既隨時修改。以與天合。然後寒暑不爽。而薄蝕可知矣。自有運氣曆法以來。數千百載。於茲曆法之差。蓋不知其幾修改矣。而運氣猶故也。夫一日之頃。而涼溫異候。百里之近。而雨暘異若。欲持一定之法。以應無窮之變。安望其能相入哉。故敦阜之紀。未必風雨。大至。鱗見於陸也。委和之紀。未必天地。淒慘。日見。矇昧也。姑以宋論之。元豐四年歲在辛酉。推以彼之術。其說以爲陰明司天。是爲上商。少陰在泉。是爲下徵。其應則當天氣燥。地氣熱。運爲少羽。歲水不及。名曰涸流之紀。是歲河決大水。與其所名紀曰涸流者。異焉。或以此難胡源源。雖辯之甚力。而卒亦有不可誣者。素問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太過而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異。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爲之變乎。答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變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變。是固然矣。陰陽有勝復也。常變恒因仍也。豈一於變哉。何後世常之少。而變之多也。無乃亦歲一差積。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素

味芹堂

久益甚。天行日新。運法猶舊。天左故其應難稽乎。是非聖人之法有不足徵也。蓋繼承纂述之無其人也。至於今日。弊滋甚。忽其本而致詳於末。舍其大而徒察其細。牽強附會。支離決裂。幸其一之偶中。而遂悉神其說焉。不亦大惑乎。泥者至云。某生人於某日。某經病者。治以某藥。按圖膠柱。其謬甚矣。故程子曰。氣運之說。堯舜時。十日一雨。五日一風。始用得而稽證。亦曰。陰陽多端。未易窮也。道術破碎。未易知也。簡編不全。未易依也。不若先論病。能守經。隨一本。明文授讀。卷五十五。行狀。素。味芹堂。諸人事之爲近也。素問有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而古者名醫。所以亦往往置此而不之論歟。雖然。體天地法四時。別陰陽。順人性。其理蓋有不可易者。醫而忽此。曷足爲醫。於是論次其槩。以備觀覽焉。其書中又有三因說。又論李明之不准古方以治病。言皆有補於世。三因說曰。病有三因。其說尚矣。然又有因於天。因於地。因於人者。豈但內因外因不內外因而已。周官有云。四時皆有癘疾。春瘡首夏疥。秋瘡寒冬嗽。上氣。此非因於天者。

乎仲長統昌言有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非因於地者乎韓詩外傳有云國無則厲風疾雨夏寒冬溫故民多疾病而群生不壽月令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凡此之類豈非因於人者乎因於天者醫經有五運之方可以治之因於地者醫經有五方之治可以療之獨因於人者醫經缺焉嘗求後世之方書惟張子和李明之畧有其說子和之言曰瘡疾常與虐政並行或虐政行於先而瘡氣感於後或瘡氣行於先而酷政應於後治平之時其民夷靜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奕

味芹堂

故瘡病常少擾攘之時其民勞苦故瘡病常多元好問序李明之所著書謂金汴京被圍五六十日間爲飲食勞倦所傷而歿者將百萬入當時皆謂由傷寒而致後見明之辨內外傷及飲食勞倦傷論而後知世醫學術之不明誤人乃如此二說皆有裨於醫術然醫能治之於已然其惠小君相能治之於未然其仁大嗚呼明君賢相其勿使人瘡其勿使人疫死於飲食勞倦其勿使小道曲藝得行其私惠哉其論李明之曰明之嘗言古方新病勢不相入故其爲人治

病候其脉既乃斷之曰此某證也然後執筆處方命藥一切撰於臨時而不用其故以爲病情無窮我亦與之無窮欲以一洗世醫按圖膠柱之固武帝欲救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顧方畧何如耳何至學古兵法夫古今異勢敵情萬變而無窮苟不能通變而惟古法之拘其不與尸也難矣去病可謂知兵者明之之知醫何以異於去病之知兵然業醫者不能皆明之也脉未必能如明之之精證未必能如明之之密而亦效明之之爲恣睢杜撰不能去人病而反以益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李

味芹堂

病者安保其能必無也故苟未有李廣之才則不若守程不識之法之爲愈如是者十數萬言辭多不錄其曰發冢論蓋取蒙莊氏詩禮發冢之義而托名於元該拙卜古溫是六言者語也譯以華言謂無是人蓋用漢賦亡是公之例其大畧以謂古者政麗民淳官無文武內外之分後世政繁文武始岐而二之迨世道日汙於是又分而爲三矣其岐而爲二也如車之有兩輪去其一則脫輻矣其分而爲三也如鼎之有三足折其一則覆餗矣今既不能合其岐而二

之文武而顧欲去其分而三之中官豈不難哉中  
又有宦官讀書不讀書之辨大約如漢書魯安國王  
侯學何奴議凡十數段其終篇又設爲甲乙兩語之  
辭畧云甲與乙交莫逆其內外辯曲直乙曰人之男  
者腐之則與馬之牡者腐之則良人腐則鬚脫雖腐  
則尾長何爲相反也甲曰人土屬而體陽其陰在勢  
去其勢則陽亢矣故與馬全屬而體陰其陽在勢去  
其勢則陰純矣故良人表陽而裏陰陰傷而鬚脫者  
伐其根也雖表陰而裏陽陽損而尾長者力之專也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圭

味芹堂

乙曰宦者無鬚鬚經以爲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滯  
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然歟甲曰不然  
夫鬚之有無天所以別陰陽殊內外也首楞嚴經列  
十官之目紫微帝垣有宦官之星何莫非潞潞君也  
豈皆去宗筋而傷衝脉之故哉乙曰宦官可去手甲  
曰宦官顧祥也顧祥何可去邪乙曰汗穢人君德濁  
亂人朝綱殘賊人忠良渙散人民心喪失人天下此  
爲顧祥就爲妖孽甲曰自古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  
防範維持之慮至周至悉矣繼承之者苟非大無道

則國勢未易搖也雖曆數有歸而人衆勝天無資以  
作於是熒惑降精下爲宦豎依阻城社人亦不能勝  
而天下亂矣然後瞻烏爰止景命維新焉傳之猛獸  
物莫能櫻反爲毛間蟲所困然後斃於物也是故漢  
之興也趙高蠶秦魏之造也常侍蠶漢梁之篡也北  
司蛆唐是秦之趙高漢之常侍唐之北司乃漢乃魏  
乃梁之顧祥也天降顧祥爲興國瑞又可去乎乙曰  
國家將興固有顧祥然齊宮之刺投河之辱千百輩  
盡誅之慘人生亦不幸而爲顧祥哉甲曰夫宦官拔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圭

味芹堂

迹糞壤之中致身霄漢之上可以將可以相可以聖  
可以賢可以仙可以佛蓋無往而不可禍患其變也  
顧祥其常也君子語常不語變乙曰請得聞之甲曰  
內握禁兵外監方鎮成功賞則先敗績罰弗及非可  
以將歟圖謀帷幄寄之國命濁亂天下不受其責非  
可以相歟佞子貢諛擬倫伊霍陞座講易係籍聖賢  
非可以聖可以賢歟附之者白日飛昇忤之者生入  
地獄非可以仙可以佛歟時又或能廢置人主呵叱  
天子則遂可以爲上帝矣雖哀兇鞠頤終底滅云然

又足以快天下心、據天人憤爲興王之資、垂後世之戒、亦不徒禍矣、庸何傷、如是者亦數千言、君嘗謂予曰、走爲此論、乃癡人說夢中事也、夢者固癡矣、安知聞人說夢者亦不癡其人哉、夫天下之事、心有所蔽、則以惡爲美、以非爲是、以害爲利者多矣、古人不云乎、箕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自是其是者、蔽於所見、但見其是、而不知其非、人一切有言、舉不能入、自非爲之說者、遂探其所料、指摘其所信、推極其所期、竭兩端而盡之、凡彼所以爲之地者、一一皆豫爲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圭 味芹堂

動以取戾也、其出奔在吳、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營國未臣而有伐焉、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叔孫輒病之王、問於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夫魯齊晉之屏、屏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吳伐魯之率、故道險、魯是以不危、夫不狃以畔亡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圭 味芹堂

東方焉則所以望之者侈矣或曰子路爲季氏宰則  
驟三都乃心罔不在王室也使不狃而有張公室之  
心固子路之所願也亦不悅焉何也曰甚矣風俗之  
移人也王室衰諸侯橫爲大夫者不敢忠於王室諸  
侯弱大夫肆爲家臣者不敢忠於公室故莠弘與周  
史臣著其貶家臣死黨舉世以爲賢當時列國魯號  
秉禮昭公之十二年南蒯與公子慙謀逐季氏昭公  
與焉其鄉人有知之者顧曰家臣而君聞有人矣哉  
迨昭公伐季氏叔孫氏之同馬曰我家臣也不敢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志 味芹堂

爲是欲張公室則未可深非也後世莽操炎裕之徒  
其黨有舉兵而欲誅之者君子固與之矣昔安祿山  
數顏杲卿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  
汝而反杲卿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爲唐臣官  
爵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爲國討賊恨  
不斬汝萬段何謂反也祿山不得反杲卿則季氏豈  
得畔不狃哉不狃非畔則孔子之欲往也固宜於佛  
脩文之獎王室耳其他議論多類此君卒時庶弟京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志 味芹堂

故故破戒爲此。耶君其勿御。君愧其辭不受。陳自視失辭。亟謝過。往返數四。竟不受。陳歎息而止。治家嚴明。行法度。減獲數百人。見之凜然。無一敢涕唾者。與人交。任真無鉤距。是是非非。明白無回護。然則中少容。觸物不平。輒勃勃形詞色間。遇人一語不相入。卽兩日左右視。若寂然罔聞者。其則徂去弗顧不善效。時俗俯仰。見人委曲。乃媚態。疾之如讐。絕不交一言。每自訟以爲過激。終亦不能改也。然外雖嚴毅。中有惻隱心。每欲修先會祖恩。貽公掩骼埋胔故事。往往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二

行狀

主

味芹堂

旆德於不報。北來時嘗夜宿會通河舟中。夢至一江岸。旁有古墓。土爲水所嚙。其棺石也。盡露而缺其一。方明日過一處。儼然夢中所見也。亟戒從掩以上。仍欲求楮幣酒漿致奠。而舟已不可留。猶以不及致奠爲恨。其所娶韓氏無子。既抵京。先生深惟嗣續計。欲爲納側室。君以娶妻未久。情有所不忍。因回拒。嗣老徐先生問君言。呼之至前。責以義。申論至再三。始勉從命。納徐氏生二子女三。某韓山君來後三年。殤亡。某賡某氏山。今九歲。某徐山。今五歲。嗚呼。陳先生

之仁而不能壽。君以君之賢而不能自壽。茫茫者天。吾又安從而誥之乎。使天少假君以年。其所就當有大過人者。而乃止于斯也。豈但君身一家之不幸哉。予從先生學最久。與君相得甚懽。聞嘗爲予道其少年事。皆歷歷可數。病中又手書平生立身行己之大端。易簀時將持以授予。而予不及與君訣。其意蓋有所託也。君卒既踰期。其柩亦歸抵瓊山。而懿行未白。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多矣。情雖不忍書。而義則不容不書。因卽所見聞。暨得諸君之鄉人而信者。次爲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行狀

主

味芹堂

狀一通。凡君之世次言行。與其著述之有開世教者。皆載焉。謹錄以求銘于當代立言者。以紓先生暮年之悲。以慰君之靈於地下。辭繁而不敢畧者。蓋專有待於筆削也。弘治四年六月十二日友生蔣冕狀。

先夫子曰。公字敬之。全州人。相武宗有光史冊。其

文博瞻有法。非苟作者。私記。公成化丁酉解元。丁未。庶常。諫武宗南巡。與楊

文忠協心奉迎世宗。入繼大統。諡文定。

吳同初行狀

顧炎武

自余所及見里中二三十年來號爲文人者無不以浮名苟得爲務而余與同縣歸生獨喜爲古文辭底行立節落落不合於世人以爲狂已而又得吳生吳生少余兩人七歲以貧客嘉定於書自左氏下至南史無不纖悉彙記其所爲詩多怨聲近西州子夜諸歌曲而炎武有從叔父蘭服少兩人二歲姊子徐履忱少吳生九歲五人各能飲三四斗五月之朔四人者持觥至余舍爲母壽退而飲至半夜抵掌而談樂甚旦日別去余遂出赴楊公之辟未旬日而大兵渡江余從軍于蕪亡歸崑山爲墨守歸生與焉尋亦竟得脫而吳生死矣余母亦不食卒其九月余始過吳生之居而問焉則其母方箕踞獨坐告余曰吳氏五世單傳未亡人惟一子一女女被俘子死矣有孫二歲亦死矣余既痛吳生之交又念四人者持觥以壽吾母而吾今以衰經見吳生之母於悲哀其子之時於是不知涕泗之橫集也生名其沆字同初嘉定縣學生員世本儒家生尤夙慧下筆數千言試輒第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去

味芹堂

一風流自喜其天性也每言及君父之際及交友然諾則斷然不渝甲申之變作大行皇帝大行皇后二

誄見稱於時與余三人每一文出更相寫錄大兵至後遺余書及記事一篇又從余叔父處得詩二首皆激烈悲切有古人之遺風然後知閭閻諸作其奇興之文而生之可重者不在此也生居崑山當抗敵時守城不出以死死於四萬人莫知尸處以生平日憂國不忘君義形於文若此其死豈顧問哉生事母孝每夜歸必爲母言所與往來者爲誰某某最厚死後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一

行狀

去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二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珩  
百家校讀

傳一

喻倫喻南強傳

宋濂

喻倫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浙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倫蚤從良弼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遊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倫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十

味芹堂

登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宿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闖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恐，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倫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卽行道經含山，有敗兵回，揚言于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倫曰：事急矣，乃命弓率執大斧而前，目設遇敵，尉必先死，賊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卽欲去視吾斧，民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二

味芹堂

不敢動，卒致饋于濂，糧有美，衆謂尉宜得，倫悉歸于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爲帥，素知倫，能文，見倫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倫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耳筆成風，民善訟，倫爲人忤忤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改章服，尋陞朝奉郎，初，倫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西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宜子武子，儒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名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游齊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綉爲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

淵張拭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崛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偶獨出爲諸生倡，布碌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于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偶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偶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偶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偶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蘊隱類藁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墨翰議，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三

朱芹堂

凜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于鄉，未幾入太學中，監舉月書，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射機補闕卒，額時其練習春秋，則都肆府中徵幟精明，行列整肅，復出他縣上縣民諱甲與丘乙，閔譚女以病死，誣丘驚跌所致，挾干丙爲左，縣以命南強。南強召譚與王列于庭，且詰譚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譚色動，顧謂王曰：「汝噉我也。」亟袖案白上言抵譚罪，境內多盜，販袖釐尾相銜，不絕。徵卒與豪猾爲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雖犯權勢，貽怨讎，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爲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亟見，且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三月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反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爲根，煅煉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貽書請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責恨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四

朱芹堂

士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復走東既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卽秉燭爲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謂言無忌卒直亮之冤南強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爲開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族肴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爲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塋塋業進士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五

味芹堂

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謬爲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有至更名他師使侶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偏南強之謂乎

王冕傳

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隄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篋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猥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六

味芹堂

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畊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祕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

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孤魂游矣何以  
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溱陽惟兩  
幼女一童留燕僂僂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溱  
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  
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  
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萱三畝粟倍之  
樹梅花千桃杏居其中芋一區蔬韭各百本引水爲  
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傲周  
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  
燈朗讀既而撫卷曰吾未卽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  
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  
鵬騫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  
日不倦食至飯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  
求者肩背相望以繪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冕  
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  
穎兵起一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  
真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  
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明文投讀

卷五十三

傳

七

味芹堂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臬言越有狂生當天大  
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  
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蓑穿  
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  
訪識者問之卽冕也冕真惟民哉馬不覲駕不足以  
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明文投讀

卷五十三

傳

八

味芹堂

杜環小傳

宋 廉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盡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九

朱芹堂

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營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溫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荷無人事。母環雖

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冷勝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食。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願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十

朱芹堂

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塋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

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此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況既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恒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哉！

明文投讀

卷五十三

傳

七

味芹堂

方鳳傳

宋濂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玄英處士千子，曾孫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遇文遇生，資字逢源。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資生揚遠，字遐舉，疏雋伉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為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殿贈大中大夫。揚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明文投讀。卷五十三 傳 七 味芹堂

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相陳宜中為親，弟鳳因得見宜中，三以策告宜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為初品官。既而宜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為汗漫遊，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淚如霞。一日復遊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予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為遯國臣。蓋古者文

單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爲其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見先生也。言訖，又泣。風亦泣，因欲與俱行人，勸止之。鳳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淒涼，深於古今之感。臨歿，猶屬其子栢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眞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漶漫，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盲果驗性，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自排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圭

朱芹堂

尙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稿，稿字詩父亦精于詩，無媿於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攷其詩信然。鳳雖至老，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淒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常與閩人謝翺、括人吳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翺則文天祥客也。皆工於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爲嘉興丞，朱亡麻衣繩履，退隱深山中，翺雖布衣，尤忠憤鬱鬱，或被髮佯狂，行嘯於野，或登

釣臺，慟哭以醉。天祥醉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群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圭

朱芹

黃景昌傳

宋濂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黃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格，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五

宋濂

建安蔡沉集衆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至於聲，今人論詩至於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滾滾不窮，如議法之吏，反駁推鞠，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尚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既老，猶執筆刪述不已，或勸其休。

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即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辭九章，賓客至，輒捐匏瓠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筴擊几爲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貴富也。景昌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戀戀，懷鄉人有恩，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三

傳

五

宋濂

宗光遠者，以春秋舉于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著春秋集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秘，亦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或僅存，人亦鮮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亡，語言之空文易泯，故致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文哉？必繫其學之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少也。嗚呼！信如是說，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闔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

天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遽爲此懼。故得而備論之。

秦士錄

朱濂

鄧弼字伯翺。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隣牛方鬪。不可擘。牽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腹。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巾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實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刀。兩生日。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髮跳呼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見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

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  
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  
恭定末德王軌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  
關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邵伯翊耶連擊路  
數人聲聞于王王令隸人拚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  
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  
順聞者爲海船互市于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  
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絃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  
却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  
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  
一二輩舉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至日所出入莫  
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  
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  
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  
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錢  
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  
隨之暨弼至衆聚前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

步而日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  
連斫馬首墮地血濺濺滴王撫髯驩曰誠壯士哉壯  
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  
之王鉞拾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  
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  
使立歟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  
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  
殆絕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  
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  
也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勳  
百家校讀

傳二

孫伯融傳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

足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

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

切劇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

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味芹堂

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

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眾中常自許曰：

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

金陵開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

終，勸上延覽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

為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

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為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

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

已亥

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

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

炎遂以炎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

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

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首黔蠻狼嗥虎踞，

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

曰：元之不為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為七八，然吾

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為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

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戡溝中，

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而諭爾民，將以安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味芹堂

爾，非屬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

吾恐爾民將盡為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

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編諭之

數月，皆化為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為兵將，將教

習之，擇其為眾所服者為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

罷歸為農，間有小警，即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

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

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

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

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鉤至一二人問有才  
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  
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  
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  
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  
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  
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連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  
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腹。基乃深欽歎  
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

明文搜韻

卷五十四

三

味芹堂

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  
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

卒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某知其  
本情，恐留自遺患，以婦雁斗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  
炎拔劍割雁，舉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  
矣。禾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  
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  
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  
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甲辰贈事郎洪

武元年上卽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  
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  
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  
食以給之。所著詩若干卷，其弟子將編次傳于世。  
以垂不朽。介某以請。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  
濟寧，聞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郝寶劍篇，  
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  
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  
有以夫。

明文搜韻

卷五十四

四

味芹堂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爲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爲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爲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

明末授前

卷五十四

五

宋

延頸待刃，遂止不殺。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爲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爲卒得罪，臨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爲守，當再嫁耳。慎勿嫁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慙上，謂夫曰：汝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壑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縛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矚視其夫河橋上，夫既死，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受戮，家人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六

宋

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爲官婢，其妯娌二人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生，況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余欲各爲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道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

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季用視事僅五月爾，以例起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役嚴債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病被楚，謂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且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葬耳。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而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爲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七

味芹堂

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目死得免爲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爲命，嗚呼爲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先夫子曰：叔英字原采，貞巖人，建文時翰林修撰，其靜學一本於仁義，固遜志之亞也。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八

味芹堂

伯中公傳

解縉

觀我名子尙入試名觀臨川吳文正公更字之曰伯中幼警敏嗜學不以食息廢口不絕吟諷精思妙契至忘寒暑與客言談迺皆不知雖在塵擾茫無所覺幼時大父莊山先生藏書萬卷竊讀始遇大父久而方覺已甚奇之受學於季大父主靜先生先生善導誘與嘗舉所見宋儒諸老宿德儀形嘉言善行令人竦然伯中益自刻苦父萬安君清曠不仕家僅給無餘獨處一室隘甚人不堪晨起供灑掃園蔬厨竈下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九

味芹堂

書冊不離手簞食瓢飲炊菽數盞且談且讀未嘗知味天文地理兵形曆律靡不精究尤深於易考宋史如指掌著宋書一千卷天文星曆一卷地理若干卷衍八陣圖注武經刑書攷一卷作萬分曆推步如神作儒家博要四書大義周易義疑通釋古賦攔江網策塲備要今行于世家君嘗夢於東門嶺遇宋儒者數人衣冠儼然進而揖之其一人曰我朱元晦也聞有解觀我者善學汝知之乎答曰叔父也遂與之俱來覺而告之伯中乃獨喜自是名譽日炎起矣從學

者益衆天曆已巳與弟蒙俱試江西主事林與祖欲舉爲首彭士奇私於夏日夜與祖怒甚奉兩卷却立楹下徐弟爲四五乃兄弟不失倫焉士論慶之同上春官不合乃留與吳文正公論辨星曆宋書流誦古今不遺一字語嘗通夕文正公遂以宋書屬之至順辛未南還壬申再舉于鄉再不第至正癸未翰林典籍危素奉詔來起修三史伯中至京上書其畧曰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而所以定二國之統者蓋有四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十

味芹堂

說焉一日明國朝之大體二曰稽先哲之成法三曰證時賢之確論四曰審事變之微權恭惟太祖皇帝龍興朔土征伐四克啟運立極前無所因蓋此班固所謂得天統者也當是時金源餘孽尙假息河朔至太宗皇帝然後平中原之地踐爲荆榛所得戶口無百萬當是時宋猶夾攻之好世祖皇帝之至元十三年然後平宋以上接百王之統東南之地繁盛富庶所得戶口乃一千三百萬是皆居天下十分之八由是論之天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

重今議者乃欲以先後爲尊卑而不知本輕重以正其大體且得以辨其先後不通之說夫今之職制先至者居右議者之論蓋本於此臣愚觀之先至者宜居右先去者可居右乎正猶人家長幼先生者爲兄先死者得爲兄乎推之於國先興者爲尊先亡者得爲尊乎此先後之論所以不通也若論輕重則理易明矣今之斷例二事俱發以重者論是重可以該輕輕不得以掩重也在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皇帝以開創啟運之功廟貌爲祖世祖皇帝以平宋混一之功亦廟貌爲祖蓋以啟運平宋二者俱重故也議者乃欲援金以爲正統如此則承金統者實在太宗皇帝然既以守成之德稱宗卽平金之事爲輕明矣若天朝正統截自此始則推之於前而太祖皇帝得天統者不白矣引之於後而世祖皇帝接百王統者不著矣此輕重之理所以易明也有宋則及於漢而過唐其君則有若太祖太宗眞宗仁宗有若高宗孝宗皆賢明之主其大臣則有若趙韓王李文靖公寇萊公王沂公范文正公富鄭公韓魏公司馬溫公李忠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上

味芹堂

定公張忠獻公趙忠簡公皆傑出之佐論道學則有周程張邵朱呂之繼統論文章則有歐蘇王曾之名世論逸隱則有陳搏魏野林逋之清高論忠義則有若李若水楊邦乂李芾文天祥之死節類皆炳炳烺烺足以追跡三代漢唐比之隘矣至於遼則與宋相鄰百五十年金則首末百二十年遼惟聖宗與宗二主歷九十年金惟世宗章宗二主歷四十餘年皆與宋講和號爲承平然以元魏孝文典禮樂崇文治方之恐猶有逕庭也然則宋之爲宋比之漢唐有光遠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上

味芹堂

伯而王者也。宋周之期功也。遼之伯曰抱珥也。此非有愛於宋而私之也。獨東原謝端著書以主金遼亦欲自爲非死而已。初未嘗謂可加於宋也。且旣以高爲徽宗適傳非漢晉疏屬之比。則昭烈元帝猶未得承正統於高宗復何疑焉。甚者欲破五代史。黜周以爲四代。史夫五代賢君僅有周世宗。而歐陽文忠公史筆與司馬子長爭雄。乃欲易之以進劉君而使契丹不幾下喬入幽之甚乎。臣愚所謂證時賢之確論者此也。或者又曰。金人嘗甘心於徽欽靖康絕則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三

味芹堂

金當續矣。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陷西戎之難。平王東遷。宗周黍離矣。仲尼作春秋乃始明尊周之大義。則周之統未嘗由幽王而遂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衣之辱。元帝南度。神州陸沉矣。朱子作綱目亦復帝晉之統。則晉之統未嘗隨懷愍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正以存天下之大防焉耳。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夫諸侯不書名春秋法也。時書名者惡其諛詐憑陵。誘執中夏之君而戕之也。金人之在靖康。專以講和誑惑爲術。賣國之臣從而信其欺。屏轍

守備。括金帛鉅億以填溪壑。卒誘執二帝。驅迫三千口於絕域。其懷諛從毒。奚趙楚虔之所爲哉。仁人志士。至今爲撫卷憤慨。夫狙詐狐媚以取天下。石勒僧且羞之。矧大道爲公之世乎。仰惟天朝以淳龐忠厚天心。修史垂訓。所宜取法春秋。永昭鑒戒。若中華正統。強不義者。遂可躡居。恐傾奪成風。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或者又曰。高宗不能復讐。嘗屈節稱臣於金。豈復得居正統。臣愚又應之曰。唐高祖稱臣於突厥矣。然頡利卒爲太宗所擒。唐之統固自若也。而何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七

味芹堂

有突厥。晉高祖嘗稱臣於契丹矣。德光入汴。卒不能爭漢。則晉統自有繼之者。而何論乎契丹。大抵倉卒舉事。不能仗義自立。而屈已稱臣於人。豈待智者而知其失策。故繼世之君。幸而如太宗。則立雪其耻。不幸如出帝。則自底滅亡。然而中夏有主。則一夫之存亡。固不容以變其統。此五代史記所以係漢係周。而初無與於契丹也。有如高宗之失策。特誤於奸臣。而又爲梓宮太后屈爾。方是時。粘罕旣死。兀朮屢劉。劉鏘大捷於順昌。而岳飛乘勢獨克於虎視燕雲之勢。

陝西山東兩河忠義之士，蝟毛而起，自非秦檜矯詔殺飛，果垂成之業而棄之，則金人其能坐而有之哉。及孝宗繼世，定爲叔姪之國，則金世宗已讓高宗爲兄，延平理宗，遂夾攻蔡城，雖復天兵之力，然而其祀屋其社，亦足雪九世之讐耻矣。蓋金之興既在宋後，而其亡也，又在宋前，宋統始終自當屬於皇元，彼何與於此哉。臣愚所謂審事變之微權者此也。誠以此說而勘會之，則羣疑冰釋，大道天明，正宋統以槩舉遼金，公議表著，人心厭服，永有辭於萬世矣。時任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主

味芹堂

事多右金統，又夷夏之辨，當時所識，書上，大忤羣公，亦徑歸。其後書成，天文律曆多竊取公餘論，姪孫縉以洪武已巳，嘗錄是書於華蓋殿奏之，亦庶幾公之意也。公嘗於居近虎丘山講學，後又建東山書院于金釵嶺，扁曰鹿澤齋，弟子自遠至者甚衆。公授徒廣陵，廣陵天下繁華極處也，然歌舞未嘗敢近，公整齋嚴飭，目光如炬，人敬畏之。至正丁卯，再來于鄉，明年試春官，臨川吳當見其文知之，恐其復入也，強詆黜之，物論沸然。太史公時在當坐上，怒曰：先生何至是

耶。當有慙色。公因至曹監，傾動來觀，曰：不識鮮觀何狀，乃爾奇特耶。公遂絕意仕進，至正辛丑，陳友諒以書招之，遂往勸以息兵保境，友諒不從，謝病解機務，爲太常禮儀院判，養病著書。江州破，死焉。歸葬里之上斛山，娶古城劉氏，子五人。

太史氏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季，召孔子欲往，曰：吾其爲東周乎。孟子對宣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聖賢之意，何以異哉。朱子曰：管寧卒於魏，特重其人，而傷其卒於魏，是傳也。其考於斯歟。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末

味芹堂

陳紫峯先生傳

王慎中

嗚呼！士傲於塲屋之業，而固陋浮淺，特其心暗，專一經以自業，茫焉皓首，尚不能通其義，以傳於繩尺之文。又烏知所謂聖人之學哉？宿輩末生，相尋以敝，自虛齋蔡先生出，乃始融釋羣疑，張玉新意，推明理性，於字析句議之間，以與前儒相統承。夫所謂聖人之學者，其駢拇於條蒿，枝指於解訓，要以詳夫塲屋之業，而其意則進乎此矣。虛齋之學方顯，士猶鮮能習其傳。而紫峯陳先生生於後，自以其意為前儒文公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七

味芹堂

朱氏之學，未嘗聞虛齋之說也。一日，虛齋得其文於故長史李木齋公所，嗟異久之。李曰：此吾徒也。虛齋瞿然曰：吾乃得此人為友足矣，不敢為之師也。於是先生乃介李公稟學於虛齋。虛齋曰：吾所為發憤沉潛辛苦而僅得者，以語人常不解，不意子皆已自得之。今日盡以付子矣。於是講為師弟子。虛齋得先生而其學益尊，蓋虛齋有託於先生，而先生無所待於虛齋也。先生之書布於四方，家而有之，學者治經求通於朱氏，徵先生之書如臂者失相，從禽無虞，俛俛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末

味芹堂

然不知所如往，士之專精自名所業，以授生徒者，往往為書。其甲者望先生之外藩而不見其門，其高者不能以有加也，故其為書，矜名立號，何啻千百，皆沒蔽塞，小行而不廣，暫誦而輒廢。惟先生之書，瑣瑣昭布，大行而久存，雖與世相弊可也。今書肆所板四書淺說易經通典是也。嗚呼！可謂盛矣。先生姓陳名琛，字思獻，別號紫峯。學者稱為紫峯先生。正德丁丑進士，始授刑部主事，乞為南京戶部以便養，轉南京吏部考功，請告家居。就家起為貴州按察僉事，調江西僉事，皆督學政，並辭不赴。考功督學皆美官，假令徊翔不去，與牽挽而出，又當有美於是者。穹階峻秩，當世有用人之柄者，急欲得先生界之，以自詭得賢之名。先生乃勇退而堅卧，無幾徵還，回顧望意，世竟不得而榮之。蓋為母太安人之養也。篤於天性，而不見有可懷之爵祿，由其大以推其細，則先生之學，於書者非苟能為言而已也。家居却掃一室，俯仰其間，察見消長於草木葩卉榮悴開落之際，景象委蛇與物共得，一枝一葉，照映闡幽，人所同視，而先生茂

對之趣獨遠矣。時放於山硯水涯。漁樵相問。或負絃  
原隰。農圃滯談。彼各自爲語言。先生觀取感倡。默有  
所樂。不問其解否也。絕跡公門。監司郡邑諸大夫。冀  
睹其面爲快。注意傾下。先生折簡相報。或報以一詠  
而已。亦不盡報也。其有報不報。惟意所到。不視名勢  
崇劣。禮數隆汙爲度量也。由先生之大推之。既無可  
懷之爵祿。又烏有可羨之勢利。可畏之毀譽。而舒心  
綽形。以遊於世。宜其浩然有適。而一無所累也。先生  
在仕不久。事功無所表見。爲刑部好在生人。不喜於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九 味芹堂

名給事史筍。江公于光。今僉事林次厓。公希元。中丞  
張淨峯。公岳。與先生並以經學爲海內巨工。張公尤  
號爲閎博。而傑於文。給事公淡於仕進。與先生同趣  
好。滯一官以卒。僉事公喜事功。齟齬於世。迭起迭仆。  
卒無所就。中丞公方據融顯。事功爲一時絕出。然林  
公悔其顛躓。張公亦以酬俗成務爲多憂。而恨道之  
難行。未嘗不高先生之火。而慕其清也。慎中生最晚。  
猶及侍言於給事公。林公張公皆辱俯與爲友。忘其  
年輩之後也。謬學乖駁。與二公有所往反。二公不以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九 味芹堂

考於其書而讀其書者尙當有以求先生也與如是則小子雖不及請於先生而傳先生之學以明於人固其宜也

虛齋紫峯之書不過場屋之業耳自科舉盛而遂等之於傳註中間雖爲黜出然畢竟言之太過若遇歐曾必不假借

明文搜讀

卷五十四

傳

主

味芹堂

夏叟傳

耿定向

夏叟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之吾友張饒山以司徒郎左遷主繁昌教物色之招與講學一日饒山號於會衆曰夫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慨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得毋未真耶時時循省求所爲真者隆慶庚午偕數友訪余天窩山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諗其貌肖兄感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余曰白下有焦子弱侯者往與資切之可旣歸從焦子游因

明文搜讀

卷五十四

傳

主

味芹堂

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卽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勸策紙上陳言。揆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迷則天理卽人欲也。余聞之大爲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焦子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意母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儂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傳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友詢良知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無聲無臭是也。叟愀然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一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圭

味芹堂

聲有臭。耶。余聞之大愕。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此哉。因述之以諭同志。惟昔茂叔之於李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從吾。皆以墮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儁。博聞強識者。反遜焉。彼皆空空故也。吾黨可省已。

百家私記定向字在倫號天臺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歷官戶部尙書總督倉場謚恭簡詳見學案又記夏叟名廷美學案亦有傳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圭

味芹堂

吾謹傳

屠隆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萬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倜儻爲任俠。好奢負奇傲世。謂天下才無如已者。少讀老子。蒙周參同契。黃庭經。素問諸書。慨然有離世趨舉志。辭家去。登少華山。學修煉。日據山絕頂。散髮調嘯。久之狀乘歸。侯井閑。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劍。弄丸蹴鞠。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出都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奈何從市井輕薄。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美

味芹堂

少年遊舍人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卽如人言。何若乃遂稱舍人有兒也。或曰。大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則能爲子矣。謹笑曰。此樣微小。儒輩事耳。誠若是。於謹何有。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書爲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執卷擗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風動衣裾。文采五色爛然。有司訥怒曰。何物小生。敢爾呼。左右答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受答。有司閱文奇甚。則又試五馬賦。立就。奇氣翩翩橫出。有司大驚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奇若是。何爲爲市井兒狀。謹曰。

受教已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

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絕不覽宋儒傳註。覆

按其作。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先生亦嘗道此

耶。邑人方豪負才好者。置衣千金。謹聞之。笑曰。以方

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亦置衣千金。既偕

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爲相。

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故人過。謹亦

五至不見。故人大怒。私度令若狂生。第上第當益狂。

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又抑置第三甲。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美

味芹堂

謹憤恚不平。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乃賜歸。出都門。經黃河大陸。渡楊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浮錢塘。眺海門。放意山川。慨爲詩。謁往往跌宕恣肆。播弄寥廓。見者大驚失色。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屢常滿。時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獨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談文章。與王先生談。

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雄辨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相與浮西湖登飛來諸峰唱和不休謹語如奔清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頗以聲色自娛久之貌癯色黃山人規之謹矍然曰足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修短之數何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盪若起若滅萬形同敝故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齊彭殤一死生洞觀冥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怛化涕泗泛濫不亦過乎謹好詆訶流輩每見人作輒大咲曰小兒學語一日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謹示豪豪袖其藁不敢出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死時年未四十謹爲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間出奇詭如李長吉嗟嗟以彼其才今天假年當不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如謹者又皆不在世以是多不傳平生所爲詩文集多散亡今雖僅存什一猶棄在敝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詩姑蔑人爲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爲之傳

論曰漢人有言斯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御之謹負其才氣好上人憤悶不平其於淪落田間余深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三

味芹堂

惜之乃力又不足以振謹傳其文第爲之論著如此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三

味芹堂

白雲先生傳

鍾惺

林古度曰白雲先生陳昂者字雲仲福建莆田黃石街人也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川昭善先生詩所謂自天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莆田中倭賊且破先生領妻子奔永章織草履爲日不給繼之以卜汎彭蠡惡匡廬山視陶令之迹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備糗以往至亦輒備於僧遂遍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峨嵋焉所備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完

味芹堂

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舍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爲人備作詩文其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輒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履而林古度與其兄楸者閩人林孝廉初文子寓居金陵者也一日兄弟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者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衾竈敗紙退筆銷處其中檢其詩讀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僞稱其一詩輒反面向壁流涕悲咽至

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

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余皇出覓棺衣昇之

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得先生手書五

言今體一帙五言今體者五言律排律也其詩予莫

能名其自序畧云昂壯夫時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

古書得王右丞卽誦讀右丞得杜工部卽誦讀工部

閑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折

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三

味芹堂

先生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爲排律亦不存蓋謝生兆申云先生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或亦有據今刻其存者以次購之論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詩何隘也盡地爲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口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况老賤晦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公纖履賣卜傭書時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紛藉藉過

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爲何物求其意求所在而不得  
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  
恐有如白雲先生其人者甚矣有激乎其言之也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季

味芹堂

徐霞客傳

錢謙益

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陰梧棲里人也高祖經與唐寅  
同舉除名寅嘗以倪雲林畫卷償博進三千手跡猶  
在其家霞客生里社奇情鬱然玄對山水力耕奉母  
踐更縣役戚戚如籠鳥之觸隅每思颺去年三十母  
遣之出游每歲三時出游秋冬觀省以爲嘗東南佳  
山水如東西洞庭陽羨京口金陵吳興武林浙西徑  
山天目浙東五泄四明天台鴈宕南海落迦皆几案  
衣帶間物耳有再三至有數至無僅一至者其行也  
朝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季 味芹堂  
從一奴或一僧一杖一襪被不治裝不裹糧能忍饑  
數日能遇食卽飽能徒步走數百里凌絕壁冒叢箐  
扳援下上懸度縋汲捷如青猿健如黃犢以峯巖爲  
床席以巖洞爲飲沐以山魃木客王孫饗父爲伴侶  
僂僂粥粥口不能道詞與之論山經游水脉探討形  
勝則劇然心開居平未嘗筆悅爲古文辭行游約數  
百里就破壁枯樹燃松拾穗走筆爲記如甲乙之簿  
如丹青之畫雖才筆之士無以加也游台蕩逗過陳  
叔小寒山水叔問曾造鴈山絕頂否霞客唯唯賈

明已失其所在，十日而返，曰吾取閉道捫蘿上龍湫三十里，有客焉，鴈所家也，扳絕磴上十數里，正德間白雲雲外兩僧圓瓢尚在，復上二十餘里，其顛罡風逼人，有康鹿數百羣圍繞而宿，三宿而始下，其與人爭奇逐勝，欲賭身命，皆此類也。已而游黃山，白岳九華匡廬，入閩登武夷，泛九鯉湖，入楚謁玄嶽，北游齊魯燕冀，嵩雒上華山，下青柯坪，心動趣歸，則其母正屬疾，嚙指相望也，母喪服闋，益放志遠游，訪黃石齋於閩，窮閩山之勝，皆非閩人所知，登羅浮，謁曹溪，歸而追石齋於黃山，往復萬里，如步武耳，繇終南背走峨眉，從野人採藥，栖宿巖穴中，八日不火食，抵峨嵋，屬者曾阻兵乃返，隻身戴笠，訪恒山於塞外，盡歷九邊阨塞，歸過余山中，劇談四游四極九州九府，經緯分合，歷歷如指掌，謂昔人志星官輿地，多承襲傳會，江河二經山川兩戒，自紀載來，多囿於中國一隅，欲爲崑崙海外之游，窮流沙而後返，小舟如葉，大雨淋漓，要之登陸，不肯，曰譬如爛泉暴注，撞擊肩背，良足快耳。丙子九月，辭家西邁，僧靜聞願登雞足禮迦葉。

諸從焉，過盜於湘江，開被創死，函其骨，負之以行，泛洞庭，上衡嶽，窮七十二峯，再登峨眉，北抵岷山，極於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登瓦屋巖，經諸山，復尋金沙江，極於犛牛徼外，繇金沙南汎瀾滄，繇瀾滄北尋盤江，大約在西南諸夷竟，而貴竹滇南之觀亦盡盡矣。過麗江，憩點蒼，難足，瘞靜聞骨於迦葉道場，從宿願也。繇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登半山，風吹衣欲墮，望見外方黃金寶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鳴沙以外，咸稱胡國，如述盧阿特諸名，繇句不能悉，西域志稱沙河阻遠，望人馬積骨爲標識，鬼魅蒸風，無得免者，玄奘法師受諸魔折，具載本傳，役客信宿往返，如適莽蒼，還至峨眉山下，託估客附所得奇樹虬根以歸，并以邇江紀源一篇寓余，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首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於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

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抵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脉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並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脉亦長，江之所以大於河也，其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鄭注及漢宋諸儒疏解，所末及余撮其大畧如此，霞客還滇南，足不良行，修難足，山志三月而畢，麓江木太守俯僦輜具，符與以歸，病甚，語問疾者曰：張謇鑿空未覩崑崙，唐玄奘元移律楚材，銜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雙屨，窮河沙上崑崙，歷西域，題名絕國，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畫

味芹堂

與三人而為四，死不恨矣，余之識霞客也，因漳人到履丁，履丁為余言霞客西歸，氣息支綴，聞石齋下詔獄，遣其長子問關往視，三月而反，其述石齋頌繫狀，鍊牀浩歎，不食而卒，其為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權記三峯事，有王玄冲者，訪南坡僧義海，約登蓮花峯，某日屆山趾，計五千仞為一旬之程，既上，燐烟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曉，岳色清明，佇立數息，有白煙一道起三峯之頂，歸二旬而玄冲至，取玉井蓮落葉數瓣，及池邊鐵舫寸許，遺海負笈而去，玄冲初至，

海謂之曰：茲山削成，自非馭風馮雲，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登，但慮無其志爾，霞客不欲以張謇諸人自命，以玄冲擬之，竝為三清之奇士，殆庶幾乎霞客紀游之書，高可隱几，余屬其從兄仲昭贊勘而存之，當為古今游記之最，霞客死時年五十有六，西游歸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陰之馬灣，亦履丁云。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畫

味芹堂

李溫陵傳

袁中道

李溫陵者名載贊少舉孝廉以道遠不再上公車爲校官徘徊郎署間後爲姚安太守公爲人中樞外冷丰骨稜稜性甚卞急好面折人過士非參其神契者不與言強力任性不強其意之所不欲初未知學有道學先生語之曰公怖死否公曰死矣安得不怖曰公既怖死何不學道學道所以免生死也公曰有是哉遂潛心道妙久之自有所契超於語言文字之表諸執筌蹄者了不能及爲守法令清簡不言而治每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七

味芹堂

至伽藍判了公事坐堂皇上或宣名僧其間簿書有隙卽與參論虛玄人皆怪之公亦不顧祿俸之外了無長物久之厭圭組遂入雞足山閱龍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節疏令致仕以歸初與楚黃安耿子席蓀罷郡遂不歸曰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卽爲至快何必故鄉也遂攜妻女客黃安中年得數男皆不育體素癯淡於聲色又癖潔惡近婦人故雖無子不寘妾婢後妻女欲歸趨歸之自稱流寓客子既無家累又斷俗緣參求乘理極其超悟別府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七

味芹堂

見竹迥絕理路出爲議論皆爲劍刀上事獅子送乳香象絕流發詠孤高少有酬其機者子庸死子庸之兄天台公惜其超脫恐子姪效之有遺棄之病數致箴切公遂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巨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棲日以讀書爲事性愛掃地數人縛帚不給衿裙浣洗極其鮮潔拭而掃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獲辭而至但一交手卽令之遠坐嫌其臭穢其忻賞者鎮日言笑意所不契寂無一語滑稽排調衝口而發既能解頤亦可刺骨所讀書皆抄寫爲善本東國之秘語西方之靈文離騷馬班之篇陶謝柳杜之詩下至稗官小說之奇宋元名人之曲雪簾丹筆逐字警校肌理分時出新意其爲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獨見精光凜凜不可迫視詩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書每研墨伸紙則解衣大呼作兔起鶻落之狀其得意者亦甚可愛瘦勁險絕鐵腕萬鈞骨稜稜紙上一日惡顫瘁倦於梳櫛遂去其髮獨存鬚鬚公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異端者日益側目與耿公往復辨論每一札累累萬言發道學

之隱情。風雨江波。讀之者高其識。欽其才。畏其筆。始有以幻語聞當事。當事者遲之。於時左轄劉公東星。迎公武昌。含蓋公之堂。自後屢歸屢遊。劉公迎之沁水。梅中丞迎之雲中。而焦公弱侯迎之秣陵。無何復歸麻城。時又有以幻語聞當事。而當事者又誤信而逐之。火其藹若。而馬御史經綸遂躬迎之於北通州。又會當事者欲刊異端以正文體。疏奇之。遣金吾緹騎逮公。初公病。病中復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轉甚。至

具在于聖教有益無損。大金吾笑其崛強。獄竟無所實詞。大畧止同籍耳。久之旨不下。公於獄舍中作詩讀書自如。一日呼侍者雅髮。侍者去。遂持刀以自割。其喉氣不絕者兩日。侍者問和尚痛否。以指書其手曰不痛。又問日和尚何自割。書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絕。時馬公以事緩歸覲其父。至是聞而傳之。曰吾護持不謹以致于斯也。傷哉。乃歸其骸于通。爲之大治冢墓。營佛剎云。公素不愛著書。初與耿公辨論之語。多爲掌記者所錄。遂哀之爲焚書。後以時義銓聖賢深旨。爲說書。最後理其先所銓次之史。焦公等刻之於南京。是爲藏書。蓋公於誦讀之暇。尤愛讀史。於古人作用之妙。大有所窺。以爲世道安危治亂之機。捷于呼吸。微于縷黍。世之小人。旣僥倖喪人之國。而世之君子。埋障太多。名心太重。護惜太甚。爲格套局面所拘。不知古人清淨無爲行所無事之旨。與藏身忍垢委曲周旋之用。使君子不能以用小人。而小人得以制君子。故往往明而不晦。激而不平。以至於亂。而世儒觀古人之跡。又槩繩以一切之法。不能虛心

平氣求短於長。見取于瑜。好不知惡。惡不知美。至于今接輿傳聲。其觀場逐塊之見。已入人之骨髓。而不可破。於是上下數千年之間。別出手眼。凡古所稱爲大君子者。有時攻其所短。而所稱爲小人不足齒者。有時不沒其所長。其意大都在於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卽矯枉之過。不無偏有重輕。而舍其批駁譏笑之語。細心讀之。其破的中窺之處。大有補於世道人心。而人遂以爲得罪於名教。此之毀聖叛道。則已過矣。昔馬遷班固各以意見爲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望

味芹堂

史馬遷先黃老。後六經。退處上。進遊俠。當時非之。而班固亦排守節。鄙正直。後世監二史之弊。汰其意見。一一歸之醇正。然二家之書。若揭日月。而唐宋之史。讀不終篇。而已兀然作欠伸狀。何也。豈非以其獨見之處。卽其精光之不可磨滅者歟。且夫今之言汪洋自恣。莫如莊子。然未有因讀莊子而汪洋自恣者也。卽汪洋自恣之人。又未必讀莊子也。今之言天性刻薄。莫如韓子。然未有因讀韓子而天性刻薄者也。卽天性刻薄之人。亦未讀韓子也。自有此二書以來。讀

莊子者。撮其勝韻。超然名利之外者。代不乏人。而申韓之書。得其信賞必罰者。亦足以強主而尊朝廷。卽醇正如諸葛。亦手寫之以進後主。何嘗以意見少駁。遂盡磨之哉。夫六經洙泗之書。梁肉也。世之食梁肉太多者。亦能留滯而成疾。故醫者以大黃蜀豆瀉其積穢。然後脾胃復而無病。九賓之筵。雞豚羊魚。相繼而進。至於海錯。若江瑤柱之屬。弊吻裂舌。而人思一朶。願則謂公之書爲消積導滯之書。可謂是世間一種珍奇。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書。亦可特其出之也。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望

味芹堂

大早。故觀者之成心不化。而指摘生焉。然而窮公之所以罹禍。又不自書中來也。大都公之爲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絕意仕進人也。而專談用世之略。謂天下事決非好名小儒之所能爲。本循潔自厲。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惡枯清自矜刻薄瑣細者。謂其害必在子孫。本屏絕聲色。視情慾如糞土人也。而愛憐光景。於花月兒女之情狀。亦極其賞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與物不和人。而于士之有一長一能者。傾注愛慕。自以爲不如。本息機忘世。槁木死灰人也。

而於古之忠臣義士俠兒劍客存亡雅誼生死交情。讀其遺事爲之咋指研案投袂而起。泣淚橫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若夫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擗勝已。跌宕王公。孔文舉謂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烏巢可覆不改其風。殊鸞謂可鍛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不能埋照。涸俗。卒就囹圄。慚柳下而愧孫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公晚年讀易著書曰九正易因。意者公于易大有得。舍亢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望

味芹堂

入謙而公遽老矣。逝矣。公所表章之書。若陽明先生年譜。及龍谿語錄。其類多不可悉記。或問袁中道曰。公之於溫陵也。學之否。予曰。雖好之。不學之也。其人不能學者有五。不願學者有三。公爲士居官清節凜凜。而吾輩隨來輒受操同中人。一不能學也。公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牀。而吾輩不斷情慾。未絕嬖寵。二不能學也。公深入至道。見其大者。而吾輩株守文字。不得玄旨。三不能學也。公自少至老。惟知讀書。而吾輩汨沒塵緣。不親韋編。四不能學也。公直氣

勁節。不爲人屈。而吾輩怯弱。隨人俯仰。五不能學也。若好剛使氣。快意恩讐。意所不可。動筆之書。不願學者一矣。既已離仕而隱。卽宜遁迹名山。而乃徘徊人世。禍逐名起。不願學者二矣。急乘緩戒。細行不修。任情適口。撻刀狼藉。不願學者三矣。夫其所不能學者。將終身不能學。而其不願學者。斷斷乎其不能學之也。故曰。雖好之。不學之也。若夫勾人之談。謂其既已髡髮。仍冠進賢。八十之年。不忘欲想者。有是哉。所謂螳螂擲囊。自其口出。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留

味芹堂

李伯熙先生傳

黎遂球

李伯熙先生初名紹科，既名化龍，字伯熙，自號水門居士。父茂魁，號雙江公，官漳州府同知。番禺人，家羅南海神廟之西，築西臺焉。先生才而慧敏，卜印了諸古今書史大義，年十三賦達奚司空詩，達奚者不知爲何國夷人，夷衆乘巨船阻風海岬，相率入廟觀焉。達奚方徘徊檣，周視碑礎，古銅鼓神像，冠服忽颯風大作，諸夷占望，皆笑而疾走，登船解纜，共揚帆去。達奚不及，顧波濤相湧，瞬息間則已幾百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望

味芹堂

十里比知之，皆無可奈何。達奚乃企而舉手，隱日以望其船之去。至于神魂脫脫，而其尸不離鄉人，奇而視之，以司空稱。先生偕諸小兒讀書暇，往來廟前，爲題二絕句，人爭傳頌。而先生亦遂已儼然以詩名。雙江公爲博羅學博，其上官有王觀察者，偶談詩，以得意宮人入道，失意宮人入道爲題，使諸廣文爲之，多不稱意。雙江公歸而令先生屬艸，以應觀察。觀察大駭曰：此豈廣文所能耶？雙江以先生對，則余益駭歎。越使載先生往見，乃一卵角童子也。延入坐，與談風

雅正變，議論古今得失，口如懸河，觀察傾聽嘿然，無以難也。先生踰弱冠，乃試爲諸生，輒冠軍，鄉間數中，則皆以小故易敘之。既而以歷儼廩得歲貢，先是董公應舉者，初起家仕爲廣州教官，束諸生以禮法，獨奇先生才，且多其古誼，相得日歡。迨先生以貢人長安廷試，適董先生爲尚書，相與握手道故，傷時感事，先生指畫今古，高視闊步，發議雄奇，慨慷流涕，諸卿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望

味芹堂

居爲父行，凡事指陳痛切，命之唯唯受教。於是先生亦遂倦而思歸，資無錢，不可以得車馬，乃寄身清船，漕船運米抵通州，已空載，出潞河而南，日行不過十里，許里先生坐其中，如檻車然。乃時登岸四顧中原，平往昔成敗悲感太息，獨酌醉臥，或爲詩，成旅懷一書，逾年乃獲度嶺而歸西臺，不恒入城，問人城短衣著屐，不修趨謁恒禮，與人談利害與哀及國家事，則輒悲憤流涕，然其建議亦多迂濶，如欲易諸職，獄行杖者以世家子弟爲之，此類殆不一而足。其教子于

家。幾。分。人。會。一。門。稍。不。率。則。令。之。從。會。門。出。入。以。激。其。恥。心。至。人。家。多。命。其。子。執。雨。蓋。隨。侍。或。其。子。不。在。遇。雨。假。蓋。與。展。中。道。既。晴。輒。脫。棄。之。途。間。不。瑣。瑣。以。還。其。人。爲。信。夜。行。借。燈。燭。具。亦。然。所。遇。寒。索。衣。饑。索。食。去。皆。唯。意。所。衣。歸。卽。解。之。不。復。辨。記。至。以。覆。展。展。轉。落。牀。下。洞。羣。豕。中。錦。繡。爛。如。以。先。生。視。之。同。敝。絮。耳。然。人。皆。以。其。篤。行。凡。有。所。假。用。無。或。敢。有。鄙。吝。德。色。居。西。臺。以。一。驢。負。薪。而。炊。家。人。嬾。子。相。與。折。葵。爨。芋。食。雖。辨。夫。漁。短。見。卽。執。手。而。語。終。日。偶。以。苦。吟。行。明。文。授。讀。卷。五。十四。傳。望。味。芹。堂。

諫。以。齒。爲。長。幼。不。作。賓。主。禮。讓。見。通。家。故。人。子。弟。則。坐。而。諮。之。不。肖。者。誨。之。相。與。流。涕。甚。至。杖。撻。交。下。皆。跪。而。受。命。其。所。學。以。誠。信。廉。愛。爲。主。無。或。一。偶。欺。人。而。人。亦。卒。不。忍。欺。之。一。日。寄。居。城。中。病。忽。作。諸。通。家。故。人。子。弟。爲。輿。歸。西。臺。卒。年。六。十。有。二。卒。之。日。有。劉。生。者。實。見。其。盛。衣。冠。而。入。學。宮。問。之。笑。語。如。故。其。生。平。言。行。大。節。不。媿。聖。賢。問。者。信。之。而。先。生。之。生。實。踰。跌。從。母。胎。出。年。十。八。一。夜。忽。見。光。明。無。際。觀。世。音。大。士。從。光。中。現。提。命。甚。嚴。先。生。自。以。爲。不。能。斷。男。女。色。明。文。授。讀。卷。五。十四。傳。望。味。芹。堂。

嘗得爲先生捧杖方就試先生觀遂球擗管爲文意  
色甚驚因卽決爲名在第一後果然自是不以凡兒  
視遂球也先生奇行最多爲傳其著者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完

味芹堂

王正義先生別傳

趙廣生

乙酉夏六月日正義先生沉柳潭而死正義也氏諱  
易名之典具詳陳章侯行實中余與章侯之交先生  
暱同狎于見聞久章侯已識其大者著者余獨識其  
一二環者軼者雲之布濩于太密也玉英流而銀漢  
爛孰不歎其瀟灑方其腹于山全于岫室以阻礪而  
不阻晦以風雨而不渣雲之澄鮮晶霽者爲無加損  
也余之識先生亦若是而已矣先生服奇而行簡傲  
醜俗之吝封者若瘠之溷性解音律讀書列聲伎于  
明。文。授。讀。卷五十四 傳 五 味芹堂  
帳中逞已卯邀余讀書桐風館館環植老桐數十株  
引枝接葉籠日盡碧襍奏絲竹肉于其中所畜伶小  
碧善治具羹以玉糝汁以雲腴入其中者疑爲洞天  
日以爲常先生之文顧日益奇思日益進殆有天授  
者歟連丁乙酉余盡室山居一日入城市訪先生遇  
諸塗先生曰山中人來耶挈余偕行路經余故廬命  
入坐徵余曰子可若何余曰無何也處士我處先生  
曰嘻何言之易也吾與若皆聲色場中人久則難持  
不若一死之得一塊乾淨地也余愕無以應因出袖

中致命篇暨上劉先生書稿。擲余曰：奈文不佳何。余感然曰：文以人傳。先生曰：然。仍強我歸而飯。我命舊伶、三、四、人、攜樂器來供具。過于曩時。曰：聚散復可常耶。會劉北生亦來。呈藝競懽。酒酣。先生忽徵同座曰：我言死若輩信我否。時座中有侃侃矢死者。余與北生同聲曰：諸君言不敢疑。不敢信。子言死信。十之八。先生徵其故。余曰：子生平好做不朽文字。題目差堪做爾。先生領之曰：子信我。十之八。知我。十之八。矣。散去。余山中日訪事于鬻薪者。薪者樂爲我言。一日走。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至

味芹堂

告余曰：城中一秀才死。義矣。亟問其姓名。莫之辨。余曰：必王玄趾無疑也。次日奔哭。先生猶未殮。生氣射人。詢之在事者云：漸水不滅頂。泥沙不顯趾。噫！先生之安于死如是夫。先生面顴巉長。昂藏健走。臥起歔忽。不恒不能飲。好飲。少年使氣加人。天啟時有鄉貌系閩孽。勢甚灼。先生跳身而逐諸路。鄉鏡語人曰：某得罪朝廷。不得罪于非門。非戶之秀才。傳者資爲笑談。先生之豪而慙。率又如是。世之稱先生者。顧重其死。先生惟輕其死。故死爾。重其死者。重其死也。先生。

之死死于義。余謂其死于豪于慙。豪不慙。已慙。不人。慙也。先生之義成于死。余謂其義故豪故慙。義者有所不屑。侏儒則慄。蓬條不解也。余故表而出之。有如此。

傳玄趾者只此已足。著者大者皆非玄趾本色。疊友公簡不知其能文也。公簡死後。偶從書肆得一小冊。余特摘玄趾傳讀雅記二首。公簡足以傳矣。又思舊錄王毓著字玄趾爲人尤爽不羈。好聲色。在先師弟子中頗爲逸群。及改革之際。上書請先生自裁。毋爲王炎午所吊。玄趾亦自沉柳橋之下。先生曰：吾數十年來止得此一門人。余每過越城。玄趾傾刻不離其篤于友誼如此。又先夫子曰：趙廣生字公簡。會稽人。不以文名。偶見數篇。有出塵之致。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至

味芹堂

羅宜明傳

李世熊

羅明祖字宜明，閩之永安人。宋儒羅從彥之後也。父天長，以易學名家。學者稱爲紫曦先生。晚舉宜明，穎異絕恒，甫能言，即受周易老莊。既孤，依母氏，每挾冊侍夜績，家貧，膏燭不繼，向古廟燈火讀就，率膏盡爲度。所讀書多經生所不甚急者，意取經世通務而已。天啟辛酉，鍾伯敬督學閩中，拔宜明冠諸生，謂閩文豐肉瘠氣，獨宜明骨法冰稜。若三百里太白，山負雪崔嵬也。丁卯秋試，闈士各緝纂時文，晝夜諷誦，讀誠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奎

朱芹堂

比屋，宜明方靜對先後大卦圖，點注周禮，或曰子不就舉耶。宜明日將以此應舉也。或哂之，既而舉於鄉。辛未成進士，同榜楊廷麟舉偉業，咸推重之。初除華亭令，華亭布貨濫天下，牙僧如櫛，籠市利，歲輸長令例萬金。宜明至，則盡除之，勒碑以示後人。邑仕宦連門，黨僥氣魄，遂制朝柄，猶長吏通課如山，不可問。而是時舊新預三征并催，功令尤急于蘇松。宜明督責自貴勢，始下令曰：誰爲平原君者？某卽田部吏也。于是貴勢家咸惴無敢梗者。飛謀釣誘，思陰擄之矣。

乘宜明內艱歸，遂以上海通賦移之華亭，詔停令俸

半年，起復乃調令繁昌。繁昌倚南北之衝，舊無城郭，流寇數睥睨之，直指某因有築城之議。宜明上揭曰：繁最爾不當一鎮，居民未足千家，山水四集，一河中潰，城實不便。或者因山爲關，因關爲城，天造地設，庶幾事半功倍耳。直指不謂然，益檄興役，既作百堵，忽又有選鄉兵赴營訓練之令。宜明再上揭曰：鄉兵初爲各固其圉耳，若赴營訓練，則與家戰人守之說相背，適示民以不信。夫鄉兵之不可與營兵共居，猶燥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奎

朱芹堂

濕水火之殊性也。繁之往蕪，山徑七十里，民將曰：吾奈何以鄉兵爲戍兵？非獨不附營兵而已，且與兵大役也。城玉又大役也，僅此生齒，忽使操畚耜，忽使致干戈，是猶左執殳而右又搏虎也。畏死者逃亡，好亂者蠱衆，肘腋之變，直須時耳。詩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其聲酸然，今猶慘耳，可不鑒哉？于是兵使史某者大怒，值城工將竣，示意于一二獷民，譁撓羣役，因騰謗於直指，直指頓下令罷工。始者督令平地爲山，旣中飛言，卽復摧數似爲平地，下吏任勞任怨，究又任

罪吏其可爲乎。前此和州之變，居民駭散，宣明一騎自隨，躬歷編戶，輯撫之，標其赤丁，教以什伍，置器守禦，百姓始有固志。及流寇方大，春南渡，率鄉兵襲之，斬獲過當，奉旨紀錄。至是以築城罣誤，謫浙江布政司照磨，旋署蕭山令。一日間，捍塘五百丈，蕭民去水患，增歲食，誦聲大作。會中官某經蕭，當道折節如風，辟草宣，明復謝病不通謁。中官校之，甚銓曹以宣明補襄陽令，襄自崇禎甲戌至是，寇亂六載，或爲宣明憂之，乘蕭山攀留塞道，欲藉此尼其行。宣明獨不可。

明文授讀

卷五四

傳

奎

朱芹堂

爲當事晏然以受降撫叛爲能事，吾烏知所終乎？未幾獻賊果叛，詔逮文燦死西市，以閣部楊嗣昌代兵駐襄陽者數萬，日餉千金，呼索轟然，牙爪怒張，僅免脫巾爲作。他兵之集，卽陽以扼賊衝者，慮官餉不繼，欲設法招商，使平直販運。于是監軍閣部並檄下襄陽，宣明條上其議曰：山深而禽獸往，水漲而魚蟹多，樊城卽襄之深山，滙水也。往日商不招而輻輳，今商裹足而不前者，以昔之樊藪商，而今之樊藪兵也。納商旅于兵營，猶驅大羊而就虎圈耳。卽不然，以官招

明文授讀

卷五四

傳

奎

朱芹堂

肅重宣明及是召居藩邸侍講世子而嗣昌亦出師夷陵宣明既解任數頌感語家人曰襄陽必敗吾不能泯泯而死須預爲出城計因力辭藩邸傲居城隅教僕援竿織練削竹爲簑而已庚辰二月三日久雨候晴夜若有告宣明者曰是其西墜中也謂彼常有其次日宣明果詣隆中舟行不二十里風雨總至遂泊江塘迫曉聞遠近奔號曰賊破襄陽主遇難矣急回漢口則岸有呼渡者視之宣明僕妾也相顧愕然不能語但飲泣趨武昌寓門人家咸以宣明前知若

明文校讀

卷五十四

壬

味芹堂

有神翼也時嗣昌戰艦尚出夷陵襄報始知獻賊由蜀奔楚取巴東問道走當陽假嗣昌差使郵符內約其提塘吳國璽遂破襄也嗣昌旋師荊州謂荆王閉門不納登城謂之曰曷不朝襄王乎嗣昌憤憤歸沙市曰進吾尸于王足償襄罪矣遂縊死先是嗣昌之出也議加勦餉三百萬練餉七百三十萬襄陽一邑新加練餉六千五百四十餘兩催督以戶科給事宣明頓足曰是不盡驅天下爲盜不止乃具文詳上官曰襄中寇禍六載或舉族盡隕鋒鏑或僅存數丁東

自襄陽至東津北自唐縣至滾河西北自鄧州至呂僊人民十不存一田地十荒八九南自宜城至襄陽西自穀城至襄陽人民十存一二田地十僅三四子遺殘黎復疲困於夫馬徭役里排追呼今夏飛蝗蔽天禾苗如埽唐白滾諸河洪漲數丈麥粟宅廬漂沒無餘寨堡崩圯者四十七座饑寒迫爲土寇良善甘從逆黨勢有由然方冀皇上盡捐五年錢糧稍活餘黎殘喘俾流民間風復業插荒納稅今更額外苛征民必死以逃散不則盡驅爲盜賊已耳襄民不足恤

明文校讀

卷五十四

壬

味芹堂

豈襄藩相爲休戚之民亦不足恤耶奉行徒爲虛文重派必有寔禍卽參處一縣令豈足回天怒寒民怨哉文上而上官特虛文批答之及嗣昌之代文燦也復踵文燦之故智宣明乃擬岳飛上秦檜書意以諷止撫局旣而撫勦失宜又設爲奕喻曰昔之禦寇者如已不善奕而又比賊爲不足奕者也今之禦寇者輪一局而求再局者也日者明詔大布則不惜奕之非耦而認爲對局矣所不知者勝著耳夫勝著者非一著勝而勝一著之謂也又非勝一著而救一著之

謂也。一著救而全局俱救耳。今流寇之腹甚大而我徘徊於四角間。何處尋其斷頭而擣之乎。則莫如下爲高也。非不下也。乃下而不下者也。若應攻不攻。誤用和著。又應殺又殺却走錯著。不幾滿盤俱錯乎。以人國奕者。亦可寒心哉。或問究竟何如。宜明日國家急於滅賊。而所用者非急于討賊之人。譬庸醫候人既知其庸而逐之矣。逐之不早。而代置之人。又庸醫所轉託以速救其敗局者。無惑乎病日深而良醫望之却走也。夫調兵二十餘萬。情渙勢格。呼吸不來。本兵既不能用。而求之降丁。降丁不可用。而求之降賊之頭目。頭目又與無賴之債帥比。而遙制朝命。不敢處分。呼根索犒。則奴隸守令。尾賊而行。即東西相遜。其僞冒頭目而稱降者。輒以冠袍重貲媚悅之。賊攫賞而去。去不復來。轉轉玩弄。曾無懲悔。何怪乎兵不叛而爲賊乎。國家不能于有限土田中。下補廂扶羸之方。惟會計加派。以磨悍兵而蟬狡賊。賊滅無時。加派無已。一獻未滅。又生一獻。是爲代冠替斬刈婦孺。傾蕩家計耳。又譬以毒藥攻頑病。疹愈病。藥愈毒。

而大命益促也。夫聚天下之力。竭天下之才。握天下之柄。滅賊之具殫矣。而滅賊之筭未開。猶博者傾囊倒篋。大呼盡氣。僥倖一擲而償夙負。一擲不勝而身家燼矣。豈不危哉。既而嗣昌與尸。悉如宣明言。蓋當時議兵食者。自加派召募及請禁旅外。無他策。宜明獨曰。罷加派以收人心。一策也。散客兵以靖地方。二策也。堅壁清野。固守要地。大赦天下。如終負固。聽其流徙。乘懈而擊之。三策也。共此民也。在民則弱。逆賊即強。然則客兵可不用。而民兵足辦賊久矣。與其加派以養無益之兵。不若以郡邑應有之輸供。聽郡邑應有之民兵。自爲戰守之愈也。蓋宣明之末論如此。又嘗夜出巡城。見客兵占民居。折門戶。相壓熟殺。弓馬各自一處。謂是不明營法。即不明陣法。不明陣法。即不明戰法。衆可去盡耳。又訝當事行兵。不預計糧料。兵到三數日前。乃飛檄索餉。雖曰餉實金也。而兵不專用金。必索食于縣。縣支旦夕耳。無坐糧也。必移行糧爲坐糧。迫糧盡矣。不資糧而資金。前途食乏。則去就自爲計。無戰而敗矣。乃作井田問三篇。師律師。

中九圖謂師六畫卽活井田也。大畧謂井無格於西北東南，猶八陣不分于平原山谷，田有張有箕有梯，有圭有勾股，皆井一方之變化而出其奇，以田制賦，餉何從加，以賦治兵，兵何必名，無往非井也。田之方圓曲直廉隅，鑾括於正井偏井之中，陣法之什伍偏正錯綜，爲握奇積卒八門五花之數，則井法陣法不券而符矣。以趙充國之聰明，老于行邊而後悟屯田之卽井田，知屯法卽井法，則知屯田卽井田也。今不知井，何由知屯，何由知營與陣與戰乎？瑣瑣而議名，明文授讀

奎五十四 傳 味芹堂

葵搜括節省採鑄以救其末，末可救歟，或曰流寇禍匪矣。予言如梁肉理疾耳，宜明日固也，行吾之策，收流民卽是殺流賊，行今之策，則驅民爲賊，而又乞賊之殺賊也。凡宜明始終持論，悉與時忤，而所值上官皆苟且庸碌，福臆忌功之人，故滅謀具違而禍隨隨之。又整躬嚴潔，莅襄踰年，從不呈身中貴，以此益遭特訖，及寓藩邸，知國且丘墟，凡宵旦星雲雞鳴鳥噪之異數，條上災變，冀有感動，王不覺悟，以及于難，隆中之遊，不後不先，蟬脫刀組，世謂宜明洞曉風角疑

或然也。尤逮于曆筭，嘗以西人截三百六十而棄五度四分之一，及郭守敬判爲四分度之一，而割爲三四五，俱非是。乃作日圖衍大初曆衍，又好談青島之學，謂孤首經可與丹經相表裏，羅經則旨本三易理，絡三藏數通曆律，乃爲鉞賦形氣賦，罷官家居，著易全引論皇極經世作九卦圖衍，若粥蕭然，曾無愠色，或談及國事，則慨然改容，繼以流涕，嘗左握筭局有握曆書，滌意苦思，數仰嘆瞑目，悶然若長逝者，久之撫膺而起曰：天竟未厭亂乎？家人固問之，曰：後當知

明文授讀

奎五十四 傳 味芹堂

耳。未幾竟卒，年僅四十，有四有集三十卷已行世，子三人，克臣克克，皆讀父書爲名士。

贊曰：世傳宜明好房奉格瑛之學，每言上造值咸之上，予值剝之初，而卒不竟其說，獨于預免褒禍微露前知，及著史旁一編，專摘晉梁間事，若以太清建興占甲乙之變者，究所持論，則以寬卹民財，收拾人心爲救亂之本，枝拄權貴，置禍福於度外，確乎醇儒非術數士所幾也。又數言天下未嘗無才，亦無不可治之亂，蓋隱然以治平之畧自許矣。既坎塹失職，不幸

早世功業不見於天下，特其議論倜儻切于時務，猶可得想見者，余故詳紀之，俾後世有所稱述焉。

明末錄

卷五十四

六

朱芹堂

畫網巾先生傳

李世熊

乙酉丙戌間，將相草靡，邦殄人亡，既而豎掌支天者，旋什旋起，就死如鶩。吳浙江閩士亦畧可紀數也。卒未有恬死藏名，惘然沉苦如畫網巾先生者。先生名位鄉里，皆不可稽。其初同二僕潛跡邵武光澤山寺中，作苦觀變，衣冠儼然，久之，聲影漸露。光澤防將吳鎮者，聞其所異，因掩捕之，逮至邵武，鎮將池鳳鳴訊其里居姓名，默不答。鳳鳴偉其狀，戒部卒曰：「謹事之，去而網巾，無以惑眾足矣。」先生既索網巾，無有，盥櫛畢，則謂二僕曰：「得筆墨否？」為我畫網巾額。上僕問故，先生曰：「衣冠本歷代舊制，網巾則大明創制也。即死可忘，明制乎？於是二僕為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弁冠。二僕亦復交相畫軍中譁笑之，共呼之曰：「畫網巾云。」是時適有四大營之亂，四營者，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也。自盛始為王得仁裨將，得仁擄江甌反，正後敗死，自盛亡入山，糾召殘卒及賊之無賴者，眾逾萬人。借義聲曰：「恢復。」一時名德如督師侍郎楊重熙、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顧攻取無策，徒鳥徒江閩。

明末錄

卷五十四

六

朱芹堂

界所經地毛如洗飛走皆盡流毒諸村落者二年庚寅夏清大帥始檄江閩合剿之於是江兵駐建昌四營屯邵武之禾坪闔提督楊名高率兵至邵與左路總鎮王之綱分道掩擊之四營潰池鳳鳴因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楊名高楊羈縻欲生之見書綱巾歷錄然笑置不問也先生既就檻車至泰寧楊猶欲諭降之先生因謂楊曰吾舊識王之綱就彼決之可乎楊喜遣請之綱之綱愕然先生曰固不識公也特從公索死耳之綱窮詰里籍姓字殊苦先生乃喟然曰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宋 味芹堂

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卽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若曹呼我書綱巾吾卽此姓此名矣之綱因抗聲謂之曰天下大定一夫殞死何濟且改制易服歷代已然薙髮奚傷作此恠鬼爲先生顧囑曰何許癡物綱巾且不忍去况髮乎死矣無多談語侵之綱益厲之綱怒曰明亡填溝壑者莫名數也庸渠皆俊物乎遂令先斬其二僕逡巡間羣卒捧之二僕瞋目叱曰癡肉吾豈怯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耳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

得埽除泉下矣乃欣然受戮之綱復好譚先生曰若豈有所負乎不然義死亦作何堅白乎先生曰我何負負明耳一籌不抒束手就盡去婢妾無幾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古今之隨例就義者故恥不自述也檢袖中有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小封擲向劄子曰此焦川范生所贈也今與汝遂挺然受刃于泰寧之杉津泰人聚觀之所書綱巾猶班班額上之奉之諸生謝韓者收其遺骸瘞于郭外松窠山題曰書綱巾先生之墓歲時謁奠如家儀其後泰人有名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宋 味芹堂

箕仙者箕動如飛輒書曰我書綱巾也而終不名其幽靈蘊結如此楊王旣迫破四營執獲系繫多有文秀儼毅顧盼睥睨偉絕無羈縻愁狀者豈亦先生之流歟別營有投降者當就邵武聽撫行至朱口一魁獨不肯前伸頸就其黨索殺曰吾熟思累日終不能俯仰官寧死汝手其黨難之卽奮袂裂眦抽刃相提曰不殺我者今當殺汝其黨乃揮涕舁之瘞骨而去傳鼎銓揭重鴈流散被獲先後不屈死張自盛後就俘于瀟溪山中四營之黨燼矣嗚呼聚族如林繁有節

挾顧名義不章、顛厥同盡、蓋張洪武、非揭傳所取、乃鷄連叢棘、智昧鸞翔、望烟攫肉、不遑蝦鼠、此巾眉所羞爲也、畫綱巾先生不幸同時及難、而黥帥冒擠爲四營、其恥不自名也、或以是夫、

論曰、自古無兩年卷中華之事、亦無殉義恥自名之人、連變極流、遂有意表奇節、如畫綱巾者、往鄭所南作鐵函經事至隱秘矣、逮明崇禎戊寅間、寺僧浚井忽得之、按其歲月、已三百五十六年、而所南之名始大著於天下、夫邈代幽泉、沉蹟竟顯、蓋鬼神絨之而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奎

味芹堂

鬼神啓之、安知百千年後、鬼神不以畫綱巾姓字告人乎、雖然所南盟檄誓心可矣、鑄鐵淪胥、勞勞于萬一知已者、則猶是名根簞之也、先生身殉明制、烈于所南、顧不艷義聲、不謀青史、懸幽忠于天日、河山之外、豈慮千百年後、真有鬼神者爲書名位誌家世乎、故非所南可同語也、李綱曰靖康之難、內惟李若水、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然則死義忠不顯著耳、蒙古破伯州、金將陳和尚俟殺掠已定、乃自出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

日明白死、庶有諫我者、蒙古欲降之不得、乃折脛割吻、噴血不屈死、先生豈負國者哉、奚不明白稱述生平、死而茹血自晦、惟恐顯著者、何也、古之眞飛刺名、若江上丈人、漢濱老父等、皆隱葺羽鱗、慮爲世之儀

的耳、近世如補鍋匠葛衣翁等、又皆亡命逃辟、慮名爲祟耳、先生既就死矣、豈復羽鱗之隱而刑禍是避乎、空坑之敗、趙時賞身冒姓文、逗遛追騎、以脫主帥、意欲有爲也、先生則誰爲乎、卽其言曰、惡夫計無復之、因死買名者、夫張許以封疆死、文謝以系執死、誰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奎

味芹堂

非計無復之者、豈皆爲名哉、而先生云爾者、此皆非人情所擬也、而論者惑于黥帥陣俘之言、遂以飛離千仞羽、絳籬枳少之、夫越石就段、王輅投裘、中智所笑、以先生意致沉遠、詞吐嚴危、度世有孫曹、尚迴翔睨之、張洪檣豎小入、豈足附託哉、辨之爲迂矣、且二僕亦人奴耳、從先生于孤窮危蹙之時、歷年彌格、此文丞相所不能得于余元慶者、旣非有崇階厚祿之感、又無仁義講貫之素、而交畫綱巾、恬殉故主、結纓納肝、已優爲之、當日如池如王、在明朝或膺封拜、或

職總戎，傳崇廉矣。一旦吹索隱淪，芟除舊德，惟恐不盡。儼然蒞殺義奴，曾無悔忤。陳容曰：寧與賊洪同日死，不與袁紹同日生。觀二僕于池王，豈不然歟！此就撫之魁，寧絕于同營，耻仰面于異姓也。人固不可以威勢劫常情度哉。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充

朱芹堂

愚者大師傳

徐芳

愚者大師，皖之桐城人也。始居浮山，自稱浮山愚者。在天界爲無可師，入匡廬爲五老一壽昌爲藥地，或爲墨歷，有訛呼木立者，卽更爲木立云。東海生曰：皆非師本名也，強爲之名。曰：愚者，愚者幼負奇志，父貞達先生領袖清流，一時方之龍門元禮。愚者俊譽，卽不減雲間二陸。或且李長源目之。愚者以爲未知我也。其自許乃如子瞻。讀黨人傳時，意常在范孟博。愚者少時嘗避地金陵，與吳門楊維斗、陳臥子、夏燮。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丰 朱芹堂

仲諸子善，是時海宇多故，寇自河汾西渡，肆躪豫楚，衆且數十萬，閭外束手短氣，惟尾寇壑鄰，冀旦夕緩貴，賦繁民蹙，大勢岌岌，在廷方恬嬉堂燕，或洵拏作同室鬩，無與圖其難者。愚者憤甚，則日從諸子，盡灰聚米籌當世大計，或酒酣耳熱，慷慨嗚咽，拔劍砍地，以三尺許國，誓他日不相背負。當是時，愚者意氣壯甚，其牢騷噎膈，一一洩之于詩。今所存白門諸草，氣韻沉頓，彷彿漢魏人音節。雖年甫踰冠，而詞帖老宿，皆爲避舍。愚者舉進士，在崇禎庚辰，是歲貞述先生

以楚撫被逮愚者爲上書請代卒白其枉語在本傳有詩曰激楚讀者悲之尋擢翰林簡討供事講讀闕賊陷京師愚者見繫幽囚榜楚幾瀕于死南中再建貴陽相當國與阮大鍼北以門戶舊隙拮據善類無虛日尤忌貞述父子愚者嘆曰是尙可有爲哉不疾去人將濁流投我遂號衣散髮迹跡五嶺以賣藥自給閩粵數載連用館閣名皆不赴亡何粵再潰有見索者愚者嘆曰南荒盡矣舍西竺安歸遂披緇出見客當事欽其志操待有加禮等以貞述先生老還侍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主 味芹堂

浮山子舍僧栖廉隅斬斬孺童婦女皆屏勿見會浪和尙關法天界愚者輟侍往禮咨決心要久而有得遂師事之以選喧閉關高座三載未幾貞述先生計至再返桐江結廬三載有樂廬草已心圖曳尾溯江登匡廬五老峰再入盱江訪所知愚山荷葉山中適山行脚遠出則就所居草菴栖止凡三閱月寒蟄破灶晚汲晨粥皆手操之遇者惛然不知爲何等頭陀也會有居士鴻莊者見其筵頭一書咤之曰此桐城方密之筆也奚爲于是捉臂前詰愚者猝不得匿爲

噱然笑自是踪跡綻露壽昌青原相次禮請拄杖所歷法鼓霆震諸方昨舌謂師故儒而當機作畧乃能遠紹前祖若是愚者于古今書無不讀胸中全具七畧四庫又能編貫毫析究極微眇詩文力追古大家時出別調尤深莊易著述甚富予所見有浮山前後集數十卷大易時論十五卷泡莊九卷物理小識十二卷通雅十卷他宗門稊撰稱是同時有嘯峰者亦皖人嘗歷官都諫與愚者並師浪公先後主青原法席時稱皖江兩大師宜附紀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主 味芹堂

遺史氏曰嘗讀劉秉忠對世祖語嘆其奇而中也又嘆釋之致屢斥于儒而當其變乃合而有助似釋翻爲儒設且以北轅瀛國既已易弁爲髡而南堂野僧忽起而參帷幃西方爲政之言亦既驗矣其後御顯上皇覺緣以肇基度牒秘遺西山藉是返骨道衍稱佐命善世雪菴爲護法沙門三主兩朝龍驤鳥逸皆有殺活大手應緣其間豈非近代以來絕奇一公案哉吾意以是始者之以是終也若愚者師天固于文人俠客高士真僧之外別創一格以位置之者也

夫諸祖傳燈未聞出身科目。今于獅子座上現宰官身。則釋重兩榜掄材。所得不踰卿相。今于進賢冠裏開選佛場。則儒重而數百年之科名亦重。此又釋伽尼父東西分化來之兩大奇。均是人也。獨負數奇以遊天地間。愚者之愚。豈可及乎。

思舊錄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明敏多藝。吳子遠之甥也。已卯余疾瘥。南中子遠拜求茅山道士得藥一丸。致余。余知其為絕瘡丹也。念朋友之真切。不忍虛其來意。些小服之。而委頓異常。密之為我。

明文授讀

卷五十四

傳

三

味芹堂

切脉其尺脉去關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過也。壬午在京師言河洛之數。另出新意。從永曆為相。隨削髮為僧。法名無可。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四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嘏

傳三 無流

尹擊頭傳 列仙傳補

屠隆

尹擊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遊燕雲間。接命於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首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置棺中。昇出。生焚之。尹密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空棺耳。遊南都。成國朱公見所佩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正德初。太監賴義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眾。解送法司議死。司寇閔公珪止令召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鰐跨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領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一

味芹堂

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  
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飢不居惟  
單衣袍隆冬不寒

明文校讀

卷五五

傳

二

味芹堂

吳少君傳

何白

金華吳孺子字少君孤高弔奇人也晚號懶和尚又  
號玄鍊道人少君自少年時卽負奇癖獨好佳山水  
家故饒中人產中歲妻子死盡棄其產更購古名畫  
法書漢鼎研山之屬浪遊吳越間水行則具一舫設  
几榻盡出其所常玩環列左右止則選僧廬道院必  
先訪有長松流泉或修竹千挺綠蕉一叢最幽寂處  
始解裝至則如歸汎掃極潔四壁著沉水香薰一過  
已陳設玩物如前區置皆有法所攜一銅竈光瑩可  
明文校讀 卷五五 傳 三 味芹堂  
鑑日費炭厯十斤許而湯茗食品取辦于咄嗟頃少  
君曉起坐繩床盥櫛畢冠履葉冠或匏冠披曳地白  
布方袍著草屨童子具粥已卽漬水浸香蔗古鼎徐  
展古書及名畫一一鑑定或自題數語或細吟陶淵  
明韋應物詩一二篇他詩不甚讀也故少君諸作亦  
近似清綺幽淡如月霞映水殘雪在林典到則捉筆  
補紙書臨見鶴鵲鴟鵂之族遊戲蘅渚蘭汀間清遠  
之致絕可愛間遇高僧韻士輒持去弗問非其人卽  
其幣乞一筆不可得也少君故善病最不喜對雜賓

其人不慚，雖貴顯者亦辭以疾，間有所當意，卽體中  
小惡亦相對清言，或親爲具酒茗，不覺日之夕也。遇  
春秋佳日，攜一奴，裹十日糧，及襪被茶具筇竹，遍遊  
名山，遠望奇峰邃壑，卽賈勇如猿猱，忘其疲病，嘗游  
天台山，驚竒深入，直犯虎穴，乃以百錢募樵夫采葛  
歲藤及古槎枿斷枿，肩而出，舊居停主僧聞少君還，  
逆之山門，少君乃把手大呼曰：「此行得寶甚夥，及解  
囊，乃一聚柑柚也，無不掩口笑其癡。」少君以次庀治  
之，因形賦物，其直而多節目者爲杖，蟠曲輪囷者爲  
几，爲如意，中窪而空者爲龕，上圓而平者爲座，咸著  
之銘。終日撫摩之，若護嬰兒也。又嘗從宜興山中得  
一瓢，小口大腹，色溫栗如黃玉，日摩挲之，光益瑩發，  
夜置暗室中，其光上燭屋梁如滿月，少君益寶異之，  
將用以爲壺，納名酒，深念中枯燥，納酒則易壞，且口  
小不容施漆具，乃沉思得其意，遂命冶工鍛一鐵彈  
丸，極圓轉，外衣以綿，綿外塗以漆，投入口中，用兩手  
抱而揉，少選復出，丸用綿用漆如前法，久之則開闔  
有聲，則知漆無處不到矣。復從它處采紫竹根，狀如

鷲頭者，以爲嘴，少君每撫弄之，自詫富于箴頰也。一  
日過太湖，納瓢囊中，顧時時珍護，囊不置，舟中盜從  
旁睨，以謂囊有重裝，夜半竊發，及開囊，乃一瓢也，亟  
以刀靶撞破之而去。少君抗聲大哭，一船皆賦交竊  
罵爲老狂奴，及往謁王元美先生，先生怪其色沮，乃  
述以諧，盜破我至寶故，我且不欲生，先生謂我何先  
生戲作歌贈之，中有赤手向余不得驕之句，遠近傳  
聞，以爲哄堂。予曩以辛卯歲客金閨，時少君寓雍熙  
蘭若，日夕相過，從甚驩，少君每讀余詩，未嘗不心醉  
明末校書 卷五 五 味芹堂

黃翁傳

王穉登

黃翁名樸，吳郡金昌人。吳號繁雄，而金昌爲尤。凡其國土所產，與他邦之產，若魚鹽貝錦、竹箭、楠、柏、筐、篚、服、織、縞之屬，明珠翠毛、金錫流黃之貨，山委于市，金昌富人皆得擅之以其入爲美宮室，華館雕榭，多儲古鐘鼎金石圖書以自娛。彬彬文彩，風流甲于天下。其季子言公之禮樂與土人又多靈智，能以其意爲贗物，銜鬻射利，售者往往受其欺。黃翁能爲人辯析剖證，指說好惡，出入古圖經，而益以賞識，多所博通。於

明末校讀

卷五十五

六

味芹堂

是諸凡以古鐘鼎金石圖書售者，多就黃翁鑒，而黃翁之門日如市也。黃翁言孝，皇帝時，吳中古器物圖籍號甲品者，視今時不能一二，又多好古君子，然不過奉清暇之賞，修粉飾之事，以古雖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讀郎中書，見朝廷遷官晉階，其在齊魯燕趙者，遠不可數。若吾鄉某人爲御史，則曰以某器進，某人爲監司，則曰以某圖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經、圖史、丹青、玉檢、金匱之書，悉然入市，而其價視昔不翅十倍。嗚呼！是古鐘鼎金石圖書爲金錢貨賂爾矣。余

謂三代之古人之制，其齒革木箭之質，多憔悴糜爛，不可存於世，其可存於世，不惟憔悴糜爛者，莫古鐘鼎金石圖書。若如黃翁言，鐘鼎金石圖書，通徒以博美官獵要津，是鴿爲媒而香餌也。鴿之貴，香之重，其質于世以高潔清遠，舍是爲媒餌於人間，鴿與香奚實耶？黃翁謂余言良是，并入傳。

先夫子曰：王穉登字伯穀，吳縣人，爲文小有致。私伯穀游太學，間試紫牡丹詩，伯穀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極殿中，則句汝南公極稱之，引爲記。室較書秘閣，將以布衣領史事，吳門自文待詔後，伯穀繼之，主持風雅之盟。

明末校讀

卷五十五

七

味芹堂

查八十傳

汪道昆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籍休寧北門人也。字廷和，縣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卧內，遂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遷家，籍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落上人。嘗過毘陵倡家，籍爲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侘爾日攝之，籍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擲場，有如酒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八

味芹堂

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卽善彈，盡出山下，爾奉千金爲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爾卧起服習，日夜不絕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爲郎君師？於是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以爲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爾愈益自負，事事務上人。常是時，滑人李貨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爾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夔猶不免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誦矣。爾乃緩一切，仍專事琵琶。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九

味芹堂

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爾之吳，習祝希哲楊用修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人召爾，爾語使者：王能客爾，爾來不能，爾果足逝矣。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賓得意以倡幸鄢陵王且蟲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閑絕外交，既聞爾名，私事爾，爾方結客得意處，出百緡佐客資，居七年，事爾唯謹，得意請得儔箕帶妾，幸託終身，爾謝曰：爾卽窮身遂留，斷辭使者及愍王弑，斷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顧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迎之，斷爾從堯執費請業，爾咲曰：卽得富家翁爲弟子，爾將驚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爾且老，復過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媼年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王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爾也，起爲技，飾相視以爲知音，爾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爾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我以聲譽，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自從諸少年游，闔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

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部樂耳。爾獨以此稱絕技。其專壹之效。與先民或以蕤稗爲美。博奕爲賢。有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爾誦故倡何異焉。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干進。彼且羞爲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爾其人乎。

百藝記。王伯玉欲舉人。嘉靖丁未。進士仕至兵部左侍郎。其文爲太函集。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十

味芹堂

張琴師傳

王龍

張琴師。吾同閭人也。楠其名。大本其字。大本無宅長。獨於琴則專握門戶。浙東西之操縵者。咸奔走之名。琅琅聞江湖間也。然不大業家。年五十四以窮死。悲夫。大本嘗謂余言。始習琴於陸墓張氏。陸墓張氏吳之最名能琴者也。大本羈貫而操。張氏師年已七十餘矣。遽曰。孺子繼我。孺子繼我。遂倒其譜授之。既乃涇精操思。窮幽折微。宵吟晝揮。手與心維。儼乎其若幾。茫乎其若迷。積之三十年。而汪洋恣睢。宵昃希夷。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士

味芹堂

濁清疾徐。惟我之施。鸞虬鏘鳴。若或鼓之。鬼神嘯啼。不可端倪。蓋於是而陸墓之傳益恢以奇也。豈韓子所謂造其堂而躋其闕者耶。嗚呼。琴亦藝也。古聖人兼焉。今之君子不服焉。然其磨礱淬至。有類夫學道者之爲。吾是以有感也。而大本坎壈困頓。纏其身以死。若造物者尤焉。吾是以重有感也。今天下名都沃區。侯王肺腑。游琴其門者。如麻出則陪輿入則交舄。夾梯滑稽。軟媚脂韋。以私其金錢。以席其寵靈。而藝不必大本若也。聞其名。皆嘖嘖縮息。卽遇之。羞不敢。

露手乃大本則弛重自便都不識規伺人飲酒呼歌揚揚如也唯其獨得於中而與世抹殺其窮而死也則宜

替曰雞鶩爭食靈鳥不顧有噍其音爰合韶濩洩彼天和師曠往愬洞庭斯張帝聿其怒于搏于鍛棲之故伍琅玕之林岷嶠之圖

先夫子曰王寵字履吉吳縣人雅宜之文小文目標致而已

私記雅宜初字履仁與與其兄履約同師蔡九達與文衡山唐伯虎最善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主

味芹堂

搏者張松溪傳

沈一貫

我鄉弘正時有過誠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邇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蘊懃張則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罷而家居引體抗然坐之上座云邇師之徒祖楊扼腕嘆目語難而張乃攝衣冠不露肘邇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常自匿人求見輒謝去邇師之弄技進退開闔有緒如織而張法直截嘗曰一捧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變變問事邇常北游值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于輪而病僵有少林僧數十輩尋邇邇遷延之至日脯與鬪燭入滅燭而躍坐梁上觀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抵間用術倭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來張張匿不見好事少年懲慝之僧寓迎鳳樹酒樓張與少年窺其搏失啗僧覺遮之張口必欲一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張故昂然中人耳僧皆魁梧健力易之諾爲要張衣屨如故袖手坐一僧跳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之如飛九度窓中墮重樓下幾死蓋其法云搏舉足者最下易與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主

味芹堂

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于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今進退無所，且微觀者，願卒惠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闕石，不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定之，稍支以瓦，而更累一于其上，祝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儻直劈到底，供諸君一笑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爲兩，張終身不娶無子，事母以孝聞，死于牖下。所教徒屢歷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

胡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古

味芹堂

問之曰：「吾師嘗觀矛師，矛師誇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師曰：「夫刺則刺矣，而多爲之擬，心則岐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愾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伎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伎，遇虜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蠅之著體，忘撓與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

切，其徒秘之。余嘗以所問妄爲之解，曰：「勤者，蓋早作晏休，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口必躬，陶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覺從事，此一其素也。曰：「緊者，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脅，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蹈，潤丁不下，入不入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虛其後，衆理會聚，百骸諸束，蜩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戶者，恭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兔，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

胡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古

味芹堂

志其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力或嚮赴之，無參差，若猶捕鼠然。此三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微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溫良儉讓，不恃不求，何用不戒？曰：「切者，于忍萬忍，指指敵齒，勿爲禍先，勿爲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印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亡所悔，蓋結冤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賈期，得無慎諸間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

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孰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爲。夫學伎以備患。而慮患乃滋甚。則焉用伎。恃伎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難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七

味芹堂

馬又如傳

何偉然

馬又如諱某。慕司馬相如之風流。因字又如。家金昌。固婁東產。兩浙三吳間。有星術游大人。號小喬者。其祖也。父某承大中丞郵命。疲於車塵馬足。死於燕大。中丞憐之。舉又如代庖。於是吳楚燕趙之地。又有又如蹟。飛騎雲奔。飽五方之霜露。晏然自得。不辱命以承先志。窄衣小袖。長刀大弓。豪於五陵少年。客訪二施君於鸚鳴山寺。二君津津談馬。又如又如名始布。擅長鵬絃。婁東絃索一道。爲海內絕唱。本領婁東。不得不佳客因慕之。及遇諸山寺。見其日光洞。腸當是曉人。遂捉酒促歌。以慰所聞。雨夜寒燭之際。淒音悲調。不堪多聽。遲之白月吐山。碧光流樹。班荆席地。清奏動人。與雨夜若出二手矣。方其絃手未附。飛音流響之趣。會之入意之先。於是一奏情深。宛然神遇。或細如髮。或溜如溪。或如鶴之唳。松而濤急。或如鶯之鳴。花而雨紛。絲肉不辨。宮商各安。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到此無非自然矣。寒樹爲之支影。孤鴻爲之鼓寒。卽宋廣平鐵心。且爲之消鑠。况有心之羈旅乎。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七

味芹堂

而不爲之激而欲吐乎拈題賦贈倏忽成卷時六院  
爭高於聲歌有沙姬者憐其聲偶以茗餉又如若不  
勝情西吳朱生有輕分小鳳圖人易別月空圓之句  
諷之又如且以卑技無品每一曲罷必借文詞掩之  
若絲可斷竹可破及興發而好弄如常矣仙郎曰技  
到妙處皆足不朽何必搔詞倘李杜元白有可挾以  
自尊寧沾沾於韻字爲獨恐爭長者才一拊絃手口  
自相胡越今人擊玉磬以清耳則不若扯幾句歪詩  
或可冒山人之名而掩技士之歛也至於青樓之日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六

味芹堂

挑手語自是常局相如之於文君多少作用豈專在  
琴中一曲乎茗椀可欣則渴消亦易事茂陵之病  
何取金莖露乎又如當白腐矣予願又如明月山頭  
一唱三嘆和子晉之笙驕孫登之嘯以寄其成池洞  
庭之思無以三寸管揣元摩白以自慰也

先夫子曰何偉然字仙曜仁和人學無本領欲以  
冷艷字句點綴成篇學陳仲醇而才力不及者也  
嶽人閔景賢刻快書數十種大槩小品清話偉然  
踵而行之亦刻快書數十種余過景賢于南中偶

問偉然何狀景賢嘗之不置兩人本好友顧絕交  
于快書也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七

味芹堂

馬伶傳

侯方域

馬伶者。金陵梨園部也。金陵爲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當大平盛時。人易爲樂。其士女之間。桃葉渡。遊雨花臺者。趾相錯也。梨園以技鳴者。無論數十輩。而其最著者二。曰興化部。曰華林部。一日新安賈合。兩部爲大會。遍徵金陵之貴客文人。與夫妖姬靜女。莫不畢集。列興化於東肆。華林於西肆。兩肆皆奏鳴鳳。所謂椒山先生者。迫半奏。引商刻羽。抗墜疾徐。并稱善也。當兩相國論河套而西肆之爲嚴嵩相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壬

味芹堂

者曰李伶。東肆則馬伶。坐客乃西顧而歎。或大呼命酒。或移坐更近之。首不復東。未幾更進。則東肆不復能終曲。詢其故。蓋馬伶耻出李伶下。已易水遁矣。馬伶者。金陵之善歌者也。既去而興化部又不肯輒以易之。乃竟輟其技。不奏而華林部獨著。去後且三年。而馬伶歸。遍告其故侶。請於新安。賈曰。今日幸爲開。譙招前日賓客。願與華林部更奏。鳴鳳。奉一日歡。既奏已。而論河套。馬伶復爲嚴嵩相國。以出。李伶忽失聲。匍匐前。稱弟子。興化部是日遂凌出。華林部遠甚。

其夜華林部過馬伶曰。子天下之善技也。然無以易

李伶。李伶之爲嚴相國至矣。子又安從授之而掩其

上哉。馬伶曰。固然。天下無以易李伶。李伶卽又不肯

授我。我聞今相國崑山顧秉謙者。嚴相國儔也。我走

京師。求爲其門卒。三年。日侍崑山相國於朝房。察其

舉止。聆其語言。久乃得之。此吾之所爲師也。華林部

相與羅拜而去。馬伶名錦。字雲將。其先西域人。當時

猶稱馬。回云。侯方域曰。異哉。馬伶之自得師也。夫

其以李伶爲絕技。無所於求。乃走事崑山。見崑山。猶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壬

味芹堂

之見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嗚乎。唯其技之不若。而去數千里爲卒。三年。倘三年猶不得卽。猶不歸爾。其志如此。技之工又須問耶。

朝宗此文描寫曲盡在無關係之中。寫出極有關

係然余以顧秉謙安能像分宜。分宜威福在手耳

目口鼻得以自主。秉謙爲逆奄乾兒。精神唯工於

媚耳。使馬伶學趙文華於其手。乃爲絕技。分宜非

其本色也。雖然能誦人者。方能騙人。馬伶是或一

道耳。

湯琵琶傳

王猷定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曾貧，無妻，門前有石楠樹一株，構茅屋，奉母以居，事甚孝。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淒動耳。」世廟間，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爲恨，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於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篴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哀箏十八。明文授讀卷五十五 傳 主 味芹堂

適者，願執箕箒爲君婦。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曾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泛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舟泊岸，見一老狼，鬚眉甚古，自叢菁中跳入蓬窻，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曾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尙健，索婦而婦已亡。惟居旁坏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狼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而聞狼啼，何也？吾殆死，但吾死，魂魄不卽逝者，以久不聞郎琵琶聲與郎一訣耳。」倘歸爲我一奏於石楠之下，曾聞母言，掩抑愁痛，不自勝。夕陳酒漿，彈琵琶於其墓而祭之。自是不復彈，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鬻食兵間。其生平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戰鬪，與夫愁人思婦百虫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於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於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墮，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

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戊子秋予乞食遇魯公路浦已不復見付裝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曾曾在土銕中作食奉七筯於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曾即大嘆曰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之岸矣予凄然許曾立悔越五年乃克爲之嗚乎世之淪落明文授讀卷五五傳

不偶而嘆息於知音之寡者獨曾也乎哉

二僕傳

李鄴嗣

余家有二僕一日任瑞一日孔瑞任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喜逐輕薄兒遊孔狀黑絕短小而其中得母弟俱依余家余家待此兩人俱甚厚及亂後此兩人以余家失勢遂謝去任僕投海道門下爲夜不收孔爲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先公蒙難械至西陵余亦身坐繫太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先公爲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因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錢余故人在西陵圖援先公者俱徙舍避之竟分所齎

明文授讀卷五五傳

味芹堂

財方已而孔僕在家時引營中二夥將突入余家強取器物去復爲告匪狀投副將逼取余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兩賊畔主之惡至此未幾某副將移守台州孔僕從行間使其持急書至省下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塗中一人刀笠負囊稍稍相就與語知各爲某營健兒齎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舍對飲臥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買酒探囊中取牛鹿脯縱飲約拜香燈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渡江吾待後曹須半日次午與若期飲吳山某

酒家孔遂與別而孔有一子在宵間與父遇大喜因共齋書授帥幕大帥坐帳中發書忽大怒立命人俱搜山斷頭此僕惶急不得辯一語父子頭已並落蓋塗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謀者持諭降檄方夜半酣寢時已潛易之矣任僕爲夜不收數年以罪逐除糧任日喜縱博大嚼室中罄然至是貧益甚韓笠俱償酒家苦無所投日擁敗絮空腹臥一榻上無面見人一

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水面有一屍抱一陳屍並浮出其一屍卽任屍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素

味芹堂

自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過一故酒徒與飲得醉歸黑坐湖上橋意謂其家榻上仰臥墮礎橋下石故其屍腦碎或曰人有溺水死者其魂常爲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爲鬼拽入水中故與相抱出二者俱有可信

果堂曰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卽彼亦不自知其所以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惡人誅畔主賊是亦大奇也藉以余之弱力而手此賊斷不能盡其罪若此噫乎可畏哉可畏哉使不其然

則所見竈下傭俱得日侵其主人矣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五終

明文授讀

卷五十五

傳

素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六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堯  
百家校讀

傳三 物類

石丈人錄

楊維禎

宋元祐中韓相國王汝師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楊光遠碑居五代事某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六 傳

朱芹堂

吾之至幸歟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丈尺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

楊子曰唐人平刺藤氏以世之惡文辱藤也五季末有弔青之石氏而石丈人自伸其辱予錄其事以慶丈人之獲湔而重悲藤者一汚而不可再雪也噫丹霞翠瑱屈于汚豈直青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下令使得磨洗砥輿梁與民堂大厦丈人之族不群然自薦者吾不信矣

三義傳

周是修

一義者吉泰和鳳岡胡如林之大也有元初胡為泰和巨室如林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游喜射獵常入山以所畜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其搜抵絕壑中卒與虎遇機未及張而為虎所攫仆地將噉之犬見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喧呌聲動巖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噉如是者屢故虎不暇噉而如林已魄喪不省矣既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異群趨而視之虎稍驚卻犬奔伏主身若覘其傷者樵者知為如林併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迫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膽而殞如林恫之具棺斂以人禮葬焉君子聞之曰勢迫上危去死一間為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黠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為人臣食君之祿而有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罵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六 傳

朱芹堂

二義者滁陽野湖之鴈也洪武丙子冬十月予從王

子朝京師，經滌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百餘頃，鴈鷺之屬沙以居者不翅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鷹發而鴈起，蔽空如雲。鷹躡身且上，拳擊一鴈，鴈墜湖汜間。鷹據鴈爪，嘴各肆其鵠，鴈殆而音甚哀。群鴈皆迴翔喧呼不去，俄而一鴈下赴以死，敵一鴈繼赴之，其敵尤力，又數鴈下赴之，皆殊死，鴈幾不支，以走免。於是始受擊者與諸赴救者，俱定神理，翻而舉空中群鴈亦喜舞下迎，噉噉嗚嗚然若相唁相勞而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曰：義哉斯鴈乎！同類和

明文探源

卷五十六

傳

三

味芹堂

之於斯鴈寧不大可愧乎？  
三義者，陝西長安蒲陽里晏氏叟之鳥也。叟性慈仁而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鳥為風雨所墜，螻蛄獨之，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笱籠，閱月而瘡

瘡癒，羽翮稍稍然長，馴擾眷戀，有感恩慕德之意。叟奇而釋之，由所之鳥乃留止庭樹，旦暮去來，愈相親狎。叟益奇之，名之曰黑兒。聞呼輒至，止叟几席懷抱間以為常。一日，野金釧泊叟膝上，作啞啞聲，若伸其報應者。久之求一雌為耦，結果庭樹育子而孫歷二歲，訖訖以十餘。皆馴狎如黑兒之習。叟婦或近出呼黑兒以護家，即謹守于門人至，則噉噪搏擊，拒不容入。婦還哺以所攜，則忻躍無任。婦亡一髮，求之弗獲，呼之曰：「得非汝輩啗置巢中乎？」少頃，噉髦至，婦前以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于庭，率其類，斬土以益塚封，又歲餘始去庭樹，莫知所之焉。君子聞之曰：世降俗薄，兵凶薦臻，上子有流離而失養，顛沛而無告者，幸遇長者收而畜之，寒以衣，饑以食，病以藥，凡可以成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於患而賴之以壯且強也，其不忘不悖，眷眷而不去，切切以圖報者，幾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邈然無情，飄然棄去者，往往而是，皆是鳥之不如也。

明文探源

卷五十六

傳

四

味芹堂

周子因三者而嘆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槩論哉。麟鳳龜龍。為聖世之祖。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王雎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矣。又若晉之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著名傳記。不可誣也。今秦和之犬。則能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滁陽之鴈。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急。長安之烏。則又能馴慕以念其人之恩。犬鴈烏禽。獸也。其於狗義且爾。况稱為萬物之靈者乎。况讀聖賢之書。習先王之道。而名為學者乎。傳其事以為流

明史稿

卷五十六

傳

五

味芹堂

俗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予聞之先師清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馬之事。予親見之。烏之事。聞之鄧府紀善周添祿氏。添祿嘗教諭長安。於叟為鄰比云。先夫子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末薦辟仕至衡府紀善。靖難時入應天府。學自繼。芻蕘集。文特秀。美浸浸乎未有涯矣。私記。當公死時。有中書舍人薛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走急。死。一死。費。君。一死。新。君。均。之一。死。其。相。去。何。如。公。嘗。約。楊。士。奇。胡。廣。解。縉。金。幼。致。黃。淮。胡。儼。同。死。首。至。胡。廣。門。見。其。方。令。家。人。伺。猪。乃。亟。退。餘。悉。負。約。上。奇。作。公。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死。今。誰。為。作。若。父。傳。者。問。者。笑。之。補。益。貞。毅。

竹簍傳

顧大韶

竹氏之興。蓋顯於禹益之世。至周浸盛。有名策者。與端木氏之名方者。齊名。並以強識聞。方專史職。而策好博小物。為人修直無頗。帝命與投鉤氏互司利事。市民之分貨財不平者。咸質厥成。又善事鬼神。鬼神降言必憑焉。巫覡莫及也。其族初在遼西。令支。齊桓公伐山戎。斬孤竹。乃遷中土。漢帝將立后。未定。侍臣請決之策。帝不能用。晉武即位。問世數。策對以一舉朝駭愕。相顧咎策失言。策不以屑意。然其言卒驗。後明史稿

卷五十六

傳

六

味芹堂

請托有賢自好者，選怨謫嘗憐憫，衆推籤廉平，遂以選事委焉。每朝廷有大選，選郎第按故事，注品官，其地之遠近，善惡劇易，與人宜否，一決於籤。太宰據籤所定，成奏上之天子。天子輒可其奏，內外無間言。籤亦喜自負，浸以驕，入吏部堂，立太宰下，挺然無所屈。居嘗慷慨大言，堯舜以後，代無真人，使我得行其道，無懷秦豆之治，何足云哉？或問曰：子道已行矣，又何問焉？籤曰：未也。鄉會試之榜，翰林科道之選，皆本朝所重也。數者我無一與焉，悉以畀吾志快矣。士

整若此。宋歐陽修知貢舉，惟朱衣之言是聽。夫朱衣第善點頭耳。臣乃善爲詩，四五六七言，皆如宿構，使修復知貢舉，舍臣無與共事。諸臣自視何如？修乃毀嘗臣耶？于是公卿以下同詞奏曰：籤侮朝廷，輕當世之士，無人臣禮。且籤在吏部，縱吏胥納選人賄，上下其手，籤陽瘖不問，詐爲愚忠，實敗國事，罪當誅。籤曰：敗國事者非籤也，諸臣結吏胥，共爲姦利，百方賣臣，臣疎于簡下，理宜有之。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臣之見賣過也。諸臣之賣臣，故也。主上以爲罪宜誰坐？且臣本山林人，自虞夏以來，修身數千歲，廁迹聖視祝史之間，隨俗上下，主上特簡臣佐吏部，臣豈有心求之哉？臣不飲不食，無妻子之累，得賄將焉用之？主上若以臣爲不肖，卽日解臣吏部職，聽臣仍歸武安王廟，得死所矣。臣謹伏階下以俟。太監以狀聞。天子曰：吾固知籤忠，命還部掌選事如故。籤知世不容忽，一日棄官遁去，莫知所終。或曰：觀音大士紫以歸淨土云。野史氏曰：古之司銓者，權氏敬氏皆名能其職。權氏善低昂人，錙銖無所假，類非長者。敬氏好面

詆人醜恨者至欲朴殺之明哲保身吾有憾焉固未  
若籤之虛已御物德怨兩忘也或疑籤蓋巫祝之流  
不宜在廊廟是殆不然太戊以巫咸爲相成王侯卜  
正于膝巫祝又豈可賤簡哉籤遭逢聖世致位津要  
蟬脫穢濁以全其軀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嗚呼  
賢矣

百家私記仲恭此篇與又後貳賦極爲錢牧齋  
所贊賞全載其文于傳中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六 傳

九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六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七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珪校讀  
男百家

賦一 國事

北京賦

李時勉

惟皇明之受天命也太祖皇帝首仗義師以平暴亂  
豪傑景從聲振江漢削除僭竊拯民塗炭定鼎金陵  
撫綏萬邦乃瞻茲土實雄朔方做成周之卜洛欲並  
建而未遑逮我聖上繼明重光握乾御極一遵舊章  
仁聲洋溢乎遐邇恩澤汪濊於八荒既致治於太平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一

味芹堂

遵皇衢以省方仰先志之未遂度弘規以作京羌經  
營之伊始徧夏其懽騰曰惟北都在冀之域右挾  
太行左據碣石背疊險兮重關面平原兮廣澤宗恒  
嶽其巍巍鎮巫閭而奕奕冠九州之形勝實爲天府  
之圖是以軒轅昆之以分州唐堯階之以爲帝擴神  
化以宜民大敷德之光被鬱王氣之所鍾于今茲而  
有待也於是仰瞻析木俯測地靈龜筮兆吉天人叶  
應神祇獻珍而山石自出河嶽效靈而神水自行民  
子來兮相續期不日而功成爾乃懸水樹泉識景表

樂方位既正，高下既平，羣力畢舉，百工並興，建不拔之丕址，拓萬雉之金城，引天泉於西阜，環湯池而鏡清，九衢百廛之通達，連堯邃宇之縱橫，顧壯麗其若此，非燕逸而娛情，蓋所以強幹而弱枝，居重以御輕，展皇儀而朝諸侯，遵先軌而布仁政者也。若乃四郊砥平，皇道正直，視萬國之環拱，適居中而建極，其南則萬流宗海，平林蔽天，攬邯鄲鉅鹿之廣衍，馳平囂沃野之綿延，潯陽恒衛徑其野，濡磁涑溱灋其前，界以大陸廣阿之弘壤，阨以大茂井陘之連山，包絡趙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三

味芹堂

魏襟帶齊魯，膏腴之地，綿亘三千餘里，而極於黃河伊潁之川，其水陸之所產，卓犖繁盛，蓋莫得而計焉。其北則疊嶂崑崙，層巒蔽虧，長城矗乎雲表，百泉湧乎山隈，壯天關而設險，守一夫而莫開，偉左盤而右顧，宛鳳舞而龍飛，實磅礴而鬱積，粵擁衛於邦畿，包狼山上谷之阻，據野狐獨石之危，掩祖山木葉之離立，連白登紫塞之逶迤，控女直而極乎洮河之北，鎮朔漠而逾乎瀚海之涘，迢逦之類，之羣，畏威懷德，相率而來歸，其東則潞河通漕，控引江淮，肥洳穰

冰漣注縈迴，連峯片石之隘，首陽崆峒之星，玉田白壁，神仙峭臺，超無終而越金山，跨遼瀋而逾鴨綠，至於賜谷日出之涯，固已遐哉邈乎，而莫不在乎綏懷，環以大海，衆水所歸，洪濤巨浪，洶湧崔嵬，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蠻商番舶，帆檣隱天，上下不絕而往來，又有蓬瀛方壺，鳳麟聚窟，十洲三島，靈異非一流精之閭，瓊華之室，墉城峒嶠，金臺翠華，紫氣丹青，景雲矚目，靈囿偃佺，安期美門之倫，相與游從乎其間，出入隱見而恍惚，瞻帝京其伊邇，庶可見其駉駉駕鶴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三

味芹堂

之髣髴，其西則崇山疊翠，高挹秦岱，北接居庸，南首河內，奇峯擁關，龍門阻隘，玉泉垂虹，青烟浮黛，上截嶢兮倚空，下蟠據而際海，其麓則有渾河湯湯，西湖泱泱，鹽溝琉璃，桑乾廣陽，雪波泛湧，灝灝汪洋，一瀉千里，會流帝鄉，又有上林禁苑，種植畜牧，連郊踰幾，綠丘彌谷，澤潯川滙，若太湖瀛海，渺瀰而相屬，其中則有奇花珍果，嘉樹甘木，禽獸魚鼈，豐殖繁育，馳騰籍籍，不可得而盡錄，固可以因農隙而校田獵，選車徒以講武事，乃遵國風，稽王制，詒期門，簡將帥，乘玉

格擁翠蓋，出天關而雷轟，陳芳郊而雲會，非所以威  
戎誇狄，娛樂驕意，養將取不殆而除苗害，付無擇而  
順殺氣，謹大易之用於三驅之時，驗騶虞之仁於一  
發之際，水衡虞人之容與，武夫壯士之奮厲，皆知夫  
仁者之爲勇，而以投石超距之足，鄙亦何必珍夷食  
獸，割鮮野食，而以俛仰極樂之爲貴也，若夫其官室  
之制，則損益乎黃帝合宮之宜，式遵乎太祖貽謀之  
良，居高以臨下，背陰而面陽，奉天凌霄以磊砢，謹身  
鎮極而崢嶸，華蓋穹崇以造天，儼特處乎中央，上儼

明文搜讀

卷五十七

賦

味芹堂

象夫天體之圖，下効法乎坤德之方，兩觀對峙以嶽  
立，五門高矗乎昊蒼，飛閣帆以奠乎四表，瓊樓鬼以  
立於兩旁，廟社並立，左右相當，東崇文華，重國家之  
大本，西翊武英，嚴齋居而存誠，彤庭玉砌，壁檻華廊，  
飛簷下啄，畫檻高張，闔闔闔而蕩蕩，儼帝居於將將，  
玉戶繁華，星之炯見，璇題納明月而輝煌，寶珠焜燿  
於天闕，金龍天矯於虹梁，藻井煥發，綺牕玲瓏，建甍  
聯絡，複道迴衡，軼霄漢以上出，俯日月而盪胸，五色  
炫暎，金碧晶瑩，浮輝揚耀，霞彩雲紅，其後則奉先之

明文搜讀

卷五十七

五

味芹堂

殿仁壽之宮，乾清坤寧，眇麗穹窿，掖庭椒房，閉闔  
通，其前則郊建圓丘，合祭天地，山川壇壝，恭肅明祀，  
至於五單庶府之司，六卿百僚之位，嚴署宇之齋設，  
比館舍而並置，列大明之東西，割文武而制異，至於  
京尹赤縣之治所，王侯貴戚之邸第，辟雍成均，育賢  
之地，守羽林而掌飲飛者，至九十而有四衛，莫不井  
列而基布，各雄壯而偉麗，其殿廊之上，則有皋夔稷  
契之倫，元凱俊乂之輩，相與賡虞廷之歌，談羲農之  
際，整補袞之能，懷忠貞之志，考禮文於大備，贊聲樂  
之盡美，是以朝無缺政，德教漸暨，溥海內外，均陶至  
治，幸其有作，聿來趨事，成此大功，忘其勛勩，人和既  
極，休徵滋至，慶雲瑞霽之覆于闕庭，素鳥玄兔之獻  
於丹陛，醴泉屢出，甘露數墜，麒麟騶虞之珍，馴獅天  
馬之類，紛紜雜遝，莫能殫記，于以見天眷之益隆，而  
聖德之純備者也，於是正月上日，工既訖工，爰告成  
於天地，肆紹美於祖宗，清心凝慮，齋沐肅雍，衆盛既  
闋，牲牷既豐，芬郁郁以旁達，靈輅續其來降，錫嘉貺  
之積穰，介景福於帝躬，將順應於昌期，趾盛美於無

窮乃服袞冕，御帝座，開九重之深宮，受萬邦之朝賀。  
內侯甸而要荒，外殊方而異俗，胥近悅而遠來，紛鼓  
舞而旬甸，方物溢以充庭，奢絢燦而駭矚，率蹈舞於  
階墀，效華封之三祝，爾乃次和會，照景鑠，鏗鐘奏  
雅樂，詔光祿以開筵，合百辟而燕樂，饌珍玉兮芳馨，  
疊瓊漿以斟酌，聯貂蟬兮夾陛，雜蠻夷之荒服，莫不  
酣暢而飽德，咸頌歌而踴躍，越填城而溢郭，萬歡聲  
於寥廓，斯可以媲美太古之無爲，慶華胥而蹈栗陸，顧  
皇上之謙抑，視至治爲未足，於是降德音，播嘉惠，省  
刑罰，薄賦稅，汰冗濁，旌廉吏，舉賢才，擢俊乂，發介臆，  
賑貧匱，尊高年而禮有德，慎防禦而修武備，貴爵重  
賞以厲廉恥，厚往薄來以馭，爵，蓋欲使人知所本，  
士知所屬，四方萬國，無一民之失所，窮陬僻壤，無一  
物之不遂，舉陶於春風和煦之中，而樂於雍熙泰和  
之治，此蓋堯舜兢業之心，文王敬止之意，所以紹鴻  
業，繼先志，益宏遠而有傳，故不勞而甚易，冠絕乎前  
古，垂休於後世，固可必聖子之與神孫，益昌盛而無  
替，小臣微陋，忝職文字，願賦帝都之盛樂，揚國美於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六 朱芹堂

萬禩復爲之歌曰：煌煌帝都兮逾鎬豐，阻山帶河兮  
壯以雄，天開日月兮王氣所鍾，穹窿造天兮惟帝之  
宮，廓氛祲兮開溟濛，鎮夏兮宣皇風，王道平平兮  
四方來同，願皇圖之鞏固，歷萬世兮無窮。  
先夫子曰：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國子祭酒  
其文平實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七 朱芹堂

至日早朝賦

劉球

維宣德紀元之五載，逮玄冥司令之中旬，羲和回馭於北陸，招搖指子於初昏。玉琯之灰乃動，黃鍾之候維新。開萬物之大始，轉一氣於鴻鈞。幸會昇平之運，於今日宜致履長之慶。於紫宸焉，故時則靈臺是定，禮則鴻臚斯宰。儀物則內外畢備，執事則大小恪戒。莫不齋沐宵興，敬恭以待。是日也，及東方之未曙，仰明星之猶光，車塵紛紛以起途。燈燭燦兮交張，聽玉漏之滴瀝，望廷燎之輝煌。九門闢兮既廓，三鼓發而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八

味芹堂

有錢，璽兩掖以競進，鳴雙珮兮鏗鏘。陛衛羅以萬隊，兩傳設其兩旁。合之則爲耦，離之則成行。牙旗羽蓋，龍文鳳章。玉節金莖，爰予戈揚。衆不能名，美不能方。少焉日墮，曉分東曉。雲縹緲兮下幕，浮佳氣於簾櫳。燦祥光於碧落，飛鳥隼兮垂翔。凝冰霜兮融液，爐烟起而香風飄。廷機響而羣鸞寂，開象端厥容止。仗馬不敢喘息，然後啓瑤局。來警蹕，鴻鐘鈞鑾輿出。高明袞衣之日月，遠觀天位之飛龍。黼辰後設而斷必自平。啓思晁旒前隨而明不掩於重瞳。無動聲色，篤恭

其容儼然帝舜之正位乎南面，何異周武之垂拱乎

九重。其臣則王公侯伯，貂蟬駝帽，玉帶懸牙，朱衣襲。綈卿大夫士，降至百職，濟濟鏘鏘，莫不盛飾冠以品。分班以次，設東文西武，駕排鵠植，旁及服左衽之遠。夸言休備之羣，猶詩書所未道其名，唐虞所不賓之。國皆奉玉帛而遠來，亦幸觀光乎其側。於是絳纁擊人長鳴東廡，伶官發音，金石祝歌，琴瑟簫管交宣。迭鼓聲洋洋乎盈耳，節鏗鏘乎有序。禮官唱讚，登降拜俯進退，啓跪或躍或舞，咸中乎儀。罔愆於素，諸方應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九

味芹堂

進之辭既退，萬口嵩呼之聲齊舉，喜動乎天。頗聲震乎寰宇，迨乎大禮既成，祥慶游臻。荷天子之有命，賜衆臣休服於浹辰。宴幣既頒，恩禮復勤。凡有生之衆，庶莫不願戴於一人。且夫冬之爲節，自古所尚。豈但魯史備雲物之書，周官重剛正之享，蓋其在易卦則爲復，而復之爲義，取乎陰消而陽長。陽長則君子道泰之漸，陰消則小人道否之象。上必體此而思君子之道當崇，下必體此而思小人之道不足仗。上下同情，是則是懲，務使邪枉不得勝乎正直，讒惡不得妨

乎賢能，則天下可納之仁義之域，功德可齊乎唐虞之稱，皇圖於焉而鞏固，福物自是而駢增。

先夫子曰：劉球字求樂，江西之安福人，以進士爲

侍講，死於奄人王振謚忠愍。其文直敘明初之派

百家私記：忠愍號兩谿，永樂十九年進士，正統八年應詔陳言，作王振所死，諡秩頭斷，猶直立不仆。邑人成器設位龍泉山嶺，爲詩文祭哭之，人名爲祭忠堂。

漢宮春曉賦

徐世溥

孝武皇帝旣感子虛上林之事，元光四年春晨游後宮，意動，趨駕召司馬相如爲賦。相如進曰：臣鄙人，未覩宮中之實，所稱雲夢上林，徒意爲之。且夫子虛烏有，又何足爲天子道乎？必不獲謝，昧死請得縱觀宮中。于是上詔宦者導從，相如著籍得縱觀宮中。三日旣罷，賜洗沐，一月賦奏。天子稱善，傳示宮中，贈遺累萬，以相如爲郎。其辭曰：

夫何春暉之窈窕兮，滄裔裔乎佝人。被陵原以殊姿，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十

味芹堂

兮，草木蕭蕭而懷新，超迢迢以入宮兮。歷阿閣而詎尋，殿遠近其同芳兮。善翩翩以窺矜，搖壁璫之參差兮。羌孰辨其笙琴，聞彼燕趙之嬌麗兮。徂四序于閒深，維風雨之增秋兮。旣頽思於柔柶，日明月其猶可愍兮。竊獨悲樂夫旭日之初臨，始昭藐以睨牖兮。若含笑而流波，繼躑躅以少進兮。逞嬉顏而愈和，遂偃蹇而生霞兮。鑒旖旎之垂羅，射網戶以返照兮。璐階頽與發越兮，竦岸祀而虛翔。躋披香以經葦，若兮金鋪。

絕何煌煌，煜千門之寶甃。青葵下上而連光，睥先

以上詩形亦作通

睥西盤之濃露。今遂左陰而右陽，于是鵲鷄罷舞，交

驚變聲，鐸傳長信，鐘殷承明。周廬競闢，鞠若雷霆。錦

衾迴夢，綺幄齊驚。恹餘溫而戀枕，今欣初照而俄興。

伯儼招悵，淑態無方。娟然揚盼，光在屋梁。花香入幕，

蔓影侵牕。潛理私束，盥飭明妝。修鬟髻，摘領裳，端歌

宜否。纖悉審詳，亦有宿倦未解。獨弛珠簾，薄裝舊襦。

幽靚自然，藝統匪辭。嬌髻從偏，就庫闕以仍懸。今拭

曼睫而猶瞬，紛敏緩之異性。隨矜憊以殊妍，爾通風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主

味芹堂

霧縠鳴琴，珮拂琳琅。步容裔，達洞房。踐瑤砌，乍相見。  
吐蘭蕙，詢宵夢之若何。今論新飾之同異，則有先秋  
構素，乘旦澈裳。懸練凝潔，搓帛疑霜。或簪絡于針鏤，  
眇娑睇以抽思。卒經夕之條蓋，相栖肅之所宜。誰與  
奕者，遠識基聲。纖手稱敝，並坐皇英。云誰穉笑，頹草  
羣鳩。角多行罰，秘異爲私。乃有連袂出遊，三五爲曹。  
或俯鑲檻，或眺靈霄。攝裾防骨，榆袖迎飄。故匿叢兮  
謠侶，乍隔葉兮相招。同有望而期造，惜基履以擇蹊。  
遵微行而容與，漾深竹之瓊麗。忽焉莞爾，倩頰橫春。

折柔艷，翳華簪。鏡清流，愔宜人。乃賦香杭，有鳬鴛。

振鷺恭羽，孔雀賓賜。馴禽就食，颯沓成行。志剛儉之

何何兮，綽解泰以相伴。當日之班，栴洮之餘。肅趨長

樂，溫室渠渠。雕檐開闢，煥若神居。白髮嚴蒨，姬娥侍

梳。帳盤桓，歷諸殿。瑞閣盡開，昭陽特掩。見庭燎之遺

燼，知和鑾之流晏。惕怡悅以自憐，哀芳烟之未散。若

通絃桐，既憐。匏管繁興，新誰競奏。闌開嚶嚶，凄若離

鴻應霜汀，離若鳳戲。今雲中鳴，蕭若微風。灌木挾蛩，

吟諧若雨。澗游浚維，松聲聞之者莫不沈澹溶溶。緗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主

味芹堂

緗悻悻，故能使曉日爲之緩午，而浮雲不生也。或恍  
恍以巧笑，或僊僊而姍舉。或莊凝以正色，或情態而  
恬嫵。莫不音度旋日，停波之曲。影片桂棟杏梁之宇，  
細腰脉理，鉛粧萬千。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羗爲樂之  
多方兮，諒難得而備數也。亂曰：盛年深宮，淹芳莫兮。  
晚晚桑榆，去人遠兮。春迴鮮榮，如夢覺兮。萬戶箏謳，  
樂莫樂兮。一人承恩兮，羣翠嬾。光澈澹兮，愁人心宮。  
關嶂嶸兮，日下遲。烏負影兮，昭陽飛。楊易烟兮，蠶吐  
絲。宮中春兮，春不知。

感宦籍賦

湯顯祖

今上丁酉三月，予以平昌令上四年計，如錢塘，盪舟長日，篋中故有高士傳，慨然尋覽之，無存也。童子故以宦林全籍進，予覽其書，官書名書地書號，大若鱗角，細若牛毛，斯矣備矣，反覆循玩，亦可以奮孤宦之沉心，窺時賢之能事，感而賦之。

有平昌之令尹，淹結課以孤羈，偶猶夷而悞悵，暫循求於展披，頗有仙班祕錄，士品玄碑，巾箱失檢，記室忘携，既宦林之有籍，豈童子之無知，因而取御，業已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古

味芹堂

忘疲，嘆閱川而閱世，何此書之可怡。冠二京，分列省之地界，標四季，合匝歲之天時，其地界也。東綿遼掖，西折涼雋，北踰代薊，南極滇黎，控中軸于長安，剖河山而四維，皆百戰之所取，豈一日之可廢。署都官于南北，擬周漢之東西，南簡曹而少務，北備家而多儀，外則邊遙其腹，幹切其支，臺省于焉受使，州郡于焉稱知，有斗斛以孤鎮，亦犬牙而交岐，甫一逕以維絕，或三會而扼奇，下至一尉一侯，險如三毫三危，有兼有特，孰正孰裨，莫不禹迹陟于周官，堯封攝乎漢威。

猶恨缺紀官于朶衛，失請吏于交，其天時也，遽則

通急之殊，其候推則例問之，謫其期，祕館視三年之

學，內徵以四稔為規，奏計僉優而或殿，報正當過而

或稽，臥疴者往來於決歲，予寧者去往以彌荏，或違

將而往返，或奄息之早遲，第有間，其必鵠，鮮存亡而

闕疑，覘邸報之日積，直會計而改為是，故日歷終歲

以猶把宦籍逾時而輟，抑有近者摘新而賞，實市遠

者豫舊以酬，欺非春秋也，筆削聖而竊取，非易也，先

後天而奉時，時之為義大矣，惟名與器隨之，際夫大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古

味芹堂

鈞寫物，皇極鑄人物與無妄，人生有真，吾有身而易寵，世喪道而難貧，是以羞其編戶，榮于縉紳，然而布種，詭雜值，候緒綸，幸者乃為公侯之子，卿相之孫，前書厥考，有階有勲，後列環衛，如官如恩，托江河而猥大，依日月而常新，不必學，書學劍自然，允武允文，又若駢馬都尉，一體天人在，既富其何費，獲至貴而無勤，次則納貲而為郎，亦以財而發，身過此以往，其勤可知矣，清流之跡，奮以文辭，則必沒身乎藻，綴，噪吻于吟，吟，寒暑侵而靡覺，骨肉怨而不辭，至如羽林隸

策倉門學醫吏人讀律中書臨池立流理樂天文測  
璣莫不窮年渴得立骨銷肌彼殆胡爲乎爾誠亦有  
所用之又其甚者作奸犯科知無不爲跋榮分僂廷  
平取奇皆欲爭毫釐于此籍之上附咫尺于半部之  
餘外有乘間抵巇能畫能基微言解頤說劍說詩日  
者狎客夜來秘師皆得遊大人以成名指旁流而借  
貲下則緹綺惡子前魚弄兒一則如狸如豺一則如  
韋如脂無足比數何所覲覲然而物有所至事不可  
知買功鬻于攫金之後乞告身于枕袖之時經營衣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去

味芹堂

錦踐躡基絲在圭爵而無斬訖剗以何道第云爲  
之則是敢曰文不在茲嗟夫天下亦大矣仕人亦夥  
矣有鳳凰之官則必有鸞鳳之使有金玉之英則必  
有糞土之士巨海葺龍蚌以鋪文太華總松檠而擾  
翠散之人有十等合之天無二日天其平也不平人  
則不一也而一不平謂何有一有多有終身于帝所  
有絕望于廊阿有十年而不調有一月而累加有微  
歆而輒振有一蹶而永蹶有弱冠而呼幃有白首而  
婆娑有受萬金而無議有拾片羽而爲暇有擁旂于

華美有投牒于荒厓有提釐而擬方伯有守郡而無  
建牙有瞻僮客而鳴豫有絕父母而勢歌有長孫會  
而襲珪有鬻子女而還家有上壽而賜尊有自經于  
幽遐麗風者衍言笑而加翼絕津者盤號咷而靡慙  
得時者隨俯仰而皆妙失志者任語嚙以無佳徒使  
墨守者視此書而失據捷鬪者指是刻以嚴誇智愚  
勇怯于斯乎盡銳貧富侈嗇于是乎交除細則鑽如  
蚊蝱大則據若蛟龍緩則穆如填匱急則慘若鋸邪  
親屬之榮悴以此人身之軒輊匪他何必者舊傳而

明文授讀 卷五十七 賦

去

味芹堂

特筆人物志以編摩第登名于仕版若陟嶽以盈科  
有規有矩如琢如磨諒有朝其必市想無臣而不波  
乃有揚休山立遠威駘駘姓名外詭爵地參差鸞視  
蟲共一粒豹覺騰以隨窠苟有懷而未暇總奔命于  
旁羅是故謁選則駭成雷雨議汰則委若泥沙地貴  
則聯之以雲錦命賤則等之以風花至消詳于品列  
益撫卷而增嗟名理時而假售功勤埒而盜夸等奇  
節而抑真並文林而采華然則茲籍也蓋有朱紫異  
質淄澠同和者矣迨其甚也且有人焉巧若窮奇味

若渾敦名可以冠楚杭貌可以鑄神奸物論之所必  
去茲籍之所獨存方災木而未已或閱季而彌尊亦  
有行若處子智若耆舊望足以歷折非是才足以替  
獻可否謂周行其必先視百爾而豈後此索名于右  
方復展轉而烏有或置無人之境或寄冗從之叢冷  
之所以必灰瘴之惟恐不走彼拙效其常然豈創籍  
之所朽徒使頑弱之人覽茲籍也耀其貴如得如鶩  
黯其賤如失如玷懲死灰之不然慕積薪之所占名  
已沒其焉如貴及生而可飽捐亢壯以和顏算幽憂  
明末授讀卷五十七 賦 大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七終

明文授讀卷五十八

姚江黃太冲先生評選

門人張錫珉校  
男 百家校

賦二 時令山川類

聽秋賦

桑悅

大化運行禪續無垠炎帝既斂少昊迺伸是名為秋  
萬物返真脫木之葉解草之節川瘦兮徒濂濂山凋  
兮孤岳岳惟為狀之荒涼宜出聲之凄切若乃嚴霜  
降白露凝天籠簿陰地吐濕蒸布落寞之景象假物  
物而悲鳴蟋蟀何怨而長夜訴征鴻何興而清晨吟

明末授讀卷五十九 賦

十 味芹堂

慘莫慘兮風颺落木之韻清莫清兮雨激芭蕉之音  
淡日銜山助以懷舊之笛涼月墮水雜以寄遠之砧  
足以凋公子之朱顏妻壯士之素襟而况薄宦淹璞  
中之玉遠賈盡牀頭之金鄉關忽縮而近念親故久  
疎而暗尋寧不遞霜華而入鬢滴藥汁以經心者乎  
僕本豪徒慷慨輕生流落江湖汎梗飄萍歲聞茲聲  
亦抱予情既而歎曰聲從外來何由內驚豈內不足  
而為外擾爰主吾敬爰鑰吾扁久而吾內澄澄吾秋  
冥冥聲從何來握衣而聽毛骨爽兮心胸明塵影滅

今夜氣清。寂亂思之。翬翬。沉萬慮之營營。豈爲予情之美惡。私喜收物之功成。是知非秋。景之可悲。兮人獨悲。傷乎秋。景非秋。聲之難聽。兮人自難聽。乎秋聲。伊茲秋之爲酷。驟賢達而獨忍。又欲假名賢之淒韻。增萬世之孤憤。故宋玉謂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嶽秋。潘安仁謂嗟秋日之可悲兮。諒無愁而不盡。出茲聲之尤切。潛雕肝而琢腎。假人文爲秋聲不止。物之聲也。至深至切。予方觀天道之肅殺。付悲秋於一哂。悲夫天有四德。元亨利貞。人有四德。仁義禮智。秋之爲秋。在天爲利。在人爲義。君子全德。是名不器。于焉爲文。音備五音。味備五味。混同天人。秋吾一氣。鳴吾文之商聲。曾內外之足與夫。然後知心源未和。伏以憂蒂雖春日。載陽花明。景麗間鳥鳴之嚶嚶。與童兒之歌咏。亦足以鬱悵而侘傺也。

明末探讀

卷五其

賦

二

味芹堂

河清賦

有序

胡廣

永樂三年春正月癸卯。高平王平陽王奏禹門津。黃河清。胡臣歡動。以爲皇上聖德所致。進表稱賀。皇上謙抑弗居。未幾秦王暨山西守土之臣。亦皆來奏。見者謂其清如碧玉。洞鑑毫髮。既而成五色。經三旬有二日。漸復其舊。稽之載籍。黃河千年一清。聖王之大瑞。而五色者尤瑞之大者也。洪惟皇上以至聖之德。作配天地。廣運神化。瑞應之來。適當其期。臣叨陪侍從。幸覩茲盛事。宜有紀述。以傳

明文授讀

卷五其

賦

三

味芹堂

謂將來其辭曰

蓋聞洪河之水。通銀潢而直下。介箕斗之微茫。繞崑崙而奔瀉。欽潛行于地中。忽渙發乎重野。景如汲海之長虹。勢若馳圖之迅馬。驚濤騰逝。悍波衝射。競千雷。分碎淘。闕萬壑。兮呼咤。涵泥沙兮悠揚。荒晝夜兮不舍。方其道積石。歷龍門。下砥柱。逾孟津。出乎無際。漂乎無垠。臨萬頃兮澎湃。折九曲兮云。渾想夫浩浩湯湯。煙塞未疏。濟深莫從。淮泗尚滯。匯四隩而爲壑。襄高陵而成汙。暨九川兮淙源。九州兮既別。拯蒼生

於墊溺，免斯世於魚鱉。惟六府之孔修，賴胼胝之偉烈。嗟形容於允翕，諒一葦之可越。越乎周道，既東文武。蓋遠，清人應其翔翔。方叔去而不返，葛藟與綿綿之詠。尼父有已矣之歎。至若瓠子載決，宣防既歇，下淇園之綠篠，沉美玉於滄波。恒汨汨兮混濁，或沸騰兮盤渦。曾未識其安流，胡能有於盈科。誦逸詩兮俟清，慨人壽兮幾何。信不可兮驟得，必以待夫時之泰和。爾乃禹門中開，磧石礪礪。洪濤不興，一碧千里。若人間兮天上，渺余視兮衍迤。或同觀乎渭濱，儼浮游。

明文授讀

卷五入 賦

四

味芹堂

於湘沚，澄觀兮泓濤。混漢兮淵淵，鄙鴨綠於漢江。陋苔青於淮渙，滄玻璃兮洞射。凝雲母兮無滓，風冷冷兮吹淥。游天晃朗兮映漣，沬飛鳥兮白鷗。數遊鱗兮鱣鮪，山倒黛兮染翠。嵐拖練兮成綺，矯激灑兮接藍。堪薦潔於明水，朝陽升兮激彩。溫夜月照兮鏡光，洗紛揮霍兮五色。乍紆徐而忽駛，寒元氣之融會。而發榮光於此，乃有黃者居河之湄。睹齋濤而疊激，爲盛世之休徵。爰以告言，聞于紫宸。無小大而咸喜，屬遐邇之歡聲。維聖人兮在上，致四海兮隆平。需仁恩。

夢汪洋，洽寰宇兮皆春。萃諸福兮畢來，沓衆瑞兮駢臻。所以天儲其精，地闢其靈。而千載之嘉應，實有待於聖明。乃謙抑而弗居，遜膚美爲肩勝。蓋功愈大而心愈小，道彌高而德彌弘。視夫平成之績，亘萬世而同稱者也。猗歟聖皇，允協神禹。稽河清之致祥，賢寥寥兮前古。撫金人而徘徊，摩銅狄而容與。求有竝美於今日，亦湯逮而莫嘯。泛星槎以尋源，聊逍遙兮銀渚。俾玄冥兮先驅，訪往跡於河鼓。雲冉冉兮斯征，路迢迢兮遠舉。懸鵲橋而孤吟，睇層霄而延佇。瞻珠闕。

明文授讀

卷五入 賦

五

味芹堂

之崔魏，聆羣仙兮夜語。謂聖皇兮達孝，克繼述於太祖。橫洪業兮率舊章，靡毫髮兮爽軌度。誠於穆而不已，全睿智與文武。天茂錫以純祉，浩穰穰兮繁聚。粵鴻荒兮芒芒，河之清兮今始觀。於以闡皇極之精微，墮子孫無窮之祚。彼漢唐之偶值，又奚可以比數。戰元元而無知，將以告夫下土。羲和忽兮啓駕，宵臚騰兮欲曙。靈續續兮既遙，摩余袂兮來下。扶雲漢之昭罔，挹光天之湛露。披琅玕以自呈，造金門而獻河清。志賦於是爲之歌，曰河水兮清漣。聿應期兮斯千年。

聖皇御極兮德配天於萬億秭兮福祿綿綿

百家私記廣字光大廬陵人建文二年讓皇親  
攬進士第一更名靖靖難後直內閣復名廣益  
移文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八

賦

六

朱芹堂

石鍾山賦

何喬新

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蘓文忠公辨之詳矣。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莫不游焉。景泰六年春三月，予與今夏官郎中王君尚忠俱以進士奉使江南，尚忠家湖口，選予艤舟絕壁之下，以訪其所以謂石鍾者。水石相激，響若洪鐘，始信昔賢之言不誣也。因爲賦之。後十有二年，尚忠出示舊稿，俾重書之。因嘆予學之不進，而悼勝游之難再也。乃刪其辭以歸之云。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八

賦

七

朱芹堂

乙亥之歲暮春之夕，予與王子泛舟澄湖，艤于絕壁，援危藤，登懸崖，以訪昔賢之遺跡。于時天和氣清，江空月明，魚龍咸伏，波濤不驚，縱予目以遐覽，舒懷古之幽情，但見怪石差峩嶸嶸，硨磲崢嶸，奇形異狀，不可殫名。如鳳如螭，欲蟠欲飛，或如鬼如獸，將行將驟，岩巖雲霧，拂藹撲黛，穴罅呀咥，飲雲飲雷，異哉石乎，蓋造物者之所胚胎也。俄而微雲生于虛阜，長風來于太空，擊濤擁瀨，吼鯨躍龍，爰有洪聲發于水中，殷殷隆隆，如游舜庭，而聽鏘鏘之撞，鏗鏘鉤鉤，如入周

廟而聞無射之聲。填兮若雷。飄兮若雨。又如卻至。使楚而金奏作於下。予乃恍然而驚。悄然而思。問王子曰。是何聲邪。豈靈龜奮首而三山頽邪。抑海若驚起而號風雷邪。無乃其工氏觸不周而天柱摧邪。胡為乎有是聲也。王子笑曰。子不知邪。是所謂石鐘者也。昔者酈元言之而不詳。李勃訪之而失實。東坡居士泛舟江上以求之。而後衆論定于一也。予曰。石之爲物。塊乎其形。未與水遇。不聞其鳴。水之爲物。湛乎其清。未與石鬪。若嘗有聲。彼幽乎清越。窅坎鏜格之音。果出於水邪。亦出於石邪。王子曰。不然。夫水之性動。石之性靜。動靜相摩。厥聲以應。水之質柔。石之質剛。柔剛相蕩。厥聲以彰。是非水之聲也。亦非石之聲也。水石相搏而聲出焉。此石鐘之所以名也。夫峭壁。岩岩鐘之銑角也。懸蘿。裊裊鐘之旋蟲也。丹崖翠壑。鐘之簨簴也。驚濤駭浪。鐘之撞杵也。是鐘也。蓋天地爲爐。萬物爲銅。陰陽爲炭。造化爲工。齊侯不待銘。其績而裊氏無所與。其功也。嗟夫。洪水橫流。巨浸稽天。象罔出而侮人。螭屢過而垂涎。民其魚矣。尙何鐘之聽。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八

賦

八

味芹堂

焉。今吾與子脫介鱗而弁冠。去沮洳而宮室。泛蘭舟以遨遊。聽水樂以自適。揆厥所元。伊誰之力。邪。於是相與徜徉眺望。咨嗟感激。已而雲消風止。浪平響息。水天相映。瑩然澄碧。返而登舟。呼酒相酢。乃鼓枻而歌曰。

駕吾舟兮泛長江。馮夷起舞兮酌我以羽觴。俯以嘉樂兮鼓鐘。嗶嗶慨念上古兮。濁流湯湯。孰致平成兮。孰理懷襄。願銘此鐘兮。紀神功千秋萬歲兮。永不忘。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八

賦

九

味芹堂

洞庭兩山賦

王荅

楚之湖曰洞庭，吳之山亦曰洞庭，其以相埒邪？將地脈有相通者邪？郭景純曰：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是未可知也。而吾洞庭實兼湖山之勝，始山特爲幽人韻士之所棲，靈僊佛子之所宅，至國朝名臣微爵，往往出焉。豈湖山之秀磅礴鬱積，至是而後泄於人邪？東岡子曰：山川之秀，寔生人才，人才之出，益顯山川，顯之維何？蓋莫過於文，兩山者秘於古而顯於今，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予曰：

明文授讀 卷十八 賦

十

味芹堂

然乃爲之賦，其詞曰：

吳越之墟，有巨浸焉，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如滄溟，澌渤之茫洋，中有山焉，七十有二，眇眇忽忽，如蓬壺，方丈之彷彿，日月之所升沉，魚龍之所變化，百川攸歸，三州爲界，所謂吞雲夢八九於胷中，曾不帶芥者也。客曰：試爲我賦之。夫太始沕穆，一氣推遷，融而爲湖，結而爲山，爰有羣峰，散見疊出，於波濤之間，或現或隱，或浮或沉，或吐或吞，或如人立，或如鳥審，或如龍龜之踞，或如虎豹之蹲，忽起二峰，東西雄據，有若

巨君，彈壓臣庶，又若大軍之出，千乘萬騎，旌幢葆蓋，繚繞奔赴，東山起自莫釐，或騰或倚，若飛雲旋旄，不知幾千百折，至長圻蜿蜒而西逝，西山起自縹緲，或起或伏，若驚鴻翔鳳，不知幾千萬落，至渡渚迴翔而北折，試嘗與子登高騁望，近則重岡複嶺，喊呀摩谿，榮洲枉渚，祭壇緬邈，遠則烟蕪渺瀰，天水一碧，帆影見而忽無，飛鳥出而復沒，靈巖則返照孤稜，弁山則輕烟一抹，此亦天下之至奇也。若乃長風駕浪，歛山欲野，足使人魂驚而汗駭，及其風日晴熙，殺紋漣漪，

明文授讀 卷十八 賦

十一

味芹堂

又使人心曠而神怡，至于瑤海上月，流光萬頃，星河倒懸，澹漾山影，又一奇也。逢山霽雪，凝華萬疊，玉鑑冰壺，上下相合，又一奇也。風雨晦明，頃刻異候，烟雲變滅，只尺殊狀，雖有至巧，莫能爲像，試嘗與子弔古尋幽，則有迴巖聳壑，窺窳相通，琳宮梵宇，暮鼓晨鐘，壽藤靈藥，美箭長松，金庭玉柱，石函寶書，靈威丈人之所闕也。貝闕珠宮，繡殺鳴瑤，柳殺書生之所覓也。翠峰杜圻，范蠡之所止息，黃村角頭，綺皓之所從逝也。而閭廬夫差之跡，尤多存者，玩月之瀟，消夏之湖，

牧馬之城。圍虎之山。練兵之濱。射雉之場。出金鐃於  
後。遺梅梁於驚濤。他若毛公燒丹之井。蔡經煉藥  
之墩。聖姑絕雉之塘。雪竇降龍之洞。其石則炭薛嶸  
峴。瘦滿嵌空。牛奇聳有甲乙之品。朱貝嶺有永固之  
封。其泉則困倫感涕。甘寒澄碧。墨佐君表無礙之名。  
天衣禪留悟道之跡。斯地也。孫尚書欲卜居而不能。  
范文穆思再至而不果。豈如吾人。生長茲土。俟農桑  
棟。占野分園。散爲村墟。湊爲闢園。桑麻交蔭。雞犬鳴  
吠。里無郭解劇孟之俠。市無桑間濮上之音。婚姻相  
親。交遊相愛。卷五十八 賦 宋芹堂

非不高且麗也。而無浩渺之容。蓋物不兩大。美有獨  
鍾。茲謂人間之福地。物外之靈峰。是固極游觀之美。  
而未知造化之工。且夫天地之間。東南爲下。非是湖  
爲之尾間。洩之滯之。則泛濫橫溢。江左之民。其爲魚  
乎。懷襄之世。湖波震盪。非是山爲之砥柱。鎮之繞之。  
則奔激暴瀾。湖東之地。其爲沼乎。唯夫天作之寬。以  
納以容。地設之隘。以襟以帶。禹順其流。分疏別派。三  
江既入。萬世允賴。而後吾人。乃得優游於此。蓋至是  
而後。知造化之意深。神禹之功大。諄曰。吾何歸乎。吾  
將歸乎。湖上之青山。世與我而相遺。起獨邁其逾遠。  
海山兜率。不可以驟到。非茲峰之洵美兮。吾誰與寄  
此高蹇。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八

賦

七

宋芹堂

虎丘看月賦

黃尊素

武林有客吳者適逢八月之望吳公子邀之操單舸遊虎丘。盡吳俗玩月大抵集此也。至則綺羅竿交笙歌鼎沸。月懸狀桑。煙浮水際。巨舫小艇縱橫若鴨。鳬之集。于是攜何尊竿。靡薜荔以爲席。有少年持檀板坐生公石。起子夜之吳歌。振激楚之餘風。出潛魚于水底。落山鳥于青松。善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吹竽助激壯音。娉娟餘響聞者沾襟。典盡而返水滢。公子曰。今日之遊樂乎。客曰。是何足樂也。公子曰。子豈以

明文授讀

卷五

賦

古

味芹堂

蘇臺空。西施去。夜月隨煙浪。以滔滔。故墟餘。靡無以離離。哉。客亦睹夫勝趣乎。蓋開覽勝者不逞巨麗。以爲觀也。得趣者不搜奇地。以爲歡也。其山不必龍從。崔巍嶙峋。紅鬱絕。歸雁于礪石。接飛鳥于腸谷。其水不必洶湧澎湃。控清引濁。天吳命侍而嘯侶。鱣魚鉅齒而四足。其林不必棄夸父之策。伏夔魑之怪。擢本千尋。垂條四蓋。猿父哀吟其中。治鳥焚巢其界。客試略海島之巨觀。現吾丘之餘態。勃羣叢薄之中道。遙雲岫之渠。過林莽。背嶽歎。平時行溪孤峰遙迤。周園

一里之內。而名泉怪石。古寺殘碑。充牣其間。雖窮搜

而尚遺。况復霸國之遺烈。名姬之所魂。晉人之風流。皆足以醒千古之心。脾試與子浮彩鷁。掛錦帆。振衣盤虎之巔。濯足劍池之瀾。指點夫差之自用。再見士誠之偷安。而層臺累榭。跨谷彌山。錦瑟歌鐘。漏澈更殘。都已付之斷腸。芙蓉啼眼。幽蘭事無新。而不故人無感。而不靈。聽經聲于木杪。掘藥草于寒汀。山山明月。處處秋聲。撫鶴嘆息。捫松傷情。吾將邀孫登以長嘯。命王子而吹笙。斯時極人世之繁華。五岳之奇險。未嘗與虎丘有逕庭也。客顧以蟻垤蜂衙。視之滅虎丘之勝趣。何脾睨吾姑蘇之甚乎。

明文授讀

卷五

賦

古

味芹堂

浙江觀湖賦

黃尊素

吳公子過武林。當八月十八日。油壁接軫。繡闥盈途。員冠裝如。大裙襜如。士女皆觀湖而出。城郭爲之空。虛主人謂公子曰。此枚乘所謂怪異詭觀也。蓋與子偕往乎。至則錦帳翠幙。山谿路。纖歌吹沸。天紅紫。錯烏波。影山光。攪雜彩爲一色。其時纖塵不起。水平如鏡。渡頭往來。漁歌答應。車牛方喘于轉轂。畫鷁初開。而下。矧彼江干之士女。旣不具鴻雁之翔沙。而衆口之喧。又何殊鷺鷥之亂聽。逮至審時定候。日影已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八

賦

味芹堂

斜遙傳屢起。中心搖搖。恐陽侯之爽信。萬目睽睽。向海門而注視。不戒而孚。聲收息阻。向之喧囂不定者。忽然如合枚而楔齒。雖徘徊之微響。亦澄然其入耳。俄而一線橫江。天風飄然。摩娑日晴。指點雲烟。瞻言百里之外。已覺隱隱闐闐。豈鼙鼓之動地。或殷雷之在天。方潮之初發也。浩渺之區。浮天無岸。竭淡淡而東來。雖洶洶而弗叛。及其兩山迫脇。沙渾中。卑忽而受于拘束。無所容其浩汗。卒中怒而山立。底太空之無紓。天益撼動。而欲移地。與震盪而似判。吳山越山

爲之低昂不已。亦恐其流轉而互換。魚龍失勢。飛鳥

驚竄。乃有狡童僇子。百十爲伍。絳幘單衣。馳騁波路。

持彩旗兮悠颺。湖之神兮來何暮。呈傀儡之妙戲。羌

遲能以相如。耕父來。天吳赴。支祁按節。罔象負羽。孰

不爲之膽掉心寒。彼且從容而沿汜。已而潮上漁浦。

波澄如故。主人曰。廣陵之潮。枚乘以素車白馬。比之

較之吾浙。真不足齒矣。彼弄潮者亦天下之能事哉。

公子曰。吁。夫潮者天地之怒氣也。天地方怒而以供

俳優之戲。是爲樂怒。樂怒與樂哀等也。昔蔡君謨有

明文授讀

卷五十八

賦

味芹堂

戒弄潮文。子不知之乎。而以風俗之陋者誇于四方也。主人曰。否否。夫論事者考其原。觀今者溯其古。昔越之敗吳。習流二千人。戈船三百艘。浙江同習水戰之所也。降而錢王射潮。以強弩。此校射于波濤。乃謂致師于水府。彼氣機之翕張。夫誰受其痛苦。投箭箭以三千。不過中流之東。楚逮有宋之南遷也。嘗以茲日水中講武。殿司臨安金山。激浦水軍。出八巨船。千艦。西與龍山兩岸如堵。天子大閱。簡別強弩。分爲五隊。中樞是主。舞刀握槊。飾以金鼓。炮聲滿江。五色齊

舉烟收如息其散如雨凡今之弄潮者賈勇售藝兵  
家規矩輕性命于鴻毛故能馮河而暴虎其餘霸國  
之餘風非書生之陳腐所謂安不忘危而子乃以俳  
優侮之耶公子語塞而退

明文校韻

卷五十八

賦

式

味芹堂

海市賦

黃卿

猗巨壑之連大荒兮何浩森之無垠浸盤藍之澹沔  
兮兩曜晃其吐吞西極以東之流瀉兮總漚浴而不  
涇維五行之贊二儀兮水遂廣而獨神指三山十洲  
之官府兮聿杳邇而難論眷海市之譎變漂疾兮駭  
靈異于見聞彼喬嶽之雲霧兮氣氤蒸之可知若潮  
汐與八月之濤兮亦實理之所為何洪波之決滂兮  
恍惚出示之瑰奇彷彿世之形質兮頃刻更移其態  
姿寒晦歛而宜和朗兮計歲見之無幾詢海叟之博

明文校韻

卷五十八

賦

九

味芹堂

練兮槃罔究其光倪陟蓬萊之峻閣兮出海隈之崇  
岡肝燮霸之乍歛兮泛霽日之浮光渺萬頃之激灑  
兮冒襟裾以徜徉人走報以市起兮僕御奔而跟跲  
兩竹山之夢夢兮牽牛島失其青蒼肇蒼髯於尋尺  
兮旋騰翥以悠揚少徙倚於岩阿兮已宛在水之中  
央臥青霓之空明兮如潼潼於沸湯簇碧霞於一區  
兮浮曉靄而迴翔譬舊死之會衆藝兮懸繪品之千  
章天吳羣下而蛟螭兮亟爲築厥厚牆罔象十輩而  
出捧兮躡蜺蜺而爭能爰居潛鵠翩翩兮如助勢而

就鳴。爾乃開五都之閭閻兮，集日中之市廛。南北胖  
貨之雜陳兮，海賈陸商之爭先。立侯殆工匠之售技  
兮，佻佻類狙僮之輕猥。販鬻之續紛兮，緊接踵而摩  
肩。言不聞而有營兮，覩巾服之粲然。綵獲貿易以散  
返兮，行負戴以偃僂。伊机巧之戲劇兮，聚觀之如  
堵。負耜耒而荷畚鍤兮，走農豎與田父。一二弁屨之  
若遠兮，意何居而踟躕。山冥冥以遠隔兮，巨介避之  
何所。俄而金榜之曰耀兮，列甲第之逶迤。崇堂層樓  
之翼翼兮，雕甍朱拱之翬飛。亭臺微突其尖兮，重簷  
朝衣授讀卷之五十八 賦 主 味芹堂

今水之隔，招名筆兮臨之圖。有懷華胥兮，風景爾殊。  
空中波上兮，靡盬。璚斑爛熳兮，公。泚泚兮，奔電息。  
潢潢兮，涵杳虛。如錦棚之迅換兮，傀儡紛散於須臾。  
望島嶼之隱隱兮，招玄鶴之翩翩。顧偕遊之大小兮，  
漸容以言旋。謂老農之播怪兮，何鯨鯢巨而不然。殆  
海若之幻戲兮，較浮世之絢妍。嗤方士之陋以誕兮，  
誘秦漢之求仙。侈金銀之官闕兮，或緣此而鬻謾。嗟  
么麼兮，貴位。若赫橫兮，威權。燎焰兮，易燼。綺綉兮，露  
乾。百爾翕散消息兮，咸有極而有端。寥廓忽荒如夢  
朝衣授讀卷之五十八 賦 主 味芹堂

先夫子曰黃卿號海亭益都人官至江西布政使  
長於作賦肯宛轉可誦不墮方板填塞之習其文  
則句法瑣碎 百家私記其  
文名編茗集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八終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九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璽校讀

賦三  
居處人事閒情音樂類

葯房賦

王禕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審好修以爲常。既昭質之弗虧，  
今又矯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  
滋幽蘭而樹蕙兮，蘭爲佩而蕙爲纓。寒薜荔以爲衣，  
今集夫容以爲裳。既所服之孔修，今聚芬芬其文章。  
所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構兮，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一

味芹堂

獨以葯而爲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綢繁飾以陸離，文  
杏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爲楣，櫟木蘭之差差兮。悅  
文藻其紛披，繚疏牖以杜衡兮。扈素壁以江離，桂樹  
鬱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蔽百草爲庭實兮。肆把  
玩乎瓊枝，襲芳編以總總兮。緇空桑之朱絲，餐繁英  
與落蕊兮。飲沆瀣以自怡，潛逍遙以容與兮。聊棲遲  
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瞻茲葯以自况，維葯之澤  
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葯之馨兮。所以表矯節  
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潔之不忘荷所好

之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潤濁兮。採蕭蕭

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施葦蕪其盈室，彼惡椒果

何物兮。亦雜然而充幃，衆舍是而尚非兮。孰于芳其

能祇，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傲世以

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

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願

予生之佗僚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

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精晏然猶冲豫。外物

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

華之外形。徒潔修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既好尚

有不同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夙與

予其目成。欲相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

爲予筮，筮兮。靈氛告予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

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恐佳期之遲莫。思美

人而未見兮，恨盤桓而延佇。將何物以結言兮，恨衆

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

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爲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

以成詞。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二

味芹堂

藥市賦

楊慎

蓬丘仙伯，七刀圭而通神，奈園老宿，品千二而稱珍。  
何如蓉城之日，重開藥市之春，若夫岐華湯液，和緩  
瀝滲，采嘉林之嘉草，掇芳洲之芳羞，屏風水發，書帶  
山抽，人參三極，來自高句麗之國，桃枝九折，出於崑  
崙之嶺，椒瑤下虛星之舍，果麻薦織女之樓，逢茅  
龍之術叔，遇木羊之葛山，檢本草之聖錄，極山海之  
冥搜，別有天棘日精，澤葵海藻，火林之蔚，炎柯雪津  
之擢，陽草秋冬，叩冰而吐葩，葶藶迎露而先，稿青綸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賦

三

味芹堂

碧組蒼龍，就食於甲辰，素茵簡陳，白兔騰仙于辛卯。  
帝休，鬼麗蕩邪而獨憂，神錦仙監駐顏而難老，又不  
若刺犀截角，寒翠刪毛，澄禺山之水，碧藹樊桐之金  
膏，鮫人泣珠而酬價，狼臙歟金而解藥，神鹿兩頭，飲  
上池之水，靈鳥四翼，歸金匱之韜，莫不攀丹危而陟  
翠險，質仙的而下神，蠶涉森森，馳半萃，刈翹翹，伐丁  
丁香，草比于君子，嘉卉方于女貞，藤名簡子，花號長  
卿，五芝色配乎五嶽，六飲芳冠乎六清，乃延巫彭，招  
長桑飛終，雪持玄霜，巴戎赤斧，梓谷王昌，蓬州塗定

辭玄武張開光，希夷出崇龕之落，真多栖葛瓊之鄉，

黃足之鳥，呼季玉而竝復，朱頂之鶴，名令威而駢翔，  
負局磨鏡之翁，簞桶講易之叟，扶龜床於行阿，策鳩  
杖于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  
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風瑟瑟而鳴簾，菊英英而綴  
班，訪名跡於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  
帶杜宇天鑿之山，哀危螭於寸陰，矜局竈於井谷，布  
蔑天府之區，蔓衍坤維之域，入萬四千之人烟，五十  
四州之謠俗，罔無夜戶之虞，人有春臺之煥，卻公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賦

四

味芹堂

鄭之倫，騁子魚文之服，乍發劑以針龍，奄飛符而擒  
蜮，黃耆背鮐，蒼思髻，蠅行歌擊壤，羣嬉聚沙，成行鴈  
鴈，學語鴉，鴉毛姬，餌葉鳳子，藏花色，輝九壁之錦光，  
藻百瀾之霞，採思婦之卷耳，折放臣之疎麻，息風枝  
之不靜，起露蓼之含嗟，崔公之錦云遠，華陀之囊已  
還，既富矣韓康之肆，寧斷乎博望之槎，楊雄夢腸，頓  
醒滯思于雕篆，相如消渴，欲涓沉疴于齒牙，豈知西  
嶺之盤露，北方之何車，哉，有林間翁孺者，起而爲系  
日，黃能兮休入寢，朱牖兮罷窺屏，永道兮一登，載穢

兮九嬰分荊潭兮澆澆。宴蓉城兮冥冥。鴻安丘繼而  
作曰。安期神樓散。扁鵲陷冰丸。銀箭昔誰蘊。金瓶今  
子彈。謝驚風兮駐流電。訪大藥兮浴還丹。邀錢俛兮  
雀躍。共喬松兮覲桓。主人聞之。欣然稱閔。修容麗級。  
獻壽升筵。敬緝光誦。奉以周旋。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賦

五

味芹堂

勉菴賦

楊守陳

四簷白雲。半壁蒼蘚。誰氏之菴。榜題曰勉菴。赤城之  
老生。承粉署之餘烈。志屈居於文場。心長懸於魏闕。  
鐵硯將穿。唾壺盡缺。白首一經。猶勉不輟。勉之一辭。  
廣矣大矣。貴賤同科。古今一軌。乃若閭閻之子。沮溺  
之曹。業惟務本。力昏作勞。荷雨簑於南陌。植烟杖于  
東臯。冰未開而冰壑。水方沸而耘耨。稟腰弓之欲折。  
赫背火之恒燒。積三時其不懈。冀百穀之皆饒。若夫  
梓匠輪輿。築冶梟梟。弓和六材。畫績五色。各執藝以  
效勤。或食傭以成疾。背已闔兮強開。腕垂脫兮未釋。  
恨花柳之芳菲。美禽魚之放逸。至若三槐九棘。庶尹  
百司。夙興見斗。夕寢聞雞。侍延英而戰汗。目九折而  
驅馳。厭簿書之杳擾。惡敲朴之驚啼。思醉花于金谷。  
將嘯月於瑤池。恥功名之不立。懼職業之將墮。恒乾  
乾以終歲。敢悠悠以度時。復有望重勳高。窮貴極富。  
將逸樂之無期。乃滿盈之有懼。嗜紅鱗兮苦辭。悅翠  
蛾兮昂頤。挺高節於晚凋。煜餘光於方暮。又若五都  
三市。萬水千山。紛攘利以交易。競乘危而往還。唏輿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賦

六

味芹堂

風於粵海，埃積雪於燕關。惟百歲之足望，曾一寢之遑安。若乃邊塵四驚，烽火交灼。三軍競馳，兩陣相搏。鼓礮殷兮鳴雷，戈矢紛兮灑電。孰不魄褫而魂飄，心摧而膽落。強賈勇以鷹揚，遂捐軀而虎躍。收功業於垂亡，獻俘纍於既縛。漂銅柱兮炎荒，銘典然兮朔漠。茂矣哉，人無往而非勉，事無勉而弗成。生何徐徐於本質，獨汲汲於華榮。盍改爾轍，迴爾航。發軔兮橫渠，張帆兮紫陽。踰濂洛而迅邁，望洙泗而高翔。朝蠶沒其無已，夕燕娛其未遑。景莘莘之伯禹，企堯舜之文王。茹仁義爲玉食，服道德爲金章。庶垂名於不朽，同天地之悠長。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賦

七

味芹堂

登樓賦

有序

桑悅

學舍中有小樓，予名之曰乾坤一寄。時登覽以寄遐情，予懼茲樓之易毀也，爰作賦以傳不朽云。予少期博於九萬，邇薄風而視視，占師儒之末席，抱圓材而應規。然戚戚與戀主之念，悄悄動懷親之悲。幸茲樓之高明，眺虛空而自怡，曷消遣乎世慮，揖雲霞而賦詩。恨市廛之伊邇，乏盪目之嶠奇。然開窗延四海之明月，啟戶納八方之涼颺。匪堯夫之傑閣，饒廣大之若斯。年時遊乎南康，見樵于匡廬之顛，釣于彭蠡之涓者，意甚歎焉。然察其標芳洲之宿莽，伐空谷之桂枝，形蠢蠢而意啞啞，則又安知水石之多姿，信造化之光景爲吾輩而設。施茲樓雖限吾之偉觀，不限吾之遐思。登臨之際，試心存乎瀟湘洞庭，雁落娥眉，反視靈府之耽耽，覺水繞而山圍，儼環樓之多景。今供吟眺于不貲，彼登岳陽與黃鶴者，心又或繫乎笛畚，見塵外之艸木，分化禾黍之非非。併人樓而相準兮，造化又焉肯以彼而易茲。嗚呼噫嘻，乾坤浩浩，熟吾一炊明日之事。陰晴未期，汎飄飄之萍梗兮。

明文授讀

卷五十九

賦

八

味芹堂

寓茲樓而幾時惟修道德爲梁棟今吐文章爲桷椳  
庶樓名之羽化今不成敗于氣機

明文授讀

卷五九 賦

九

味芹堂

燈蘭賦

周容

作客莫春朋酒卜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剔  
煤心裁以攬核者吐焰如蘭三四而燼咸爲賦之  
賦曰客未去兮春先歸人欲醉兮燭愈醒聽檀板之  
初停聞更籌兮方永爰有青樓蕩婦章臺肥人擲果  
誰懷拈核在中怨燈花兮不相報聞杜宇兮何處春  
通借火以爲土反令火以生木錯五行之定理亂草  
木之纖絃驚高焰之吐葩移東君於銀燭於是座客  
喧笑徵歌賦形或曰楚曉蕭艾不生或曰謝階玉樹

明文授讀

卷五九 賦

十

味芹堂

同榮倩護風兮紅袖防飛蛾之赴明客有謂周子者  
曰昔湘子丹成明皇鼓急頃刻花開愧茲爛晬周知  
盛衰之不必拘時而榮華之亦可偶襲也周子曰吁  
爾殆慕燭火之榮而不悟其旋燼也舍百年之計而  
乃爭此一瞬也豈遂易幽谷之性爲趨炎之俊哉夫  
敷華者必存爾實植本者始繁厥枝苟托基兮非地  
豈枯楊而有稊况炙手其可熱寧迴光而見机縱引  
膏而自潤終焚身而不知客又曰然而仁質內守衆  
口已騰離近君子之清宴終恐棄擲而莫矜因烈性

之難灰著文彩以自明吾子獨無意於是乎周子因  
凄然悲俯而不能答也重引卮以屬客聊醉眠兮晏  
息視萬物兮如此蘭雖百年兮又奚別諸客盡醉山  
僧亦傾少姬垂袂微聞歎聲

明文彙讀

卷五十九 賦

上

味芹堂  
訂司二

千秋絕艷賦

王驥德

吳郡毛允遂公子出其內所臨錢叔寶命貞卷周  
公瑕爲題曰千秋絕艷命余作賦卷中悉次金元  
人所爲傳奇語稍波及賦曰

美夫河中麗人洛下書生嬾媚蕙質縵縵蘭情嫣然  
色授魂矣目成宛轉生前之恨嬋媛身後之名爾其  
漢皋春麗蕭寺花濃心勞金屋人閉珠宮托嫺辭于  
尺素尋芳信于飛紅迨夫佼人月下綺樹牆東旣械  
情于麗句亦示報于頽容淒其良夜黯彼回風于是  
酌卓翠兮多露薦韓香兮下陳雲捧瑤釵不負明星  
之約粧留角枕猶嬌在闥之春乃至王孫之草才青  
河橋之柳堪結帶錦帶于新驢愴羅巾于生別投夜  
弦而留連報春鴻而淒絕环一解于中摧鏡長分于  
永訣惜紫玉之張羅恨青陵之同穴海填衛而難平  
血啼鵲而不滅則有南宮辭客北里騷人繡腸欲絕  
絲筆如新韻清商于子夜度艷曲于陽春亦有丹青  
點筆之工盤礴含毫之史臆彼多情圖其有美高唐  
片墮崔徽一紙未若秦嘉之婦張玄之妹麗比舜英

才方錦字、抽烏絲之逸藻、聊試脩廢、樹粉本之餘妍、  
詫傳側理、夫其塗黃乍就、浮渲欲飛、顧瞬似語、態弱  
堪持、嫵然而狎、俛然而思、粲然而笑、感然而啼、神情  
綽約、芳澤陸離、洛水無聲之賦、金荃設色之詞、題知  
凡理有窮、惟情無盡、感可決脰、愁堪彫鬢、楚楚短綃、  
茫茫長恨、俯仰今昔、我輩差近、噫嘻崔嵬、窈窕天人、  
其儷張郎、才地則鈞、嗟紅顏之薄命、怨錦翼之離群、  
抱丹誠而不化、啄白首而難陳、卽顛顛之見絕、仍掩  
抑而含辛、悲絕艷于旣謝、盡麗辭于長聲、儻有情之

明文彙讀

卷五九 賦

五

味芹堂

披覽、當三慨于斯文、

百家私記王驥德字德良除姚人陽明弟子偶  
于同邑倪太真家見有陽明與德良手書集中  
所無附此遠承佳作推許論實益相愛之深遂  
不覺其言之過情耳然在淺劣何敢當也愧謝  
愧謝格致之說友朋中惟有德良解悟極速所  
謂良馬見鞭影而行一日千里無疑矣何幸何  
幸易口竟以居之而孟子之論養氣極言助長  
之害故凡無志于學者惟恐其不奮迅激昂而  
有志之士又慮其求之太迫執之太拘而無滿  
沛寬平之氣不審德良以鄙見爲何如志健昆  
季昨晚始自此過杭數日後當復來旬月間得  
暇還能同此一談否耶

清舞賦

張鳳翼

暢幽懷以良邁、集城隅之桂堂、睇景物之澄霽、娛冥  
曲以徜徉、飛羽觴以候月、徵清舞于楚粧、謝絲竹之  
繁響、出明迴之瑤英、紆羅縠以騁妍、垂金縷之飄縈、  
吐徵音以按節、翥修袖以雙迎、爾乃張翕合機、長短  
中度、俯仰應規、低昂協序、始差池以燕翻、終連軒而  
鳳舉、旣遷延而如疑、又宛轉而生態、欲進不前、將來  
復去、颺還迴風、雍容凝露、指會飛蛾、臨岐揚絮、步芳  
得而若空、縱輕軀而如赴、覆玉掌之盈盈、流橫波之  
泚泚、燭朱顏以向宵、麗舉葩于清曉、眉嬋娟以珠翠、  
髻嵯峨而煙抱、弱腰屢盤、柔骨迅繞、窮麗極妍、不可  
悉道、旣魂搖而目眩、恍不知其所爲、俄微笑以斂容、  
忽月轉而星馳、詎天工之毓巧、匪人謀之與斯、恨奇  
觀之難再、重追往于茲時、邁陽阿以絕塵、豈巴渝之  
可伍、俾邯鄲之步失、何淮南之足顧、使廣場之張樂、  
于清舞其孰與、嗟人情之尚靡、持孤論其誰語、

明文彙讀

卷五九 賦

五

味芹堂

聽彈琵琶賦

袁尊尼

原夫琵琶之爲技也。按調流音。徵曲寫聲。下上其手。逆順有經。絃無取多。宮填徵鏗。洪殺會節。要眇希清。振容動思。暢志懽情。遠傳胡漢。近稽漢京。信樂府之妙品。絲屬之雅鳴。非夫嬌昌際。明姿盛麗。皓素腕。玉瑩肪膩。照耀激盪。耳駭目注。則不足。以稱擅工。而繩絕倫。諧羣心。而娛極意。蓋絳馮肉亮。器以神宜。色藝雙珍。古今共旃。客有與於茲賞者。乃賦之曰。

明末授讀

卷五十九

賦

五

朱芹堂

夫何有美之沃若兮。洵涓嫿而修姱。披芝房以稟秀兮。絢美藻而濯華。擅絕代於名都兮。掩衆姝於秣斜。日予幼好此薄藝兮。醜族工委巷之煩哇。謂上客儼其安坐兮。奄日暮無以爲樂也。援四絃而試一鼓兮。久矣予斯音之不託也。爾其植趾出手。宛約善容。微偃却坐。調絃淙淙。態逸情朗。嬌若凌空。乍撥良已。欲放未雄。鳳延頸以倚臉。龍蟠體以富胸。鵬筋迸縮而高張。檀槽擺然而聲融。華表應虛以送響。回窗款款以含風。啓丹唇兮。揚修蛾。倡回波兮。閒積雪。絃之噪

吟脫兔馳。歌倚之兮。貫珠協。幽留屢抑。遊春鶯也。爽切赴會。折寒水也。正宮鐘。凰和鳴也。悠延細轉。竹

廳清也。倏欻激突。戰騎驚也。肅然止割。掣裂絳也。曲終有閑。餘韻凝也。四坐靜聽。蹶不覺其醉之醒也。飛牟復酬。跋燭更秉。候僕于于。忘夕之永。始奏兮。悅皆有觸。畢彈兮。各獲所領。闔辭多思。歡聆乃欣。越調沿怨。樂感俱泯。匪烏孫之出塞。異馬上之懷關。豈浸陽之去國。殊舟中之怡神。固知境善遷物。而音能會心也。載歌曰。雲披日遲。萬春陽兮。餘寒少清。夜未央兮。井韓綺疏。靚蘭房兮。布席高譙。燭煌煌兮。蕙肴難遷。臭芬芳兮。有客既醉。醉倘伴兮。於燦令姿。耀宵光兮。朱絃親御。歌琅玕兮。其歌伊何。鳳求凰兮。願言快心。結明璫兮。彼美人兮。得也可忘兮。

明末授讀

卷五十九

賦

五

朱芹堂

百家私記袁字魯望吳縣人袁之奏之子嘉靖己丑進士歷官考功主事提學副使

明文授讀卷之五十九終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珩

賦四

弔古述懷欣  
貧哀傷類

吳子城賦

王鏊

予每過吳故墟未嘗不慨想其盛而悼其衰也故  
爲之賦

秦伯遺墟干將故里臺閣葦飛冠蓋鱗次喟彼荒郊  
羌何爲乎城之裏但見愁煙鬱而四積悲風慘而時  
起頽墉突阜剩水殘濠野雉朝雊鵲鳴夜號沉矛折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一

朱芹堂

戟墮珥遺翹漸漸惟麥之秀離離彼稷之苗父老告  
予曰此吳王之遺宮也方吳盛時志大功高入楚柏  
舉敗越夫椒城規方于八卦門僭擬于三朝跨長洲  
之茂苑館芋羅之豔妖帶以錦帆之漚歷以金母之  
橋爰有涼臺溫室鏤楣繡栢風亭月榭硬壁椒塗飾  
以璆琳琅玕間以木難珊瑚鳴珮鳬筵高冠鵲趨自  
謂百世君之豈意至于是耶吳祿旣更歷代崇飾春  
申夏桃泰皇刻石危亭岌夷雕欄紆直齊雲之樓凝  
香之室木蘭之堂交映翕赫疊石則截業嶢嶢鑿沼

則困潏潏碧蘭芷羅生乎其間竹松駢列于其側羅  
綺爭春而妖冶歌鍾入夜而嘈雜韋白耽于淫玩皮  
陸侈于酬答迨宋迄元更爲治所雙蓮四照池光春  
雨歲時觀游麗無踰者而何至于是耶蓋自元收廢  
群雄驚白駒離首乘間竊據挾嘉湖杭以自雄擢黃  
蔡葉而爲輔盛稷下之文儒忽太湖之飛渡揚慈迷  
樓卓矜郡塢倏天兵四面以重圍金城百雉而莫固  
技殫九攻蒼皇一炬歷代繁華可憐焦土遂使燕巢  
再燬麋鹿重游竭南國之脂膏坐受其困激東溟之  
波浪莫洗其羞且夫傾宮阿房非不麗也鉅櫓瓊林  
非不富也晴雨華洛非不固也自古如斯易之故也  
豈仁義不修燕安之可畏耶將氣運靡常盈虛之有  
數耶惟是吳墟殷鑒斯在前旣顛隳後仍荒殆登茲  
城以徘徊寄千古之一慨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二

朱芹堂

渡瀘賦

何景明

晨瞻崇丘，鬱乎相袞。局以水峽，隱以大洲。沙莽寒日，江深夕流。蓋將濟于瀘水，傍人告予以理舟。沿洪波以直度，迎迴颺于上遊。顧中原而緬邈，久西域以滯留。感逆旅之長勤，懷古人而增憂。想夫漢炎既燼，蜀都始家。區土未闢，士馬不加。深入五溪，橫制三巴。冒險通寒，柔邇來遐。收羗髻以帶甲，率庸虛而習戈。捷吳權之堅銳，摧魏懿之精華。今其斷岸遺津，寂寥水涯。苦霧縈石，悲風振沙。音塵淪絕，古今長嗟。嘆餘風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三

味芹堂

今莫親，幸故址。今今，過西望開創之基，形勢蒼蒼。襟麓府而控荆門，峙巫峽而流瞿塘。簡書零落，陳圖縱橫。煙磧下，月陰岸，積霜風雲慘，而猶憤魚鳥畏，而將翔。功雖殞而舉遠，身既沒而國亡。南瞻祠廟，巍分嶠宏。松柏蔭戶，丹青闕宮。垣臂林蔓，堦卷寒蓬。亦徒嚔吁，父老涕淚英雄，而止。嗚呼，當其長嘯之後，三顧之餘，氣感雲龍，思同水魚。念季葉之否運，思中興之遠謫。偉雄並乎三分，恥偏安乎一隅。何遂違其懿志，竟弗助其長驅。吾哀斯人，遭時不淑，宜三代以翔翔。

胡群奸而馳逐，矧功業兮難成。且年歲兮易促，嗟哉天道高，不可摩得志者寡，失意恒多。苟道之不行，雖孔孟其如何。泛泛吾舟，載揚其波，艤彼清潯，陟彼中阿。無人可邀，聊獨行歌。歌曰：朔風起兮瀘水寒，扣舷中流兮懷昔賢。遇匪其時兮良獨艱，嗟嗟遇匪其時兮良獨艱。

先夫子曰：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陝西提學副使。

大復之持論雖謬，然習氣最寡。恒言必曰：何李無

乃以大復爲公孫洸乎。私記大復入歲能屬文十五舉于鄉弘治壬戌進士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四

味芹堂

年三十九其持論曰：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亡于韓法亡于謝文溺于隋韓力振之古文之法亡于韓

艮岳賦

李濂

宋政和間，詔築山於上清寶籙山之東，象餘杭之鳳凰山，初名曰萬歲山，後更名艮岳，以其在國之艮位也。岳之正門曰陽華，故亦號陽華宮，飛樓傑觀，奇花怪石，崢嶸巧麗，可謂極矣。詳見宋史，僉僧祖秀陽華宮記。靖康兵燹之後，無一存者。余汴人也，數游其地，週覽荒基，追憶其盛，賦以哀之。時正德丙寅歲也。

跽陂陀之土丘，曰艮岳之遺址。杳臺池其何存，悵宮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五 味芹堂

殿之圯毀，走狐兔于窟塚，莽蒹葭于潦水。想全盛于前朝，當政和之初紀，倡豫大而豐亨，崇苑囿以經始。咄蔡京之姦諛，進朱勔而任使，廣興築以遊觀，傾帑藏之儲積，耽逸樂于當時，殫民力而罔惜。寶遠物以自娛，役耳目之無益，費千金而一花，勞萬夫而一石。萃珍異于天波，門致希有于汴陌，蒐洞庭之瑣，奇登太湖與靈壁，爰鑿堰而破肺，始克達乎都驛。乃有紫石之岩，萬松之嶺，海棠之川，朝真之境，馴禽猛獸之聲，野店村居之景，又有龍吟之堂，巢鳳之閣，極日蕭

森飛岑八角，斷峽層崖，回壑峭壑，白鳥成羣，錦鱗自躍，蘆渚梅汀，樓陽駐鶴，其上則壽山峩峩，兩峯對列，瀑布下垂，噴水灑雪，烟霏冥濛，寒氣淒冽，其下則景龍之江，澄波瀾瀾，鷗鵲驚飛，鳴戾止，朝暉夕陰，變化倏爾，其最高者，則有絳霄之樓，白雲之屋，木棧驚禽，石磴駭鹿，巖接巒迴，岡連阜屬，左右蔽虧，前後聯續，沿澗而轉坡，降巖而憩麓，十里笙簧，四面榆竹，徙蓬壺于中土，漏渤海于平陸，十步一館，五步一亭，雕闌曲檻，碧甌朱欄，枇杷橘柚，黃楊冬青，虎耳鳳尾，含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六 味芹堂

笑素馨，徧滿山谷，婀娜妙好，見高陽之酒肆，倚南山之翠屏，觴鼎不竭，絃管可聽，更有奇玩，嘲峙玲瓏，玉京獨秀之巖，慶雲萬態之峯，去天咫尺，宿霧千重，秀拔雄峙，若削芙蓉，巨石數仞，屹立有容，或如儀鳳，或如伏龍，嘉名帝錫，盤固侯封，馳道行幸，陽華之宮，百鳥迎駕，飛翔蔽空，見程王孫絡繹，寶玦相逢，柳陰蹴鞠，花市歌鐘，謂太平其萬載，俄醜之逞兇，失戰守之大計，括金帛以和戎，屯車駝而縱牧，遶青城而僞從，歛鳴笳以北去，擁鑾輿于雪風，瞻舊京而返顧，洵

烟烟于域中，信悲生于樂極。徒抱恨于無窮，嗟天命之不常。惟一德之是輔，究治忽之有繇。實人事之自取，苟好樂之無荒。保生民于安堵，仰無逸之姬公。誦旅獒之召父，竝陳戒于顯王。永輯寧乎海宇，何宋人之不然。誅京勔其奚補，矚陳迹而撫然。聊拊辭以弔古。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七

味芹堂

四愁賦

黃淮

兮虛子索居屏迹，息慮省躬。因洞觀夫玄化，爰有感於深衷。年與時馳，羗景物之不異。情隨事變，何忻戚之靡同。若乃陽和煦育，品彙昭融。穠李芳桃，耀繁華於朝日。金鞍綉轂，醉羅綺於春風。轉喉之窈窕，謫香露之空濛。踟躕闕雉，斯遊未已。爭妍索笑，其樂何窮。我則低摧喪氣，憂悶填胸。虛負歲華之遷易，那知花信之始終。聽簷外鳴禽，空教夢斷。見牆頭飛絮，始覺春濃。慨窮途之寂寂，奈幽思之忡忡。至若蘭雨傳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八

味芹堂

香鴨波深，綠開池館。以來南薰，折荷筒以泛醺。際和白紵之新詞，歌採蓮之麗曲。或鳴琴以俯清流，或岸帙而倚修竹。扇影風泛，分齊紈。簾紋涼透，分湘玉。我則衆穢流腥，炎蒸蘊毒。飛蟲旋繞，遣排何暇於言談。流汗沾濡，起居不離乎綢繆。紛然塵垢之侵肌，蔽爾竈烟之迷目。焉敢恣其趨踰，豈能頻於盥沐。及夫序屬三秋，金風扇冷。時維殘臘，素雪揚威。盼鄉信之沈迷，目窮鴈字。若凝寒之慘慄，體怯鵲衣。漏沉沉兮長夜，魂渺渺兮親闈。警鐸傳聲，分駭膽而慄魄。殘燈照

影兮灑淚而長吁于斯時也爾乃鬪勝誇奇携朋拉  
友浥九霄之沆瀣待月南樓覽六出之奇葩張筵北  
牖列侍女擁歌姬薦嘉肴稱壽酒婉兮媚物之情哆  
兮懸河之口第恐爲樂未央而盛時年貌之不留又  
豈知窮愁迫蹙而羈人歲月之易久也嗟夫予嘗究  
夫庶物之理萬化之原是非互見得失相沿競侈靡  
縱遊觀則流之於放閑阒窮極愁苦復溺之於偏况  
消長盈虛實玄機之旋斡而窮通壽夭豈人事之能  
遷是故陋巷簞瓢回也不改其樂易簪待盡參乎獨  
明末授讀卷六十 賦 九 朱芹堂

先夫子曰黃淮字宗豫永嘉人大學士謚文簡

戎旅賦

楊慎

恭承恩譴今于役滇越捐珮江阜兮解紳雲關三陟  
崔崔兮九折軋軋不日不月兮送屈窮髮撫孤旅而  
悄胆兮擗衆困而愬心悵圭鬻之駿過兮逾四稔而  
迄今父母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遠而分衢兮  
似同波而殊潯慈烏忻于共巢兮恒鳥悲乎異林彼  
離羣而弗如詠清人之介騶兮感放士之鳴鶴姬公  
畏于熠耀兮尼父惜夫螻蛄屈托乘于螭豹兮莊寄  
明末授讀卷六十 賦 一 朱芹堂

樊舞白日逝兮玄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歎其  
向阪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簟枕而假  
寐兮遙夢歸乎親舍家人嚙以欸語兮閨里紛其來  
訝衆雞鳴而驚余兮晨光吻乎東射懷夢歎而覺悲  
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古今援龜頤兮余謝  
曰明庭其布德兮子行歸乎肆赦系曰莫靡荒服自  
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禹罔睹兮蘭  
津間道行商苦兮碧雞望祭使者阻兮余亦何爲恒  
此上兮金躍不祥願勿作兮樂天知命去何慚兮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北

味芹堂

司命賦

趙時春

客有以東芻加塗綵給節素金碧紫紆繡刺抹傅冠  
夏后之章甫合軒轅之制度標曰司命之君祇承則  
界福祚惠而好我用啓窮罔主人辭而難焉曰夫陽  
輝而穹罔垂象陰翕而柔祇敷形故形則爲水土木  
石象則爲日月星辰萃兩間之精華麗至道之模型  
要其所極猶參差難并究其所始則窅奧竊冥蓋七  
聖之智而於是迷四科之博而不能訂謬彼譎幻假  
此芻蕘類燕人削猴於棘端同偃師舞巧於周庭縱  
野來授讀 卷六十 賦 北 味芹堂  
無求而不獲匪余衷之所寧客曰迂矣子之言也夫  
三五淪喪剝落真元陽明剝謝陰邪昂軒執失則擎  
拳曲踞以取媚志盈則招權攬威以自尊一波濫而  
萬濤漲孤壘摧而三軍奔况七曜焉輪迴而兩間乎  
平反醜正惡直其徒日繁足恭令顏其竟日敦豈眇  
睚之所能梓柱空於悒以蒙迫屯勗余忠告慎爾出  
論余乃再拜而受之安于中堂致獨吉肅冠裳注椒  
醴奠蘭漿列歲餼獻候糧鳴洞簫鼓笙簧陳靈尊招  
巫陽望左右幸飲饗已乃兀然突然燭影亂而神騰

翔慄然竦然毛髮豎而相扶將若有恫喝于閭閻  
于梁乃密厥相則忱惚兮難量乃聆厥辭則嘈唧乎  
難詳叩之則無所應已焉則復來降良久巫致殷曰  
神靈訊汝謂以有所凶吝而求祥乎汝之祥由天神  
不能逆天而取殃謂汝有所咎尤而求懲劊乎汝之  
尤由已神不能易汝之肺肝而柔汝之剛腸夫不接  
於人而於鬼乎厚望不圖於諛而受俗之羈轡悲世  
所以馳務追逐而卒仆僵者也吾且示子以廣大之  
論遊于於曠逸之場下挾乎地維上觀乎天間騁雋

明文授讀 卷六十

三

味片堂

永之至辨析聖教之微茫明以語子子其聽叩蓋聞  
大造以天地為洪範以山川為巨防鼓動之以五行  
鎔液之以陰陽綴日月使燭灼驅風雷使簸揚於是  
鍾淳懿者茂以昌值澆離者肆而狂營諸鍊金精者  
為百鍊之鋼鈍者為一割之鋌其間等倫皆可辯明  
返造物之本原此其較然大章者也乃若遭其窮厄  
值其淫汪變態萬端靡可久常或保其隱或賦其賦  
伊華之任兮乃孕空桑重華之啓兮乃殞南蒼陶唐  
谷岳兮巢由深藏履癸復諫兮乃臣龍逢曠溪垂綸

兮暮獲真王甘童舞智兮為趙鳳凰此則採錯難殫  
事理或爽者也至若箕子陳疇於周而奴僕於商仲  
尼勁於夾谷而畏於宋匡齊桓雄于五伯而蛆出於  
牀秦穆弘於乙丙而殉其三良此則始終異故本末  
披猖者也又其甚者尤可悼傷接輿獨見兮楚稱為  
狂三閭忠諫兮爰投三湘伍員獻謀兮翻盛革囊弘  
演納肝兮國破身亡著乎詩人之諷刺編為史冊之  
輝煌然懷寶含瑜逢時拾遺既不其力覆用胥股或  
有義烈精誠感動玄黃長弘進血而化碧鄒衍痛哭

明末授讀 卷六十

四

味片堂

而飛霜然猶乖世負俗絕頭扼吭其餘齋志飲憤激  
薄乎三光者不可以比方也窺古今之殊致感流被  
之相滂合至道於冥漠揆安宅於久常縱日乎欽埃  
之表神遊乎無何有之鄉窮通好醜孰能為之弛張  
進退虞豫孰能為之低昂願含章以藏器俟乎時運  
之芳勿草脂以模稜永含愧於滄浪余聞斯言驚悟  
含皇方欲單其要眇療疴膏肓但見皓月覆地落葉  
凝霜向之所睹儵然而襄矣

古繪賦

譚宗

歲在著雍閏茂，館舍偪市廛。日出入輪曉開，昏塵惡臭，瞬眼塞鼻。茂有已，幾不知身世之謂何。嘗偕人走廟市，流駭暇念，觸物怡懷，歸而爲古繪賦，以志感也。辭曰：

曼方老人嘗來都市，有持繪冊而售于市者，問取而觀之，則畫古翠賢之像，各爲一家之日，紺素陳久，絲飾脫落，不驚人眼。率率朴朴，然而丹粉雖謝，神采奕然，慶健能動，襟裾欲僊。筆墨之妙，踴而眎之，斯殆非

明文授讀

卷六十

主

味芹堂

人世所得而偶見者也。問之縣直幾何，則千百爲計。待售幾時，則於今且一十禩矣。夫售之數十禩，猶且售之，售之數十禩，不售而猶千百以招之，子之不明，豈有休乎？繪者然然，然吾嘗聞之，貞志爲性，勝事茂能，皆有見亮之曰：觸於時會，以興雖處之莽穴之下，闕之幽曉之地，不能沒其神采，遇其氣勢，是以傳變協肖像之求，渭水入非熊之下，采榮南山，而巨若劉祚，垂釣東海，足加於帝腹，辟猶隋珠發水，而照乘趙璧興山而斂城，屈指而獨仲，秦楚必爭之馬也，而似

鹿異域必登之，何況立之都會，矢之闕闕，萬目洞於

焚烈，鑒別呈於毛髮者哉？吾所以守而弗置，陳之弗

輟也。老人曰：不然，人情好動而惡靜，天道向變而背

常，二三綱紀於柱史，支離恢張於彼莊，此自然之數，

不可或罔者也。今吾子所謂賢詰之象，善則善矣，然

能靜而不能動，能常而不能變，坐者不得持之使立，

起者不得偃之使伏，怒者不可強之而喜，笑者不可

移之而哭，須眉者不能柔之使巾幘，冠冕者不能髡

之使鉗瓦，況處此遷忽之世，習夫游衍之流，而秉執

明文授讀

卷六十

主

味芹堂

成相。斤斤弗休，唯子業寔不咸於人乎？其又何尤？子不見夫傀儡乎？頭額不盈寸，軀體不中尺，而封中央之土，身兩甲乙之德，倏而目之以弁甫，倏而傳之以粉墨，繫維掣之以顛倒當場，俳優斗之以駢走絕域。時而闊步於康莊，時而屏氣於闕闕，朝登鄒魯之堂，莫入荏苒之澤，膏沐之則爲妾婦，毛角之則爲狔特。授之利劍則殺人，銜以事權則賣國，前可以泰而後可以楚，南與爲蠻而北與爲。乎富貴貧賤，嘗反顏以事讎，判乎成敗利鈍，且倒戈以逆敵，此皆傀儡

之能事爲其無一定之勢寡不遷之識故日中貿之  
日入而婆娑踟躕於王侯之几席矣給者聞之舉體  
投地反袂塞膈蒙戎包匭函金襲石盤辟足縮而去  
之不復敢厠乎道側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七

味芹堂

乍見賦

徐勣

嗟人生之轉轂兮恒一東而一西恨踪跡之流萍兮  
眞聚散而弗齊痛遠別兮道路遙嘆離羣兮天一涯  
傷人退而室邇感會少而情睽歎不意以遭遇或無  
心以追隨既樂深而不殫復喜極而難持若乃曲院  
疎楹涼天靜夜絕過客之履聲寡高人之軒駕落月  
滿平屋梁寒雲停于艸舍倏驟見兮綢繆陳酒殺今  
杯竚樂傾蓋兮方新驚會面兮何乍鳥鵲已飛鸛鶴  
猶卸至若臨邊戍客廿載寒垣雲埋龍漠月照雁門  
遼兵朝閱胡馬夜奔顧身自恨吊影誰言偶故人兮  
邂逅揮涕淚兮寒溫述沙場之痛楚問鄉國之田園  
當年髣髴兮白復白舊日交遊兮存不存乃有五陵  
少年千金任俠重諾輕生執仇飲血愛趙女兮秦娥  
指青樓兮紫陌過俠邪之娼家遊邯鄲之賓客選絲  
竹兮徵歌奏笙簧兮按拍玉燭羅幃瑤筵玳席行醇  
酎兮千巡盡歡娛兮永夕或有深閨少婦久別征夫  
雁稀鯉絕日居月諸秋風冷落芙蓉帳夜月空明翡翠  
簾愁復愁兮容色改怨復怨兮形影孤值夫君之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太

味芹堂

歸輪開門外之嘶馬，涉進道兮言旋。喜從天兮而下，慶再世之伉儷。隔幾年之春夏，嫵婉由此兮重伸。別淚從今兮不洒，至若永巷長門。深宮淒惻，紅葉傳情。團扇掩泣，若舞衣兮空自傷。歌悲愁兮倍于抱，閉椒室兮徒含情。恨君王兮不相識，一旦親召幸，非常賜顏色。得寵有時，承恩無極。其或才子風流，高唐夢寐。朝朝暮暮，雲雨雨。二八佳人，妖嬈旖旎。被繡殺兮桂裳，服羅紵兮縵綺。迴眸轉盼，芳心歛起。雖夢幻之非真，亦交懽之堪喜。又若修真羽士，投宅飛昇。黃龍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七

味芹堂

可御，白鶴堪乘。遊玉樓兮金闕，踏紫府兮瑤京。視人間于凡濁，謁上帝于杳冥。拍羣真兮嚙瓊蔬，揖八公兮參雲輶。欣聚首之有數，幸宴樂之匪輕。若夫流落羈臣，長沙遠謫。鵬既來棲，地復卑濕。一朝命下，身歸舊國。談夜半之鬼神，令至尊之前席。上與下兮相親，悲與喜兮交集。又若文人墨客，千里神交。偶通姓名，于逆旅。或枉車駕于衡茅，似磁引鐵。如漆附膠，又有苧羅妖妃，江漢游女。逍遙水濱，顧盼江汜。一見兮目成，相對兮魂就。既贈珮兮委心，不投梭兮折齒。別離

倏忽，遑會匪常。雖日月之逾邁，豈中心之能忘。覺悲欣之交戰，疑晤對之倉皇。誰能當綢繆繆戀之際，而不神爽飛揚者乎。亂曰：擾擾浮生，真過客兮。世路多岐，何輻仄兮。人生見期，詎能必兮。惓惓憂心，殆如積兮。悵迷途之茫茫，瘡天地之何極兮。

先夫子曰：徐勣字與公，開縣人。博學工文。私記典惟起與兄惟仲燧並擅才名，萬曆間與公與曹能始共主闕中詞盟，家多藏書。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十

味芹堂

閑獨賦

葉良佩

閑諒貞之獨立兮，陸衆險以乘危。寒離披以阻獲兮，循本初而自思。始余之未有知兮，專六籍以爲師。朝帶經于兒圃兮，夕發憤乎董帷。物何幽之不鏡兮，理何微而不窺。既釋褐以從政兮，勢亂絳其難治。索慮謀于古訓兮，判與彼而異宜。心無歸之茫兮，茫兮疑簡策之我欺。步徙倚而遙思兮，寒展轉而反側。困極其必通兮，神恍惚若有得。曰道有玄機兮，而靡定式。乘時制用兮，妙在悟識。親賢爾輔兮，稽古自益。任重惟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圭

味芹堂

毅兮，篤信靡惑。惕靈魂以驚悟兮，奉神呪以周旋。抽詩書之秘訣兮，萃仁友以討論。遺羈化之粗跡兮，邇九河兮崑崙。披義塗于棘榛兮，排私閥以爲禮門。寒木蘭繼余佩兮，扈芳洲之芷蓀。冠切雲之寶舄兮，明月懸乎帶聲。衆讒嫉之弗回兮，猶汲汲乎疇昔之言。夫惟被服之魁崔兮，衆果夔然而忘之。加以險諛之偽名兮，乃集群怒而噬之。衆口垂涎之澁澀兮，張怒目而睚眦。枕鬱邑余煩冤兮，雖百喙莫之能解。豈不歷情以陳辭兮，荃詆余之善誑。競服面而背憎兮，反

識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圭

味芹堂

撫余言以肆謗，聯增弋之在上兮。殺深淵而在下，側身以發機兮。俯置足之靡所念，余初志之好修兮。今何以侘傺而遭殃，將惟語言以階亂兮。無亦擇交之不詳，世舉好朋而惡異兮。余獨蹈其所怪，揭吾日月以孤行兮。豈不招尤于眈眈，仗貞信于幽明兮。全形軀之已多，及年歲之未晏兮。修初服其謂何，襲余芳兮。鑱余彩坐若忘兮，行若待中。以爲虛兮，和以爲馬。馳驚于順適之塗兮，休息乎曠漠之塋。衆之不可勝兮，險不恬乎再試。頌吾過以成章兮，書爾紳以自

百家私記良佩字敬之台之  
太平人仕終南京刑部郎中

東門賦

何景明

步出東門，四顧何有，飲塚培塿，連吟接歌，有一男子，  
饑臥塚首，旁有婦人，悲挽其手，兩人相語，似是夫婦，  
夫言告婦，今日何處，于此告別，各自分去，前有大家，  
可爲爾主，徑往投之，亦自得所，我不自存，實難活汝，  
婦言謂夫，出言何絕，念我與君，小小結髮，何言中路，  
棄捐決別，卑身奉君，不得有越，夫聞婦言，此言誠難，  
三日無食，腸如朽管，仰首鼓喙，思得一餐，大命旦夕，  
何爲遷延，仰死從義，弗如兩完，婦謂夫言，爾胡弗詳，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五 味芹堂

死葬同溝，生處兩鄉，飽爲汚人，饑爲義殤，縱令生別，  
不如死將，夫愠視妻，言乃執古，死生亦大，爾何良苦，  
死爲王侯，不如生爲奴，朱棺而葬，不如生處蓬戶，  
生尚有期，死卽長腐，潛寐黃泉，美謚何補，夫婦辯說，  
踟躕良久，婦起執夫，悲啼掩口，夫揖辭婦，杖屣西走，  
十聲呼之，不一回首。

思子賦

黃宗會

皓荒雲稠，霧網縹緲，糾以馳騁兮，粘天谷而崩墜，彼哀  
壑傾壓，磔硯砢，杳以迴抱兮，重以旋風走瀑之轟  
厖莽長林之蒼鬱，既哀喙於積葉兮，訓狐厲饑吻於危  
枝，彼歸然之新壘兮，竊獨悲此二孺，哀叫天之無辜  
兮，慘不知其所之，形眇眇而日遠兮，魂飢飢而誰依，  
月逝年徂，其惘神朗識，恐隨風雨而遷改兮，又何況  
綽約之容姿，何余生之多虞兮，變故曲折而交摧，兩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五 味芹堂

兒見屠於匪日兮，行道之人亦爲之心惻而淒其走  
房櫳而悄汲兮，坐書室而如疑倚，道旁之榆楸見同  
學之翩翩兮，猶獨憶其伶俜而不來，淚漬篋中之陳  
衣兮，重之以殘書弄墨之紛如，豫章之折於樵把，不  
足見其籠篋千霄兮，槐蘭之闕其芽苗，又孰佩大綬  
芬芳非忽矯首以遠望兮，日恂眇而神馳休旅行流  
兮，痛返逝之無期，使死而無知，拘化安之坯土以封  
汝骨兮，猶愈夫爾，爾我幣甲，脊乙脇，漂泊於河，騶江  
汨死而有知兮，則上爲皇祖之宅兆，旁爲汝叔之塋

隨其中鼎鼎多汝戚兮。又奚若夫伶仃而無歸。乘化

安之玄鹿兮。或先驅之以角螭。化安山舊傳有玄鹿

出或曰駭杜鵑之爛漫兮。俄霜楓之披離。春花秋月

風晨露夕兮。汝宜挈汝弟以追隨。北山之閣其上可

登。以望汝家兮。慨然念平昔之遨嬉。野明倏起而輟

輟兮。倍楸尚彷彿乎舊籬。超埃壙而薄神霄兮。始欣

然蛻塵寰之垢滋。彼天地之無窮。恒千萬年其一瞬

兮。耄耋又區區相較於暮眩。思平之誦讀兮。精力過

絕乎等夷。不能口論。手畫少有所施兮。長松之下白

則文授讀卷六十一賦味芹堂

石之測後千載猶聞其哦依。

震川思子亭記忽作幻想此只平序自足至情慘

人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門人張錫現校讀

賦五禽虫花木器物

放鳧賦周是修

洪武丙子春仲之月。陛下憩乎東城之臺。環羅俊

彥。咨詢古先。既而有進水鳧百餘翼者。毛色鮮華

群匹和輯。悠然與夫不忍之心。俱放於濠。觀其始

則紛紛焉。少則潏潏焉。俄而並舉翾逝。于是覽春

光之舒遲。樂物性之得遂。怡怡如也。愉愉如也。各

明文授讀卷六十一賦味芹堂

奉祠臣周是修賦之。臣感夫君德之至。仁及庶類

敢不奉獻休命再拜稽首賦曰。

猗茫茫之堪輿兮。胡萬類之紛敷。維水禽之衆美兮。

盛莫盛于鷺鳧。雖群游之無算兮。非定耦而弗居。泛

波濤之浩渺兮。樂滄洲之遼夏。藉軟莎而安眠兮。弄

經萍而閑泳。頽其趾而丹凝兮。縞其襟而玉暎。性于

物而不攸兮。恒恣情乎煙沙。孰虞人之曾識兮。差潛

羅而忽加。愛毛質之綺麗兮。遙將獻乎皇家。繫予皇

之仁德兮。當暨春乎崇臺。體陽和之生育兮。滄冲融

而舒懷適釣籠之晚進兮。絢晴光于文繡。旣彬彬而  
戢羽兮。亦肅肅而並味。啟予皇之良心兮。敕俱放乎  
金濠。始依依而泊淺兮。漸翔翔而升高。交翹翔而返  
顧兮。若感恩而不捨。徐翬翬乎雲霄兮。遺餘音乎鉅  
野。何皇心之惻惻兮。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及物  
兮。秩先後而有倫。豈磨鑑于往古兮。實誠中而形外  
思。高下與洪纖兮。期並育而不悖。唯好生而惡死兮。  
人與物其同情。何至德之昭明兮。舉一視而同仁。觀  
夫若商郊之祝網兮。暨中山之放麟。于禽獸猶有所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十一 味芹堂

不忍兮。矧于人而違之。尤異乎華陰之黃雀兮。終啣  
環而報施。抑嘗聞江濱之白龜兮。先伏篆而朕祇。善  
予皇之深慈兮。澤旁沾乎微物。念蒼蒼之生靈兮。曷  
非辜而有忽。嗟群鳧之何幸兮。脫萬死于斯須。遂重  
登于遼廓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漠  
漠之江湖。刷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  
之或昧兮。將天理之可憑。興作善而降祥兮。同影響  
而足徵。匪麟趾之仁厚兮。又烏致夫駟虞之蕃息。願  
擴充乎是心兮。明刑政而不忒。日掄敷于仁聞兮。無

一夫之不獲。許曰爾鳧之生兮。仁君之恩。倏離鼎俎  
兮。翔于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交張兮。矧  
繳相仍。慎爾所止兮。全爾性靈。毋或輕投兮。順渚寒  
汀。庶永慰乎王心兮。想遐征而孔寧。盍啣圖而獻願  
兮。遂詔鳳以來庭。彰予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祠臣  
趙問乎於千載兮。流無窮之德馨。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三

味芹堂

畜鴈賦

劉求

惟鴈之爲鳥，有號曰鴈，鍾炎精以爲武德，稟金氣而多伐謀。習學則時乃下，祭鳥而天以秋。威以自養，翎以日修。非其類不與，非其林不休。此羽族之雄傑，百鳥所不得倚也。是以有炳其文，不一其色。竦膺而昂，脰博頸而健。尾以合虛爲貴，口若點漆之黑。喉曲於齒牙，趾利於鉄棘。望遠分若愁胡，立屹兮若置石。高舉則飄然凌乎九重之霄漢，下視則廓然見乎萬里之山川。倏然闕越，忽然幽燕。嶽靈不能障，川后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四

味芹堂

不能延，其奮揚也有尚父之勇，其捕逐也有子產之賢。其數飛也，髣髴乎學者之功，其以小制大也，兼總乎御史之權。故百獸望之而跡歛，衆禽觸之則軀捐。豈有情之好殺，蓋亦天使其然也。一旦應明詔，沾善價，貯雕斂，覆黃袍。足紆碧絲之綰，以爲常。首冠纈章之幘，而少謝。脫風霜于渤解之濱，濡露雨于闕庭之下。顧玩歎賞，徘徊聖駕。絕命驚坊，寧厥攸舍。處之溫涼之室，栖乎丹朱之架。肥鮮飽於歲月，食息時於晝夜。幸遇比來軒之暢，不殊親愛。雖入懷之鴈，莫誇使

其才不絕倫，則是龍也，亦何由而設。迨乎閉禁屈

候，冬狩及期，萬乘雷動，億騎雲隨。則臂以金吾之衛，士乘以內廐之驍。雖左右乎紫鸞之駕，後先乎翠鳳之旌。入泱泱之野，以較獵。臨奔逐之時，而脫羈。是宜竭所能，鼓厥翅，與西旅之焚戮力。東海之豹合勢，大搏熊羆，小羶兎雉。獻獲虞人，奏功興次。以羞大庖，以實賓器。以爲乾豆，祖廟是事。思效報以萬一，求以免乎素餐之愧。則於恩爲不孤，於德爲無負。苟飢則惟人是依，飽則高飛而遠去。則雖有矯矯之翰，普覆之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五

味芹堂

距較名而考實，會賜賜之不如。然則厄困而賴濟于

鵲賦

李東陽

爰有靈鳥，集於中林。修尾長喙，玄衣素襟。噉噉奇質，冷冷警心。我有嘉辰，懷此好音。若夫飛颺峻閣，緝闥雕楹。旭日初照，纖塵不生。茂樹芳潔，繁陰翳清。忽促刺以雙透，欻猱狎而迅征。刷凝鮮之委羽，寫婉轉之幽情。紛衆嘖以爭墜，屢馴飛而不驚。晴雪衝騰，其下上開。華匝地而縱橫，爾其乍東乍西，倏近倏遠。棲初危而不定，去未極而中返。或周旋其却顧，或擊捷其將轉。方小佇于中庭，誤遲歸于別館。曳餘音于未絕。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木

味芹堂

曼柔條之半結，若乃玉關遷客，金屋佳人。淹沉幽閨之士，雜還高軒之賓。託春心于錦字，逐曙色于雕輪。聽泥金之小敕，擁纖翠之重茵。曉枕驚夢，春山罷顰。莫不窮途拭淚，幽谷生春。或擎杯以酌地，或倒屣而迎門。噉村鵬于闢戶，惟野鵬于承塵。不利俗以投好，徒增疑而召嘖。試此物以引類，信茲禽之足珍。乃有上苑虞人，五陵年少。挾孤彈于懷中，探危巢于木杪。智藏乎其無形，禍出其所不料。豈百金之足圖，曾不滿夫一笑。物固有所偏工，意固有所獨適。故知來歲。

之風不能庇一卵于終日，報羅幃之喜不能解雙顏于漆室。彼世態之無常，徒因之而太息。復有梁州金印，月浦銀橋。羨崔梁之奇寃，駭魯木之翔翺。信恍惚而莫究，徒夸浮而可嘲。吾將使茂先卷舌而却走，成式遁辭而先逃。見天機之流轉，知造物之非雕。坐觀物以自適，聊寄情乎離騷。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七

味芹堂

孔雀賦

張治道

嘉靖庚子，余遊藩府，見孔雀四，一雄三雌，作飛閣雅珍，奇可愛。西北之人，不識此鳥，偶一見之，目耀神發，聚賓歡賞，余亦欽美，感異驚奇，觸情動興，惜王不授簡，才阻卽席，歸爲之賦，以遺同好。

值崢嶸之歲暮，游佳麗之仙洲，見南方之奇鳥，立浦嶼之清幽，性馴雅而弗驚，色條煥而寡儔，稟金火以成形，故文章之孔修，怒則危冠，閑則舒體，尾屢變而如雲，貌恂恭而有禮，雖寶愛之周身，實珍奇之在尾。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九

味芹堂

金閃灼而浮光，翠繽紛而極斐，步款移而幽閑，舞按節而遙遷，屢却顧而自矜，每含情而獨喜，見服綵而生真，疾文章之奪已，值晦陰以藏形，遇朝陽而刷羽，氣糾糾而射人，聲鸞鸞而逐侶，離炎方而更珍，非江北而爲枳，遂嬉游於宮闈，謝飲啄於蓬芭，雖鸚鵡之能言，何靈表之堪比，方其始也，千金勿惜，購自南邦，致不單來，到必疊雙，跋山超海，踰嶺越江，鳥尊人賤，地遠威降，期一毛之不相，庶千金之可償，保一二於千百，謹存沒於毫芒，恐風土之弗宜，慮寒暑之相妨。

經年歲而始至，豈日月之可將，若乃綺筵初秩，佳賓

咸蒞，罷絲竹之孔歡，命雅觀於禽類，爾乃整步肅容，

揚尾戢翅，襲首踣足，斜盼流視，意象如思，動止無忌，

舉喙昂眉，似陳其意，我生何地，我處何鄉，恨不如

鴻鵠一舉，分萬里，翱翔華屋，非不可以娛樂兮，奈離

恨之鑢腸，抱幽衷以徙止，歷信美而彷徨，雖極人之

觀美，徒增已之悲傷，既來路之弗知，又雲天之渺茫，

不假容而借顏，何異域之流離，遠故山之羣匹，懷嶺

表之差池，類南冠之楚囚，每降志而自卑，終惠養以

畢命，願委身而承怡，庶無入而不得，類達人之隨時，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九

味芹堂

孤雁賦

薛蕙

孤雁感物也。過水上有孤雁隨人家畜鵝鴨輩以  
取食。人或逐之。輒飛去。入左右洲渚間。然終不遠  
去也。予遊城西。有野人指示。予心惻然傷焉。因作  
賦云。

遵長河之峻阪。出城隅以西徂。望鴻雁于河漢。矜傍  
徨而獨居。容猊慄以愁頓。音悽愴而號呼。伊斯鳥之  
嘉淑。產異質于幽荒。體貞信之至性。動靜一其有常。  
固羽族之殊特。衆鳥孰可與比伉。故其行不失時止。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十

味芹堂

必擇所。候暖北逝。先寒南下。既冒險而涉危。曾不恤  
夫勤苦。惟衆鳥之多智。曰庇生之得宜。弗一違于艱  
難。美暇豫之無期。或巢山嶺。或游海涯。奮首虹霓。濯  
翼天池。託戶牖之巍巍。下民莫得以或窺。足無虛趾。  
翼不動飛。資飲啄于尋丈。遷徙弗踰乎旬時。何斯鳥  
之劬勞。增荼毒其曷已。將材質之不倫。固天命之難  
俟。瞻北都與南國。念室家之靡止。道路曼以遼遠。間  
一歲而萬里。復有羣侶中途。雄雌死別。目駭魂驚。飛  
沉隔絕。始迴還而不進。終躊躇以永訣。爾乃背雲路。

下緒風。依沮洳。潛蒙茸。捐燕越之故思。甘愁苦而終  
窮。雖六翮之尚在。欲北歸其焉從。于是淪形晦跡。亡  
精失志。牢落遠遷。躑躅無寄。痛衆雛之一隔。慕同類  
之難值。伺晨鳬而朝征。逐駕鵝以宵寐。豈旦湫之敢  
辭。恥衆目之猜忌。聲未鳴而先絕。翅將舉而復墜。呻  
吟幽僻。周旋林壑。踐曠野之嚴霜。食潢汙之流萍。延  
性命以苟存。非初心之所營。遭志意之摧毀。中無故  
而或驚。兇畏悸之叢至。迫末路之惴惴。避繒繳而往  
來。困鷹隼之縱橫。思逸樂之無遺。憂懷紛其相嬰。若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七

味芹堂

乃陽律畢。謝陰氣時作。天清日迴。草枯木落。明月出  
兮皎皎。野露皓以漠漠。戀南游于朱崖。懷北棲乎玄  
朔。魂魄竦而怵惕。顧形影之寂寞。吐哀響之嘹唳。志  
激昂而將躍。幽谷之虛籟。停高門之曉柝。聞之者  
怡悵。而自憐。見之者歔歔。而不樂。嗟斯禽之可哀。像  
羈旅而無朋。因昆蟲之同感。未若斯人之有情。汎游  
觀而歷茲。忽容與而不行。詠鴻雁于周詩。涕泣下而  
沾纓。覽萬物之繁錯。悟大化之合併。相吉凶與憂喜  
終同歸于杳冥。齊百慮于一致。孰云天道之不平。

先夫子曰薛惠字君采亳州人考功郎中西原之  
文清真有悟于道德之旨惜其一知半解而已私記  
西原正德甲戌進士生三月見苦神連呼苦郎苦  
那家人驚怪沃冷水止之屏居兩原著書樂道有  
得于三氏玄寂之旨著老子以自見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士

味芹堂

相思鳥賦

葉憲祖

鳥大如爵朱珠褐色雌雄並棲捕必雙得如縱其  
一百里尋赴名曰相思職是之故戊辰冬集龍山  
殆以千數偶有籠致一雙者戲為賦之

細縕所化類必有耦血肉之物雖雄牝牡緊有合之  
為驩迫此離則為咎茲羽族之么緲兮固孕烝於玄  
黃詎配靈於鸞鴦今並熒乎鸞鴦亦胡比鸞鴦之能  
言兮鸞鴦之摩秋蒼賦形非饒稟性則異情敦仇匹  
誼叶專摯猶木連理猶花並蒂惟沒世以追隨無中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士

味芹堂

道而捐棄偶不免乎羅罟或見閤於樊籠一目可脫  
百里必從別有美而弗顧甘幽繫之與同余自去冬  
始觀斯鳥羽衣楚楚亦既馴擾晝共啄分欣欣夕交  
棲兮若抱彼鸞雉與奔鶉固不足以比數分即比翼  
之鸞鸞亦遜茲之情好名曰相思於稱不虛焉能似  
之其伊人與指暇日以爲誓兮願同穴以安居樂侘  
儷之相守兮靡曠望乎居諸至苦嘉偶不諧麗情中  
斷音乖琴瑟星睽河漢侯門有陌路之傷溝水有分  
流之嘆洵薄劣可嗤顧斯禽而顏汗嗚呼情脉脉分

無詞明月千里分空期。擗素管兮長相思。

百家私記 先外祖字美度別號六桐餘姚人  
舉萬曆甲午鄉試已未進士授新會知縣歷官  
廣西按察使有墓志載  
先夫人南雷文案中

明末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古

咏芹堂

後相思鳥賦

葉憲祖

鳥名相思以其從一而必歸也。兒子華滋試之果  
然已竝縱之遂飄然長逝矣。余聞之更快。沈日倪  
吏部懲愚入賦中作後賦。

澤雉畜乎樊中。訖未神王。矧茲情種。曷勝摧喪。去復  
回兮。亦既勞止。居者望兮。亦既號止。捨彼寥廓。來就  
羈囚。覩茲微鳥。思諒何稠。是非忍人。胡寧汝留。維我  
小子。類有心者。挾彼藩籠。並爲縱舍。縱囚若唐宗之  
庭。開網若商王之野。任所如於廣莫之鄉。恣和鳴於  
朝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五 咏芹堂  
叢薄之下。悲哉人生。既嶮以噉。每當盛年。寡合多離。  
閨人凝愁。手闕塞征。夫絕念乎屢屢。覓徐郎之照兮。  
入侯門而忸怩。裁蘇氏之錦兮。悵遠道之逶迤。歷閭  
闔而偶遇。蓋不可乎庶幾。此千古之長恨。鍾情者攬  
筆而歎歎。孰與斯鳥之得所接翼而聯飛。余不得重  
招斯鳥而告之。將介鳩氏以致詞。爾其就閒而避患。  
審處而察機。偕爾俗類。娛爾唱隨。無復爲人所得。而  
徒寄爾之相思哉。

吐綬賦 有序

董夢桂

嘗讀詩賦有山雞吐綬不解爲何物既考爾雅吐綬雞一名珍珠雞羽毛有白點噤藏肉綬長潤數寸紅碧相間遇晴頂上先出角以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壬戌夏嘉禾有尉秦中者挾二冠歸市之好事者爭往觀余得與寓目焉與爾雅所稱若券夫精華所鍾卽山林不常有况越數千里得聞且見異哉爲之賦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七

味芹堂

相彼雞矣庸庸可鄙何有木形徒誇金距相呼爭食無澡刷之操鑿垣羣栖乏軒昂之志別有大德含情金方產異寂寂無應潮之聲落落無勇闕之氣繡領綺翼丹背碧眶琅玕作額珠璣綴裳噤領之下結如綉囊難以朱碧間以玄黃銜雲霄之丹詔備黼黻之文章其舒也振藻其斂也含章卒然就之不見其好植足亭亭垂頭悄悄旣而日暖風清陰霾不至陡然展舒呼噉赤熾如綉柱之雙懸如晴峰之對峙爾迺雲章錦綬翩翩欲出傾影自矜執肯闕惜其狀若輪其文若織錯落既殊經緯不一或如泥丹或如蒼璧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七

味芹堂

或如凝脂或如點漆炫耀心驚輝煌口溢五色變而不可勝窮五采雜而難以遞述皎皎秋旻雲蒸霞蔚爛爛春山綠暗紅密鵲鵲對而無光翡翠仰而寢色于是佳人脉脉思舉靈芸之針才子躍然夢授文通之筆夷考羽族丹山最靈九苞毓德五彩麗明鸞紫而鵠白鵲黃而鸞青各得其一莫能備形乃以渺然之質全收鵲離之精產靈表于窮谷揚傳記之芳名固宜翔帝囿游天地超衆禽而獨上觀君子之光儀嗟櫻禍于置爵遭時命之險巖上之不能啄飲于山

百家私記董夢桂字籍  
仙松陵人文名稿草

唯彪賦

湯顯祖

予郡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兩銜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俄之，抽其銜，出其爪牙，快而銜之，絀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舁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為戲，因而賣與人，守門以為常。率虎千錢，大者千五百錢，初猶驚動馬牛，後反見犬牛而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永

味井堂

驚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已不復爾。常置庭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診其口爪，鵠剔優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予獨嗤夫虎雄蟲也，合羊而窮以至於斯辱也，賦之。

夫何山中之一獸兮，受猛質於西皇，貌低鬪而項延鼻，勁隆而齒悍，目斜匡而電燦，聲咭頷以雷殷，舌理粗而莖樹，鬚鋒橫而獵人，爪含銛而卷曲，尾拂茸而絀伸，咤形模其足佈，矧精威之絕塵，靜喘而陰威卒起，坦步則獨林自分，凜氣候之相制，隱形勢而見尊。

况百折之深山，常此篇之成羣，黃斑屬而臥隴，白頰連而飲津，初涉味於牛馬，遂孤及於人民，戶震躬而屏徙，或重遷而遠藩，獨無生之道士，故有心而與鄰，力不加於子路，術不詭於黃神，布石開之宛轉，交鎖葉以續綸，界鳴羊於接檻，誘聞荊而見循，進密歷以窮路，退蹢躅而下門，遂乃聊浪擲，跌偏仄輪囷，始偷斃而怒湧，久牢騷而意煩，氣屈而破，羶而跋，墮局拘而勢改，積威約而理均，於是道士欣焉待旦，及晨舉之於懸處，俄之以兼旬，待威神之委頓，任處置之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九

味井堂

紛紜未陷頭而拔鬚，先習爪而剔蹄，候權牙於巨斧，磨刺舌以疏，香汁變其腸胃，清水洗其喉唇，欲次第而施食，已隨宜而致馴，初猶啖以樵肉，次則習以盤食，或設以桴粒之餘，或投以荇芥之根，既苦饑而伏檻，敢擇食以慰恩，遂乃改山林之性，氣狎鴉犬之見，聞遇夫人之下視，仰耳而意親，諒厓柴之已去，放野牧以逡巡，非止柔性，兼弱其助，回腰繼而脇息，豔班摧而縶絏，撫之而亦喜，撲之而不噴，似巨狸之擾足，若早犬之纏身，側循而吐，暗輒蒙呵而恰，現

懷。捧。距。之。無。時。委。降。最。於。非。偷。見。其。弱。而。可。弄。牽。以。售。而。論。斤。有。守。犬。其。未。足。借。名。而。守。器。第。用。旋。於。死。薄。得。泥。迹。於。幾。簪。學。婆。娑。踞。主。戲。嬰。綽。以。娛。賓。感。知。音。之。君。子。被。歎。涕。之。殷。約。偉。茲。靈。之。巨。猛。鬱。有。武。而。有。文。論。雄。心。與。剛。力。固。決。乾。而。倒。坤。畧。網。紐。而。風。飛。觸。燦。燎。以。雷。噴。嗔。怒。則。千。人。自。廢。憤。而。萬。瓦。猶。震。非。胥。疏。其。有。欲。何。牛。檻。之。政。陳。側。柔。願。於。跋。羊。落。一。髮。於。千。鈞。饒。客。來。而。何。施。用。器。往。而。性。泥。足。人。間。之。玩。擾。何。氣。決。之。可。存。諒。如。此。而。久。生。固。不。如。卽。死。之。麒。麟。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丰

味芹堂

聞早蛩賦

高啟

至正丙午五月十三日夜坐中庭聞蟋蟀之聲感而有賦

龍集丙午仲月維夏祝融當衡尋收伏駕悵炎氣之典畫欣湛露之流夜於是蓮塘涵清梧竹閉靜纖絳方御輕簾未屏息號蟬之繁喧罷棲鵲之暗警何陰蛩之忽鳴寤余寐而獨省稍入戶而侵幃纔緣階而傍井若暑徂而律變簾色淒兮欲冷迅颺發兮騷騷斜漢迴兮耿耿方其或咽如啼或激如嘯嚶嚶孤吟明文授讀卷六十一賦主味芹堂噴噴相弔蔭莎之蒙籠翳深葦之窈窕已厭聞而愈逼午欲尋而莫照含清商之至音非假器而為妙促素機之情工亂朱瑟之哀調未連響于絳緯燮依明于熠燿若迺靜院閑宮荒園廢驛草長幽屏苔滋壞壁候月光而未旦聽雨聲而乍夕久乘長歲之婦遠寓窮居之客莫不對境興愁攬衣動戚謬感年之將近誤驚寒之已積影就燭而誰依泪橫襟而自滴不待風凋漢苑之柳霜隕湘皋之蘭荷斯聲之接耳即掩抑而摧殘余何為而亦起答悲韻而長嘆聞七月

而在野。實。人之所志。今胡月而不然。豈天時之或異。乘火令之中衰。應金氣而先生。推象類而占之。若有兆夫人。事然物生。今何常。庸詎測夫立意。抱微憂而何言。乃拂枕而復睡。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圭

味芹堂

蟋蟀賦

俞允文

蟋蟀秋蟲也。猛性嗜鬪。志在必勝。其鳴聲又特悲壯。庶幾感靈激神。固蟲豸之可貴。然余覽國風。月令及歷世才士。所為詩歌。咸非專賦。郭賈之博物多識。又絕無定名。率皆相襲而未盡其理。因綴敘其所產化。聊以備數焉。其辭曰。

伊蟋蟀之微眇兮。惟秋蟲之獨靈。含春華之昭質兮。吸玉液之清泠。性耿介以毅武兮。才盡飾以標輕。挺天姿而無因兮。相歷覽其修能。不程才以知類兮。豈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圭

味芹堂

瓊異而見珍。爾其為類也。則有噓喻。滄淒。叫嘯。魁圻。崩榛。灌莽之原。浮浮淺草之區。綠房紫莖之圃。黃苔白蘋之陂。鼎堦澗燠。滲漉沮洳。埃蕩蔭。夕勁朝晡。潏潏濕濕。底壅腐餘。芴焉是產。為蠅為蛆。別有覆閣成臺。離榭幽堂。玄疏黑礎之室。曲瓊椒塗之房。蘭金藻玉之宮。璇題繚壁之廬。清聲轉蕙之俦。晏溫流香之果。爰有麗人妙妓。姣女妖姬。姝態柔情。妖蠱媚惑。盤衍其中者。忘日夜而冥迷。碧綠烟。嫩朱液。或乃淪精降魄。含影儲軀。詭色非純。正氣戾違。繇斯言之。未

足稱奇，余固可得而略也。至若月竈風丘，蒸騰霧谷，炎厓錡嶺，以吼嚙，露壑崔嵬，以峴峴，剗崖卷路，峴峴，隈隈，蹊絕往蹤，鼓斷來牧，若乃矚豹孽狐，魑魅得狙，鞅牟格磔乎其側，王虺巴蛇，毒螫巨蝮，歇尼陵卵乎其傍，雄鷄猛鷄，陽鷹俊鷄，咆嗥，曹翔乎其巔，赤螳玄蜂，射蜚蠊，噬蝥，割殪乎其陽，山魃木魅，陰鬼厲神，熊羆烏，魂魂焉，鈴窟宅而跳陸梁，復有千年積死之樹，孤軍阻饑之阮，蕭蕭古道，簌簌蕪城，仆雷之幹，屹雲之楨，櫛兮，檟兮，若施若崩，叠衆，怪積，百靈壯塊，偉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總序二

香

味芹堂

之所積。卒成氣乎奇生。其爲狀也。則有敦服紫茵。平肩銀液。斷新霜葩。股弩恒戟。翅鏤流金。翼凝點漆。頂泥丹砂。項墜青釵。鋸牙辟灌。以繡纖。巨額礪礪而簡積。馮馮兮駭駭。駭駭兮駭駭。何奇形而異模。差可仿象而變豫。亦將有公子王孫。伴豎權戚。驃將豪商。遊俠燕飾。三川五都之雄。六郡三輔之客。厭百歲之已疲。歎黃金之無益。聆烈音之咆礪。美節鄂之岸額。命林穴以徧秋兮。彈羅靈使西沉。揮赫燦以列炬兮。成富媼以見琛。爾乃賴玄顏。所浮林。闔新初。踰齊參。貼

巖巖。剗岑峯。飛聰陸。沉明窈冥。巧網四匝。狡穴三門。雲布星羅。下無軼奔。闔茸瑤。魁梧臻。畢獻所獲。其最勤。納以琦瑋之富。餉以珠璣之榮。沐以華清之潔。賜以赫駭之品。攬翠蔽之纒緹。縈青繩之牒。厭信。裝養之既和。率應機而莫櫻。於是命倚集好。駢駕連。纓相與。很觀夫戰鬪之變態。廉度其勝負之殊形。各施綵以代幟。均約結以定盟。設誘吮。詭用壯敵情。其始也。則踉蹌躍躍。躡躡蹣蹣。或峙若植鐵。或蹶如陷石。或囑哈而彪休。或趨捷以狼戾。或深沉似保介。或

明文授讀

卷六十二

賦

香

味芹堂

征攘象赴勢。或忤忤伺抽。或桓桓包慷慨。乍距奔以相曉。儻急對而分躡。擇肉而喇。嗽拉折。扼吭而板。翻批。秘聲砰礪。以先鳴。眈後凱。而彌厲。或逐北而隨旋。或受詘以凌遽。固三捷而三捷。亦冉角而冉爾。循性情之自然。肫孫吳之新祕。然後衆變。單伎執怯。負者愁助。助勝者榮立。價傾兩都。射溢千鎰。功以虓武。見貴名以將軍。是策豈獨衛鶴。乘軒。秦松受贖。此固輸樂之方。信足以極一時之偉奇也。若乃燕趙飛霜。楚水增潤。天晴噪而短景。風颺颺而薄寒。才已盡

而見放形枯槁而摧殘聲酷烈而不舒夜漫漫其未  
聞感唐風之覽化與楚客之永歎亦有貧士失職獨  
婦披山久客登樓愛子成開時人鞠而無偶壯士去  
而不還臨年被戮之孤垂老欲別之鯨忽傾耳以預  
思何愁戚之多顏心有慙而淵亂涕無從而獨潛奚  
哀音之中人兮誰能破涕而爲歡蓋亦聲音之至妙  
也豈若蕭琴之比律於夔襄昆蛟之哄嘒蛇蟻云爾  
哉亂曰素飾玉貞類介士兮雲翼振振發皓商兮馮  
化撰體靡有方兮窮陰朔制陽精降兮雖有奇心悒  
明末授讀 卷六十一 賦 美 味片堂

替爽兮俾協歌詩剛靈藏兮

深得兩京三都之法他人堆積中之空疎殊爲可

厭私記允文字仲蔚崑山人年十五爲馬鞍山賦

援據該博早歲謝去諸生隱几焚香讀書汲古

感蟋蟀賦

孫承恩

庚寅秋七月既望夜寢書齋聞蟋蟀之聲驚節序  
之迅速念德業之蹉跎感而作賦曰

當清夜之迢迢兮宵天宇之沉沉何啾啾以唧唧兮  
亂夜蛩之悲吟時則銀河在天玉露如洗淡月流輝  
涼飈不起爾乃空堵暗壁幽砌閒庭非公非私自止  
自鳴何悲而泣何怨而訴其舒齊也何思其凄惻也  
何慕或獨唱而無偶或相和而同聲或語短而屢變  
或永言而超更或更端而方濃或終章而暫停或闌  
珊而欲歇或羞澁而不勝或沉思而未縱或得趣而  
自矜孰好汝而爲娛孰叩汝而故答孰誘汝而弗知  
孰督汝而靡輟孰假汝以音聲之妙孰授汝以疾徐  
之節以時而有顯晦何感而爲語嘿豈新愁之旋增  
聊舊恨之未減滄一類而自分引百變而弗殫羌何  
物之善鳴兮齊萬籟于一呖尋時幽夢既闌宿酒全  
醒却慮屏思側耳靜聽如窺人貧子之出其無聊如  
放臣去婦之吐其不平如感風木者極終天之恨如  
羈逆旅者切懷土之情如鼓盆者強歌而終悲如慰

別者當喜而翻嘆如過故都者興黍離之歎歎如念  
行役者極中宵之淒惋如抱沉疴如懷隱憂如登山  
臨水送將歸者意戀戀而莫釋如辭家遠役顧孀子  
者語刺刺而弗休虞姬請劍而吞聲韓姬當筵而歛  
態懷湘靈之淒清動雍門之感慨腸斷山陽之笛魂  
銷薤露之聲寄慟哭于絕寒寓哀怨于胡庭非宮非  
徵不律不呂疎數弗齊音節自會爾其乘氣機之感  
觸兮任天倪而呻吟雖知生之云晚猶喜鳴之及辰  
昔摧藏而未逢久混嘿其如結抱終歲之窮愁欲于

明文授簡

卷六十一

賦

六

味片堂

茲而盡泄極抽思而弗竟適出奇而莫窮何情事之  
如許兮而藐軀之能容既歷歷以分明亦切切而觀  
縷恍依床而近榻兮似向予而訴與感予心以掩抑  
兮增百年之煩憂方自念之弗服分顧何能爲汝謀  
嗟乎盛時不常流光易換念予生之幾何已百年之  
強半悲沈腰之漸怯驚潘鬢之倏變規德聚之無成  
將與草木而同質矧茲感物而摧傷置此心于水炭  
抱耿耿而莫語答悲韻而永嘆歎孤枕而弗安獨悵  
惺而達旦

百家私記承恩蒲州人  
嘉靖丁未進士官御史

夕蟻賦

郭造卿

余旅游于寒投野寺而托宿謂暗室之偏隘乃露處  
而秉燭二三童子若駭若服時維仲夏百物繁生唯  
塊圯之潛動與間架之賦形若絡緯之夜織若熠燿  
之宵征若蛙部之鼓吹若蚊陣之軍聲蛩窸初啓  
棲復驚彼淒清而嘹唳皆助余之苦吟最爾飛蟲  
來繩繩短喙燦粉巨翅搖金倏多倏少或類或等  
有知無知有情無情豈暗投之弗白及覆照之未明  
借輝以叢集徑如燬而迴縈非上下之火鼠及往來

明文授簡

卷六十一

賦

六

味片堂

之青蠅熠熠所燎亮亮而傾余將以爲無幸少間鼓  
翅而復升又以爲焦燥之不可常必遠向萌木而自  
藏尋復振羽何異探湯徵者或一再而縈繞鉅者則  
旋轉而徬徨胥糜爛于塵職不知會爲燎之所哉  
爾族黨至已斯亡俄頃瞬息折墜無光浮翕盡爲鼎  
鑊沈膏脂于豆觴寧趨熱而速斃不就涼而延長豈  
薰之有馥而煨之爲芳甘蹈火而俱焚以膏燄爲昆  
崗嗟物之外蔽故昧死以赴炎乃人之內熱孰不如  
彼之燔燔暗義易厭嗜利彌堅或因難而止或中道

而遷奉首幸免。茂理荷全方寸之德。勝則七尺其何  
怪。旦夕之謀。遂則百歲其可捐。質質汨汨。蟲何辨焉。  
故有感于物物。用告乎元元。惟隨日月之照臨。而保  
天年于自然。

南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手

咏芹堂

又後風賦

顧大韶

李商隱有風賦。陸龜蒙有後風賦。李止譏其翫臭。  
未盡其罪也。陸更賞其恒德。則幾好人所惡矣。作  
又後風賦以正之。

仁不害人。義不穿窬。傷人及盜。漢法必誅。二罪并發。  
乃在濡需。請數其惡。始服朕辜。昆蟲之醜。實繁有徒。  
與人相逼。損益各殊。黠絲蠶密。翻効勤劬。絡緯促織。  
蜻蜒螭蛄。螢飛蜨舞。助人爲娛。若斯之倫。固不可無。  
鼠婦蚰蜒。穢我階除。胃庭網戶。蟪蛄蜘蛛。嘯鳴于土。

南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手

咏芹堂

蚋歌于塗。怒臂螳螂。視子蒲盧。撲火役鬼。投燈煎蠟。  
媛產龜馬。羶聚玄駒。地龍蝸牛。負簪推車。總屬其憎。  
無傷于吾。若斯之倫。聽其所如。爰有白蟬。善擢吾書。  
蠹侵嘉樹。蛙耗米珠。蝗螟螻蛄。嘉種是鋤。醢敗于蚋。  
肉敗于蛆。飛蟹蝕柱。青蠅浼裾。是皆吾讎。害未剝膚。  
情在可宥。我咸赦諸。舊尾惟蝦。鉤牙惟蝥。螻蝻似蚊。  
玄蜂若壺。蛭縮如橘。虻行蠕蠕。守宮壁鏡。殺毒不虛。  
凡彼蠶蠶。可辟可祛。有犯則殺。固難盡屠。蚋螻匿胃。  
蚘匿潛膚。我欲除之。無形可剗。蚊恃嬌翼。世憑輕軀。

我欲捕之轉盼而逋。若汝虱者何能爲乎形眇一黍質無半銖。或入吾種。或托吾襦。旬日累代繁孕而居。黑食頭垢。白吮身腴。爾類日肥。我貌日癯。暫焉兄察。循餐鑽初。既食且懦。既鈍復愚。肉食之郵。曾莫汝踰。湯沐既具。汝命難紓。罪在不赦。慎勿怨余。虱聞斯言。匍匐俯伏。靜聽譴訶。祈緩沸沃。傾耳察之。杳無聲觸。齋心以聆。若訴若哭。號物萬數。惟天竝育。蠢動含靈。誰非容屬。身命布施。千聖軌獨。嗟君之量。何其福促。我食無殺。我受無菽。天賜我餐。惟血也獨。我首無角。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味芹堂

我喙無啄。後唯君肌。何遽爲醅。君何不廣。請觀朝局。聞諸商君。吾友有六。皆錫天爵。皆賦天祿。榮委任子。亢宗潤族。吸民之髓。蒙主之目。債事無刑。廢職無辱。嬉遊畢齡。考終就木。我羨我友。飛而擇肉。我罪伊何。太倉一粟。君欲我誅。盍速彼獄。我聞虱言。怒髮上齋。蔑爾微蟲。寧望禽畜。積汝億命。不比奴僕。敢擬朝士。騰茲謗議。卽汝明刑。豈止湯沐。繫之以髮。懸之以竹。網羅爲弓。繡鉞爲鏃。絃絲射之一發。洞腹尸諸棘端。以爲大戮。

奉制撰蟠桃核賦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年塗以金。中繪龜雀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宜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旨撰賦。垂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于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于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鳬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于正。其詞曰。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行宮。

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引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于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仙種于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迥，銀燭未掩，畫屏斜映。秋承華之秘殿，盼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變佳氣之蔥蒨，覩芳姿之妍覩。于是珠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美人縹袂舉兮。高竊紫雲之輜，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啟錦幘，乃濯翠遊，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密，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味芹堂

隱約圓合線之交，層龜雀軒翥今。顯象寶章絢爛，今全明。鳳自鸞襲，同藏真于大府。星形月魄，俠瀨氣于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益今，巴園棗如瓜。今漢庭恣燕齊之方士，騰龍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化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麗輪兮不來。徒馳情于穹冥，苦白日之易短。今竟莫制于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矣。悲秋風于茂陵，矧宣和之繼軌。今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啟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嶺。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為仁壽之域，憐兆民于喬松之朋。神機流決，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蕒。視區區之遺核，初何係乎重輕。此所以革選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許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思。誰見昆丘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蕭韶九

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自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巳亥二月庚辰吹元遂  
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  
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祕閣始重稱宣和  
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  
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況丁酉日屬  
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于甲申月之首尤  
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顧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  
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抵雖不  
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漢  
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特書之  
于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明文授讀

卷六上

賦

壬

味芹堂

伐老柳賦

楊守陳

翰林院之後庭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翰廩  
米者欲暴之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余伐其最巨  
而尤老者余不可爲之賦曰

吳民輸稅于京羣告于翰林大夫曰吾儕小人供王  
之賦殫貲竭勞罔敢違悞顧玉粒之含滋恐久儲而  
紅腐仰赫日之暴之奈柳陰之周布瞻彼衆柳鬱如  
車蓋幹輪囷而離奇根拳曲而軸解惟條葉之輕盈  
若張少年之可愛時隨風以媚人作妖姬之舞態豈

明文授讀

卷六上

賦

壬

味芹堂

解禁雪霜之歲寒安可作棟梁而駐繪異松栢之後  
凋同樛樗之徒大胡俾其蟠據乎紫垣掩映乎黃屋  
倚乾坤之發生占雨露之濡沐旁惟茂乎棘榛下不  
秀夫蘭菊既矜翹而擅榮且哀內而萃毒巢鴟鴞于  
其顛孕蟻蚋于其腹落葉點玉河之清流飛花盡金  
毳之上服况其陰影之連接共浮雲而蔽天晝離腸  
而若雨地恒濕而不乾咽吾米之類暴尚吐氣如浮  
煙望塵收其何日徒困苦而憂煎昔叢竹以蔽庭而  
剝矣櫻桃以翳廟而伐焉况茲柳之爲害可使其操

上地而長年，欲盡屏去，勢難遽然，敢指其最鉅而尤老者，請伐而置諸海壖。大夫曰：此非吾力之所能為，亦豈汝喙之所當議？凡物之生，貴得其地，故凡穴社而不熏，豺當道而皆避，然物盛而衰，理所必至，故負耨者極重則顛，躋攀者過高斯墜，吾恐天淪於旦夕，風與雷其皆厲，盡衆柳而拔之，併掃六合之陰翳，騰光洞燭於九垓，陽德普施於萬類，物何暴之不歸？民何欲之不遂？惜汝命之未遭，徒沉憂而永喟，謂余言其無徵，益姑淹而少埃。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王

咏芹堂

刺時之在高位者



楊梅賦

朱應登

吳人沈石翁爲楊梅寫生，綠葉數暢，朱實纍然，仰而締觀，天趣溢發，如江南盛夏見其熟時也。田南山使君購藏于家，永以爲好，命應登賦云。

維茲珍卉，稟精於陽，嘉后皇之錫類，眷鴉火之遐方，覆赫暎之炎景，沐濃露之休光，丹鄰鄰以仰次，綠萼萼而含芳，耀員輝而外朗，斂潤液而內藏，始的錄以璀璨，或媛始而低昂，迺若長旒開敘，朱明應候，綠刺未脫，丹實已纍，吳都越壤，有豐其族，絡谷包山，輪輿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王

咏芹堂

纍屬或終如綃，或赤如綬，或青如黛，或碧如玉，媽者如愁，鮮者如沐，累者如貫，並者如逐，迺者未也，疾者先熟，驪珠駢首，夜光溢目，焜焜泚泚，爛若龍燭，掩奔星之流彩，奪明霞之灝氣，鮫人見而宵泣，翔禽駭而豈伏，譬之魏侯熙熙之珠，趙氏連城之璧，勾漏丹沙之產，金谷珊瑚之植，雖剛柔之殊，體殆煜燿而同色，至若河干水涯，靡靡半垂，琴瑟江妃，解佩贈遺，暑雨既零，紅肌生粟，又若王蠶，畏寒頻顧，溫風南來，紫葩半開，又若象罔，赤水初回，繁枝發林，一顆獨懸，又若

息樂丹唇欲舉，夜月皎映，萬樹皆赤。又若廣陵燈火，元夕烏剎蟲穿，落紅滿前。又若馬嵬妖血尚鮮，半服青而變緋，促官資之者，令爰山陵而入甘，協五味之中，正謂國融以諸俗，實精潔而懷勁，說衆口而靡要，蓋天然以成性，於是從童媛女，遨遊采掇，纖指於羅袖，握玉腕於跳脫，扶輿靡揚，拖戍削撫，筠篲之未盈，盼柯條之漸薄，點素裳而成絢，互目成而相離。若夫中使宜言，上供見腎，揚翠華之羽旗，挽黃龍之飛輪，欽厥苞于下里，致款誠于上國，宸扈經存，天官

東坡讀

卷六十一

賦

空

味芹堂

獨平殆辱  
先夫子曰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雲南參政

荔枝賦

黎遂球

粵客居吳，食其楊梅，趣裝度嶺，不忘荔枝。吳儂請留，荔脯常貽，客謂吳儂，譬如蛇尸，顏色既變，滋味亦非。于時設酒銅坑，喧相樓客，爲言其故，送子得發，客曰：吾家海上，蓼水板橋，爲園數畝，鑿池通潮，上植嘉樹，外被良苗，晴氣如薰，宿雨旣朝，荔子垂垂，自圍樹腰，于是紅染鸞頸，大倍龍目，重五小至，蒸然盡熟，外若火，內若香玉，核不煩鑽，無骨皆肉，當吾睡起，曳屣旋旋，手摘目選，坐樹似眠，幼弟就告，似此必甜，持以奉母，自試果然，飽能辟穀，恢復垂涎，品九彈脫，霞袋蟬連，因占朱綬，解以形鹽，却老還童，顏芳色妍，相如已渴，留侯得僊，飼鳥皆肥，如花特鮮，則有爲圃之叟，種樹之子，異種新得，乞憐掠美，提筐出袖，編翠員紫，好云更繼，急或就采，佳必待期，異不入市，名類匪一，有因而起，而吾園之所植，其名黑葉，低枝濃暗，土膏屯結，實不裏刺，色若血珀，瓊液內凝，絳衣欲裂，脣肩壺腹，龍鱗龜坼，剝而吞之，融冰沃雪，爾乃吾夢還家，北堂之南，新得一姬，其名玉環，體若荔膚，紅裁荔衫。

明文搜讀

卷六十一

賦

空

味芹堂

息氣荔香，嚼唇荔甘，又善選擇，手持荔盤，長歌娛母，祝荔宜男，則有麻姑仙女，臨渡海水，投吾古方，餐花不死，衆卉可收，獨難荔，蓋蝶翅如飴，蜂釀將醅，繞樹護持，設餽祭醴，如妾待年，他花則效，又有羅浮仙伯，愛吾詩脾，來惠丹粒，和水噴滋，遂令吾樹，四時皆宜，雪齋紛郁，朱實參差，日予之歸，行不虞遲，客語未竟，吳儂爭言，願贈子漫，隨歸子園，珊瑚小舌，寄賴應存，四座聞之，迴湧泉源，願賣楊梅，贖客以錢。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望

味芹堂

素馨賦

黎遂球

登羊城以西望，見綠草之田田，匪纖雨而含珠，乃浮香以如烟，吊美人于黃土，照明鏡于青天，惟斯花之可認，感今昔而相憐，爾乃向午如粟，薄暮放蕊，望通衢之凝雪，列七門而成市，得人氣而轉覆，在晚粧之初洗，聞寶髻之盤盤，貫玉屑而齒齒，果並擲于車前，香可分于袖底，雜寒具而芬郁，蘸琉璃之露水，則有青樓姊妹，烏衣兒郎，緩流蘇如夾纈，挂斗帳之四方，鈎珊瑚之橫枝，枕琥珀而低昂，如香稻之飼鸚鵡，等竹實之供鳳凰，羨同心之可結，羗解佩而垂簾，於是重五之晝，雙七之宵，或張翠幃于龍舫，或方蘭舟爲鵲橋，晝則艾虎鬪鬬，朱符飄飄，飛八槩如北翼，馳千舸若聯鑣，踏歌珠寺，燕客西家，買花齊喚，餘錢亂拋，量三斛之蒼瑤，疑乍泣乎老鮫，與歌聲兮同貫，侵酒氣兮如綃，宵則芳褰作帳，新月如鈎，海上載求仙之童女，水際排乞巧之高樓，燁明燈于重簷，儼列冕之乖，旒何玲瓏之雕玉，覆火齊而作舟，總貫蕊之所爲，若鏤冰而籠篝，布經緯以如意，象禽魚之優游，恒有

香以辟暑，縱無聲而知秋。復有三五之夕，月出朦朧，  
巫壇禮斗，神絃舞風，白麟雪獅，翠鳳玉龍，覆官街以  
列帳，峙重臺而罩樓，咸富門以結綵，聯比戶于軒轅，  
被華髮與纓絡，現瓊島之銀宮，齊觀燈而連袂，或駕  
橋而成虹，臂遊蜂之出房，若舞蝶之攢叢，聆梵吹于  
香國，見闌巷皆花封，乃若博雅高士，道古名家，知爲  
那悉之茗，用代陽羨之茶，或云當與楞嚴同至，或傳  
藏自博望之槎，比石榴而有蒂，較菩提而拒花，又烏  
能起鬢質而問之，夫是以賦芳草于天涯。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署 咏芹堂

落花賦 葉憲祖

武林張次公舊有落花賦，膾炙人口，余未之見也。  
乙丑秋日，晤次公於都門，始得快讀，才麗鮮穠，情  
寄悽惻，已極詞人之致。第賦與興比不同，始末詮  
叙，各有厥體。茲賦縱橫言之，若以之入歌行，可與  
盧駱同風。余不揣蕪陋，效顰一篇，深愧拘於所聞。  
聊博知己之覽笑云爾。

原夫芳藂茂苑，綺合上林，條風布暖，淑氣垂陰，吐鮮  
華於雜樹，紛艷色之交森，臨軒之鼓堪催，連夜之符  
卯文擬讀 卷六十一 賦 望 咏芹堂

待發，河陽之仙令爭看，鄴下之清歌未歇，恣王孫之  
宴賞兮，盼駐景於朝霞，重騷人之題諷兮，欲留春於  
碧月，夫何容華盡兮，憔悴風雨，妒兮飄搖，含姿別餘，  
抱腹辭條，點蒼苔而尚媚，瞥秀日兮空掠，惜繁英之  
易墜，恨好物之非牢，緊惟綴度嶺之瓊蕤，散羅浮之  
清夢，顧瘦影兮雲橫，挹幽芬兮月送，冷蕊驚飛，閨山一  
弄，迺若影碎百株之錦，春迎十里之紅，指前村兮沽  
酒，探御宴兮登龍，殘粧欲褪，麗彩俱空，粵若紅燒一  
捻，欄開百寶，姚黃魏紫，傾富貴之家，國色天香，極形

容之巧。曾歡賞之無多。亦摧殘之恨早。亦有西府之  
 產特異。垂絲之種還妍。迎風兮若纖腰之怯舞。若雨  
 兮宜冶態之增愁。覓佳人於空谷。竟形影之難探。若  
 夫玄都之樹新栽。紫陌之塵自滿。憶避秦兮何年。嗟  
 乞漿兮期短。亂紅雨兮其如。柳春風兮不管。復有西  
 湖十里。玉井一枝。六郎之面姣好。妖妃之步逶迤。勸  
 紅衣之欲卸。忽凌亂於漣漪。爰及招搖之種。呂覽攸  
 稱。黃楊之樹。禹經所蒼。托幽叢於小山。蕩天香於雲  
 外。惟金粟之繽紛。亦秋風之無賴。於是花云異狀。落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梨  
 味芹堂

毫分太息。落花分疑思。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梨

味芹堂

落葉賦

汪偉

大火既沒，玉衡回標，著微霜於短草，振修柯以輕颺。月鳥行宵以含景，玄禽望舍而哀。歎百卉之何知，亦感時而早凋。於是梧飄金井之牀，木落洞庭之浦。岸柳江楓，前槐後桐，碧者爲丹，堅者爲窟。望歲終兮，朝霞聽浙，灑今夜雨，初戀條以猶離。終脫然而別去，忽紛沓以爭先。漸悠揚而獨下，或既往而獨還。或已墜而更舉，顛倒自擲，同旋效舞。趨遠若避，控空如捕。逐水迢遞，隨風容與，惜連聯而異分，懼邂逅而相聚。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哭

味芹堂

先夫子曰汪偉號閉齋弋陽人禮部

吊落梅賦

譚宗

歷長安道幾徧，其爲土無幾何，皆惡也。日亭午猶平分之，加晡則七之，卽晨起幾于無土矣。乃者忽見片梅于道，殊不知其所自，驚視却步，愴焉感懷。爲落梅賦以吊之。夫梅又曷嘗不以落終，然昧於時非其塋，予亦何爲而不吊邪？旣而慰之者，明情以理申，不敢漫爲不平，徒相與以無益也。其辭曰：越歲淵猷兮，寔維京師。厥月臘蟄兮，踰踣塗泥。爰有梅華兮，零落道傍。旋步却顧兮，不知所從。謁諱彼梅兮，生有定處。匪山及泉兮，必亭與野。胡茲不辰兮，遭遷多故。不榮而枝兮，迺戕于路。播彼林薄兮，偏此溝瀆。剝其馨澤兮，入於臭惡。竟與烟露相失兮，淒矢爲親。烏鬼違惑兮，大犯蹂躪。存莫驩鳴兮，亡誰哀些。數天徒高兮，履地安大。覆品藻於學士兮，孰庸庸之論。破掩粧觀於隔世兮，空美人之思慕。縱軒騎之途還兮，時復下而問之。感匹上之拓落兮，獨爲文而唁之。訊曰：哀哉！世事之不可馮兮，唯遭逢之爲政也。抗則雲而抑則淵兮，蓋物固有其命也。明建登于廟堂之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哭

味芹堂

上兮右太羹而左玄酒。及其散棄瓦礫兮收豎攫之  
以廢行潦。故夫神龍天蟠于田間兮。狂童不敢指而  
爲言。假而受困于蟻蜂兮。雖仁人未必見之。或憐毫  
淒淒其獨却於條枚兮。寒爾帶之不同。爾既漂墮不  
得集於細頸乎。亦所際之不遇。爾麒麟繫繫於罷牛  
之後兮。卽安所缺望。爾寔乃花萼之聖詰兮。毋爲凡  
木而失足而悵悵。雖身周于糞兮。不過皮髮之滓涇。  
苟此心之潤玉兮。夫誰不奉之以芳潔。

譚宗初字九子後改公子姚江人善音律爲人不

明末授讀 卷六十一 賦 辛 朱芹堂

羈余於庚寅歲見其與羣少年登塲演戲九子扮  
繡襦樂道德幕爲幫閒情態迥肖是後不相邂逅  
聞其改竄唐詩心竊笑之近從縣丞田一舉處見  
其集詩文俱有師法自愧交臂失之因選其古繪  
與此二賦

瑞麥賦 陸深

僕閑居田野多見瑞麥兩岐三岐至五六岐彼九  
岐者得于傳聞殆未之見云實有之感茲休禎造  
賦一篇有頌有美有刺義主勸戒附于古詩人之  
諷諫雖不足以希蹤相如子雲庶東京之流亞也  
示我同志靡得而布焉

天子正德五祀孟月維夏知知子瘍發下體更朔新  
念有客唁焉登堂三批乃掀髯吐論曰夫物有異產  
事有奇遭談向者不可與論味味來者不可與卽文

明末授讀 卷六十一 賦 辛 朱芹堂

淵哉希乎今茲之所觀也子足良苦抑未之知乎知  
知子歷然而起危襟橫几奉客下風曰唯唯願客詔  
之客曰走故農家五穀是理爰自弱齡勸厥四體今  
年逾知命而豐穰凡幾一畝三石稂莠吐米皆未若  
今歲之爲瑞也麥苗芄芄穠岐爲二揚芒含穎複爲  
三四多者五六將將覆地東鄰一莖九岐尤異殆淳  
和之所薰蒸而上帝用以錫類也周書異畝漢歌兩  
岐陋昔人之誇詡昭后皇之惠慈雖蒙白之翁負玄  
之老皆緣畝玩視相與嗟咨若走者齒髮猶盛涉歷

未廣宜乎驚悸而影顧也。知知子仰屋太息索然久之曰。否否。客何談之盤也。夫緣物者貴質。敷文者適用。且夫麒麟之希。難以療饑。芝蘭之祥。難以充庖。雲錦之爛。難以禦寒。蠨蛸之光。難以續膏。是以聖明抑難得之貨。壅不稽之言。誠以重本而緩末。棄無益而即有用也。客幸目覩岐麥。津津稱瑞。民瘼甚矣。果誰之致。獨非客之所觀見者乎。試爲客語往歲已已。運厄元元。夏雲被壘。淫雨注天。晝夕悶七。颶風相牽。海波怒而山立。江湖噴以駿奔。蛟龍舞于街街。岡阜淪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奎

味芹堂

爲游淵。漂尸橫野。浮畜蔽川。千里一壑。萬竈絕煙。于是百年之完聚。連邑之生全。化爲魚鱉。葬于鯨鯢。者殆過半矣。暨乎水退。民失故居。滄桑一變。形勝都非。朱門沈其閭閻。碧瓦溢爲丘墟。鳥窺巢而不下。狐訪穴而重疑。號哭振野。提負沿途。父棄其子。妻別其夫。相與轉徙乞丐。奔逐投依。若流星之逼曙。而敗葉之辭枝也。于是强有力者。牢朽材于古岸。寒行潦以腐薪。依濕林爲棟幹。綴敗席爲閭閻。潤糞無別。臥食不分。十併爲五。棄仇講隣。相依爲命。枵腹連旬。野無留

葉。樹不遺根。微倖于萬一。苟活于旦昏。爾乃積陰鬱結。隆冬盛寒。層水千丈。竹柏枯乾。豈祝融之故都。爲玄冥之窮驛。何暖曖之陽國。傾風烈于塞垣。民無風具。習不素安。于是受凍而仆者。又如干矣。天子方軫念南服。融照閭閻。發德音。大王言。貸常賦。闢四門。封簡書于芝檢。勤使者于輶軒。省大官之供調。減司寇之坐論。賑倉廩之儲積。蠲逋負之浩繁。方將奪民命于溝壑。續生氣于遊魂。蓋三五之罕有。而二氣所不能全之曠恩也。良有司方憂經費之不足。懼考課之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奎

味芹堂

殿後。鴻澤持而不下。限令疾于電走。朝四暮三。示一藏九。使民破十家之產。僅足以輸一家。費數畝之田。未足以賦一畝。笳鼓盈村。擾及豚狗。爾乃制爲嚴刑。迫及黃耆。巨木囊頭。重金繫肘。臂無完膚。指欲墮手。黔黎之填未厭。伸暴之門何有。于是子遺之民。瘡痍之末。斃于敲扑。困于征科者。蓋淪胥以盡。漸不可久矣。戾氣醞釀。蒸爲疫癘。方且乘陽發騰。無不可制。今枕藉而病臥者。比比皆是。招醫降巫。若饋若酢。是其凍餒蝕于胸腸。刑罰慘其心志。發雙伏而並攻。何方

藥之能治厥禍方萌，殆未如其所至也。使聖政之植一本而十枝共蒂，而百穗將安救之？而客誇以爲瑞哉！且救粟所以貴于珍鼎，布縷所以加于玄黃者，爲其有用也。今夫用者徒存，而用用者已亡，是謂隆虛而病貧，忘遠而娛細矣。僕竊爲客貧而不取也。客問而撫然曰：噫嘻，有是哉！子之迂也。信乎執一者未足與權，二泥彼者不可與適。此子徒鑒于已已之變，爲流而不止乎？是殆滯于陰陽之迹，而未深于斯理者也。且夫於移之化，圓運不已，剗終必復，泰因于否，吉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壽

味芹堂

內互壽禍福相倚，夫蟲之蠕蠕也，不屈不發，地之隆窪也，不伏不起，數逆斯通，氣順乃死，是故九載之水，或以成堯，七年之旱，終以攸禹，子豈知夫內儉之後，繼之以豐稔，登進之漸，承之以君子耶？然而氣機橐籥，必有攸始，兆先于物，發遠伊邇，鐘鳴而隕霜，礎潤而降雨，走誠得于俯仰之餘，是以澤近憂而崇遠喜也。且夫麥備四氣，實首五穀，詩人頌其於皇，下民賴以率育，績歲功于發春，雨潛氣而多淑，是休嘉之先露，後斯理于將復，示帝心之仁愛，故方來之祉福，諒

有開而必繼，孰無徵而廼獲，走且與子託丘壑以優游，咏皇風之清穆，是故有取于麥岐，子何責之備而論之刻耶？知知子不能難，客乃躡履而退，曳杖而歌，歌曰：麥秀兮多岐，覆瓿兮累累，彼其之子，曾是今弗思，于是知知子返乎潛室，沈思淵默，緯情縈于渾淪，抽端緒于開闢，推玄化之始終，考休咎于遺冊，覽春秋之所書，測消長于三易，道有殊而歸同，理既契而心戚，然則客之言，似亦未爲失也，將以厥明戒館客，循阡陌，辨麥岐之疎數，聽隣鄰之損益，問勤勩于三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壽

味芹堂

時，弔疾苦于緩急，于時風輕景融，烟朗霧清，謝彫興却繁，纓被大練，策溪藤，道以童子，從以經生，指三汀以東，驚遵龍江而緩征，瞻桑梓于原隰，拜松楸于佳城，睇海氛于極際，儼波浪之奔轟，感釣遊之舊踪，慨歲月之不停，藹里墟之蔓延，有孤物而屢更，亦浮雲之多態，何難樹而易傾，悵久寄于異土，心戀戀乎故京，方徘徊以瞻眺，蹇徬徨而屏營，顧見道左麥穗岐岐，本同末異，旁無附枝，始戟戟以競秀，竟變變而莫攜，將神工之妙合，復化鈞之巧持，或雙昂以森矗，或

左右以紛披。或越畎而希挺。亦共房而駢垂。薄長颺以洞泱。照回景而陸離。等比翼于異類。啗連理而不爲固。物薄而稟厚。騰衆喙以增奇。胡哲人之超轅隨所如。而見疑。昔宣尼之瑞魯。匡人怪而圍之。比干之忠殷。曰不祥而戮尸。彼二聖且猶然。般羅此又何辭。抑軒輊之偶致。將彼蒼之有知。于是歷覽既倦。義取未疲。覽厥穎異。采掇以歸。洵皇澤之滲漉。拯黎民于阻饑。託子墨以宣秘。聊洋洋以陳詞。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柔

味芹堂

懷芳草賦

徐世溥

芳草之稱。標自楚辭。本草有名者五十六種。其他蓋有不可悉者矣。吳徐無減賦是詩以爲一物也。余友粵黎美周欲爲賦以辭之。余意微名賤質。自匪妙才。必累文心。因作懷芳草賦以待美周。稱懷者不敢專芳草也。新涼多感。聊志恐遲暮之思云。于時秋也。殘暑平退。輕風捲水。人氣初斂。浮雲未歸。遙空淡洗。四野低垂。望難明而匪暮。色可辨而偏微。白兮漠漠。碧兮萋萋。有客吟秋。橫笛登樓。王顏倚曲。相鄰復愁。露下香濕。烟交翠柔。歲寒分何。霜澤于襟。袖徘徊兮。遇故物于汀洲。似曾相識。不忍經行。鳥嘯不盡。馬路還生。君如不採。芳心未明。若夫鄭女芍藥。楚客江離。倚蘭當佩。揭車可畦。糜蕪山上。白芷川湄。零陵綠薦。萱薏紅栢。鬆素餐兮。宜頰餐。帶杜蘅兮。淮腰圍。彼采蕭兮。一日三秋。兄樹蕙兮。白嘯千頭。植當歸兮。欄畔拾留夷于道周。莫不氣縈。粧開。葩繞。花。艷。紛。迷。蝶。夢。逞。誘。蜂。咬。雲。烘。翁。勃。日。映。半。眠。憑。來。恨。慙。望。去。穿。簾。釀。香。膏。沐。潤。養。絨。絨。藏。書。却。盡。籠。葉。無。烟。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毛

味芹堂

爾乃雨餘風外。酒半梳成。燭銷月暗。曉迴枕。清帆投  
青岸。鞭裂紅亭。黏天同色。匝地殊名。于斯時也。氣感  
心柔。目搖魂蕩。遊子悔其不返。孤臣悲其屢放。或聞  
一歎于牕前。或步微吟于堤上。雖復同心。携手流波。  
相媚亦惆悵。以如忘。乃娉婷兮。更倍怨氛。氲之掩人。  
嗟。菲菲其難沐。于是占日藉川。白茅灌以鬱鬱。伊藉  
茅兮。見生稊于枯楊。忽飲咆兮。念鬱金之可堂。有翩  
褻而付歌者曰。邈。邈。邈。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  
木自折。贈出還方心。有所懷。路未火。天涯何處。無芳  
明。文。振。讀。卷。六。十。賦。咏。芹。堂。懷。秀。二。

捶錢賦

榮志祖

歲丙寅。余濫司鼓鑄之役。故事。錢非式者。捶之。因  
感其不才。見棄。有似平人。乃爲之賦。

原夫周立九府。秦等三幣。操子母之權。精郭輪之製。  
足國便民。斯惟其利。象諸面以尊王。喻之泉而布地。  
因以傳於中古。是不一名。五銖謝事。赤仄代興。呼統  
床之阿堵。冠童子以上清。爰及明興。水衡是掌。局曰  
寶源。百流所仰。余承乏於司閤。愧心計之惛惛。陳而  
觀之。美惡攸殊。乃有非幼非壯。不範不模。違錯刀之  
明。文。振。讀。卷。六。十。賦。咏。芹。堂。懷。秀。二。

殊相。猿臂自雄。鎬未鳴于沙漠。劍莫倚夫崆峒。從軍失路。荷戟懷風。若夫。晴日盟寒。紅顏命薄。游中之水。徒寫怨於棄捐。篋底之統。直甘心於寂寞。斯其。揮斥異狀。寥落同悲。惟余心之多戚。視斯物而顰眉。吾所願者。大造假我以黼黻。授我以鉗鎚。使夫成毀一好。醜齊。爾各適其用。而吾無所用其捶。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卒

味芹堂

布賦 并序

徐獻忠

邑人以布縷爲業。農疇之困。藉以稍濟。然其爲生甚疲苦。非若他郡。邑蠶繅泉亨之業。力少利倍者。可同語也。然天下所共衣被。而詳其衷者。甚寡。于是核其事。告諸觀風者。作布賦。

客有至吳下邑。覽織婦之布素。歎卉物之流澤。收鳥夸之末計。啓閭房之長息。迺喟然而歎曰。美哉布也。是固一匹。可以愧盜心。不得千金之償約者歟。何齊者之逐逐。而拾者之董董也。下邑之士曰。羅綺繡文。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卒

味芹堂

素錦錦綾。長裾交緯。流景飛品。此居者之所揚輝。而觀者之所凝睇也。予不是慕而慕諸貧民之業。亦有說乎。客曰。布通貴賤之服。不擇溫涼而適。其爲製也。疏陋纖縵。密殊絹縠。有匪險之毛毳。齊縞素之潔白。賤靡綺之浮華。傷貝錦之徒佈。孺夫匹婦。可濟其乏。缺通都大邑。與千乘之富相埒。豈虛言哉。曰。予何不傷其勞。而徒美其美。不稽其私。而徒夸其會。予亦欲聞其勞。且病乎。若乃。鐵木相札。手挽足壓。且餒且飢。出絮吐核。張弓排弦。弦急聲啞。牽條絡車。呶啞錯雜。

借光於膏。繼夜於日。心急忘寐。力疲歌發。衾簾空寒。漏水寂溢。婦子喧闐。老婢單力。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發婦卷袖。妖姬解佩。合秋入機。凝寒弄杼。流蘇綰綜。一伏一起。踏躡相次。上下不已。縷斷苦接。梭澀恐厭。手習檻匡。聲揚宮徵。長夜凄然。得尺望咫。寒雞喔喔。解軸起市。方是時也。母聞訪而不暇投杼。妻迎夫而帖然坐起。客曰。若是勞乎。曰未也。織婦抱凍。龜手不顧。匹夫懷饑。奔走長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麤之不中數。飾粉傅脂。護持風露。摩肩摩以授人。騰口

明文授讀

卷六十

賦

奎

味芹堂

說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賈師以如父。幸而入選。如脫重負。坐守風簷。平明返顧。客曰。若子乎。曰未也。婦辭機而遠。子牽裳而慙。饑先潔而待米。庭汲水而候炊。語少待以相慰。既久。片而歸。夫要嬰以捐涕。云攘攘者在途。索子錢而不釋。併布母以如飛。夫狼攫虎噬。肉寒骨解。無一語之抗聲。猶三號而解。怪握兩手以授之。拂空拳而不飲。雖卒歲之靡從。完小信而不息。是豈但一婦織而衣十人。殆所謂一室肥而眾俱瘠者也。客曰。若是病乎。曰未也。海上之

明末授讀

卷六十

賦

奎

味芹堂

民土薄水淺。其惡易遭。飢腹者未知其稅駕。窮衣者徒美夫長袖。夫廣儲豐積。出自農夫之耕。一絲寸縷。皆從匹婦之手。然而繭絲告成。置蠶不問。耕犁召豐。於牛何有。是固天下之同風。惟江南為最。鼓晦鍾之他稅。從升塗泥之末路計。斗是以手不停機。而終歲無衣。窮年乞乞。而不贖其罪。客曰。何言之過也。滄海變遷。化為陵陸。禹土塗泥。廢注深淥。禾黍芄芄。滿家滿谷。貧櫛自墮。富樹華屋。嬌嬌靡靡。徒侶簇簇。顧今日之江南。殆海內之樂園。雖有布縷之征。亦豈加於恒歲之運。水毀木饑。消長相代。前建後除。陽九陰七。聽命皇祇。今昔庚申。火仇馮夸。屹令深金。天漢飛灰。橋土沃焦。赤地拆地。既葵藿之莫采。亦木樛之變衰。枝無垂蔭。絮罕藏難。傾筐脫負。采艾離寡。夫靡腫。哲婦賜夸。里胥蹂躪。怪郵喧。無尺寸之可銓。兄綱運之崔嵬。匪凶歲之取盈。邦國計之在茲。當是時也。雖使星萎。獻枝穴鼠。脫鼠。大夏之全產。有公儀之百室。偏陽不懸。於城雉。匡廬借續。於飛瀑。亦何以應。

之客曰嗟哉下邑之民若是病乎曰未也工以習勝  
巧自技生傷末路之靡淫變素機爲華英始力作以  
助農終緝麗以耀名競良工之巧思幻化國之神能  
於是飄絮若蓬刻縷若鏡積歲成匹累織敵絨廣倍  
乎東海之二尺表齊乎別渚之五虹鑿以團鳳繞以  
飛龍綴金章以錯綠變猩草之鮮紅爛太霞之朝采  
奪景鳥之晶瑩絃已浮乎龍水綸何美乎鯨宮蓋其  
技巧始於渡海之黃軀章開出自懸關之鉅公忘萬  
家之膏腴邀一日之歡悰傳觀內近遂入公宮一匹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奎 味芹堂

衣猶以爲晚終歲作勞祁寒不免吾又何敢袖手以  
向人徒負墮而思暖

先夫子曰徐獻忠字伯臣華亭人奉化知縣文多  
小品收齊稱其布賦未見憶崇禎庚午雲間王匡  
會投布賦一篇序其初種以至起解甚詳備措詞  
警秀今亦失去百家私記康熙丙午家會至雲間問王匡姓氏于友人無有知者今賦補入

明文授讀 卷六十一 賦

奎 味芹堂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一終

明文授讀卷之六十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選授

門人張錫現  
百家校讀

經

柳經

蔣德璟

柳生海外極熱之國。雷瓊交趾皆有之。九所望樓。其茂成林。出文昌者爲上。此柳之地也。其樹似櫻。特生上竦。旁無附枝。葉似鳳尾。此柳之身也。樹高不可攀。下有多羅樹。綠之。此柳之梯也。其葉一周常數十苞。七八枚。形似萍實。似西瓜。搖之則酒聲淙淙。此柳

明文授讀卷六十二

經

十

味芹堂

之子也。其皮厚二三寸。刮之得殼。堅固如石刀。斲不易開。有兩眼。其凸處似鼻。鼻下有口。是曰柳芽。此柳之殼也。芽自殼心出。酒從芽穴出。滴玉盆中。色與玉一味似清乳。似薺。澹而多韻。甘而不爽。似醴泉。薇露。天僊之漿。飲之不醉。此柳之酒也。殼剖酒盡。膚如凝脂。玉腴雪膏。自然油美。小如乳腐。而異香過之。益智胡桃。遠非倚比。此柳之肉也。肉中有卵。其色鵝黃。其文脈理。其脆如雪而甜。其香合清梨。其小似勝兩狀。元紅之帶膜者。其大者闊八寸許。剖之如月。此柳之

卵也。丹溪曰。柳屬土而有水肉。益氣治風。酒主消渴。

吐血水腫。去風熱塗頭。益髮令黑。解熱毒。此柳之藥

也。其花三尺餘。河陵國取以釀酒。其皮可爲帶。其肉

可爲粉。和酒爲羹。其殼內文有柳樹之形。爲杯爲甌。

爲餅。爲瓢。爲席。爲注。爲冠。爲花鳥。王公貴人奉如拱

璧。此柳之用也。高而不倚。久而不壞。堅而不礪。不金

不漆。其質乃全。以試毒則沸起。利遠行。此柳之德也。

或曰。蜀帝化而爲鳥。越王化而爲柳。語雖怪誕。然前

身皆爲帝王。此柳之奇也。作經者。誰闕有若柳蔣德

明文授讀卷六十二

經

二

味芹堂

璟者。從父于雷州。蓋剖柳而美之。而筆之曰經。則柳

之遇也。萬曆乙卯正月。

先夫子曰。德璟字若柳。號八公。閩之晉江人。相烈

皇博物洽聞。召對時。凡九邊兵馬之數。及道路遠

近。錢穀利輿。矢口而陳。無借芻記。爲文明爽。辨晰

實用之學。晚年之書。如論黃鍾。古尺有裨經學者。

惜未寓目。  
張錫現記柳子  
一名越王頃

珠經

蔣德璟

物之異者善抱珠，龍龜蛇蛟以之，人之異者善抱珠，蛟人以之，鳳也，鶴也，昆明魚也，能以珠銜者也，火龍也，水龍也，能以珠爭者也，鯨鯢之睛爲明月珠，能以珠睨者也，赤水有樹如柏，葉皆爲珠，漢井泉望雲臺得白珠如花一枝，珠之側出於花木者，不獨蚌也，龍珠在頷，鯨珠在皮，蛇珠在口，魚珠在眼，蟹珠在足，不獨胎也，赤松子乘黃虵入水，得黃珠，東夷莫難珠，珠亦黃，黃帝玄珠，穆天子舍於珠澤，平澤也，出青珠，廣

明文校讀 卷六十二

三

味芹堂

陽亦出青珠，魏正始中，倭獻青大付珠，燕昭王有黑珠，徑尺，曰洞光珠，又有碧珠，紺珠，綠珠，水精珠，火珠之屬，不獨純白也，禹書淮夷，水貢蠙珠，一作蚌，益珠之有聲者，南海經，蜃珠之水，數歷楚水，烏見濫水，乃山澧水，湯正四方，獻令，陟鄠，杜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菑，獻珠，爾雅曰，西方之美，有霍山之珠玉焉，傳南有光珠穴，出光珠，漢元和中，珠出館陶，大如李，出豫章，海昏大如蓮子，永元中，鬱林降人得大珠，圍五寸七分，五分以十，至十八九分爲大品，光色旁小，平

似覆釜，曰瑞珠，次走珠，其雖有光，色形不圓，曰滑珠，次礪硃，次官雨珠，次稅珠，次蕊符珠，幼珠如梁栗，常珠如蠶豆，理而碎者曰璣，精者曰瑋，璣珠人形者曰珠佛，齊永明中，越州獻白珠，像足也，長三寸，物形者曰珠蟬，如蠟，珠魚如魚，珠螺如螺，凡真珠度寸上可單餌，酪漿黃化如水銀，或以浮石水蜂窠化之色形，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絕穀不死，凡珠禦火鎮心，綿裹塞耳已，輒傳而瑩澤，粉點暗，主翳膜，凡巨海底，有城郭，麻母居中，胞物圍處之，其細碎，夏於

明文校讀 卷六十二

四

味芹堂

外者始可採，凡撈珠，常二月，用五牲禱，不則風颺海，或巨海守蚌，左右不得近，凡蜃戶善水居，生啖海腥，入水能視，見水色，知有龍，曰龍戶，其黠者蹲水底，剖蚌得上珠，吞而出，凡採，初以巨舶環池，以石懸巨繩，別以繩繫蠶腰，携籃投水五百尺，炆逼，則撼繩，緣繩引上，凡出水，先焚蠶納極熱，急覆之，緩則寒慄死，或遇蛟，蠶蜃所觸，見血，一縷浮波面死，其後以鐵爲櫃，最後木柱板口，兩角隊石，用木山麻絞作堯，如囊狀，繩繫船兩傍，乘風泛舟，堯重則蚌滿，便蠶丁，

然多飄溺。凡珠三十年以上採曰老珠，二十年以上採曰半老珠。十年以上採曰嫩珠。珠嫩者稀，凡珠水闊折歲有豐耗。豐曰珠熟，凡珠貪則徒潔則還，或能走南海有走珠石，凡珠母肉正碧，以蠶繭啖之，凡珠有媒曰寶母，石丹望設祭海，賺置母壇上，致名珠。凡珠升重四十七兩，凡珠占無禁，民以易米，孫吳始置珠官郡，唐嚴私採，咸通中弛，僞漢置媚川都於海門，募善採者二千，號媚川卒。宋開寶中，令市舶使歲入珠，除辛罷採禁，雍熙元年罷採珠場，政和四年詔貢珠，紹興罷貢，元延祐中設採珠子都提舉，秩正四品，尋罷。明洪武二十九年，十四年皆詔採，洪熙元年弛珠封，正統中始分鎮雷廉，建廠池傍，防盜。天順三年修池哨，同瑞採辦成化間移廠郡城，困苦之弘治十萬八千四百餘兩，珠老而熟，正德五年雷變，九年對樂珠徙，自是專採廉，是年得萬四千四年雷瑞趙蘭激變，嘉靖元年召革，左年採八十八兩，是年大雨雪，池水枯，民多凍死，螺，復有火光，七年

又採都御史林富奏罷之，并革廉瑞二廠既廢，於是屬海北巡道。九年十二年二十二年三十九年連採珠稀，萬曆二十六年復遣瑞李敬開府白龍節進可三千兩，不償費。三十七年召革，四十一年對樂珠復還，凡守珠寨在廉曰烏兔，曰凌祿，曰英羅，曰蕭村，曰井村，曰對達，曰豐城，曰黃泥，曰川江，曰儺村，曰調埠，曰珠場，曰白沙，曰武刀，曰龍潭，曰古里，曰西場，凡七在雷，曰樂民所，舊有調神等七寨廢。萬曆元年置北龍對樂等墩凡十一，凡珠賊出沒橫山息安實曰喉咽，成化初陶副使魯議遂溪縣買石城地築二堡，發雷州衛軍成之，本衛所官防緝，稱要害。凡採珠船募東莞瓊大艚船各二百，珠夫八丁，雷廉各小艚船百，珠夫二千，可萬夫，久或致疫，多掠劫。凡珠器，簪簪飾網，桶刀盤，油鐵水櫃，凡貢器，并櫃并綢漆下釘鉸軟套，凡奉詔放採日開池，採畢封之曰封德環，曰家君分守雷之明歲，而雷珠還，蓋去百年始還也。異哉，雷人以龍孟伯周，遂巡日，珠害多矣，夫更斯其上也，忍言還，自使瑞徽，兩郡稍蘇，若柳子曰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宗義編初宗義輯有明一代之文爲文案後得崑山徐氏傳是樓藏書益以所未見文集三百餘種增爲文海後其子百家以文海卷帙浩繁請宗義選其尤者爲此編其序則仍文海之舊蓋其門人寧波張錫珉移冠此集以見去取宗旨云

# 漢詩音註十卷

〔清〕李因篤輯評

武漢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五年王梓孝昌  
官署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詩音註》  
五卷漢詩評五卷《提要》

序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後世聲詩之傳漸微  
漢武帝立樂府官采詩以四  
方之音被之聲樂故晉書樂  
志曰九樂章古辭今之存者  
併街陌謳謠江南可採蓮烏  
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也或  
舊曲新聲或新辭古義沿襲  
至唐獨張王二家得其故實  
體制相似而昔人又謂唐人  
述作者多知音者少蓋音發

於自然如百圍之竅穴之鼻  
耳杆白飄則大和濟則衆虛  
無所於用心也然彼雖出於  
自然我當爲之透入合諸家  
以注莊子而莊子愈晦擬五  
官以補冬官而五官併亂知

序三

其解者千載而下固旦暮遇  
之也 孝太史子德先生專  
輯漢詩以漢詩音註名篇所  
重在音註也其中如所謂古  
通用不必叶者古與其韻不  
通其亂之則自此始者某字

音某字毛詩有此體者又有  
云古音例無空者後、宋易  
患聲夫作書之法大抵不越  
象形會意轉注諧聲然古韻  
之不通於後世者何限即如  
謝靈運以祐字協燭字毛穎

序三

傳中平字資字毛字皆協魚  
字之類讀者苟非能思傷詳  
則古人道其常而後人不能  
徵其異者多矣至於漫士之  
論詩有曰漢魏質過於文六  
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

風人之體惟唐詩為至太史  
是編專主漢詩就漢詩以論  
漢詩也漢人之辭真其間思  
緒紛披幾不可理所謂辭之  
近人者非其至也而譬之器  
車神鼎見天巧焉可不謂如

序

十五國之風有田夫閨婦之  
詞為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乎  
朱子謂齊梁間人詩讀之使  
人懶慢不收拾而唐音三變  
則雕鏤之餘規萬尚多淫巧  
是太史以漢詩為高曾而非

以晉魏以下非昭景甲氏也  
推輪為大輅之始大輪寧有  
推輪之質故踵事增華為天  
地間日開之數楚騷而後五  
言之宜首蘇李十九首之析  
為二十要當繼以五則不尤

序

例以傳疑若夫大風歌之籠  
罩一世振起兩京秋風辭之  
英雄情多為一部漢詩中尊  
歡散悲之權輿而邶廟鼓吹  
安世房中之有典有則焉班  
韋張之先後傑出商、殷、

以暨鐸舞中舞謠調俗謗且  
有錄其謠寫片語者集英畧  
微承間選之密須闢筆宋刀  
魯削鉅細總非近玩矣昔漢  
文帝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  
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古人

序六

之訪求數佚也如此是則觀  
既出於山裂鼎彝見於泉湧  
博古者視如神運鬼工漢以  
前作如是觀可耳顧非洽綜  
五車厥通三籙副聖治誦字  
梯句比蓋基難之太史一覽

不忘十行並下市衣侍帷幄  
妄勿革綠綸誠  
昭代應運人文之表者而  
方隨鳳鳴旋同鴻舉應車擇  
跡肝衡網羅用物弘而取精  
多許著作何止充棟哉

序七

皇上聖神天縱甲夜觀書治定  
功成制禮修樂他時求茂陵  
遺稿當必有寶璫函紙笈之  
藏者太史乃獨以漢詩音注  
授之琴伯王公可知善聽惟  
子野而遺文之無所失墜昌

終端有待於李漢也退食餘  
閒偶心適觀家成一集不被  
來學且謬以見質於衰病庸  
等之在怡然何足以知此  
而竊思九有志於風雅之林  
者固可由藩籬而進窺其間

序

與美 肯

康熙三十六年歲在丁丑季

夏之望荆南胡在恪題

書於孝昌西湖書院



序

間嘗曠觀百代上下千載竊嘆兩漢之文治爲  
極盛也天下之生民久矣前此嬴秦暴虐坑儒  
焚書俾五帝三王流風善政蕩然無遺高祖以  
泗上亭長提一劍以定中原締造西東兩漢二  
十四君曆數四百有奇燭火餘光猶延及於蜀  
季誠以大風一歌儼然有包羅百代囊括宇宙  
之槩維時陸賈日於上前陳說詩書叔孫通創  
爲綿蕞由此日漸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建太平  
不拔之業前古後茲莫之與京也逮夫武帝昭  
帝皆秉天授異資膺圖首出秋風瓠子之篇黃  
鶴淋池之作大哉王言抑何其婉而多風也次  
則朱虛東平淮南諸侯王以及蘭臺金馬若班  
固崔駰傳毅司馬相如蔡邕諸人武臣則馬援  
霍去病諸人隱士則四皓梁鴻龐德公諸人淑  
媛則唐山夫人班婕妤卓文君王嬙諸人皆間

漢詩音註

丁丑

一

氣所鍾奇才輩出未易更僕數莫不揚風扞雅  
高文典則號爲專家榮廟堂而光史冊豈不郁  
郁乎稱極盛與然漢世去古未遠兩晉之清言  
六朝之金粉尚未染其陋習故其詩多古奧佶  
曲聲牙不可卒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未能  
爲渺見寡聞者道也潁陽李子德太史與潁陽  
王適菴明府蚤訂韓孟之交太史穎慧過人博  
稽群籍獨於漢詩有菑歎之嗜精研四十餘載  
著成音注一書其旨晰其辨詳秘之帳中不輕  
示人而獨屬意於明府蓋以明府虛懷若谷讓  
善若水生平苦心於詩學揣摩簡練直在初盛  
唐季孟之間一日太史出漢詩音注十卷詔明  
府而畀之中郎之書盡歸王粲可謂付託得人  
矣明府每以梨棗爲念向雖在車塵馬足時未  
之或忘乙亥冬甫筮仕潁川百廢初舉卽以是  
書付剞劂氏曰此潁陽李太史之志也嗟乎漢

世聲律漸開其詩只在咸目爲不惡之務況士  
人一邀榮遇率多求田問舍孰有如太史之取  
漢詩而一一字比之句櫛之乎且一死一生乃  
見交情太史以書授明府明府受而藏之在庚  
午春此七年以前事也世風之衰朝而同堂夕  
而陌路者有之孰有如明府之久要不忘生死  
勿貳乎今明府踐約於宿草之後不欺然諾則  
信也明府自持永蘄急友生遺命捐俸刻書極  
其精工則義也舉前賢獨得之秘以嘉惠後學  
則仁也一舉而三善備焉使斯世悉如明府則  
谷風可以無作而前賢之遺集可以盡刻矣余  
不禁三歎而爲之序

康熙戊寅夏四月吉旦仁和丁灝敬題於潁川

旅次



刻漢詩音注序

吾鄉頻陽李太史先生品望夙著淹通經傳邇源濂雒卓有見地尚論夙絕不屑步趨訓詁當明季先生年方舞勺即補博士弟子員亂離後棄去隱居萬斛山刻意著述人罕見其面性穎敏讀書目十行下輒終身不忘雅負經濟才詩古文辭模楷一世見知上谷陳祺公先生文名日著羔雁

序

頻至會

今上稽古右文弓旌遠及臺閣交章力薦膺博

學宏詞選

聖主臨軒親閱多士拔授翰林院簡討顧先生澹於仕進且以堂上春秋高具白掌院疏請終養慰留者再於是伏

闕陳情詞意懇惻上感

宸衷特賜馳驛歸里進退遭逢皆異數也余家

洽陽距先生里居不二舍而遙乃鹿麋塵

壑中無繇近炙然先生早已聞聲見許戊辰春得侍杖屨華下一見傾倒請定拙詩謬爲激賞云後起之秀非子而誰樹立壇坫直與涇陽劬菴焦漢豹人同邑黃湄諸公共執牛耳子其勉之予唯滋慙先生著作甚富而漢詩屬意獨深庚午客弘農先生謂余曰僕四十年專心併力評注是

序

書丹黃載筆凡數易稿自覺獨有會心今脫稿初成索觀者衆卒未之與詎敢矜慎自秘顧思得其人耳子天下士也舉以歸子誦誦鄭重而別余敬受而藏之旅次稍暇燈牕手錄迴環吟咀略窺作者大旨而余五言古體亦因之增益焉屢思公諸世而未有其會茲者承乏孝昌歲值賓興大典徵調入闈公事餘閒追憶舊遊莫有先

先生者因編輯成帙付諸剞劂以嘉惠後學竊念余雖非侯芭王粲而先生固子雲中郎也世固有子雲中郎之書必待芭粲以傳哉況先生抱負瑰瑋未克展布萬一區々聲韻之學興感成書不過文豹一斑威鳳一毛耳烏足為先生重而余汲々恐後者亦以見屬之殷追念緒言恍如昨日而先生宰木已拱宿草含煙每一循攬不

序三

自知清淚之滂々也用是粗述先生生平大概暨予受知以來相逢之地最勉之言備載歲月以志歷久不忘非敢藉是編以傳先生而余之固陋正賴先生以傳也至若評注之精鉤深索隱窮微探奧直抉古人未發之蘊世之有志聲詩立意學古者三復而自得之又烏庸余贊一辭云

肯

康熙丙子秋洽陽後學王梓敬題於孝署槐蔭堂



序四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一

高帝

大風歌

鴻鵠歌

武帝

瓠子歌二首

秋風辭

蒲梢天馬歌

李夫人歌

落葉哀蟬曲

柏梁詩

昭帝

黃鵠歌

淋池歌

漢詩音註

卷之一目錄

趙幽王友

幽歌

朱虛侯章

耕田歌

淮南王安

八公操

燕刺王旦

華容夫人附

歌二首

王歌

華容夫人歌

宣帝

瑟歌

廣川王去

歌二首

望卿歌

脩成歌

太乙歌

漢詩音註

卷之一目錄

二

漢詩音註卷之一

頻陽李因篤子德評

二曲李 頤中孚閱

洽陽王 梓適菴較

高帝 姓劉氏諱邦字季

大風歌 一名三侯之章

漢書曰高帝既定天下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

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

大風起兮雲飛揚雄起如六義之興芟除羣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威加海內而歸故鄉上安得猛士兮

漢書音註卷之一 守四方安得有汲汲求意日猛士則治不忘亂

基雄沉愷繫以此龍蓋一世振起兩京如建瓴之濤憑高而下矣

鴻鵠歌 古樂府作楚歌

漢書曰高帝欲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因而廢太子後不果戚夫人泣涕帝曰為我楚舞

吾為若楚歌其言太子得四皓為輔羽翼成就不可易也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三百而

開山神澤雄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綰繆將

直下視羣曹矣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綰繆將

一作安所施里海古通用不必

武帝 諱徹景帝子

瓠子歌二首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四月作瓠子歌

瓠子歌曰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

新塞河決時東郡燒草以故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椳楸其上也既臨河決悼其功之不

就為作歌詩二章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名曰宣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一作皓今慮殫為河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音魚山平吾

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相冬日正道弛兮離常

流蛟龍騁兮放一作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

禪兮安知外忽帶封禪說隱隱為我謂河伯兮何

不仁一作皇為河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鬻桑縣浮

今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悲天憫人責河如患

楚騷相上下矣最宏音節道悲與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寧長菱兮湛

沈日美玉河伯一作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

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隕林竹兮榎石菑側

友宣防塞兮萬福來有次第其辭則雄側均之

其歌

秋風辭

漢武帝故事曰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折然中流與羣臣飲樂帝歡甚乃自作秋風

風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起調謂變化大風乎蘭秀二句謂托咏楚辭乎只移易一二字便別關生面而有動靜憂愉之殊矣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權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何帝歡甚而所感如是英雄情多悲傷來日之難知苦行樂之不早皆權輿于此視大風歌有春角秋商之別而氣象渾然徹天淵而周流充塞之要皆宮調也

漢詩音註

卷之一

三

蒲梢天馬歌

史記曰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說來有源承本有關繫承靈儀兮障外國涉流沙兮四吞服服古音蒲比反

李夫人歌

漢書外戚傳曰夫人蚤卒帝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幃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帝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姍姍行步貌先安反

非之選韻。招覓大招中纏纏數百言畧盡此歌。

落葉哀蟬曲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思懷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翕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道因賦落葉哀蟬之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安得字自問得妙寫出莫知其然而然一片無聊與高帝另一用意

柏梁詩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

漢詩音註

卷之一

四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孝郡王武和撫國士馬羽林材馬大司總領天下誠難治四夸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鐘伐鼓聲中詩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總領從宗柏梁臺光祿爲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脩飾輿車一作馬待駕來太僕公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藥輿御物主治孫賀郡王陳粟萬石揚目一作箕大司農徵道宮溫尉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盜阻

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椒房

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夸朝賀常舍其典屬柱枅枅

櫓音雞博盧相枝持匠大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走狗逐

兔張梁恩上林令齧妃女屑甘如飴郭舍迫窘詰屈

幾窮哉東方朔俱通用帝語如天覆地載至有兼風規者遂創一

體後人于是有七言昭帝諱弗陵武帝第三子

黃鵠歌

西京雜記曰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帝爲此歌

漢詩音註

卷之一

五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踰踰。金爲衣兮菊

爲裳。賦體取其不雜爲。嗟嗟嗟所角反荷荇出入

兼葭叶作藏子虛賦其卑濕則生藏自顧非薄愧

爾嘉祥

淋池歌亦見三輔皇圖

拾遺記曰昭帝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步東引太液之水池中植分菱荷一莖四葉狀如

聯蕊花葉離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宮人貴以蔽日以爲戲天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爲船

水蘭爲柂刻飛鸞翔鵠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暹

夜使宮人歌曰

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

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文選中妙句萬歲爲樂豈

云多此歌濃郁婉悲得騷人之致

趙幽王友高帝子

幽歌

漢書曰幽王友高帝之子孝惠時友以諸呂女爲后不愛愛它姬諸呂女讒之于太后太

后怒召趙王置邸令衛圍守之趙王餓乃作歌遂幽死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

既妬兮誣我以惡一故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

漢詩音註

卷之一

太

無忠良史記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與史記

作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財爲王餓死兮誰者

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仇古音渠之反與財

事而語語稱情出之小弁之外篇得怨詩之正者

朱虛侯章

齊悼惠王次子呂太后元年入宿衛封文帝二年以誅諸呂功封城陽王

耕田歌耕種史記曰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忿劉氏

不得職嘗入侍宴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

進飲歌舞請爲耕田歌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后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深耕穠種。豆苗欲疏。非其種。一作者鋤而去之。去。

為韻。每讀是歌。輒壯其膽。追斬諸呂之亡者。鼓其餘勇。裕如矣。

淮南王安。鼓琴。不喜弋獵。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後與賓客左吳。日夜為反謀。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帝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刑。

### 八公操

一日淮南操。古今樂錄曰。淮南好道。正月上辛。八公來降。王作此歌。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亦真亦。

意。公將與予。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

漢詩音註

卷之一

七

瑞光過北斗。

古音滴。

兮。馳藥風雲。使玉女兮。含精。

吐氣嚼芝艸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

燕刺王旦。

武帝第四子。

### 歌二首

漢書曰。昭帝時。旦自以為武帝子。且長。不得立。乃與旦姊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交通。謀廢帝。迎立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華容夫人起舞。坐者皆泣。王遂自殺。

### 王歌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

中之無人。鳴與人不通。然易詩楚詞。亦間有之。末句似有各其輔相之意。

### 華容夫人歌附

髮紛紛兮。冀從下。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

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將安居。華容此歌矣。

### 廣陵厲王胥

武帝第五子。

### 瑟歌

漢書曰。昭帝時。胥見帝年少。無子。有觀飲心。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呪詛。宣帝即位。呪詛。

事發覺。胥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等。夜飲。使所幸鼓瑟歌舞。王自歌。左右悉涕泣。

漢詩音註

卷之一

八

奏酒至。雞鳴時罷。

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只。泛。泛。就。人。壽。不。

高。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兮。駐待路。黃泉下。

兮。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心。所喜出。

入。無惊。為樂。亟。丘。吏。蒿里召兮。郭門閔。死。不得取。

代。庸身。自逝。史。路。平。去。通用。下。上去。入。通用。

廣川王去。繆王齊太子。

### 歌二首

漢書曰。廣川王去。以陽城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

人主永世後昭信議望卿失寵去與昭信等  
飲諸婢皆侍去爲望卿作歌曰背尊章竟殺  
望卿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  
淫亂難禁乃盡閉諸姬舍門上箴於后非大  
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爲作歌曰愁  
莫愁按西京雜記作廣川王去疾

望卿歌

背尊章嫖匹昭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生  
患諒非望今誰怨觀二歌似怨望

修成歌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舒與愁聊不通此  
間有混用者如隴西行用留字陰長生內弟鬱憂  
用求流儔休等字而此詩則其作偏也

漢詩音註卷之一

九

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隴時不再願弃軀死  
無悔

太乙歌

史記樂書云昔得神馬渥  
注水中次以爲天馬之歌

大乙貢今天馬下霜赤汗今沫流赭騁容與兮蹕  
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賁漢志作况爲一作與  
此歌樂府諸集俱未載

漢詩音註卷之一終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二

項羽

垓下歌

四皓

采芝操

紫芝歌

韋孟

諷諫詩

在鄒詩

東方朔

誠子詩

漢詩音註卷之二

十

霍去病

琴歌

司馬相如

封禪頌

琴歌二首

蘇武

詩四首

李陵

與蘇武詩三首 別歌

李陵

歌一首

楊惲

拊缶歌

韋玄成

自劾詩

戒子孫詩

息夫躬

絕命詞

唐山夫人

安世房中歌

漢詩音註

卷之二目錄

戚夫人

春歌

烏孫公主

悲愁歌

趙飛燕

歸風送遠操

班婕妤

怨歌行

虞美人

答項王楚歌

卓文君

白頭吟

王昭君

怨詩

漢詩音註

卷之二目錄

三

漢詩音註卷之二

頻陽李因篤子德評

河濱李楷叔則閱

洽陽王梓適菴較

項羽名籍沛國下相人也先世世為楚將秦亂起兵自稱西楚霸王後為漢高帝所滅

垓下歌樂府作力拔山操

漢書曰高祖圍項羽垓下是夜聞漢軍皆楚歌驚曰漢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乃悲歌慷慨曰為歌數闕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遂上馬潰圍南出平明漢軍乃覺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不逝離不逝兮可

漢詩音註卷之二

奈何虞兮虞兮奈何雄沈徘徊與高帝大風歌相當世儒以成敗論人而

太史公獨尊為本紀冠漢上千古具眼人也項王此歌兼高武之妙深于漢者當自知之

四皓東園公姓韓名乘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

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河內人四人俱隱商山

采芝操一作紫芝歌

古今樂錄曰商山四皓隱居高祖聘之四皓不出仰天嘆而作歌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遺世暗昧坑黜儒術于是退而作此歌亦謂之四皓歌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為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

安歸與采薇歌曠世相感

紫芝歌一日四皓歌

莫莫高山一作漢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

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

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一作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四皓要

亦自言其志悠悠富貴中人利慾薰心更以爲有所託寓也

韋孟

諷諫詩

漢書曰孟魯國鄒人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傳子夸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

漢詩音註卷之二

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于鄒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也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

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

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謫實絕我邦我

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

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

城在予小子勤呼來許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

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

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  
侯于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  
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夸  
王克奉厥緒一作次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  
斯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  
考邦事是廢逸遊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  
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  
親匪俊惟罔是恢惟諛是信諭諭諂夫諤諤黃髮  
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  
漢詩音註 卷之二 主  
祖輕此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  
令聞穰穰天子照臨漢書作臨通下土明明羣司執憲  
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文選作茲怙嗟嗟我王曷不  
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  
水匪霜致墜匪嫚瞻惟我王時漢書作昔靡不練興國  
救顛執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霸古音博故反不與過通  
此詩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赫漢書作普君子庶顯於  
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鑒覽  
上去通用。以常公四言繼毛詩之後直得其神  
理非可以聲音笑貌求之也。忠諫匡王雅調冠

特章詩與而有之。語實情深。大小雅之匹亞。  
○其尤佳處。在時有創闢為兩漢魏人開山。  
在鄒詩  
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幸位穢我王朝王朝肅  
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怨而不怒我之  
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  
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  
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折既去禍祖惟懷惟顧祁祁  
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剪同茅作堂我從一作徒  
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折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  
漢詩音註 卷之二 四  
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  
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  
夫咨既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  
唯恭誦習絃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耆心其好而我  
徒侃爾樂亦在而陋舊二字皆與朝韻平去通用但陋古音魯故反舊古音忌此  
詩亂其  
部矣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待詔公車  
中給事  
誠子詩 漢書取前十  
句為東方贊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  
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侯隱玩世。詭時  
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累羣生。孤貴失和。遺  
餘不賈。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  
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化古音毀何友。華家二字。古與歌  
戈。韵不通。其亂之。則自此詩及司馬相如上林賦  
始。曼倩自爲寫真。非其人。正未許藉口。詩之去  
章同歸矣。與二

霍去病

大將軍衛青姊子也。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爲票姚校尉。封冠軍侯。後爲票騎將

軍。數征口口。有功。益封  
萬二千戶。爲大司馬。

漢詩音註

卷之二

五

琴歌

古今樂錄曰。霍將軍去病。益封萬五千戶。秩  
祿與大將軍等。於是志得意歡。而作歌。按琴  
操。有霍將軍渡河  
操。去病所作也。

四夸既護

一作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一作央

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

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柏梁詩。帝及  
諸王公各一

句。大將軍青又代嫖姚。乃得二句。及嫖姚是  
篇。皆彈於其職。渾雄不可端倪。未易才也。

司馬相如

字長卿。成都人。以貴爲郎。事孝景帝  
以詞賦得幸。常有消渴病。既免。家居茂陵。史  
稱其多識博物。蔚爲辭章。賦頌之首。

封禪頌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  
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  
封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

漑。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惟雨之又潤

澤之。非惟徧之。我史記無。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

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不曰功成有封。而曰

善。于立言。而斯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殷殷之猷樂

行。乃不可已矣。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殷殷之猷樂

我君圖一作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音穆。穆。君

子之能。漢書。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漢書

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

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

漢書。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

命所來。厥之有章。不必諄諄。類託寓。述其美。則

一。言。論。以。封。禪。此。頌。周。詩。遺。軌。亦。載。分。四。章。未  
盡。其。美。則。現。帝。得。雅。頌。遺。聲。故。特。著。之。澤。古。音。鐸。轉

音。奴。來。反。有。古。音。羽。鬼。反。通。亦。可。作。韵。平。去。通。用。

○北海稱爲雅頌遺聲。不愧斯語。○觀韋詩與關  
吾觀漢人郊祀賦歌皆類是篇。禮樂志亦云。多舉  
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蓋漢之變質而興。雖稍  
遜於周。然其俯視萬古。亦正以與得之。後惟魏武  
庶幾焉。固當推長卿刺始矣。○非惟四  
何句法妙甚。置之風雅。中不能辨。

琴歌二首

漢書曰。司馬相如客臨邛。富人卓王孫。爲具  
石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卓有女  
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  
心悅而好之。乃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

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玉童有在。閨

漢詩音註

卷之二

七

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顏頰兮

共翱翔。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葦尾。永爲妃。交情通體。玉

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

無感我思。玉童使余悲。二詩頗淺。豈長卿初見文

解邪。

蘇武。字子卿。京兆人。武帝天漢二年。以中郎將

親得歸漢。拜爲典屬國。宣帝神爵二年卒。

詩四首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發端二句。便見其鄭重

必謂別弟之作。固曰。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

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鴦。今爲參與辰。昔

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

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

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懷往感別。相次出之。

結上文。章法妙絕。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

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音參辰皆已沒去

漢詩音註

卷之二

八

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

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

死當長相思。○玉童新咏。作留別妻。○語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

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

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

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

送子俱遠飛。○此首稍爲錯雜。而大段看之。仍自不傷。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補注曰蘭芳。芬馨良一作夜

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

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

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

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一作崇令德。隨時愛

景光。寬寬說起四句。征夫一聯。則與都尉各有苦

衷。因見佳。晨芳。非。二。人所戀。戀也。寒冬至

結構秩然。○滄浪論詩。首點議論。即如屬國四篇

只。渾。渾。傷。離。叙。別。絕。無。一。感。慨。語。况。謂。已。之。高。義

風。陵。之。陷。身。乎。古。詩。高。處。正。在。此。○論。者。以。燕。李

詩。為。五。言。之。祖。或。又。摘。尚。書。五。子。之。歌。與。毛。詩。中

五。言。單。句。謂。不。始。于。燕。李。要。其。創。體。成。篇。則。權。輿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九

公。而。其。後。遂。有。古。詩。十。九。首。諸。章。咸。取。則。焉。魏

晉。以。後。五。言。盛。而。風。雅。漸。微。源。流。固。不。可。誣。也。○

屬。國。與。都。尉。獨。出。匠。心。變。風。雅。為。五。言。深。厚。和。平。

具。存。六。義。而。風。神。蘊。藉。忽。標。新。裁。視。兩。京。之。傲。為

毛。詩。者。殆。將。過。之。故。屈。宋。之。騷。歌。燕。李。之。五。言。皆

能。殫。心。五。古。他。體。雖。缺。則。詩。人。也。諸。體。畧。備。予。竊。謂

矣。杜。陵。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又。詩。看。子。建。視。章。程

如此。○以。燕。李。視。建。安。黃。初。則。詩。人。之。賦。典。以。則

而。後。乎。

李陵

字少卿。廣之孫也。為騎都尉。天漢中。將步

女妻之。立為右校王。在口口二十餘年。卒。以

與蘇武詩三首

長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脚

踟。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

一隅。拈時帶景。無一語不在見。長當從此別。且復

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何足與言。與送

子俱遠。飛同。非

僅。戀。岐。路。也。

携手上河梁。道子慕何之。徘徊岐路側。悵悵一作

不能辭。命意孤高。敷詞婉至。以此。行人難久留。各

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十

皓首以為期。然風雅矣。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一作

悵悵。三篇。語意漸繁。而急處却宕。遠望悲風至。

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

酒。與子結綢繆。上云對酒不能酬。又曰獨有盈觴

酒。寫出。別。哀。亂。無。聊。益。初。因。悲。風。促。離。其。情。若

有。漢。子。酒。而。無。人。長。往。舍。此。物。更。無。以。寄。綢。繆

國。為。純。○都。尉。三。載。舊。主。在。北。送。子。卿。南。還。作。或

漢書外河皆  
文也

別歌

漢書曰昭帝即位數年口口與漢和親漢使  
求蘓武等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口異  
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  
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

徑萬里兮渡沙漠爲君將兮奮口口路窮絕兮矢

亦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灰雖欲報恩將安

歸漢去聲則音暮與奴韻平入  
通用直述其情悲而怨矣

李延年善歌爲新聲所造詩謂之新聲曲女  
弟李夫人得幸武帝延年

年山是貴爲協律都尉

漢詩音註卷之二十

歌一首

漢書外戚傳曰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  
愛之延年侍上起舞歌云云上歎息曰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

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首二句無韻  
寫傾城傾國俱直

楊惲字子幼宣帝時人以兄忠任爲郎霍氏謀  
中旅潔無私然伐其行流又奸發人陰伏由  
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  
罪免爲庶人  
後坐怨望誅

拊缶歌

漢書惲答孫會宗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  
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鳥其歌曰

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詩固憤甚漢法

章玄成字少翁孟六世孫以明經擢爲諫議大  
夫遷大常坐楊  
遷大常坐楊  
惲黨友免官

自効詩

漢書曰玄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長入廟  
天雨渰不駕驅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効奏

漢詩音註卷之二十

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玄  
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効責

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  
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慶流  
于裔宗周至漢羣后歷世肅肅楚傳輔翼元夸厥  
駟有庸惟慎惟祗嗣王孔伋越遷于鄒五漢書世  
曠僚至我節侯維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  
品以訓既考致位惟懿惟負厥賜祁祁百金洎館  
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  
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稷稷是宗

是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形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于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嬉彼車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夸蠻詞自雅馴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豈雅中德音也嗟我小子于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惟肅是履訓與聞乎去通用兄古音虛王

漢詩音註

卷之一

幸

反京古音疆與形聲不通此亂之尤古音羽其反。漢爲四言者不數家。帝氏乃有其二。少翁是作。叙次其佳。懷祖責躬有典有則。同稱周詩之似續。不愧楚相之箕裘矣。子建責躬詩脫胎于此。

戒子孫詩

漢書曰元帝卽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爲之成復作詩著復玷缺之艱難因以戒示

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儀服此恭棣棣其則咨予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車服荒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我既茲郵惟夙惟夜畏

漢詩音註

卷之二

幸

惟栗無忝顯位以蕃漢室結得老甚義大而詞昌夜古音羊茹反與情不通此亂之舊古音忌矜古音居銀反不知此何以通心。章法錯綜顯見其整語意震動彌形其恭垂戒甚深。顏頤前作。

息夫躬

字子微河陽人哀帝初躬與孫寵誣構給事封宜陵侯又歷詆公卿上疏論事語皆食譴丞相御史奏躬舉過免官坐怨恨呪詛繫獄躬仰天大呼絕咽而死

絕命詞

漢書曰躬初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詞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玄雲泱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增若浮

森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栖兮發忠忘身自繞  
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荏蘭心結帽  
兮傷肝虹蜺曜兮日微孽宵冥兮未開痛入天兮  
嗚呼冤際絕兮誰語仰天高兮自列招上帝兮我  
察秋風爲我吟浮雲爲我陰嗟若是兮欲我留撫  
神龍兮攬其須遊曠迴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  
思噤語平去通用留與須不通此亂之  
按其人則危言讀其詩則高論也

唐山夫人

高帝姬韋昭曰唐山姓也

安世房中歌十六

漢詩音註

卷之二

五

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改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

簫管更名安世樂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音懸樂充宮庭芬樹  
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從大孝起可謂合萬國之  
權心以事其先王探驪得珠手也  
芬樹四句輝煌宵幻如見其來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安娛嬉庶幾是聽嚶嚶  
音送細齊側皆人情感格神理忽乘青玄熙事備  
成清思助助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齋戒施教申申不日協  
日人告其心推深一層承之以敕身施教端本而化矣乃立祖廟敬明尊親  
大矣孝熙四極爰轅首二句無韻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邕矣皇帝孝  
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高帝勳亂大功本之孝德是何等識力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  
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獨舉定燕要其終而言之

處有創獲新義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媿媿民所懷毛詩中七言成句有之此

漢詩音註

卷之二

六

獨雄整婉至托義極大橫絕古今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所緒韻二產亦可爲韻毛詩有此體  
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萋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施古與開不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  
破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大似讀如呼然古無此音

都荔遂芳育宸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榮玄四  
龍回馳北行大而益麗不浮不纖郊羽旄殷盛芬

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桂華 音京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

愛美若休德亦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 劉奉世

詩章名本側註在前篇之末傳寫之

禮禮卽卽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夸竭

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形容曲盡于奏

推本孝思終之日兼臨是愛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句法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

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一作保天休令問不忘平上

漢詩音註

卷之十一

七

韻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蕩侯休德宛見封建諸用歸

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荒惟民

也必致誠焉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

其漢書自浚以下別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

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

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此二章則同樂

後事也。雅什多如是。漢興去古未遠。著作難。然而廟祀大章。乃出婦人之手。既典以則。亦大亦清。變化參差。諸體畧備。卽令二。

戚夫人

春歌一作永

漢書外戚傳曰高帝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

四戚夫人號絳衣赭衣令春戚夫人春且歌

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子耳石走王莽之

戚夫人遂有

爲王母爲口終日春薄暮自傷在終日春

鳥孫公主

悲愁歌

漢書西域傳曰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

紀君爲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

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

食昆莫年芳言語不通公主悲泣作歌

吾家嫁我今天一方遠托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爲

室兮種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

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觀此知十八相之淺

俱渾然言外歌詞最古道健哀惻

一語不雜尤在明妃怨詩之上

歸風送遠操

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皇皆以金玉隱起爲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

涼風起兮天限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

慨慷竟似楚騷一段耽耽與高武爭雄矣

班婕妤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爲婕妤後趙飛燕譖其呪詛

考問之上善其對遂求供養太后長信宮詩品曰婕妤詩其源出于李陵團扇短章詞旨清絕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休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怨歌行

漢詩音註

卷之十一

九

新裂一作製

齊紈素皎一作鮮

潔如霜雪裁成一作合

歡扇團團一作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颼風一作風效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

中道絕團扇之歌怨而不亂

虞美人

答項王楚歌

困學記聞曰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于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云云是時已爲五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

生已似六朝初盛唐絕句要存其人可耳太史公但云美人和之當與必使友之而後和之義非必另有歌詞也

卓文君

白頭吟樂府作古辭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匪得超忽聞君有兩意

故來相央絕此云有兩意下日一心人照今日斗

酒會明且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溝水

起于斗酒今日明且喻其無常也 凄凄復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

漢詩音註

卷之十一

辛

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篸篸竹竿

二句長卿鉤竿本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何用

曲中語詳見子註 情借文君痛斥之離古音羅爲古音譌不入支

前此亂之 之頌別一體裁緊歌真廣未可知郊祀鏡歌諸篇

亦無明探文君此曲首厚而詞清哀而不傷怨而

不怒得風人之婉切與燕李並驅矣右一曲本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

絕解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增平生二句妙設

有溝水之別而下又假郭外兩樵見今日斗酒會

極親則易疎反不若淡者之能久也

明且溝水頭，蹀躞御一作溝上，溝水東西流。郭  
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  
驕而能終者鮮矣。妻妻重妻，妻嫁娶亦不啼，願得

心人白頭不相離。四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離。  
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如字或下馬噉箕

川上高士嬉，終如二句，奏樂府判其今日相對樂

延年萬歲期。五解。右一

王昭君名嫋，漢宮人，元帝時口入

怨詩

漢詩音註

卷之二

圭

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  
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  
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口口入朝，還美人配  
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帳動在  
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  
工有杜陵毛延壽，索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  
怨思云。

秋木萎，萎共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  
羽形。一作係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  
身體摧，善言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  
有徊徨，我獨伊何來。一作改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  
西遼，高山義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鳴

呼哀哉，憂心惻傷。明妃曲。後人紛紛擬之。刺漢議  
美。徒自見其多事，觀本詞之流  
連。後世皆淺夫也。

漢詩音註卷之二

卷之二

圭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三

靈帝

招商歌

東平憲王蒼

武德舞歌詩

馬援

武溪深行

梁鴻

五噫歌

適吳詩

漢詩音註

卷之三 目錄

思友詩

班固

明堂詩

辟雍詩

靈臺詩

寶鼎詩

白雉詩

郊祀靈芝歌

詠史

傅毅

廸志詩

崔駰

安封侯詩

張衡

怨篇

同聲歌

定情歌

四愁詩

思立詩

李尤

九曲歌

朱穆

與劉伯宗絕交詩

漢詩音註

卷之三 目錄

王逸

琴思楚歌

桓麟

答客詩

客示桓麟詩

高彪

清誠

蔡邕

答對元式詩

答卜元嗣詩

樊惠渠歌

飲馬長城窟行

翠鳥

琴歌

趙壹

疾邪詩二首

酈炎

見志詩二首

仲長統

述志詩二首

孔融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漢詩音註

卷之三目錄

三

雜詩二首

臨終詩

六言詩三首

失題

漢詩音註卷之三

頻陽李因篤子德評

三原孫枝蔚豹人閱

洽陽王 梓適菴較

靈帝 諱宏河間孝王之曾孫先封解渚亭侯桓帝崩竇武迎立。在位二十二年。

招商歌

拾遺記靈帝初平三年遊于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隋引曲水以繞砌周流溼微乘船遊漾還玉色宮人執篙楫又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歌曰

涼風起今日照渠青荷畫偃葉夜舒拾遺記渠中植蓮大如菴

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

漢詩音註

卷之三

管歌玉晃曲名千年萬歲嘉難踰。行樂詞不但

東平憲王蒼子光武

武德舞歌詩山文

東觀漢紀曰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公卿奏世祖廟舞名東平王蒼議以漢制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光武皇帝撥亂中興武功盛大廟樂舞宜曰大武之舞乃進武德舞歌詩遂用之于光武廟焉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矣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鋪叙

又治竟于撥亂中興絕少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爲漢伏波將軍征交趾綠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年軍

至始平之封新息侯

後征武陵蠻卒于軍

武溪深行崔豹古今注云武溪深馬援爲南征之所作援門生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作能臨嗟

哉武溪古今注多毒滯如是而止

梁鴻字伯鸞平陵人家貧而尚節介隱居霸陵山中後居吳鼻伯通舍之于家鴻潛避著

著十餘篇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二

五噫歌芒京

後漢書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陟彼比芒一作今噫顧瞻一作帝京兮噫官闕崔

巍兮噫民之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官闕二句

民之之勞一句微涉于風未足于明主之威也且

肅宗長者史但曰聞而悲之求鴻不得耳伯鸞高

適吳詩

漢書曰鴻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

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

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謂屈飄蕭似有心不可告語之故

懷恨兮傷悼忘一作非非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

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錯直咸先佞兮啜啜固

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遙兮邀嬉續仲

尼兮周流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過季札

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

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英兮方秀哀茂時兮逾

邁愍芳香兮日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

二語淡而悲入離口囂囂兮余訓嗟恒恒兮誰留

騷不能辨之矣南離韻降字不入韻隔不與流浮

休通此亂之以下平上去通用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三

思友詩一作思

漢書曰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二人遂不復相

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鳥嚶嚶兮友之期以興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

兮爰集茲

班固字孟堅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後遷

征口口以爲中護軍諸子多不遵法憲

明堂詩

固作東都賦

系此五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  
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  
其職。猗與緝熙。允懷多福。孟堅自註。五詩然。我明  
其法。視二帝有古今之

晉雅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皤皤國  
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  
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威字不  
入上韵

靈臺詩

漢詩音註

卷之三

四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  
耀。五行布序。冒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  
蕃廡。一作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無韵

寶鼎詩

猗修貢兮川效珍。寫得大而非  
誕止語也吐金景兮歛浮雲。  
寶鼎見兮色紛緇。煩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  
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

黃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純精。彰皇德  
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慶古音義。或遙與  
韻英古音央。毛詩有  
體此

郊祀靈芝歌

見太平  
御覽

漢書曰。班固領漢論  
功歌詩靈芝歌曰。

因露寢兮產靈芝。因字寫  
得有情象三德兮瑞應。一作  
應瑞圖  
延壽命兮光此都。配上帝兮象大微。參日月兮揚  
光輝。

詠史

詩品曰。孟堅才流。而老于掌  
故。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五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  
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號哭。小女痛父言。死者不  
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一作上書詣比。憂  
闕下歌雞鳴。憂  
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通篇實叙。忽有  
二句使悚觀。聖漢孝文  
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孟堅明  
帝見其作此篇左贊。

傳。後漢書。武仲扶風茂陵人。建初中。肅宗以殺  
蘭臺令史。并薛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  
室。遷司馬卒。

迪志詩

漢書曰、穀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通志詩。

咨爾庶士。迨時斯勗。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  
營。殫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  
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  
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  
續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勲  
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  
革濁。清我濯漑。誰能昭闇。啓我童昧。先人有訓。我  
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

木

契濶夙夜庶不懈忒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  
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  
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二  
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涵于音於戲君子  
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  
迄名言深中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命意敷詞亦古  
學者之病之上也

駟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少遊大學，與班固傳穀齊名。竇憲爲車騎將軍，辟駟爲掾。憲

擢權驕恣，駟數諫之，稍見疎，出爲長岑長，不就。永元四年卒于家。

安封侯詩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  
良馬。看具練字揮長戟兮藝文強弩。作廊

看其揮長戟兮藝文強弩。練字

藝文  
作廊  
強弩。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時徵拜爲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宦官懼其毀已共譖之出爲河間王相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其毀已共讒之出爲河間王相  
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

怨篇文心雕龍曰張衡怨篇清曲可領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  
深。厥美靡嘉。之子之一作云遠。我勞如何。起結有風人遺味。雖

美靡嘉之子之一作遠我勞如何起結有風人遺味雖

曰一轉  
鈍矣。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七

同聲歌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盃嘗。思爲莞蒨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幃。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鞞芬以秋香。一作重戶結金扃。高下牽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直賦其事。然身分自高。與艶曲不同。而聲情正復婉側。

定情歌

大火流兮草虫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以此定情。如屈宋美人之感。

四愁詩 並序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逍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太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

漢詩音註

卷之三

八

爲仁義。以水深雪。霽爲小人。思以道術爲報。貽於時君。而懼譏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玉臺無此三字。劉履曰。衍文也。下做此。我所思兮在太山。欲

往從之。梁父躑躅。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

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

心煩勞。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

南望涕霑。美人贈我金。五臣。琅玕。何以報之。雙

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平去通用。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出古。友。何以報之。明

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

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烏坑反。○四

神而易爲整調。千載而下莫能及之。○杜陵七歌。俱從此詩脫化。然杜于平子猶平子之于楚詞也。後人則襲其詞而鈔其

文。二賢直視如優孟矣。

思立詩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九

衡爲太史令。嘗憂及難。作思立賦。系此詩。

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

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

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栢舟悄悄客不飛。松

喬高峙。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携迴。志竭來從立

謀。獲我所求。夫何思。詩乘又載。平子觀舞賦中云。抗修袖以翳而展清聲而長

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風兮思故鄉。○人

壽有限。故托于遊仙。仙不可爲。而自傷迴志。大指此如。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拜蘭臺令。史後爲諫議大夫。遷樂安相。

九曲歌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奇

朱穆字公叔。暉之子。就學銳意。講誦梁冀素聞。穆名。辟之。使典兵事。拜御史。漢桓帝徵拜。

書

與劉伯宗絕交詩

北山有鵬。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機則木  
欖。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臆。嗜欲  
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賜賜。鳳為無德。小人。不  
語忠厚。絕語。忠厚。絕。鳳之所趨。與于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  
之深矣。鳳之所趨。與于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

漢詩音註

卷之三

十

力。直起直結。  
漢人類然。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累至侍中。著楚詞章句。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廿一篇。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琴思楚歌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糾腸。摧殘時節晚暮年  
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頽。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  
少。顏色虧。時忽掩。掩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  
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歎  
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

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叔師深于楚詞。其歌平

桓麟字元龍。沛郡龍亢人。桓榮之孫。精鑒好學。

答客詩

文士傳曰。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二  
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  
詩賦。客乃作詩。  
麟即應聲答云。

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忝  
弱。殊才偉年。殊才。句正。謂上二句。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客示桓麟詩附

漢詩音註

卷之三

士

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

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大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清誠

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使全其壽  
年。虛字。句乃益助。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  
命。利欲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棄  
我逝。忽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  
愍其痛。抗志凌雲煙。滌蕩去穢累。飄邈任自然。退  
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

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

蔡邕

字伯喈，陳留圉人也。性篤孝，建寧中辟司徒掾，遷議郎，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荅對元式詩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群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文字不入韻

荅卜元嗣詩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主

賦賦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荅，賦誦以歸。

樊惠渠歌

並序

陽陵縣東其地衍隕，土氣辛螫。嘉穀不殖，而涇水長流。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勤卹民隱，乃立新渠，曩之鹵田，化爲甘壤。農民怡悅，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我有長流，莫或闕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傳班田之匹時斥鹵，莫修莫釐。藝文作治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

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猷畝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爲酒爲醴，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飲馬長城窟行

文選作古辭，王臺作蔡邕集亦載此。

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憂見之。憂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二句，借喻疎甚，言人情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私已之薄。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主

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中問一世情反形之，首末惓惓風交，自相承注。中即諸作，畧似孟堅學優于才，視西京異矣。此篇蔚岐道亮音旨有餘，固當遠追屬國之清聲，近並河間之楚調。

翠鳥

庭陬一作前有若榴，綠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修容形。回顧生碧色，動搖揚縹青。幸脫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託君素，雌雄保百齡。與十九首同其感寓。

琴歌

范為釋海之文設  
為胡老授林而歌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  
氣寧。情志汨兮心亭亭。嗜慾息兮無由生。踔宇宙  
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趙壹 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光和元年舉郡上  
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逢與河南尹羊陟  
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及西還。州郡爭  
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于家。

疾邪詩二首

壹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摯。後屢抵罪。幾至死。  
友人救得免。壹作疾邪賦。中歌此二詩。○詩  
品曰。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  
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漢詩音註 卷之三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  
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飢餓依  
門邊。怨矣延于怒。而大段仍渾然。末二句言伊  
苦節而棄門邊言。  
勢家多所宜。效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  
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  
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其聲 世人盡南莽。吾道  
屬艱難。千古同悲  
嗚呼。  
鄧炎 字文勝。范陽人。有文才。尚志氣。靈帝時。州  
郡辟命。皆不就。炎後風病。恍惚。以至考。遭

其受病甚。發動妻始症而驚死。妻  
家訟之。炎病不能理對。竟死獄中。

見志詩二首

大道存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  
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  
能逐。  
有縱橫物表。不  
受羈勒之樂。  
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  
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  
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鐘  
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  
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  
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  
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  
世陳四科。詩品曰。文勝託咏靈芝。懷寄不淺。○上  
篇直抒所欲言。意便易竭。此則詞多託  
寓。感興最長。杜陵其  
翁之悲。當與靈芝同寄。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好學。博涉書記。  
贈於文辭。尚書荀彧舉為尚書郎。後余  
丞相曹操軍。事獻  
帝遜位之歲。統卒。

述志詩二首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盧谷至

人能變達士拔俗棄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宵成幄沉澀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

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飛記

地之外者勿汎作詠歌之步靈衡也。

大道雖夸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緣。

繞繞漢書作委曲如環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奇愁天。

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

從火抗志山棲。一作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

柁翔翔太清縱意游冶。初學記載四句云春雲為焉秋風為興接之不遲勞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之不疾。愈見其妙。愈無理愈見其妙。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之後少有重名舉高

識郎出為北海太守累遷大中大夫

夫數以書爭曹操為操所害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

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與時進止出行施張

合或呂公磯釣闔口渭傍。離口九域有聖無土

不或合或字口好是正直女回於宦。離子海外有

截準逝鷹揚。常離乙字恐古文與六翮將奮羽儀

未彰。離哥蛇龍之螫俾也可忘合或融玳瑁隱曜

美玉韜光。去玉成文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按

繼徐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高文奇作

求隱而不得其辭有奇焉

雜詩二首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

素昂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為因

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

年歲暮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

世同舉措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

存齊何足慕。往往而是曹則正懼公有大度端明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云使操不殺公必殺操。千載知已之言。文舉

先生生亂季與公理詩同一牢騷然太公滅殷管

子尊周而先生取舍若此知其懷忠于漢室也末

云呂望尚不希存齊何足慕蓋目擊國危思彌縫

其間而倖抗西山高節無救于殷之亡也安得不

中操深忌乎此篇人或以狂口之不知先生實自

志耳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

悲問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

來遲寒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

乘塵飛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

飄安所依人生圖早息爾死我念追俛俯內傷心

不覺泪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鍾情乃不草草

臨終詩

融為太中大夫。見曹操雄詠漸著。頻書爭之多致乖忤。又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之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並。操之鄰應承旨。以徵法免融。又令路粹誣奏融下獄棄市。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既傷志之不成。又自咎其失密。艾千子有言。續之騷後。不必皆賦體也。河濱蠹孔端。山壤由復穴。涓涓江漢

流。天窓迴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牽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三人

漢詩音註 卷之三

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悼怖莫違。百姓慄慄心悲。

郭李分爭為非。遷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憂

想曹公歸來。似宜以下首句繫此下。

從洛到許。魏魏曹公憂。一作國無私。減去廚膳耳。

肥群僚率從祁祁。雖得俸祿常饑。念我苦寒心悲。

送制一體讀之。乃不可增減。

失題

歸家酒債多。門客餐幾一作成。行高談滿四座。一日傾千觴。又云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此四句大白贈劉都使詩。不似文舉。

漢詩音註卷之三終

漢詩音註 卷之三

九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四

秦嘉

述晷詩

贈婦

留郡贈婦詩三首

應亨

贈四王冠詩

辛延年

羽林郎

宋子侯

漢詩音註

卷之四目錄

董嬌嬈

虎賁郎

射鳥辭

白狼王唐菟

荏都夸歌

遠夸樂德歌

遠夸慕德歌

遠夸懷德歌

蔡琰

悲憤詩二首

胡笳十八拍

徐淑

答秦嘉詩

蘓伯玉妻

盤中詩

竇玄妻

古怨歌

蜀漢附

諸葛亮

梁甫吟

漢詩音註

卷之四目錄

龐德公

於忽操

漢詩音註卷之四

顏陽李因篤子德評

洽陽王 梓適菴藪

涇上張 恂穉恭閱

秦嘉 字士會 陽西人

述昏詩 二章

華祥既集二姓交歡敬茲新昏六禮不愆羔雁總備玉帛粦粦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今容兮稂矣其言

紛彼昏嫺禍福之由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悠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征與友人論述昏詩輒言其平不知欲作何等語也此正當家之什

贈婦

曖曖白日引曜西傾啾啾難雀羣飛赴楹肢咬明月煌煌列星嚴霜淒淒飛雪覆庭寂寂獨居寥寥空室飄飄桂帳熒熒華燭爾不是居帷帳何施爾不是照華燭何爲就展轉反側意寫出前

留都贈婦詩三首 并序

嘉爲上郡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

詩六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難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懷臨食不能仰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首篇叙迎而不至願望懸戀之情其辭氣甚酸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災

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叙

欸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惻惻中駕

漢詩音註

卷之四

正踰踰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

車不轉轂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

恩義下可促次篇言願去遲遲思宿愛困迫之來段擄徑至情而各浮雲悲風爲患雖輕車良馬竟致中乖也首篇自言此篇婦言是兩章詩機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常引邁束帶待鷄鳴

顧看空室中孑孓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

不寧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欸誠實叙好耀首明鏡

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

欲吞瓊瓊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去足報

實用叙我情此篇言將發悲思不寧可喻之狀贈也措語俱有轉換有進退不似章法井然○二南不作自華之難讀久矣條此篇何處正當將補國風之闕為難詩易為難情難言問情為難易為難况贈答之辭乎既不得大格又推開則泛奈樣諸作正在箇中

應亨 以下爵里無攷

贈四王冠詩 并叙

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故貽之詩曰

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人咸飾其容鮮能離塵垢雖無兕觥爵杯醺傳

漢詩音註

卷之四

主

旨酒直叙其事申以勸勉之詞

辛延年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奴字是子都之案後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爐倚句定大將軍之案長裙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燭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有次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

有金盤鯨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驅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不惟絕之且括盡上文無數情事○皎皎高節却以麗詩傳之與十九首語氣正同其實寫處正未段數語耳此法惟漢人擅長想象風流偏于閑處設色欲鼓騁孔雀東南飛矣

宋子侯

董嬌嬈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四

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為見損傷代花語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終年會

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目零落春月復芬芳何時盛年去懽愛藝文作姝永相忘寫至此盛顏不及春吾

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吾欲竟此曲下篇中正意在此○詞旨瀟灑幾使人隨其中而不測所用心要是遺懷遺飲之曲也

○總足借春花好女言惜日無多勸之取樂及時若謂實貴姝子是嚙語出憂人矣

虎賁郎

射鳥辭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遂作辭云云帝賜錢百萬遂令亭壁皆畫鳥

鳥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高甚如桃源中人不屑屑爲多語也

### 白狼王唐菽

#### 祚都夸歌 三章

祚都夸者武帝所開以爲祚都縣後漢書西南李傳曰明帝時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夸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曰狼藥木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白狼王唐菽作詩三章歌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漢詩音註

卷之四

五

#### 遠夸樂德歌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益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同化所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昌樂即昌樂樂肉飛昌樂即昌樂屈申悉備蠻夸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

子孫昌熾

#### 遠夸慕德歌

蠻夸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同化歸日出主感慕華風只日入日出二語已伸其義所謂眼前者指出便佳也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

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 遠夸懷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境圉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携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末二句傳告字長字有推而廣之何必減班傳史平之遂及無窮之域○三詩簡質

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

亂姬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子曹操痛無嗣乃遣使者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六

以金璧贖之而重嫁陳留董祀

#### 悲憤詩二首

後漢書琰歸董祀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漢季失權柄大議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

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

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

來兵皆胡羌獵野闌城邑所向悉破○斬截一作

無子遺屍骸相掌直其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

女長驅西入關迢路險且阻還顧遐冥冥肝脾爲

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要當二句。忽就羗人。口寫此妙不可言。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苦。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轉自身無痕。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有客四句。忽一推。乃實事苦情也。而思父

漢詩音註

卷之四

七

母來骨肉矣。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迴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寬一步。就他人說。更爲凄紫。而別于數行。始不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

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催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冤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情真語悲。之叫。分五段。首段言董卓作亂大畧。馬遷下言。羗戎在途之暴。邊荒下言。彼地離居之悲。邂逅下言。叙迎歸。顯發情事。末段則抵家後所自傷也。大篇直叙。曲折盡情。北征咏懷。皆脫化于此。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八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寔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更痛。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繼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窮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冷冷。忽用雅語。問之。胡笳

動兮邊馬鳴。孤雁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  
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  
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頤。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  
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  
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  
情。心怛絕兮死復生。分三段。首段言被執西行。次  
段居羗中時事。末則就迎東  
還也。○與前一首。伸縮各有其妙。觀  
此知十八拍。非必出文姬自爲矣。

### 胡笳十八拍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  
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  
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煙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  
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  
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  
兮歸路遐。但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  
虺蛇。控弦披甲兮爲騎奢。兩拍張絃兮絃欲絕。志  
催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邕襄爲

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遇我情。入情。鞞鼓喧  
兮從夜達明。一從字  
便減色。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  
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  
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  
心異兮身難處。心異則身難  
處。寫來入微。嗜欲不同兮誰可與  
語。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淒楚。

雁南征兮欲寄遠聲。雁北歸兮爲得漢音。雁飛高  
兮邈難尋。連起三  
雁字。空斷腸兮思惜惜。攢眉向月兮

撫雅琴。五拍冷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  
水兮聲鳴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  
李難。六拍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  
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  
水草兮安家。羣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  
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于此。此拍渾悽  
之漢人不得矣。○此拍之妙。正以泛泛。彼中情  
事。說來只末一語。挽入自身。遂爲高調。詩貴鍊而

忌直于  
此益信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

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

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茲八拍兮，擬俳優

何知曲成兮，心轉愁。但而掩查，句亦甚非，真類于俳優矣。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生倏忽兮，如

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爲樂當及時，古

人所規如是而已。一語盡之。怨兮欲問天，天蒼蒼兮

上無絲。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士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

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

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離別一生句惟文姬身歷之乃能言之

十拍悲深兮，淚成血。人多病此相，大類唐律然氣疎而辭馴，正未足深識。老于

漢詩者當自知之。○在見論者多因殺氣二句太甚，疑爲唐調。然羽林長裾連帶，廣袖合歡，獨

非五言律體乎。大抵十八拍即不出文姬要足，非梁人所擬。其佳處尚有兩京之遺致，而氣味稍薄與悲憤詩當分層級耳。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

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寫出至情，亦真亦苦。○生仍冀歸死

當理骨文姬可謂從義矣。李少日居月諸兮，一作

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

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茲起

哀響。纏綿兮，徹心髓。愍之念之句，更是閒語。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

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歡兮，罷兵戈。但忽遇漢

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

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

兩情兮，難具陳。至情以雅詩出之，遂更婉篤。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士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

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號失聲兮，誰得知。與我生死

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

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高凌如曉天，霜角一奏而征鴻喚空，竟消影

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

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常如饑。真語，自四

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濶

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憂汝來斯。憂中執手兮，

一喜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洟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忽以雅語結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

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懽心足心

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離兮

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

尋真摯纏綿如泣如訴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

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

漢詩音註

卷之四

三

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

長正取其雅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為生兮獨惟此歟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修兮行路難去時懷土

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

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去時以下四語乃所云排句也其味淺矣

風霜凜凜兮春夏寒人馬饑飢兮筋力單豈知重

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絕兮淚闌干數語雅此首頗妙而露後人

之色深于漢者當自知之

胡笳本出自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

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何用解說漫無筆力是知微妙兮均

造化之功安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

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

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結得佳具見大

處俚語亦間出毫端下漢魏人數層矣然佳句當分別觀之大抵十八拍即非文姬作要是齊梁高

手所擬彼以為代人唇吻有意作淺語而亦時露本色與木蘭同其結撰也

徐淑詩品曰夫妻事既可傷文亦妻怨為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叙別之作

亞于團扇之亞不在團扇之亞

答秦嘉詩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市

妾身兮不令嬰疾今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

差曠廢兮侍觀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

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踴躍佇立

兮裴回思君兮感結憂想兮容輝君發兮引邁去

我今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

淚下兮沾衣淑詩不煩追琢質任自然勝于秦採矣須看其次第

蘇伯玉妻

盤中詩詩內云家居長安則知為武功之蘇也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鵲常苦饑起處

以山樹六句。典吏婦會。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夫之稀乃理勢之自然。吏人婦會。夫希出門望見。自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杆聲。催長嘆息。當語誰。自言其情。自著其節。還入門八句。更寫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一作得高。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一作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者蕪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蹏。歸不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交與粟。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今時人五

漢詩音註

卷之四

五

句。即文若結意。而偶蕪抹之不學。其語更毒。○古質自然。疊用三字為句。視房中安其所等句。渾脫無痕。悱惻淋漓。怨而不怒。以此釋駢承雅。周漢之正宗也。○末段責蕪揀數行。與白頭吟同一機軸。而語更苦。怨更深矣。

寶玄妻

古怨歌

寶玄狀貌絕異。天子使出其妻。妻以公主。妻悲怨。寄書及歌與玄。時人憐而傳之。亦名鮑歌。

笑笑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藝文類。妻別玄書一首云。棄妻斥女。敬白寶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

吳悲壯寶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入。彼獨何人。而居斯處。○轉就寶相棄後。寫其。後復之情。其怨深矣。蘇燕篇正從此出。○類聚所。載書實一好割。惜寶不能學長卿。用韻語答之也。

蜀漢

諸葛亮字孔明

梁甫吟

三國志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甫吟。○。晏子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饒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捷曰。吾再拜。隱虎功。可以食。田曰。吾杖兵。而御三軍者。再功。可以食。古冶子曰。日。君當濟河。龍銜左驂。治潛行水底。逆流百步。從流九里。行龍頸功。可以食。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于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

漢詩音註

卷之四

夫

無勇也。刎頸而死。治曰。二子死之。治獨不逮。又刎頸而死。步出齊城門。遙望湯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一作氏。力能排南山。文。

能絕地紀。一作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

此謀。國相齊晏子。責晏子不能容賢。此意便與伊。

則三子死非其罪。曰謀。國曰國相。乃深責之。

龐德公南郡襄陽人也。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

馬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故呼作龐公云。

於忽操三章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爲音謬二爲字韻起語飄然離婁  
之精夜何有於明師曠之耳聾者亦有爾束王良  
之手兮後車載之前行險旣以覆兮後逐逐其猶  
來雖日盼而心駭兮顧其能之安施委繩墨以聽  
人兮雖班輪亦奚以爲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椽櫨桷榱之累重顧  
柱小之奈何方風雨之晦陰行者艱而莫休居者  
生而笑歌不知壓之忽然兮其謂安何

於忽乎不可以爲其又奚爲謂難斯飛誰得而羈  
漢詩音註 卷之四 七  
謂斯突何取於縛是皆以食而得之吾於饑而  
後噫難兮豕兮死以是兮

漢詩音註卷之四終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五

樂府古辭

郊廟歌辭

漢郊祀歌十九首

練時日

帝臨

青陽

朱明

西颢

玄冥

惟泰元

天地

日出入

天馬

漢詩音註

卷之五目錄

天門

景星

齊房

后皇

華暉暉

五神

朝隴首

象載瑜

赤蛟

鼓吹曲辭

漢郊歌十八曲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

漢詩音註

卷之五 目錄

二

漢詩音註卷之五

頤陽李因篤子德評

涇水李念慈劬菴閱

樂府古辭

郊廟歌辭

漢郊祀歌十九首

漢詩音註

卷之五

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乙於井泉祭后土於汾陰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畧論律呂以和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井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之其餘巡狩福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時新得神馬因大為歌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觀黯之言則是歌宗廟亦用之矣然其辭亦多難曉云

練時日

練時日候有望。燐營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旂。垂惠恩。鴻祐音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與班同。裔裔神哉沛先以雨。靈之至慶陰陰相。

放悲震澹心震澹字帝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牲蘭栗素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

觀此眺瑤堂衆婢並綽奇麗顏如茶兆逐靡叶武

則曰兆逐靡較一顧傾城國語更簡而俊善于立

矣被華文麗綺綴曳阿錫佩珠玉俠與挾嘉夜誼

蘭芳濟容典獻嘉觴郊祀如詩之有頌房中曲如

漢詩如周文各有其至

帝臨

漢詩青註卷之五

帝臨中壇四方承字起得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

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匱武后土富媪

常作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

鄒子樂漢書載此名

青陽開動根菱以遂膏潤適愛踐行畢述靈聲發

榮燧處頃讀日聽寫出雷震之枯榮類成厥

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羣生嘒嘒後成惟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桐讀為生茂豫靡有所詘勿丘

及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  
建祀肅雍不忘神若有之傳世無疆

西頤

西頤沅碭秋氣肅殺含香垂穎續舊不廢叶音登

之盛成物而已此則更進一層姦偽不萌祇孽伏息隅辟讀曰越

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下驕正心

翊翊

玄冥

玄冥陵陰蟄虫益藏草木零落抵冬降霜四序俱

漢詩青註卷之五

候說易亂除邪革正易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

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歛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

惟泰元尊嫗神蕃釐讀日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

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

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讀日勤順

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肝飾嘉遘列陳庶幾晏享

鄉叶音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竿笙雲舞翔翔招

搖靈旗九奪寶將

天地

天地並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

祀緼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

溢與倫合好効歡虞與娛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

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共有喜叶許百官

濟濟各敬其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

長麗前揆光耀明寒暑不忒况皇章展詩應律錫

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

音水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鳴神夕奄虞蓋孔亨叶

漢詩音註卷之五四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日不變而人遷故春

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

之池徧觀是耶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

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

天馬一作天馬歌

漢書武帝紀曰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

作天馬之歌大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

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太一况一作天馬下雷赤汗沫流赭志倣儼精權

奇音籥浮雲騰上馳體容與逝即逝萬里今安匹

龍爲友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夸服天馬來出泉水虎

脊兩化若鬼天馬來歷無阜即草經千里循東道

天馬來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來開遠門竦

予身逝昆侖天馬來龍之媒游閭闔觀玉臺

天門開讀如蕩蕩穆並聘以臨饗光夜燭德信

著靈浸平而鴻長生豫太朱涂廣夸石爲堂飾玉

漢詩音註卷之五五

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寒隕光照紫幄

珠煩黃幡彼彼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

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襄回

若留放觀同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寥

上天知厥時泛泛溟海從高旂殷勤此路臚所求

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音普萌反隱溢四方專精厲

意逝九閔叶音紛云六幕浮大海

景星

一曰寶鼎歌漢書武帝紀曰元鼎四年

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作寶鼎之歌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就信星以知景星推一步高絕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伴開闔爰推本紀汾雕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章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翕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洒布蘭生泰尊拓漿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甯叶音馮蟻反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齊房

漢詩音註

卷之五

六

一日芝房歌漢書武帝紀曰元封二年夏六月其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之歌

齊讀日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按謀立

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沈沈音充

四塞假即退字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萃燁燁

萃燁燁固靈根神之旂過天門車千乘敦音昆倫

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步弓拔反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從從神之徠泛翊翊其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壇宇九夸賓夔龍舞神安坐錫吉時共讀口翊翊合所思伸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揚波徧臚驩騰天歌

五神

五神相包四隣土地廣揚浮雲屹公忽反嘉壇椒蘭

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

漢詩音註

卷之五

七

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汨于筆反臚析奚遺淫淥澤淫為黃然歸

朝隴首

一日白麟歌漢書武帝紀曰元符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奈古燎字獲白麟爰五止顯黃

德圖勾虐熏鬻殛關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

掩回轅武元反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噴感惟

風簫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

一日赤雁歌漢書禮樂志曰大  
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其露飲榮泉雁將言赤雁先叙自  
猶換赤雁集六紛員音殊翁雅五采文神所見施  
其法登蓬萊結無極

赤蛟

赤蛟綬黃華蓋露夜零晝掩濫上鳥威反百君禮  
六龍位勾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

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  
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稷稷象輿轡票然逝旗逶蛇

漢詩音註

卷之五

八

禮樂成靈將歸託立德長無衰

鼓吹曲辭

漢鼓吹十八曲

崔豹古今注曰短簫鼓歌軍樂也黃帝使岐  
伯作所以建威揚德風教勸士者也周禮所  
謂王大提則令凱樂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  
所以宴樂羣臣也短簫鼓歌鼓吹之一章爾  
亦以賜有功諸侯古今樂錄曰漢鼓吹鼓歌  
亦漢曲也其辭或云漢鼓吹鼓歌二十一無鈞  
箏操離亦曰翁離宋書樂志曰漢鼓吹鼓歌  
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辭相雜不復可  
分沈約云樂人以聲音相傳訓詁不可復解  
是等聲辭合寫故致然耳

朱鷺

隋書樂志曰建鼓殷所作又棲翔鷺于其上  
不知何代所加然則漢曲蓋因鷺鼓以鷺而  
名曲焉○譚苑醍醐云漢初有朱鷺之瑞  
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

朱鷺魚以鳥威儀魚與雅同叶音雅却用以字奇絕路訾

邪鷺何食食茄古荷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

一作者不食不吐即鵬不吐桑不茹意隱剛桑字  
諫驚說而建鼓求言  
朱鷺說而建鼓求言  
找一語意自淵然

思悲翁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設身處地  
思已盡故下但我思蓬首一作最蓬首不惟  
以此體結之

漢詩音註

卷之五

九

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杏高飛暮安宿

交君拉杏目擊其狀則寫悲益真○狡兔羣鳥備  
喻美人狗與梟則奪者也乃末二句但斥言梟並  
隱羣鳥故爲伸縮變幻漢人最長  
此法而拉杏高飛實指羣鳥言

艾如張

艾與刈同艾草也如張爲而殺梁傳曰艾蒿  
以爲防置旃以爲蔽門謂因蒐狩以習武事  
也蘭香草也言艾草  
以爲田之大防是也

艾而張羅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

羅雀以高飛奈雀何忽插此二句見爲此句欲進

青蒙室。借黃鳥之遊。嘗羅形出天。王。大狩。百。靈。效。言。官。羅。倚。于。欲。而。大狩則行時和也。

上之回

漢書武帝紀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回中地在安定。沈建樂府廣題曰漢曲皆美當時之事按石。關宮闕名近其泉宮相如上林賦云慶石關。歷封繒。是也。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其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口口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行幸其泉本以避暑而日承。寒暑德至大至。徵游望所經。

漢詩音註卷之五

宣威外域言此行所關甚重善于立詞矣。

翁離一作擁離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離。有之二字已得離宮之妙趾。中言其地勢自然非假人為也。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可字下得慘甚。字急為我謂烏且為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泉騎戰鬪死驚馬哀。問鳴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獲君何食願。

為忠臣安可得。當時梁地實常戰術築壁供食皆。取足于此。事平而罷。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烈士死戰安。居。故。詩。人。之。也。朝行出攻暮不夜歸。此篇咏亞夫拒七國事。正恨。郭北俱就。梁說詩人為梁怨漢其辭如此。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遠道之人。故寬一。高帝初定天下。將士皆渡淮而西。其留屯關中者。久旅思歸。托言為淮水所阻也。巫山高。借興淮水。漢詩音註卷之五。士。乃以山高寓求仙。去本題遠矣。

上陵

古今樂錄曰漢章帝元和中有宗廟食舉六。曲加重來上陵二曲為上陵食舉後漢書禮。儀志曰正月上下祀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禮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大官尚食太常樂奏食舉按。古辭大畧言神仙事不知與食舉曲同否。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客即章末。言從水中央桂樹為君船青絲為君竿木蘭為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本言滄海。之鴻白翅之。次句既省一之字。第。墮山林乍開。三句又去一翅字。遂使讀者迷離。

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之為  
車龍為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  
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寫仙客下遊宛焉如  
觀其人並所乘舟楫  
皆實指之而雲鳴隨水龍馬  
靈芝極咏其盛有酬縱之致

### 將進酒

將進酒乘太白辨佳宋書詩審搏樂府詩放故

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獨舉

禹舜為律又致孝乎鬼神然非良工觀之無以知

其用心之苦也○臨廟賦詩必曲肖其祖功宗德

故宜辨而後加博依之謂安非審博弗能各當也

漢詩音註

卷之五

主

燕享多賦成詩  
度宗廟亦然

###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既曰臣馬蒼又

自托于有過而承之以臣馬良見已之未忍與

君絕也○蒼黃總言馬之敗以喻交之不終易

之有颺歸愧蔡有緒易在北蔡在南皆產良馬美

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

車馳馬佳人安終極忽南忽北正借喻其馳騁無

信獲疑傷心無可如何而佳人三句終哀其馳騁

日深靡所底止也○黃蒼良駒南心駒北極韻○

君臣古人上下通稱此首視絕交篇尤渾古可貴

○事君處友中道棄捐苦心無以自明曲折寫出

一往見其忠厚惟  
側直匹國風矣

### 芳樹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溫而鵲三

而為行鵲字下得妙絕小人之惑其君必曲當其

已成不可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

顧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他心樂不可禁王將何

似如孫如魚乎悲矣臨蘭池心中懷我悵若固未

邪所蔽其始心不可匡彼必將曲引之其後目不

可顧即欲更一語而得至君有他心樂不可

禁直安小人而忘君子矣○此刺諷之詩為其初

漢詩音註

卷之五

主

### 有所思

按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第  
七曲亦用之不知與此同否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

玉紹綵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

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

吠兄嫂當知之妃呼稀秋風蕭蕭晨風颼東方須

臾高知之此刺淫奔之詩蓋既相棄而其人不復來

見必驚覺兄嫂猶夜半事也○其人不來為雞犬所

明矣須臾日高家人並起其情愈苦故其詞愈危

○秋風雖肅而此有甚焉殆晨颼也○合看始盡致

○東方須臾高不露一字妙妙○看全詩則接接

通。高矣。句。句。既。其。行。其。脈。脈。留。之。何。也。入。鄭。衛。三。味。矣。

雉子班

雉子班如此之。雉樂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于高。止黃鵠。蜚之以千里。雉子之飛。枋榆之間。里。明。其。志。之。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一。雉。不。可。也。于車大駕馬騰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上。周。可。思。而。雉。之。雄。雌。相。逐。母。子。相。依。天。性。終。不。得。易。車。大。駕。以。下。則。言。君。亦。不。強。其。必。出。而。送。之。歸。也。此。篇。賦。招。隱。也。有。道。之。君。不。迫。人。以。必。仕。而。賢。者。超。然。色。舉。故。借。雉。子。美。之。○班與班同。以。喻。其。文。移。

漢詩音註

卷之五

古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騁離。戰。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耳。星。巫。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此。篇。美。君。巡。從。遊。之。大。臣。也。佳。人。而。下。君。之。臣。明。護。不。道。者。

上邪

上邪。邪。與。耶。同。語。助。也。臨。高。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此。篇。詞。之。詞。視。車。笠。詞。

渾渾清。清。有。古。今。之。殊。並。笠。以。貴。賤。相。形。便。為。淺。露。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日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劉。毅。曰。篇。本。收。中。吾。三。字。其。義。未。詳。疑。曲。調。之。餘。聲。如。樂。錄。所。謂。羊。無。夸。伊。那。何。之。類。○與。虎。賁。射。鳥。詞。畧。同。而。語。意。則。超。超。異。著。直。追。三。百。詩。以。抗。景。為。第。一。義。即。論。漢。人。弗。能。遠。也。

遠如期

一曰遠期。宋書樂志有晚芝曲。沈約言舊史云。活不可解。疑是漢遠期曲也。古今樂錄曰。漢大樂食舉曲有。遠期至魏省之。

漢詩音註

卷之五

五

遠如期。益如壽。遠如期。即起下句。言無涯之期。以。遠。天。左。側。天。使。聽。于。我。故。承。之。云。云。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此。篇。言。樂。是。朝。賀。致。祝。天。子。而。因。極。詠。其。盛。也。

石流

石流。涼。陽。涼。石。水。流。為。沙。錫。以。微。河。為。香。向。始。谿。作。詩。冷。將。風。揚。北。逝。肯。無。敢。與。于。陽。心。邪。懷。爾。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爾。此。首。是。說。武。帝。且。賦。且。求。仙。役。人。無。已。時。而。北。征。之。

勞心甚于承門。誠爲黃金。故未段軒。輕言之。托詠  
口。蘭者。尊君之詞。實卽藥草也。于陽常作于陽。

漢詩音註卷之五終

漢詩音註

卷之五

夫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六

樂府古辭

相和歌辭

相和曲

箜篌引

江南

東光

薤露歌

蒿里曲

鷄鳴

烏生

平陵東

陌上桑

同前

漢詩音註

卷之六目錄

吟歎曲

王子喬

平調曲

長歌行

同前二首

君子行

清調曲

豫章行

董逃行

相逢行

長安有狹斜行

瑟調曲

善哉行	隴西行
步出夏門行	折楊柳行
西門行	東門行
婦病行	孤兒行
雁門太守行	豔歌何嘗行二首
豔歌行	同前
楚調歌	
怨詩行	
大曲	
滿歌行	
舞曲歌辭 雜舞	
淮南王篇	
鐸舞歌詩	
聖人制禮樂篇	
巾舞歌詩	
散樂	
俳歌辭	

漢詩音註卷之六	頻陽李因篤子德評	洽陽王 梓適菴較
華陰王弘撰山史閱		
樂府古辭		
相和歌辭	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	
	場採舊辭施用。於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	
	即沈約所謂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者	
	也。唐樂志云。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曲	
	之遺聲。漢世謂之三調。又有楚調。漢房中	
	樂也。與前三調總謂之相和調。張永元嘉	
	技錄云。有吟嘆四曲。亦列于相和歌。又有	
	大曲十五篇。分于諸調。唯相和歌一曲。諸	
	調不載。故附見于大曲之下云。晉書樂志	
漢詩音註卷之六	一	
也。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頭謠		
謳。江南可採蓮。鳥生八九子。白頭吟之屬		
相和曲		
箜篌引		
一曰公無渡河。崔豹古今注曰。箜篌引。朝鮮		
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		
船。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		
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		
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凄愴。曲終亦投		
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麗玉傷		
之。乃作箜篌而寫		
其聲。名曰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聲情相感。不知其所止。墮河		

而死當奈公何。

江南 後二句無韵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東光

東光乎，一作平蒼梧何不乎。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蕩子，早行多悲傷。右一曲魏樂所奏今昔一職令我

薤露歌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二

亦曰泰山吟行喪歌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哀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鬼歸于蒿里故有二章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呼為挽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生一去何時

歸。說得漂然。

蒿里曲

蒿里誰家地，聚歛竟一作精。鬼無賢愚，慘甚下聚歛字奇。鬼伯

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地當作池。

鷄鳴 此曲前後辭不相屬蓋采詩入樂合而成章取抑有歸簡奈誤也後此多倣

鷄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碧玉為軒。古樂府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殷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頰頰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三

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右一曲魏晉樂所奏○熟讀衛霍諸傳方知此柔協亂名中則追叙其盛時既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何等赫奕而末乃借桃李以傷之蓋有權貴罹禍其兄弟莫相為理雖使倖得脫刺之云云也首尾乃正意中故作詩曲所謂定哀多微辭耳。

烏生 一日鳥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啗我秦氏家有遊遨蕩子，工用睢陽彊。音強，蘓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啗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竟，竟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啗我

人民安知鳥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惜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鈎鈎尚得鯉魚口。惜我人民生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彈鳥射鹿。途之難測。以勸人及時為樂。而章法奇橫。俯仰妙不可言。○惜託鳥語以發之。白鹿鯉魚二段不用細甚。

### 平陵東

樂府解題曰。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義為丞相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以王莽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而見害。門人作歌以怨之也。

#### 卷之六

四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右一曲。魏晉樂所奏。○劫之不得。而思之無窮。末語其感人深矣。

### 陌上桑

宋書作大曲。一作日出東南隅。行。

曰。魏歌羅敷。行。崔豹古今注曰。即女子姓名。秦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與前

同。說不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家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善蠶桑。當作喜蠶桑。一語。後漢書出貞女性情。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鈎。頭上倭墜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着帩頭。微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一解。○入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行。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愚字直寫。使君自有婦。使君自有婦。如聽高羅敷自有夫。二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鬢髮頗有。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三解。前有魏辭曲後有趨。○右一曲。犯更不必言。○初極寫羅敷之艷。終盛誇其夫之賢。其拒使君止數語耳。此所謂爭上流法也。詩之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五

高渾自然橫  
絕兩京矣。

同前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羅，既含睇，又宜笑。  
子戀慕，予善窈窕，蔡赤豹，從文狸，辛夸車，駕結桂，  
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板，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  
見天路，險難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  
在下，杳冥冥，羗晝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  
杪杪，思念公子，徒以憂。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吟嘆曲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六

王子喬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  
來，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  
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岳上，過  
蓬萊紫雲臺，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  
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  
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王享  
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篇法參差，漢詩之極用意者。

平調曲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  
輝。  
西京史拾文：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  
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盛世之音。

同前二首

樂府通作一首，嚴滄浪云：若  
若山上亭以下，其義不同，當

別爲一首也。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  
思悲翁則見其蓬首來，仙人則見其髮短耳長。

隔幻隔真，漢道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七

門奉藥，一玉箱，王人服此藥，身體

一字有日康強，髮

白復

復一字

更黑，延年壽命長。

岩岩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

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天天枝

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

沾羅纓。

藝文類聚載魏文帝明津詩，與此大同而逸其半。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  
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

獨難分兩段看以旁謙二句為正解亦其山之關  
高位所以貴下人而處士不可周公下白屋吐哺  
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清調曲

豫章行

戶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  
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關何皎皎梯落關

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

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相捐關會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八

為舟船燔身在洛陽宮根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

何時復相連吾生百年關自關俱何意萬人

巧使我離根株右一曲樂所奏如對三代問發

董逃行

崔豹古今注曰董逃歌後漢遊童所作也終  
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  
樂府奏之以  
為警戒云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遙望五嶽端

黃金為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百鳥集來

如煙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鳴鷄聲鳴但見山獸

援戲相拘繫解二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  
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  
解教教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玉兔長跪擣  
藥蝦蟇丸奉上陛下一玉梓服此藥可得神仙四  
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上老壽日百青眉稽  
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五解想直寫朴  
淡參差而音節殊  
道樂府之本也

相逢行

一日相逢俠路間行樂府解  
題曰古辭文意與鷄鳴曲同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九

相逢俠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

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

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耶鄴倡中庭生桂樹華燈

何焯焯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

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路旁入門時左顧

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唯

唯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

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右一

樂所奏謂子遊俠邪寓來恍惚惚如遊而之矣  
不可名言賈長沙疏云倡優得為后滿說此詩

即軒窗皆借擬王侯矣同憶青  
門舊遊轉悽悽增盛衰之感

###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斜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  
家君家新市傍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  
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既日無官職又曰  
衣冠仕洛陽世曹  
子弟當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綺紵中  
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琴上高堂丈人且徐徐  
調絃詎未央此篇所刺尤深○三子同遊寫盡豪  
兒無理此固所目擊也○漢詩亦不  
得多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十

瑟調曲

### 善哉行

此篇宋書樂志亦作古辭或以此爲子建詩  
按子建擬善哉行爲日苦短云當來日大難  
則此方  
建作矣

來日大難口燥唇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經歷

名山芝草飄飄仙人王喬奉藥一九二自惜袖短

內手知寒慟無靈轍以報趙宣三月沒參橫北斗

關于親交在門饑不及餐四歡日尚少戚日苦多

以何意憂彈箏酒歌五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

六龍遊戲雲端六解○右一曲魏樂所奏○詞古  
錯難幾不可尋而總以第一第五  
兩解爲主○漢人詩思縝紛披幾不可理而細釋  
之則歷歷自見此篇言來者之難知本勸人及時  
爲樂飲耳忽而求仙忽而報恩忽而恤貧交無倫  
無序然念此數者將可奈何大指所歸終于歡醉  
而已第六解更說得幻妙正與十九首仙人王子  
喬難可與等期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意同見  
其下不可爲不如  
眼前一杯酒也

### 隴西行

王僧虔按錄云隴西行歌武帝碣石文帝夏  
門一篇通典曰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  
爲名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十一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  
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漢詩之妙顧眎世間  
多在發端

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  
拜跪問客平安不望此等人如在天上却用倒寫

請客北堂上坐客羅氍毹清白各異尊酒上正華

醕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却畧再拜跪然後持

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麴飯慎莫

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

不過門樞酌酒以下逐事細寫而自有駿馬取婦  
驀坡之妙緩來急受咄咄入神

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此

之辭前後不屬首四句乃與步出夏門行同而辭意復備必如此詩方可謂國風好色而不淫○  
隴西都護五涼乃群姓雜居之地其俗自古如此止於喧聚中寫出貞女矯然獨立之情故為奇絕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獨居之效。上與天通。許為好人。即世之被此聲者。鮮矣。而紛紛談內丹為男女。不亦悖哉。  
過謁王父母。乃在泰山隅。離天四百里。又三五斷五尺。織素五丈餘。東家有賢女。等句。道逢赤松告。下如。真後推少陵翁最善用之。  
俱攬轡為我御。將吾天上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日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跂。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三

折楊柳行

宋書作大曲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先斷二句後竟以敘事直結不更照起語作議  
論自是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解一祖伊言不用

紂頭懸白旆。指鹿用為馬。胡亥以喪軀。解二夫差臨  
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璧馬禍及號。二國俱為墟。解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  
下和之則足。接輿歸草廬。解四解○右一曲魏晉樂所奏○看其逐段變換

西門行

宋書作大曲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解一解○當待何時問

正。是病根。○自問奇。○吾亦疑之。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佛鬱當復待來。茲。○解○待來。○勞。○上。無。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解○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解四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解五解○叠句人  
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六解○右一曲晉樂所奏○無可聊賴其中所含甚長然究解憂之方如是而已○步步念此寫出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三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逮為樂。逮為樂。當及時。何能愁拂鬱。當復待來。茲。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遊行去。去如雲。除弊車。羸馬。為自儲。右一曲本辭○結語妙絕。止  
恣遊遨。則雖弊車羸馬。為自儲。而適意矣。不然。雖有車馬。弗馳弗驅。將使人足愉。其足悲也。

東門行

宋書作大曲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下浪。上無懸衣。一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

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舖糜二解○遊俠者正出富貴薰心非但為饑寒所迫至舖糜共舖糜上用倉浪故下為黃可共即處約無難矣日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三解○動之以天理昭昭未必悟也說至嬌兒在側禍福相隨即鐵石為心當憬然思返矣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君歸四解○行吾去為遲答其既往終勉行而後望其歸正見遊俠之犯教言出則無返理也遊俠者多為盜耳託其妻以誠之詞旨悽然感人最切○右一曲晉樂所奏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米儲還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古

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舍中兒母一作牽衣

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舖糜上用倉浪天

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上用倉浪天故下當用此黃口兒一連說妙天之祥善珍

好必及其嗣凜然可今非咄行者之出于倉猝倘

畏足動暴夫之心矣今非咄行者之出于倉猝倘

沉吟俯仰當自吾去為遲白髮時下難久居一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饑

日寒漢高陽惠帝詔曰以如意母子相累每為朕憐且寒此時已判其子之有過慎莫笞咎行當折

搖思復念之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開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泣坐不能起從乞求與孤

買餅對交啼泣淚不可止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

懷中錢持受交入門見孤啼索其母抱謂後母耶

逆而滿裴回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爾

其父聞之漠然無動于中也故有末句○道逢從

乞一段真有是事之理至探錢投孤入門見啼以

下男兒愛後婦萬古一轍矣○人情反覆父子猶

然託病婦垂訣之詞傷心刺骨矣終亂之以棄恩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五

孤兒行

孤兒生行一曰孤兒行古詞言孤兒為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曰孤兒生行亦曰放

行歌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特乘堅車駕

驪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

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虱面目多塵

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大兄二句正見其兄之

其詞非有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泪下如雨使

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一作愴

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月中愴欲悲淚下

漂漂清涕壘壘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

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氣動草萌芽三月垂桑

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

少嚼瓜者多收瓜一段插入奇絕夫行賈至齊淮

復蓋終歲無暇日矣獨舉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

且急歸當與較計云常與較計則出蒂亦不足塞

責數句之中亂曰里中一何譏譏願欲寄尺書將

漢詩音註卷之六

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亂之末句知不復可

上婦病篇同悲○歷叙兄嫂之虐只得兄嫂令我

耳先後只就孤兒苦况痛切言之兄嫂之威不寒

而栗矣○不日孤弟而日孤兄直判其子于父母

### 雁門太守行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雁門太守行歌

古洛陽令一篇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漢

舉茂才除溫令遷交州刺史敦儒學習書讀律

論歲餘拜侍御史還爲洛陽令政平訟理發

壯相與莫釵以千數爲立祠安陽亭西每食

輒絃歌而薦之按其歌詞歷叙渙本末與本

傳令而題云雁門太守行所未詳也

孝和帝在時思賢令先思聖君有洛陽令王君本

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宦學通五經綸一明知法

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

子養萬民二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

富貧移惡子姓朱書有名篇著里端三傷殺人比

伍同罪對門禁鑿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

詰馬市論四無妄發賦念在理冤赦吏正獄不得

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一作竿五賢哉賢哉我

漢詩音註卷之六

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王簿皆得其人

六解○第六段更寫得好亦以臨部居職不敢行

見漢制守令得自辟其僚也○臨部居職不敢行

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動治有能名遠近所聞七天

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

莫不稱傳八解○右一曲晉樂所奏○

艷歌何嘗行二首宋書作大典

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方十五五羅列成行妻

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裴回五

六里如鳥之尋丈然硬下乃見其吾欲銜汝去口

悲銜汝以下也現飛鶴身自訴矣

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頽。樂哉新相知。  
憂來自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至情急響通篇就飛

更說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各各重自愛與贈子

以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

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樂府作延年萬歲期。廣文選飛鵲行。日飛來雙白鵲。乃從西北來。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哀同。吾欲衛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羽毛日摧頽。樂哉心相知。憂來自別離。躊躇顧羣侶。相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太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

縣。故衣誰當為。一作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

取為吾組。夫婿從門來。斜倚西北隅。語卿且勿

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累累。遠行不如歸。起二句如

既以見久旅忘歸。不及累累之知時。又起賢主人

盈盈堂上。遂動夫婿之疑也。斜倚詩東作斜柯

絕。非遠行何以有補衣之舉。故觸事思歸也。

同前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

圍。洛陽發中梁。松柏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  
西催。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嘆。問是  
何山村。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川丹漆。薰  
用蕙合香。本是南山松。今為宮殿梁。公輸即魯班而曰與竟似

楚調歌

怨詩行 一日怨 詩行歌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

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九

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

恣所欲。結語正寫出無聊。

大曲

滿歌行

為樂未幾時。遭時險巇。逢此百罹。伶仃荼毒。愁苦

難為。遙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知。戚

戚多思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

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暮

秋烈風。昔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

星漢照我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  
為智者不愁多為少憂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  
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樂  
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驅輾轉人間何有何無  
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鑒石見火居代幾時可畏為  
當惟樂心所得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右一曲本  
戀仕途者宜書  
一通置之座隅

為樂未幾時遭時險巇逢此百罹零丁荼毒愁滿  
難支遙望辰極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知解一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干

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  
躬耕遂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山棲守此一榮解二  
暮秋烈風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起瞻夜比  
斗闌干星漢照我去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  
言解三窮達天所為智者不愁多為少憂安貧樂正  
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垂  
千秋解四飲酒歌舞不樂何須善哉照觀日月日月  
馳驅輾轉世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命  
如鑒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但當歡樂自娛盡心

極所嬉怡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頤飲酒下  
右一曲晉  
樂所奏

舞曲歌辭 雜舞

淮南王篇樂府列在

漢武帝故事曰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  
士能為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  
期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  
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  
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  
出令與群臣因不知所之樂府解題曰古詞  
淮南王自言尊  
實言安仙去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  
漢詩音註 卷之六 三

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  
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  
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  
繁舞奇聲無不奉徘徊桑梓遊天外淮南王此詞  
之思為華小所蔽耳樂府解題顧謂實言仙去何  
也樓居者既無所得久而歸思歸故其詞云云  
未段懸擬還鄉雖有力作之苦而進退自如其樂  
陶陶比遊行天外矣繁舞句就現前舞者說此  
固舞  
曲也

鐸舞歌詩

聖人制禮樂篇

晉書樂志曰鐸舞詩二篇陳於元會唐書樂志曰鐸舞漢曲也古今樂錄曰鐸舞者所持也木鐸制法度以號令天下故取以爲名古鐸舞曲有聖人制禮樂一篇聲詞雜寫不復可辨相傳如此

昔皇文武邪彌彌舍善誰吾時吾行許帝道街來  
治路萬邪治路萬邪赫赫意黃運道吾治路萬邪  
善道明邪金邪善道明邪金邪帝邪近帝武邪  
邪聖皇八音偶邪尊來聖皇八音及來儀宋書作義邪  
同邪鳥及來儀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鳥近帝邪  
武邪近帝武邪武邪應節合用武邪尊邪應節合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圭  
用酒期義邪同邪酒期義邪善草供國吾咄等邪  
鳥近帝邪武邪近帝武邪邪下音足木上爲鼓  
義邪應衆義邪樂邪邪延否已耶鳥已禮祥咄等  
邪鳥素女有絕其聖鳥鳥武邪

巾舞歌詩

唐書樂志曰公莫舞晉宋謂之巾舞其說云漢高祖與項籍會鴻門項莊舞劍將殺高祖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云公莫莫也楚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上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古今樂錄曰巾舞古有歌辭說異不可解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老時吾哺聲何爲

茂時爲來嬰當恩吾明月之士轉起吾何嬰上來  
嬰轉去吾哺聲何爲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  
下食草吾何嬰下來吾食草吾哺聲汝何三年鍼  
縮何來嬰吾亦老吾平平門淫涕下吾何嬰何來  
嬰涕下吾哺聲昔結吾馬客來嬰吾當行吾度四  
州洛四海吾何嬰海何來嬰四海吾哺聲煇西馬  
頭香來嬰吾洛道吾治五丈度汲水吾意邪哺誰  
當求兒母何意零邪錢健步哺誰當吾求兒母何  
吾哺聲三鍼一發交時還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遙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圭

來嬰弩心哺聲復相頭叩意何零何邪相哺頭巾  
相吾來嬰頭巾母何何吾復來推排意何零相哺  
推相來嬰推非母何吾復車輪意何零子以邪相  
哺轉輪吾來嬰轉母何吾使君去時意何零子以  
邪使君去時使來嬰去時母何吾思君去時意何  
零子以邪思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何何吾吾

散樂

俳歌辭

一曰俳僞導自古有之蓋倡優戲也南齊書樂志曰俳僞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

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依儒所歌摘取之  
 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十六說俳技兒  
 角戲盛竹篴貯兩跋子貢束寫地歌歸小  
 見二人提杏跋子頭讀俳云見俳不語言俳  
 澀所俳作一起四作敬止馬無懸蹄牛無上  
 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半拆薦博四角恭時  
 俳不言不語呼俳踰所俳適一起很率不止生拔  
 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  
 迅兩耳俳語

漢詩音註卷之六終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前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七

樂府古辭

雜曲歌辭

蜨蝶行

悲歌

古詩爲焦仲卿妻作

枯魚過河泣

雜歌

拾遺

漢詩音註

卷之七

猛虎行

上留田行

古八變歌

古歌

古歌

豔歌

古咄咄歌

古歌銅雀詞

漢詩音註卷之七

頤陽李因篤子德評

同里朱廷璿山輝閣

洽陽王梓適菴較

樂府古辭

雜曲歌辭

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燕接我首  
宿間披之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傳構檀間雀來  
燕燕子見銜哺來搖頭鼓翼何軒奴軒通篇就蜨蝶自言妙

漢詩音註卷之七

妙。○蝶為燕樓傳於構檀而雀乃欲從旁取之又  
意為燕所制故未來蝶側先朝翔于燕前也雀來  
燕不日燕傍觀為能得其情也寫來神妙末又  
相視惟蝶傍觀急情總在蝶眼中傳其阿堵不可  
帶出燕子待哺急情總在蝶眼中傳其阿堵不可  
思議不生云雀來燕句漢人神手後無問津者

傷歌行

傷歌行側調曲也古辭傷日月代謝  
午命道盡絕離知友傷而作歌也

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  
長微風吹閣闥羅帷自飄揚二句寫得悽微入情即太白詩羅幃舒卷  
似有人攬衣曳長帶展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衰  
聞以傍徨春鳥嚙南飛翩翩獨翔悲聲命儔匹

哀鳴傷我腸鳥命出已起下意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  
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與蘇李詩同一感興而語亦相配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當字妙可以當不  
明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  
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前緩聲歌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  
非木石荆根株數得復葢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

漢詩音註卷之七

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復來長笛續短  
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萬第一段逆說第二段順說聲當為笛曲而未則離調用致祝于君  
也○所謂離調致祝如南曲之有合歌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并序

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  
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  
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序簡  
自是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衰回發端得國風興體○唯  
場以與后妃之至德孔

崔以興蘭十二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  
芝之大節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箏篴  
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  
吏新婦府吏皆直遂守節情不移一句狀出府吏  
其語語寫出本色質樸守節言  
為新婦移情也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鷄鳴入  
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一作丈人故嫌遲  
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  
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觀下阿母云吾意久  
懷忿汝豈得自由則公姑之遣蘭芝微色發聲非  
一日矣蘭芝知其勢不能挽回始向府吏言之詩

漢詩音註

卷之七

三

人叙事先後互見耳鍾伯敬乃云新婦府吏得聞  
不合先自求去真強作解事也  
之堂上敬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  
枕席黃泉共為友結髮二句後而無  
數情事已括于此共事三二年  
始爾未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  
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  
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  
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府  
吏長跪告伏惟敬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  
阿母得聞之慙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

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  
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  
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府吏謂新婦  
語不得移一語不得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  
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  
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  
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  
生光紅羅襪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  
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  
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此四句惋惻  
如聞其聲  
載下猶不忍讀措詞之雅直匹國風惻惻深厚至  
矣至矣四句明是探府吏語正以迎後人要之  
其死惜府吏未悟也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鷄鳴外欲曙  
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婦人衣飾  
將畢然後  
著裙著我綉袂裙則妝成將出矣事事四五通句  
乃要其終言之見自初妝以至妝成每加一衣一  
飾皆著後復脫脫而後著必四五更之數數遲延  
以折辱刻也遲回展轉一句寫盡○著畢則新婦  
去矣故故事四五更足下躡繡履頭上瑇瑁光腰  
之借此稍延數刻也足下躡繡履頭上瑇瑁光腰  
若流純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

漢詩音註

卷之七

四

集 401-754

織織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此處忽贊新婦一上堂。段位置妙不可言。  
拜一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寫別阿母直而舍。故决去不得留也。  
却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淚落百餘行。別小姑一段。居然二南矣。氏之獲罪。阿母未必不中。小姑相別數言。極其婉妙。細細尋繹。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則。其中有怨焉。

卷之七

五

漢詩音註  
何。何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此段府吏語。與初謂新婦意同。所重在。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負。爲深于前文也。正如莊子說。鵬大于鴟。只用一背字。此只用。新二。誓字。而前段見其宛爾。是段見其凜然矣。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使後人爲之。先入此段。乃云君當作磐石云云。然。初並不許。以留至此。則漸易其語。若云感君之情。將忍辱待之。而日不久望君來。繼之以父兄之

慕思所懷見剪。則逆知有變。而不輕舉手長勞。露死字。必俟府吏先言之。何等用心。舉手長勞。二情同依依。叙二句。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違。  
此段重一遍。然在。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慙。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此處簡得妙。無罪。只一句。阿母大悲摧。若稍多。則情理俱傷矣。畧所必畧也。然此何却斷斷少不得。蓋婦人被遣。乃大不幸。非此將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違情義。說得真。已絕之矣。下。自可斷來信。徐徐又緩以。一語用安父兄也。

卷之七

六

更謂之阿母。戶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昏。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直說下得好。明是託詞也。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

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  
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  
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行  
欲何云。府吏是府吏。新婦是新婦。語而阿母是  
風雅之中。阿母語。媒是媒。語。阿兄是阿兄。語。直於  
見太史公。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  
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  
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  
昏姻。故作滿意之。其死矣矣。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都  
百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  
漢詩音註 卷之七 七

之詞。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  
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  
可去成昏。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鵲舫。  
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  
馬。流蘇金縷鞍。齋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  
百足。交廣用。一作。市鮪珍從人。四百鬱鬱登郡門。  
盛寫迎親一段。見母兄之所。以動。阿母謂阿女適  
心而蘭芝必死。府吏真為難及。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  
阿女默無聲。府吏默無聲。知其不遣。阿女手巾掩

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牕下。左手  
持刀尺。右手執綵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  
綉袂裙。事。事。四五通。著之。遲見。其不欲著。此朝成  
綉袂裙。晚成單羅衫。成之。速見。其不欲成。各有其  
妙。氏自誓必死。所作。曉曉日欲腹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鳴  
哀。摧藏二字得其神理。摧之。欲其速至也。藏之。欲  
其無鳴也。然友以摧藏而致馬聲。自然之理。  
新婦識馬聲。躑躅相逢迎。府吏所乘馬。新婦習見  
婦度府吏聞變必來。側耳待之。久矣。故遙  
聆其聲。而識之。而父母與兄。則不聞也。悵然遙  
相望。知是故人也。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自君

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  
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  
此處對府吏一段。尚不肯露死意。府吏謂新婦  
以我應他人。正與不足迎後人對說。賀卿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  
紐。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反  
止欲得  
此一句。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  
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二句。情。理。俱  
完。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  
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又叙六句。與前勞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人不長計。勿復怨鬼神。此二語怨深其死矣命如南山石。此句見其非命。四體康且直。此句見其非病。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為婦歟。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寫其內危至牛馬嘶為嘶而父母冥然也新婦入青廬。菴菴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冤去尸長留。相要以死必府吏先言之而府吏之踐言則在新婦後情理俱盡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裴回顧樹下。自掛東南枝。此段有急絃促柱簡也。叙其相殉只合如此更多一兩家求合葬語不得多則呆筆純脫了無足觀矣台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徬徨。起徬徨無頭立憐直寫出功效來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此古今第一大篇亦第一絕作如對大羹玄酒又如今臨宗廟百官叙事數詞俱臻神品

漢詩音註

卷之七

九

曲盡人情而無刻畫之痕。篇法句法字法。法法皆然。非有意為之。應者至矣。至矣。後代惟老杜此。行得其神。理他不足擬也。可以怨。可以興。可以人。議昏太守迎婦。偏于閒處着色。此征山果晚妝數段。正祖此篇。篇中有詳有略。總引可以常法求也。高古朴淡。亦復天矯離奇。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鱖。相教慎出入。生動。枯魚何泣。然非枯魚。則何知泣也。寫得入生動。過河字用得妙。作書更奇想。

樂府

行胡從何方。列國持何來。醴醴毳毼。五木香迷迭。

漢詩音註

卷之七

十

艾納及都梁

雜歌

一作離歌

晨行梓道中。梓葉相切磨。與君別交中。繡如新織。維一作裂之有餘絲。吐之無還期。結語悲甚拾遺已下皆古歌辭。雜見諸書。今承附於此。其稱古詩者。別為一卷。于後。

猛虎行

饑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暮字後人不能下。虎方野雀。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此驕字較齊。危語悚人。

上留田行

古今注曰。上留用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蓋漢世人也。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觀其詩意。似謂父之喪後。而下。前。下。古。止。在。未。合。既。日。里。中。又。云。似。類。責。其。父。而。不。以。爲。子。也。回。車。一。問。中。有。無。限。不。可。言。者。矣。以。慷慨。二字。括。其。不。平。慷慨。二字。用。得。好。前。婦。病。篇。交。語。絮。絮。一段。只是。此。二字。

### 古八變歌

選詩拾遺曰。古歌有八變。九曲之名。未詳其義。李九曲歌曰。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挽日車。傳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運。群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全篇無傳。獨八變僅存。樂漢詩音註卷之七

府諸書亦不收也

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浮雲多暮色。似從崦嵫來。枯桑鳴中林。緯絡響空階。翩翩飛蓬征。愴愴遊子懷。故鄉不可見。長望始此回。與昭昭素明月篇意同。但分晝夜耳。

### 古歌

上金殿。著玉尊。延貴客。入金門。入金門。上金堂。東廚具肴饌。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彈瑟爲清商。投壺對彈碁。博奕並復行。朱火照煙霧。博山吐微香。青樽發朱顙。四座樂且康。今日樂相樂。延年壽。

千箱。亦樂引之詞。

### 古歌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陡起陡接。故地多颶風。樹木何修。修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趙字與以字俱妙。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 艷歌

又謂之妍歌。辭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離。又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又庭中有奇樹。春有悲鳴蟬。又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皆妍歌之遺句也。漢詩音註卷之七

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青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璫。織女奉瑛琚。蒼霞揚東謳。清風流西歛。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輪輿。直起直止。與上畧同。此更爲奇肆矣。

### 古咄咄歌

喪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囊欲初赤時。人從四面來。聚適今日賜。疑誰當仰視之。

### 古歌銅雀詞

長安城西雙員闕上有一雙銅雀宿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

漢詩音註卷之七終  
漢詩音註卷之七

五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八

樂府古辭

雜歌謠辭

歌辭

平城歌

畫一歌

淮南民歌

衛皇后歌

鄭白渠歌

顏川歌

匡衡歌

牢石歌

五侯歌

樓護歌

漢詩音註卷之八目錄

尹賞歌

上郡歌

張君歌

朱暉歌

涼州歌

董宣歌

郭喬卿歌

鮑司隸歌

通博南歌

廉范歌

喻猛歌

陳臨歌

又

黎陽令張公頌

魏郡興人歌

范史雲歌

劉君歌

董逃歌

賈父歌	皇甫嵩歌	洛陽令歌	崔瑗歌	吳資歌	又歌	爰珍歌	高孝甫歌	襄陽太守歌	隴頭歌二首	匈奴歌	謹辭	武帝太初中謠	元帝時童謠	長安謠	成帝時燕燕童謠	成帝時歌謠	鴻隙陂童謠	王莽末天水童謠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時蜀中童謠	城中謠	會稽童謠	同前	河內謠	順帝末京都童謠	桓帝初小麥童謠	城上烏童謠	桓帝初京都童謠	桓帝末京都童謠	鄉人謠	桓帝末京都童謠	任安二謠	又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恒靈時童謠	又	靈帝末京都童謠	二郡謠	太學中謠	右三君	右八俊	右八顧	右八及	右八廚	京兆謠	獻帝初童謠	獻帝初京都童謠	興平中吳中童謠	建安初荊州童謠	恒農童謠	閭君謠	京師謠
-------	---	---------	-----	------	-----	-----	-----	-----	-----	-----	-------	---------	---------	---------	------	-----	-----

漢詩音註卷之八

顏陽李因篤子德評

關門楊端本澍滋閱

樂府古辭

雜歌謠辭

歌辭

平城歌

漢書曰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圍帝于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救餉樊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皆歌之後用

漢詩音註卷之八

陳平秘計得免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平城之下一作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

畫一歌一作百姓歌

漢書曰惠帝時曹參代蕭何爲相國初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及參守職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

蕭何爲法較一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靜民以寧一

淮南民歌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長廢法不執文帝不忍置于法通載以繡車處蜀嚴道

中野道其子子母從居長不食而死後民有作歌云云帝聞之廼追謚淮南王爲厲王置侯儀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下相容高誘作鴻烈解叙其辭云一尺縑好童童一升粟飽逢逢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以尺布斗粟形四

衛皇后歌

漢書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奇

鄭白渠歌

漢詩音註卷之八

史記曰韓聞秦好興事欲罷之母令東伐通使水工鄭國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鄭國與韓瓠口爲渠並比山東注洛溉瀉鹵之地四百里長三百六十里秦乃使韓人鄭國爲渠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孔五切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踵如雲央長爲雨涇水一石其足數斗古音里既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涇水至沃數斗渠易淤亦坐此觀此則知河渠相倚爲書講水司可足國食非專事導事也

潁川歌

漢書曰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諸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

為構利橫類川頴川兒歌之。

### 匡衡歌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 牢石歌

漢書佞幸傳曰元帝時宦官石顯為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三

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言其兼官據勢也。

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實刺之也。

### 五侯歌

漢書曰成帝河平二年悉封舅大將軍王鳳。弟五侯。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時五侯華弟爭為奢侈。後庭姬妾各數十人。羅鐘磬舞鄭女。作優倡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閭道連屬。隔望百姓。歌之。言其奢僭如此。按傳稱成侯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曲陽。侯第園中。土山漸臺。頴曰虎殿。則穿城引水。非曲陽與歌辭不同。高都外杜皆長安里名。

五侯初起。曲陽最怒。不言其暴而壞厥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白虎。不日比白虎。而曰西。直與之西。惟自虎殿。左足當之也。

### 樓護歌

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吏數年。甚多名譽。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母死。送塋者致車二千兩。間里歌之曰。

五侯治喪樓君卿。

### 尹賞歌

漢書曰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元始元延間。上急於政。貴戚驕恣。交通輕俠。蔽匿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羣輩殺吏受賄。報讐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收捕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內穴中。覆以大石。百日後。令死者家自發。取親屬號哭。道路歔歔。長安歌之曰。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四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塲。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

卷之八

### 上郡歌

漢書曰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

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君歌

後漢書曰張堪光武時爲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朱暉歌

後漢書曰暉字文季建武中再遷臨淮太守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

因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  
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二語守令之能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五

事畢矣

涼州歌 一作樊

後漢書曰睢光武時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涼州爲之歌

遊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起二句先寧見乳虎穴

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他

董宣歌

後漢書曰董宣字少平光武時爲滎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卧虎歌之云

抱鼓不鳴董少平抱擊鼓杖也音字從木

郭喬卿歌

後漢書曰郭賀字喬卿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天下平

鮑司隸歌

列異傳云鮑宣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爲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

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直可知

通博南歌 一作行

後漢書西南夷傳曰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六

南二縣制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行者苦之作歌

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漢書注爲

他人起語似頌似諷至爲他人修遠畧者灰心矣

廉范歌

後漢書曰廉范字叔度建初中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阜盛邑宇側陋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制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叶則平生無襦今

五 一作昔無襦今五袴

喻猛歌

和平時蒼梧太守以清白為治郡頌之曰

於惟蒼梧交趾之域大漢惟宗遠以仁德

陳臨歌

謝承後漢書曰陳臨字子然為蒼梧太守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曰

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

報施施字疑作配字

又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七

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

黎陽令張公頌

公與守相駕蜚魚往來倏忽遠熹娛慰此屯民寧

厥苦苦字疑作居字

魏郡輿人歌

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蹇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范史雲歌

後漢書曰范丹字史雲桓帝時為萊蕪長遭母喪不到官後遁身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于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抱於自資所止卑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問里歌之丹或作丹

甌中生塵范史雲甌中生魚范萊蕪

劉君歌

後漢書曰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桓帝時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奸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按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八

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董逃歌

一作靈帝中平中京都歌

後漢書五行志曰按董謂董卓也言雖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于滅族也風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已發大禁絕之楊孚董卓傳曰卓收董逃為董安

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

賈父歌

後漢書曰。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民不聊生。故聚為盜。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百姓以安。巷路為之。

賈父來晚。使我先友。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 皇甫嵩歌

後漢書曰。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靈帝時。黃巾作亂。以嵩為左中郎將。討賊數有功。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曰。

天下大亂。今市為墟。毋不保子。今妻失夫。賴得皇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九

甫兮復安居。

### 洛陽令歌

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辰至申。紫雲杳起。甘雨登降。為人之歌。

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 崔瑗歌

崔氏家傳曰。崔瑗為汲令。開溝造稻田。渴鹵之地。更為沃壤。民賴其利。長老歌之。

上天降神明。錫我仁慈父。臨民布德澤。思惠施以

序。穿溝廣溉灌。決渠作甘雨。決渠而曰甘雨。奇甚。人力可以贊天。

### 吳資歌

常璩華陽國志曰。泰山吳資。字元約。孝順帝永建中。為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云云。其後資遷去。人思之。又歌云云。

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

### 又歌

望遠忽不見。起句有國。惆悵當裴回。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風之高致。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十

### 爰珍歌

陳留耆舊傳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之曰。

我有田疇。爰父施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 高孝甫歌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字孝甫。敦實少華。嘿而好沉深之謀。為從事。人謂之曰。

嶷然不語。名高孝甫。

### 襄陽太守歌

襄陽耆舊傳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

美哉明后。雋哲惟凝。陶廣乾坤。周孔則是。文武播

暢威震遐域

隴頭歌二首

秦川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  
嶺泉源四名萬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溝澮皆  
江故其大并此而歌云云按漢橫吹曲有隴  
頭曲其辭此或其遺也梁鼓角橫吹亦載  
此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

遠涕零雙墮音節古甚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遥望秦川肝腸斷絕

何奴歌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士

一道德曰馬支祁連二山皆  
美水草何奴失之乃作此歌

失我馬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

六畜不蕃息

詳辭

武帝太初中謠

拾遺記曰太初中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鷄四  
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于甘泉故館更以  
餘鷄混之得其種類而不鳴諫者曰詩云  
牝鷄無晨今雄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送還  
西域行至西關鷄交頤漢宮而哀鳴故謠言  
云云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  
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鷄鳴犬吠

三七末世鷄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繁當有  
九虎爭爲帝

元帝時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元帝時童謠至成帝建始二  
年三月戊子北宮中甘泉祈上溢出南流井  
水陰也隨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  
盛而城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于元帝  
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位也

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長安謠

漢書佞幸傳曰成帝初丞相御史條奏石顯  
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士

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詔所交結以顯爲  
官皆發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立菟太守御  
史中丞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云

伊徙雁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讀曰價其義如價其讀如沽

成帝時燕燕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童謠後帝爲微行出  
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  
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  
尾燕燕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  
倉琅根爲宮門銅鐸言將尊貴也後遂爲皇  
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  
飛來啄皇孫皇孫  
死燕啄矢者也

燕燕尾涎涎徒見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

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成帝時歌謠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為黃象黃爵巢其顛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

鴻隙陂童謠

漢書曰汝南舊有鴻隙陂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所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主

城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時有童謠子威方進字也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王莽末天水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時隗囂初起兵于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遂被城囂少病寒吳門冀郭門名也

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今天可上地安得民此謠真為痴妄人寫照末二句尤奇快世多蹇者可以悟矣

更始時南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人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借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是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自河

後漢時蜀中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世祖建武六年蜀中童謠是時公孫述僭號于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帝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也述遂誅滅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出人心思漢來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古

城中謠

玉臺作童謠歌後漢書曰馬后履行節儉事從簡約馬廖慮以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長安語云云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袖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會稽童謠

後漢書曰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時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歌曰

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同前

益部耆舊傳曰張霸為會稽太守舉賢士勸教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又野無遺寇民

月語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河內謠

東觀漢記曰王渙除河內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為作謠曰

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順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按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疎幼以為已功專國號令以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主

賈其私大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明敦詩悅禮加以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建曰太后策免固徵盡吾侯遂即至尊固是月幽斃於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樂鄉侯司徒趙戒尉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京郡章諱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友封侯

桓帝初小麥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按元嘉中京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出眾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其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噪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

擊胡吏買馬君其車請為諸君鼓噪胡其咽不敢

城上烏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恒帝之初京師童謠按此皆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蠻奪將叛迎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恒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石上慄慄春黃梁言永樂太后好聚金慄慄常若不足吏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詬順怒而止我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主

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慄慄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此篇其辭甚隱解最得之○上字刺得毒結語妙有含黃

桓帝初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延熹末鄧皇后以遺白殺乃以寶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滂平賊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太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

大姓皆絕望矣

清平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及大姓

桓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末京都童謠按解  
使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居無幾何而桓帝崩  
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  
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問已白拜儵  
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追促殺之朝廷少長思  
其功效乃拔用其弟卻  
致位司徒此為合諧也

白益小車何延延河間來合諧河間來合諧

桓帝末京都童謠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七

後漢書五行志曰按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  
征吉茅喻羣賢也井者法也於時中常侍管  
霸蘇康憎疾海內英哲與長樂少府劉翥太  
常許詡尚書柳分尋穆史佚司隸唐珍等代  
作詔書河內牢川詣關上書汝穎南陽上采  
虛譽專作威福井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  
由是博考黃門北寺始見廢閣茅田一項者  
言琴賢多也中有井者言雖厄窮不失其法  
度也四方織織不可整者言姦惡大熾不可  
整理囁復囁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肉  
食者鄙不恤王政徒耽燕飲歌呼而已也今  
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鏡者陳寶被誅  
天下大壞

茅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織織不可整囁復囁今年

尚可後年鏡風俗通作說

鄉人謠

初桓帝為侯時受學於井陵秣陵周福及  
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故云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任安二謠

後漢書曰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少遊太  
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  
識究極其術  
時人稱曰

欲知仲桓問任安

又曰

居今行古任定祖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六

桓靈時童謠

後漢書曰桓靈之世  
更相濫舉人為之謠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又見抱朴子

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黽譚苑醍醐云泥音涅黽音箋黽

定也晉書作怯如黿或音密則泥當音涅古音例無  
最是古音漸失後人妄言轉吐甚有改其字者亭  
林先生韻正  
所為作也

靈帝末京都童謠

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之末京都童謡至中平六年少帝登躡至尊獻帝未有爵號爲中常侍段珪等所執公卿百官皆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爲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  
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芒  
玩首二句言非千乘萬騎是獻帝貴徵也

二郡謹

後漢書曰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范滂字孟博岑暉字公孝二郡爲謹

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九

太學中謹 見陶淵明集

袁山松後漢書曰桓帝時朝廷日亂李膺風格秀整高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爲登龍門太學生三萬餘人勝天下士上稱三君次八俊次八顧次八及次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因爲七言謹曰

天下忠誠寶游平 大將軍槐里侯扶風 天下義府

陳仲舉 太傅高陽鄉侯汝南 天下德弘 劉仲承 侍

河間樂成劉淑字仲承

右三君 一云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

天下模楷李元禮 少傳穎川襄城 天下英秀王叔

茂司空山陽高平 天下良輔杜周甫 太僕潁川陽甫 天下水凌朱季陵 司隸校尉沛國 天下忠貞魏少英 尚書會稽上虞 天下好交荀伯條 沛國潁陰條 天下稽古劉伯祖 大司農博陵安 天下才英趙仲經 太常蜀郡成都 趙典字仲經

右八俊

天下和雍郭林宗 有道太原介休 天下慕侍夏子治 太常陳留圉 郭泰字林宗 天下英藩尹伯元 尚書令河南鞏

天下清苦羊嗣祖 河南尹太山平 尹勳字伯元 天下珪金劉叔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十

林議郎東郡發 天下雅志蔡孟喜 冀州刺史陳國 劉儒字叔林 天下通儒宗

孝初 議郎南陽安衆 宗慈字孝初

右八顧 後漢書無劉

海內貴珍陳子鱗 御史中丞汝南召 海內忠烈張

元節 衛尉山陽高平 海內謇諤范孟博 太尉潁陽

孟博 海內通士檀文友 蒙令山陽高平 海內才珍

孔世元 洛陽令魯國孔昱字世 海內彬彬范仲貞

合范世 太山太守渤海重 海內珍好岑公孝 太尉潁南陽

公海內所稱劉景升鎮南將軍荆州牧武城侯

右八及

後漢書無范

海內賢智王伯義少府東萊曲城王商字海內修

整蕃嘉景即中魯國蕃海內貞良秦平王北海相

吾秦周海內珍奇胡母季皮侍御史太山奉高海

內光劉子相太尉掾穎川陰海內依怙王文祖

冀州刺史東平壽海內嚴恪張孟卓陳留相東平

張王考字文祖海內清明度博平荆州刺史山陽湖

右八厨

後漢書無劉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三

京兆謚

續漢書曰李熒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熒

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柔不茹愛

如母訓如父不日嚴而曰

獻帝初童謚

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初童謚公孫瓚以為

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修城積穀以待天下

之變建安三年袁紹攻瓚瓚大敗繼其姊妹

妻十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初瓚破黃

巾殺劉虞乘勝南下侵據齊地雄威大振而

不能開郡遠圖欲以堅城觀時坐聽園戮斯

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

獻帝初京都童謚

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元初京都童謚按千

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字之體皆從上

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字如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興平中吳中童謚

吳志曰初興平中吳中童謚

漢詩音註

卷之八

圭

黃金車班蘭耳開閭門出天子

建安初荆州童謚

後漢書五行志曰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無破

亂反劉表為牧又豐樂至此逮八九年當始

哀者謂劉表妻當死諸將並零落也廿三年

八九年間始欲哀至十三年無子遺

恒農童謚

陳留耆舊傳曰吳祐為恒農令勸善懲

若我不愛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處

閻君謠

平陽國志曰閻應字孟慶為  
綿竹令以禮讓為本童謠曰

閻君賦政明且昶蠲苛去碎以禮讓

京都謠

後漢書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即以高  
功九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異行時權富子  
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  
者以窮迫見遺京師為之謠

欲得不能光祿茂才能乃  
來切

漢詩音註

卷之八

三

漢詩音註卷之八終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九

無名氏

諺語附

楚人謠

逐彈丸

紫宮謠

路溫舒引諺

崔寔引里語

東家棗

鄒魯謠

諸葛豐

三王

五鹿

谷樓

張文

漢詩音註

卷之九目錄

楊伯起

幘如屋

投閣

杜陵蔣翁

竈下養

南陽謠

戴侍中

井大春

劉太常

楊子行

許叔重

馮仲文

江夏黃童

白肴

魯國孔氏

胡伯始

避聰

考城謠

朱伯學

太常妻

縫掖

荀氏八龍

公沙六龍

帳下壯士

郭君

柳伯鸞

繆文雅

許偉君

王君公

時人語

相里諺

袁文開

五門

賈偉節

作奏

李鱗甲

漢詩音註 卷之九目錄

二

諸葛諺

郭氏語 以下增

少林

石里

雷陳

游幼齊

封使君

孔明

漢詩音註卷之九

頤陽李因篤子德評

莘野康乃心孟謀閱

洽陽王 梓適菴校

無名氏

諺語 附

楚人諺

漢書曰季布為任俠有名楚人諺曰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逐彈丸

漢詩音註 卷之九

一

西京雜記曰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云云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苦饑寒逐彈丸

紫宮諺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能為新聲與女弟俱幸武帝時人語曰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路溫舒引諺

初孝武之世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禁網寢密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書

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崔寔引里語

政論曰每詔書所欲禁絕雖重退惻焉  
苦極筆猶復廢捨終無悛意故里語曰  
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今古一轍近代諺云朝奉詔書夕爲  
故欲可  
浩歎也

東家棗

漢書曰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  
古庭中吉婦取以啖吉吉知而去婦東家聞  
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爲之語  
云云吉字子陽琅邪阜鄉人昭帝時爲博士  
諫大夫

東家棗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漢詩音註

卷之九

二

鄒魯諺

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  
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  
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贏與

諸葛豐

漢書曰諸葛豐元帝擢爲司隸  
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  
問何闊逢諸葛言人相畏避不  
得數數過從也

三王

漢書曰成帝時王吉子駿爲京兆尹試以政  
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  
皆有能名故  
京師稱曰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五鹿

漢書曰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元帝  
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曰  
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升堂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故諸儒爲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谷樓

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云  
信用也  
云言其見

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喉舌

漢詩音註

卷之九

三

張文

漢書曰成帝爲太子及卽位以張禹論語爲  
師以上難數對以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諸  
儒爲之語云云由是學  
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  
不欲爲論念張文

楊伯起

東觀漢記曰楊震少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  
桓郁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  
關西孔子楊伯起

幘如屋

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  
莽頭禿乃始施巾故語曰

莽頭禿幘如屋

投閣

漢書曰王莽篡位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

惟寂惟莫自投于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

杜陵蔣翁

嵇康高士傳曰蔣翊字元卿杜陵人為兖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詔奏事到灊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

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漢詩音註

卷之九

四

竈下養

東觀漢紀曰更始在長安所授官爵皆羣小賈人或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南陽諺

後漢書曰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上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以方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視

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

井大春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

五經紛綸井大春

劉太常

華嶠後漢書曰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大義諸儒為之語曰

難經伉伉劉太常

漢詩音註

卷之九

五

楊子行

續漢書曰楊政字子行少好學京師語曰

說經鏗鏘楊子行

許叔重

續漢書曰許慎字叔重性醇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

五經無雙許叔重

馮仲文

三輔決錄曰馮豹字仲文後母遇之甚醜豹事之愈謹時人為之語

道德彬彬馮仲文

江夏黃童

後漢黃香字文疆江夏人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自若

襄陽耆舊傳曰蜀馬良字季常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良君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魯國孔氏

孔叢子曰子長曰長彥次曰季彥其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

漢詩音註

卷之九

六

人為之語曰

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胡伯始

太傅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練達故事明解朝章雖無答塞直言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

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廣字伯始

避聽

後漢書曰桓典字公雅靈帝時為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政典執正無所回避帝承聽馬京

師畏憚為之語曰

行行且止避聽馬御史行行而復止亦亂世之音也

考城諺

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初到亭有陳元之母詣覽告元不孝覽以善言勸慰之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譽以禍福元卒成孝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賜梟哺所生賜一作鳴

朱伯厚

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贓罪之數諺曰

漢詩音註

卷之九

七

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詩紀詩乘無惡字

太常妻

應劭漢官儀曰北海周澤為太常恒齋其妻憐其年老疲病窺內問之澤大怒以為干齋探吏叩頭爭之不聽遂收送詔獄并自劾論者非其激發諺曰

居世一作不諧為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

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縫掖自此至作奏語並見太平御覽其中

再考

續漢書曰皇甫規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雁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有頃白

十符在門，規驚遽而起，倒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荀氏八龍

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學，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公沙六龍

袁山松後漢書曰：公沙穆有六子，時人號曰：公沙

公沙六龍，天下無雙。

帳下壯士

漢詩音註

卷之九

八

江表傳曰：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恃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持雙戟八十斤。

郭君

江表傳曰：郭典字君業，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黃巾賊張寶於曲陽，典作圍塹，卓不肯與，獨于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人爲之語曰：

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寶完疆土。

柳伯恭

江表傳曰：柳琮字伯騫，所拔進士，爲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諺曰：

得黃金一箇，不如爲柳伯騫所識。

繆文雅

皇甫謐達士傳曰：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繼踵六博士，以經行修明，學士稱之，故時人爲之語曰：

素車白馬，繆文雅，更不言其人之才，品而思之，悠然。

許偉君

陳留風俗傳曰：許晏字偉君，授魯詩于聊瑯王，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

漢詩音註

卷之九

九

王君公

語林曰：王君公適亂不去，僧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

避世墻東王君公，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

價也。

時人語

曹操別傳曰：呂布驍勇，且有駿馬，時人爲之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相里諺

文士傳曰：留侯七世孫張讚，字子卿，初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袁文開

英雄記曰袁紹父成字文開貴盛自梁冀以下皆與交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諸文開

五門

三輔決錄曰五門子孫凡民之五門今在河南西四十里澗穀洛三水之交傳聞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門客舍因以為名主養豬賣豚故民為之語曰苑中三公館下二卿五門嚙嚙但聞豚聲

賈偉節

漢詩音註

卷之六

十

三輔決錄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

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作奏

邯鄲氏笑林曰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為作因語曰梁國葛翼者先善為記文自可為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翼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

作奏雖工宜去葛翼

李鱗甲

江表傳曰諸葛亮表都尉李嚴嚴少為郡職吏用性深剋苟利其身鄉里為嚴諺曰

難可押李鱗甲

諸葛諺

晉漢書秋曰諸葛亮卒楊儀整軍而出宣王不逼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郭氏語以下增

拾遺記云郭況者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

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少林

漢詩音註

卷之九

十

益都耆舊傳云王忱字少林詣京師於客邸見諸生病甚困生謂忱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屍骸未問姓名呼吸因絕忱賣金一斤以給棺索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皮亭長到亭口有馬一疋至亭中其日大風有一婦被風來後忱騎馬突入它舍主人見曰得真盜矣忱說得狀又取被示之彦父張然曰被盜俱止卿有何陰德忱具說葬諸生事彦父曰此吾子也姓金名彦遣迎彦喪餘金俱存民誼之曰信哉少林世為遇飛被走馬與鬼遇

石里

商氏世傳云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楊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劍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為之諺曰

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雷陳

後漢書云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舉茂才讓于陳重刺史不聽義遂徃狂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游幼齊

三輔決錄云游殷字幼齊爲胡軫所害月餘軫得病但言伏伏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遽死關中諺曰

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責人之靈

漢詩音註

卷之九

主

封使君

述異記云漢宣城守封劭化爲虎食郡民時人語曰

無作死封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孔明

襄陽耆舊傳云黃承彥高爽閑朗爲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鄉里爲之諺曰

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漢詩音註卷之九終

漢詩音註目錄卷之十

無名氏

古詩十九首

古詩五首

古詩三首

古詩一首

古詩一首

擬蘓李詩十首

李陵錄別詩八首 蘓武答詩二首

茅山父老歌

古詩二首

古絕句四首

古歌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古樂府

古五雜組詩

古兩頭纖纖詩二首

漢詩音註卷之十

頻陽李因篤子德評

洽陽王 梓適菴較

洽陽王又旦黃潛閣

無名氏

古詩十九首

三百五篇後定以十九首為

含蘊藉元氣盎然在漢

鍾嶸詩評曰古詩體源出于國風陸機所擬  
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  
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疎五首雖多  
哀怨頗為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  
從遠方來相繼垂華實亦為驚絕  
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一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生字有九元美乃欲作  
成語詰之有何意味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

知一作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二句忽相去日  
已遠衣帶日已緩以字勝浮雲蔽白日遊子

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上云思君令人  
月忽已晚遠近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化四言

緩急其妙入微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化四言

之風雅中殆不能幾  
此氣候未可強齊也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起二句意徹全篇蓋盈

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帝子如貫珠而妙有大第然昔為倡家女今為蕩  
所最賞者正以其川疎也

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愈真愈難守其真而日空牀難

獨守惟守而後知其難則見其真此意漢以下  
無津逮者矣漢人高處在阿堵中玉臺作枚乘

青樓上相磊磊淵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

客合上首看其發端皆妙有開合人生如客略陵

矣所感然觸于心也○陵陌青青而逝者不可作

在此風寫○阮陶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中何

鬱鬱冠帶自相索自相索寫出長衢羅夾巷王侯

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土

戚何所迫宴娛在前憂從中來古惟達人多情可

飲酒中亦酒泣數行悲歡難  
殊所感也末易為俗人言

今日良宴會歌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

神今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令德唱高言識曲聽

真為能推及今德此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  
古人所以重知已也

未伸即在人生寄一世奄忽若塵塵何不策高足

先捷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轆轤長苦辛  
慎語正以

為妙唐以後便高裝身分矣○與青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起世絕俗記之高樓其

局似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

一何悲誰能為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哀調

本悲千古才人杞梁清商哀調

中曲正長則繼一彈再三歎慷慨有

者若但傷知音稀正平子長千載

鳴奮翅起高飛結二句似另宕

知音而歌者聽者乃願為雙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

道還顧望舊鄉接法長路漫

漢詩音註卷之十

傷以終老玉臺作枚乘思友

故鄉亦未必非故鄉也還顧似

結語仍迴抱之若合若離如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

星何歷歷白露濕野草時節忽

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

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

石固虛名復何益責友抑此意亦見其

悲草蟲之多變而故交入上遠者

疎星漢悠悠修名自悼其大指如此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昏兔絲附女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昏悠悠隔

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

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

妾亦何為樂府載此文心雕龍曰風一篇傳

時之感而終之日君亮執高節賤妾

發乎情止乎禮矣正與蹤進者痛加

南陽一結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

經時玉臺作枚乘所貴在庭樹所

感在久別亦同心離居之悲也

漢詩音註卷之十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濯素手扎扎弄機

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

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牛女何語乎日脉

持之若思透重玄纖纖濯素手扎扎弄機杼若

親聞之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若親見之至盈

盈水間脉脉不得語又若日在其側而懷乎其

無所聞者妙妙代言其情如泣如訴寫無情

之神化而追南雅矣玉臺作枚乘

迴車駕言過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

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

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

以為寶不得已而託諸名。隔見無與典典。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

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轉四時二句。蓋節序通

猶之中。年以後。流光倍駛。於晨風懷苦心。蟋蟀傷

局促。晨風蟋蟀。鳥蟲之微。而云。蕩滌放情志。何為

日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柱促音悲。寫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躑躅。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

屋。今忽接云。沉吟云。急處一住。妙不可言。結處

為云。進。一步。直。許。以。終。身。上。許。多。情。事。俱。含。其

中。至。矣。至。矣。歲。暮。多。悲。游。情。好。女。如。信。陵。之。飲

醇。酒。近。婦。人。彌。寫。其。纏。綿。彌。微。其。憤。苦。矣。○玉室

作枚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

路。下有陳死人。窅窅即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

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

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萬歲更相送。服

食求神仙。多為樂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五

此上東門行。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結不粘上。其北有高樓。作同。○生仍冀得歸桑梓。班定遠亦求入玉門。觸目休心。都感此意。○與上篇所觸正同。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六

彼欲聊遣此。則思歸。又換出一意也。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為後

世嗤。仙人王子喬。高難可與等。期。愚者僕僕若

年。則必仙人為然。而王子喬非可等期也。看結語。

即。妄意求仙者。亦是愚人。○懷千歲之憂。則必為

來茲之待。病根總是一。各其實。愚耳。結

句。正與來日大難。泰看。此則明言之矣。

漂漂歲暮。蜚蜚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

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

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

同車歸思微既來不須更又不處重幃亮無晨風

翼焉能凌風飛眈眈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

感傷垂涕霑雙扉先寫歲序之晚繼憶征夫之寒

妙用虛擬見良人之歸不數而後述其留居未工

同往無期晨風以下乃畢吐苦緒結構最高亮

無晨風翼二句猶馳情遠道吟睎二句則寫其居

處彷彿而結語上句總前文下句歸實地其中無

限曲折○空闕思歸曲盡其情

孟冬寒氣至此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

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

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

漢詩音註卷之十

字不滅風雅之間○三○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以下清夜追思往事也必如此看

文始安而上一段亦有著落○索居之苦良友之

思鬱鬱綿綿相迫而

出筆端自具造物矣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

爾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反以長相思緣

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意寫出如許

濃至○一綺之微而綢繆乃爾文彩以

下多破之○美名見其知重無已時也

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接淚下沾裳衣上云出

引領還入房看其照應○古今惟曠士多情高入

易感久于羈旅之泪固非買客所知十九首以是

篇終其託興深矣凡士之不得于君親

朋友者俱可作如是觀○玉臺作枚乘

古詩五首古詩五首妙緒紛來方十九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

如新人雖言藝文作云未若故人姝兼言其德矣顏

色類相似藝文作云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

人從閣去叶丘切新人工織綵故人工織素叶孫織

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練來比素練將比素新

漢詩音註卷之十

人不如故手爪不相如而繼之以工織夫素非必

素則新故之感判然厚語深情如可解如不可解

故爲妙絕○爲棄妻逢故夫語語寫來厚道却在

棄婦口內用故夫語到底不找棄婦

一言篇法奇絕○怨而不亂小雅之遺

四坐且莫誼願聽訶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

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

相聯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賦銅器而日上枝

之工也故以公

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從風入

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說銅

令蕙草殘逐臣棄婦苦心無由自明其所以感

限貴重以冀吹入君懷而終之日香風難久居空

集 401—783

大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正如送子言不能喻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

原

上

高接得何時復來還心相歡一語盡之○辭悲語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

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

爲期前後若兩開正以褰裳二字爲關鍵而未語亦妙有會草隨風轉借况人心無恒思抱柱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九

之貞恰足

對照語

九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欸感四

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嘆念

玉臺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所託何地則涉冬尤滋君

作戀人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涉冬尤滋君

乘作枚村陵井菊日結根失所經風霜託與畧同○玉臺

古詩三首

桐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耳竊獨自雕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

收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寫逐臣棄友之悲託之橘柚猶楚詞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

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免從徇竇入雉從梁

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

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

落沾我衣亦見梁鼓角橫吹辭○吳兢曰此詩晉宋入樂奏之首增四句名紫騮馬十五

只此一句意而借聞言目擊乃得如許哀涼

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蘅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十

抱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馨香易銷歇繁華會

枯槁悵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與十九首涉立奇此兼有

其長矣

古詩一首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

去二句佳語也然六朝唐人亦有之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

爲雙黃鵠高飛還故鄉人取其前半吾尤喜其後半

古詩一首

行行隨道經歷山陂馬啖栢葉人啖栢脂不可長

飽聊可逞饑

擬蘓李詩十首

此詩多疑贗作而古質自然必非江左以後所辦其佳處津河渠矣○雖不出蘓李亦是建安黃初人所爲其氣味醇深措詞不露不雜予四十年揣力漢魏之學獨有會心

李陵錄別詩八首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宿日南

陵。欲寄一言去。一作辭託之牋絲繒。因風附輕翼。以

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

驚馬不可乘。漢人妙處多認真寫幻如觀其事如聞其聲用筆能呆能狠能工而愈見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二

其神化無迹此篇得之

燦燦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

鳴。晨風動荷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

能聽。燦燦八句所謂愈疎而愈合也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

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

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萍離不結。思心獨屏

營。何必滅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若遠若近其

中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

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

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

莫不傷。此篇彷彿河渠乃在形聲之外

晨風鳴北林。熠熠一作熠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

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

髴能復飛。寒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

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饑。照首篇又

是就所歷說此是就所思說各有其妙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主

翔猿馬顧悲鳴。猿馬疑作轅馬即車爲不轉轅馬爲立脚踟躕意五步一徬

徨。雙鳬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想見來

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曜。願言

莫相忘。何嘗襲少卿一語一意直神而明之矣江左以來優孟衣冠耳

鍾子歌南音。仲尼嘆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

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

同俱。二句可謂至言苟違其願雖王侯身無四凶之貴松喬之年有不足言者矣身無四凶

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

清時。策名于天衢。末四句絕無倫次然總是憤極有託之詞愈遠則愈悲可知十

九首今日良會。篇結尾數行不得向。疑人。夢。矣。正。卿。生。平。思。憤。約。畧。以。數。語。盡。之。非。但。深。知。都。尉。之。心。正。具。材。分。相。敵。也。

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不好飛寫出鳳皇身。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關。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水。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

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升菴詩話云。見此首。韵。難。用。青。蒸。漢。人。亦。無。之。此。篇。用。韵。雖。難。而。詞。旨。俱。得。河。梁。之。神。使。少。卿。爲。之。何。以。加。焉。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三

末數語。正。勉。子。卿。以。終。砥。高。節。如。巢。許。長。留。清。名。于。人。間。而。傷。都。尉。爲。鼎。中。之。水。淄。澠。莫。辨。身。名。俱。耳。

蘇武答詩二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流。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瑤光遊何速。行願支荷去。一作。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瑤光以下。妮。堤。河。梁。間。語。矣。寫其忠厚悱惻意。簡而明。

雙鳬俱北飛。一鳬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對言漢語也。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汨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古文日別李陵。勉之以努力。言笑。視。修。德。夏。深。莫。漫。作。淺。語。分。履。級。也。只是渾然中食便去。古人未遠。

茅山父老歌 外編作大

茅君內傳曰。茅盈。咸陽人也。得道隱句曲。邦人因改句曲爲茅君之山。時盈二弟俱貴。哀爲五宮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兄于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

茅山父老歌

外編作大

丹陽句曲山。夷治良常之山。盈爲司命真君。東嶽上卿。于是盈與二弟。決別俱去。固畱治此山。漢平帝元壽二年也。內法既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父老歌曰。

漢詩音註 卷之十

茅山父老歌

外編作大

茅山連金陵。江湖擬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一作。金穴。何時復來遊。寫出仙家之樂。

古詩二首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衣敝緇袍。耻與狐貉者立。自耻也。此則羞他人之貧矣。尤痛切末世窮根。

日。抱。苦。華。美。聚。生。荆。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  
賊。貪。人。止。見。其。非。  
美。耳。乃。痛。言。之。

古絕句四首

臺。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  
大。此。千。古。虎。  
誠。之。祖。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  
簪。一。往。見。其。情。深。然。  
四。詩。各。有。意。義。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  
別。

漢詩音註 卷之十

五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慶。不。相。  
忘。

古歌

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  
悴。語。自。  
忼。慨。

古樂府

蘭。草。自。然。香。生。于。大。道。傍。腰。嫌。八。九。月。俱。在。束。薪。  
中。

古五雜組詩

五。雜。組。岡。頭。草。往。復。還。車。馬。道。不。獲。已。人。將。老。  
以。爲。無。難。比。擬。其。體。  
則。百。思。不。能。及。也。

古兩頭纖纖詩二首

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脰。脰。膊。膊。雞。  
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

兩。頭。纖。纖。青。玉。玦。半。白。半。黑。頭。上。髮。脰。脰。膊。膊。春。  
水。裂。磊。磊。落。落。桃。初。結。

漢詩音註 卷之十

六

漢詩音註卷之十終

漢詩音註五卷漢詩評五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國朝李因篤撰因篤有受祺堂集已著錄是編評點  
漢詩兼註音韻一卷至五卷題曰漢詩音註六卷  
至十卷題曰漢詩評一書而中分二名又前五卷  
之評夾註句下後五卷之評大書詩後體例亦迥  
不同不知其何所取也顧炎武有與因篤書極論  
古今音韻刻於所撰音學五書前蓋以因篤爲知  
古音者然聲音文字與世轉移三代有三代之音  
秦漢有秦漢之音晉宋有晉宋之音齊梁有齊梁  
之音自唐以後有唐以後之音猶之猶變而篆篆  
變而隸隸變而行因革損益輾轉漸移不全異亦  
不全同不能拘以一律自吳棫舉六朝以上槩曰  
古音於是或執後以撓前其失也穢或執前以繩  
後其失也拘如朱虛侯歌疏與之韻證之史游急  
就篇亦然梁鴻適吳詩同與流浮休韻證以日出  
南東隅行亦然燕刺王歌鳴與人韻證以崔駰安  
封侯詩亦然知漢人有漢人之韻下不可律以今  
上亦不可律以古因篤槩以三百篇之韻斷其出



ZW 21181808575215

入未免膠柱之見至其所評亦罕精鑒如謂司馬  
遷尊項羽爲本紀冠之漢書爲千古具眼之類猶  
隆萬後人好爲高論習氣也